

目 录

一顶轿子·····	(1)
新式犁杖·····	(7)
过帖·····	(13)
蔡桂枝·····	(19)
七月里高粱红·····	(29)
红花·····	(51)
落雨季·····	(63)
青枝绿叶·····	(75)
摆渡口·····	(93)
大青骡子·····	(103)
运河滩上·····	(115)
布谷鸟歌唱的季节·····	(139)
山楂村的歌声·····	(153)
运河的桨声·····	(173)
夏天·····	(301)
私访记·····	(449)
初春夜·····	(467)
瓜棚记·····	(481)
闹林记·····	(503)
槐花夜奔·····	(515)

田野落霞·····	(531)
西苑草·····	(559)
县报记者·····	(589)
《私访记》 后记 ·····	(608)
重印《运河的桨声》和《夏天》 后记 ·····	(609)

一顶轿子

1

张家庄的周万喜老头，是远近闻名的吹鼓手，不管什么歌曲，拿过来就能吹，而且吹得像老早就会一样。他早先在本庄地主朱抓子开的轿子房当伙计，头年土改，分朱抓子浮财时，他不要樟木箱子檀木柜，单挑那褪了色的轿子，他老婆和闺女金枝跟他吵了老半天，也没拗过他。

周万喜把轿子抬回家，花些钱买了油彩，把轿子漆得非常好看，又和农会商量好，轿子房出买卖，借用公家的四面大鼓，答应本村嫁娶用轿子收一半钱，又联络了十几个人，轿子房就正式开张了。

可是轿子房开张好几个月，也没人照顾。

金枝是妇女会干部，思想挺进步，早就不赞成她爹开轿子房，别庄的妇女干事，见着金枝就闹：“金枝，轿子房开张没有？别人不坐，就留着抬你啦！”

说得金枝脸红得像喝了酒一样。

回到家，金枝就跟她爹说：“劈了吧，这废物有啥用？”金枝妈也说：“这吃不了咽不了的玩艺儿，趁早劈了烧火。”周万喜老头子一听就火啦：“娘们家眼窝子浅，等买卖好了，你准得宝贝似的供着它。”金枝妈知道再言语就要挨骂了，只好低头“吭吭”生气，金枝在一旁也耷拉着脸噘着嘴。

2

旧历年，村里非常热闹，小学生扭秧歌打花棍，一群年轻小伙子也闹开了小车会，周万喜把轿子也抬了出去，把毛主席的相片摆在里面，吹着喇叭，打着大鼓，跟小车会后面走。

不少的人指着轿子说：“多好看呀，瞧绣得那鲜亮。”周万喜老头子笑着对一群年轻姑娘说：“赶明儿你们出门子就用这轿子抬，好不好？”他心里别提多乐了，心想：“这回轿子一露，大伙全看过了，买卖准错不了。”

当天闹完了，金枝对她爹说：“爹！这回毛主席坐咱轿子啦，也算挺光荣的，还不劈了？”周万喜一点不着急，反而笑眯眯地说：“毛主席坐了咱的轿子，是个大吉利，往后买卖准旺，哪能劈呀！”金枝没好气地说：“这封建玩艺儿不解渴不解饿，要它干吗使？”周万喜说：“谁说不解渴不解饿，等买卖旺了再瞧。”金枝妈也答了话：“如今新派头，谁还坐轿子，趁早别妄想了，还不如那工夫要个大柜好呢。”周万喜老头子反倒不言声了，心里可有“一定之规”——拿块破布擦起轿子上的灰尘。

3

庄上几个年轻姑娘快要结婚了，周万喜心中暗暗欢喜：“这几档子买卖算是煮熟的鸭子——跑不了啦！”每天早晚没事，拿块破布擦个没完，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停手。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但却没人来定轿子，周万喜心里打了鼓，跟他老婆说：“你去到秀云、二俊家问问，她们出门子要是坐轿子，咱们这个收一半钱。”金枝妈慢条斯理地说：“我又不指着轿子活着，我才不去哪，你指着你去呀！你挣八万紫金我也不眼热。”把周万喜顶得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

金枝由地里回来，周万喜问她：“秀云她们出门子定轿子没有？”金枝说：“秀云、二俊都是妇女干部，对象也是干部，还能坐轿子？您别妄想了。”周万喜那火一样的兴头，像被泼了一瓢凉水一样。

4

秋后，金枝也要结婚了，对象是个区干部，周万喜打算叫金枝坐轿子，其实他心里另有一番打算：“金枝是妇女会的头目人，她要是坐轿子，别人准得跟着学，这一来，买卖就旺了。”可是金枝说啥也不答应，爷俩吵得脸红脖子粗，周万喜老头子脑门子青筋一突一突地跺着脚大喊大叫。

这时进来一大群姑娘，有的十七八，有的八九岁，一进来就问：“周大爷犯啥肝火呀？”周万喜像得着宣传机会一样：“让你们说，出门子不坐轿子成啥样？晚嫁才不坐轿子。”他这一说把大伙都招乐了，一个十八九的姑娘说：“您别顽固

了，新社会坐封建轿子，多寒碜。”刚八岁的小珍说：“臭轿子，白叫我坐我都不干。”

周万喜老头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蹲在炕角唉声叹气。

金枝趁着机会给她爹说了一套道理，金枝妈埋怨个没完，周万喜后晌饭也没吃，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乱得跟乱麻一样，心里可起了斗争。最后他明白了：“新社会的风俗改了，这一辈的年轻人不坐轿子，下一辈更没人坐了，当初挑个什么不好，单挑个废物，没开张倒赔了油漆钱。”后悔可也晚了。

第二天早晨，周万喜将轿架劈成劈柴，煮熟了早晨的棒子渣粥。

北京二中 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9月15日

新式犁杖

1

蓟运河西岸，有个土桥村，算上今年，解放还没有二年。

村西头，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岸上长满了杨柳榆树，离老远一看，绿压压的把村子包围个严实；到近前一看，树木夹间中，有一户住家——三间土房，围着棒子秸篱笆，这便是木匠张大奎家。

张大奎的手艺，四邻各庄没有不称赞的，打出的东西，都让人使着顺溜。近几年，大奎的徒弟柳五谷，手艺也不错了，做出的活比大奎做的还受人欢迎，因为他做的小巧灵便，使着省劲，干活儿可出数，所以买卖总是忙不过来，二三十里以外的村子，都有找他师徒俩做活的。

大奎瞧着徒弟这么有起色，心里别提多喜欢。本来嘛！大奎是个老绝户，五谷是个没爹没妈的苦孩

子，他们师徒比父子还亲；五谷也是个招人疼的孩子，每逢赶集卖货，总是天麻麻亮就动身，带着棒子饼子和几块咸菜，卖完货立刻回家，一个钱都不肯花。

解放以后，五谷当了村干部，忙着开会办公事，晚上到夜校念书，但是一点不少干活；大奎逢人一提起五谷，便捻着他那山羊胡子，咧着大嘴笑嘻嘻地说：“我们那孩子，不单聪明伶俐，还诚实忠厚，从来不会占便宜。”五谷一提大奎，总是说：“我师傅比我爹妈还亲，把我抚养这么大，又教会了我手艺，对我可说是恩重如山呀！”大奎老两口子，从别人嘴里听到五谷的话，别提多乐了。

可是出人意料，今年完大秋，爷儿俩拌了一回嘴，竟然分开了。大奎一提五谷，便长叹一声说：“唉！人家手艺学会了，又自个儿找好了对象，还肯养活我们这俩土埋半截的人？”有人就问五谷，五谷急得起誓说：“我要有那心，我不是人养的，只是他太顽固呀。”

为啥他师徒决裂到这般地步呢？这里面有个原因。

2

五谷这个年轻人，对于手艺知道钻研改进，对别人的批评也爱接受，所以作出的活，一回比一回招主顾；大奎就整相反，老是保守，对于手艺认为师傅怎样教，徒弟就怎样学，因此他的手艺永没改进。

完秋，五谷到区上开会，区长拿张报对五谷说：“你看，报上登着一种新式犁杖，是一个农民发明的，又经过有技术的人修改过，比咱现在用的犁杖省一半劲，还耕得多，你试着做几张怎么样？”五谷像得着宝贝一样，连说：“好！好！好！”

便拿过报研究半天，只累得满头大汗，兴奋地说：“我这么一琢磨，还真在理。”说完，便到区公所对门的棺材铺里，找来了尺子，照着报上的图，在白纸上画起来。

回到家，正赶上有十几张犁杖的活，他跟大奎一商量，大奎不赞成，摇着头说：“干什么都有一套，轻易放不了，咱们还按着老方法，比啥都稳当。”五谷让步说：“咱先打一张新式犁杖试一试，好就照新样打，不好便再按老法子。”大奎说：“年轻人就是喜欢新鲜，误了日子，交不上活怎么办？”五谷听大奎的口气，以为允许了，便拍着胸脯说：“我保证误不了交活的日子。”大奎还是不答应，一死儿认定祖师爷留下的手艺，不能随便改。

五谷对付了半天，仍没被允许，他终究是个年轻人，火气壮，便嘟囔着说：“这活我不做了……”大奎认为五谷有了手艺成心别扭，便刷地变了脸说：“你不做我做，你想要压我一头是怎么着？”五谷忍不住大声说：“您想想！改好手艺多挣钱，不是给您吗？”大奎又误会了，大骂道：“你甭以为你挣钱给我不合适，从今儿个起，咱们一刀两断，你给我滚。”五谷咬了咬牙说：“滚就滚！”刚要进屋扛被窝，被师娘拦住了，尖着嗓子骂：“五谷！你这王八蛋的翅膀刚硬，就想飞，你还有脸扛被窝——这都是我老头子拿血汗挣来的。”

五谷含着眼泪，光身离开了大奎家。

3

五谷住在了村公所，白天便给人打短工，可是他那改进犁杖的心，一点不死。

村干部来调解，对大奎说：“五谷那主意是对的，万一有一差二错，我们哥儿几个承担。大奎固执地说：“他要回来也

成，得按着老法子做活。”其实他的心里打了主意：“你们干部向着干部，我非把五谷比下去不可。”

正巧辛屯木厂子有二十张犁杖没人打，就把五谷找去，五谷说好了条件，就按着新样式打成了，买主回去一耕地，果然省劲耕得多。这下子柳五谷可出了名，他自个儿买了套器具，便在他未婚妻桂子家的小场里开了个木厂，四邻各庄的活几乎把小场堆满了，五谷忙不过来，就收了个徒弟搭下手，从清早到天黑，没闲空儿。

大奎那里的活少得厉害，做出的活跟五谷做的一比，又笨又重，还成本高，老主顾都不上门了，他老两口子暗暗后悔，互相埋怨；大奎也明白了：“新法子是比旧法子高明。”可是为了面子，还不肯叫五谷回来。

五谷到镇上卖货，有人问他：“你庄张大奎早先挺有名望，怎么如今做出的活，又笨又重还要价高？”五谷说：“张师傅上了年纪，脑筋想不开，他要把手艺改进了，我两个也不及他呀！”这话传到大奎耳朵里，背地里流了眼泪，心中暗想：“五谷这孩子可没忘了我这师傅呀！从前我骂他的话，都是我的不对。”

五谷知道师傅家生活很困难，便买了三斗麦子亲自送去，他师娘扯着他哇哇哭，抽抽泣泣地说：“都是你师傅太顽固，孩子，你总对得起我们老两口子这番苦心。”五谷说：“我打算搬回来，就怕我师傅不肯。”

正在这时，大奎迈门进来了，在外面他已经听清五谷跟他老婆说的话，他老泪流满了脸，拍着五谷肩膀说：“孩子！都是我的错，你回来吧！”

当天五谷搬回了大奎家，第二天，爷儿俩和五谷收的徒弟，在小河岸上作起新式犁杖。

北京二中 原载《河北文艺》1950年2卷3期

过 帖

西柳庄的大蓉和林店的春生恋爱公开以后，大蓉妈就不断地催促大蓉：“你们俩都愿意，我也不拦着，这事就算没岔啦！那就快过帖吧。”大蓉说：“俩人都乐意，还立字据干吗？”大蓉妈叹口气说：“你这么大还叫妈操心，终身大事一点不郑重，成啥样子？”大蓉一想，芝麻大的事犯不上抬杠拌嘴，就答应了。

第二天大蓉扛锄下地，春生正在大道上等着她。大蓉把她妈叫过帖的事跟春生一念叨，春生说：“你妈既然愿意，就这么办。可是有一样，咱俩都是团员，可不能照老法子走，又吃又喝，屁大的事花好多钱。咱俩想个两全齐美的法子，又有意义又便当，那才说得过去。”大蓉点点头说：“对，那咱俩就慢慢想。”

晌午大蓉回家吃饭，她妈笑嘻嘻地说：“我找人瞧了皇历，后几个是好日子。你跟那头说，怎么也得送几斤肉几斤酒，请当门对户喝喝喜酒。”大蓉暗中

一盘算，几斤肉几斤酒就得六七斗棒子，没过门先花一大笔钱，实在说不过去。便对她妈说：“我看也甭喝喜酒。人家那头也不太富裕。拿几件东西换一下就行了。”大蓉妈连连摇头说：“那可不成。从古至今，红白事都不能潦潦草草。再说那头，四邻各庄谁不知道他家富裕？听说陈粮食还有十多石，六七斗还拿不起？”大蓉知道说干了唾沫也白费事，便不再争辩。

在地里大蓉把这事跟春生一商量，春生说：“我可不是舍不得花钱，实在是为了把日子过好了。俗话说：‘好年头当歉年过，水旱年不挨饿’。这工夫香香嘴，臭臭屁股，赶明儿没粮吃挨饿多不值当，等日子过得像样子，再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心里也踏实。你说是不是？”大蓉说：“咱俩的心思全一样。我再劝劝我妈，要是劝成了更好，不成反正也不能照我妈的法子办。”春生点了点头，想了想，忽然跳了起来说：“我想出一个好办法，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就是我的锄给你，你的锄给我，这么交换一下，正好说咱俩时时刻刻不忘生产，你说有意义没有？”大蓉高兴地说：“这个法子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春生和大蓉交换了锄，想起这锄就是结婚前的定礼，两个人的脸都有些发烧。他俩拿着交换的锄去耨自家的地，两人都觉着比往常有劲。直到太阳偏西，大蓉妈在村头喊大蓉回家吃饭，俩人才停了手，轻松地笑了笑，便各自回家去了。

大蓉妈一瞧大蓉这把锄不是原先那把，便说：“你瞧你，慌慌张张把锄都拿错了。”大蓉噗哧一笑说：“妈！我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后几个甭喝喜酒了，我们俩过帖了。”大蓉妈惊讶地问：“你这孩子又出啥花招子？”大蓉郑重地说：“我跟春生商量的。春生说，咱庄稼人用不着那么铺张，留着粮食过日

子比啥都强。咱分地算今年才二年，一点元气都没有，寒来暑去收的粮食，这么吃喝了不值当。我们俩换了换锄，就算过了帖。”大蓉妈真想骂闺女一顿，可是又怕别人知道底细说自己小气，而且那头什么都不拿，花自己的粮食实在舍不得，便顺水推舟地说：“你们俩既然不愿意办，我也不勉强。日后可别埋怨妈没给你办。”大蓉说：“绝不埋怨您。”大蓉妈说：“那好！我把请好的人谢了吧。”

第二天清早，大蓉妈到当街去。只见一大群人围了一圈，在谈论着大蓉过帖这件事。大蓉妈脸上立刻红了，心想：“准是说我抠抠索索不会办事，大喜事不热闹一回。”于是她藏在暗处停了脚。只听见她本家最长辈的二大爷说：“我瞧大蓉这孩子就会过日子。本来一个过帖，用不着又吃又喝，大蓉妈打这喝喜酒的主意就是瞎闹。咱一个庄稼人家，日子没过富裕，摆啥大场面？她得亏听了大蓉的话，那算是做对了。”大蓉妈听了，心中暗想：“得亏听大蓉的话没喝喜酒，要不人家准说我不会过日子。”立刻脸上便不发烧了。

北京二中 原载《进步青年》1951 年第 3 期

蔡 桂 枝

1

蔡桂枝是她娘过门九个月时落生的，那时，她爷和她奶奶都非常不高兴，背地里逢人便说：“迈门花，克全家，依着我，早把这臭丫头片子扔了。”桂枝她爹大丑，虽然因为头生是个姑娘，心里暗暗不乐意，可是自己是个又黑又麻的人，桂枝娘那么俊秀，本来就是含着眼泪嫁给他的，所以便不言不语，而且背后时常安慰桂枝娘。

桂枝到了五六岁，长得眉目清秀，比她娘还好看，背后便有人议论：“桂枝长得一点也不像大丑，又是一个‘迈门花’，准是野汉子的种儿，桂枝娘那样俊俏，偷汉子还能挑赖的。”这样风言风语的，大丑也相信了，回家把桂枝娘狠狠地打一顿，又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瞧着桂枝横竖不顺眼，不是打就是骂，她娘俩全都受了气！又有人说：“桂枝要是野汉

子的种，她娘一定偏爱她。”桂枝娘为了表白自己，也时常打桂枝，刚懂事的桂枝，整天被眼泪泡着。

后来，桂枝爹和她奶奶死了以后，桂枝娘因为婆婆跟丈夫死了，怕人说自己不正派，又觉着留下桂枝是个“赔钱货”，就还不给桂枝好气受。四九年解放后，桂枝家分了地，可是她爷却说：“‘迈门花，克全家’，她爹跟她奶奶就是她克死的，这工夫，有了房子有了地，可不能叫她满处撞丧，把这点元气散尽了。”所以桂枝仍然不能出门，成天价闷在屋里作活。

桂枝每天抱柴禾做饭，或者到街坊家借东西，瞧见跟她年龄相仿的姑娘，有说有笑的在外头玩，又瞧见学校的学生又唱又跳的，心里别提多羡慕，便立了个决心：“努力学习文化，将来离开这活地狱一样的家。”同院住的十二岁的小花，在小学里上四年级，桂枝便在小花下学的时候，向她问字，虽然桂枝比小花大六岁，可是她却老老实实在地跟小花学，因为，她心里有一个打不破的志向。

2

冬学成立以后，桂枝满心想去，跟她娘一念叨，她娘把脸一沉，说：“你给我好好在家闷着吧，想到外头野跑去是甬打算。”桂枝央求说：“妈！我要是认识了字，写信写账不是也方便吗？”她娘阴气阳气地说：“你甬跟我磨蹭，说什么也不叫你去，反正我也不指着你养活我。”气得桂枝直掉眼泪。

小花来劝桂枝妈，也是不成，正巧区妇联的陈英同志来了，也是为了动员妇女上冬学来的。小花便把她拉到桂枝家，来说服桂枝妈。桂枝妈正在纳鞋帮，见陈英来了，便笑着叫陈英坐下，又叫桂枝去沏茶。陈英不慌不忙地跟桂枝妈扯家常

话，足有一顿饭的工夫，也没说上正题，急得小花拿手直碰她，可是陈英仍旧跟桂枝妈说东家长，西家短，一点也不着急。

越说桂枝妈越不拘束了，陈英慢慢地把话扯上识字去，她说了好些笑话，像一个老太太买东西多花了钱，反而自认为找了便宜，知道吃了亏，急得病了好些日子，说得桂枝妈也点了头：“当个睁眼大瞎子，可真是个苦处。”陈英趁热打铁，就把动员桂枝上冬学的事一念叨，桂枝妈推说家里活太多，这时小花从外屋把桂枝拉进来，挺正经地问：“桂枝姐！你上冬学可不能少干活呀！”桂枝红着脸点了点头。桂枝妈当着陈英同志的面，也就顺水推船——答应了。

桂枝上了冬学，特别用功，把自己的体己钱，买了石笔和石板，每次上学总是去得早回来得晚，家里的活也归置得头是头脑是脑。她爷因为桂枝上冬学是陈英同志亲自来说的，并且桂枝妈也答应了，虽然不愿意，可是没法说出口，每等桂枝上下学的时候，便骂：“一个‘迈门花’还想识文断字，自个子也不想想，有那大命没有！”桂枝一肚子气，为了上冬学，全都忍受了，放学回来，等她娘睡着了，便把白天剥好的“大麻子”仁，穿成一串，点着了照个亮，在石板上练习生字和算术，第二天还得早起，做饭做活。

三个月冬学过去了，老师说桂枝够得上二年级的程度，因为她学习得好，由陈英介绍，她被批准入团。

3

桂枝入了团，接常不断要开会，支部在五里以外的太平庄，桂枝开会回来，时常给妈讲说道理，她娘也疼爱她了。桂

枝到团支部去开会，她娘就瞒着她爷，有时就对她爷说，叫桂枝到合作社买东西去了。桂枝爷因为是寡妇儿媳的主意，也就不说什么。

桂枝在支部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同志们都非常鼓励她。桂枝学文化更是起劲，把小花在三年级时候的书拿来，又跟小花学会了注音字母，买了一本小字典一边作活一边看。就这样，背着她爷苦苦学习。

桂枝爷这老头子，瞧着桂枝也十九岁了，又为了给他老儿子丑黑说媳妇，便想给桂枝找个婆家，一来算完了一番心愿，二来送走一个人，再娶来一个人，也费不着粮食；又一想，桂枝命里克夫，便给说了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而且是填房，那头的大孩子比桂枝还大四五岁，要了不少订礼，日子口在七月七，只瞒着桂枝。

到了五月间，桂枝由街坊嘴里知道了这件事，急得出了一身冷汗，眼泪险些流出来，她想大哭一场，又忍住了，慌忙下了炕，偷偷地奔太平庄了；到了团支部，团支书正和陈英谈由女团员带头耨地的事，桂枝掀门帘见了他俩，“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跟着抱住了陈英，委屈地哭了起来。

“怎么啦？桂枝。”陈英扶起了桂枝，温和地问她。

桂枝哽咽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我爷……给我……说了个婆家……那头都四十多了……他儿子比我还大四五岁。”

“那还行！政府规定不许买卖婚姻，到区里告你爷去！”团支书是个愣小伙子，一听这事可就火了。

陈英一点也不着急，稳稳重重地说：“桂枝！你不是想出去作工吗？这可有个好机会，县城里成立一个纺织厂，招考女学徒……”没等陈英说完，桂枝就不哭了，拉着陈英的手，

脸上现出了喜色：“是吗？是什么程度？”陈英庄重地说：“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跟男人平等，这工厂招的学徒，要小学四年级程度，随到随考。”桂枝立刻发愁地说：“我不够程度呀！小学三年级的功课，我还不大熟哪！”陈英握着桂枝的手，诚恳地说：“还有半个月，这个工厂才开始招考，你努力吧！把四年级的功课准备一下，我相信你准能考上。”

桂枝由团支部回来，她清爽得多了，心里是那么的高兴，可又有些害怕：“考不上怎么办呀？”她有些灰心，但是陈英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了：“你努力吧！……我相信你能考上。”于是她又下了决心：“我能考上。”

从此，小字典、石板和小学教科书，成了桂枝的伙伴，不论在做活和做饭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她的身旁。

4

一晃就是半个月，桂枝正在家偷空算算术，小花由外面跑了来，对桂枝说：“陈英同志来了，叫我找你。”于是，她俩便一齐跑到村公所去了。进了屋，陈英同志拉着桂枝说：“明几个工厂就开始报名，你准备准备吧！介绍信我给你开好了，放胆子，明几个就去，我没工夫，不能陪着你，太平庄的同志们怕你没花的，给你凑了两万块（旧币）钱。”说着，把介绍信和钱都交给了桂枝，桂枝鼻子酸酸的，说不出的那一股子滋味，她只觉得同志们对她太好了。

第二天，桂枝拿了两个棒子面饼子，和一个咸菜疙瘩，偷空便走了；她走在马路上，只觉外面的空气，是那么清凉，绿绿的杂草和红红的野花，她也觉得新鲜和可爱。

到县城三十里路，桂枝一点也不累，到了城里，跟人打听

找着了工厂的地方，她心里“噗通！噗通！”地跳着，在工厂门口走了好几个来回，才一咬牙进去了。到了报名处，负责报名的同志，瞧完了她的介绍信，很客气地叫她一边坐着，而且给她倒了一杯茶，和蔼地问她话。

报完名，那负责同志拿出一张印好的卷子，叫桂枝一旁答，并且鼓励她说：“别着忙，慢慢答，我们对你要适当地照顾。”桂枝脸涨红，脑子有些发混，好不容易才镇静下去，安稳地答着卷子；交完了卷子，那负责同志说：“三天以后，我们给太平庄去信通知你。”而且把桂枝送出老远。

桂枝回到家，被她爷臭骂了一顿，可是她一点也不难过。

一天，两天，三天……到第四天小晌午，太平庄一个女团员把通知给了桂枝，桂枝一看，被录取了，背面是陈英写的字：“桂枝，明天走的时候，到太平庄来一趟，我送送你，准备一下简单的行李，鼓起勇气，别舍不得家。”桂枝看完了，赶忙把通知单搁在贴身小褂的口袋里，那女团员连说几句：“恭喜……”便扛锄下地了。

这一宿，桂枝根本没睡着，不时看着后明星，当村里的鸡刚叫一声，她便把预备好的夹被包裹好，推开门，她有些心酸，想告诉她娘一声，可又一想她娘必定会拉后腿，便毫不犹豫，趟着湿湿的露水，朝着太平庄去了。

5

陈英一直送了桂枝八九里地，并且给了她个日记本，对桂枝说：“你要好好学习技术，可也别忘了学文化，要做一个好团员。千万别想家，你家里的事，我给你解决。”桂枝坚决地点了点头，便迈开步向前走去。陈英仍然不错眼地看着她，直

到桂枝走得老远，连人也看不见，她才往回去。

当天，陈英去找桂枝娘，桂枝娘正和桂枝爷拌嘴。桂枝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埋怨桂枝爷逼走了桂枝。桂枝爷唉声叹气也直后悔。陈英把他俩叫到屋里，婉转地劝着，最后说：“桂枝作工去了。她告诉我，不告诉你们她的住处，可是她会时常给家来信。”又对桂枝爷说：“都是您的不对，您不该太压迫桂枝，要是在旧社会，桂枝心一窄，再没人解劝，还能不投河跳井？”桂枝爷低着头，说：“全是我的不对。”桂枝娘知道了桂枝的下落，也就不哭了。

桂枝在工厂里，不但技术进步得快，而且文化上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长进。一个月过去了，发了薪，除了买一身单衣服，还剩下几万块钱，便写信给陈英和太平庄团支部，报告了她的生活；又给她家里写了封信，狠狠地数落了家里一顿，让她娘给退婚。她爷没奈何，只好把订婚礼退给那头。

第三个月，桂枝的薪金除了交饭费和买日用品，还剩下五十多斤小米，她整数交给了工厂的团支部，团支书徐金锁问她：“你为什么不给家寄呢？”桂枝说：“组织就是我的家，它把我引上正道，我那个家，只能逼我往死道上走。”徐金锁说：“有功夫我找你细细聊聊吧！”下午下工，徐金锁和桂枝在工人业余开荒的小园子里来回踱着，徐金锁对桂枝说：“你不应该这样想，你的家是穷人，他们思想落后，你应该帮助他们搞通才对，再说，你娘不是比你还苦吗？”桂枝低下头不言语了，徐金锁继续说：“你把剩余的钱积蓄下来，有功夫送回家去，你生活已经独立了，又补助了家里，以后家里不是就全没问题了吗？”桂枝说：“好！”

完大秋的时候，桂枝积存了三石多棒子钱，穿着蓝色的女工服，借了徐金锁的自行车，回家去了。到了村里，村里人都以为是个女干部，近一看是桂枝，大伙立刻围住了她，一帮小

孩，把她娘和她爷也拉了来。

晚上，桂枝把钱交给了她爷，她爷咧着嘴，两眼笑成了一条线，说：“我打算跟人搭帮买个牲口，细一盘算，还差一石来棒子，你这一拿回来钱，除了买牲口，还富余两石多。”桂枝娘也乐得合不上嘴。

睡觉时，桂枝没留神，把日记本里的像片掉了出来，她娘抢过一看，是桂枝和一个青年工人，微笑着，亲密的合影，便问桂枝：“这相片上的小伙，是谁呀？”桂枝红着脸，忸忸怩怩地说：“是一个叫徐金锁的同事。”她娘盘问了半天，桂枝才吞吞吐吐地说：“徐金锁的文化跟我一样，技术和思想都比我强好多，前两个月才正式说明了。”说着“咯咯咯”一乐，便钻进被窝里去了。

第二天，桂枝爷把桂枝往家拿钱的事，跟乡亲们一说，有些人就逗他：“怎么不克全家了？”桂枝爷结结巴巴地说：“那是老脑瓜呀！眼下变过来了。”回到家，桂枝妈跟他一提桂枝找对象的事，桂枝爷满口答应：“桂枝的眼光远，对的象错不了。”

回厂那天，桂枝爷给桂枝扛着行李，到了汽车站，她爷温和地说：“桂枝子，到年根儿前，你叫那徐什么，我那孙女婿，到咱家来呀！”桂枝“嗯！”了一声，便骑车跑了。她的脸有些热烫烫的，脑子里回旋着“女子只有经济独立才能真正平等”和“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两句话。

桂枝心情是那么愉快，她觉着前面的路是辽阔光明，回头看，通她家的那条路，也是同样的平坦可爱，自行车不快不慢安稳地向前跑着……

北京二中 原载《北京新民报》1951年2月18日—3月2日

七月里高粱红

1

一九五〇年初秋，在运河尽头的山角落里……

庄稼快要成熟了，站在抱阳山上往下看，山前的大平原全部种的是高粱；太阳光一照，红闪闪地一望不到边，一条小河，穿过高粱地经过山脚下的常青村东口，便一直流向抱阳山的深谷里。

常青村是个三百多户的中等村子，村里的农户，差不离都参加了生产互助组，眼看就到了大秋，村干部也全忙了起来。这天村长老崔吃完晌午饭刚要歇晌，生产委员高五满头大汗来了，见了老崔，皱着眉头说：“老崔！你说多糟糕，眼看就要收秋了，偏偏陈黑点老头子要退出互助组。”

“什么？退出互助组，”老崔瞪大了眼睛，“为啥？”

“陈黑点老头子把十亩高粱地，卖给了魏子津。”

“呀！魏先生瞧病卖药，要地干啥？”老崔惊讶地问高五。

“那谁知道底细呀！问陈黑点，他只说两家愿买愿卖。”

高五用袖子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眉头子还没松开。

老崔捻着山羊胡子，不言声了。

“老崔！你想个法呀！黑点的地在大伙的正中间，往后耕耩锄全不方便，这妨碍增产呀！”高五刚擦干的脑门子，又出了一层汗珠。

稳重惯了的老崔，使劲地捻着胡子，眼睛也不大转动了，许久才说：“先甭着急，咱们劝劝黑点再说。”

他俩刚到黑点家墙外头，就听见黑点跟他闺女小艾吵得热窑似的。

“卖地，不跟全家商量一下就独断独行，我不干！”

“你甭操心，赶明儿你出门子，有你三亩地就得了！”陈黑点老头子说出话来枪药味。

高五碰了碰老崔：“你去吧，黑点老头子脾气上来可不好办，我回去啦！”老崔没管他，就推门进了黑点家当院。

说了一些闲话儿，抽了一袋子烟，老崔把话扯上了正题：“黑点哥！听说你把河边十亩高粱地卖出去啦！”

“大兄弟，你甭往下说了，是不是怕因为我卖了地打乱了互助组？那没啥，我跟魏先生讲下了，秋后他一准参加互助组。”陈黑点开门见山说了一套，老崔准备的话全没用上，说了几声：“那也好……”便出去了。

没走多远，高五来了：“老崔，刚才我找魏先生去了，他说秋后一定参加互助组，买地是两相情愿，要是黑点不愿意卖了，撕了文书还可以。”老崔笑了笑说：“既然人家两相情愿，咱们也犯不上给人家拆散了。”高五答应着，便各自回家去了。

陈小艾跟她爹吵了好几通架，也没扭过她爹，地少活少了，便搬着纺车到村东口树底下去纺线。

起晌不一会儿，小艾正摇着纺车纺得欢，忽然前面小河有趟水的声音，她抬头一看，眼前这人戴着大草帽，上身小褂敞着怀，腰上的盒子枪一摆一摆的，认出是苗逢雨。心说：“把这事儿跟他念叨念叨，让他给出个主意吧。”

苗逢雨老远就看出是小艾，心里纳闷：“她怎么没下地，倒干起这轻活来了！”走到近前，笑着问：“小艾！你怎么偷起懒来了？”小艾抬起头来，委屈地说：“地全卖了。”

“卖给谁？”苗逢雨坐在小艾身边，两眼瞧着她。

“瞧病的魏子津！”

“什么？魏子津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要地干啥用？再说你爹是怎回事，把地卖给他。”

“还不是图人家价钱大呗！”小艾撇了撇嘴，水灵灵一双大眼瞧着苗逢雨，“你说这怎么办？我一天不下地也憋得慌呀！”

苗逢雨站起身说：“呆会儿我跟村长商量一下，区里又分配下任务来了。”说完，便一直奔村里去了。

在村长家，苗逢雨和老崔还有民兵队长张锁炼开了个小会，苗逢雨传达了区里的决议：“把民兵组织加强起来，防备特务割庄稼；眼下美国鬼子在朝鲜又打算反手，特务趁这个机会可就活动起来了，造谣破坏当土匪，咱们要多加小心。锁炼！今天后晌就开全体民兵大会。”

说完了正事，便扯起陈黑点卖地的事。张锁炼愣头巴脑地说：“我瞧魏子津跟陈黑点葫芦里装的不是好药，得注意点。”老崔正色地教训锁炼：“可不要胡说八道，人家魏先生北京解放后在咱村落户，从这一年多看来，可是个守本分的老实人，

不要瞎给安帽子。”苗逢雨接过来来说：“这事不能一口咬定，可也得刨刨根才好。”又嘱咐锁炼说：“别心里存不住话，得把事情弄清楚，愣头青的性子可吃亏。”

第二天，老崔正和苗逢雨在村公所里研究工作，魏先生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汉子，满脸带笑地问：“工作忙吧！”又转脸对那汉子说：“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崔村长，这是民兵队苗指导员，又是公安委员。”那汉子干笑着鞠了两躬。

苗逢雨打量了这汉子一下，二十多岁，嘴里镶着几颗金牙，脑袋剃得青中透亮，脸皮不甚粗，不大像庄稼人。

“魏先生，这是您什么人？”

“他是我表侄李建禄，帮我收秋来了。”他瞧出苗逢雨那疑问的神色，连忙又说：“早先他在北京药铺做事，眼下歇了业，回来没多少日子，往后还请您多指教他呀！”说完便搭讪着走了。

“这个人有点匪气。”苗逢雨等魏先生走远以后，对老崔说。

“不会不会，一看就是正经买卖人，你呀！刚开会回来，瞧见什么人都怀疑。”老崔捻着山羊胡子，对着苗逢雨笑，苗逢雨却咬着下嘴唇想事。

2

魏子津和李建禄回到他睡觉的屋子里，李建禄龇着金牙笑了笑说：“主任！你在这儿人缘可不错呀？”魏子津八字胡动了动，细声地说：“你不知道我这一年多的辛苦哪！瞧病不管黑天白日，天冷天热，道远道近；药钱比别人贱，才闹出这点成绩。”

“主任！这是您的大功一件呀！”

“总算没辜负老板。”魏子津捻着八字胡，悠然自得的样子。突然想起一件事，“真的，弟兄们怎么一个还没来？”

“那……”李建禄一想起苗逢雨就发起愁来，“我看全不成问题，就是姓苗的这个小子太扎手！刚打个照面，就看出他难办。”

魏子津点了点头：“这个苗逢雨别看岁数不大，一肚子主意，脑筋也机灵，区里早就想调他了。”说到这里，顿了顿小声说：“咱们都筹划好了，先干掉苗逢雨这个眼中钉。”

“对！”李建禄也点头赞成。

魏子津低低地说：“咱这里孙九这个人，原先是国军的通讯班长，从前是个地主，眼下穷了，他很坚决，就怕还不能保守秘密。村中还有几个光棍儿，你要多跟他们在一块混，慢慢就全成咱们的人了。”

“主任，还有别的工作吗？”

“人家别的地区散布割奶割蛋的谣言挺有成绩，咱们也该行动起来呀！上级提拔你当我的助手，那好极了！”……

魏子津跟李建禄商量造谣破坏。后晌，苗逢雨也和全体民兵讨论放哨防特的事。

“黑夜咱们轮班放哨，白天互助干活，你们大伙儿瞧着怎么样？”苗逢雨细心地问着大家。

“没问题！”三十多个小伙子粗声地喊。

“往后咱们说话都要加小心，要叫特务瞧出破绽，那咱这个口袋就没法逮兔子啦！”散会时，苗逢雨又不放心地嘱咐。

开完会，苗逢雨去找老崔，把开会的情形说了一下，老崔说：“上级布置的工作我完全赞成，就是你这样乱怀疑人我不同意。”苗逢雨焦急地说：“你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咱们对那个人多注意，不是指定他是特务呀！”老崔说：“你这话我没

意见，不过也不能处处盯着人家，那就露了馅馅啦！”

苗逢雨心里乐了：“有了老崔，工作可就仔细啦！”

陈黑点老头子卖了十亩地，卖价很高，又另外置了十亩地，还富裕一半钱，心里不知多乐。这天傍晚，太阳已经搁在山沿上，呈现一抹红，黑点老头子提着个洋桶，到河边高粱地去逮螃蟹，一路上哼着小调，声音越来越大。

进了高粱地，顺着河岸往北走，眼看就到了摸螃蟹的地方，突然，高粱叶子刷拉拉一响，钻出来一个人；背着个麻袋，满头大汗，陈黑点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姑爷孙九。刚想说话，孙九已经瞧见了，脸一沉，丧声丧气地问：“快黑了，你来这儿干什么？”陈黑点知道孙九不正经，麻袋里不定装着什么东西，反倒问：“你那麻袋里装的是什么？累得一身汗。”孙九知道黑点老头子好刨根，索性把吊死鬼似的眉毛一搭拉，狠狠地说：“实话告诉你，这里边是手榴弹，你也甭打听干什么用？嘴可严着点，要是到处瞎说，我可对不起你。”说着背起麻袋急急忙忙奔山沟去了。

陈黑点要看个究竟，便偷偷跟着孙九，瞧着孙九把麻袋背进了十八道弯迷魂洞，才往回走。

一路上，陈黑点脑子里打开了架：

“孙九要手榴弹干什么？不是特务呀！平时他跟李建禄挺热火，李建禄又是魏先生的表侄，唉呀！难道魏先生是特务吗？报告苗逢雨去吧！对！……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魏先生买地可多给了钱……这……要是把魏先生扣起来，我也洗不清呀！”

陈黑点老头子，像是秋霜打过的倭瓜秧，凄黄着脸，锁着眉头回到家。

小艾正坐在门楼下纳鞋底儿，她抬起头，看看她爹，问

道：“螃蟹掏来了吗？”

“什么？螃蟹……”黑点昏昏沉沉地回答。

“您这怎么丢魂落魄的？”小艾站起来，把针线别在胸襟儿上，“洋铁桶呢？”

“洋铁桶……”黑点看看双手，空空的。

“哪儿去啦？”小艾急着问道。

“一定是丢在迷魂洞了……”黑点自言自语地，嘴唇蠕动着。

“到小河去掏螃蟹，干什么到迷魂洞去？”小艾抢白着，“您在家歇歇吧！我去找找，那洋铁桶是刚从集上新买的。”

“您甭去，”黑点拦住闺女，五个手指头颤抖着，舌头发硬，“我去吧！”

太阳下山了，夜色笼罩了村落，陈黑点踉踉跄跄地奔山脚下去了。

3

孙九往迷魂洞运手榴弹叫陈黑点碰见以后，真是烦恼透了，他不敢跟魏子津和李建禄实话实说，因为他参加特务组织起了誓：“泄露秘密处死。”一整夜，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太阳照窗棂子的时候，才合上眼。

没睡多大工夫，就被推醒了，他老婆玉芝没好气地说：“还不起来！尸首似的躺在炕上，一会儿有人串门咋办？”孙九眼一瞪：“他妈的！我刚睡着你就叫醒我，你安着什么心？”

玉芝气得哆嗦着喊：“全村谁像你？吊儿浪荡，十几亩地叫我一个人刨种，成了你家不花钱的牲口了！”

孙九回家来正没好气，叫玉芝一挖苦，恼羞成怒，“啪”

地一声，照玉芝鼻子就一巴掌，登时鼻孔出了血。玉芝真没法忍了，抄起一把剪子，照孙九打去，孙九一歪脑袋，耳朵上被穿下一块肉，这家伙也凶了起来，抓住玉芝的头发，没头没脑地打，玉芝也连抓带咬。

幸亏街坊来了几个年青力壮的大小伙子，七手八脚把孙九拉开，玉芝已经成了血人，哭哭啼啼地回娘家去了。

陈小艾知道她姐姐挨了打，拉着她妈到孙家去讲理……回来时，小艾跟她娘说：“依我看不如叫我姐姐跟他离婚吧！跟这样不成材料的东西一辈子，病不死也得气死了！”她娘流着眼泪说：“都是你爹那个石头脑袋……”

玉芝到了家，她爹也气得不成样，给她打水洗了洗，便点起烟袋，一锅子接一锅子抽个没完，脑子乱得像一团麻。

“报告了吧！孙九这不明明是找碴儿吗？可是孙九有手榴弹呀！我报告了他能饶我吗？……唉！”黑点老头子往被窝垛上一倒，眼角流出了眼泪，使劲地咽了口浓烟，他又忍了。

吃后晌饭的时候，小艾娘问小艾：“逢雨回来，叫他到咱家来一趟，问他这个二流子随便打人行不行？”小艾着急地说：“他到区上开会去了，说今天回来，可到这时候还没影，真急死人。”玉芝两眼一定神，想起小艾跟逢雨，“唉！”叹了口气，把筷子放下，扭过头，眼泪又流了下来。

小艾刷完了碗，拿着蒲扇出去了。刚坐在树底下，猛然，北边山上清脆地响了一枪，她跑到村口一看，张锁炼提着枪，后面跟着十几个民兵，从高粱地里飞快地往北跑。小艾料想出了事：“是不是逢雨？……”也跟随民兵跑去。

张锁炼他们爬到半山腰，石头后面有个声音：“锁炼！是我，你们把我撵下去。”锁炼一听，却是苗逢雨。

“逢雨！怎么，你受伤啦？”愣小伙子张锁炼眼睛瞪得像

包子。

“别提啦！”苗逢雨说，“由区上开会回来，走到半山腰就响了一枪，打在我左腿上了，我连忙躲在了石头后面回枪，那家伙却跑了，一定是特务！”

“怎叫狗日的逃了！”锁炼直后悔。

背到山根底下，小艾也赶来了，白褂湿得贴在了身上，一见苗逢雨受了伤，鼻子一酸，强压住眼泪问：

“伤重不重呀？”

“没什么？没伤着骨，也没伤着筋。”

小艾拉着苗逢雨的袖子，一直到了家才放手。

陈黑点老头子，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脸色透着青黄，眼圈紫黑紫黑的，走起道来，摇摇晃晃不踏实。

小艾这几天老是伺候苗逢雨，回来眉毛总是拧在一块，饭也吃得少了，话也不肯多说。黑点知道闺女心里难受，他心里也觉着惭愧，不报告真对不起闺女跟姑爷呀！

陈黑点背着粪筐子，围着村子绕圈圈，脑子里在想：

“孙九，手榴弹……苗逢雨，小艾的心……”

到底下定了决心：“报告去！”于是背着粪筐朝村里来了。

一进村，就见一大帮人坐在一块闲聊天，陈黑点也靠着墙听开了。里面有个人说：“咱们可不能再糊里糊涂了，逢雨准是叫特务黑枪打的。”话还没说完，人群里一声咳嗽，魏子津斯斯文文的，手里的铁球“当郎郎”响，开了腔：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特务这个东西阴狠毒辣，什么都干得出来，咱们手无寸铁，顶好不招惹他们，有公安人员逮捕他们就行了。”咽了口唾沫，又接着说：“听说北山有拨子特务，好几百人，专门绕山沟钻山洞，县大队剿了好几回，都损失不小。当然特务也得死人，可终究躲在暗处呀！这跟早

先咱们解放军打游击一个样……”一抬头，瞧见小艾在人群外面站着，便赶紧把话头转了。

陈黑点听得一清二白，他琢磨了又琢磨，心里打了个寒噤，那股子热气全散了：“唉！犯不上惹祸。”于是背起粪筐，没精打采地走了。

苗逢雨挨了黑枪后，老崔的太平观念算是醒了，在支部委员会做了检讨。表面神气不露，暗中可加了十分警惕，每天背着筐，在山前山后隐蔽着蹑跖。

这天他来看苗逢雨，还带着平日攒得的几十个鸡蛋。苗逢雨靠着墙角，半躺在炕上，听老崔告诉他这两天了解的情况：“胡家六十叔告诉我，前些日子他碰见孙九背着个麻袋，里头鼓膨膨的，由高粱地里慌慌张张地走，李三婶上山割草去，也瞧见孙九跟李建禄满山乱串，昨儿我到山上，正巧魏子津自个儿在那晒洋洋，他说是来瞧庄稼的；这里头问题少不了。”

这时，小艾进来了，对逢雨说：“魏子津又在外边臭嚼哪！上嘴片一碰下嘴唇儿，大套大套的，嗓子眼儿也不干。”逢雨连忙问：“他都说些什么？”小艾看出逢雨的意思，低声说了一遍。老崔说：“你再去听听他还说什么，看看大伙儿信不信？别站在碍眼的地方，回来告诉俺俩。”小艾知道这里面的意思，便挺高兴地又出去了。

“事情是摆明了！”逢雨小声说。

“嗯！说的话看着像进步，内里全是毒。”

“那就……”躺着的苗逢雨坐了起来。

老崔沉默了一会儿，说：“先别着忙，咱们把民兵分配好，暗里监视他，等抓住真凭实据，再动手！”

苗逢雨点点头，说：“对！晚上他还要看看我的伤，我趁机盘问盘问他。”

老崔说：“伤，可不能让他给治。”

4

吃完晚饭，小艾正给逢雨的伤口换药，就听外屋门吱扭一声，窗纸被钻进来一股夜风“呼啦”吹响了，窗台上的煤油灯的灯花，也急急地跳了几跳。

“谁呀？”小艾停住手，大声喊。

“我，”魏子津蹑手蹑脚地，探进个脑袋。

小艾一看他那张黑瘦的脸，稀稀落落的八字胡儿，还有那双贼溜溜的鼠眼，她沉了脸，看看逢雨；逢雨瞪她一眼，笑着拍拍炕沿：“魏先生，进来坐吧！”

魏子津跑跳似的进来，轻轻地坐在炕上：“逢雨老弟，我真为你心疼啊！我是个中医，对外科是个门外汉，也没敢张罗给你治，你可别不乐意啊！”说着，他凑过脸来，“老弟，我来看看伤口。”

“刚上药，您别看了！”小艾用手拦住。

“让魏先生看看！魏先生是个大夫，不比你懂得多？”逢雨吆喝小艾，把腿伸过去，“把药布揭开！”

揭开了药布露出伤口，伤口粉红粉红的，已经长上嫩肉。

魏子津把脸紧凑过去，小耗子眼儿瞪得滴溜溜圆，鼻子差不多要碰着伤口，半天，吸了口冷气，抬起头说：“真危险哪！现在伤口封住了，快能下炕了，好好保养吧！”

“对！好好保养，下炕就跟狗日的算账！”苗逢雨冷笑着，“他给我腿上打个窟窿，我得还他脑袋上开个天窗！”

魏子津皮笑肉不笑地，“对，得报仇。”

“不是给我报仇，是给人民除害。”苗逢雨狠狠地说，

“跑，他也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

“当然，当然……”魏子津点着头。

“小艾，给魏先生找个烟袋来！”

魏子津连连说：“别费心，别费心！”

小艾瞪他一眼，出去了。

“您表侄这两天怎么没见啊？”苗逢雨放下一张笑脸，“人生地不熟，很憋闷吧？”

“咳！那孩子是个老实人，笨嘴蠢舌的，到哪儿都是孤零零。西头孙九，这些日子老跟他身前身后的，我真怕他把建禄带坏了。”魏子津装得愁眉苦脸的。

“让他到我这里坐坐，我眼下不能起炕，也实在闷得慌，倒想知道知道大地方的事情，长长见识。”苗逢雨显得很渴望的样子。

“一定，一定！跟老弟你多接近，那才是求之不得呢！”魏子津欠欠腰，“逢雨老弟，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

“您说吧！”苗逢雨的话音里非常亲热。

“最近快收秋了，换工吧，咱既没畜力，也没劳力，所以我想请几门亲戚帮帮手。这些人的户口怎么办？”

“住多少日子？”苗逢雨很轻松地问。

“一个月，不会住长，住日子长了，我也养不起。”

“可以，”逢雨满口答应，“您开个条子吧！写明哪天来，哪天走。”

“好咧！多麻烦你。”魏子津干笑着，又欠欠腰，“明天他们就陆续来了。”

苗逢雨跟魏子津满有兴致地直扯到二更天，魏子津就像坐在葛针上似的，坐卧不安。等魏子津走了，在苗逢雨家的炕上，加上老崔和锁炼，整整商量到鸡叫。

第二天，常青村仍然是那么静静的……

歇晌，张锁炼背着三八枪，从高粱地里，悄悄奔山口去了。他寻找到能够了望山间羊肠小道的元宝树，爬了上去，把枪支和身体掩蔽在密叶里。

突然，“唰啦啦！”一声山响，在张锁炼面前的一棵枣树上，暴雨似的落下许多半红的枣子，一块石头，从张锁炼的头上斜飞而过。

张锁炼看去，只见一个家伙从山道拐角探出头来，弯着腰，像个偷油的耗子似的，向枣树下跑来。

这个家伙跑到树下，急忙往口袋里装着枣子，一面扔进嘴里两个，贼眉鼠眼地不时朝四外溜溜。

秋风吹着山脚下的树林，簌簌地响，那家伙惊忙地缩着头，开腿就跑，一叠新票子，从口袋里落出来。

“站住！”张锁炼从元宝树上跳下来。

那家伙吓得腿一软，脚下碰上个石头坎坎坷，骨碌摔个跟头，张锁炼一个箭步，抓住了他的脖领子。

“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

“从……”那家伙哆嗦着说不出。

“找谁？”

“我也不知道。”

“胡说！”张锁炼瞪着眼睛喊。

“我真不知道，”那家伙死灰着脸，“只说这里在夜晚有人等着接头。”

“是谁派你来的？”

“嗯……”那家伙吭吭哧哧答不出。

张锁炼怕自己粗枝大叶问不出问题来，就把那家伙四马攒蹄绑起来，脑袋塞到裤裆里，扔到高粱地的豆丛中间，便急急

忙忙地跑到逢雨家报信，老崔也正在他家里。

逢雨听完了，说：“咱们别声张，老崔哥去审问他，就把他送区。要加紧山脚下的放哨！”

老崔到那里盘根挖底地问了半天，原来那家伙是个小特务，详情一概不知道，只是说天黑这里有人接头。老崔便派锁炼悄悄地送区了。

晚夜，锁炼他们在山脚下放巡逻哨，猛然，看见山头有个火亮一闪，他带大家包围上去，那火亮却再也找不见了。

在魏子津家，李建禄跟孙九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骂：“妈的！总部也真太泡蘑菇了，直到如今还不把人送来！山前山后，民兵布置得跟天罗地网似的，去一趟就不敢保准能回来。”

魏子津眼瞪起来，烦躁地摆摆手，低声吆喝：“镇静！镇静！”

他捂着脸，缩着脖子，佝偻着腰，像是一只丢落毒钩的山马蜂，在地上不停地踱着。

5

过了十来天的样子，山前的大片高粱都已经砍净了，只有魏子津那十亩，还晾着不管。

李建禄这家伙甭说下地，就连家具的名字也叫不全，他见孙九老婆玉芝长得不错，便整天到孙家胡缠。

有一天，玉芝正在纳鞋帮，李建禄进了屋，躺在身边奸笑，急得玉芝站不是坐不是。孙九儿挑门帘进来，笑着不管，气得玉芝跳下炕出去了，到了外面，忍不住掉眼泪。

“九儿！算你有福气，娘们儿挺俏。”李建禄涎着脸说。

“建禄！你放大胆吧！咱哥儿们不会吃醋。”

下晚，玉芝正在烧火做饭，柴禾太湿，屋子里全是烟，呛得玉芝直流眼泪，冷丁地，被人抱住了腰。玉芝一瞧是李建禄，伸出两手就往他脸上抓，李建禄一躲，玉芝忽地站了起来，抄起烧火棍就打。李建禄正招架不了，孙九由外进来，冷不防抓住玉芝的胳膊，李建禄过来就扯衣服，正当这时，门外有个小孩喊：

“孙九婶！借俺的马尾罗给我们吧！我们套碾子哪！”

孙九儿跟李建禄吓得松了手，玉芝趁这工夫，疯了似的跑出去了。

陈黑点家正在吃饭，玉芝冲进了屋，扑在炕上就哭起来：“妈！我还怎么见人哪！”

黑点一瞧玉芝身上的衣服，惊讶地大声问：

“玉芝！怎么啦？”

玉芝猛地坐了起来：“爹！你害苦了我！李建禄要糟蹋我，孙九儿这个狼心狗肺的还帮助他，要不是老杜家小歪在门外喊，我……”玉芝又趴在炕上哭个不停。

玉芝娘“哇”一声扑在玉芝身上，立刻晕了过去。小艾想去找苗逢雨，刚要往外跑，忽见她爹说：“小艾！咱们豁出命跟他们拼了！”

陈黑点脸白得像窗户纸，抄起一把切菜刀，拉着小艾就往外走，小艾急得嚷：“您一个人管什么事呀！赶紧去找民兵，别叫这俩小子跑喽！”

陈黑点扔下菜刀，撒腿就往苗逢雨家跑去了。

苗逢雨的伤已经好了，吃完饭正在院子里凉快，陈黑点跑进来，抱住了逢雨，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流了出来。半天，才哆哆嗦嗦地说：“逢雨！我对不起你，孙九是个特务，他们

的手榴弹藏在北山迷魂洞里，他们奔山里跑去了……”

“陈大爷您别着急，我集合人去！”苗逢雨说着便跑走了。

“嘟嘟嘟……” 哨子在街上一遍一遍地紧起来。

三十多个民兵都来了，苗逢雨喘了喘气，开口说：

“锁炼！你带两个班把魏子津家看起来，不许走动！”

张锁炼带着人快步跑走了。

“柱子，你带五个人把孙九儿跟李建禄逮回来！”

“三个人跟我到北山去！”

不大工夫，每拨的人便淹没在夜色里。

苗逢雨和那三个民兵到了抱阳山，机警地在迷魂洞里绕了几个弯，又分头到岔道里去找，一会儿找出了几支枪，一麻袋手榴弹，五匣子子弹。苗逢雨说：“你们先把这些东西背回去，我到区上去报信。”又叮咛说：“两个人轮班背。一个人保护着，可别出了错。”

苗逢雨一路连跑带颠地到了区公所，区长和公安助理员正在乘凉，苗逢雨过去拍了一下他们的肩膀：“屋里去，有要紧事！”

区长听苗逢雨学说完了，不住称赞说：“你们办得好！”又对公安助理员说：“老黄！带几个武装部的同志，跟逢雨一块去吧！先把这三个特务捆来。”

道上，公安助理员老黄对苗逢雨说：“区上对这个特务组织早就知道了，从逮住的十几个小特务嘴里知道，他们要在抱阳山成立一拨子土匪。有的说头子姓王，有的说姓陆，后来逮住一个大点儿的特务，才知道头子姓魏；那回你来报告，我们就对魏子津注意了，前几天有些同志下去过几趟，魏子津说的话也听见了，只是没抓住真赃。”一边说着话，脚下加快了步子，一会儿就到了常青村。

孙九和李建禄叫民兵追了回来，押在村公所里。

张锁炼带领二十多个人，留几个在外放哨，其余的人都上了房，把魏子津看守在瞧病的屋子里；小艾跟几个年轻妇女把魏子津的家眷也监视起来了。

魏子津急得坐不住，好些秘密信都没藏严实。于是装出镇静的样子，吓唬张锁炼说：“你甭仗着你是民兵队长，随便扣人就不行！你妨害我的公民权，这官司咱们到最高法院去。”锁炼大声说：“你随便挑，决不含糊！”魏子津一听，硬的使不开，又来软的：“张队长！你可怜我土埋半截的人吧！咱来常青村一年多，可没得罪过谁，你叫我撒泡尿去行不行？”锁炼俏皮地说：“委屈会儿吧！就在屋里尿，等指导员回来，你要是没事，我们全体民兵给你新砖铺地。”魏子津知道软硬全不行，便假装哭了起来：“我魏子津挂牌行医，寒来暑往给街坊四邻治病，你们民兵这么欺侮我，天理不容呀！……”

这时房上有人小声说：“指导员回来了……”魏子津一听，知道事情全露了，刚要推门向外跑，张锁炼眼尖，枪机一扳，“啪”打在了门框上，魏子津吓得缩了回去。

街门“嘭”地一声开了，黄助理员和苗逢雨带着武装部的同志进来了。苗逢雨推开小屋门，手枪比住魏子津的心口：“你的反革命活动已经被破获了。”回头对武装部的同志说：“捆上吧！”魏子津又挣扎着狡辩：“你们不能拿大铁帽子给人戴呀！”黄助理员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冷笑着说：“你别装疯卖傻啦！千层篱笆也得透风，你觉着比别人聪明，人民大众齐心协力，就叫你现原形。你说！迷魂洞里的枪支手榴弹哪儿来的？”魏子津没法遮掩了，又假装可怜说：“助理员！我早就想去登记；眼下我吃不好睡不实，脑子里正做思想斗争呢！”苗逢雨火上来了：“甭他妈废话，锁炼哥！你带五个人随着武

装部的同志，把这三个王八蛋送区上去！”锁炼在房上哑着嗓子说：“咱就等你这一句话啦！”

苗逢雨和黄助理员带着几个人，在魏子津家搜查起来，翻出特务来往信件跟证明，足有一匣子。

等把魏子津三个人送走以后，全村干部开了一个会，一直讨论到鸡叫二遍才停止。

6

第二天吃罢了晌午饭，值班的拿着扩音筒喊：“注意啦！到大场上开会去喽！……”没喊几遍，大场上就坐满了人。

区长老早就赶来了，等老崔讲完了话，他便上了台，响亮地说：

“魏子津这个特务最毒辣不过，他是咱县的特务大头子，他小恩小惠地蒙骗了不少人。在区里他供认买陈老头的地，是为了拿收秋的名义，把小特务集合来，陈老头贪了价钱大，就上了魏子津的圈套……”区长一说，大伙儿的眼睛都一齐去瞧陈黑点，黑点老头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吭！”区长故意咳嗽一声，等大家转过脸来，继续说：“魏子津想在抱阳山成立一拨子土匪，他是司令，李建禄是谍报队长，孙九是军需。他们想暗杀苗逢雨，好少个敌手。他们的枪支子弹，还有特务证据，全叫咱们查出来了，乡亲们千万别受他的骗，这个豆腐嘴刀子心的特务，是想破坏咱们好光景的……”

全场六七百人，鸦雀无声，一千多只眼睛瞧着区长。

区长讲完了，玉芝上了台，大伙儿都瞪大了眼睛。

玉芝苍白着脸，气鼓鼓的：

“我要跟孙九离婚……”一句话没说完，气喘得接不上了。足有一袋烟的工夫，台下也没人言语，玉芝才勉强接着说：“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帮助特务李建禄，想糟蹋我。”说到这儿，她晕倒在台上。

小艾上去扶下她姐姐，老太太们用衣角擦着眼泪，年轻妇女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坐不住。

一个老头子站了起来：“区长，我提议把这三个王八蛋全枪毙了，这些东西改造不了，反倒留后患。”

大家一个声音：“对！”

这时，黑点老头子黄着脸走上台来，低着脑袋，羞愧难当地说：“乡亲们！我这回算叫别人当枪使了，都怨我没出息，见钱眼开。”说完，“劈啪”“劈啪”连着打几个嘴巴，含着眼泪下去了。老崔赶忙跳上台，山羊胡子动着：“这次抓住特务，黑点哥功劳可不算小哇！要不是他报告孙九背手榴弹，破获的还不能这么快！”台底下张锁炼领着鼓起掌来。

这时，方才提议枪毙魏子津的那个老头，又发了言：“我有个意见，逢雨、老崔，还有民兵队的孩子们，黑天白日放哨可不容易，尤其是逢雨，为咱们叫特务打伤了，明天咱们给他们庆庆功吧！村剧团小车会都闹腾闹腾，你们赞成不赞成？”

“赞成！”声音震耳朵。

苗逢雨的脸上笑开了花，往人群里一看，小艾正瞧着他，笑得合不上嘴。

二十多天以后，由县城里下来一辆大车，捆在车上的是魏子津和李建禄，押车的是县公安局的同志，一直奔常青村来了。

正晌午的时候，常青村外响了两枪，接着，锣鼓喧天闹了起来。

玉芝跟小艾姐儿俩拉着手来了，玉芝照李建禄的尸首上踢了几脚，小艾往魏子津身上吐了几口唾沫：“枪毙真便宜了他们，千刀万剐也不解恨。”玉芝只是低着头，咬着牙。

小艾瞧着她姐姐的脸色，便问：“孙九判了十年徒刑，你说少不少？”

“……”玉芝没言语，只是摇了摇头。

太阳照在了这姐儿俩的脸上，红红的像两颗熟透了的苹果。

河北省文联 原载《光明日报》1951年6月8日—14日

红花

1

运河大平原上，遍地种的是棉花。油绿油绿的棉叶下面，藏着一颗颗硕大的棉桃，圆溜溜的招人爱。

傍晚，互助组一齐收了工。井兰子领导着的妇女生产队，像一群喜鹊，叽叽喳喳地，顺着棉田里的蚯蚓小道儿往回走，穿过一块狭长的棒子地，便到了村头。村头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迎风发响，到了树底下，凉爽得就像扇子扇着一样。

“就在这儿吧！”井兰子指着白杨树下，“咱们开个小会。”

大家散着坐下，谁也不说话。井兰子首先发言：“昨天全体村干部会上，分配给咱们一个任务……”井兰子顿了顿，瞧了瞧大家脸上的神色。

“快说吧！别那么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的，多困难的任务，能吓倒咱们！”有个女孩子催着说。

“任务倒是不难，就怕思想上搞不通。”井兰子稳重地说。

“怎么搞不通？咱们这群里，谁也不是落后脑袋。”

“好！我就说。”井兰子开了口，“眼下活儿少了，政府要把子母河水库扩大，咱村年青力壮的人，要去四十多个。这一来，保苗护堤的任务，就得咱们来担当。”

“这没什么难处，全体参加。”大家都松了口气，觉得这还值得搞通思想？

井兰子听完，却摇着头，说：“问题不那么容易。等连着下两场大雨，河里平了槽，咱们就都得到堤上来睡。”

“那怕什么！又都不是胆小鬼。”

“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别的枝节。”井兰子劝大家多动动脑筋。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叫二翠的姑娘说了话：“我有问题。”

井兰子心里猜了八九成，便催促她：“说吧，让大家帮你解决解决。”

“我是怕有人在背后瞎造谣。”二翠挺不自然地说。

“还没说完哪！”井兰子笑嘻嘻地，一双长睫毛眼睛，淘气地眨了眨。

“真完了。”二翠红了脸，腼腆地说。

“我给你说完下半截儿吧！”井兰子笑着说，“你呀！是怕你的对象，听了别人胡说八道，跟你闹气儿，是不是？”

“……”二翠脸像红布似的，低下头，咬着嘴唇，不言语。

“吱声呀！我说的对不对？”井兰子成心逗她。

要是往常，大家早笑得前仰后合。可是，今天大家心里都或多或少地有这块病，所以，不但没有人乐，反倒有人给二翠打抱不平：“兰子！你甭拿别人开心，你的心病更大。”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井兰子说，“我才不忧虑哪！”

“你那个柳庚，在七十里以外的水库工作，别人要是添枝儿带叶一造谣，他要不生气才怪。”

“他，”井兰子脸微微发红地说，“他不那么封建。男人护堤在外面睡，女人从来没猜疑过，回来还得问冷问热，加倍地侍候。为什么女人就不许这样呢？还不是封建思想在脑袋里瞎捣鬼。”

“那……他要不愿意？”二翠问。

“跟他解释呀！”井兰子说，“年纪轻轻，谁还那么榆木疙瘩呀！让人家指鼻子划脸地喊小顽固儿。可就怕自己先打退堂鼓，就没法解决了。”

大家都不言语，低着头想，想来想去，检查出自己思想里，还有着封建渣儿。

“对！咱们就接下这个任务。”大家又快活起来。

“谁的对象要是不同意，咱们大家去给他刨封建老根儿。”井兰子逗笑地说。

像雀儿似的，她们蹦跳着，跑回家去。

2

井兰子的对象叫柳庚，原来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子母河水库缺少干部，在麦收以后，柳庚才被调到水库去当见习测量员。柳庚曾经劝井兰子参加民兵队，井兰子怕她爹吵闹，没有肯。井兰子的心病，不是柳庚，倒是她爹。可是她自己是青年团员，处处要带头，心里有准主意，这个小难题儿，不愁没法解决。

井兰子爹井奎老头，是个外场人，好讲面子。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没什么摆设，但却打扫得亮堂堂的。衣服哪怕满身补钉，也要平平整整，俐俐落落。喂着一头小毛驴

儿，脊背就跟抹了油一样！那辆铁轮儿车，因为使用得精心，走起路来嗒嗒响得非常清脆。

井兰子跟柳庚自由恋爱，老头心里头夸奖闺女的眼力。瞧着柳庚，讲工作、论人品，都称老头的心，觉着年轻人自己去找对象，比爹妈大包大揽强上百倍。只是井兰子好玩好唱，跟年轻小伙子们也打闹；井奎老头总怕柳庚不愿意，就常常规劝井兰子：“别那么傻闹！姑娘跟小伙子，总得庄重一点儿。”

井兰子是个快性人儿，从来没把她爹的话搁在心里，照样是又唱又闹。

饭桌子上，井兰子给她爹盛了碗稀饭，回过头来问她娘：“娘！我那双胶鞋，您给放在哪儿啦？”

“还是那个老地方，箱子架底下。”她娘说。

“大热的天挺烧脚，穿上胶脚更难受，你找它有什么用？”井奎老头问。

井兰子说：“眼下年轻小伙子都去挖水库，黑夜保苗护堤，由我们担当。半夜里露水那么多，不穿胶鞋怎么办。”

娘也不表示反对，只是笑着说：“你们这群野闺女，越来越疯。黑更半夜，又得让你爹给开门。”

“用不着。”井兰子笑着把筷子乱摇晃，“我们集体在堤上睡。”

“什么？那可不成，姑娘家，在野地里露宿，还成什么话。”井奎老头话很柔和，内中的意思却很硬。

“就您个别，”井兰子调皮地用手指着她爹的脑门儿，“这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没伴儿。”

“反正我不能让你去。”井奎老头固执地说。

“人家别人家里都不阻拦，偏您挡我，不怕人家笑话您！”

“你不比人家。”井奎老头说。

“我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井兰子倔强地说，“年岁身量儿，不是一点儿没差？”

“别的姑娘，对象都在左近各村，不会有什么猜疑。可是柳庚却在七十里以外，他要听了些风言风语的，会不会误会你？”井奎老头，一连气把心里话全说了出来。

“我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井兰子等她爹说完，噗哧笑了出来，不在意地说，“柳庚从前还叫我参加民兵队，这时候保苗护堤，他更没意见。”

“那时候柳庚还在呀！”井奎老头说，“眼下柳庚要是在，我也不阻拦你。”

“柳庚不是那种封建的人，想把妇女锁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人嘴两层皮，那些坏小子们，不定编出什么瞎话；柳庚难免听进一两句。”

“人正不怕影儿斜。”井兰子大声说，“您就甭操这份闲心，新世道的事情，就不能按照旧礼法儿。”

井兰子娘一旁劝住说：“兰子爹！柳庚那么大心胸，不会小肚鸡肠的。”又掉过头对兰子说，“三句半话就红脸，这是气你爹，要是别人，人家永远不搭理你。”

“就是呀！”井兰子也笑了，“我还摸不透他的思想脾气儿？”

井奎老头琢磨不过来这个新道理，只是慢慢地喝稀饭。这时，梢门外有人小声叫：“兰子！出来。”原来那群姑娘听见这里争吵，都跑来听。

井兰子走了出去，那群姑娘们问：“究竟在不在堤上睡？”

“为什么不在堤上睡呢？”井兰子两眼扫了一下大家。

“真要有人给咱们胡说八道，怎么好？”

“只要咱们光明正大，行得端走得正，看谁敢胡造谣言。”井兰子坚决地说。

“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晚上编组，明天就站岗。”

第二天夜晚，人们都正在场里乘凉。四十多个妇女，背着枪，在村东口大空场集合。

“立正！”井兰子清脆的声音，冲破了夜晚的寂静，“报数！”

“一二三四……”

“一组巡逻，二组在堤上放流动哨，别的组睡觉，等候接班！”井兰子分配完，队伍便动起来。

一道流星，从天空划过，五六个妇女钻进漫长的庄稼地里，叫得正欢的蛐蛐儿，顿时吓得停止了声音。其他的人，轻轻地迈着步子，向前面的河堤走去。

3

接连下了三天雨，才晴了天，运河的水面，仍然很平静。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山水快要下来了。

半夜。月色非常朦胧，圆圆的月亮上，抹了一层淡淡的白云。运河里，笼罩着迷蒙的水气。井兰子背着一支三八枪，在河堤上溜达。从上游，传来一阵阵牛吼似的声音。井兰子自言自语地说：“山水下来了！”

河堤上，散布着十来个窝棚。窝棚里，妇女队员们睡得很熟。井兰子暂时还不想叫醒她们，她的眼睛，沿着曲曲折折的河堤往北看，北面是一片模糊，牛吼似的声音越发近了。

月色转得更加暗淡。混浊的浪花，前后排挤，水面离河堤

近了，把两岸拍打得咣咣山响。

“醒醒！”井兰子把大家喊了起来，“山水下来啦！”

全体队员都从窝棚里出来，揉了揉眼睛，便听着井兰子吩咐工作：“大家在河堤上，拉成一个三里地的长线儿，出了事情，赶紧联络抢救。”

由于有了水库，三天的时间，运河又平静下来，只是水流急些。可是妇女队员们，三宿没睡好觉，一个个眼圈黑紫，显得非常瞌睡。

井兰子本来也难以支持，但是别的队员都想睡，她便和另几个团员，在这三里长的一段河堤上，放着流动哨。

她的脑子晕晕的，眼皮发涩，走起路来有些晃。她真想躺在湿漉漉的堤上，香香甜甜地睡个觉，可是她知道特务最会在这时候偷空子。于是她把手巾浸湿，围在头上，解开领扣，让夜里的小凉风吹进脖子里。

突然，有个光亮一闪，沉了会儿，噗通一声，土块落进了水里。井兰子找好了掩蔽，拉上栓，顶上子弹，喊：“不许动！”

一个黑影，骨碌滚下了河堤；井兰子一扣扳机，咣！子弹打了出去，那边唉哟一声。

窝棚里的队员，提着枪跑出来，跟着井兰子追特务。跑不多远，井兰子滑倒了，原来堤当间被挖了个窟窿，往外流水，眼看就要流到棉花地边。

“春燕！把人拉成口袋，赶紧追。二翠！回村报信，堵窟窿。”

“你呢？”

“不要管我，快！”

河里的急流，拧成漩涡。井兰子紧了紧衣服，便浸到水

里，脚下找着浅底，身子靠住那窟窿。一股急流，撞着她的胸口，顶得出不来气。水凉得透骨，可是她心里却像火一样发烧。

又一股急流冲来，她喝了一口水。三天没合眼，身子本来就乏，她已经支持不住。可是，一个伟大的信念，映进她的脑子里：“我是青年团员，我要坚持！”

身上顿时产生了一股热力，死死地靠住那个窟窿。

一股急流，又一股急流……她喝了十来口水。这时她听见堤下人们的说话声，刚想拔出身子，却觉得轻轻一漂，随着急流，向下去了。

人们到了堤上，赶忙填窟窿。春燕她们也把特务抓了回来。忽然，一个姑娘问：“井兰子哪儿去了？”

“我见她跳到水里，堵住了窟窿……”

“唉呀！一定是被水冲走啦！”

“赶紧救吧！”

十几个会水的老头，跳了下去。姑娘们在堤上跑着喊：“井兰子！井兰子……”

井兰子生长在运河岸上，会凫水。她镇静地顺着水流，往对岸游。身上已经没有力量，生命就要危险，但她还担心着：“窟窿大了，堤下千顷的棉花，就要淹没……”于是加了一把劲，想靠住岸。

一个浪头，将她打沉，她用力露出头，脚似乎挨住地，鼓起劲来一游，身子搁浅在浅水滩上。跟着，她昏了过去。

人们在对岸跑了十几里路，也没有找到；姑娘们在堤上喊哑了嗓子，也没有得到回声。

“等天亮再找吧！”老头们游上岸，叹口气说。

姑娘们不肯走，她们呆呆地望着河水。兰子娘哭喊着来

了。井奎老头搀着老伴儿，也直落眼泪。

井兰子慢慢苏醒过来，她微微听见了哭声，好像是她娘。她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又昏了过去。

“咱们找找去！”几个姑娘不等堤上的人同意，就跳下河去；顺着河心，往下游去。

月亮冲出了薄云，带来了光亮，姑娘们上了浅滩，发现了井兰子。

“兰子！”几个姑娘掉下了热泪。

她们摸摸井兰子身上，冰凉的；独有心口窝热乎乎的，还突突地跳着。

“背上岸！”

井兰子养了三天，便能下地走动了。三天里，县长、县委书记都跑来看她，给她带来了礼物。

第四天，由县委书记主持，在村东口大空场里，开了庆功会。各村都派了人来参加，黑压压的足有一千五六百人。唱歌说笑的声音，几里开外都听得见。

护堤的妇女生产队的四十多个妇女，也都红光满面、笑嘻嘻地坐在前面。

开会，首长讲完话，井兰子代表护堤的妇女们发言。台下不时地鼓掌，她那苍白的脸上，泛起一阵阵红晕。

“献花！”司仪喊完，各村的青年团支部、村妇联、儿童们，来来往往，这个回来那个去，鲜艳的花，堆在井兰子面前，堆在那些完成了保苗护堤任务的妇女面前。

“闪道！闪道！”一个穿灰制服的干部，推着自行车进了会场，车把前面，有一朵盘子大的红花。这个青年人，红扑涨脸地，滴着汗珠，可是却笑得合不上嘴。

井兰子抬头一看，是柳庚，她脸红起来；想张口喊他，又

觉得不合适，反倒羞羞答答地低下头。

“主席！我要献花，还要说几句话。”柳庚把自行车倚在台前，摘下车前的大红花，上了台。

“欢迎！欢迎！”台下的人都知道他俩的关系，拍着巴掌喊。

井奎老头被邀在前面坐着，听见后面有人说：“瞧人家还没结婚的小两口儿，多光荣！”“人家是自由恋爱，当然事事顺心。”

井奎老头后面的话没听完，台上，柳庚讲了话：“今天前晌，我们在水库工作的二十五个村一千多民工，听见了井兰子同妇女生产队保苗护堤的这件事，赶忙攒了这一朵红花，要我带着大家的敬意，把这朵大红花献给我们的护堤女英雄们。”

“给她戴上！”台下的人们欢乐地喊叫。

大红花戴在了井兰子胸前，遮着她的胸口，映红了她的脸。柳庚转过身，大声说：“我们要向护堤的英雄们学习……”

井奎老头看着闺女，看着柳庚，觉得光荣，面子上好看；又觉得自己有些落后，当初不该阻拦闺女，应该追上年轻人，跟他们一样开通……

突然，有人拉了他一把：“井大爷，快上台去，报社的记者要给您全家照相！”

他向台上一看，闺女戴着那朵大红花，闪闪耀眼，柳庚在左边，老伴儿在右边，他连忙三步两步地上了台。

报社的记者给井兰子全家照了一张相，又给井兰子和戴着鲜红耀眼的大红花的妇女生产队员们也照了一张相。

这样的大红花，在运河大平原上，到处开放。

1951 年 10 月通州潞河中学 原载 《中国青年报》 1952 年 1 月 1 日

落 雨 季

离秋收还有两个多月，庄稼正在猛长。运河沿岸，是一片丰收的景象。粗壮的棒子秸上，长着两三个回了线的大棒子，下面，绿茸茸的豆丛，挤塞住垄间空地，高大的高粱秆儿，头顶着扑簌簌的穗子，迎着南风摇摆，尺来长的谷穗儿，把谷棵压得弯弯下垂了。在这些庄稼的两夹间，种着大块大块的棉花，馒头大的棉桃，从油绿的棉叶下面，探出头来，咧开了嘴儿……

雨水勤，麦茬儿晚庄稼也像手拔似的，往高处长，往粗处蹿。

枣林村村公所，坐落在村头的高台上，站在当院，可以看见广阔的田野，在脚下展开。

白窗花刚刚念完报，村公所里就留下了赐福老头、读报组长四喜子和她三个人。

“真是五谷丰登的好年景，”赐福老头指着庄前，“桂来那块棉花，一亩不愁出产五百斤籽棉。窗花！你们结婚，妆新被褥有了保证。”

“等秋后，”窗花把话岔开，“粮食进仓，每家掏个半升五合的，买些画报，买盘克郎棋，添几把耳机子，咱们读报组就改成俱乐部喽！”

“那得把村公所东厢房全占了，”赐福老头说，“要不然，你们这群闺女，叽叽喳喳的，可妨碍我听新闻。”

“稀罕跟您在一块，”窗花喊叫着，“一杆旱烟袋，呛得人出不来气。”

“想得倒挺好，就怕扑个空，”四喜说，“堤不牢靠，两场大雨，河水就出槽；到那时，哭都哭不出调儿来……”

“你呀！就是爱这么！”窗花说，“闲着没事找发愁。”

“话不那么说，”赐福老头摆着正经，“不防千万，也防万一。”

“这条河，真是咱们方圆左近一大害……”四喜使劲地，在纳帮儿鞋上，磕了磕烟袋。

“放宽心，”赐福老头说，“咱们大家一齐加小心，就没大危险；再说，报纸上也登过，政府早有了布置。”

还是春天，劳动模范赵桂来由省里交流经验回来，国营电器行，送了他五把耳机子，让他带到乡村来传名。桂来把耳机子带回村，就交给了读报组，四喜子安装天线地线，忙碌了一整天，才归置停妥。由打那时，读报组的小炕上，每天挤得满满当当，赐福老头索性把铺被搬了来。

四喜这个年轻人，岁数不大，白头发却不少，乡亲们都说他操心过度。他一心想把读报组改成俱乐部，搞得火爆起来，瞧着今年的庄稼，快活得从心眼儿里乐，可是一想起这条河五年一大涝，正赶上今年，热火似的兴头，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五年一大涝，”四喜说，“今年雨水勤，水不会小……”

“你又犯‘老经验’，”窗花撇了撇嘴，“桂来由县人民代

表会议回来，没传达吗？咱们有水库！”

“别提这事啦！”四喜摆着手，“至今我还满肚子意见。沿河这道堤，跟头年小涨只差一韭菜叶儿高，不是护堤精心，早出了槽；不加高二尺怎么行？人民代表会议偏说要节约。”

“节约也没放钱吃利息，”窗花说，“桂来不是传达得一清二白，省下的钱，补助修水库安水闸。”

“我呀，嘴笨舌头沉，说不过你！”四喜气哼哼地走进读报室，赐福老头紧跟在后面，劝慰着。

窗花回到家，拉出她那头小毛驴，骑着到村北去放。

渐渐的，窗花眼皮发涩，倚在一棵歪脖子柳睡着了。小黑驴偷偷跑到一块棒子地，钻进去吃豆子，桂来由高洼村开会回来，把驴拦住，解开腿上缰绳，翻身骑上脊背。

窗花被铃声惊醒，抬头一看，桂来骑着驴在她身边。

“好大本事，把驴放到棒子地里，毁坏青苗，可该受罚。”

“不知怎那么困，”窗花用手指拢了拢头发，“没有过路人吧！”

“贪睡可不成。”桂来说，“保苗护堤的责任，全部都落在你们妇女肩膀上啦！”

“什么？”窗花惊讶地问，“你们葫芦里又装了什么药。”

“跟原来打算的整翻个儿，”桂来说，“会刚开始，送来了通知，区上叫趁挂锄的闲工夫，青壮年到子母河去扩大水库。”

“怕有难处，”窗花说，“青纱帐起，河堤又不太牢靠，谁都把整个心扑在了保苗护堤上。”

“把上级的指示解说明白，”桂来满有把握地说，“就没大问题，眼下谁还光瞧三指远？”

“用你说！”窗花说，“经过抗美援朝运动，人人都知道爱

国，知道了往长处看；只是真的涝喽，也不好啊！”

“水库保证，要是今年的水跟头年一般大，不会出槽。”桂来由驴背跳下，“事情要看你们妇女，敢不敢担当黑夜护堤的任务！”

“怎么不敢！”窗花牵着驴，跟在桂来身后，走向村里面。

掌灯时分，人们散坐在村公所前面的空场上，听桂来讲说。

桂来手拿一把芭蕉扇，扇着凉。这个年轻人，虽然是“头顶高粱花，脚踩浆泥瓣”长大的，说话却很有本事。

他把区上的通知说完，便手扳着指头解说：

“咱们算算账儿，免得骑瞎马。一个是趁眼下挂锄的闲空儿，用一个多月去扩大水库；把咱们方圆左近这一大害连根儿拔，省着年年到这时节，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熬得眼红脸黄人打晃。另一个呢！留着这条祸根，光红眼堵家门口，于国家没好处，水稍微大些，自个儿也保不住，闹得是大篓撒油满地拣芝麻。”

人们都在盘算着，桂来顿了顿，笑着说：

“把肚子里的小算盘多拨拉几遍，掂掂分量，哪个对咱们有利，就挑哪个。”

“挑头一个呗！”赐福老头说，“谁也不是三岁的娃娃。”

“挑头一个！”“挑头一个……”大家乱嚷起来。

“那保苗护堤怎么办？”四喜子在墙角，瓮声瓮气地问。

“有我们哪！”窗花和一群青年妇女们喊，“你们到水库踏实做工，甭惦记家里，有我们，不会出差错。”

“有窗花领导，我们放心！”大家喊着。

“哼！这群山喜鹊……”四喜子不高兴地溜了出去。

接着，桂来把水库的保证说了一番，便又笑着喊：

“这趟到子母河，咱村出八十人，高洼反倒出了一百二十

人，真把咱们瞧扁啦！是嫌咱村的人身子骨儿软吗？”

“可不是嘛，差那么多。”窗花嚷嚷着，“咱们不能叫高注拿住话柄儿。”

“那一定。咱们身板硬朗的老头也算数，”赐福老头吐了一口浓烟，拍着胸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这不光是争强斗胜，”桂来笑嘻嘻地说，“到那里都是重活，上年纪的人还是看家吧！”

赐福老头还想争辩，却被大家的声音压了下去：“留下吧！”

“时候不早喽！”桂来拨了拨爆着花的灯捻儿，“除了该出工的户家，谁愿意自愿报名？”

“我！”“我！”“我……”几十只手举起来。文书趴在桌上，穿梭似的写着名字。

散了会，人们走净了，院子静下来；就留下了桂来和窗花。

“你怎么还不走？”桂来把桌子搬进屋，回过头问。

“我一个人不敢走黑道，”窗花在暗处轻轻笑了笑，“你送送我吧！”

他俩出了村公所，前面是一块柳子地；柳子软软的，被夜风轻轻揉动，一串串鼓肚儿螳螂，在柳叶上缓缓地爬着，柳丛深处，有一座坍塌倒坏的土地庙。

“就这么大胆子？”桂来说，“怕神怕鬼的。”

“我要是胆小，就不敢担承妇女队的工作，”窗花说，“我问你，今天这个会，你知道谁不满意？”

“不是都赞成吗？”桂来说，“个个全举了手，我亲自数的。”

“有一个趁黑溜了，你看见没有？”

“谁呀？”

“我！”从一个柳棵子里，发出了低闷的声音。

“四喜哥吗？”桂来看准了站在前面那个人。

“桂来！”四喜子挺难过地说，“我思想上转不过磨，你给我解说解说吧！”

“咱们回村公所去。”桂来说。

“就在这里吧！”四喜子说，“这里清静。”

三人坐在干沙地上，听四喜子起根发引地说：

“桂来！我不赞成去挖水库，可不是为了自家。我是说，真要是大水出槽，咱们四邻八乡都得遭难，这一来，咱村的俱乐部，就没日子搞起来……”

“就这点儿吗？”桂来问他。

“还有，”四喜子说，“说出来有些瞧不起妇女。窗花她们，平日里叽叽喳喳，山喜鹊似的，到正事上，就未必能行。”

窗花想还嘴，又咽了回去，可也忍不住小声说了一句：“下地干活也没栽给你们……”

“说完了吧？”

“说完了。”

“你这人就是爱发愁，”桂来笑着说，“说了归齐事儿不大，可你又多了几根白头发。你转不过磨，是不是担心水库的保证不保险？”

“水库保证什么了呀？”四喜子问。

“他没听，”窗花插嘴说，“一甩胳膊，走了。”

四喜子脸红了红。

桂来说：“水库上测量，说是今年发水跟头年一般大，就出不了槽。科学嘛，就不是马马虎虎‘大估摸儿’的事，咱

们信得过。按说，你是个读报组长，天天跟报纸打交道，眼界更得宽广……”

“他呀！”窗花一旁搭了话，“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可没看见过他拿张报纸看。”

“是吗？”桂来问。

“她说得不错！”四喜子不好意思地说。

“怨不得呢。”桂来笑起来，“你没看吗？报纸上治淮河的消息，那个工程，比咱们子母河水库，大上千百倍，怎么样？顺顺当当地完成，妇女模范可也不少。要搞通思想，常看报就能见效。”

“这赖我，”四喜子说，“整天价没头没脑乱忙一气，就是没功夫看报；我这读报组长真丢人。”

“还有什么意见？”

“大的没有喽！”四喜子畅快起来，“还有芝麻大的一点儿，我就是不放心窗花她们。”

“走着瞧，”窗花说，“非给你们做个模样儿，把你们轻视妇女的老根子拔掉！”

“好吧！我把眼睛擦亮亮的，”四喜子站起来，“你俩说知心话去吧！我走了。”说完，抖搂着沙子，钻进柳丛。

“明天你们妇女队就出动，”桂来说，“你看出来没有？人们的眼睛，都在瞧着你们。”

“好吧！你甭送啦。”窗花线似的，穿过了柳子地，连蹦带跳地跑回家去。

第二天夜晚，妇女队员们悄悄在村北集合，队长白窗花分配完工作，小声嘱咐：

“咱们谁也不要声张，来个神不知鬼不觉的。”

妇女队员们钻进庄稼地，在曲折的小道上行进。头顶上叶子

搭成天棚，从空缝往上看，满天银星在闪动。到了地那头，按照分配，有的跑向河堤，有的藏在庄稼地里的豆丛下，监视着四围。

赐福老头起五更去拣粪，想到地里解手，猛然，被躲在豆丛里的妇女队员，用枪比住：

“不许动！”

赐福老头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妇女队员看清人，连忙说：

“赐福大爷，是您呀！吓着了吧？”

“好呀！你这闺女，把大爷魂都吓飞啦！”赐福老头直摸脖子。

“大爷，求您点事儿，”这个妇女队员说，“千万别叫那群人知道，省着说我们是山喜鹊。”

“我呀，”赐福老头背起粪筐，三步两步出了地头，掉过脸说，“非给你们宣传宣传不可。”

天刚亮，全村早就传遍了，这一来，人们心气更是旺盛，催促着桂来赶快走。

过了两天，鸡叫头遍，桂来领着一百多年轻小伙子，捎带着家什，趟着湿漉漉的露水，由村公所出发。桂来走在前面，大道上，只有“擦擦”的脚步声。

“走啦？”

桂来惊住了，仔细一看，由豆丛里钻出一个人，那是四喜的妹子金翠；浑身精湿，精神却非常饱满。

“瞧你湿得这个样子，”四喜心疼地说，忙着脱下一件夹袄，递给她，“穿上吧，别冻着。”

“我不穿，”金翠倒退一步，躲到垄里，“哥哥！你不是不放心我们吗？我们偏争这口气。可我也担心你，到那里惦记这惦记那，干起活来没心成。”

四喜子红涨了脸，在妹子面前，不好说什么，半天才说了一句：“我不那么没脸没皮……”

队伍走远了，四喜子忙着追上去。

河水静静地流着，两岸蝈蝈叫成一片，桂来他们一百多人上了河堤。渐渐的，模糊了影子……

桂来他们到子母河已经半月，一切都随心，四喜子也很快活。半个月的时间，看了三回电影，从省里来的曲艺队，每天下晚给他们演唱。桂来这个年轻模范，也被编成大鼓词，到各处演唱，四喜子他们也都学会了。

立秋那天，下了一场大雨，接着是牛毛细雨，一直五天才放晴。

这天吃过晌午饭，桂来和四喜子躺在白杨树下，正要睡晌觉，忽然堤坡上有人喊：

“桂来！你们村来人喽！”

桂来和四喜子跑过去，一看堤坡上，是赐福老头。

“哈哈！没想到我来吧？”赐福老头笑着问。

“大热的天，您来干什么？”四喜子不等赐福老头答话，就急着打听，“念报组没垮吧？”

“放心，一概满好，”赐福老头说，“四喜子！我倒要问你，这些日子没闹情绪？”

“这由哪儿说起，”四喜子透着不大高兴，“给自己干活，又长见识，我闹什么情绪！”

“你不知道，全村人都挂念你，你妹子更是不放心……”

“这是为什么？”四喜子简直要发火。

“全怕你闹情绪呀！”赐福老头说，“前两天，不是小雨连绵吗？怕你害怕河水出槽，惦记家里，跟桂来闹气儿。”

“我当着什么大不了的事，”四喜子笑起来，“你们真是多余操这份儿闲心。我亲眼见到，山水叫咱们水库给拘住啦！”

“这么说来，你倒没什么不舒心！”

“您这趟，真是白出两脚汗。”

“没白跑道，”赐福老头摇着头，“我还没报喜哪！”

“报喜？”桂来和四喜子齐声问。

“前天半夜，窗花逮住了一个破坏河堤的特务，听说是个不算小的反革命。窗花受了一枪，就轻轻擦掉了一块油皮儿，区上表扬咧！”赐福老头从头到尾一口气说完。

“啊！”桂来深深吐了口气，“走吧！赐福大爷！给大伙儿讲说讲说去。”

赐福老头像一个鼓动家，把这一百多小伙子的好胜心都挑引出来。四喜子举起胳膊大喊：

“咱们加油干！争取第一，要不然就没脸见这群山喜鹊啦！”

竞赛结果，桂来他们得了第一。这次竞赛，提前完成水库工程，给国家节省了好几万斤小米。

当天傍晚，桂来他们沿着运河的高堤走回来。圆圆的月亮，像一盏天灯，高挂在空际，河里散发着迷濛的水气，静静的夜里，他们的轻快的步子，在河心上得到回响。四喜子走在最后面，歪头看了一下河堤下的高粱，高粱在夜风里摇曳，爬在尖端的螃蟹，“咣咣”摔落在地上。

“站住！”

从前面河堤拐弯的高粱地里，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声音从水皮儿上震荡过来，登时，有几个人跑上河堤，挡住他们去路，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那是窗花她们。

1951 年 12 月通州潞河中学 原载《天津日报》1952 年 3 月 9 日

青枝绿叶

1

一九五一年阴历六月，是毒热毒热的天气。

从地里收工回来，互助组长春果的浅花褂子，被湿得裹在身上，一双油黑的小辫子，也热得盘在脑后。副组长宝贵跟在她身旁，嘴里含着一片谷叶子，慢慢地往回走，说：“你回去劝劝永春嫂，别让她再下地，五个月的重身子，提防累出好歹来，这是你们妇女的福利问题。”春果点着头：“是咧。”又回头嘱咐宝贵：“你多跟永春讨论讨论，今晚那技术学习充实实的；紧跟着就开展比武夺魁，省着再费一道手续——又开个动员会。”宝贵说：“好吧！我到河边玩一会儿就麻利回来。”说完，就学着布谷叫：“赶快布谷！”奔河边去了。

李满囤老婆挺着大肚子，靠着篱笆泡烟水，满脑袋汗珠子，雨点似的落在桶里，“叮叮当当”地直

响。她看清春果，笑着说：“宝贵喊你哩！”春果回头看看，宝贵早不见了，只是接连着布谷叫，满囤嫂哈哈笑起来：“你听！宝贵一劲朝你喊：‘光棍好苦！光棍好苦！’”春果也笑了，指着她脸说：“你这贫嘴老婆！”

宝贵跟春果都刚十九岁，一根蔓上两个瓜，他俩真是脸对脸长大的。前年春天，一块入了团；起初联络几家帮工搭套，辗转组织起互助组。今年三月间，春果头个成了候补党员，宝贵也填写了申请表。春果到专署参加过互助组长座谈会，宝贵在农场学习了四十天；从那时起，组里政治技术学习才有个制度。

下晚，大月亮下，村西头河高崖上，互助组技术学习完了，比武夺魁挑战正欢热。永春嫂一旁咬着薄嘴片，眨着眼睛不言语；等大家静下来，她说：“你们是家雀抬杠乱嚷嚷，春果！咱俩劈合同。”

听她这一挑战，宝贵直皱眉头，他看着春果，春果脸上一点不挂急；心里上下翻滚的，却是永春。老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还一股劲地争强，他想提出来，碍着自己是技术员，在组里大小算个头目，不好张嘴；又怕老婆顶撞他，老婆那两片薄嘴，他是服在口上，怕在心里。

永春正在为难，春果说了话：

“永春嫂，前晌不是跟你说啦，不许你再下地，留在家里干些零星活；你怎么不听话？”

永春嫂那薄片嘴抢过来：

“哟！我又不是千金之体，怎那么娇嫩！人家满囤嫂快生养啦，不是照旧下地治蚜虫！”

“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春果说，“满囤嫂从地里回来，哪回不是龇牙咧嘴！只是家里没人手，不硬强下地，地里就得

乱营。单干户跟互助组，这点就瞧出不一样。”

宝贵说：“就是呗！咱组眼下正耨四遍，大家稍微加点油，就能把你替换下来，你就该安生生地留在家里。身子骨儿是本钱，这工夫你跟它过不去，早晚它也跟你过不去。”

春果跟宝贵这一番话，说得永春嫂闭口无言；她暗里却用手拧永春。永春装出没关系的样子，说：

“她自己愿意，就依她吧！”

一个俏皮小伙子嚷起来：“永春嫂！你白机灵，我瞧得清清楚楚，永春大腿快让你拧肿啦！永春，亏你五尺男子汉，也真受得下去。”说得他们夫妻俩，脸涨得红布似的。

大多数组员都说：“留在家里吧！”“人家春果跟宝贵那话正确。”永春嫂还想争辩，春果笑着拦她：“没有你发言权啦！这是大家的决议。”宝贵说：“咱组该立下这个章程。”他瞧了一下那些不发言的年轻媳妇，“省着日后费口舌。”

夜深人静，大家回家去了。

宝贵夜晚睡在河崖上，仰着脸，瞧着天空，拉长调子，学着布谷叫：“赶快布谷！”春果刚要睡着，听见一声接连一声的“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在静静的夜里，声音非常清响。她爬起炕，到河边找着宝贵：“睡吧！别叫啦。”宝贵说：“叫几声怕什么！多好听。”春果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问他：“你心里想什么？”宝贵背过脸去，说：“想咱组哩！一个个心气这么旺盛，秋收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春果说：“咱俩更要加油，按照区委的指示，往合作社的路上引。”宝贵抢过说：“不止哩！还要朝集体农庄引；到那时节，屋里有电灯，黑夜能演电影，耕种收割有拖拉机，闲在时，坐上农庄的汽车，到北京参观参观。”春果一串铃似的笑个不住声，她推推宝贵：“你想得真是一步登天，这得慢慢来，互助组这个地基

砸结实，才能盖上高楼大厦呀！”宝贵笑着说：“有毛主席指引，有苏联的榜样，还不快当。”春果说：“互助组搞得满堂红，往上升到合作社，再到集体农庄；咱们离北京这么近便，毛主席也许抽空来看看，我想那时咱俩也不过三十上下。”宝贵说：“再过十年，你早嫁出去咧！还能老留在家里作闺女。”

春果脸红红，不言语，一个蝈蝈在邻近叫起来。

宝贵回过头：“不早啦！你回去吧。”春果站起来说：“你也睡吧！别再‘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地叫，叫得人心里不踏实；不到二十岁，就担心起这些没影的事来，谁还会眼瞧着你打光棍。”说着，就顺着小道跑走了。

过了半天，宝贵想起春果那话，故意长长地叫了一声：“光棍好苦！”可是春果早睡着了。

2

花开两朵，各折一枝。

永春夫妻散会回家，永春嫂奔村南小道走，永春说：“糊涂啦！这条道绕远。”

“你明白！啰嗦什么，走吧！”

永春听出老婆正在生气，便不再搭腔，低头跟在后面。夜晚，这条道最清静，只有他俩脚步“擦擦”的声音。永春嫂瞧着四下没人，于是雹子雨似的，数落永春：“你是座泥胎？在一旁就不帮我说话。”永春笑嘻嘻地说：“你呀！三十岁的人啦，还是小孩性情，就不知道心疼点自己。”永春嫂气哼哼地一摔袖子：“甭跟我嘻皮笑脸的！”就撇开永春，自己走了。永春在后面笑着说：“嘿！好一个三十岁的娃娃！”

永春躺在炕上，心里暗暗想道：“春果跟宝贵他俩，照顾

得真周到呀！咱平日干活没拿出十分劲，总觉自己是技术员，多干不上算，真他娘的自私脑袋！都像我这种脑袋，这辈子也走不到社会主义。”他推推永春嫂，永春嫂已经睡着；他说：“喂！你说状元红旗谁头个抢上？”永春嫂迷迷糊糊地回答：“不是宝贵就是春果。”永春说：“好！你等着瞧。”

第二天清早，永春修理一下锄杠，听宝贵哨子一响，就集合下地了。这块地坐落在运河旁边，四十亩满种棒子，眼下已是暑伏时节，花红线一缕缕地秀出来，黑绿黑绿的豆秧里，开着绛紫色的小扁花；从地里冒出闷闷的热气。地头，立着一个高大的木牌，牌上写着黑真真的字，那是这块地的爱国丰产计划。

春果一声令下，一群燕似的，大家扑向地里，起始就像一字长蛇阵，并排着向前；后来，宝贵领在头里，春果赶紧追上，永春透过叶子一看，照着手心唾口吐沫，握紧锄杠，跟了上去。

歇息时，宝贵跟永春平，宝贵让了，状元红旗插在永春地头。在遍地碧绿上面，一片艳红轻轻飘浮。

傍晚收工，永春回到家，坐在葫芦架下吃瓜，永春嫂一边放桌子，一边问：“状元红旗谁拿上啦？”永春装得不起劲，说：“你猜呢？”永春嫂说：“跑不出宝贵。”永春说：“他抢着一回。”

“那两回呢？”

“那两回呀！嘿嘿！”永春绷不住脸，拍着胸脯，“咱的。”

“你？说瞎话。”永春嫂不相信。

永春急啦：“你这个人，我什么年月骗过你！”

永春嫂知是真的，也按不住高兴：“你这可是太阳从西出来，别乐得驾起云，认不清东南西北，有本事天天保住！”

今天永春嫂特别喜欢，格外给永春炒了五个鸡蛋。

3

天麻麻亮，睡在房檐下的李满囤，早就醒过来。他伸起胳膊，敲着窗棂，吆喝他老婆：“起！”满囤嫂披上褂子，揉着眼睛，嘟念着：“谁像咱家，脸不洗饭不吃，披星戴月就下地，人家春果他们……”满囤说：“你就会说泄气话，这时劳累劳累，看秋天咱那庄稼！春果他们眼下是挺欢热，鸡多不下蛋，不定搞出什么名堂！”满囤嫂还想说两句，满囤说，“走吧！亲娘总是疼亲儿，自己耕种顶牢靠。”说着，就直奔河边那五亩棉花地。

水灵灵的棉花，自从上了蚜虫，就像秋霜打过；枝上叶上，一层层地爬满蚜虫。满囤一看，登时青筋暴起，眼睛瞪得滴溜圆，提起一桶烟梗水，生牛似的奔向一垄。满囤嫂累得站在地头，扶着扁担，大口喘气。

太阳露头，地里冒白气，春果互助组也下地来了。宝贵喊着：“满囤哥！你们两口子真卖命啊！挑灯夜战！”满囤抬起头，笑笑没言语。春果说：“大嫂快坐月子啦！应该多歇歇。”满囤嫂用袄袖擦把汗，刚要说：“从鸡叫……”满囤瞪她一眼，就憋了回去。

互助组歇头歇，满囤地里还不声不响治蚜虫。春果对宝贵说：“满囤嫂实在够累啦！叫她过来歇歇吧！”宝贵说：“满囤哥怕不高兴。”春果说：“咱俩去。”

他俩刚直起腰，那边突然吵得热窑似的。满囤蹦跳着，骂他老婆：“懒骨头，我说瞧不见你，原来坐在垄里偷懒！”

满囤嫂坐在地上，嚷叫着：“谁偷懒呀！打鸡叫干到现在，歇会儿都不让，你是成心把我折磨死。”

满囤还是直劲吆喝：“起来！”满囤嫂说：“我就不起！”满囤说：“不起也得起！”说着动手就扯，满囤嫂也打起千斤坠。

春果跟宝贵赶来了，宝贵把满囤推推搡搡拦在一边。春果说：“满囤哥！你就是老煤油桶——点火就着的脾气。累得慌就歇歇，两口子还能动不动就粗脖子红脸！”

满囤说：“春果大妹子，你看：棉花让蚜虫缠得打蔫，不紧着治就要完蛋；她一死要歇着。歇！秋后你他妈拿筷子支起上膛，坐在房脊上喝西北风！”

春果说：“蛤蟆跳三跳，还要歇一歇。大嫂没几天就要坐月子，真累出好歹，你的急处更大。”

满囤嫂鼻头一酸，眼圈儿一红，朝着春果诉起苦情：

“春果大妹子！人家永春媳妇多福气，刚五个月就不下地，我好苦呀！”眼泪“劈嗒啪嗒”落在衣襟上。

满囤蹲在一边，闷着头，一锅一锅地吸起旱烟。在浸过烟水的棉杈上，蚜虫又露出来了。……

吃晌饭时，满囤嫂端上香喷喷的菜汤，黄灿灿的饼子，摆在满囤面前；满囤叼着烟袋：“吧嗒！吧嗒！”其实烟叶儿已经烧成灰末末了。满囤嫂说：“吃饭吧！”满囤说：“你说，咱的棉花咋办呀？”满囤嫂说：“大热天，别急出毛病来；过晌我还跟你下地。”满囤摇摇头：“甭啦！你也该歇几天了。我想跟王富家借把喷壶，使唤这个物件，快当得多。”满囤嫂说：“那个小气鬼，你还去找他！春果他们有三把呢！不是张手就借来。”满囤说：“王富小气也要分跟谁，跟咱不会。”吃过饭，他便去借，半晌光景，空手回来了。

满囤嫂说：“我说他不借，你还偏去碰钉子。”满囤说：“这家伙日子越过越旺，却变得不懂情面，咱家的东西，永远

不许借他！”

晚上，满囤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棉花上的蚜虫，像是钻进他的心窝里。坐起来，想去找宝贵，几次三番又躺下：“春天劝咱参加互助组，咱一死不肯，说是单挑鞭满顶；人家表面不露，心里可记下哩，眼下出了难题，再去找人家帮忙，咱脸往哪搁呀！”

蚜虫在他心口窝爬呀爬，躺不是，坐不是。屋里满囤嫂说：“把被子盖严实，留心房檐风。”满囤说：“你怎么也没睡呀？”满囤嫂笑着说：“我都睡醒一觉哩！”满囤抬头一看，后明星已经有些偏西，村里叫驴“吼吼”地叫，已经是半夜了。

满囤硬着头皮，来到河崖，宝贵睡得正香甜；满囤把他叫醒，宝贵说：“你还没睡！”满囤叹口气说：“火烧眉毛尖，还会安心睡觉！棉花眼看要完蛋啦！你给想个法子。”宝贵说：“俺家存着鱼藤粉，你再找点煤油，咱俩起个五更，赶紧配药。”满囤笑咧开嘴：“好咧！你安心睡，傍晚时分我来喊你。”宝贵说：“你要忙碌不过来，俺组给你拨两工。”满囤笑着说：“你真把我看扁啦！五亩棉花再整治不了，那真对不起每天三顿饱啦；兄弟！不是大哥吹牛皮，论力气你还得赶个三年五载的。”满囤那股愁闷，好像雨过天晴，他乐颠颠地回到房檐下，脊梁骨贴墙，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

4

六月六，看谷秀。

满囤家河边的棉花，好像一丛丛树棵子，四外伸满枝桠，一朵朵淡粉色的花，夜里开得遍地全是。

满囤坐在地边，眼睛眯成一条线，烟袋不离嘴，眼睛不离棉花。赶着胶皮轱辘车的宝贵，路过这里，在半空打了个响

鞭，满囤“机灵”清醒过来。宝贵说：“我看你都着迷啦！棉花长得不错，大傻瓜熟落地，真是人财两旺。”满囤从嘴里拔出烟袋，笑着说：“棉花是比往年强些，心里多少凉快点。你配的药真灵验，立秋那天请你吃饺子。”宝贵说：“等大嫂养个胖娃娃，满月喝喜酒吧！”满囤说：“好咧！你套车上哪？”宝贵抓紧缰绳，把牲口拦住：“眼下挂锄啦，河西修工厂，拌三合土用白沙，我这是出车拉沙子。”满囤咂着嘴：“出一个月车，干落也是笔大钱。那些人呢？”宝贵说：“盖场房哪！秋后组里家具多啦，又摊些公份，得有个妥帖地间存放；再说三九天，组里开个会，学习政治技术，都要占屋子。三五天就上梁，过后到工厂包上半月临时工。”

傍晚，漫天黑云下来了，小风清凉地吹着，庄稼叶子唰啦唰啦地响，满囤赶忙往回走，嘴里打着口哨。村里，小孩们蹦蹦跳着，唱：“大下小下，下到今几个明几个，淅沥沥，哗啦啦，扁豆角，架黄瓜……”满囤说：“下吧！六月连阴吃饱饭，一滴雨点一粒粮食。”

大雨瓢泼似的，从傍晚到天黑，还是不止。满囤嫂躺在炕上，肚子疼得哼哼着，对坐在旁边的满囤说：“快啦！请收生员去吧！”满囤推开门，大雨就像开了锅，震耳响，道上伸手不见掌；他往前跑着，差点跟前边的人撞个满怀，一个女人“呀！”了一声，满囤被人揪住。

“谁？”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满囤。你是春果吧？”

春果松了手，忙问：“大嫂要生养吧？我们跑来帮帮忙。”满囤说：“正躺炕上哼哼哩！”刚才“呀！”了一声的女人，“咯咯”笑起来，满囤听出是永春嫂的声音，心里热辣辣的：“弟妹！黑更半夜大雨天，辛苦你啦！”说着，把身上的麻袋

披在她俩身上，自己却顶着大雨，去请收生员。

好半天，春果跟永春嫂在外间屋，听见屋里孩子“哇哇”哭出声来。永春嫂笑着说：“满囤哥！恭喜恭喜。”满囤笑了，大嘴咧得瓢似的，连说：“大家同喜……”

这时雨住了，满天星斗，月亮像盏灯，照亮了院子。满囤推门一看，登时眉头皱起来，刚才那张笑脸，抹上一层青灰。春果说：“雨一住，腰花^①存水，清早太阳一晒，就得烂掉啦。”满囤说：“就是呗！种棉花顶怕夜雨脱桃。那七亩高粱站在迎风口，准吹得东倒西歪，地带又洼，垄里雨水没脚腕；又要赶紧得排水，又要忙着收拾，唉……”两手捧着脑袋，坐在锅台上叹气。

满囤嫂在屋里清醒着，有气无力地说：“趁着月亮天，还不麻利下地！唉！都怨你……眼瞧着庄稼受害救不了。……”

满囤从屋角拿起铁锨要走，春果拦住说：“你伺候大嫂吧！”满囤站住脚，扶着铁锨，说：“那地里呢？……”春果说：“甭愁。明天让宝贵他们去拾掇棉花，他有办法。高粱地也帮你收拾。”满囤一听，眉眼舒展开了，可是又一想，满腔高兴憋回去：“春果，你知道我日子不富裕，这些人的工钱真掏不起，青黄不接，管饭都犯难。……”

“不用！”春果摆着手，“写在借工账上，眼下欠工，秋收时还工。”“好咧！”满囤笑了。

“还是互助组好哟！”屋里满囤嫂眼睛漂着泪花。……

① 棉枝杈上开花有三种：尖花、腰花和底花。腰花就是棉枝杈上中腰里的花。

5

清早，李满囤睁开眼，从棉花地的窝棚里走出来，到河旁洗洗脸，就回家去做饭。迎面，宝贵赶着大车，小伙子们坐得满满当当。“干吗去呀？”满囤问。宝贵说：“到河西做工去，你的棉花怎样啦？”满囤说：“亏得你跟他们几个帮忙拾掇，棉桃结得压颤枝。”宝贵说：“棉花是宗细水长流的活，够你们两口子忙碌的。”满囤笑着说：“只要丰收，日子好过，累点倒不怕。”宝贵一摇红缨鞭，大车过桥到河西了。

满囤家的烟囱刚冒烟，春果带着妇女们，已经下地了。

半月过去，小雨淅沥淅沥下个不住。好容易盼个晴天，永春套上车，进城到医院给老婆检查胎位。春果去找宝贵：“趁着好天，咱俩也进趟城吧！”于是他俩追在车后，坐在车厢上一同去了。

满囤嫂苍白着脸，给满囤送饭，看见永春嫂坐在车上，头上打着旱伞，喊道：“他永春婶！出门上哪呀？”永春嫂笑着回答：“到医院检查去。”满囤嫂说：“你真福气哟！”永春嫂说：“都是春果摆弄我，说实在的我真害怕。”满囤嫂又问春果跟宝贵：“人家两口子检查去，你俩凑什么热闹？”宝贵眨着眼，说：“嘿！俩警卫员陪着，走起来多威势！”春果说：“听他胡扯！眼看就要秋收，进城买些家什。”满囤嫂说：“你们河边那四十亩棒子，秧子小树似的，镰刀不锋利，非得崩刃。”又低声对满囤说：“人家那棒子，一棵秧三两个歪歪着，真是聚宝盆。”

傍晚，大车回来了，车上装着笆筐席篓，还有杈把镰刀；永春嫂挤到车头，春果跟永春坐在两边车辕，宝贵好神气，骑

着一头大青骡子，跟在后头。满囤嫂老远就喊：“嘿！买来这些东西。”满囤眼尖，早瞧见那头大青骡子，连跑带颠跑过来；拉住笼头，掰开嘴岔：“嘿！六口正当年。”宝贵说：“一百六十万，贵不贵？”满囤说：“便宜。这骡子身挺四胯都好，你俩眼力不差。”满囤嫂看见骡子，叫嚷起来：“唉哟！瞧这大青骡子，真是龙种；秋上一点急甬着。”满囤问：“每家摊几石粮食？”春果说：“半点没掏，用的是那半月工钱。”

车走远了，满囤望着那头膘肥腿壮的大青骡子，露出话口：“还是人家呀！……”

6

满囤整天长在地里，一点捞不着闲空；晌午回到家，从满囤嫂怀里接过肉头肉脑的胖儿子——儿子名叫双旺，取得是人财两旺的吉利——亲亲胖脸蛋，抽袋黄烟，自自在在地坐在桌旁，喝起汤来。

吃到半中腰，宝贵来了，满囤赶忙让坐：“尝尝！煎饼卷大葱，吃个新鲜。”宝贵说：“麻利吃吧！回头咱俩看看你那高粱去。”满囤瞪眼问：“高粱怎啦？”宝贵说：“你这家伙真偏心眼，一心扑在棉花上，就不去照看照看高粱。我打地头路过，一大群鸡正吃豆角，再往里一看，青草夺垄，野猫乱串；你是顾脸不顾屁股。”满囤已经吃不安心，把碗一推，筷子一撂：“不吃啦！赶紧瞧瞧去。”说着，也不穿褂子，光着脊梁奔高粱地去了。

回来时，满囤眉毛锁个蛋，瓮声瓮气地对满囤嫂说：“过晌你也下地去吧！”满囤嫂说：“孩子呢？”满囤说：“搁家。”满囤嫂说：“他是五岁六岁，放他满处跑，刚刚出满月，撂在

家里不是找吓着。”满囤拧着脖子喊：“你是想躲懒，拿孩子当倚障。”满囤嫂“拍！”把筷子摔在桌上，吵起来：“胡说！老街旧坊谁不知道我勤俭，炕上地下哪样干的比你少！不是我，你能挑起这份家当！”这一叫喊，一个多月的双旺，两手一抓，咧嘴哭起来。

春果听见声音跑过来，把满囤嫂劝到她家；春果抱起孩子，对满囤说：“刚出月的娃娃，你就想摔打他，还早哩！”满囤赶忙解释：“孩子是眼珠，咱会不疼！可也不能光顾人旺，财不旺呀！真要是那七亩高粱收不下粮食，日子还是过得紧。”春果说：“这就是自家人手少的难处，我给想想法子看看吧！”满囤追着送出门，连说：“那真谢谢你哩！”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满囤嫂抱孩子回来了，脸上绷不住喜欢。满囤忙问：“春果给想了什么办法？”满囤嫂说：“把孩子搁家。”满囤说：“那不像话。”满囤嫂“噗哧”乐啦：“那真不像句人话。春果说，把孩子交给他们托儿所，秋后给老太太缝缝连连，换工互助。”满囤喜得点头：“互助组真搭帮咱家，这才是两全其美。”满囤嫂说：“参加互助组更美。”满囤说：“再瞧瞧，秋忙帮工倒合算。”满囤嫂撇撇嘴：“你又瞧上那头大青骡子，跟那辆汽胶车；人家宝贵跟春果是机灵里挑出的，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能白白叫你占便宜？”满囤说：“碰碰试试，碰上是运气，碰不上拉倒。”满囤嫂说：“没脸没皮，没羞没臊。”

晚上，民兵下地护青，宝贵背枪往河边去。满囤早在路旁等候，一把拉住他：“跟你提件事。眼看收秋了，我想跟你们组帮工，你掂量掂量……”宝贵想了想，说：“行啊！只是骡马车辆都要合工，实在麻烦。”满囤说：“我也有头小驴，都甭算工。”宝贵说：“那不行，大家不能吃亏呀！”

宝贵刚走，春果背着枪又来了，满囤又跟她念叨一遍，春果说：“让大家吃亏，这话说不出口；你不用三心两意，爽得加入互助组吧！”满囤不言声，蹲在道边发愣。

二更天，春果在地当间碰见宝贵：“坐下，咱俩商量商量满囤的事。”宝贵靠她旁边，坐在豆丛下，说：“满囤真不嫌寒碜，像这找便宜的话，也说得出口。”春果说：“满囤肚子里的小算盘，正紧着算账！话里话外，透着对互助组眼热，咱们该找他谈谈。”宝贵说：“谁去？”春果说：“咱俩呗！”

第二天下晚，春果跟宝贵去找满囤，坐在他窝棚外边，说到小半夜，宝贵困得直打哈欠。春果问满囤：“想得怎样啦？”满囤脸上挺为难，嘴张得老大，只是一劲：“这这……”他百年不遇有点结巴，这工夫，却当做台阶装起来。

宝贵跟春果往回走，宝贵说：“满囤这家伙心眼太杂。”春果说：“他肚里算盘还拨着，容他算完账，自会找上门来。”

7

七月末尾……

宝贵被批准为候补共产党员，还有几个姑娘小伙子，被吸收为青年团员。永春提议：“这是咱组一件大喜事，一定要热闹热闹。”永春嫂拖着快到月的重身子，提着柳条篮，找来香瓜和早熟的葡萄，地点在场房前头。

宝贵跟那几个新团员，穿着年节的新衣裳；春果也穿上新缝的碎花褂子，辫子插着两枝浓香的桂花，黑红的脸上挂着喜气，今天她是主席。

永春把香瓜葡萄摆在当间，说：“吃吧！大喜兴的日子，欢喜欢喜。”春果说：“大家吃着，也甭拘束；今天给宝贵他

们提提优缺点，日后他们好改正。”宝贵说：“咱是党员哩！就得严格着点；平日里的错误，瞒不过大家的眼睛。提吧！越多咱越高兴。”

春果掌握着，一直到月亮西斜才散会。春果说：“咱组今天迎来个大喜，明天动手收秋，再来个出门见喜。”

永春两口子回到家，永春说：“本想吃吃喝喝，不料想开个批评会，党员就是跟咱不同。”永春嫂瞪他一眼，说：“平时你是瞎子，咱组不是春果跟宝贵两个党员领导，会有这大成绩！”永春拍着凉洼洼的心口窝，说：“这话不错。称锤压千斤，人小骨头重，别看春果、宝贵在组里顶年轻，领导得实在不差。瞧咱组那棒子豆子，真是压倒往年。”永春嫂抱怨起来：“早不赶晚不赶，偏偏赶到收秋重身子，关在笼里见不着天，捞不着下地砍高粱掰棒子。”

永春笑着说：“嘿！嘴撅得都能拴头驴，不管你怎么生气，反正不让你下地。”永春嫂说：“瞧着吧！我跑到地头坐着去，也不在家闷着。”

第二天，月亮挂在东南天角上，趁着天气凉爽，互助组要下地抢割。宝贵的哨子，一紧一慢地吹着，男男女女带着镰刀，小跑着到大场集合。

永春嫂提着水壶，头前来到地头，她瞧着那棒子，红澄澄的一尺多长，长在青竹竿似的秆上。她手心痒痒着，可是组长不准她拿镰刀。她抱怨起永春……

宝贵跑进场，组员已经到齐，只差还工的满囤没来；永春拉着那头大青骡子，正在套车。宝贵说：“喜歌念在头里，今年咱组是五谷丰登，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等算出数目，就写信给毛主席报喜。……”永春套上车，一旁接过下语：“告诉毛主席，咱组是青枝绿叶，俺那组长春果、宝贵，是两朵盛

开的大红花，互助组好比台阶，咱们是登着台阶一步一步朝社会主义走。有毛主席教导，咱农民是万年长青！”

春果跳上土堆，在出发前讲几句话，大家静下来。……

哨子响时，满囤正跟老婆商量，满囤嫂说：“爽爽快快说出来，加入吧！”满囤说：“这不是玩闹，再瞧瞧。”满囤嫂用指头戳了一下他脑袋：“瞧个甚？在组的家家比咱强；宝贵眼下又入了党，有春果跟他领导着，还不是年年兴旺。”满囤想了一阵，说：“那就入呗！”满囤嫂说：“今天就跟春果说，想加入的不少咧！咱们抢个早。”满囤点头：“是咧！”满囤走出门外，满囤嫂放心不下，又追出去，连连叮咛：“一定说啊！别不敢张嘴。”满囤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三岁的娃娃，用得着一再嘱咐，不嫌絮叨！”

满囤到场里，春果讲话正在收尾，他心头“怦！怦！”直跳，沉下气来听，春果那清脆的嗓子，正说：

“要想年年五谷丰登，家家人财两旺，那就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组织起来……”

北斗星当头照着，闪着长长的白光。……

1952年7月儒林村—潞河中学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2年9月5日
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出版《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三册

摆渡口

1

俞青林家住在河边堤拐角，牛腿高粱秫秸的篱笆，围着三间矮矮的土房；院子里有一棵歪脖枣树，青枣子结得压颤枝。夜里下着瓢泼大雨，傍晚时分才停住；篱笆湿漉漉的，冒着一股潮气，十几只白白的鸭子，在院子里摇摇摆摆地叫着。

青林拿着根青秫秸棒，光着膀子赤着脚板，把鸭子往河里赶。太阳从东山露出头来，照得河面冒着金光，河水白飘飘地涨着，往河边洼沟里流串；一只大木船，拴在摆渡口的桩子上，在水皮上面漂浮着。

一辆载重大汽车，装满货品，从公路跑来；到了河边，跟车的小伙子朝青林喊：“劳驾给喊声管船的，把船摆过去。”青林子说：“甭啦！我来摆。”跟车的看不起他，假装没听清，还是直劲喊：“喂！辛苦一趟，给找下管船的。”青林子笑着对跟车的说：

“你别把人瞧扁喽！靠河边长大的孩子，使船跟玩灯似的。”青林子跑过去解绳子，拿起篙头轻轻一点，船就离开河岸。

汽车上船，跟车的一瞧青林子：瘦瘦的细高挑，满脸的孩子气，往大处猜也不过十七八岁。于是叮咛着：“小兄弟！稳重点，这是给合作社运的农具。”青林一听，把篙头从水里提出来。扒着车厢一看：新式步犁，手摇铡草机，收秋用的镰刀席篓；青林馋得吐舌头，看个不够。

船顺流朝下去，跟车的急得喊：

“好兄弟哩！翻船啦。”

“瞧你这大胆子。”青林说着，篙头一挂，黑红的胳膊一用劲，船斜着奔河边去，连着几回，就抛锚靠岸了。

跟车的拍着他肩膀：“小兄弟！本领真高，回来还找你。”

青林说：“你们得赶快回来，傍晚河里水流急浪头猛，容易翻船出危险，不让摆。”

跟车的问他姓名，给了河钱，青林送到管船老张的小屋里；老张到现在还睡得死死的。

支书关山清早起拾粪，看见青林正摆船，对抱柴做饭的青林娘说：“大嫂你看！青林子多鹰鹞。”

青林娘眨着红眼圈，看了看说：“十八大小子，还是那么孩子气，白胡子盘三遭，也甭想找着媳妇。”

关山把粪筐撂下说：“青林地里顶上一条大汉子，学习更是拿着红旗，跑到头里；前程出息着哩！怎会耍光棍？”

青林娘喜得眉开眼笑，朝着光膀子的青林喊：

“洗脸来，该吃饭咧。”

村里，家家烟囱冒起淡白的炊烟，在半空像一团雾；清爽的风儿吹过来，烟雾渐渐飘散，露出瓦蓝瓦蓝的天空。

2

起响，河水还是涨着，漫滩上房檐高的野麻，渐渐地被淹没；浪头在野麻上翻起筋斗。

三两只银白的水鸭子，从空中跌下来，肚皮擦着水面，一道闪似的飞走了。

青林站在堤上，朝远处瞭望，只是不见汽车的影子。管船的老张，把大船拉得靠堤，用铁索紧紧地拴在柳树上。青林说：“老张！有辆汽车还没过河呢！你等摆过去再拴船。”老张梗着脖子：“你敢情躺着说话不腰疼，船翻了你不管。让他候两天吧，水归岸再回去。”

青林还是伸着脖子张望，忽然肩膀被拍了一下，回头看，原来是支书关山，他们的互助组长。关山说：“快下地吧！大伙等你念报呢。”青林二话没说，回家扛起锄，撒腿就往地里跑。

在地里，隔着青纱帐，青林听见汽车隆隆的声音。他站起来，站在一座土岗上翘脚看，关山笑嘻嘻地逗趣：“青林子！不到三更半夜，牛郎望不着织女。”青林红涨脸，急着分辩：“清早您不是瞧见，有辆汽车是我摆过去的；回来时还是满载，大船上索风浪又大，真叫人替他们着急。”别的组员说：“管船老张也许没回家。还是喝碗枣叶茶，歇会儿吧！”

汽车上满载着整麻袋的黄豆。上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一只手抓着扎绳，一只手打着旱伞，随着汽车的颠簸，身子来回摇摆着，两只油亮的短辫子，震动得跳起来。

跟车的一见大船上了索，跑到小屋里找管船的，屋里空空的连炕席都卷走了。跟车的急得滴溜转，瞧着半里长的河面，

一团团的浪头，惊牛似的水流，脑袋直冒油。

离摆渡口不远，有两个人在树荫下歇凉。一个叫王福亮，是个“瞎摸海”，跑到河边来歇午，一下睡过劲，就懒得再下地；那个叫李有福，是村里单干典型，外号叫“财迷李”，皱着眉头来看水。

王福亮指着那辆汽车，对李有福说：“你瞧！那跟车的直转磨，咱俩敲他一下怎么样？”李有福摆着脑袋：“我可不敢。大水漫天，凭咱俩这点本领，摆个大汽车，出了差错，这个罪过担不起。”王福亮挤着鼻子：“不要紧，咱俩沉住气，顺流掌舵，不会出事的。”李有福心里有些活动，但说：“三万块钱真不值当，提心吊胆摆过去，让老张知道，还得没屁股没脸挨顿骂。”王福亮挖苦地说：“你真是傻小子，这节骨眼儿上，他们还不给个大价钱吗？”李有福说：“好吧，你把他喊过来吧。”王福亮说：“别忙，等他找咱来。你瞧，他来啦！”

“喂！劳驾，”跟车的走近来，像是嗓子眼发干，喝下口清泉水，连忙招呼，“您给找下管船的。”

李有福站起来，一点不带瞌睡的样子，摆着手说：

“管船的不在，回家啦！”

“那辛苦您一趟，给找找俞青林。”

听跟车的指名点姓，李有福瞪了眼，王福亮赶忙过来，说：“谁知道他上哪块地去啦！瞧你蝎子螫着似的，俺俩给摆过去。”

“车上是国家的粮食，不是玩闹的。”

王福亮一拍胸脯说：“嘿！河边住的大人孩子，使船是家常便饭。”跟车的想起俞青林早上的话，就说：“那就摆吧！”

王福亮说：“咱丑话说在头里，河钱得多加；这一趟半里开外，实在够累。”跟车的连连答应：“行行！摆过去给六

万。”王福亮装出行家的派头，吆喝：

“铺跳板，汽车上船。有福掌舵！”

李有福心里直敲鼓，哆哆嗦嗦地上了船。

一只青蛙“哇哇！”地叫了两声，跳到河里；霎时间，又露出头，瞪着鼓溜溜的眼睛，盯住这俩家伙。……

3

大船解开铁索，就像脱缰的野马，一直顺流下去；浪头追着船屁股，紧紧地顶撞着，溅起无数的水点子。

李有福掌着舵，左拨右拨，大船却不老老实实听从摆布。王福亮用篙头一试，已经找不着河底，他心里打个寒噤；他一瞧跟车的，急得直瞪眼，心说：“八成要出危险，跑吧！”找个空子，“噗通！”一个猛子不见了，篙头也跟着漂走。

李有福也想跳下去，跟车的就站在他背后，不错眼地盯着，司机和那小姑娘，也站在他两旁。李有福心里跟油煎似的：“唉！没打着狐狸反倒惹身骚……”他咬着嘴唇，脸色青白，黄豆粒大冷汗珠子往外冒，猛一合眼，向水里扎下；小姑娘想伸手抓住他，李有福的褂子开了花，他来个仙人脱衣，“咕噜！”沉入水底。

小姑娘身不由己，也掉到水里，跟车的急得直冒火，小姑娘却挣扎着从水里探出身子，双手扒着船帮，跟车的伸手拉上来；小姑娘苍白着脸，胸脯一起一伏。

司机铁青着脸：“甭慌！我来掌舵。”

大船像一片树叶，在河里转起圈子。……

这时，小姑娘看见岸上地里有人，她扯开嗓子喊：

“救船来呀！汽车载着国家的粮食！”

话刚落音，一个小伙子像离弦的弹子似的跑来；跟着，男男女女也追在后面。……

支书关山说：“鸡多不下蛋，我跟青林子下去。”说着就跳下水，一个浪头把他按下去。

跟车的瞧见是青林，喜得喊：

“小兄弟！把那两个坏蛋抓住。”

青林一看，王福亮李有福正靠着堤喘气，青林黑眼睛瞪得溜溜圆，晃着水奔他俩去，那俩家伙吓得往堤上爬，青林一只手抓一只脚，就往深处扯；两个“妈呀！妈呀！”叫起来。关山回头喊：“青林子！放开他俩，赶紧推船来。”青林狠狠地说：“过一会再收拾你们！”就松开手，向大船那里游去。

关山掌着舵，青林推着船，不到一会，就到对岸了。跟车的拥抱着青林：“好兄弟！多亏你那跟位老叔，国家财产没受到损失。”司机掏出十万块钱：“辛苦您俩，留着买点酒喝，压压惊。”关山立刻攥住他的手往对方的口袋里塞进去，说：“同志！爱护国家财物是大伙的事，难道还该要酬劳吗？”司机心里热辣辣的，嘴唇激情地抖动着，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们紧紧地握着手。

太阳已经落山，映起一片晚霞，晚霞笼罩着他们，像是满身披红。

4

小姑娘躲在一片麻地里，脱下褂子拧着水，圆圆的麻叶，挤得严严实实，把她深深地藏在里面。

汽车扇起烟，发出“嗡嗡”的声响。跟车的喊：“喂！那位姑娘上车吧。”她急忙穿上衣裳走出来；瞧瞧天色，眉头皱

个疙瘩：“到北京太晚啦！怕找不着。”

“到北京有什么急事？”青林问。

“俺哥哥从朝鲜调回来休养，去看望看望。”小姑娘愁起来，“人生地不熟，一时半会怕找不着。衣裳又湿着……”

青林看去，她的裤子直滴水点。他鼓足勇气，不让脸发红，说：“住俺家吧！”

小姑娘很欢喜：“那就搅一宿咧！”

晚上，青林抱着杆枪，坐在堤上放哨。小姑娘换下湿衣裳，穿上青林娘新缝的老毛蓝裤褂；她拿着个蒲团上堤，河风扫过来，把肥大的裤褂吹得鼓蓬蓬，身上“嗖！”地一股凉气，她赶忙坐下。青林朝她笑了笑。

白茫茫的天河，静静地躺在湛蓝的天空中，两岸无数的星星在蹦跳着。

“你叫俞青林，今年十八，青年团员是不是？”小姑娘问。

“嗯。”青林回答，“你怎么知道？”

“问大娘来着。”

“你呢？”

小姑娘一点不封建：“俺叫李春兰，今年十七咧！春三月参加青年团，东榆林庄的。”

“你家老少几口？参加互助组没？”青林大胆地往下问。

“跟爹娘嫂嫂过日子，俺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春兰眨眨眼，“你们村里，还没有吧！得慢慢来。”

青林不服气：“完秋看！俺组准改成生产合作社；这真是瓜熟落地，一点不是半生不熟。”

静。

忽然，村里孩子们嚷嚷：“走哇！到葡萄架底下听哭的去。”春兰问：“怎么回事？”青林说：“今天是七月七，不是

牛郎织女天河相会吗？’

春兰笑了，脸红红的。

第二天清早，春兰吃完烙饼摊鸡蛋，青林送她上汽车，汽车站上挤满人群，春兰对青林说：“回去吧！”青林脸上挺为难，站在道上不动。春兰红着脸说：“你跟大娘待人真亲热，完秋来看你们，住些日子。”

青林嘴角挂着笑，喜兴兴地回家了。

清清的河水，哗啦啦地向南流着。摆渡口的大船，载着人马车辆，船_伏大声吆喝着：“咳哟！……”

肥沃的土地里，冒着呛鼻的清香，传出一阵阵嘹亮的村歌。

1952 年 8 月通州潞河中学 原载《天津日报》1952 年 8 月 12 日

转载《人民文学》1952 年第 10 期

大青骡子

1

一群家雀，躲在院墙外榆树上的窝里，亮晶晶的圆眼睛，滴溜溜地望着天空；天空像一张绷得紧紧的黑帐棚，有几点雨花飘落着。

从天边的黑云层里，钻出一只山喜鹊，像夜晚的一道流星，斜投在这棵老榆树上，吓得麻雀“叽叽喳喳”一阵乱噪噪。

桑老奶奶站在榆树下，“咕！咕！”地叫鸡，十几只鸡在场里找烂高粱粒吃，桑老奶奶叫干嗓子，照旧不挪动。她生气了，拣起一根榆树枝子，便追赶起来，鸡子在秋天吃得肥囊囊的，摇摇摆摆跑得不利落，秋雨声在背后响起来。

秋雨下起来了。桑老奶奶把鸡赶进棚子，回到北屋盘腿坐在炕上，张着嘴喘气。

房檐“稀哩哗啦”地流着水，在影壁旁边拧个

漩子，潺潺地从阴沟流到院墙外，影壁后头那一簇矮小的洋槐，被秋雨浇得弯着腰。

忽然，有个老太太顶着锅盖，一拐一拐地跑来了。桑老奶奶脸贴着玻璃窗，看清是她的亲家婆；她赶忙喊：

“亲家！快进来避雨吧！”

亲家婆跑进屋子，冷得直打寒噤。桑老奶奶从吊竿上拉下手巾，送过去：“擦擦吧！上炕暖暖，好不容易赶上这个天气，咱老姐妹俩可该唠叨唠叨啦！”说着，便从炕角拿过烟筐箩。

亲家婆把烟袋拦下，深深吐口气：“老姐姐！俺家正忙碌着，找不出闲空陪您坐坐，等到三九天，再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俺顶雨来，是想求您一件事……”桑老奶奶笑着说：“说吧！儿女亲家，还说什么求不求的。”亲家婆发愁地说：“俺家的豆子还晾在地里，这场秋雨准给浇烂喽！俺想顶雨拉回来。……”

“好咧！”桑老奶奶抢着答应，“等您亲家放牲口回来，俺老两口子就紧着去。”

“不是。”亲家婆连连摇着小疙瘩髻，“俺家人手足够，就是缺牲口；那头黑^牯子太慢，就像屎克螂推粪蛋，半晌拉不回一车。全家急得眼蓝，您闺女……”她脸红红，瞟瞟桑老奶奶，“您闺女就打发我来，借您家这头大青骡子。”

桑老奶奶笑着说：“好吧！您亲家把牲口从河滩拉回来，就登时给您牵去。今天赶上下雨，社里不用骡子。”亲家婆站起来，满脸挂笑地说：“谢谢您，过会儿我来牵。”桑老奶奶说：“甬啦！让您亲家给牵去吧，泥水浆汤的，省着您再来回跑。”亲家婆笑着顶起锅盖，又拐拐地走了。

桑老奶奶送到外间屋，手扶着门框，朝大道上望望，雨水

顺着车道沟“哗哗”地流，在电洼坑里鼓起白沫沫。

她纳闷：“老头子怎么还不回来？八成是躲在场房里闲扯呢！”她从锅台上拿起斗笠，刚想顶雨去找，这时就听见院墙外，桑贵老头正跟亲家婆说话：

“亲家！雨天有甚么忙碌的，怎么不多坐会儿？”

“不啦！”亲家婆笑着说，“您怎么光着脊梁呀！不怕受秋寒？”

桑贵老头“嘿嘿”笑起来：“咱老骨头硬朗，秋雨浇浇更结实。咱受点委屈倒不怕，可不能让傻青淋个好歹，这头大青骡子是俺社里的珍珠宝贝。”

“啊！啊……”亲家婆结结巴巴地应声着，赶忙走了。

桑老奶奶听老伴光着膀子，顾不得秋雨淋，颠颠跑出去了。一边直唠叨：“你半疯啦！秋雨天脱光脊梁，大棉袄淋湿再晒，干吗这么小气！……”

她走到院墙外，眼睛吓得发花：老伴笑呵呵的，抹着山羊胡子上的水珠，脊梁背上，一串串的流着雨水；那件里面儿三新的大棉袄，披在大青骡子背上。大青骡子仰着头，紧紧地站在桑贵老头旁边，皮笼头上的红缨缨，像是秋雨里一朵艳红的鸡冠花。

2

早晨，白窗纸上，刚迷迷糊糊透出窗棂，桑贵老头用腰带缠紧棉袄，把大青骡子拉出棚来，到井台饮饮，就到大场套车去了。

大青骡子拉着沉重的铁瓦车，跟车的小伙子坐在车厢上，桑贵老头摇起大鞭：“嘎啦啦！”像是出门见喜的一串鞭炮，

铁瓦车随着渐渐消散的声音，跑向光秃秃的野地。几只田鼠，在豆铺儿里钻着。

天气阴沉沉，铁瓦车在格巴巴的硬泥道上，一趟一趟地来回运着，豆铺儿堆得塔高塔高，桑贵老头坐在车辕上，怀抱着红缨皮鞭，头上冒出一层汗珠。

前面有辆牛车，摇摇摆摆地走着。一堆一堆的豆枝子，从车上落下来，一个女人跟在车后头，落一枝就连忙弯腰拾一枝，然后再扔在车上。

桑贵老头喊：“喂！劳驾让让道，秋雨要来啦！”大青骡子听话地摇摇耳朵，放开四蹄，一霎间就追上牛车，后面的几辆汽胶和花轱辘，也追赶上来。

“爹！”

桑贵老头看清是闺女，笑着问：“你们拉几车啦？”闺女脸上干巴着尘土，说：“从鸡叫到这时分，总共拉三趟，黑牯子太慢，俺那几个小姑子，都用麻绳背呢！”桑贵老头歪头看，果然在漫天野地上，有几个黑点点。

他把铁瓦车开过去了，直奔村头大场。

“拉完了吧？老叔。”关主任站在破墙头上问。

“完啦！那几辆是瘸羊跟在后头。”

“回家吃饭去吧！”

吃完早饭，天不破晴也没落雨，桑贵老头骑着大青骡子，到河滩去了。

大青骡子绊着腿，啃着河滩上的青草，嚼着满香甜。桑贵老头叼着烟袋，靠着河边的馒头柳，听着大青骡子嚼草“沙沙”的声音，河水在他脸前“哗哗”地向南流，他慢慢合上眼皮，烟袋落在胳膊弯里。

秋雨“唰唰”地落着，馒头柳像把雨伞，雨点淋不着桑

贵老头，他照旧安安生生地睡。大青骡子蹒跚到远处，雨落起来，它慌忙奔回跑，腿绊着跑不快当，秋雨追着屁股迎着前脸地淋。大青骡子打着响鼻儿，浑身上下浇得精湿，像是抹上一层油。

大青骡子跑到柳树下，桑贵老头还没醒，它也不声不响地卧在旁边。秋雨下大了，雨点从柳叶儿的空缝里落下来，落在桑贵老头的脖梗儿里，桑贵老头“机灵”醒了，他揉揉眼，四外大雨瓢泼似的，河滩上迷迷蒙蒙。他照着大青骡子揍个耳光，笑骂着：“傻青！雨下大啦，也不把我喊醒喽！”大青骡子从地上站起来，傻个隆冬直愣着眼睛。

桑贵老头想骑上去，伸手一摸，骡背上潮漉漉的，冒着稀稀的热气。他想：“河滩到村头二里多地，跑起来傻青准出一身汗，再让秋雨一淋，还能不受秋寒？这头骡子是咱社里的宝贝，可不能有个好歹……”这时，馒头柳就像筛子底儿似的，雨点冰凉冰凉地淋着。

桑贵老头按按头上的斗笠，紧紧地系起飘带；他解开光杆大棉袄，露出瘦骨嶙嶙的肋骨，秋风裹着雨点儿吹过来，登时激起鸡皮疙瘩。他把棉袄披在骡背上，自己也蹿上去，照着骡子屁股一巴掌，大青骡子跑起来，大雨紧赶着，淋着桑贵老头的光脊梁。

桑贵老头“呜！呜！”地打着口哨，大青骡子像是擦着地皮儿，向村头跑着。

村头，一座旧瓜棚下，七八个小伙子挤在里边避雨，他们笑着说：“老爷爷！您是吃饱闲的吧？在雨地里消化食！”桑贵老头想搭腔，只是上下牙紧磕，张不开嘴。他们生产合作社的关主任，从瓜棚里探出头，看清他是光着膀子，棉袄披在骡背上，忙说：

“咳！您真是死心眼，牲口淋淋怕什么？您这把年纪，万一受着秋寒呢？”

桑贵老头哆嗦着发紫的嘴唇，笑着说：“这场秋雨下完了，就该墒地啦！咱病几天没关系，傻青要是有个毛病，咱社里得多遭难？”

“您快回家吧！身板要紧。”关主任眼送桑贵老头走了，笑着朝大家说，“真是黄忠八十不服老。”

远远的秋雨里，传来桑贵老头清脆的口哨：“呜！呜！”大青骡子跑过溅起的泥点子，落满道旁的酸枣丛上。

3

桑贵老头把牲口拴在棚里。一根枯干的爬山虎藤儿，从棚顶上垂落下来，傻青仰着脖子，咬着干边的叶儿；桑贵老头揪下来扔在槽里：“等着！这就给你拌草。”说着，从屋里端出满瓢香料面，合着干草，洒了半瓢清水，就搅拌起来。手指头冻得麻木了，胳膊也有些发僵。

桑老奶奶在北屋喊：“半疯子！还不穿衣裳来！”

“给牲口拌草哪！”

“不是在河滩上放半天了吗？”

桑贵老头拍着手上的尘土，撩门帘进来，说：“雨来了，傻青没吃十成饱。”说着，摘下斗笠，用手巾擦干身上，桑老奶奶给他披上一件旧棉袄。桑贵老头长出一口气，想脱鞋上炕歇歇，老伴拦住他：

“别忙！把骡子给亲家牵去，回来再歇着。”

“给他家牵去？”桑贵老头脚蹬着炕沿，瞪着眼问。

“刚才亲家婆顶雨来，”桑老奶奶说，“借咱骡子去拉豆

子，他家的豆子在地里淋着哩！”

“秋雨天，让牲口去挨淋——主任批准了吗？”

“哟！好严的管束。”桑老奶奶不高兴地从鼻孔里哼出声来。

“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咱社里要是没个章程，不就成了——一窝蜂。”桑贵老头本来是麻雷子脾气，今天却装出“政策通”的样子，给老伴解释着。

“牲口搁在咱家，咱就不许做主？”桑老奶奶叨叨着，“参加生产合作社，也不能六亲不认呀！”

桑贵老头压不住气，红涨着脸：

“社里的章程，社员都得遵守，你怎么个别？再说，豆子淋了也不登时就烂，干吗偏挑这个时候？”

桑贵老头把鞋甩在地上，倚着被窝垛，合起眼来。

桑老奶奶气急了：“亲家婆求上门来，你就来个不答理……”

桑贵老头不等老伴说完，半截腰插嘴说：

“珠子她婆家，谁不知道是个尖头，跟咱借去大青骡子，就不套他家的黑牯子啦！牲口是咱全社二十多家的，咱不能让全社受损失！”

桑老奶奶气得直哆嗦，手指着桑贵老头嚷：

“你不是红脸汉子，连个人情都不懂！”

“你才真正不懂人情！”桑贵老头坐在炕上，吆喝着。

老两口子吵得像台戏，闺女珠子闯进来，她用麻袋围着身子，戴着一顶吓唬老鹅的破斗笠，红扑涨脸地进门就喊：

“娘！怎么还不把骡子送去？俺婆婆直劲叨唠。”

桑贵老头不等老伴搭腔，抢过来说：

“骡子禁不住淋，找别家借吧！”

珠子气哼哼地撩起门帘：“心里要是不愿意借，嘴上就别答应呀！”

桑贵老头板着脸：“谁答应的？”

“俺娘！”

“你娘是生产合作社主任？”桑贵老头硬邦邦地问。

珠子噎得直咽唾沫，坐在炕沿上干喘气，说不出话来。

桑老奶奶怕闺女心里难过，连忙安慰：“甭跟你爹生这股肮脏气，咱娘儿俩一条心……”闺女回过脸来，指着靠在炕角的桑贵老头，没鼻子没脸的数落：

“干什么跟我身上出气……”

桑老奶奶怕他们父女俩吵起来，又劝说闺女：

“你爹心不顺，跟我嚷叫半天啦！回去跟你婆婆说清楚，咱从心里愿意借骡子，就是拧不过社里的章程。”

桑贵老头插嘴说：“你娘说的不对，不是生产合作社不借，只是赶上下雨的天气，不能让牲口受委屈！雨住天晴，只要你们张嘴，咱社里没个不答应。”

闺女气得脸发青，嘶哑着说：

“我什么都明白，您参加了生产合作社，就黑眼白眼瞧不上单干户的闺女。”

桑贵老头锁着眉头，说：“你嫁出去十几年，真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你爹妈都是六十开外的老干柴了，不是照旧下地受累，你是帮过割把豆子，还是帮过砍棵高粱？”桑贵老头咳嗽两声，瞥瞥闺女，“要不是有生产合作社，俺老头子在技术组，你娘在托儿组，就凭这土埋半截的岁数，见天能吃上香油白面？”

闺女站起来了，眼圈红红着，声音有些哆嗦：“我不是不能当家做主吗？……”说着，一摔帘子跑出去。

在“哗哗”的秋雨里，传来珠子“呜呜”的哭声。桑老奶奶站起来朝外就走，桑贵老头从炕上跳下来，拉住老伴的胳膊：

“你家坐着吧！我去……”

桑老奶奶站住脚，说：“你去牵骡子呀？”

“不……”桑贵老头已经跑出屋子里，他在雨地里使劲摇摇头，“我去安慰安慰她，别让孩子太伤心。……”

秋雨渐渐小了，淅沥淅沥地落着。影壁后头的洋槐，滴滴青地抬起头，在微微的秋风里，抖落叶子上亮晶晶的水珠。

1952 年 10 月通州潞河中学 原载《天津日报》1952 年 12 月 1 日

运河滩上

1

秋夜。

田野白濛濛，满地是秋虫“吱吱”的叫声，村外的白杨，在夜风里“哗啦啦”地响，青幽幽的月光，在薄扇似的叶子上蹦跳；一只山喜鹊，在窝里低低地喳喳叫，一两片青黄的叶子，轻轻地飘落在地上。

何梅子从场房回来，脸蛋像秋天的苹果，熟红熟红的。她的脑子乱得像是一团麻，一股夜风吹透她的豆青夹袄，头脑登时清醒过来。

她把披着的棉袄，紧紧地掩住怀，猛然想起：

“咳！这棉袄是林茂的……”

秋分那天，耿林茂到县委会去，在县里住了几天，县供销合作社跟他商量，要跟他们农业生产合作社订个五万斤小麦的结合合同；中秋节头天，他跟在

农场学习完毕的春满一块从县里回来。当晚，就召集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开个漫谈会。

大家挤在场房屋里，开着窗子，外面青石板似的天空上，银钉般的星星眨着眼。

从开头，就光听春满跟松福老头吵：

“老爷，您呀！您真是经验主义老祖宗，眼睛光瞅着牛角尖，就不会朝四外瞧瞧。”

“春满，别看你上半年上过农业技术训练班，那些书本上的学问，又没见真，未必顶用呀！咱这老经验，十顶十，没半点掺假……”

“老爷，咱说这小麦密植，农场里都试验出来啦！俺那班种的十多亩，每亩就收下八百三十多斤哩！”

“嘿！”大家吸了口气，咂着嘴。

春满赶忙补充说：“别看收下八百多斤，那还算是二不流呢！”

这番话，把大伙心气说旺啦，就像冬天的炭火盆那样热。

松福老头提高嗓子：“咳！咱们拜堂再唱喜歌，眼下还早呢！”大家登时寂然无声。松福老头又说：“春满那话咱全信，可是咱运河滩跟农场两股劲，地脉有分差，条件更比不上啦！”春满刚想插嘴，耿林茂站起来，点着头说：“松福老叔这个意思想得周全，您往下说吧！”

松福老头听主任夸奖，于是说得更带劲，那条铜钟似的嗓子，这时候分外响亮：

“咱运河滩有个歌：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可是年年春天，眼睛瞪得核桃似的盼雨，麦子在那时节正叫渴，没有雨怎会旺盛？再说，咱这是头回试验，大家还是掂量掂量……”松福老头坐下，嚓！点起烟袋，“吧哒吧哒”吸

着，大家的心气凉下来，春满皱着眉头，两汪清水的眼睛，盯着南山墙。

林茂说：“咱们的结合合同还没签名画押，种一顷五十亩小麦的提议还没有决定，大伙儿动动脑筋，人多出韩信，看松福老叔提出的那些难处，能不能解决？”

二号煤油灯的灯捻儿“啪啪！”爆着花，林茂说：“大伙儿想着，我去把油瓶儿提来。”

他刚走出门，何梅子跟着出来。

“林茂，我脑子麻木麻木的，俺头前走啦！”

林茂拍拍她的肩膀：“穿这么单薄，小心受夜寒……”

何梅子点点头，说：“俺回去啦！”林茂轻轻紧赶两步，把棉袄披在她身上。

何梅子回到家，敲敲门环，院里“吱扭”一声响，东厢房出来人了。

“谁呀？”是个小姑娘的嗓音。

“我。”何梅子回答着，赶忙把棉袄穿上。

门开了，小姑娘披着件红棉袄，喜眉笑眼地看着梅子：

“姨，他们回来啦？”

何梅子“噗哧”笑出来：“他们他们的，谁呀？”

小姑娘淘气地眨着长眼睫毛：“俺姨夫他们。”

“小丫头片子，好厉害的薄片嘴！”何梅子笑着，要扯小姑娘的脸蛋。

小姑娘跳着躲闪，喘着气说：“姨，等我把门插上。”

她俩躺在炕上，小姑娘看清那件棉袄，小声嚷：

“姨，这是谁的？”

何梅子红着脸：“支书的，我给穿来啦！”

“嘿嘿……”

“兰香，春满……”何梅子急忙改个话茬，小姑娘果然不再言声，“春满可漂亮哩！穿着公家发的制服，脑袋上还留着个学生头，长得像杉篙杆子，还是那么瘦骨嶙嶙；肚子里可装下不少学问，俺社的种麦计划，就是他跟支书一块核计的……”

“呵！他……”小姑娘在黑暗里抿着嘴笑。

“小丫头片子，喜得说话都不利落，小心咬下半截舌头。”何梅子给兰香掩严实棉被，自己躺在炕头，却合不上眼。夜，静静的，一头叫驴在吼叫。

2

太阳光把白杨树顶抹上一层金黄，村庄上空飘散着薄薄的炊烟，从炊烟里钻出一群麻雀，落在运河滩的田野上，几只长尾巴喜鹊，站在白杨枝头，朝着村里“喳喳”报喜。

村里，传来一阵阵杀猪声。松福老头靠着白杨，眯缝着眼睛，用胳膊碰碰蹲在旁边的何永发：

“老伙计，今年八月节，家家是喷喷香的炖肉，你怎么着？又是菜子儿油炸豆腐。”

“你别挖苦我啦！”何永发敞着油泥磨亮的棉袄，“今年咱家也割下十斤肉呢！”

松福老头笑骂着：“你真不害臊，合家老少六七口，割下十斤肉，还不够塞牙缝呢！”何永发老头子一点不脸红，说：“你这老干柴，没儿没女没牵挂，咱拉家带口晚生下辈一大堆，不给他们积攒下些家业，日后让他们去喝西北风？”松福老头笑呵呵地说：“你简直是挑灰灌浆的老脑筋，死钻牛角尖；你没听林茂说过，将来到社会主义，凭劳动享福，不许指

租子吃饭。你妹子就算是眼亮，年轻轻的寡妇，要是跟别人伙种那六亩地，撑破天也不过收十石粮，可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呢，今年入股地股得分二十石花红。”

“二十石？！”何永发眼瞪得像两颗核桃。

“那还有错！”松福老头高声喊。猛乍地，他看见梅子正朝这里走来，说：“你要是不信，就亲自问问她。”

梅子穿着豆青夹袄，茉莉花的夹裤，阳光照在她黑红的圆脸盘上，越显得美丽。

松福老头高喊：“梅子！你打扮得真漂亮，没听说你的喜信，怎么把嫁妆穿上啦？”

“老叔，您也跟我贫嘴。”梅子笑着说，“今年五谷丰登，咱乡下女人也该讲讲穿戴啦！”

松福老头笑啦：“梅子，老叔可喜欢你穿红戴绿，二十多岁正年轻！再说，你有那么多粮食。”

梅子没看见白杨树后的哥哥，她爽得站下来，跟松福老头闲唠叨：“一年到头，风霜雨露的，我真没白劳累，等过节后分红得把我那墙柜胆瓶，盆盆碗碗的全装满。”松福老头抢过来说：“也多亏农场给咱们的种子，还有按新技术方法整治……”梅子插嘴说：“咳！怎么把您的功劳忘了呢。”松福老头捻着山羊胡子，说：“你倒是不该把林茂忘喽，不是他奔波劳碌，处处新事新办，咱们社也不会这么满堂红。就说他提议小麦密植吧，我也从心眼儿里信得过他，一定不会砸锅，只是头回试种，又没个经验，也实在危险；还有春满那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由他负责也不太牢靠。”梅子说不出话，只是一劲地“呵呵……”松福老头笑着说：

“我知道你年轻，脑筋豁亮，不爱听老叔这些婆婆妈妈的话。忙你的事儿去吧！”

梅子低着头，拐过一堵墙角，听清场里砍肉的声音。迎面，春满提着半扇五花三层的猪肉，笑嘻嘻地走来。

“梅子婶！”春满朝她叫，“这是咱两家的肉，整整三十斤，支书临走嘱咐，让你去一块过节。”

“他到哪儿去啦？”梅子抬起头。

“到区委会去啦！昨晚半夜才散会，大伙提出满盆满碗的难处；天麻麻亮，支书就骑马走啦。”

“什么时候回来？”

“傍晚午。他急着吃你的炖肉呢！”

“那我就帮帮忙，要不然他得生吃烂咽。”梅子说着，径直奔宰猪的场里。

春满问：“肉够吃啦，还挑拣什么？”梅子说：“我去割十斤，送给我姐姐。”春满说：“她家喂着口猪，还张罗往外卖肉呢！怎不给你娘家送点节礼。”

“我，哼……”梅子摇摇头，“我还想给兰香扯两身花裤花袄呢！小丫头片子可懂得爱漂亮啦！”

春满提着半扇肉，慢慢往回走。迎头，兰香爹丁山旺挑着豆腐挑子，唱唱咧咧地从外村回来。

“山旺叔，您好啊！”

“喝，春满你长高啦！”山旺把挑子放下，拍拍春满肩膀。

“塔高塔高的，多糟蹋二尺布。”春满笑嘻嘻地回答。

山旺喜得合不上嘴：“这半年都学习些什么？”春满笑着说：“没跑出五谷杂粮。”

“饭食苦不苦？”

“一天三顿细粮。”

“好福气！晚上到我家去吃苹果。”

“好咧！”春满答应着走了。

山旺挑着挑子，路过白杨树下，何永发老头子正在瞌睡。山旺喊：“石锁爹，我留下十几斤豆腐，给你们跟肉一块炖着吃吧！”何永发醒来，“呵呵……”地揉着眼睛。

一阵秋风吹来，从白杨树顶，洒下一团团黄叶。

3

中秋节。

梅子坐在林茂家炕头上，抱着林茂的儿子小地，小地睡得甜甜地，手里还攥着一个鸭梨；林茂满面红光，喝着香喷喷的茶水。

“你是社里的委员，可不能带头泄气，”林茂劝说梅子，“今年虽说是个满堂红，也值不得知足……”

梅子低着头：“俺说还是种灯笼红的棒子，这两年都是丰收，牢靠。”

“你呀，玻璃镜子似的脑瓜，怎么糊涂起来？”林茂笑着说，“咱们运河滩上收下麦子，还能种晚棒子。”

“要是落个一窝烂呢！”

“不会。”

梅子抢过来，说：“眼下就摆着一片蒺藜狗子似的难处。”

“不怕！”林茂说，“我跟春满到县里跑跑，一定得解开咱们这个困难疙瘩。”

梅子不言声。门外，春满骑着辆自行车，朝院里喊：

“支书，俺到河边等着你！”

林茂向外回答：“好咧！”他朝梅子笑笑：“唉，你真是个好心窟窿。孩子跟你睡吧！夜里不尿炕。”

“好吧。”梅子仰起脸，干笑地说，“松福老叔还说我还年轻

心眼儿活呢！”

兰香家在村边有个苹果园，太阳斜照着一串串艳红的苹果，闪闪发光，密密的果树枝，挂着几片金黄的叶子；兰香把竹篮吊在枝桠上，她摘下一颗颗苹果，便轻轻地放在篮里。

春满骑着车跑来，兰香在树上看得清清的，她连忙挑两个顶肥实的苹果，塞在口袋里，抱着树干溜下来。

“春满！”兰香跑过来，眼睛笑得像两支花，“你不是说到俺家吃苹果去吗？”

“这下子吃上嘴啦！”春满笑着说，“半夜赶回来，也不能敲你家的门去。”

“我给你留着，留顶红顶甜的。”兰香从袋里掏出那两颗苹果，“给你。”

春满接过来，笑嘻嘻地啃着，酡甜酡甜的果汁，从嘴角流下来。兰香看他已经快要把一颗苹果啃光，刚想问问农场里的新鲜事儿；这时，她娘在园里叫：“兰香！快把果子抬回家。”

兰香噙着嘴，使劲地甩下袖子，嘟囔着走了。半途里，又折回来，悄悄地对春满说：“明晚在白杨树树下等你。”

“下晚太冷。”春满皱着眉头。

“不怕！”兰香摇着小辫子，跑向果园。

耿林茂骑着匹黑亮黑亮的马赶来，春满摇着手里满红的苹果：“支书！尝尝。”林茂笑着点点头，刚要催马，背后丁山旺叫：“林茂，站站。”林茂回过头，山旺从他们互助组的场里跑来，身上落满粮食的糠皮，他气喘喘地叮咛林茂：“替咱给李县委捎个话，要他有空到咱村来。”林茂笑着说：“捎话得捎个清清楚楚，要不然得埋怨我不会学舌。”山旺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咱想听听他的指示。”林茂插嘴说：“你想听他什么指示？爽爽朗朗地说。”山旺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别

恼我啦！你肚里明镜似的，不说你也知根知底。”他不等林茂再答腔，又说：“顺便给看看土产公司苹果的牌价。”说完，就急急忙忙往回走，林茂在马上笑起来。

从村口到河边，是一条直溜溜的土公路，快到深秋，枯干的野花，散乱地倒在路旁。春满骑着车，林茂骑着马，他俩并排走着。

“兰香爹跟你说什么？”春满问林茂。

“你猜呢？”林茂吃着苹果。

“准是入社的事。”春满说，“兰香爹倒是个生产能手，就是墙头草。”

“今年咱社丰收，可真打动他的心啦！”耿林茂把苹果核儿扔到路边，“眼下他听说咱们要密植种麦子，又有点磨磨蹭蹭。”

“哼！也别笑他磨磨蹭蹭，咱们的社员呢！”春满越说越气，“梅子病病殃殃的，谁还看不出她的心思？松福老头吧，说话枪药味。”

“没关系，咱们从县里回来，就能治好大伙的心头病。”耿林茂抖动下缰绳，黑马一溜烟似的跑起来。

太阳快落西山，田野一片橙红，一群群肥囊囊的麻雀，从运河滩飞回来。

4

兰香家北屋炕上，圆溜溜的苹果堆得满满的，阳光斜照下，屋里亮堂堂，飘浮着香气；梅子、兰香和兰香娘，一溜坐在炕角，挑选顶肥实顶漂亮的放在旁边；小地在炕头，不声不响，独自个儿玩着绣花枕头。

兰香娘直起腰，擦擦鬓角的汗珠，看见小地在炕头磨蹭，笑着对梅子说：“你看，咱们也忘记给孩子苹果吃，这孩子也真乖，不哭也不喊叫。”说着，挑个满红的递给小地：“吃吧！甜的。”小地看看，摇摇头：“不吃，爹骂。”兰香抢过来说：“吃吧！娘让你吃，爹不敢骂。”梅子有姐姐在旁边，脸刷地通红，兰香娘白瞪白瞪闺女：“贫嘴！”小地眼睛瞧着梅子，梅子轻轻地点头，小地连忙把苹果接过来。

“嗨！满院子香喷喷的。”一条粗嗓子在影壁后头喊起来。

“石锁，来吃苹果吧！”兰香娘笑呵呵地朝院外喊。

“您甭张罗啦！”黑壮黑壮的石锁，笑眯眯地走进屋来，伸手就挑个顶肥实的吃，兰香红着脸，低着头不抬眼。

“姑！”石锁朝梅子跟兰香娘说：“俺爹让我来请您姐妹俩。”

兰香娘笑着问道：“这是干什么？”

“吃顿包饺子。”

兰香娘笑着说：“我是没闲空，一会儿你姑夫回来，还得把苹果装筐过秤，明天清早，就得送到城里土产公司。”

“您没闲空，那就让二姑去吧！”石锁眼瞧着梅子。

“我不去！”梅子板着脸，“石锁，替我问你爹好吧！”

兰香娘笑着拍拍梅子的肩膀：“妹子，去吧！头年秋天，哥哥私自给你找主，也不是想图彩礼……”梅子插嘴说：“不想图彩礼，倒想图我那几亩地。”兰香娘赶忙说：“哥哥千错万错，眼下总算跟你说下软话，燕子有个泥窝窝，咱们也有个娘家，看姐姐的面子，去吧！”

石锁吭吭哧哧地说：“二姑，俺爹是死脑筋，俺这当侄子的……”

“好吧，我再吃两个苹果，登时就去。”梅子长出一口气。

何永发家，坐落在村东头，半砖半坯的院墙，围着青蓝青蓝的四合房；院里，两只长脖白鹅，“哇哇”叫。

梅子走进院来，那两只白鹅弯弯曲曲地伸长脖子，梅子脸绷得硬邦邦，拾起一根青秫棒：“滚！不是要饭来啦。”正在土棚里筛草的长工老曹，跳出来吆喝：“这狗日的禽兽，真是有眼无珠，连姑奶奶都认不清。”梅子撇撇嘴：“哼！两眼不离财，还认得出姑奶奶。”

老曹走过来，压低嗓子：“梅子，不是老哥当面捧你上青天，你眼力真不差，支书那样的对象，真是提着灯笼都难找，跟着他过日子，永远不会走岔道，挑个喜兴日子，赶快结婚吧！”梅子脸上红红的，心里甜甜的，她岔过话头：“老哥，明年你还扛不扛长活？”老曹使劲地照地上吐口唾沫：“熬出来啦！欠你哥哥那五石粮食，本利还清。”

“冬天有着落吗？”

“有啦！”老曹摸着韭菜茬儿似的黑胡子，“我找支书去啦，他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咱心里乐开了花，冬天在粉坊帮工。”

这时，石锁娘笑着走出来：“他二姑，怎么不进里院来？”

梅子冷冷地笑笑：“外院有鹅，里院有狗，我哪敢迈步？”石锁娘笑着说：“你别挑嫂子的错吧，光顾着包饺子，哪知道你来，进屋去吧！”

饺子盛在绿盆里，往顶棚上冒热气，一盏煤油灯，被熏得发蒙；何永发老头子朝梅子说：“吃吧，猪肉白菜的。”梅子品着味，说：“怎么不叫老曹一块吃？”何永发说：“不用啦，有养面的，明天他就该吃下班犒劳。”他猛乍地转过话头：“听说老曹要参加你们合作社？”梅子点头：“支书的介绍人，大伙怕没意见。”“喔！”何永发问道，“今年你们是五谷丰收

吧？”梅子说：“收成是不坏。”何永发仰起脸来，说：“风言风语，听说你分下二十石粮。”梅子心里动弹一下：“二十石还零几斗呢！”何永发单刀直入：“这些粮食，你打算怎么花？”梅子眼睛眨眨：“粮食还没分妥当，心里也没个算计。”

“我看还是买几亩死契地。”

“不……”梅子摇着头。

“你还是心眼直，人是苗地是根。”

“合作社不许买地；我把剩下的粮食入股，扩大再生产。”

“明里不露暗里买，我给你种着。”何永发盯着梅子，夹起的饺子忘记往嘴里送。

梅子从心里发呕：“不，我不想剥削人。”

“梅子！”何永发的脸紫红，嘴里喷着热气，“你真想嫁给耿林茂？”

“嗯！”

何永发把筷子放在桌上：“梅子！你知道林茂不顾家。”

“不怕！”

“他还有孩子呢？”

“孩子跟我亲生的一样，你还是别给俺俩挑拨吧！”

何永发气得暴起青筋：“我是一片好心，你却当成驴肝肺！”这时，石锁娘撩帘进屋，脸上像下层霜，指着老头子：“你就是人嫌狗不戴见，人家心甘情愿，你犯得上多嘴吗？”

梅子从炕上站起来：“嫂子！你别指桑骂槐，妹子走不上岔道，你们瞧不着笑话。”说着，一阵秋风似的跑出屋来。

老曹从厢房出来，嘴里嚼着荞麦面饺子：“来！我给你看鹅。”他把梅子送到院墙外，笑着说：“梅子！别看你年轻的寡妇家，真有骨气。”

中秋节的夜，月亮藏在层层白云里，梅子静静地在路上

走着，她回味老曹的话，她盼林茂赶快回来……

5

半夜，春满骑着林茂的黑马，先从城里跑回来，跑到运河边，一股股湿漉漉的水腥气，迎面扑来，一簇簇野苇子，在月光下摇摆。

村里，公鸡已经在啼叫，春满把黑马拴在牲口棚里，抖抖露珠淋湿的衣裳，就径直奔村中间的兰香家来。

兰香起夜正清醒着，听见门环响和“兰香、兰香”的叫声，她穿上棉袄，拿起支窗棍子，悄悄地走出屋来；她靠着影壁，低声吆喝：“谁？”

“我。”

“你是谁？说名道姓。”兰香用棍子敲着地面。

“我是春满，快开门吧！”门外直跺脚。

“三更半夜，你找我来干什么？”

“快着！我刚从县里回来，傍晚李县委、张技师到咱村，把你给我留的苹果招待他们。”

“你等等。”兰香把扣子扣上，慢慢地把门闩拉出来，春满轻轻地跳进门槛，一把攥住兰香的手，兰香低声叫：“哟！你的爪子怎么冰凉冰凉的？”春满嘴唇哆嗦着：“从城里跑来，身子都冰麻啦！去吧！快把苹果拿出来。”

兰香从屋里背出盛得满满半洋面口袋的苹果，春满接过来，朝着兰香嘻嘻地笑；天空渐渐发蓝，小鸟在树枝上“喳喳”乱叫，兰香推着春满：“走吧，俺爹就要起来磨豆腐啦！”

兰香把春满送出门外，春满说：“你吃完清早饭，就跟俺们到运河滩去，张技师要验地脉，县委要是有闲空，请他给

咱团员讲讲话。”兰香咬咬嘴唇，说：“俺真想参加你们社，只是俺爹……”春满笑着说：“谁不知道你爹那脾气，光是看风使舵。”兰香生气地说：“俺爹呀！就是傻子过年瞧街坊，永远是尾巴桩子。”春满摇摇头：“你爹才不是傻子，他比谁都机灵，不出头露面，小算盘白天黑夜噼哩啪啦响。”

“机灵？”兰香不肯信。

“他是正月十五观灯，瞧着合作社到哪步田地。”春满笑嘻嘻地说，“兰香，把你姨叫醒，让她去给县委预备饭。”

兰香刚要进屋，他爹从西厢房探出头来：“兰香！”

“唉！”兰香吓得声音直颤颤。

“春满来跟你说什么？”

“他说李县委傍晚到咱村来。”

“李县委要来？”兰香爹喜兴兴地，“兰香，快给县委送些苹果，光要满红的。”

“……”兰香没言语。

丁山旺朝北屋喊：“兰香娘！你来看磨，我看看县委去。”

兰香像一只狸子，轻轻地跳进屋里，一片月光照进来。

6

在耿林茂家东屋，炕上放着红漆饭桌，李县委坐在热炕头，吃着白薯粥，鬓角冒起汗珠，他笑嘻嘻地说：“真甜！真甜！”歪过头问张技师：“喂，你说呢？”张技师眼镜上一层白雾，也连连点头：“不错！不错！”李县委问耿林茂：“老耿，这是哪位好把式，种出的白薯吃着像栗子味？”耿林茂笑着用筷子指指松福老头：“远在千里，近在身边。”李县委笑起来：“老叔的种地经验，那我知道得清楚，土改那时节，跟我讲了

三天种园子。”说得松福老头腼腆起来。

“老张，”李县委对张技师说，“你得多请教这位老把式呢！”

“那当然，”张技师把碗放下，用手绢擦擦嘴，“论起种地来，咱还是晚辈。”

“不敢，不敢。”松福老头心里喜得冒油。

梅子撩帘进来，她挽着袖子，脸烤得透红；她不敢看李县委，却低低问林茂：“粥够不够？”李县委笑着点头：“够啦！够啦！真辛苦你。”他朝四外看看，春满正“稀哩呼噜”地喝着，赶忙改嘴：“说错啦！俺这个小伙子还没吃饱。”

“饱啦！”春满把最后一口粥咽进肚里。

太阳照窗棂，大家直奔运河滩，耿林茂陪着李县委，张技师和春满把松福老头夹在中间，无边无沿的人流跟在后尾；刚出村口，碰见从外村卖豆腐回来的丁山旺，他笑着说：“县委，晌午到我家去吃饭，记住！”

“李县委！你好。”一个小姑娘清脆地喊。

“好，借你的吉言。”李县委跟那小姑娘逗笑；他低声问耿林茂：“这小姑娘是谁？好眼熟！”

“丁家的兰香。”

“嗨！那小鬼丫头，土改时节不是儿童团副团长吗？眼下出挑得这么漂亮。”

“嘿，正跟春满谈恋爱呢！”

李县委的眼睛，看着前边扶犁的梅子：“老耿，你俩不错吧？”耿林茂脸通红，说：“还没说到结婚……”

“她是个能吃苦受累的人，跟你死去的老婆差不多。”李县委瞧瞧耿林茂，“小地娘出殡，我也没空来送……”

来到地边，一顷五十亩黑土地，躺在运河滩上。春满牵着

牲口，梅子摇起鞭子，一条线似的耕起来，黑土翻着花，露出深深的垄沟。张技师拣起一块土疙瘩，用指头碾得粉粉碎，检验半天然后给大家看：“这土脉多肥，有股子香味；再看！阴湿阴湿的，正好种麦子。”他问松福老头：“您说呢？”松福老头微笑点头，张技师笑着说：“老叔，您别客气？”松福老头笑着嚷：“咱在自家炕头上，还能客气？咱从心眼儿里说吧，你真是个好把式。”

“哈哈……”田野上一片笑声。

新犁耕完两垄回来，松福老头跑过去量量，皱起眉头：

“麦垄挤得太严紧，上起虫子就得乱营！”

“不怕！”春满插嘴，“勤耨草，让垄里老是清爽；麦子再勤整治，虫子就闹不起来。”说完，眼睛盯着张技师。

“对！”张技师点点头，“人勤地不懒。”他从绿帆布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揭开来看是冬小麦种子，亮晶晶饱饱实实的。

“这种子不会上虫子。”

“这块地得紧出多少条垄！”耿林茂满脸喜气，“大伙算算账，密植怎会不丰收？”

李县委笑着说：“大家心里都有什么难处，尽管抖露出来，县里一定钻天劈缝给想法子！”耿林茂指指运河：“县委，咱想从这条河挤出油来！”

“走！到河边看看，瞧瞧怎样挤油！”李县委带领大家，踏着田野的生土疙瘩，跑向河边，春满像一只燕子，领在 front。

秋季里，运河的河水清蓝清蓝的，西风吹起一片片水波，静静地向东流；几只黑油油的燕子，在阳光下闪着紫光，白肚皮儿擦着运河河面，钻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一道亮闪似的飞向南方。

在河拐弯处，有一条洼沟，洼沟长满蓬丛丛的河柳，斜对着生产合作社的地头；耿林茂站在沟边上，笑着对李县委说：“俺们核计着，想把这条沟引到麦地，就再不怕春旱。”

“你们得借道别家的地呀？”李县委看着耿林茂。

耿林茂笑着回答：“没关系，咱们加倍赔偿。”

“大家同意吗？”

大家豁着嗓子喊：“同意！听您的意见啦。”

“你们也没吃亏，还占着老大便宜，怪不得你们齐喊同意！”李县委逗笑地说，“这一来，往后就旱涝全收哩！”

春满等不住，说：“县委，您说政府允许吗？”

“这还要商量商量，上级倒是有过指示。”李县委说，“我跟农建科谈谈，租给你们十几辆水车。”

掌声像夏天的暴雨，混着哗哗的河水，像是一串串的雷响。

耿林茂高喊：“咱们回村吧！县委还要给咱们讲讲话；吃完晌饭，合作社全体社员在场房跟县委座谈。”

兰香跳起来：“县委！俺代表团支部，请您给全体青年团员作报告……”

李县委认出是兰香，笑呵呵地问：“你担任什么工作？”

“团支部宣教委员。”

“不是儿童团副团长啦？”

“年岁大啦！”

大家愉快地笑着，陪李县委回村。

运河滩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声。

老曹吃着下班犒劳，猪肉白菜的饺子，嚼在嘴里啧啧香；何永发叼着烟袋，坐在门槛上，慢慢地说：“兄弟，尽饱吃吧！这饺子油多肉肥；说真话，咱从来没把你当长工看，往后你自己刨种，咱还帮工搭套。”老曹嚼着饺子，咕噜着：“咳，过两天再说吧！”何永发敲敲烟袋锅：“我的地多，可是有辆黄光瓦亮的花轱辘车，还有匹六岁口的灰儿马；咱们两下都不吃亏。”老曹站起来，抹抹嘴角，伸个懒腰，笑着说：“这饺子真香！”

“喝碗茶吧！”何永发指指锅台上的茶壶茶碗。

“不啦！”老曹已经走出门外。

“怕什么的，不多坐会儿？”何永发喊。

“李县委给讲话呢！”老曹在院墙外回答。

石锁娘气哼哼地数落老头子：“你是假鬼头，一顿饺子能把他留住？耿林茂早把他说活心啦！那天梅子来，也跟他嘀咕老半天。这顿饺子糟蹋多少油跟肉，过节时都没舍得吃！”何永发不言声，闷着头吃那些剩饺子。

“石锁呢？”

“还不是到运河滩乱跑去啦！”

“这孩子心眼儿也活动啦！”石锁娘叹口气，“都是兰香那丫头片子……”她用个绿花碗，给石锁留起冒尖冒尖的饺子。

石锁跟大伙一起欢笑在运河滩上，李县委逗兰香的时候，他脸上一阵阵发热，心里却慢慢凉下来，当他抬起头，一双眼睛落在他脸上，那是瘸杨五家的玉莲。

在小学教室，李县委要给青年团员讲话，李县委跟春满商

量一会儿，春满就抢着朝外喊：“兰香！把团员都喊来吧！”

“好咧！”兰香摇着小辫子，到各家吆喝。

在外面徘徊的青年团员，咧着嘴走进屋子，剩下孤零零的几个，挤眉搭眼的要回家；春满忙问县委：“非团员能不能听？”县委点点头：“可以。”于是他高声喊：

“石锁、玉莲，你们回来……”

春满把桌子摆正，放个藤套暖壶，李县委就讲起来。春满刚刚坐下，兰香就贴他耳边，悄悄说：“怎么石锁也来啦？”

“听听怕什么？年纪轻轻的，谁愿意当榆木疙瘩？”

“他……”兰香皱着眉头。

春满白瞪她一眼，低声说：“听讲！满脑袋光想私事，就不想想团结广大青年群众。”

石锁跟玉莲背靠背坐在墙角的桌子上，听县委讲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玉莲低低问石锁：“咱两家换工互助，你家怎没回音？”石锁说：“我还没敢跟我爹念叨。”玉莲撇撇嘴：“你家也不吃亏。俺家不过是图你家有牲口车辆，免得河滩地白糟蹋；种西瓜可脑袋疼哩！”石锁说：“我知道，就是俺爹……”玉莲说：“让春满帮帮忙。”

散会时，石锁头个走出屋外，等到春满从里边出来，他拉着春满到小学校外面。

“什么事儿？”春满问。

“瘸杨五家的玉莲，前天傍晌午跟我说，她跟她爹给俺家种老荒坡的三亩西瓜，俺家给她种运河滩的七亩地。”

“太合算啦！瘸杨五是种西瓜的老把式，你愿意吗？”

“我是愿意；这是小互助组呀！”石锁说，“就怕俺爹死不答应，你给想个法子。”

兰香瞪着眼睛，看见他俩钻进柳丛，坐在白沙滩上。

8

夜晚，耿林茂跟春满，把李县委跟张技师送到公路上，耿林茂说：“老李！你有什么嘱咐？”李县委想起来，这像是在三年前的春天，他调到县委工作的时候，耿林茂也是送他到这里，也是说：“老李，你有什么嘱咐？”

李县委想想说：“要把你跟我说的计划，来个满堂红。”

耿林茂点着头：“保证！”

“赶快分红，吸收一批新社员。”李县委慢慢地说，“县里把你们看做是一杆大旗……”耿林茂点着头。

“有难处，就赶紧找区委，我已经叮咛他们，”他看看耿林茂，“组织全区力量，支持你们丰收！”

那边，张技师叮咛春满：“要时常到农场来，咱们大家常碰头商量。”春满高兴地回答：“好咧！”

李县委说：“春满这小伙子，将来很有希望成个农业专家；他根底儿清白，性情爽朗，你要帮助他入党。”

“我正帮助他！”

春满跑过来：“县委，给我下个命令吧！我保证完成。”

“立正！”李县委笑着喊，“要跟松福老头紧紧团结，多多请教老把式；把技术组领导起来，提高农业技术；你不要骄傲自满，自己要成个技术能手。能办到吗？”

“能！”春满立正回答。两汪清水似的眼睛，在月光下发闪。

李县委拍拍他的肩膀：“好小伙子！麦收时节我要来，要是没完成命令，我可不答应。”

他俩又送出半里地，李县委说：“回去吧！农场的麦种很快就送来。”耿林茂红着脸，把李县委拉到道旁，低声说：

“老李！你对我跟何梅子的事，有什么意见？”

李县委敲敲脑袋：“咳！瞧这个坏记性。何梅子是个好妇女，你跟她结婚很配；别让她做你的尾巴，像你死去的老婆，瞧见你的缺点，就一点不留情面地提出来！”

“……”耿林茂使劲地点着头。

耿林茂和春满回到村子，路过白杨树下，“林茂！”是何梅子在那里。

“李县委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她笑笑，“俺们妇女组全体通过，同意你跟春满提出的种麦计划。”

银白银白的月亮，照亮运河滩，这正是中秋美丽的夜。

9

朝霞在东山顶飘浮起来，运河滩上慢慢布满金色柔和的阳光。合作社的场里，堆满照花眼的粮食，耿林茂和春满抱着账簿，会计清脆地拨着算盘，几个小伙子掌秤过斗，何梅子跟松福老头把住场口，朝外喊：“孟老婶家的车，进来吧！”……

外村的像是来赶庙会，在场外围得密密麻麻，丁山旺卖豆腐跟他们熟脸，在他们中间笑嘻嘻地说话。

这时节，林区委带外村几个准备转社的互助组长，急急地走来，他们看着丁山旺，笑着说：“你们互助组怎么样啦？”山旺笑嘻嘻地回答：“瓜熟落地！随了林茂他们。”他指指场里：“看我闺女！”兰香正轻巧地给孟老婶往车上扛粮食。

“石锁他姑夫，你出来！”石锁娘在圈外气喘喘地喊。

丁山旺挤出来，石锁娘把他拉到墙拐角，说：

“石锁跟他爹吵嘴，气得他爹摔了四五个绿花碗哩！”

丁山旺跑进石锁家的院子，白鹅在猪圈旁窝缩着。里院，

何永发老头子正在吼叫：

“你个混小子，想给我败家……”

“春满的主意正确。”石锁叉着腰嚷，“那片荒坡，不种西瓜，秋天能落下什么？”

“混蛋！春满……”何永发看丁山旺进来，忙咽回肚里。

“爷儿俩拌什么嘴？”山旺笑着问道。

“姑夫，您听我从根到梢说说。”石锁咽口唾沫，湿湿干哑的嗓子，“春满帮忙，俺跟瘸杨五叔换工互助，俺家在老荒坡的三亩破烂地，他家也有二亩多，由杨五叔种西瓜；他家在运河滩的七亩地，俺家给折工代耕。”

“你爹答应吗？”

“答应啦！这明明是便宜事！”石锁说，“眼下人家要耨麦子，俺爹偏让我去赶脚赚零钱。”

“石锁爹，赶脚每天能落多少钱？”丁山旺问坐在房檐下的何永发老头子。

“赶上好运气，落个两三万块钱（旧币）！”何永发说。

“两三万？！”石锁抢过来说，“别做梦吧！”

“石锁爹，你真是不会算账。”丁山旺说，“耨麦子费三天工夫，合七斗棒子；那三亩荒坡种西瓜，比杂粮多收多少？”

“那太多啦！”石锁笑着说，“往年在荒坡上拚死拚活，每亩也就收下八九斗；人家瘸杨五叔保证，这三亩荒坡得出产六石粮！”

“你瞧瞧！”丁山旺点点何永发。

何永发咬着烟袋，喃喃地说：“过晌午给瘸杨五叔去耨麦子。”说着就走进土棚子，要收拾那落满尘土的老木犁。

丁山旺拉住他的胳膊：“晌午再收拾，去看看合作社分红！”

合作社场里，响起来一片歌声，兰香那清亮的嗓子，就像

是夏天树林里歌唱的布谷。

一九五二年丰收的秋天，耿林茂合作社的满堂红，惊动着运河滩的村村庄庄；明年，他们会更加根深叶茂，会开放出更鲜艳的花，结出金色累累的果实，运河滩也会有更加丰收的秋天！

1952 年 11 月潞河中学 原载《天津日报》1953 年 6 月 4 日

布谷鸟歌唱的季节

1

太阳收尽了平原上最后的一片阳光，薄薄的夜色，渐渐笼罩了运河滩。

一辆绿色汽车，在河西公路停下来，春枝从里面跳下。照明灯亮了，到渡口去的蜿蜒小道儿，曲曲折折地，伸向弥漫着轻烟薄雾似的运河，春枝加紧了脚步。

河对面，山楂村紧紧地坐落在运河边，就像是一棵肥实的香瓜，结结实实地长在瓜蔓儿上。夜色，像是一张叶子，覆盖在上面。

她是从县供销社回来，最后确定了油脂作物跟粮食的结合合同，供销社给他们开渠在物力财力上的支援。

到小渡口，她跳上小船，摆船的老张，紧眨着眼，看清是春枝，问道：“闺女，咱们社里开渠的事怎么样了？”

“快了。”

“还看不出影儿来呀！”摆船老张摇摇头，“清明了，该春种了，可别错过了节气。我真替你跟景桂为难！”

“您放心吧！”

河水潺潺地流，春枝不言语了，她的心情很抑郁，她感到老头的话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摆船老张，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只有一个女儿，嫁给党支部书记、合作社主任刘景桂，他有三亩地，也入了社，自己在小渡口摆船。

春枝想到不应让这孤独的老人悬念，于是坚定地说：“大爷，水渠就要开了。”

摆船老张看了看她，没说话。

她跳下船，走不多远，就进了村口。月亮升起来，照见长寿老头家的下园，月光下，长寿老头拿着把瓜铲，坐在地上，春枝再细看，在篱笆影下，蹲着一个人，正跟长寿老头低声说话。

春枝知道准是麻宝山，也知道他们说的什么话，但看到麻宝山那诡秘的样子，心想吓他一吓，便喊道：“长寿爷爷，该吃饭啦！”

“啊！春枝你回来了。”长寿老头仰起脸。

麻宝山却躲向更黑的角落去。

“宝山大哥，”春枝从篱笆旁擦过，“你也不饿？”

麻宝山在黑暗中挤咕挤咕眼。

到十字路口，一个魁梧的身影走过来，春枝看出是刘景桂，她站住脚。刘景桂走近了，他背着一口袋没用品拌过的种子。

“景桂哥，我回来了！”

“这么晚。”刘景桂慈爱地望着她。

“家里情况怎么样？”春枝心急地问。

“麻宝山还在躲躲藏藏。”刘景桂把口袋放在地上，“根旺那伙年轻人，嚷嚷让长寿老头出社，含着眼泪答应麻宝山那拿大头的条件。”

“不能啊！”春枝低低地叫，“这盲目带头得说服教育呢！”

“一定要让麻宝山服输！”刘景桂把口袋又背上，“你也别歇着了，广元他们几个互助组，要引村东黑龙潭的水，人力不够，想跟咱们合股。咱俩先商量一下，吃完饭就开管理委员会会议。”

春枝一边走，一边汇报跟供销社订的合同，刘景桂的脸上就越发兴奋起来。

2

春夜，山楂村睡着了。

月亮照南窗，根旺怎么也睡不着，而夜晚宿在河边树林里的布谷鸟，却不时清亮地叫。他烦躁地坐起来，看看熟睡的红英，轻轻地走出院子。

街上，一股春寒的凉气，直钻进他的骨节里，他打了个寒噤，就急急忙忙奔合作社办公室去了。

办公室是一溜三间土棚子，四周有几棵老虎眼枣树，篷搭在土棚上。根旺慢慢走近窗根下，就听里面一阵喧嚷过后，春枝那清脆的声音说话了：

“咱们就决定合股开渠了！”

沉静了一会儿，窗纸上一个高大的影子闪动了一下：“关于长寿老头的事，我想说两句，因为咱们管理委员会也有人主张让他出社。”

根旺听出说话的是刘景桂。

“他不肯把自留地拿出开渠，是给社里添了不少麻烦。可是咱们别忘了，他是开春入社的，入社前，他把那五亩地种了麦子，为的是有个说口，把地留下一年，比比收成，看看风色。咱们管理委员会也答应了他。眼下需要他拿出二亩，他不自觉自愿，咱们要是动强迫命令，这在方圆一二十里影响可就坏去了！再说，大家光瞧见长寿老头顽固，可没瞧见背后……”下面声音压得很低了。

下面的话听不清了，根旺便退了出来。不远的小园背后，是个小空场，根旺走过去，坐在一个青石碌碡上。

他要等候刘景桂，无论如何，他不能同意对长寿老头这么忍让。社里要开渠，引运河的水，偏偏又没有紧靠河的地，他那五亩自留地正好把河边，却不肯拿出来，让麻宝山趁着机会拍大价拿大头，这像什么社员！景桂却说不强迫命令，也不让他入社，说是影响不好，他想不开。就因为不让长寿老头入社，他们那伙年轻人情绪很低，这影响难道还好么？

他不能让社里着急，他豁出去自己吃亏，拿他那三亩上等地换麻宝山那靠河的二亩薄砂地。

他的眼光，孤寂地投向远远的平原上。

这时，办公室的小院子里，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根旺知道散会了，他从青石碌碡上站起来，拐过小园，迎面，景桂和春枝跟着一个人踱过来，他赶忙躲进一个篱笆角落里。

走近了，根旺看出那人是麻宝山，他们站在十字路口的白杨树下。

“咱们是两不吃亏，”麻宝山紧盯着春枝，“再说，又是你们来找我的。”

“咱不吃亏，哼哼！”春枝一阵冷笑，“你那二亩薄砂地出产金疙瘩，换人家根旺那三亩好地。”

麻宝山慢声地说：“货赶行市，值不值就在这节骨眼上了。”

“那就等着赶行市吧！”一直没说话的刘景桂，锐利地瞥了麻宝山一眼，硬硬地说，“开渠，我们有办法！”

麻宝山心里猛地一跳，慌忙问道：“长寿老头答应了吗？”

“答应不答应你就别操心了，反正开渠是有办法！”春枝报复地说，“你回家再算算细账，别贪多嚼不烂！”

“宝山，”刘景桂脸色铁青，沉重地带着情感地说，“你这样越过越孤独，跟自己人越离越远！”

麻宝山低垂了脑袋，说道：“我想想，我想想。”便搭讪着走了。

“回家歇着去吧！你还一直没喘口气呢！”刘景桂笑着对春枝说，“明天咱们还得到黑龙潭去测水位，还要跟那几个互助组长研究动工计划。”

春枝疲乏地点点头，清秀的身影，便湮没在夜色里了。

根旺看见刘景桂长长地出了口气，低低地咳嗽了几声，默默地站了许久。

看他要回家，根旺急忙叫：“景桂哥！”

刘景桂站住了，睁开困盹的眼皮，问道：“你还没睡？”

根旺走上前来，闷闷地说：“景桂哥，我还是那个要求，答应麻宝山的条件，让长寿老头出社，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让咱们社顺利开渠。”

“不行！”刘景桂冷冷地摇摇头，“往后困难重重，多着呢！不想办法克服，光知道‘牺牲’，那全社早晚还不‘牺牲’垮了。再说，你们家又不是你一个人‘专政’，这三亩地是红英的陪嫁，她能答应？”

根旺低下头，许久，猛地一个急转身，跑了。

3

景桂的话一点不错，根旺回到家，就为这事跟红英闹起纠葛。

红英用被子裹着身子，窝缩在黑暗的炕角，唏溜唏溜地哭，就像深秋半停不止的牛毛细雨。月光偷偷地流泻进来，静静地照着在炕头用被子蒙着脑袋的根旺。

不远处，一只孤独的布谷鸟，凄凉地叫。

“你别哭了好不好？”根旺掀开被子，急躁地央求。

“我偏哭！”红英使着性子。

根旺长叹了口气：“你怎么就舍不得呢？”

“俺怎么会舍得？”红英高声地叫，“陪嫁时，为了要这三亩地，跟俺哥哥费了多少口舌！”

“你低点声，娘听见了。”

“为了陪嫁，俺把那三亩地收拾得没一丁点儿毛病，累得腰酸腿疼，心里发呕，衣裳泡湿了太阳晒干了，晒干了又泡湿了。如今硬要跟麻宝山换那二亩薄砂地，狼不叼谁的孩子谁不心疼！”

红英声音低了，但是态度仍旧强硬。

“你难道不明白，这还不是为了大家。”

“为了大家，也不能就把自己勒死！”

“你说怎么办吧？”根旺气恼得想发火。

“别人为什么不拿地换？”红英明知理亏地小声说。

“不嫌害臊，这自私的话也说得出口。”根旺无可奈何地叹着气。

红英像是停止了哭泣，从被口里露出苍白的脸。

根旺靠近她，轻轻摇着她的肩膀，柔声问道：“你说呢，你说呢？”

红英不言语，半天：“我……”她哽咽住了，“我舍不得……”

根旺趴在她耳边，低低地说：“咱们是团员，就应该不怕吃亏，为什么跟群众比呢？我跟景桂哥已经说定了，话说出口，就是铁板钉钢钉。你愿意让人家说我是三心二意耳软心活的人吗？”

红英把头顶住根旺的胸口，全身猛烈地搐动着：“那就换吧……”

“你答应了？”根旺眼眶发酸，感激地问道。

“……”红英说不出话来了，强力压抑着的哭泣，噎得胸膛胀痛。

“你说话呀？”根旺小声地央求。

“换吧！”

红英从胸膛崩裂出这两个字，就再也压不住心头的难过，呜地高声哭出来，她想憋回去，但是就像泛滥的春水，憋也憋不回去了。

“你换我不换，说什么也不能换！”

窗根下，根旺娘哆哆嗦嗦地喊叫。

“坏事，娘知道了！”根旺急忙穿衣服，一面低声骂红英：“你嚎什么！”说着就跳下炕来。

红英嘴里塞着被角，痛苦地堵住哭泣，全身抖动着，胸膛里像要胀裂似的发痛。

根旺跑出家，在月光下，他看见，景桂陪着母亲回来了，而且后面还跟着一群刚刚被惊醒的年轻人。

4

根旺醒来，太阳已经照窗棂了，他坐起来靠着窗台，听着外面，一只麻雀在房檐下啄泥。他想起昨夜的事，想到景桂跟他坐在村头，一直谈到黎明。他霍地坐起来，洗洗脸，饭也没吃，就去找长寿老头。

长寿老头的小园外，卧着一头燕皮黑驴，他知道谁在那里，便不声不响地站在篱笆外。长寿老头佝偻着身子，抱着腿，坐在小井台旁，在阳光下，赤露着一身衰老的骨肉，一道道鼓鼓的青筋就像爬满无数条蚯蚓，眼前放着一个烟筐箩，一口口地咽着浓烟。

“您站住脚跟，不听蝼蛄咕叫，”在根旺紧靠着的园角，一个低低的声音，“河边那五亩麦子，您不能放手，头一年入社，谁不是脚踩两只船？”

长寿老头低沉地说：“我知道，社里那伙毛孩子，骂我是绊脚石，嚷嚷让我入社，越这样，哼！我越……”

他的手哆嗦着，怎么也装不上烟。

根旺一腔怒气，直冲上来，大喊道：“麻宝山！你别挑拨我们社内团结吧！”说着三步两步进了园子，吓得长寿老头烟袋落在了地上。麻宝山黄了脸。

“长寿爷爷！”根旺鼻孔一张一合，说道：“嚷嚷让您入社的，是我！这是因为我看您眼瞧着社里的困难不搭把手。可是我没看见那拉您后腿的，您放心，我再不说您了，您也别再受那拉后腿的骗。”他唿地回过头，“麻宝山！你花言巧语瞒哄长寿爷爷，为了让你靠河那二亩薄砂地多换社里的好地。你想想，你这还够做乡亲的本分！”

一番雹子雨似的话，把麻宝山劈头压下来，他呐呐地说不出话，当他看到长寿老头眼角冒出泪花，他发疯了似的跺着脚，“你胡说！你胡说！”

“别吵嘴！好话好说。”刘景桂喊道。

一霎间，鸦雀无声，刘景桂泥头巴脑的走过来，说道：“宝山，咱俩走吧！根旺，你闲着没事，帮长寿爷爷种园子，一会儿春枝也来。长寿爷爷，快种吧！咱们社里就要动手春种了。”

长寿老头惶惑地搓着手。

麻宝山牵着驴，跟在刘景桂旁边。刘景桂眼盯着他，说：“宝山，咱们凭心说，社里拿村边那二亩换你那二亩薄砂地，你没亏吃；社里还知你的情，谁也忘不了，困难的时候你帮了忙。你不愿意呢，也没什么，我们打算从村东黑龙潭引水，费点工也不算多。你要还愿意换呢，咱们还可以。”

麻宝山咬着嘴片子，脸焦黄，说道：“我再想想。”

“这样吧，”刘景桂站住脚，“明天听你信儿，不然我们在黑龙潭就动工了。”

他回到小园子那里，春枝拧着轱辘，正跟长寿老头说笑，根旺低着头在一边干活。春枝裤脚挽到膝盖，露着饱满的小腿，浅蓝褂子的前胸上一摊稀泥，脸上刚用井水洗过，鲜红鲜红的。

“快完了吧？”刘景桂喜兴兴地问道。

长寿老头站起身，仰着脸，说道：“进来吧，景桂，坐坐。”

刘景桂进了园子，笑着问道：“您跟春枝说笑什么呢？”

长寿老头呵呵一阵笑，“春枝这闺女嘴儿甜，会说话，说什么‘您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道还远，吃过的盐比我们吃

过的饭还多’。让我过晌到社里去给播种计划提意见，这怎么行呢？我是越老越糊涂。”

刘景桂说：“您这老把式，比我们做晚辈的懂得多，不跟您讨教，那真是太目中无人了。”

长寿老头更加高兴，“景桂，春枝批评了我，说得对！先前我是对社里的事不经心，有意见肚子里藏着，生闷气；往后呢，咱得改。”

“老爷爷，等找个空儿，咱爷儿俩好好拉扯拉扯。”刘景桂笑着说，“春枝，咱们走吧！还得研究那动工计划跟用水章程。根旺，你陪着长寿爷爷，跟他老人家说说油脂作物的计划。”

长寿老头望着他们的背影，想喊他们回来，却又咽了回去，心情沉重地蹲下来，望着地上的瓜铲出神。

5

天不明，刘景桂披着件破棉袄，从屋里出来，呛不住强烈的春寒，于是一阵激烈的咳嗽，他赶忙严实地掩住怀。他慢慢走到院角落里，拿起长把竹扫帚，扫起院子来，并且把院土倒在院外的猪圈里。

怕惊醒酣睡的老婆跟孩子，他没有响动地挑起水桶，到靠河的井台，挑来最甜的井水，先浇院角落那铺刚刚返青的葡萄。

他想起昨夜，长寿老头用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说愿意拿出一亩。根旺那小伙子，靠着他身边，眼泪晶莹的，嘴里咬着指头……

想着想着，他笑了，春三月的早晨，清凉清凉的。

“景桂哥，景桂哥！”

他陡地清醒过来，春枝在门外。

“景桂哥！”春枝急急地说，“我刚挑了一挑水，麻宝山来饮牲口，他灰沉着脸，跟我说他愿意按照咱们的条件换了。他还说，咱们别记着他，往后他还断不了求咱们呢！”

“喔，”刘景桂沉思地应声，“长寿老头也说拿出一亩了。”

“依我说，咱们还跟他换！”春枝激动地说，“咱们不能光顾自己，那几个互助组也要引水。”

“换！”刘景桂果断地决定了，“吃完清早饭，找那几个互助组长来，咱们得修改这动工计划，这一来，可节省下不少工呢！”

“是啊！”春枝的声音像唱歌似的，“今年咱们交到县委的生产计划，又超额完成了！”说着，喜兴兴地又挑水去了。

“春枝！回来。”景桂的声音里带着捉摸不定的意思。

春枝站住脚，回过头。

“春枝！看你这么早起，睡不着，想必心里有喜事吧？”

春枝眼里闪着明亮的光，跑了。景桂第一次的，一阵响亮的大笑。

一对布谷鸟，头并头，像是两颗春夜蓝色的星，掠过湛蓝平整的天空，一声声清亮地叫。

1953年10月潞河中学 原载《天津日报》1954年8月19日

山楂村的歌声

1

七月，正是运河这一带平原长期落雨的季节。

急雨像饿狼似的吼叫，运河滩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穿过一道刺眼的闪电，跟着便在半空中响起山崩似的雷声，一阵狂风夹着豆大的雨点，骤然间哗哗地倾倒下来，雨更大了。

在山楂村头，一棵歪脖儿枣树，青枣子结得黑郁郁的，被拦腰劈裂开来。

富贵老头，顶着个麻包片，从村外奔回来，急雨打得睁不开眼，那棵横躺在道上的半截枣树，绊了他个筋斗，他爬起来，身子踉踉跄跄的，到了家门口，便一头倒在篱笆上。

“爹！”正在外屋端着脸盆接雨水的银杏，一声尖叫，扔下手里的盆子，从门槛里跳出来，两手沾满稀泥，跑到篱笆外扶起她爹。

富贵奶奶正在东屋忙碌，她把被子堆在炕角，卷起炕席，炕头摆满盆盆罐罐，雨水从屋顶漏下来，叮叮当当地乱响。听见银杏那声尖叫，她忙跳下炕，这时老伴像个泥鬼似的被女儿搀进来，她急问：“哟！我的老天爷！这是怎么啦？”

富贵老头坐在锅台上，眼珠一动不动，沉重地喘着气，不言语。

在西屋炕上躺着的福海，趿拉着鞋走出来，问他爹：“咱村东地里的水怎么样？”

富贵老头白瞪了一下眼，长出口气：“完了！”

“怎么？”富贵奶奶惊惧地问。

“水窝住了，足有蹲裆深！”富贵老头的脑袋耷拉在胸前。

屋里的人都沉默了。富贵老头两手紧紧地捧着头，福海在靠墙根圪蹴着，瞅着这一堆人，眉头子耸起个小疙瘩。

“唉！”富贵奶奶拍打着手，“老天爷，要命的老天爷！”

“哼！要命的不是老天爷，是咱们的大姑奶奶。”福海老婆在西屋里说了话，“河滩三亩好地，红英带走了，留下个蛤蟆坑，怎会不遭罪呀？”

富贵奶奶听见儿媳妇这一搭话碴儿，怕惹起没完没了的闲言淡语，便吓得不敢言声了。

银杏噙着嘴，不服气：“那块地俺姐姐带走正好，要不然咱在人家合作社的大块地里插一脚，两不方便。”

“我知道你想学她！”富贵老头暴躁地喊叫。

福海老婆一阵冷笑：“爹！这您倒别先提着心，还没听说咱二姑娘找着对象了呢！”

银杏气急了，委屈地喊：“一家子拿我出气，我是个铁石头子，嚼不碎，崩了牙，咽不下，卡住嗓子！”

“住嘴！”福海霍地站起来，闷声闷气地吆喝，“快饿死

了，还斗嘴，快把屋子收拾收拾，我再到地里去看看。”

说着，披起麻袋，跑出院子，扑进急雨里，不见了。

“怎么办？东屋没法住了。”富贵奶奶低声叨咕着。

银杏胆怯地瞟了一下她爹，小声地说：“我到俺姐姐那里借宿去。”

“不许去！”富贵老头闷雷似的喊了一声，然后就痴呆呆的，像一座泥胎，一动不动地坐在锅台上。

2

福海紫涨着脸，从自家的地里趟出来，气急败坏地奔麻宝山家去了。

麻宝山在家里也正发愁，低着脑袋在屋里蹭蹭；他老婆在炕头拆铺衬，儿子坐在靠炕沿的椅子上，无聊地翻着一本破唱本。

麻宝山站住脚，听了听，说：“雨住了！”他咬了咬嘴角，又蹭蹭起来。

“怎么办？”他像是问自己，又像是说给老婆、儿子听，“地里窝着水，可怎么垦下去？只有一条道，扒开垄埂子，借道福海家的地，入合作社的引水沟，进村东水池子，再往河里流。福海家跟咱们有疙瘩，合作社……”

儿子把那破唱本扔在炕上，翻着白眼：“春天合作社开渠，跟咱们两相宜地换地，咱们跟人家为难，眼下求人家，舌头短！”

麻宝山一天天感到儿子不听话了，但是却越来越害怕儿子跟自己两股心，因此儿子说出的话，虽然噎得难受，也就忍了，他仍旧默默地蹭蹭。

“麻宝山，你出来！”突然，院墙外有一个粗野的嗓子喊叫。

“谁呀？”麻宝山在屋里问道。

“你出来！”福海已经站在门外。

麻宝山老婆脸贴着小块玻璃窗，向外招呼：“他福海叔，屋里坐。”

麻宝山也笑着说：“福海兄弟，进来吧！”

“别装模作样啦！你做了亏心事。”福海在外面跺着脚喊。

麻宝山刷地变了脸，走了出去：“福海，你这是从哪儿说起？”

福海圆瞪着眼睛，挺着脖子，“问你自己，就知道了。”

麻宝山压着怒气，冷硬地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别这么不干不净的！”

“我问你，”福海手指着麻宝山，“你为什么扒开垄埂子，往我的地里放水？”

“胡说！我压根儿没出门。”麻宝山脑袋都气涨了。

“你甭狡猾！”福海向他走近一步，“明明有口子。”

这时周围已经挤满人，福海全家都赶来了，银杏抱住一棵湿淋淋的小枣树，一对水溜溜的黑眼睛，胆怯地望望像头惊牛似的哥哥，望望麻宝山那蜡黄的脸，抹回头，一溜烟跑了。

福海老婆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春天下雨，你怕雨水流进俺家地里，垒了一圈垄埂子，如今下大雨，你又扒开口子放水，你倒真会送礼啊！”

“天地良心！”麻宝山拍着胸脯，嘴唇直哆嗦，声嘶力竭地喊叫。

福海一把抓住他的褂子：“我不听你的花言巧语，你给我把水淘出来！”

“你欺侮人！”麻宝山也揪住福海的领子。

“住手！别打架！”

一个小伙子，从外面闯进来，他两手急忙抓扯住福海和麻宝山的腕子，两眼滴溜转地看着他们，谁也动不了手。福海一看，是合作社的新式农具组长、村团支部书记春宝，也就怔住了。

他倒过一口气，说道：“你们打的是糊涂架，有破坏分子！”

“咦！”大家惊叫起来。福海跟麻宝山软软地松了手。

“抓住了吗？”麻宝山儿子大声问。

“人跑了。”春宝大口喘气，“治安委员带上民兵追去了。你们两家人打架，不正好中了坏分子的诡计？”

“大家别心慌，区里已经知道这回事，咱们村里加强警惕就是了。”

圈外一条响亮的嗓子，平静地说道：“咱们洼地里窝着水的各家，紧要的是想办法排水！”

那说话的是合作社主任、党支部书记刘景桂。大家自动让他一条路，他走到人堆里面，刚才一阵吵翻天，跟着哑静下来了。

“宝山哥，你去把垄埂子堵上吧！”

“不是我扒的，我不吃这个哑巴亏。”

刘景桂笑着劝福海说：“那么福海兄弟你去堵上。”

“不能去！”福海老婆厉声地命令丈夫。

刘景桂老婆冷笑道：“福海家，你这是存心跟谁过不去？”

刘景桂严厉地瞪了他老婆一眼，仍旧笑着劝道：“你们别闹气，还是去堵上口子。”

福海挽起袖子，骂他老婆：“滚回家去！”然后道歉地说：

“景桂哥，你别过意，我去堵住。”

“福海叔，我跟您去。”麻宝山儿子从人堆里挤出来，到院里拿出两把铁锹，递一把给福海，两人踩着路上的稀泥浆，噗嗒噗嗒走远了。

3

跟着是个响晴的天气。

湛蓝的天空，仅有几朵不动的白云。吉鸟躲避着毒热的阳光，在密密的树叶下烦躁地叫；村头树丛里，山鸽子不停声地、单调而沉闷地歌唱；银白的水鸟，像一道暴风雨中的闪电，在运河上嬉闹。

多么美丽晴朗的夏天！这正是运河平原充满希望的劳动季节。

但是，在富贵老头家，却像往日一样，弥漫着忧愁的空气。

富贵老头坐在屋檐下，一袋袋地吸烟，眼睛里生出一道道红丝。地里像是一口热水锅，庄稼看着就要煮死；他的心，也像被泡在滚烫的水锅里，一阵阵发麻、疼痛。

青纱帐里，飘出合作社排水队欢唱的歌声。年轻小伙子们的心胸，就像这晴朗的天空，这边歌声刚落，那边又升起更高的姑娘们的声音。他们那嘹亮的歌声，穿过一望无边的绿色的庄稼地，震动着整个运河平原。

银杏听得呆了，后来歌声被南风吹断，她看看她爹，说：“瞧瞧人家合作社，一边排水，一边还人工授粉。再瞧瞧咱们，哼！”她白瞪着眼，撇撇嘴。

“小孩子，不知道替大人省省心，总是爱多嘴！”富贵老

头无可奈何地数说女儿。

“多嘴！我走。”银杏站起来就走了。

福海老婆坐在蒲团上，搂着孩子吃奶，一面说：“反正不能输这口气。麻宝山倒不傻，春天天旱，他垒埂子，眼下窝了沥水，想从咱们地里借道，还不肯把埂子扒了。哼，不行！不能让他得着便宜卖乖乖。”

全家都不言语，死静死静的。

“不管怎样，这让景桂作难，人家是一片好心，想搭帮咱们。”福海抱歉地说。

他老婆抢嘴说：“这又不是咱们跟他过不去，是麻宝山啊！”

富贵老头磕灭了烟袋锅，高兴起来：“景桂心里一定不满意麻宝山。你们想想，春天里，合作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开渠，吃着亏跟他换地，他还存心拿大头，这能不结疙瘩？再说现在，景桂一心成全两家，他偏偏不让步，这真是跟景桂过不去！”

富贵奶奶突然趴在老伴儿耳边，机密地说：“我看不如求红英，让她说说情，单给咱家排水；你知道，红英她女婿是社里的技术组长，社里又特派他到农场去学习，景桂可另眼看待她家哩！”

富贵老头皱皱眉头。

“除了这条道，就真没路可走了。”富贵奶奶看着老伴儿并不坚决反对，就大着胆子决定了。

福海老婆很快地就看出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次却没像从前似的冷笑几声，说几句不酸不咸的讽刺话。

看着儿媳妇把睡着的孩子抱进屋去，儿子也到外面去了，富贵奶奶连忙到下房里，拿出藏起的一小篮鸡蛋，偷偷地奔红

英家去了。

女儿是娘身上落下的肉，但是如今却生分了。一年半前，红英出嫁的时候，因为她的女婿根旺是合作社社员，所以她坚决要河滩跟合作社搭边的那三亩地做陪嫁，而那三亩地却是全家最上等的地。当时福海两口子跟红英吵翻了天，但是终归让红英带走了。富贵老头心疼那块好地，又看着儿子离了心，当时狠心地对女儿说：“你祸乱了全家，就永久别再想蹬我的门槛！”

红英，那时刚十八岁的姑娘，一滴眼泪也没有，绝情地说：“打棍要饭，也不从你们家门口路过！”

她跟着根旺，跟着社里的人们，幸福地过着日子，真的一年多没回过娘家的门。

就是这样，他们虽都住在一个村里，却不再往来，不通信息，富贵奶奶怕儿子儿媳，又怕老伴儿，不敢去看闺女，有时候在路上偶然碰见，磕磕巴巴地也说不出个什么来，而红英脸上那种故意躲避她的神色，反倒使她伤心。

红英家住在村南，是个窄小漂亮的院子。富贵奶奶进了门，从玻璃窗看见红英侧靠窗台，正剪着小衣裳，旁边还坐着个姑娘，背着窗户，看不清是谁。

富贵奶奶走进外屋，里屋并没有发觉，她突然一阵心酸，喉头哽咽了。

“红英！”她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红英撂下剪子，吃惊地回过头，慢慢地转过身子，她的腰身已经显得非常圆实饱满了。

“娘！”红英叫。

富贵奶奶进了屋子，猛一见炕上坐着的姑娘，原来是二女儿银杏。

“银杏，你也来了？”

“在家里受着一肚子肮脏气，还不许躲出来！”

银杏噘着嘴，溜下炕，不高兴地走了。

“娘家人把我忘死了，有个亲妹子惦记着，倒是我的福气呢！”红英眼圈红了。

“傻丫头，难道娘没揪心挂肠地惦记你？”富贵奶奶用衣角擦擦眼泪，一面把鸡蛋从小篮里捡出来摆在炕上，“你快坐月子了，给你送几个鸡蛋；娘是块窝囊废，不能当家理计，这是瞒着你那刀子心的嫂子，一天一个积攒下来的……”

红英没有说话，捡起剪剩下的小布条，在左手指上使劲地绞来绞去。

娘呆呆地坐着，许久，长叹口气，眼泪挂在皱巴巴的脸上：“整天累得直不起腰，还要听闲言碎语，真不如参加你们合作社。我就在托儿组挣分，加上你那三亩地分红，也吃不了喝不了的呀！”

女儿呆坐着，长时间的隔离，母女感情疏远了，虽然心里也一阵阵发痛，鼻孔酸溜溜的，但是却说不出一句安慰母亲的宽心话。

富贵奶奶把女儿屋子角角落落的收拾了一下，看着还没剪裁好的小花衣裳，禁不住又流下泪来。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轻声地说：“红英，我走了。”

红英送出来，说：“娘！您常来看看我，我心里也想你们，您替我问俺爹好。”又红着脸，“我还有一个多月，那时候他也该回来了，俺婆婆伺候得很周到，您甭惦记。”

富贵奶奶点点头，难过地走了。快走到自己家门口时，她才猛然想起来，原来自己把正经要说的，叫女儿到合作社去求情的话，全给忘记了。

送回母亲，红英回到屋里，又坐在炕上剪起小衣裳来。刚刚动了几剪子，忽然想起从银杏口里听到的娘家的情形，她出神地想了想。……要是把娘家的情形跟景桂说一说，看合作社可不可以帮助把田里的水排出去，景桂该不会说她完全是出于私心吧？……她扔下剪子，到景桂家去了。

她刚踏进门槛，就听见北屋不同声调的语声，像是辩论得很激烈；她不好硬直闯进去，打断他们的话，也怕被他们看见，终止了讨论。于是她便躲进院角落的葡萄架里。

从层层葡萄叶子的空间，她看不清北屋晃动的人影，但仍能从语声听出是三个人：一个是刘景桂，一个是刘景桂的老婆秀芝嫂，另一个是病倒很久的副主席春枝。

刘景桂那坚强的声音：“不能再强调困难了！你们队虽然抽出几个人去排水，也还要出往日那么多活，不然，人工授粉错过了节气，就要减产；咱们洼地里的水戽干了，还要去帮单干户，你们得紧张几天。春枝说得对，在这次突击里带头的人，完秋社里要发给奖金！”

这一定是指示秀芝嫂工作。

好像秀芝嫂不满意地低声唠叨了几句。

“我看，我也跟你们下地吧！”是春枝那病弱的声调。

刘景桂笑着说：“你在家养身子吧！别把病拖拉到秋后还不复原，那时候全社都该骂你了。这个任务，你放手给她们！”

刘景桂一方面是关心同志，一方面也是相信自己的老婆。

沉了沉，红英以为他们争论完了，她刚要从葡萄架里出来，又听春枝问道：“福海跟麻宝山他们两家怎样了？”

刘景桂慢慢地说：“还没结果呢！麻宝山不肯全扒了田埂子，福海就不肯让他借道，他地里的水排不出，论理，福海家

没有不是；看样子麻宝山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再搁两天庄稼就会烫死。”

“得啦，半斤八两，针尖对麦芒，福海老婆那心肠，哼！”秀芝嫂抢白丈夫。

“景桂哥，咱们也不能不小心，”春枝低低地说，“因为有红英这层关系，别让人家说咱们偏向福海家，挤对麻宝山。那样一来，咱们帮了忙，倒没起到好作用。”

刘景桂忙说道：“我也想到这一层了，福海找过我，让咱们单给他家挖沟辱水，我没答应。”

听到这里，红英陡地一阵脸热，赶忙从葡萄架里出来，慌慌张张地回家去了。她心里暗暗说，但愿他们没有看见我的影子。

4

就在同一天的夜晚。

秀芝嫂坐在炕上，两个孪生的孩子在炕角静静地睡着。她呆呆地从玻璃窗望着小院子。小院子笼罩在夜色里，银白银白的月光铺满地上。院角落那架将熟的葡萄，散发着薄薄的香气；从那密密叠叠的叶子里，垂露着累累的葡萄珠子。一股股清凉的风，吹得葡萄叶子簌簌发响。

秀芝嫂长叹一声，把脸埋在手掌里，窗根下，有一声单调的蚰蚰叫，许久许久，她抬起头。

刘景桂无声地走进屋来，秀芝嫂胆怯地望着他。

“还没睡？”刘景桂把褂子搭在吊竿上，在炕上摸索着芭蕉叶儿扇子。

秀芝嫂没言语，默默地把扇子递给他，低下眼皮，又忙抬

起来。

丈夫跳上炕，脸上闪过一片月光，“明天在你们生产队下地前，要公开批评你，春枝去代替你的工作。”

秀芝嫂好像看见了丈夫铁青着脸。

秀芝嫂的睫毛抖动了一下，心陡地收缩了，她死死地咬着嘴唇。

刘景桂靠着窗台，沉默地扇着扇子。村庄静静的，院子里满地的月光，一动不动。那一对孪生的孩子，踹开了盖在他们身上的小花被单儿，露出穿着红兜肚的肥溜溜的小身子。一个孩子睡个仰巴叉，另一个孩子侧着小胖脸儿，平静地出着气，香甜地沉睡著。

“你想想，你犯了多大错误，”丈夫的声音里一点原谅也没有，“十二亩人工授粉的任务，只完成七亩，春枝带病下地检查工作，批评了你，你还不服气，争嘴。误了节气，你给全社造成多大损失！”

秀芝嫂脸白了，月光照进来，这个小巧的女人，就越发显得瘦小；她许久许久地捂着脸，丈夫那种严厉的态度，使她那傲性的心，疼痛得痉挛起来。

半夜，丈夫醒来了，看见她还坐着没睡。

“你还没睡？”他睡意朦胧地问，但却温存多了。

“怎么还不睡呢？”丈夫坐起来了。

“不困。”她的嗓子堵塞住了，轻轻地回答。

丈夫望着她。

“心里真难受！”她长叹口气。

丈夫靠近她，低沉地说：“你想想，你们人工授粉不能按照计划完成，咱们排水的人心里都不踏实了。谁还去想帮忙单干户？眼下麻宝山跟福海家好容易撮合一块，就等咱们搭帮他

们了；你们这一来，他们多心了，福海老婆就说，这全是秀芝嫂报私怨。你看，影响多坏。”

丈夫的声音虽然还很冷峭，但已经是平心静气的了。

“是我错了。”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胸膛上。

丈夫轻轻地拍着她的身子，说：“困难是一点不假，头顶上毒热的太阳，脚底下一步一陷的湿泥，青纱帐里跟蒸笼似的；可是泄气的话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啊！大家跟着你打仗，你先缴了枪，难怪人家春枝不放心。”

她把双手紧紧扒着丈夫的肩膀，激动地出着气。

“睡吧！”丈夫把她按倒，给了她扇子，她躺下，背朝着丈夫，眼泪落下来，她用手去捂，落在手心上。

天蒙蒙亮，刘景桂不声不响地醒来了。拍着被他惊醒的孩子，下了炕，洗了脸，便悄悄地做起饭来。

秀芝嫂睡醒，只闻见一股饭香气，她忙坐起来。刘景桂进屋来说：“吃饭吧，快到春枝那里去。”

秀芝嫂踌躇了一下，说道：“别让春枝下地吧，不是我脸上过不去，她的病实在重啊。”

丈夫笑着似乎要打断她，她忙抢着说：“下地前，我一定跟大家检讨，你不信我吗？”

丈夫笑了。

5

第二天晚上，吹着清凉的小风，银白的月光，满洒在运河平原上。

春宝吹起口哨，那尖锐而急促的声音，把树上的宿鸟惊得飞起。在十字路口的一排白杨下，合作社给福海跟麻宝山家排

水的十几个小伙子集合一起，为了不让地里的水再被太阳多晒一天，他们带着还没有恢复白天疲乏的身子，又投入夜晚更辛苦却是无偿的劳动中。他们不计较这些，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他们只希望运河平原在晚秋是一片丰收的歌声，而不要在这歌声里有一家低声地哭泣。

长寿老头的小儿子老四，挣脱开他爹的手，扛着锹从家里跑出来。

“春宝！”长寿老头喊道，“你小四叔这两天给社里排水，身子熬乏了，你让他回来吧！”

“不理他，老自私！”长寿家老四对春宝说，“谁熬乏了？还不是让我明天下地挣个劳动日，不肯白白帮人家忙！”

麻宝山的儿子也悄悄地加入队伍，春宝低声问他：“是你爹让你来的吗？”

“我自己来的，”那小伙子阴沉地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就觉着爽快得多。”

月光下，青纱帐变成一片墨绿色，夜风吹得沙沙发响。十几个小伙子越干越欢，歌声从青纱帐里传出来：

年轻人，
火热的心，
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紧紧跟着毛泽东前进！

福海全家插不上手，只好在院子里乘凉。富贵老头摘了几个熟透的大西瓜，准备送到地头去。银杏泡湿一大盆衣裳，低着脸儿，在小河沟边搓洗，一面静静地听着地边传来的歌声和笑声。

福海摇着芭蕉叶儿扇子，说：“不能白白劳累人家，他们社里有的人家漏了房，院墙坍了一角，明天我跟爹去给他们收拾收拾。”

银杏插嘴说：“我去跟他们人工授粉！”

“你会吗？”富贵老头抢白她，“毛毛躁躁的，一马勺坏一锅，别耽误了人家的事！”

“我跟俺姐姐学过！”银杏一点也不隐瞒，大胆地说出来。

富贵老头不言声了。

银杏站起身，说：“我去给他们送西瓜！”富贵老头不满地制止她：“你呆着吧！”银杏不理她爹，挑着浅筐出去了。

青纱帐，被淹没在朦朦胧胧的月色里，那白茫茫的银河，像是直泄到运河平原上了。

“春宝！”银杏放下筐，低低地叫。

一个影子很快地从青纱帐里跳出来，问道：“谁？”

“你过来！”银杏着急地叫，“我给你们送西瓜来了。”

春宝跑过来，他的身上带着一股湿漉漉的水气，面孔被太阳晒得黧黑，深凹的眼眶，闪闪发光。他笑眨着眼，静静地看着银杏。

突然，银杏抓住他的手：“我问你，你跟我好，为什么又躲我？”

“怕你爹知道了，又闹得人仰马翻。”

“闹！我就学俺姐姐。”银杏那美丽的眼睛闪着光。

“嘘！”一声口哨，跟着青纱帐里哄笑起来。

银杏一点也不怕，她说：“明天，我跟秀芝嫂她们下地。”

“快走吧！”春宝催促她。

“瞧你！”银杏不满地一转身，也忘记了拿回浅筐，就像一只野鸟似的飞走了。

从平原上青纱帐起以来，在每个夜晚，当村庄沉睡了的时候，刘景桂总是隐在最浓重的黑影里，仔细地在村前村后巡逻一遭。这时他那魁梧的身影，从一棵高大的榆树背后走来，用惊喜的眼光，看着那个大胆的小姑娘从田塍上跑过来。他又关怀地望着青纱帐里的小伙子们，向他们喊叫。

小伙子们围上来，在月光下，拧着身上湿漉漉的水滴，谈笑着，啃着西瓜。然后，他们又投入工作了，直到三更天还不歇工。

6

沟挖成了，水放干了，村头贮水的水池子，已经满得快和岸平了，青年们分拨在夜里放哨。

田野上刮过一阵阵清凉的夜风，春宝抱着枪，坐在弯弯的小堤上，背靠着的小叶儿杨轻轻发响。他仰起头，注视着前面那颗蓝色的星，心有一股清爽的感觉，他的思想，突然跑得远远的。

背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他赶忙隐到树后，警觉地注视这越来越近的轻巧的影子。

“银杏！”他跳出来。

“好容易找到你了！”

银杏疲惫地长出口气，跑到春宝跟前，轻轻地坐下来。

“跟你一块儿干活多好啊！”银杏激动地说，“你知道我今天比往常多干了多少活？在河滩人工授粉，跟社里的人说说笑笑的，就唱起来了，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春宝笑着说，“就是听不出你的声音。”

银杏的脸色突然阴沉了，忧郁地说：“明天，又该回到自

家的地里，愁闷死人了。”

她靠紧春宝：“我不走，我跟家里要出三亩地，我入社！”

春宝安慰她：“别着急，别着急。”

“又是别着急！”银杏撅起嘴，生气地喊叫，“你说过多少回了，俺家会转变，哪有个转变的样子啊！”

春宝笑着说：“真是别着急呢！你没看出来，这些时你哥哥跟支书多亲近，那是他脑筋慢慢活了；别着急，慢慢来。”

银杏长叹一声，说：“你知道，我多盼望着咱们在一块儿！”

“别着急，”春宝羞怯地小声说，“早晚有那一天。”

他把脸贴着她。

夜，静静的，一颗流星从天上划下来，被初秋清凉的夜风吹得飘飘地落在运河平原上了。

1954 年 3 月潞河中学 原载《人民文学》1954 年第 7 期

运河的桨声

1

中秋节夜，月亮从东南天角不声不响地爬上来，一下子把运河滩全照白了。

银杏从屋里一跳，跳出门槛，朝北屋喊道：“娘！我到外边玩去了，您给等门哪！”

北屋，富贵奶奶跟老伴儿正叽叽喳喳地说话，银杏这一叫，她突然一惊，定了定神，忙应道：“别回来太晚了！”

银杏早已经跑出院外，在月光下，她端详了一下自己身上绿底儿小白点的新褂子，按了按辫子上的桂花，害羞地笑了。

富贵奶奶脸贴着玻璃往外看了看，院里满地是月光，没有了女儿的影子。她吁了一口气，说：“这丫头片子好容易走了，要让她知道，又是一顿吵。”

“我得走了！”富贵老头从炕沿上坐起来。

“一定要埋得深深的！”富贵奶奶神情紧张地嘱咐，“不然秋后拖拉机一犁地，就给翻出来了。”

富贵老头没言语，把屋角落那刻着字的石桩子，装进口袋里，背起就走。

“你站住！”富贵奶奶出溜下炕，追出来，又一再叮咛，“打村后背静小道儿走，别咳嗽，脚步放轻，处处是眼。”

富贵老头也不答话，闷着头出去了。

银杏到了河滩，在一块漫长的柳丛地旁坐下，这是农业社的防风林。背后，运河的波涛响着匀适声调，银杏沉浸在说不出的兴奋里了。

她们家入社了，是昨天夜里批准的。今天清晨她去饮牲口，春宝告诉了她，她红着脸，长长地吐了口气，就急忙牵着牲口回家去了。

可是她爹的脸色却很阴沉，她想她爹一定是后悔了；这使她非常生气。为什么这么三心二意呢！

她想起写申请书的那晚上，全家都坐在院里，只有小侄儿在嫂子的怀里睡着了。她伏在小桌上，桌上放个小黑油灯，全家推她当记录，爹摆弄着老绿玉石嘴烟袋，声音低哑地说一句停一停，等大家默默地点点头，然后才允许她写在纸上，最后，全家还都按了指印。

一整天，银杏都噘着嘴，想找碴儿顶她爹几句，可是她爹一言不发，钻进那布满蜘蛛网的土棚子里，收拾那该送进社里的家具，整晌都没出来。

等到她爹把那匹灰兔儿马也牵到社里，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凉爽起来，于是她想起晚上到河滩去等春宝，胸膛里就像流着一股清凉清凉的泉水，坐不安立不安。

一只孤独的夜鸟，在运河上寒栗地叫了两声，把银杏惊醒

了，月亮躲进薄云里，河滩上很暗，没一点响动。

她想自己一定是等得很久了，春宝为什么还不来呢？她很急躁，想走，又不敢走，不走，一个人孤孤单单。又等了一会儿，春宝仍然没来，她想，春宝也许开什么会去了，于是她站起身，到渡口告诉管船老张，要是春宝来了，就说银杏等了半天不见人来，走了。

从管船老张那小棚里出来，她急急地往回走，突然，她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像野鸟一样轻巧的人，弯着腰，在月色下行走。

她看出是春宝。

“喂！”她低声叫。

那人直起腰，凝了凝神，走过来。

银杏严厉地质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春宝摆摆手，压低声说：“别出声，看长寿老头。”

“我不看！”银杏生气了。

“看吧，好看着哩！”春宝拉着她，躲进柳丛里。

不远处，长寿老头抡着大镐，咳哟咳哟地刨着地，一挺身，把上身的夹袄脱了下来，扔在地上，照手心啐了口唾沫，又换了铁锹，吭哧吭哧地掘起来。

银杏看得眼都定住了，害怕地问春宝：“他干什么呢？”

春宝轻轻地笑了出来，说：“春天他入社的时候，偷偷埋了个石头界碑，眼下要扒出来，明白不明白？”

银杏再看去，长寿老头从地里拔出个白东西，吃力地放在地面上，就坐在一旁吸起烟，火亮一蹿一跳的，却看不见长寿老头的脸。

正在这时，大道上一个蹒跚的影子走来了，银杏眼尖，她拉了一下春宝，低声说：“我爹！”

富贵老头在路旁坐下，用袄袖擦着脸，呼呼地喘气。

“谁？”长寿老头熄灭了烟，惊吓得从地上跳起来。

“你是谁？”富贵老头反问道，那低闷的声音里也带着意想不到的吃惊。

“我是长寿。”

长寿老头走上前来，小心地问道：“你干什么来了？”

富贵老头翻着眼皮，也问道：“你干什么来了？”

长寿老头眨巴眨巴眼，看清富贵老头身后的口袋，他笑着说：“给管船老张送节礼去？来，我先打个秋风，尝头口儿。”

富贵老头没了法了，也不拦他，也不看他，长寿老头伸手一摸，硬邦邦，冰凉凉的，是块长石头。

“哈！”长寿老头响亮地笑了，“你这是干什么？是刨出的界石，还是去埋界碑啊？”

银杏一听，断定她爹是埋界石的，不由得气得眼都瞪圆了，就要闯出去跟她爹吵。春宝一把拉住她，说：“再等等！不许跟你爹顶嘴。”银杏被春宝强制住，胸脯一起一伏，嘴一张一合的。

长寿老头燃起一袋烟，递给富贵老头，“抽袋烟，歇口气，今晚天气真凉爽啊！”

富贵老头低着脑袋，不搭理。

“老家伙！别怕见不得人，跟你说真的吧，”长寿老头狡黠地眨着眼，“我今年春天也埋了，今天趁着夜深人静又把它扒出来。”

富贵老头突然抬起头，盯住长寿老头，问道：“你为什么扒出来？”

长寿老头爽快地说：“这是一块心病啊！社里人一说自私，你就脸红，一说跟社里两股心，你就心跳，真是受洋罪。

再说咱们跟拖拉机站订了合同，秋后拖拉机一犁地，真要给弄出来，这张老脸怎么见人？”

“哪……” 富贵老头结结巴巴地，“啊……是呀！”

“别埋了，埋了过年还得刨出来。” 长寿老头流露出老资格的神气，“我比你早走了一步，就先明白个道理，农业社是铁桶江山！”

“说得对！长寿爷爷。” 春宝从柳丛里跳出来。

“谁？” 长寿老头一声尖叫，吓得一身冷汗。

春宝顽皮地嘿嘿笑了。

“春宝，好小子。” 长寿老头仍然止不住心跳。

富贵老头愣住了，赶忙闷闷地低下头去。

银杏三步两步抢上来，指着她爹：“您怎这么不怕丢脸！”

长寿老头不高兴了，沉下脸，教训银杏：“别骂你爹吧！上年纪的人，就要比你们小孩子想得多。”

“自私，落后，哼……” 银杏气得直哆嗦。

春宝笑着说：“银杏，咱们给扛回去吧！”

银杏不动，从眼眶里冒出眼泪来。

春宝劝道：“给扛回去吧，反正是不埋了。”

银杏不情愿地走到她爹身旁，富贵老头虎起脸，吼道：“不用你！”

长寿老头也拦住春宝，“你俩玩去吧，我们怎么扛来的，还让我们怎么扛回去。不过有一宗得嘱咐你们俩，不许满处乱说，这不是什么光彩事！”

春宝笑道：“您放心，我们一定保密。您刨了半天也够累的了，还是我们扛吧！”

长寿老头一拍大腿，大笑道：“你也别抢了，我也懒得扛了，干脆扔他娘的大河里！”

说着，他弯腰扛起石界碑，大步流星地走向河边。富贵老头正拿不定主意，冷不防银杏从后面一下子夺了过去，奔向河边去了。

运河里，响亮地扑通一声，这界碑就随着浪声沉入河底去，银杏高声笑了。

2

黎明，在薄暗中红英就扫完了院子。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一缕缕早饭的炊烟，袅袅地伸向碧蓝碧蓝的天空。

今天，红英要请她爹跟全家吃饭，她的心里像初汛的春水，洋溢着幸福和骄傲。

婆婆点灶，她淘米做饭。

突然，她丈夫根旺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回来了，劈头对红英喊道：“你看你爹做出的丢脸事！”

红英吃惊地问道：“怎么啦？”

“哼！真不怕丢人！”根旺脸发紫。

红英气恼了，也喊道：“你要说个明白啊！”

“你爹昨晚偷着去埋界碑，让春宝跟长寿老头撞见了，长寿老头到处传说，全村都哄动了！我到街里，张顺跟虎兴便笑我为什么不帮助老丈人去扛界碑，反倒劳累人家春宝；让我也跟着他丢脸！”说到最后，根旺气得跳起脚。

红英声音发颤地说：“你到他姥家去过了吗？”

“我还去？”根旺叫道，“干脆别让他们来了！”

“那不行！”红英要哭出来。

根旺一摔帘子，进屋去了。

根旺娘白瞪着儿子，对红英说：“你去请！居家过日子谁

不留个后步，这有什么见不起人的。”

红英站起身，难过地到娘家去了。

街上，篱笆跟前蹲着不少人，红英感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她，她浑身就像起了风疙瘩。她本是个快性人，平时总要亲热地一一招呼，现在只勉强淡淡一笑，就赶忙过去了。

到娘家，进了外院，里院的门紧闭着，红英听见她娘在骂银杏：“丫头家，满处嚼舌根，全不顾脸皮！”

银杏受屈地喊：“您真会冤枉人，从清早起来我什么时候出去过？”

富贵奶奶气糊涂了，说道：“你不是饮牲口去了！”

“牲口不是牵到社里去了！”银杏抓住了理。

富贵奶奶哑了口，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一定是春宝说的，反正跑不出你们俩。”

“娘！”银杏的大哥福海拦道，“春宝是党员，团支部书记，不会那样，您不能乱说。”

红英在外面说道：“怎么大清早就拌嘴，快走吧！”

福海给开了门，红英进来，他皱着眉头说：“你说这件事爹做得多说不过去，连我也瞒着。”

红英问道：“爹呢？”

“在屋里。”

富贵奶奶拉住红英，低声说：“去劝劝你爹，他是个死心窟窿，别憋闷出灾枝病叶来。”

红英说：“你们快去吧！俺婆婆怕都等急了。”

一家走空了，红英进了北屋，富贵老头蜷曲着身子，抱着头躺在炕角。

“爹！”

不言语。

“爹！”

富贵老头蠕动了一下。

“爹，起来！吃饭去吧。”

富贵老头闭着眼说：“你跟亲家娘替我赔个礼，我不去了。”

红英笑道：“请的是您嘛，您不去怎么说得过去？”

富贵老头睁开眼，“我不去嘛！”

红英知道她爹犯牛脾气了，便给他盖上一条被子，回去了。到晌午，她提了个食盒来，富贵老头还在昏沉沉地躺着，红英也没惊动他，就放在桌子上走了。

富贵老头醒来，吃过饭，心里仍然很憋闷，他想去渡口找管船老张，管船老张是个会说宽心话的人。

拐过几道篱笆，穿过一片小枣林，已经出村了。

“富贵叔！”背后有人叫。

他没听见，继续向前走。

“富贵叔，病了吗？”

富贵老头站住了脚，叫他的那个人是麻宝山，一个富裕中农，出名的看风使舵的人。

麻宝山走上前来，惋惜地说：“您昨晚为什么不在后半夜去埋呢？这让人一知道，怕再也埋不成了。”

富贵老头拧起眉头，不高兴听下去。

“来！告诉您个消息，”麻宝山拉着富贵老头坐在一个篱笆根下，机密地说，“您知道不知道？不老松村的农业社，土地一点不分红了，叫做完全社会主义化，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

富贵老头打了个冷战，问道：“当真？”

“千真万确！”麻宝山急赤白脸地说，“这是我小舅子前晌

来告诉我的，今天不老松开了大会，县委跟区委书记都去讲了话呢！”

“啊！”富贵老头慌了神，“那咱村是不是也快了呢？”

“我看，出不了一两天，”麻宝山说，“您想，山楂村跟不老松两个农业社，是全县两杆大旗呀！”

“也许不会这么快吧？”富贵老头脊骨冒着凉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有十五六户中农入社，刘景桂跟春枝也许不会这么莽撞。”

麻宝山叹口气，摇摇头，说：“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大家看不老松跑在前头了，一不服气，也许会轰地一下子干起来！”

富贵老头的身体像抽了筋似的软弱无力，脑袋混沌沌的，他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哆哆嗦嗦地说：“他们要是真的这样做，我就退社！我就退社！”

他不理麻宝山，独自摇摇晃晃地，到河滩他那块心头肉的地里去了。

他一屁股坐在那还没被砍去的地界——一簇柳丛下，双手紧紧攥着土疙瘩，攥得粉碎，他的心，撕裂了似的疼痛，鼻窍紧扇着，他几乎要嚎出来。

土地，他的命啊！

黄昏，太阳慢慢沉落下去了。远处，传来青铜脖铃叮叮当当的声音，放羊孩子清亮的呼唤，河滩上，雪白肥大的绵羊出现了，追逐着，咩咩地叫，农业社的羊群回村了。

天凉了，富贵老头站起身，往渡口去，大路上扬起风沙。

3

夜，渐渐伸展开来了，像一张黑色宽大的布幕，严严实实

地盖住了运河滩。

区委书记俞山松，黄昏才从不老松村赶来，看不清路，只得推着自行车走。山楂村在黑夜中不见了，只有渡口小棚里晃动的那孤寂昏黄的灯光，招引着行人。不！河边一溜渔船上，还燃着几堆烟火。

“喂！请把船摆过来……”

“喂！请把船摆过来……”

在寂静的夜里，俞山松的声音在远处得到了回声，就像旷野上有一个人在呼喊，渐渐的微弱和遥远了。

但是，渡口小棚没响动。

俞山松心想管船的一定睡着了，于是又喊：“喂！请把船摆过来……”

“喂！请把船摆过来……”遥远的回声又消失了。

小棚仍然不理，灯光挑逗似的晃动着，秋夜很冷，俞山松还没吃饭，肚里直叫，他真是恼火了。

这时，渔船上跳下个黑影，跑到渡口小棚，跳上渡船，划过来了。

俞山松闻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腥气，便问道：“你是哪村打鱼的？”那黑影回答道：“山楂村农业社渔业组的。”俞山松笑了，说：“刘景桂真是个找财的人。”那黑影惊问道：“同志，您是县里还是区里来的？”

俞山松巧妙地回答道：“我是过路人，你们社的名声可不小呢！”

那黑影摇摇头，“我们落后了，人家不老松农业社听说土地已经不分红，我们社反倒要提高分红比例呢！”

“你们跟不老松的情况不太一样。怎么，你们要提高土地分红比例？”

“嗯哪！可是我不同意。”

“你们社的领导思想有毛病吗？”

那黑影警戒地看了他一眼，抛了锚，回避道：“同志，下船吧！”

俞山松跳上岸，小棚的灯光突然亮了一下子，他想一定有人，于是便走了进去，小棚的炕上，靠墙坐着个老头，正对着灯火点烟。

“老大爷，您为什么不把船摆过去呢？”

那老头也不看他，闷声闷气地说：“我是摆你的么！”说着，他吹灭了灯，说道：“我要走了，你也走吧！”

俞山松压住着怒火，说：“老大爷，夜里也会有人过河，您得给摆过来呀！”

那老头冷冷地说：“你看看我是管船的么！”

俞山松知道碰上个怪脾气的老头，反倒感到可笑了。他跟在老头脚后走出棚子，看见老头的身子摇晃着，脚步很沉重，他想，这老头一定有很重的心事，从他脚下的声音可以听出来。

突然，老头脚下一溜，俞山松忙扔下车子，一把扯住他。老头一个趔趄坐在地上了，他光顾想心事，踏在滑泥上，差一步就要倒在路旁的小溪里。

俞山松把老头扶起来，问道：“大爷，没摔着哪儿吗？”

老头大口喘着气，摇摇头。

“大爷，我打着手电，给您照个亮吧！”

俞山松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一道白光射出来，前面的路照明了。他一个人夜晚行路是不肯打手电的，因为电池要公家供给。

老头感激地看了看这个年青人，问道：“同志，你这是到

哪儿去呀？’

“到山楂村，您呢？”

“我就是山楂村的。”

“您是哪一家？”

“村东头富贵家，”老头说，“同志，你是找农业社的吧？”

“对了。您是社员吗？”

“是啊！”老头回答道，“你是不是从不老松来？”

“正是。”

“二十里路，怎这么晚才到？”

“在那里开完会才动身，已经太阳平西了。”

老头放慢脚步，跟俞山松并肩走，急切地问道：“听说你们那里完全，完全……”老头选择着恰当的名词，“完全归社会主义了？”

“他们那里条件好，全体社员一致同意，从明年起，土地不分红了。”

“我们这里是不是也很快呢？”老头痛苦地问道。

俞山松心里一动，说道：“这不能比赛，要看条件。”

老头不放心地问道：“要是一争气，轰地一下子闹起来呢？”

俞山松说：“不会。”然后试探地问道：“您愿意争气吗？”

老头不言语，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老头问道：“同志，你说土地分红为什么少呢？”

俞山松反问道：“您说种地打粮食，主要是靠人力还是靠地力呢？”

老头含糊糊地说：“两相宜呗！”

俞山松不再问下去，他抓住老头的话，反反复复地研究起

来。他断定，这老头一定是个中农，但是他想不出老头的家。他从青年团县委会调任区党委书记刚刚六个月，他已经熟悉重点社所在村各家各户的情况，然而这个老头的家为什么想不起来呢？想不出他的家，就无法更正确更深刻地分析这个人。

“同志，人家的地要是好地呢？”老头又问了。

俞山松从深思中转回来，笑着追问道：“大爷，您说的是哪一家？”

老头又哑口无言了。

谁也不再说话，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还有俞山松的自行车那单调的车轮声。

猛地，前面树林里，一点灯火浮游过来，渐渐的，渐渐的，灯火大了，在大路上停住了。

“爹！”

一个姑娘用清脆的声音向旷野呼唤。

老头不安地咳嗽起来。

“爹……”

姑娘的声音是悠长的，焦虑的。

老头高喊道：“别叫魂了，我回来了！”

那汽灯走近了，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一手提灯，一手拿着杆巡夜的红缨枪。

猛地，那姑娘叫起来：“俞区委，你来了！”

俞山松一惊，那姑娘已经跑到近前，“啊！银杏，是你。”于是，俞山松把老头和他的家连在一起了。

4

已经入夜，满天的繁星都困盹了。

山楂村中间，一个四围满是洋槐的小院里，北屋透出明亮的灯光，动摇的人影，激烈的说话声。

这是农业社副主任春枝家，正在开党支部委员会，讨论农业社扩社后的工作问题。

大家听着支部宣教委员、农业社会计股长赵明福的发言。他是个瘦瘦的带着一股傲气的人，眼睛里总闪着讥诮别人的光，薄嘴皮儿说话就像敲梆子。

区委书记俞山松，坐在墙角落的一个扶手椅上，倾听着其他四个人的发言。

支部书记刘景桂注意地听着，沉思着；副书记春枝托着下巴，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组织委员是个模范互助组长，他听得很细心；新选进支部委员会的春宝，做着记录，不时抬头看一看赵明福，他的神情很紧张，看出是在压抑着心里的冲动。

“一句话，我们要想团结中农，就得提高土地分红比例！”

赵明福说完了，急急地吞了一口冷茶，然后安然地把目光扫着大家的面孔。

春宝迅速地抬起头，想要发言，但看了看大家的脸色，又咽回去了，他很注意保持冷静沉着，学习刘景桂的样儿。

这时，春枝说话了：“赵明福同志，你这个意见在上次支委会研究中农入社的会上，不是没通过吗？”

赵明福啜着冷茶，并不看春枝，说道：“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吗？”

“怎么不同呢？”

赵明福冷冷地笑道：“你当真不知道吗？富贵老头埋界碑的事，不是嚷嚷遍了？这说明中农在思想上并没入社。”

“这是中农的通病。”

“嘿！你说得真轻巧，新入社的中农都想退出呢！他们说

土地分红太少。”

春枝冷笑一声，问道：“你是代表谁的利益说话的？”

赵明福刷地涨红了脸，“你怀疑我是为了自家？”

“对了，”春枝尖锐地说，“你别忘了自家是富裕中农！”

赵明福脸涨紫了，一把推翻了茶碗，喊道：“你这是污辱同志！”

“何必发火呢！”春枝静静地说，“中农决不会退出。”

“一定会退出！”

“绝对不会！”春枝坚定地说，“他们是看出农业社有利才申请入社的，嚷嚷要提高土地分红比例，不过是想能多捞一把就多捞一把。不错，富贵老头是埋了界碑，可是你也不是不知道，长寿老头扒出了界碑，他们都是中农啊！”

这一番话，说得赵明福哑口无言，矜持的态度立刻变得有些慌张了。

“我同意春枝同志的意见，”刘景桂低沉地说，“咱们社现在是劳土四六分红，对中农跟多地户已经很有利了。我们的方向是，随着生产的增长，劳动效率的发挥和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逐步而稳健地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不过我们为团结新入社的中农，今年还维持原来的分红比例不动。明福同志却提议增加土地分红比例，这就太右了。”

春宝惶恐了一会儿，下决心说：“这是投降！”

赵明福暴怒的含着敌意的眼睛，投向春宝，但却碰见了俞山松对他的注视，他便垂下了眼皮。

“县委最近那个通报你们接到了没有？”俞山松问景桂。

“接到了。”春枝说。

“拿出来念一念！”

春枝从档案夹子里拿出那份通报，俞山松说：“请老赵同

志念。”

赵明福发窘地接过来，咬了咬嘴唇，停了一停，才低声地念了。

县委的通报写道：“在运河上游，牛栏山下的牛栏村农业社，因为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的右倾思想，对社内三分之一的中农盲目退让，提高土地分红，并错误地将超产部分劳土平分，致使中农与贫农严重不团结，富农分子混入社内，挑拨离间，篡夺领导权，这个社已经陷于混乱、瘫痪状态，县委与区委决定组织紧急工作组，前往整顿。……”

念着念着，赵明福的声音越发小了，手哆嗦了，春宝胜利地说：“老赵的意见，正是这样！”

赵明福的脸苍白，软软地垂下头。

刘景桂看看大家，问道：“谁还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大家都没话说了。

“现在我们研究选举中农参加社务委员会的问题，”刘景桂把他的记事本又翻了新的一页，“社委会中农成分的委员，只有赵明福同志一个人，还又是党员，这就不能很好团结中农，过两天就要改选了，党支部需要酝酿一下。”

“我同意！”为挽回面子，赵明福第一个点头，同时他报复地扫了春枝一眼，“我一直有这个意见，不应该埋没人材，春枝一直是反对我。”

春宝喊道：“不能像你那么无原则！”

赵明福青筋鼓起来了，不能容忍这个年轻人粗暴的顶撞，正要反刺几句，外屋春枝娘低声说道：“你们住一住讨论吧，让我把给俞同志做的饭端进去。”

“您别忙碌了，我来端吧！”

说着，俞山松赶忙去接，春枝微笑地望着他。

这一来，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屋里的空气也稍微清爽一些了，刘景桂问赵明福：“你刚才是不是要发言？”

“我不想说什么了，希望春宝同志对我不要抱成见，误会我的意思。”这一霎间，赵明福考虑了一下，他把讽刺话压下去了。

跟着，大家讨论向社员群众推举哪些人，刘景桂提出福海，大家一致通过了。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月色淡了，星星稀了。

最后，刘景桂说：“俞山松同志，你谈谈吧！”

俞山松这年轻的区委书记，两眼炯炯放光，笑着说：“一下车就乱发表意见，毛主席早批判过哩！我还是别谈了。”

散会了，春枝支起窗子，一股冷气钻进来，刘景桂笑着对俞山松说：“你就住在这里吧！黑更半夜也没处号房去了。”

俞山松碰到了春枝那炽热的眼光，他迟疑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我住在老赵家吧。”他迅速地看了春枝一眼，春枝沮丧地低下头。

他们走出院子，春枝默默地跟着，街上冷清清的，俞山松突然说：“老赵，你头前走一步，我跟春枝同志谈个问题。”

人们都走了，夜风穿过洋槐疏疏密密的叶子，簌簌发响。春枝的大眼睛，抱怨地望着俞山松。

俞山松笑了，说：“我要住两三天呢！看你……”

春枝默默地站着，突然，她疲倦地倒在俞山松的怀里，轻声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一扩社，二百户人家，我真感到自己能力不够了，让我到党校去学习吧！我真得好好地学习了。”

“是啊！都得要学习。”俞山松拍抚着春枝。

春枝忙说：“那就让我去吧！”

“应该在斗争中学习，”俞山松沉重地说，“你们社里情况更复杂了，一些党员思想也很乱，今后你得跟景桂分工去独当一面，责任就更重了。”

春枝无声地靠在他的肩上。

许久，俞山松轻声说：“我还要跟赵明福谈话，我得走了。”他把春枝送到门里，吻了她一下。

5

俞山松离开春枝家，月色很白，他踏着月色慢慢地走，留心着每个角落和树影，山楂村静静的，但是他知道，山楂村并不是真正静静的村庄。

突然，他看见前面破墙后有个黑影一闪，他悄悄跟踪追过去，那人鬼鬼祟祟地隐在暗影里，匆匆地行走。

在一家门口，那人停下来了，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然后，“嗒嗒嗒！”地敲起了门，院里没有动静，就又“嗒嗒嗒！”紧急连声地敲起来。

俞山松猛地走过去，手电筒射出白光，问道：“你是谁？”

那人吃了一惊，但跟着镇静地回答：“我姓田，就在这个院里住。”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

“串门子去了。”那人始终不回脸地回答。

俞山松怕赵明福等得不高兴，便记下这家院里有一棵老虎眼枣树，就走了。

这个院子的北屋里，高点着明灯，富农田财跟麻宝山喝着浓酽浓酽的枣叶儿茶，吸着烟，两个面皮都是红红的，正在高谈阔论。

“宝山，只要多积肥，凭着咱们哥儿俩这两只手，赶不过社里的产量，砍我脑袋！”

田财兴奋地在炕沿上敲着烟袋，然后端起茶杯，一仰脖儿“骨碌！”喝了下去，打了两个饱嗝儿。

麻宝山闷闷地吸着烟，说：“是啊！咱哥儿俩是对心思的，恨的是我们那大小子，让社里迷了心，总是横三竖四地不听话。”

田财敞开了怀，嘿嘿一阵笑道：“宝山，你也太吝啬了，对他们小俩口儿别抠得那么紧，不然他们真要闹起分家入社，你反倒损失更大了。”

麻宝山点点头，田财又给他斟上一杯茶。

就在这时，外面那个人敲着门，不过田财没听见，他老婆正在炕头奶孩子，听见外面门响，她不想打断田财那些迷惑麻宝山的甜言蜜语，就自己出去了。

“谁呀？”田财老婆走到影壁那里，问道。

“我！”外面那人含糊地应声。

田财老婆听不出那人的语声，想回去报告田财，却听见北屋田财跟麻宝山高声大笑，她怕冲淡他们那热烈的气氛，犹豫了一下，就开了门。

门外那人矫健地一跳，跳进门槛，然后敏捷地反手插上门闩，田财老婆吓得要叫出来，那人把头上的破毡帽一揭，低声命令：“别嚷！我是河西王六。”

田财老婆定了定神，心里还扑通扑通地跳，笑着说：“六老板，您怎么黑更半夜赶到这里，吓死人了。”

“别问了！”王六说着，一直就要奔上房去。

田财老婆一把拉住他，压低声音说：“上房有人，你在仓房等一等。”

田财老婆一步闯进北屋里，胸脯紧张地一起一落，脸上一红一白，她平静了一下心情，做出笑脸，玩笑地说：“宝山大哥！半夜了，该回家陪大嫂去了。”

田财正把麻宝山说得颠三倒四入了迷，不高兴地转过脸，瞪他老婆，但他一接触他老婆那报急的眼色，就连忙顺水推舟地说：“哟！都这么晚了？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知不觉说了小半夜。”

麻宝山站起身，田财又一把攥住他的手，叮咛道：“兄弟！不要三心二意，不信社里那些花言巧语，富贵老头子有流眼泪的那一天。咱哥儿俩搭帮，你多积肥，我手里还有一点儿钱，咱们劳动力又不少，非闹个平地一声雷，吓他们一跳！”

麻宝山连声答应：“是，是。”

田财不放心地嘱咐道：“一言为定！明天我就把我家的那堆粪拉到你家去。”

“是！是。”

田财把麻宝山送出门口，关上门，刚一转身，从仓房跳出个人，手里拿着把宰猪刀子，明闪闪的，站在当院。

田财吓了一跳白毛汗，走上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六老板，您刚到？”

王六老板把尖刀子收起来，也压不住心跳地问道：“刚才那家伙是个什么人？”

“一个中农，落后的脑袋！”

进了屋，王六老板抢上一步把灯吹灭了，月光斜照进来，青幽幽的。田财小声问道：“六老板，您出事了吗？”

“是啊！我现在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投靠你来了。”王六老板脱着衣裳，从身上取下东西。

外屋有响声，王六老板问道：“谁？”

“六老板，我在给你做饭。”田财老婆回答道。

“不用，我就饿一顿吧！”

田财老婆也进来了，田财胆怯地问道：“六老板，您出了什么事？”

王六老板饮牛似的连喝了几大碗茶，抹了抹嘴唇，狠狠地说：“他们没收了我的粮食，我他妈的给他们仓库点了把火，躲进青纱帐里，又劫了几个人，眼下收了秋，没处躲了。”

田财吓得腿都发抖了，哆嗦着说：“六老板，我这里也躲不了啊！山楂村是有名的鬼门关。”

“你不用害怕，我决不连累你，眼下我是孤单一个人，等我跟国民党地下的人接上头，我就远走高飞。”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扔在炕上，说：“这笔钱给你！我知道你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你不要忘恩负义，想当年我在市场上拉把过你，如今我遭了难，你收留我一下，日后忘不了你的好处，你要是告发了我，我反正豁出这颗脑袋去了！”他把那刀子碰得叮当响。

田财不言声，王六老板又逼问道：“你说吧！”

田财舌头都麻木了，哪里说得出口？他老婆却是个胆大贪心的人，笑着说：“六老板，您放心吧！我们是君子，不是小人，一定把您藏得严严实实的，让您平平安安离开这里！”说着，她把炕上那一叠钞票收在怀里，王六老板又格外掏出几张给她。

这时，炕头那孩子醒了，哇哇哭起来，王六老板吓得忙抓起炕上的东西，田财老婆扑哧笑了，说道：“六老板，你真是吓得魂出窍了，你也睡吧！”

“不！我不困。”王六老板收拾起炕上的东西，说道：“我白天就躲在你们藏粮食的地窖子里，黑夜给你们打更，连你们

这个吃奶的孩子也别让知道。”

田财跟随王六老板去收拾牲口棚里那地窖子，铺了厚厚的干草，扔了两条被子，拿了水壶、饭碗、便盆，王六老板又威胁了他一顿，一句话，他是个犯死罪的人，不定哪一天掉脑袋，反正是豁出命去了，要是田财敢告密，杀了他全家，烧了他房子。

田财像打摆子似的回到北屋，一头倒在炕上，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他老婆摇着他，说：“别怕，他住不长。”田财钻到老婆的胳肢窝下，上牙打着下牙，说：“他豁出死，我还想活呢！咱们山楂村是天罗地网，千层篱笆也得透风，早晚会被人知道，我得挨枪毙。”

田财老婆一把推开他，说：“看你这个熊劲儿！没家贼，引不进外鬼，咱们要不露了马脚，透出口风，谁也不会知道！”

田财身子仍然哆嗦着，嘴里不住哼哼唉哟地叫，第二天，他就吓得不能起炕了。

6

第二天清晨，俞山松在赵明福家吃了早饭，就到刘景桂家来了。

他故意路过昨晚引起他怀疑的那一家，这是一座蓝生生的半灰半砖的小四合院儿，枣树的枝桠伸出墙外，门楼跟影壁都描了彩。这时，从院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阴沉的女人，一只手提着柳罐斗，一只手牵着一头高大的青骡子，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跟在后面扯着她的衣角，到井台去饮牲口。

那女人望了俞山松一眼，冰冷的眼光一抖动，像是害羞似

的低了头，吆喝一下牲口，赶紧走了。

俞山松到刘景桂家，春枝已经在那里。他第一句就问道：“你们村西头有一家姓田的，院里有一棵枣树，那是谁？”

“富农田财家！”春枝漫不经心地回答，仍然继续整理党内与社内的文件和材料。

刘景桂却听出这突然的问话中有问题，他停了手，问道：“你发现什么了？”

俞山松把昨晚见到的事情说了一遍。刘景桂沉吟了一下，说道：“他一定是到麻宝山家去了，他正拉拢麻宝山呢！”

“党支部应该严密注意富农的活动！”俞山松突然转过脸，严厉地对春枝说：“看你刚才那样子，对这个情况一点不注意，好像天下太平了！”

春枝羞愧得脸红起来。

刘景桂问道：“你对赵明福有什么感觉？”

俞山松皱皱眉头，顿了顿，说：“他的个人主义根子很扎实，骄傲自满情绪很浓厚！他犯了错误，只是支委跟他谈一谈话，他口头上认了错就过去了，这是不行的！应该让全体党员批评他，让党外群众也监督他！”

刘景桂看看春枝，春枝也正看他。他满面惭愧地说：“我刚才跟春枝商量了一下，准备整个党支部搞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清理清理过去，由各个支委带头检查。”

“应该的！”俞山松在屋里踱来踱去，“你们俩跟其他同志还不同，你们领导着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就更需要敏锐的政治警觉性。”

“我的思想已经生锈了！”刘景桂沉重地垂下头。

“我决定在你们这里住一星期，”俞山松坐下来，“我想在最后的晚上，给同志们作一次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报告，

要用你们村子的阶级斗争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这是各个党小组的反映。”春枝把一个档案夹子放在俞山松的面前。

俞山松拿起这沉甸甸的夹子，说道：“这是不够的！”

俞山松在山楂村住下了。白天，他到各家去，到河滩田野上去，到天天坐满老头闲谈的管船老张的小棚那里去，他走遍了各个角落；夜晚，他跟景桂、春枝研究党内党外的问题，研究正在连夜激烈进行着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到半夜，有时到鸡叫，他回去刚刚合上眼，东方已经呈现鱼肚白了。

突然，一天夜晚，俞山松在根旺的陪同下，到田财家来住了，田财哼哼唧唧地开了门，面对着这两个不速之客，吓得一下子脸没了血色，舌头硬了，四肢也僵了。

田财老婆压抑住恐怖的心跳，镇静地周旋着，她故意把俞山松安置在背静的小跨院里，那里很难听出院里的响动。这女人像一只狸猫似的，眼睛闪着磷光，隐藏着敌意，溜来溜去。

等俞山松睡下了，她嘱咐田财警戒小跨院的动静，悄悄地拿起一个饭篮，到牲口棚去了。

搬开压在洞口的簋子，地窖子里冒出一股恶浊的臭气，王六老板伸出头来，恶凶凶地喝道：“怎么这么晚才送饭来！这洞里又湿又闷，快憋死了！”

“低声！”田财老婆跳进洞里，“共产党的区委书记来了。”

“啊！”王六老板叫了一声，抓起刀子。

田财老婆扑上前，捂住他的嘴。

“我跟他们不共戴天！”王六老板恶狠狠地咬得牙齿咯咯响，“我去宰了他，换他这条命！”

“他有手枪，你是去找死！”田财老婆嘶哑地小声说，“我们也就让你害了。”

王六老板的刀子从手里落下来了，手心是冰凉冰凉的汗，绝望和兽性在他的身体里燃烧起来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有着两颗诱惑人的深眼睛的女人，她的肉体强烈地吸住了他，一股女人热汗的气味从她的小褂儿里散发出来，那隆起的乳房恐怖地颤动……他像一只饥饿的狼似的扑了过去，把她死死地压在身底，她挣了几下，却并不叫，用牙齿咬他的脸，没有反抗……

回到屋里，田财老婆一头倒在炕上，呻吟起来，田财怀疑地问道：“你怎么啦？”

“喝了几口凉茶，肚子疼！”她用被子蒙住头。

“是不是他欺侮了你？”田财一腔妒火，身子挪近老婆。

“我跟他睡了，你管不着！”他老婆用脚踹开他。

俞山松在小跨院一直没睡，听着院里的响动，这时他听见前屋的声音，便从床上起来，他轻轻地开了门，刚要踏出脚，猛地看见正当门口有一盆闪闪的泔水，他敏锐地想到，这是报告他黑夜外出的信号。

俞山松没有声音地到院里来了，秋夜清冷清清的，山楂村没有一点动静，他留心着院里的角角落落，他感到这个富农的家庭是阴森森的。突然，他看见黑古隆冬的牲口棚里，飞起一个火星，像是烟头熄灭了，他慢慢走过来。

那大青骡子，也像它的狡猾的主人，看见俞山松在远处，并不出声，当俞山松走近槽了，它就像报警似的嘶叫起来。

“谁？”田财像鬼叫一样地喊。

“我起来解手！”俞山松懊恼地回答。

田财老婆出来了，不怕羞耻地穿了一件小衣，谄媚地说：“俞同志，外面太冷，别着凉了，给你个便盆吧！”

俞山松被这个可耻的女人惊住了，他连看也不看她，冷冷

地说：“不用了！”

那女人仍然半裸体地站在那里不动，俞山松只得回小跨院去了。

第二天清早，在春枝家里，刘景桂问俞山松道：“住了这一夜，你对这个富农有什么印象？”

“又阴险又无耻！”俞山松恶心地说。

他的失眠的苍白的面孔，陡地泛起血红色，他狠狠地向桌上一击，说道：“一个敌人，一个狡猾的敌人！”

7

王六老板躺在地窖里，像落进陷阱的狼，手里老是攥着他那把雪亮的刀子；上面，有老鼠跑跳，沙沙作响，一个小蝎虎子从上面落下来，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惊吓得一抖腿，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透过通风的气眼，望见外面是白花花的，枣树上的麻雀在吱吱喳喳地叫，夜还没有降临。

渐渐的，太阳落山了，暮色苍茫，夜像薄薄的轻纱，蒙盖了村庄，月亮从东山升起来了。

牲口棚的骡子让麻宝山拉走了，王六老板蹿地跳出了地窖，一阵凉风吹进牲口棚里，他猛吸了两口，打了个冷战。

北屋里，田财老婆正收拾饭篮子，田财抢过来，说道：“我去！”

田财老婆恼怒地一甩手，骂道：“你要是不放心，就跟在我屁股后头盯着！”她抢过饭篮子，到牲口棚去了。

王六老板一见田财老婆，问道：“什么饭，炒没炒鸡蛋？”

“你怎么自个儿就随便出来！”田财老婆着急地低声叫，“昨晚夜你一定是露了头，叫那姓俞的瞄上了，不是我从屋里

麻溜儿出来，你就给逮走了。”

“妈的！”王六老板嘴里溅着唾沫星子，“我想那小子一定睡着了，露出头透透风，抽口烟，他妈的没想到那小子突然走过来了。”

“你要加小心！”田财老婆焦虑地嘱咐，“山楂村处处是眼睛，处处有耳朵。”

“我想让田财去打听打听，这个姓俞的小子到底为什么来？”王六老板用手遮住烟头的火光，皱着眉头深深吸了一口。

“他到哪儿去打听！”田财老婆撇撇嘴，“在村里臭得让人捂鼻子。”

“不！你去叫他来。”

田财老婆把饭篮子放下，王六老板一步抢上来，说道：“他出去你就来！”田财老婆望了他一眼，脸烧到耳根子去了。

田财等他老婆前脚进牲口棚去，他后脚就蹑手蹑脚地跟来了，紧靠在外面偷听。听到王六老板让他老婆去叫他，赶忙三步两步假装没事地奔上房去了。

“你贼溜溜的干什么呢？”田财老婆像受污辱似的问道。

“我问你，”田财心头一股酸溜溜的，“他跟你说了什么私情话？”

“他让我叫你去。你把我锁起来吧！不然你跑不了当王八。”田财老婆咬着牙咝咝地骂，气哼哼地进上房去了。

田财走进牲口棚，王六老板正吧嗒吧嗒地吃着饭，他命令道：“你去找赵明福，打听打听姓俞的那小子为什么到你家来？”

“我怎么跟他打听？”田财发愁地望着王六老板。

“他的锁子骨让我们掐着呢！”王六老板脸上闪过一阵得

意的笑影，“共产党是不许他们的党员贪污、做买卖的，赵明福有一笔资金还押在我手里，只要给他泄露了，他就得从党里滚出去。怕他不说，哼哼！”

“我怎么跟他说？”田财也觉着腰板儿硬了。

王六老板附在他的耳朵边，眉飞色舞地说着，田财不住地点头。

田财从牲口棚里出来，紧紧裤腰带，兴冲冲地就朝外走，刚出门槛，陡地又拨回头，进了北屋，对他老婆说：“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他老婆在黑暗中恶狠狠地瞪着他，鼻孔里哼了哼，等他刚走出院子，这女人就爬起身，溜进牲口棚去了。

田财急急忙忙到赵明福家去，路上，共产党员三三两两的走过去，田财不敢光明磊落地露面，就隐在一棵槐树的暗影里，等人走完了，才迅速地闪进赵明福家去了。

门没有插上，田财一直走进院里，赵明福老婆在油灯下，哼哼着小曲儿，正在补一只粉红色的袜子，田财在窗根下低低叫：“三妹，三妹！”

赵明福老婆是田财的远房叔伯妹子。她一抬头，从玻璃窗看见外面那张瘦猴儿脸，说道：“二哥，你进来。”

“明福呢？”

“开他妈的党小组会去了，”赵明福老婆骂骂咧咧地说，“刘景桂跟春枝带头，姓俞的那区委撑腰，正鸡蛋里挑骨头地找他的碴儿呢！”

“什么时候回来？”

“得小半夜，”赵明福老婆看田财一眼，“你找他什么事儿？”

“一件重要事。”田财隐秘地回答。

“你就等等吧！”赵明福老婆继续哼着小曲儿，补那只粉红色的袜子。

田财烦躁地等着，月亮往西一步步挪动，家家都睡了，田财想他老婆不知是在北屋里，还是在牲口棚里，很不放心。

正在这时，外面门楼下的鸡笼翻了，鸡笼里的鸡吱呀呀叫起来，一个人瓮着声骂道：“妈的！你当门口摆个埋伏，安的什么心？”

“我偷汉子哪！”赵明福老婆扔下粉红色的袜子，迎出来，“你眼睛长在胯骨上了，看不见那么大的一个鸡笼。”

赵明福嘟嘟囔囔跟他老婆进屋来了，猛地，看见坐在椅子上的田财，吃了一惊，拧着眉头子，丧门神似的问道：“黑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干什么？”

田财笑嘻嘻地站起来，说道：“王六老板让我问你好。”

“什么？他妈的王六老板，不认得！”赵明福仰面朝天往炕上一躺，不理田财。

“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呀！”田财走过来，坐在炕沿上，“你在他手里还存着十五石粮食呢！”

“胡说！”赵明福从炕上鲤鱼打挺坐起来。

田财诡秘地笑了，“你为什么白白扔了这笔财呢？就是扔掉不要了，还不是也有这么回事儿。”

赵明福又颓然地躺下了，他眼前浮起那个有一双黑丛丛浓眉毛跟一对发绿光的恶眼的矮胖子。……

那是他偷挪了社里的公款，到镇上倒卖粮食，因为田财报告了他的底细，王六老板不断给赵明福甜头吃，请他到饭棚吃饭，酒馆喝酒，逛破墙头的暗门子，赵明福害怕出头露面有危险，就暗中加入了王六老板粮行的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因为王六老板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破坏政府法令，被没收了

一百多石粮食，赵明福的十五石也连同被没收了，他怕党支部知道，不敢声张，也就放下了。

“前几天我在河西遇见了王六老板，”田财扯着瞎话，“他说一定要还你的粮食，现在他破落了，没脸见你，让我给你捎个口信。”

赵明福闭着眼，心猛烈地跳着，同志们尖锐批评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脑海里乱哄哄静不下来；现在，田财又刺破了他最害怕暴露的隐秘，他更喘不过气来了。

“我问你，”田财小声问道，“昨天那个姓俞的区委书记，为什么到我家去，你知道不知道？”

赵明福眼也不睁，说道：“我又没钻进他的肚子里，怎么会知道他为什么到你家去？”

“你是党支部委员，怎么会不知道？”田财不相信。

“他是区委书记，也用不着跟一个小支部委员汇报工作！”

“这就奇怪了，”田财自言自语地说，“他为什么到我家去呢？还一夜没睡。”

“嘿嘿！这有什么奇怪的，”赵明福像哭似的笑了两声，“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要限制、消灭富农，要彻底清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句话，要消灭你，要清除我！”

田财浑身激起了鸡皮疙瘩，吓得忙问道：“是不是要拿我第一个开刀？”

赵明福用白眼翻了他一下，鼻孔里轻蔑地笑了笑，说道：“你他妈的别往脸上贴金了，你脸子长得白，俞山松看上你了？”

田财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站起身，说了声“明天见！”就匆匆忙忙回家去了。

王六老板在院里轻轻地踱着，外面一敲门，他赶紧躲进

牲口棚里，田财老婆打着哈欠，从北屋出来，开了门，田财搜寻地上上下下看了看他老婆，问道：“你刚睡？”

“是你把我敲醒了！”他老婆遮盖地说。

王六老板从牲口棚里走出来，斜了田财老婆一眼，问田财道：“怎么样？”

“他说了，没什么，就是要普遍注意注意富农！”田财轻松地说。

“赵明福混得怎么样？”

“很不得意，党支部正整他。”

“好，那我们就要抓住他！”

王六老板兴奋地握紧拳头，齙着牙，压抑着，像夜猫子似的咯咯笑了。

8

古老运河的涛声，惊动了平原寂静的夜，浮云掩盖了弯弯的明月，运河上是无边的银白。从下游返回的船只，逆着运河的急流向前进，河西蜿蜒的公路上，早行的汽车已经从城市开来了。擦着运河的河面，像是秋夜流星的尾巴，从上游曳下一道淡淡的白光，那是新建不久的发电厂的灯火的光辉。

公路，新建的发电厂，日夜不停的桨声，通向明天。站在运河平原的泥土上，会听见土地在震动，土地在行进！

战斗在最前列的，行进在最前列的，是共产党员。

在运河岸上的树林里，山楂村党支部大会已经开了多半夜，已经接近尾声了。

“同志们！”

三盏汽灯挂在低矮的杜梨树枝上，刘景桂站在白亮的灯光

下，他的脸非常严峻，像一面浮雕。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开会呢？这是为了让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你们看！就是在那棵大白杨树下，1947年8月15日深夜，我们有五个同志，被国民党还乡团用铁丝捆绑了，扔到运河的漩涡里；今天，我们开会的同志里，有他们的妻子，也有他们的儿女！过去我们流血牺牲，是阶级斗争；今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限制、消灭富农，也是阶级斗争啊！为什么我们麻木了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战斗力了呢？”

这高亢的声音，在树林里回响。耸立在运河高岸上的大白杨，在夜风里像急雨似的哗啦啦响，大白杨树下的漩涡，呼啸着，拍打着河岸。

“刚才俞山松同志作的报告说得对，我们的小农自私思想使我们麻木了，使我们没有了战斗力。我们不用社会主义思想把它消灭掉，我们就简直不配称为共产党员了！赵明福同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几天来，同志们批评得他掩盖不住了，作了个躲躲闪闪的检查，那是不深刻的，不真心的！刚才俞山松同志把他的思想挖了根儿，刨了底儿，赵明福同志要细细想想，你已经走到瞎道上去了！”

刘景桂的声音激动得发颤了，同志们的眼睛，都集中在这个意志坚强的人的身上，只有赵明福低垂着头。

“同志们给我提了不少意见，我谢谢同志们！但是还不够多，也不够严厉。过去党支部会里，对同志们的批评没有支持，对赵明福同志的错误容忍了，这责任得由我担当！对山楂村的阶级斗争，我没有分析过，俞山松同志只住了七天，却发现了这么多问题，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却什么也没看出来，我是对不起党的！”

刘景桂哽咽了，流下了泪，他迅速地把脸闪到暗影里，抹

掉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时刻清醒着，不打盹儿，那么敌人不但破坏不了我们，反倒会一个不剩地被我们消灭掉！”

刘景桂讲完了。运河高岸上的大白杨，急雨似的山响，高岸下的漩涡，呼啸着，拍打着河岸。

散会了，每个共产党员的心里，都充满沉重的战斗感，他们默默无言地离开树林，从染过同志们鲜血的大白杨树下慢慢走过，回村去了。

“老赵同志，你在前边等等我！”俞山松热烈地、友情地喊。

“我想再到赵明福家住一夜，推心置腹地跟他再谈谈。”俞山松望着刘景桂，征求他的意见。

“不！”春枝噘起嘴，瞪他一眼，意思是让俞山松住在她家里。

刘景桂沉吟了一下，说：“你让他多想想吧！你说破嘴皮子，他的思想不作斗争，只不过是空话。”

俞山松想了想，点点头，“明天清早临走时再嘱咐他几句吧！”

赵明福拖着沉重的腿，走进村口，在一棵酸枣树下，站着他的老婆。那妖冶的女人，梳着个香蕉头，一身淡色的裤褂儿紧贴着身，在朦胧的月光下像一条蛇。

“你们的会要开一辈子呀！”那女人抱怨着，“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多害怕。”

“你小点声！”赵明福软软地说。

“我不是党员，他们可给我戴不了紧箍圈！”她动手拉赵明福的胳膊，“走！”

赵明福不动，说：“区委书记还要跟我谈话呢！”

“就是那个姓俞的吧？我可不让他到咱家住去了，让他到春枝家去睡，那个假道姑，跟他眉来眼去的，我比谁都看得透！”那女人喷着唾沫星子咒骂。

赵明福又急又怕，央求道：“低点声儿，别说了！”

那女人还要骂，猛地看见俞山松他们走近了，她赶忙缩了舌头。俞山松喊道：“老赵！你回去睡吧，我明天清早临走时去找你！”

“走！”那女人架着赵明福，嘴里低声骂着肮脏话，回家去了。

俞山松跟春枝回到家，门楼下的鸡叫了第二遍了。

春枝问道：“你还睡吗？”

俞山松笑道：“天快亮了，不睡了。”

靠着窗台，春枝坐在俞山松身边，望着外面，星星一个个消失了，月亮也西斜了，但是天色突然浓暗起来，这正是黎明前。

春枝沉醉在幸福里，这些日子，她没有在自己的爱人身边坐一会儿，现在，一切都是静静的，她轻轻地呼吸着，说不出话。

突然，她感到肩头沉重了，俞山松的头垂在她的肩上，呼呼地睡着了。

望着爱人清瘦的面孔，她的心疼痛起来了，她轻轻地吻着他，一动不动地支撑着爱人的身子，直到东山的树林被太阳染红，俞山松才醒来，她已经浑身酸痛酸痛地直不起腰了。

吃过春枝做的丰美的早饭，俞山松到赵明福家去了，赵明福胆怯地望着他，赵明福老婆的眼睛里，充满敌意，但又不敢明显地流露出来。

俞山松让赵明福送他，他们走出山楂村。运河里，一只只运货船从上游下来，船夫们唱着高亢粗犷的歌。

猛地，俞山松激动地抓住赵明福的手，低沉地说：“老赵同志，要仔细考虑党支部跟同志们对你的批评，从错误的道上转回身来，跟同志们迈一个脚步。”

赵明福低头不语，他们陷入闷人的沉默中去了。

一群大雁，哇哇地叫，从运河高高的天空，像大进军似的飞过去了。

俞山松抬头望望远去的雁群，他的心，也像跟着这群季候鸟在蓝天下飞翔。

失了魂似的赵明福，脚步重重地踏着地面，俞山松把心收回来，望望这个僵硬的人，一股难过和急躁冲上心头。

“老赵，你是老党员，不要辜负了党的长期培养啊！”

这样深沉诚挚的声音，仍然没有打动赵明福的心，他还是麻木不仁地不说话，脸是死灰灰的。

俞山松感到无可奈何了，到渡口，他站下来，说道：“赵明福同志，我们是共产党员，我的话，句句都是真诚坦白的，都是为了党的，希望你多想想！”说完，他一转身，大踏步走了。

赵明福望着那远去的年轻区委书记的背影，像是从枷锁中解脱出来，他想长长出一口气，但是却吐不出来，心里像放上了一块铅。

9

俞山松走后，山楂村农业社社务委员会改选了，党支部委员会酝酿的名单，完全当选了。

当晚，召开了第一次社务会议。

赵明福那妖里妖气的老婆扭着屁股到社办公室来了，隔着窗对里边说：“主任哪！他病啦，不来了。”

“什么病啊？”春枝在屋里问道。

“还没请大夫呢！”赵明福老婆走远了。

春宝一腔愤怒燃起来，蹙地追了出去。

“喂！你站住！”春宝追在后面叫。

赵明福老婆站住了，叉着腰，望着这奔跑来的青年人。

“老赵到底什么病，你要说个明白啊！”

春宝是个又漂亮又有才华的青年，山楂村人人喜爱他，赵明福老婆白瞪他一眼，扑哧地笑了，说：“看你这么不放心，没多大的病。”

“没多大的病，为什么不开会来！”

“让他歇歇吧！这几天他够苦的了，”赵明福老婆轻佻地用指头点点春宝的鼻子，“哼！我知道，就数你对他厉害，是不是？”

春宝一巴掌拨开她的手，“别废话！回去叫他赶快来。”

刁刻的赵明福老婆恼羞成怒，她尖着嗓子喊：“我该你打啦！我该你打啦！”坐在地上，踢蹬着两条腿，干嚎起来。

春宝气得束手无策了，喊：“走！别跟我耍赖皮！”

“你骂人！”赵明福老婆扑向春宝。

春宝一闪，躲了开去，赵明福老婆一骨碌爬起来，还在撒疯泼野，这时，春枝赶来了，远远就喊道：“狼嚎鬼叫的，怎么啦？”

赵明福老婆却是最怕春枝的，顿时全身就泄气了，装得受委屈似的站在一旁呜呜咽咽哭起来。

“怎么回事？”春枝走到跟前，问道。

“春宝兄弟，别生我的气了，我就是那种一阵雷的脾气。快开会去吧！”赵明福老婆说着软话，狡猾地溜了。

春宝气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狠狠地吐了口唾沫，骂道：“臭娘儿们！累折了腰的破鞋！”

“不要骂这些脏话了！”春枝阻止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对春宝说：“这女人是有阶级立场的，她是毛坑里的蛆，使赵明福蜕化了！那时候我们斗争赵明福乱搞男女关系，却又允许他跟这个地主破鞋结婚，咳！”

会议没有赵明福参加，非常顺利地开完了，大家走出门来，山楂村刚入睡。

春宝回到家，银杏正在灯光下给他缝棉衣，他娘偎依着银杏，雀盲眼眨巴眨巴地。

灯花一爆，银杏抬起头，春宝进来了，他笑嘻嘻地对银杏说：“喂，要送你到县里去学习呢！”

“是吗？”银杏惊喜地停了手。

“后天就动身。”

“那可好了，我早就想当技术员呢！”银杏抱着婆婆的肩膀，摇晃着，婆婆疼爱地抚摸她。

春宝送她回家，银杏问道：“除了我，还有谁？”

“你爹，还有……”

“有他？”银杏睁大眼睛，“他去我不去！”

春宝装得面孔冷冷地，拉长声音说：“你不去，就另外找个人吧！只是你爹一定得去。”

银杏用受了委屈的眼色望着他，说：“他为什么这么贵重呢？哼！”

“他是老把式，再学了新技术，就是了不起的技术员呢！”

银杏无可奈何地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她摇摇头，说：

“他不去。”

“你劝劝他。”

“我跟他搭不上话！”

“往后你跟他都在油脂作物区，还要受他领导呢！”

银杏突然生气了，一甩手，气急地说：“我真两头作难！想到新农具组，又偏偏有你，想学技术，又跟这个顽固爹在一块儿。”

春宝生气地喊道：“我怎么又招你厌烦啦！”

银杏忙抓住他的手，说：“你误会了，不是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是想，你会的我不会，也要我会的你不会呀！”

春宝叹了口气，“你呀！有时候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有时候心眼子又那么重。”

银杏捂住他的嘴，央求道：“别说了，别说了！我让我姐姐去动员他，我爹听她的话。哼！还不是我姐姐结了婚，不沾他了。”

过了两天，银杏跟那三个学习去的年轻人走了，富贵老头却没走，银杏从家里出来，脸气得像白菜叶子，睫毛上挂着泪珠儿，咬紧嘴唇儿没让哭出来，人们断定，富贵老头一定是不去了。

送银杏他们到渡口去的时候，福海一直非常沉默，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他感到，别人像是都不愿意理他了。

富贵老头一直没露脸儿。

福海从渡口回来，远远就见村中老古槐下聚了很多，到了近前，他的眼睛没有胆量投向那里，就急急奔家去了。

刚进院里，就听见外面爱说怪话的张顺那大嗓子喊道：“干脆请他出社，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福海站住脚听，一个慢沉沉的声音说道：“犯不上跟他求

爷爷告奶奶，他妈的我去！你们看看我够格不够格？”这是大个子虎兴。

大家哗哗地笑了。

“走！找景桂去！”张顺高喊，“我们不讲这个团结！”

“走！”大家呼喊着重。

福海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踉踉跄跄地回屋去了。

黄昏，富贵老头家里，福海跟他爹低低地吼了几声，富贵老头暴躁地跳着脚，却不叫出来。不一会儿，红英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来了。过了不久，刘景桂跟春枝也来了。一切都非常神秘。

第二天黎明，山楂村还没醒来，富贵老头就动身到汽车站去了，送行的有红英和福海，还有景桂和春枝。

10

立冬，银杏跟富贵老头他们到县里去学习，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不断写信来，当然得信最多的是春宝。

春宝多么想念银杏啊！这个山楂村最美丽的姑娘，吸引着多少年青人，但是严肃而又有些骄傲性格的春宝，却没有追求过她，并且对她很冷淡，春宝是团支部书记，银杏是团员，她很怕他。

但是，突然在一个六月的夜晚，银杏独自从姐姐家玩回来，碰见了夜晚巡逻的春宝，他们遇在一起，站在杜梨树下，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长久长久，银杏抬起头，突然感到春宝的眼色冷得透骨，她哭了。

“你怎么啦？”春宝慌忙拉住她的手。

“你看不起我！”银杏哭得更凶了。

“不是，”春宝结结巴巴地说，“我爱你，只是我不愿意向你献殷勤。”

从那天起，银杏这个姑娘，成了一个懂得深思的人了，她爱着春宝，顺从春宝，她越发美丽了。

到县里去学习的临别之夜，银杏在灯下给春宝赶完冬衣，困倦得瞌睡了，针刺破了她的手指，她便吮吸一下，直到做完最后一针。

春宝想念银杏，几次想找个借口到县里去，都被自己的责任感给压下去了。

这天，他正修理马拉播种机，张顺家的小儿子跑来，喊道：“春宝叔叔，春枝姑姑叫你赶快到办公室去呢！”

春宝心跳了，他想春枝是不是要让他到县里去，抱着这个希望，他像飞似的跑向社办公室去了。

春枝正写介绍信，一见春宝跑来，便把正在写着的信掩盖住了。

“我知道你给俞山松同志写信，我不偷看人家的秘密。”春宝笑嘻嘻地说。

“哼！你假鬼头，我给他写信会到办公室来写？”春枝对他就像大姐似的，一点也不害臊。

春宝笑了，“你真是老经验，警惕性真高啊！”

春枝眨眨眼，问道：“我要到县农场去参加老农代表座谈会，你有什么事情吗？”

一瓢冷水泼在头上，春宝完全失望了，他难过地舐舐嘴唇，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低声地说：“这是给银杏的信，还没寄出去，你给带去吧。”

春枝接过信，放在手上掂了掂，沉甸甸的，她咯咯地笑了，说道：“你写了这么长的信，算是白费了，也有你去呢！”

春宝一听，惊喜得脸上泛起光彩，忙抢过春枝手里的信，跑走了。

“明天就动身！”春枝在后面喊。

第二天，春宝跟春枝，还有老农代表长寿老头，一同坐绿色大汽车到县城去了，春宝一下车，跟春枝说了一下，就急着去看银杏。

这是城北一个大四合院，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两岸是杏林，河上有一座小桥。

春宝跑过小桥，进了门口，走近收发室的小窗口，敲着玻璃，说道：“同志，我找山楂村的银杏！”

那收发员是个死闷死闷的人，他眼也不看春宝，拉长声音说：“三点以前不会客，现在是十一点十分！”

这时，电话铃响了，便不再搭理春宝。

春宝想要等四五个钟头，又想起春枝一定会到县委去，他怕农场有事，便沿着那条小河，走了四五里，回到农场了。

晚饭，春宝匆忙扒了几口，便急急忙忙赶到油脂作物技术训练班，又向小窗口说要找山楂村的银杏。收发室的值班同志说：“他们看电影去了，刚走一会儿！”

春宝气恼地喊：“那上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同志受了委屈地说：“上午不是我值班呀！”

春宝也不答话，就朝外走，已经走过了小桥，这个同志却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从院里追出来，喊道：“同志！明天你也不要来，他们去参观发电厂跟农业机械厂！”

春宝垂头丧气地回来，长寿老头逗他道：“忍忍吧！七月七不远了，早去喜鹊也不给你搭这座桥。”

春宝心里正烦，长寿老头这一打趣他，暴躁起来，刚要发火，忽然想起春枝嘱咐的话，一腔火顿时灭了，正经地说：

“我是有公事呢！”

长寿老头不相信，撇撇嘴，“除了看媳妇儿，谁这么急火流星的。”

“谁还蒙您！我是去找银杏爹，他们这两天就结业了，也让他参加这个座谈会。”

“什么，谁让他参加的？”长寿老头瞪起眼。

“景桂跟春枝。”

“那为什么还让我来？”长寿老头沉下脸来了。

春宝温和地解释道，“两人参加不是交流经验更多吗？”

长寿老头赌气地往后一躺，说：“他发言我不发言！”

春宝笑着说：“您还说自己是老社员觉悟高呢！难道就这么不讲团结，再说又是出门在外，闹得不和气让人笑话。”

长寿老头不吭气。春宝继续说：“您老哥儿俩又不是因为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说话，景桂跟春枝嘱咐我说，要是闹不团结，先批评您，您是老社员嘛！”

长寿老头一听景桂跟春枝这么看重他，心里感到非常舒服，翻了个身，坐起来，说：“不是我闹不团结，实在是富贵那老头子……”

春宝知道他气消了，抢过来说：“反正都应该检讨检讨自己。”

长寿老头不高兴了，说道：“春宝，你看着吧！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跟富贵老头子和和气气，春枝才是公正人。”

第二天是星期日，春宝却忙碌起来了，因为他是著名的山楂村农业社的代表，所以被选为一个小组的组长。

晚上，天色已经很黑了，他从场长办公室出来，路过收发室，就听里面很高的拌嘴声音，他站住脚。

收发室那小鬼扯着嗓子喊：“现在过了会客时间，就不能

给你找人，更不能让你进去！”

“哟！好话跟你说了六车，你却这么凶，没跟你一再说吗？这是特殊情况，你就不能通融一次吗？”

是一个姑娘急躁的、哀求的声音。

“这是制度！”那收发员小鬼叫道。

春宝听这声音好熟，他向前走了几步，正当这时，收发室的门忽地开了，一个姑娘气呼呼地出来，朝门外走了，从这苗条的身影，春宝一眼看出是银杏，他追出去。

“银杏！银杏！”

那姑娘站住了，春宝跑上前来，攥住她的手，问道：“你怎么这么晚还找我来？”银杏的怨气全没了，她劳累地长出一口气，说：“我们天黑才从发电厂跟农业机械厂回来，我们那收发员告诉我，说你昨天找我两趟都扑了空，我怕你生气，没敢喘气就来了。你们那收发员真不懂情理，好话说尽了也不让进去，一点儿也不如我们那收发员！”春宝笑道：“算了吧！你们那收发员也不让我进去。”

他们沿着那条小河走，天空中洒下雪花来了，银杏一点也不怕，让冰凉冰凉的雪花落在她那灼热的脸上，心里是那么愉快，她紧紧地靠着春宝，慢慢地走。

春宝在她耳边小声问道：“住了这一个月多的训练班，学习了好多东西吧？”

“太多了，太多了！”银杏激动地说，“又是技术又是政治，装得满满的。有一回还请来一位大学教授给讲课，可是听不懂，笔记也记不下来，讨论了四五次，才弄明白了，原来那是科学理论，从前听也没听说过呀！”

春宝感到银杏已经不是那个简简单单的女孩子了，他轻轻地说：“这回真实现你的愿望了，你会的我也不会了。”

银杏激动地捏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过了很久，春宝问道：“你爹呢，还闹情绪吗？”

“不啦！”银杏兴奋地说，“住了不到两三天，他就爱上这个训练班了，我不骗你，他的思想开通多了。”

“那就好了。”春宝点点头，“你告诉他，你们结业后让他留下，到农场来开座谈会。”

到杏林那里了，银杏恋恋不舍地看着春宝，春宝是小组负责人，不能违反农场规定的作息制度，便对银杏说：“我不送你了，明天记住给春枝打电话。”

“临回村前，我还再看你一回吗？”银杏望着春宝。

春宝笑了，说道：“不用了，我们的座谈会只开五天。”

第二天清晨，电话铃响了，收发员小鬼喊春枝去接电话。春枝拿起听筒，就听银杏焦躁地说：“我爹因为有长寿老头，不肯参加，我说破了嘴皮，他就是不答应，在训练班里我又不能跟他吵嘴，你看怎么办？”

春枝皱皱眉头，沉吟了一下，说：“让你爹来接电话，我跟他说说。”

过了一会儿，春枝听出那边的声音，便问道：“喂！您是富贵大爷吗？”

“是啊！”富贵老头那苍老的声音。

“景桂问您好！”春枝亲切地喊。

“谢谢！”富贵老头很受感动地说。

“银杏告诉您了吧？社里让您留下参加农场座谈会。”

“我不参加！”富贵老头闷闷地说。

“为什么？”春枝装得很吃惊的声音，“家里一切都很好，您不用惦记。”

“不是。”富贵老头回答，“有长寿老头子，我就不去

了。”

“不能这样，”春枝严肃地说，“您参加了训练班学习，心胸一定开阔多了，不能再计较这些小事，怎么会……”春枝故意没说下去。

许久，富贵老头不答话，他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让春枝对自己失望，银杏在他背后盯着他。

“您明天就结业了，用不用我去接您？”春枝估计他考虑成熟了，问道。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电话里传出富贵老头的平静声音。

11

天色灰沉沉，像是渐渐地迫近地面，雪一团团飘落下来，慢悠悠地，没有声音。

风嚎着。

大雪封了路，富贵老头在过膝的雪里，弓着腰，吃力地行走，头脑被风雪吹打和被寒冷冻僵得像是失去知觉了，两腿只是机械地迈步。

农场的座谈会今天刚开完了，富贵老头便一定要走，春枝跟春宝劝他不住，于是他就独自回来了。

风不住，雪不停，他心里真窝火。

突然，从远处森林里升起一股狼烟，横扫着一抹平的旷野，疾驰而来。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近了，啊！是狂暴的风卷雪。

富贵老头忙蹲下身，严严实实地蒙住了嘴脸，合着眼，紧紧地蜷曲着。一霎间，暴风雪扑过来，把富贵老头掀动了，滚

了几个骨碌，他四面扑，挣扎着，反抗着，好容易才在一个松林的古坟旁停住了，他靠住老古松喘气。

大风雪过去，雪花细碎了，富贵老头站起来，头昏了，迷失了方向，天黑下来。

富贵老头烦躁地走着，奇怪，却不见一个村子，天完全黑了，再也看不清前面的路，他麻木了许久，才在绝望中发现一个微弱得难以置信的灯火。

富贵老头摸着瞎走，渐渐的，摸进了一个村庄，村庄寂静无声，那道灯光，是从一个高台上的小屋里射出的。

“屋里的乡亲！”富贵老头冷得直哆嗦，向小屋招呼。

屋里灯火跳了一下，“谁呀？”一个豁朗的声音问道。

“过路人。请问这是什么村子？”

“不老松！”

“不老松！”富贵老头惊叫起来，不老松距离山楂村二十里路。

无奈何，富贵老头敲着窗子，问道：“乡亲，我是一个远路出门的老头子，天黑了，不能走，能不能让我歇一宿？”

门开了，一个小个子的人走出来，热情地说：“您先进来暖暖！”

富贵老头僵硬地走进了屋子，眼睛被照花了。

“富贵大爷！”

从灯影里跳出一个人，富贵老头紧眨巴眼，原来是俞山松，他迷惘了，俞山松哈哈大笑起来。

“我去叫饭，你们坐吧！”

那小个子推门出去了。

富贵老头清醒过来，惊问道：“俞区委，你怎么在这里？”

俞山松笑道：“我一直住在不老松。”

一会儿，那小个子端进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汤，还有两块烤热的枣年糕，笑嘻嘻地说：“大爷，压压饥吧！”

富贵老头感激得说不出话。俞山松站起来，说道：“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不老松农业社主任关山茂，这是山楂村农业社的富贵老大爷，一家人！”

他们坐在热炕上，谈起话。关山茂听富贵老头走迷了路，大笑道：“我们村子跟您有缘，叫大风雪把您接来了，多住一天吧！等明天天晴我们要看电影，放映队已经来了。”

“这回是什么片子？”俞山松问道。

“被开垦的处女地。”

富贵老头摇摇头：“农场今晚放这个电影，我没看。”

“看一看，可开眼界呢！”关山茂劝道。

俞山松想要富贵老头看看不老松，脑筋动一动，于是也怂恿说：“看看吧，后天我跟您一起回山楂村。”

富贵老头心一动，猛地想起这是不老松，他们社的土地已经不分红了，便顺水推舟地说：“看就看吧！”

第二天，是个晴朗的天气，富贵老头睡醒，已经遍地阳光，他昨天一路走累了，所以起得晚。

洗了脸，走到街上，扑面是冷飕飕的雪后寒风，村庄静寂寂的，路上有许多脚印，夜里却没听见脚步声，他好生奇怪。

他走着，却并不见一个人，忽然，他看见一棵枣树上钉着个牌子：“技术研究组”，便摸着进去了。

这是一个小院，朝阳一溜五间矮棚子，他推门进去，一个戴花镜的老头儿，正在收拾屋子。

“老哥，你早啊！”富贵老头招呼。

那老头儿从老花镜下看他，说：“早啊！老哥你从哪儿来？”

“我是山楂村农业社的……”

“坐坐！别笑话，屋子太脏了，我正打扫呢！昨晚是学习会，学习完了，那几个姑娘跟小伙子打扑克，剥花生，也不打扫就走了。”那戴花镜老头不等富贵老头说话，手忙脚乱地从泥砌的炉灶上给富贵老头倒了一满碗开水。

富贵老头在炉灶旁坐下，仰着脸问道：“老哥，西边那三间棚子做什么？”

“那是温室，试验新品种的。”

富贵老头站起来，奇异地说：“老哥，领我看看去吧！”

温室黑洞洞的，温度很高，那戴花镜老头点起挂在墙壁上的汽灯，屋里亮了。啊！这屋里是青色的夏天，密密茂茂的就像青纱帐似的，玉米吐缨了，谷子打苞了，像是丰收的秋天就要到来，然而，外面却是严寒的风雪天。

“老哥，庄稼快熟了！”富贵老头惊异地大声喊叫。

那戴花镜的老头儿微笑着，说道：“春耕前就熟了，我们好决定播哪些品种。”

“不见太阳行吗？”

“天暖的时候，到晌午把外面的厚草帘子搬开，让阳光照进来。”

他们从绿色的温室里出来，富贵老头啧啧不住声地赞叹，他们又重回到炉灶旁坐下，那戴花镜的老头给他点了烟。

突然，谈话转了一个大拐弯儿，富贵老头小声问道：“听说你们社的土地不分红了？”

“对了，今年完秋决定的。”

“大家乐意吗？”

那戴花镜老头呵呵笑道：“不乐意谁还呆在社里？”

“就没一个人不乐意吗？”

“有几户三心二意的中农入社了，”那戴花镜老头讥诮地回答，“明年他们会回来的，中农啊！……”

富贵老头脸发烧了，怕他再说下去，忙打断他的话，问道：“你们不老松的人呢？”

那戴花镜老头哈哈笑起来，“都下地堆雪去了。”

富贵老头又一惊奇：“堆雪？”

“把雪往地里堆，免得明年春旱啊！”

“怎么没一点儿响动？”

“社主任昨夜一见出星星了，怕天亮化雪，连忙喊醒大家起五更就去堆，你看！”那戴花镜老头甩手一指旷野，“他们回来了！”

富贵老头望去，原野上，男女老幼，扛着铁锹，搭着抬筐回来了，他看见俞山松也在人群里。

这天夜里，富贵老头看了电影，第二天黎明，他和俞山松起身到山楂村去。

坐在冰排子上，俞山松笑着问富贵老头：“大爷，您有什么印象啊？”

富贵老头蜷曲在老羊皮袄里，低声说：“人家是走在我们前面哩！”

冰排子像脱弓的箭头，迎着金色的朝阳，在镜子似的运河河面上飞奔。

12

冰排子在山楂村渡口停下来了，俞山松跟富贵老头跳上岸，刘景桂正在运河岸上的雪地里行走，一眼看见他们，连忙跑过来。

太阳高高升起了，运河滩是一片银白世界，闪烁着刺眼的金光。

“唉呀！雪要化了，我们得赶快堆雪。”富贵老头喊道。

俞山松跟刘景桂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俩会意地笑了，俞山松说：“富贵大爷，咱们从不老松学来的经验，得让全社都信服了，才能动手。”

富贵老头焦躁地说：“那雪也化净了！”

刘景桂笑着说：“整个冬天又不是光下这一场雪。”

果然，到中午太阳又不见了，天空阴沉沉的，雪片像撕碎的棉花团子似的降下来。

富贵老头回到家，红英特意给买来一壶接风酒，坐在热炕上，富贵老头喝着酒，正跟大家谈着城里的见闻，突然，他一眼看见窗外又下起雪，就放下酒盅，说道：“我得去找景桂，回来再吃饭。”

他下炕就穿鞋，富贵奶奶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嚷道：“你着魔了！大冷的天往外跑，风一呛，刚喝的几口热酒都得吐出来。”

“我有要紧事！”富贵老头摆脱开他的老伴儿，往外就走，一低头，钻进大风雪里去了。

富贵奶奶摸不着头脑，全家也都愣住了，半天，大家忘了吃饭，富贵奶奶长叹口气，“着魔了！”

外面，雪下得正紧。富贵老头赶到景桂家里，景桂老婆告诉他，刚一飞雪花儿，景桂就到办公室去了。

富贵老头折回头再到办公室，远远地，就听见办公室里人声嘈杂，他推开门，撩起棉门帘子，屋里的热气迷了他的眼，他站了站，仔细一看，角角落落坐满各生产队的队长跟小组长。富贵老头明白了，当他想到堆雪的时候，景桂已经想到过

了。

“这是哪儿来的洋办法呀！”在浓重的烟雾里，张顺挥动着胳膊喊叫，“地皮本来就冻得硬邦邦的，再加上堆雪，我看到过年开春绝对化不了，要是耽误了春种，赚的反倒够不上赔的了！”

“大冷的天气……”赵明福低低地应声。

他没说完，突然接触到景桂那严厉的眼色，赶忙垂下眼皮去了。

“张顺，你说的不对！”富贵老头大叫道，“这不是洋办法，这是人家不老松的先进经验，我跟俞区委从那里学来的。瑞雪兆丰年，多堆雪，明年就不怕春旱，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咱运河滩年年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化，要是误了春种，你砍我的脑袋！”

刘景桂站起来了，说道：“富贵大叔的话满正确，现在我们就动手！”

“不过那颗脑袋我可赌不起！”张顺俏皮地冒出这一句，大家哗地笑了。

虎兴跳起来，怒冲冲地嚷道：“愿去的马上就动手，不愿去的回家躺在热炕头上，搂着老婆，盖三床大被子睡觉去！”

张顺火了，指着虎兴：“你别指桑骂槐的，我说不去了吗？”

虎兴怕张顺，嘟囔着说：“我没说你，我说那些怕冷的屎蛋包呢！”

“别打架啦！赶快去喊人。”景桂大喊道。他听了虎兴最后的话，望了赵明福一眼。

大家蜂拥着出了办公室，分头喊人去了，赵明福却溜回家，插上门，没去堆雪。

富贵老头匆匆忙忙回到家，一进屋，就命令道：“走！堆雪去。”大家都惊住了，富贵老头抓起桌上的酒壶，一仰脖子，咕咚咕咚连喝了几口，扭回头又跑出门去了。

第一个跟出去的是银杏，第二个是红英……

一会儿，山楂村堆雪大队组织成了，风停了，雪却没住，大家踏着大雪，到原野上去了。

正在这时，从渡口那里，长寿老头气急败坏地跑来了。前天因为大雪封路，昨天又因为农学院那个教授跟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所以没能回来，今天一清早，雪虽然停了，但汽车要等雪化了才开车，他们等不得，就步行回来了。

远远地，长寿老头就看见他们秋麦地黑压压一片人，走近了，看清是富贵老头指手划脚，指挥大家在倒雪，一股怒气轰地冲上头，也不理身后的春枝跟春宝，就大着步赶来了。

长寿老头一步抢上前，抓住富贵老头老羊皮袄的前胸，声嘶力竭地喊：“你要破坏我的秋麦地，你要把它冻死！”他用力摇晃着富贵老头的身子。

富贵老头挣扎着，喊道：“放手！你管不着，这是社里的命令！”

“胡说！”长寿老头跳着脚，向大家高声叫，“都给我住手！你们是在破坏丰收，这是犯法！”

正在紧张堆雪的人们都吓住了，看着这两个怒吼的老人。刘景桂扔下自己的挑子，跑过来，喊道，“怎么啦？怎么啦？住手！”

长寿老头并没松手，他的手抓得过紧，死死地，还在哆嗦着，他红着眼睛叫道：“这是谁下的命令？这是破坏！”

景桂平静地说：“长寿大爷，您定定神，消消气。这是从不老松学习到的经验，堆雪为了防备春旱。”

长寿老头回不出话，大口地喘气。

春枝跟春宝也急忙赶来，到了跟前，问了原因，景桂简单地告诉了他们。春枝笑道：“长寿爷爷，您的忘性可真大，那个老教授不是告诉咱们，堆雪还能消灭病虫害吗？”

长寿老头脸陡地红了，手松软地放下来。富贵老头蔑视地挤着眼，报复地说：“别假冒行家啦！这先进经验是我跟俞区委从不老松学习来的。”

长寿老头又羞又恼，大喊道：“别不嫌害臊吹牛皮啦！你埋界碑是不是从不老松学习来的先进经验？”

“你埋过！我跟你学的！”富贵老头被揭了疮疤，气恼了。大家看着这个笑话，哗哗笑了。

看他们又旧事重提，景桂跟春枝连忙劝住这两个老人，把长寿老头安慰着送回家去了。

富贵老头心里一阵子懊恼，闷了一会儿，这股懊恼消失了，充满了胜利者的骄傲，向旷野上高声喊叫：“快堆啊！又防备春旱，又能消灭病虫害啊！”

13

运河的春天到来了。

晌午，春枝从办公室出来，身子非常疲倦，而且感到很困盹。突然，青色天空中一声清亮的触动心弦的啼叫，她仰起头，啊！第一只布谷鸟已经到运河滩了。

她像从瞌睡中被惊醒似的，仰脸望着天空，布谷鸟已经飞过去了，她低下头，猛然看见自己身上穿着一件肥大的毛蓝褂子，她气恼地笑了，这褂子是她娘的，清晨景桂喊她，就匆忙穿上了。她苦恼地感到，自己在同年的姊妹中，好像苍老了，

这念头刺痛了她。

但这念头一瞬间就消失了，因为油脂作物实验地的问题还没解决，她吃完饭还要去找根旺。穿过一片小枣林，根旺迎面来了，她正要叫，根旺已经看见了她，但却仰着脖子爆发出一阵大笑。

“春枝，看你这打扮，就像拉扯着几个孩子似的。”

春枝懊恼地望了望他，笑道：“别说笑话了，你们那实验地选定了没有？”

根旺随随便便地回答：“选定了。”

“哪儿？”

“银杏家的园子。”

春枝惊诧地问道：“那是她家的自留地，富贵老头同意了吗？”

“老头子学习回来，脑瓜子开了冻了，不会不同意。”

春枝皱起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你还没问过他，怎么就肯定了？这园子是他的宝贝心尖子，你跟他婉转商量一下，不行就算了，不许动火。”

根旺瞪起眼，赌气地一甩胳膊，说道：“你看着吧！”就走了。

根旺家吃的是糖豆包，他端了满满一碗，给富贵老头送到园里去，富贵老头过晌请了假，忙自家的园子。

这园子有三亩，四周是很高的篱笆，篱墙外满是护墙的杨柳，中间一眼青砖井，一头叫驴拉着水车叮当响，富贵老头拿着把雪亮的瓜铲，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弄得满身是泥。

“您尝尝这新鲜东西！”根旺走进园子，笑嘻嘻地喊。

富贵老头看见姑爷送来吃食，乐了，连忙跑到水眼那里洗了手，接过来。他晌午饭是囫圇吃的，现在肚里已经咕咕叫

了，于是狼吞虎咽风卷荷叶似的吃起来。

根旺探问道：“这园子撒了菜籽儿没有呢？”

富贵老头笑道：“你是外行，节气还没到。”

根旺吆喝了一下偷懒的叫驴，慢吞吞地说：“可也不早了！”

“是啊！”富贵老头急躁地一点头，“可是咱们的实验地还没选定，要紧着催景桂跟春枝，不然会误事。”

根旺用树枝划着地皮，沉默了一会儿，用商量的口气问道：“您看，就用这个园子行不行？”

“什么？”富贵老头瞪了眼，刚吞进嘴里的半个豆包，骨碌咽了下去，“这园子不行，再说，菜籽儿我已经预备好了。”

根旺试图再劝劝，说道：“这园子地又肥，又有水车，能行，菜籽儿就由社里折价收下来。”

富贵老头的脸刷地阴沉下来了，重重地说道：“这块地没入社啊！”豆包也不愿再吃了。

根旺看出老头子根本就不愿意，心头起火，但勉强压抑住了，假装笑脸说道：“我这是一时想起，跟您随便一提。”

“得赶紧催景桂跟春枝，不然会误事！”富贵老头拉长声音说。

根旺走出园子，心里非常气闷，真想回头去跟富贵老头发一通脾气，但他终于压下了那爆竹性子，因为春枝对他的脾气一点也不迁就，批评起来又尖又硬，他不满意春枝，但是他怕她，佩服她。

正低头生气，迎面，福海夹着个算盘，匆匆忙忙地来了，根旺又升起一股希望，喊道：“福海！你到哪儿去？”

福海站住脚，笑道：“到办公室去拨算盘！”他把算盘举起来一摇，算盘珠子哗啦一阵响，他装得凄苦地摇摇头：“算

啊算啊没个头儿，咱们景桂跟春枝主任真厉害，他们要把地皮榨出油，铜钱攥出绿水！总要挖潜力，脑瓜子不肯歇一歇，梦里还听见算盘响！”虽是这么说，他脸上流露出对景桂跟春枝深挚的敬佩。

“你们社务委员会只顾着拨算盘，可是我们的实验地还没选定，你们也不管！”

福海作为一个社务委员，关心地问道：“还没有个影子？”

“影子是有了，”根旺走过来，小声说，“我想用你们的园子，你看呢？”

“啊！”福海眼里的亮光熄了，慢声地说：“这园子是我爹的心头肉，不能动。”

根旺热烈地说：“你劝劝他。”

福海摇摇头：“我们爷儿俩为社里的事不知吵多少回了，我看，还是你去跟他说吧！”说罢，急急地走了。

根旺望着福海的背影，气恨地低声说：“原来你也是个假积极！”

这一天，根旺整天都非常气忿，脸像黑锅底，连红英也不理。晚夜睡觉，红英小心地问他：“你怎么了？阴沉着脸，准是跟谁吵嘴了，是不是？”

根旺干硬地叫道：“还不是你那自私的娘家，一窝子小气鬼！”他一腔怒气全发泄在红英身上了。

“你说明白。”红英轻轻摇着他。

于是根旺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越说越火，最后气哼哼地说：“你看，你哥哥原来也是个假积极！”

红英贴近他，央求地说：“别生气了，我明天去说说。你一定是急赤白脸没说明白，我哥是社务委员，还能为自己的利益不顾社吗？你总要跟我爹搞好关系啊！我终究是他们家门槛

出来的人，女婿也是半个儿子。”

根旺转过脸，不去听。

第二天清早，红英没洗脸，也没梳头，就到娘家去了，路过春枝家，春枝正跟她娘拾掇她家门口那小园子。

“早啊，春枝！”红英招呼。

春枝仰起脸，笑着说：“看你大清早就满处跑，什么事？”

红英走近她，低声说：“我是找我哥去，为油脂作物实验地的事。你知道，他又生我爹的气呢！”

“你不用去了。”春枝拦她。

“为什么？”红英迷惑地望着春枝。

春枝低低地笑道：“他要同意，早就自动拿出来了。”

当天，太阳落了的时候，村中老槐树下，农业社敲钟的地方，那里离富贵老头的园子很近，长寿老头挥动着胳膊，大嚷大叫：“我不怕吃亏，我愿意拿出我那二亩园子做实验地，一心为社嘛！”

其实，他是算计了两天两夜，才去找春枝的。

渐渐的，老槐树下聚拢了很多，他的声音越发响亮，像个大喇叭。正在园里忙碌的富贵老头，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长寿老头那得意忘形的神气，胸膛冒烟，想跑过去跟他扭打，但他自知欠理，又不敢去，气闷得也无心收拾园子了。

“我挑战，把园子入社，谁应战！”长寿老头怪声叫。

富贵老头再也忍不住了，他拿起瓜铲，红着眼奔过来。正在这时，他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喊道：“长寿爷爷，回家吃饭去吧！您这是做什么宣传呢？”

富贵老头听出这是春枝的声音，登时，长寿老头的大喇叭哑了，人们也一声轰笑走散了。

富贵老头望着摇摇摆摆的长寿老头的后影，狠狠地把瓜铲

插入地里，吐口唾沫，骂道：“老狗日的！你表功，压下我，走着瞧吧！”

14

清明节，运河上游的山谷水库放下水来了，太阳光下，白茫茫的，但却是安静地向下流，几只水鸟飞上飞下，捕捉水里的鱼儿。

运河岸上青郁郁的杨柳，被河风吹得轻轻摇摆，鸟雀更加嬉闹地歌唱。

像婴儿吮吸母亲的乳头，一道道银流，从运河的身体流向干渴的土地里。

一条曲曲折折的水沟分两股岔儿，东边流到油脂作物区，西边流到张顺那一队的玉米地。富贵老头跟张顺都管水沟，两人隔着一道小水岔儿，对脸儿站着。

不远处，就是富贵老头的园子，小叫驴儿拉着水车，叮叮当当地转井台，富贵奶奶折了根柳枝儿拿在手里，吆喝着牲口。

富贵老头一会儿低头看看小水岔里淙淙的流水，一会儿望望不远处自己那响着水车声的园子，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气。张顺看他这个样子，就觉着喉咙痒痒，想说几句讽刺话。

张顺正要张嘴，突然，听到富贵老头园子里的水车“噗！”地一声响，小叫驴儿站住了，富贵老头知道水车出了毛病。

“受累！你替我看一会儿。”富贵老头对张顺匆忙说了一声，就开腿奔自家那园子跑去了。

“我不管！”

富贵老头猛地站住脚，又慢慢地走回来，心中冒火。

张顺用铁锹把顶着下巴，幸灾乐祸地望着富贵老头。富贵老头这下子可给引火了，隔着水岔儿，指点张顺：“你三十几岁的人，怎么连乡亲的情面都不讲？”

“算了吧！”张顺冷笑道，“全社为了丰产实验地，请你让出园子，你都不赏脸，还让我跟你讲什么情面。”

富贵老头红了脸，大叫道：“让不让是自愿的，景桂跟春枝都说过！”

“是啊！”张顺拉长声音，“我替不替你看水岔子，也得是自愿的才行。”

富贵老头瞪起眼，向前走了一步，站在水岔边，喊道：“你为什么跟我找碴儿打架？”

张顺也圆睁两眼，挽起袖子，暴雷似的嚷道：“你说得对！就是要找碴儿跟你碰一碰。社里有困难，你是一个社员，却自私打小算盘，不肯帮忙，你算什么东西！我跟你说明白了，你要再这么自私自利，就干脆出去，我们社里有你不多，没你不少！”

张顺这一番冰雹似的话，引起虎兴的怪叫：“对！”

“着哇！”长寿老头也兴高采烈地叫。

在井台上急得团团转的富贵奶奶，见老伴儿一动不动，正想要骂他，但一听张顺跟老伴儿的吵架，吓得舌头都直了，连小叫驴儿偷吃井台上的豆角秧她都没管。

银杏也在这块地里，听到吵的是园子问题，不好插一嘴，同时也对她爹不满，索性就低着头装没听见。

富贵老头感觉出自己处在孤立的被嘲弄的地位，气得身体打哆嗦，他嘶哑地叫道：“你们都欺侮我，你们都欺侮人哪！”抱着头，疯子似的奔村里跑去了。

富贵奶奶也叫喊着，拐着小脚追老伴儿去了。

在河拐弯的地方，田财跟麻宝山坐在地界的柳丛旁喝茶，欣赏着这场吵架。

等富贵老头跑得没影儿了，田财瞥了麻宝山一眼，冷笑道：“你看出来没有？这是刘景桂跟春枝使的鬼儿，借张顺的嘴骂富贵老头子，他们这明明是故意排挤中农！”

麻宝山喝着茶，默默不语。

“你难道不信吗？”田财盯着麻宝山。

听田财这一问，他抬起头说道：“福海不是当着社务委员，还不是刘景桂跟春枝支持的？”

“你真糊涂！”田财用白眼斜了他一下，“刘景桂跟春枝是拿福海当傀儡，好迷惑中农，他们的心我都看透了。”

麻宝山不言语了，低着头，用手指捏碎着土疙瘩。

“喂！”田财靠近他耳边，压低声音，“趁这个时机你去劝劝富贵老头，让他干脆退社，参加咱们这互助组，他家有好几个劳动力呢！”

麻宝山摇摇头，“这怕不行，就算富贵老头愿意，福海跟银杏也不会答应。”

“你去试一试，不行就拉倒，咱们也不抱太大的希望。”田财怂恿着。

等到吃完晌午饭，麻宝山知道富贵老头不放心水车，一定在园子里，于是他就直奔富贵老头的园子去了。

果然，富贵老头趴在井台上，吭哧吭哧地修理水车。麻宝山叫道：“富贵叔！”富贵老头一心扑在水车上，没听见。

“富贵叔！”麻宝山又叫。

这回富贵老头听见了，但是因为憋着一肚子气，没搭理。

麻宝山走到跟前，笑嘻嘻地说：“您的气还没消呢！”便

脱下褂子，帮助富贵老头检查水车。

一会儿，水车修理完了，富贵老头就请麻宝山吸烟，麻宝山跟他坐在井台上，闷闷地坐了好久也不出声。

“富贵叔，我看张顺那小子那么蛮横不讲理，肺都要气炸了。”还是麻宝山先开了腔。

富贵老头闷闷不语，但已经被麻宝山挑拨得又燃起愤怒来了，他的肩胛骨气得一扇一动的。

“得亏我没入社，受不着这种肮脏气。”麻宝山带着侥幸的口气说。

“他们要再这么骑人脖子上拉屎，我他妈的就退社！”

突然，富贵老头像闷雷似的吐出了心头怨恨的话。

“这可真是骑人脖子上拉屎！”麻宝山愤愤不平地一边帮腔，一边拨火，“景桂和春枝跟贫农是亲骨肉，口头上跟咱们中农甜言蜜语，内心却是假的。”

富贵老头抱着头，难过地透着气。麻宝山靠近他，亲切地说：“大叔，我劝您还是退社，参加我们的互助组。您看见没有？我们也买了新式犁杖，大家又一团和气，谁也不欺侮谁，您要肯加入，我们才欢迎呢！”

富贵老头像昏昏睡去似的，不说话。麻宝山说：“您想想吧！前前后后想一想。”就站起身，悄悄离开了。

当富贵老头抬起头，睁开眼，麻宝山已经不见了，他像做了一场梦，浑身酸痛地站起来，就像着了魔似的到办公室去了。

刘景桂、春枝、春宝、以及其他社务委员，连福海也在内，正在开碰头会，研究今天浇地的情况。富贵老头一脚闯进来，昏头巴脑地喊道：“我退社！”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刘景桂镇静地说：

“大叔，您坐下，出了什么事？”

“我退社！”富贵老头出溜在门槛上坐下了。

福海也摸不着头脑，但脸陡地红了，他吆喝道：“爹！您这是怎么回事？”

“我退社！”富贵老头头也不抬。

刘景桂搬过一把椅子，扶富贵老头坐下，问道：“大叔，您跟谁拌嘴了吧？”

“让我退社吧！”富贵老头像是在哀求地小声说。

福海皱起了眉头，说道：“爹！您要是退社得全家同意了呀！”

“我退出自己那一份儿。”

突然，窗外有人喊道：“退社你就赶紧退，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是张顺那粗暴的声音。

“你欺侮人，你欺侮人！”富贵老头跳起脚，就要冲出屋子，福海一把拉住了他。

张顺敞着褂子，露着胸膛，一脚踏进屋子来了。

“都不要吵！”刘景桂严肃地说，“春枝你去陪富贵大叔回家去，春宝跟福海兄弟你们到地里去照管放水，张顺兄弟留下。”

会立刻散了。

刘景桂想了想，又追出去，喊回春宝，叮咛道：“到河滩时，跟大家把情况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挑拨。”

张顺面对着刘景桂，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低着头。

“你把事情前前后后说一说。”刘景桂给张顺倒了碗水。

张顺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抹了抹嘴，便气愤愤地说起来，嘴里直溅唾沫星子。最后，发泄完了，噘着嘴说道：“我知道你会批评我是破坏团结！”

“检查得对！”刘景桂笑着说，“那你怎么还跟富贵老头吵呢？”

“我忍不住气了！”张顺直冲冲地说。

刘景桂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和蔼地说：“兄弟，这是你的不对。富贵老头让不让园子，就得看人家自愿不自愿，不能强迫人家，因为这园子是社务委员会允许他自留的。你知道你这一喊叫，不光是打击了富贵老头的情绪，还给破坏分子造成挑拨离间的借口，你难道看不出来，富贵老头背后一定有人挑拨他。这一来，中农不安心了，那些有自留地的人家也不安心了，你看影响多大？”

张顺垂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汗珠子从脑袋上一滴一滴往下掉。

“走！给富贵老头认个错去，我陪着你。”

张顺不情愿地站起来。刘景桂笑了，于是两个一前一后相跟着到富贵老头家来了。

富贵老头一向最相信春枝，回到家，对春枝连鼻涕带眼泪地诉起委屈，呜呜哭起来了。

春枝给他端了盆水，拧了把手巾，让他擦了擦脸，安慰他说：“这是张顺的不对。他是个直肠的人，是个老煤油桶点火就着的脾气，我们一定让他检讨。您千万不能听信坏蛋分子挑拨离间的话，咱们全社都是亲骨肉，走的是一条道儿，坏蛋分子恨社会主义，看见咱们的胜利红了眼，所以想破坏咱们的团结，您不能上这个当！”

富贵老头不吱声了。

春枝问道：“大爷，告诉我，是谁背后说了坏话？”

富贵老头想张嘴，但中途又咽回去了，掩饰地说：“闺女，没谁挑拨，是大爷一时没想开，你这一点拨，心里就豁亮

了。”

正在这时，院里刘景桂大声喊道：“富贵叔，张顺给您认错来了！”

隔着玻璃看见，张顺低着脑袋跟在刘景桂后边来了，春枝拉着富贵老头赶紧迎出来。

刘景桂一闪身，张顺向前跨了一步，低声说：“大叔，您别生气了，是我的错误。”

富贵老头惭愧得脸热了，说：“也是因为我的老脑筋，想不通。我不生你的气，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跟你爹一样是爆竹脾气。”

张顺点头应着：“是是。”春枝看他那尴尬样子，捂嘴笑了，说道：“张顺哥，你下地去吧！”

张顺巴不得离开富贵老头家，春枝的话解脱了他，他走出院外，一阵春风迎面吹来，真清爽啊！吹醒了混沌沌的头脑。

到河滩，就见那美丽的姑娘银杏，站在水岔边，手叉着腰，像是对着远远的河拐弯地方，大声叫：“谁想挑拨我们社内的团结，我们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张顺愉快地笑了，心里说：“这个小姑娘多坦白多泼辣啊！”

银杏看见张顺跑来了，她喊道：“张顺哥，我爹有自私思想，我向你道歉！”

张顺又兴奋又激动地回答：“银杏妹子，我已经给富贵叔认错了。我们全社要团结得像大碾盘似的，气死狗日的坏蛋挑拨分子！”

“对！”银杏清脆地高喊。

这声音，在空旷的平原上，传得远远的，远远的。

15

夜晚，田财的孩子睡了，他也已经躺下。

王六老板从牲口棚的地窖里爬出来，他用暗号敲敲田财的窗棂，然后就在窗根下等候回声。他的头发和胡子又硬又长，站在那里毛森森的像个怪物。

田财知道又是让他黑夜去跑腿，便做出鼾声，装做睡得死死的，不回答。

王六老板又敲了几下，同时烦躁地低声吆喝：“起！”

“啊！”田财像是在睡梦中似的。

“出来！”王六老板命令。

田财硬着头皮，披上衣裳出来了。王六老板拉长脸，不高兴地说：“睡得太死啦！”田财陪着小心，假笑道：“白天在地里累乏了。”

“你连夜赶个路，到那几处朋友家走一趟，告诉他们四月初四晚上，在运河青燕湾见面，风雨无阻！”王六老板皱着眉头，非常简短地命令着。

田财很怕去冒险，推诿说：“明天我还得跟麻宝山播种呢！突然出门了，人家会疑心。”

“没关系！”王六老板固执地一摇头，“麻宝山来，让你老婆回他话，就说你丈母娘得了暴病，你小舅子连夜把你叫走了。”

田财还想摆脱，便问道：“事情是不是很急，很重要？”

“现在不用打听，到时候就知道了！”王六老板威严地一挥手，“你马上就动身吧！从渡口坐船过河，免得刘景桂他们调查出你是趟过河的，穷追起来。”

田财回到屋里，嘱咐他老婆几句话，恐怖地说：“这个病魔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咱们这里呢？我真怕被调查出来，要掉脑袋的。”

他老婆安慰他说：“咱们藏得很严密，没人会知道。我想这趟让你去招集他那些朋友，一定是准备远走高飞了。”

田贵突然趴在他老婆身上，用手掌拢住嘴，微细地、发颤地说：“我想这次他再不走，就把他告了吧！免得吃他的挂累。”

“不行！”他老婆推开他，摇摇头，“他给咱们好多财物，要是告下来，不用说财物全没收了，你也难免要跟着蹲监狱。再说他的朋友很多，要替他报仇，把你暗害了呢？”

田财打了个冷颤，让老婆这番话说个透心凉，无可奈何，只得遵照王六老板的命令出发了。

田财前脚刚出门槛，王六老板便狠狠地插上门，蹑手蹑脚地进屋来了，田财老婆在炕上哧哧地笑，他饥渴地扑上去，田财老婆闪躲着，抓他，咬他……

……

“你该剃头了。”田财老婆说。

“嗯！”王六老板枕着她的胳膊，疲倦得要睡了。

田财老婆贴近他耳朵，小声问道：“告诉我，你让他找那些人有什么事？”

“我要让山楂村不能这么安安静静！”王六老板在昏迷中咬牙切齿地说。

“你为什么不这么老老实实在地躲着，这多危险哪！”

“我能老老实实在的么！”王六老板睁开眼，射出绿色恶毒的光，“我躲到哪一天才能见天日呢？我跟共产党有着深仇大恨，我豁出这条命去了。可是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不能让他

们安静！”

“你不能死！”田财老婆扎进他的怀里。

许久许久，王六老板在昏迷中，他像是说梦话似的问道：“告诉我，田财想出卖我吗？”

田财老婆的身体哆嗦了一下，颤抖地说：“没有。你为什么问这话？”

“我宰了他！”在黑暗中，闪着王六老板的白牙。

炕头的孩子哭了，王六老板陡地被惊醒，身上出一阵冷汗，连忙坐起来，摇摇晃晃像喝醉酒似的回地窖去了。

这天后半夜，落了一场小小的春雨，鸡叫时候就住了。地皮湿湿的，正得播种，麻宝山天不亮就起来了，带着儿子到田财家来，想披星戴月去抢种。

麻宝山在墙外喊了几声，田财老婆揉着眼出来了，答道：“孩子他爹让他舅舅连夜叫走了，俺娘的病重。”

麻宝山吃了一惊，问道：“那播种怎么办呢？”

田财老婆眼珠子一转，心想田财不在，让他们爷儿俩去播种不见得靠得住，便说：“再等一天吧！”

“唉！刚下过雨，要抢种，不然地皮就干了，不能等。”麻宝山想了想，说道，“那么我们先给自家的地播种吧，您去照看一下，我们套车来拉粪。”

田财老婆一想，自家没种上，也不能让麻宝山播种，说道：“我不知道粪应该怎么分配。”

“这没什么，您只要记着数目就可以，田财兄弟回来再对证。”

“他不在家，我做不了主。”

“您放心，一切我负责任。”

“我不管！”田财老婆索性关了门。

麻宝山气得身子晃了两晃，低低骂了声：“臭娘儿们！”

麻宝山在田财家院外徘徊着，这时，农业社的社员一队队下地去了，刘景桂特意走过来，玩笑中带着讽刺地说：“你真是真心保主啊！天不亮就在门口伺候着。”

麻宝山哭丧着脸，说道：“他老丈母娘得了急病，让他小舅子叫走了。”

“那赶快给自家地里播种吧！”

“他老婆不让拉粪。”麻宝山怯懦地说。

刘景桂看了看他，叹了口气，说道：“你真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你去找福海，先借社里两车粪，不然地皮干了，再错过节气，你哭都哭不出调儿来。”

麻宝山像得了圣旨似的，立刻开腿奔社里的粪场跑去了，刘景桂望着他的后影，又可怜地叹了口气。

农业社调配管理肥料的是福海，麻宝山自以为有刘景桂的命令，便很大气地说：“福海兄弟！景桂让我从这里借两车粪，你给调配一下。”

福海因为昨天他爹喊叫要出社，很是扫面子，下晚悄悄埋怨了他爹一顿，并且问出是麻宝山的鼓动，肚里憋着一股闷气，现在麻宝山大模大样地找上前来，正得发泄。他眼一瞪，冷冷地说道：“你别这么吆三喝四的，把主任的条子拿过来！”

麻宝山一看不对头，马上软了，陪笑道：“兄弟，我不是说瞎话，真是景桂答应下的。”

福海见他硬的吃不开又使软的，更是憎恶，喊道：“你给富农当肉头，却让农业社帮你的忙，就是有主任的条子，我也不借！”

麻宝山忍住火，连声说道：“好，好！我去找景桂来。”

他跑到河滩，把刘景桂找来了。福海是个非常爱面子的

人，板起脸，说道：“社里的粪是有计划的，不能随便外借！”刘景桂很熟悉福海的脾气，便笑道：“他眼巴巴不能从富农朋友手里要出粪来，咱们就先救救他的急吧！”

“行吧！”福海顺水推船，但是却威严得像是他批准了似的。

“等田财回来，马上就还，马上就还。”麻宝山弯着腰，低声下气地对福海说。

吃晌午饭的时候，田财疲惫地回来了，他一头倒在了炕上，一直睡到太阳落了山，就赶紧到麻宝山家去了。

麻宝山刚从地里回来。田财笑嘻嘻地说：“今天让你受累了。丈母娘又犯了心口疼，他舅舅连夜跑了来，说得好邪乎，就像马上要咽气似的，把我拉走了，其实是老病重犯，死不了。”

麻宝山脸灰溜溜的，不高兴地说：“这倒没关系，可是你老婆不让我拉粪，幸亏社里借了两车，不然就眼巴巴不能播种。”

田财吃了一惊，他老婆不让拉粪倒没意见，可是招惹来社里的帮助却非常可怕，他赶忙想笼络住麻宝山，装得气愤愤地骂道：“你别生气，我非揭这臭娘们儿的皮！”说着，拔腿就往外走。

麻宝山一把拉住他，说道：“算了，我不跟娘儿们家一般见识。现在就得还社里的粪，不然福海该不答应了。”

“好！我去装车。”田财很积极地走了。

麻宝山到田财家里，田财已经装了半车，麻宝山一看，都是最次的土肥，他忙制止道：“不能还这种次粪，人家不要！”

田财一翻白眼儿，说道：“他们社里的粪顶次了，还给他们这种粪咱们还吃亏呢！”

麻宝山也想把好粪留下，也就不再坚持。等装得快满了，田财却铲了几铁锹圈肥，说道：“给他们出点儿利息，便宜他们了！”

大车拉到社里，福海提着盏罩灯，拿着把小铲子，上了车，三翻五铲，就露出了土疙瘩，福海气恼地跳下来，压住火，一挥手，“拉回去，换好粪来！”

“这是好粪呀！跟你们的粪一样成色。”麻宝山狡辩着。

“混蛋！你忘恩负义！”福海一把手抓住麻宝山的前胸，摇了几摇，咬着牙狠狠地说：“社里的货都是上等成色，你要是再狡赖，我把你的脑袋打碎了！乖乖地给我换去。”

没奈何，麻宝山耷拉着脑袋又把车赶回去了。

16

清明节过后，一个春雨的夜里，春枝开完党支部委员会回来，急急忙往家跑，密密的细雨，落在枣树鲜嫩鲜嫩的叶片儿上，满村发出簌簌的响声。

猛地，她想起每到这个季节，刘景桂都要到村庄四周巡逻，现在刘景桂到县里开人民代表大会去了，看这阴黑的夜，她预感到可能出事；而她正在例假里，腰很酸疼，不能激烈地行动，她急转身去叫春宝，春宝却已经跑回家去了。

她在春雨中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还是要巡逻去，便回家拿起枪，披上油布，穿上胶鞋，到村外去了。

她在已经生出嫩叶的树丛中悄悄行走，突然，看见有人在田野上走动。她隐在树丛中看，见他们贼溜溜地奔跑，但是看不清有几个人，春枝弯着腰，尾随着他们。

这些家伙到了水坝那里，一个跳了下去，另外的巡风，春

枝知道他们要挖堤，让运河水淹没田野，于是她瞄准一个巡风的大腿，“啪！”地一枪，那家伙倒下了。

春枝匍匐追上前，迎面来了冰雹似的一阵青石子，春枝见他们跑上河堤，忙急起直追，却不防被一颗青石子打在肚子上，倒了下来，那些家伙跳下河去了。

她忍受着撕裂般的疼痛，爬到河堤那里，在那里警戒着蹲了一夜。

黎明她回来，看到村边的几个实验园子被践踏得稀烂了，气愤极啦，又因为跟着大家挑灯连夜抢种，受了寒，过后就下不了炕了。

这天，大夫给她扎了针，正躺着静静地休息，隐约听见外屋有人说话。

“……她刚睡着……”是她娘。

“那我就过一会儿再来吧。”

春枝恍惚觉出是俞山松的声音，于是她微弱地叫：“你进来！”

果然是俞山松进来了，春枝问道：“你刚来吗？”

“嗯，刚到。”

“你坐过来！”春枝拍着炕沿。

俞山松靠近她坐下，俯下身，柔声问道：“不碍事么？”

春枝蜡黄的脸上泛起两朵红晕，低声说道：“大夫说，坐不下症候。”

“大家都太麻痹了！”俞山松沉重地说。

“要是景桂哥在，不会这样的。”春枝眼皮儿红了。

“这不能怪你，”俞山松安慰她说，“区委会议上，表扬了你，说你总还保持着警惕性呢。”

“可是这件事不简单啊！”春枝盯着俞山松的脸。

“昨天乡里开了会，决定加强民兵巡逻哨，”俞山松压低声音，机密地说，“区委决定，对地主富农分子跟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加强活动记录调查。”

春枝怜爱地望着他，眼里燃着火，她小声问道：“你能多住两天吗？”

“住三天，”俞山松长长地亲吻了她一下，“我到四处走走。”

俞山松走到办公室，福海正给各队分配追肥数目，一边拨着算盘子儿，俞山松在外面站住听。

“完了！”福海叮咛道，“各自拿着自己的条子，到老郑头那里去领豆饼跟酱渣子，别光哄他高抬秤，不然社里又得补买，预算上没这笔钱。”

等人走了，俞山松进了屋，笑道：“你真像个大管家，干剥响脆，有条有理。”

“啊！俞区委，”福海笑着站起来，“你说哪里话。”

俞山松坐下，问道：“出了这件事，大家的信心没动摇吗？”

“多少是有点儿丧气，”福海眉头锁个疙瘩，“现在春宝正跟大家开会呢！”

“不能泄气，咱们泄气就是敌人胜利了。”

“是啊！”福海激动地说，“想到春枝那么一心为社，感到自己差得远，我们家那园子，咳……”

俞山松从山楂村党支部给区委的报告里知道这个故事，他锐利地看了福海一眼，他看出，福海的心里隐伏着矛盾与苦恼。

他跟福海一起出来，想到田野上走走，刚巧，一出门就碰见了富贵老头，他穿着油巴老棉套裤，上身是露了膀子的破夹袄，拐拐地走来了。

“大爷，您好！”俞山松笑着招呼。

“俞区委，你来了！”富贵老头亲热地走过来，拉住俞山松的手。

福海一旁不好搭话，便说道：“俞区委，过晌我再陪你。”俞山松点点头，福海走了。

俞山松跟富贵老头在一个篱笆根旁坐下，他端详着富贵老头，富贵老头腼腆地笑了。

“大爷，工作上有困难吗？”

“怎么会没有呢？”富贵老头嘿嘿地笑了，“不过痛快！”

“咱们的油脂作物区一定要丰收呢！”

“大家的心气儿就像点着火似的，没问题！”

“大家对油脂作物的初步技术，都能掌握吗？”

富贵老头答不上来了，他莫名其妙地望望俞山松，说道：“反正大家拼命干呗！”

俞山松不动声色地笑了一下，又问道：“丰产实验地出了这件事，争取最高产量的信心冷没冷？”

富贵老头皱了皱眉头，沉默了很久，低沉地说：“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刚才开了会，春宝给大家鼓了气，不过根旺要增加化学肥料，他不给，吵起来了。”

“我去看看，”俞山松站起身，攥住富贵老头的手，“大爷，我们一定要完成丰产，敌人想破坏我们的丰产，我们决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决不能让敌人达到目的！”富贵老头硬骨节的手发颤，低哑地说，“我们要对得住春枝。春枝是个好姑娘，她是知人心的，年轻的得了这么重的病，我不放心！”老头子干巴巴的眼角，掉下两颗泪。

俞山松离开富贵老头，他感到这个老头的身上，新的东西

已经萌芽了，已经不完全是去年深秋夜里他碰见的那个孤独固执的老人了。

到技术组，他扑了个空，门上了锁，没有一个人，这里靠近村口，他想在村庄四周遛遛，然后到春枝家去吃饭。

他正要穿过一个密茂的小丛林，忽然听见里面有激烈的争吵声，他赶忙在一棵白杨下止了步，看出争吵的人是春宝和银杏。

“你为什么不答应增加化学肥料？”银杏气势汹汹地质问。

“根旺从前跟春枝要求过，碰了钉子，眼下趁着春枝在病里，想讹我一下子，不行！”

显然，春宝对根旺的余怒还没消失。

“社里又不是没钱！”

“钱！一个嘣子儿也不能乱花，景桂哥跟春枝都这么主张，不能在我代理这几天破坏了原则！”春宝激怒得面孔都苍白了，孩子气完全消失了，他指着银杏，“你是根旺的尾巴，你们光顾自己，不管全社，你们！”

银杏看着春宝气得疯狂了似的样子，心疼了，她的口气赶紧变了，央求着说：“你别气了，你别气了！”

春宝呼呼喘气，不理她。

银杏拉过他的手，放在胸前，喃喃地说：“我惹你生气了是不是？我再不让你着急了，看你铁青着脸，别气出病来。”

春宝气怒地摔开她的手，银杏一阵伤心充满胸膛，她倒在春宝怀里，哀痛地哭了。

“你不能对我这样，你不能对我这样！”她的清秀的身子，可怜地抖动。

俞山松赶紧从丛林里退出来，他的心里充满一股说不出的激动。

运河平原上，一片新生的绿色的萌芽，沐浴在初春金色

的阳光里！

17

春宝跟银杏从小丛林里走出来，走到河堤那里，河堤上下，坏蛋的脚印还清晰地留在地面上。

“我要请求处分，”春宝沉痛地说，“为什么我在春雨里不去巡逻，这是可耻的逃兵！”

银杏默默地望着他，他的脸严峻得多了，谁会相信他是刚刚二十岁的青年呢！

春宝突然问道：“你们离田财家近，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银杏淡漠地说，“他们那家是蒺藜狗子，沾不得！”

从上游来的一只船上，发散着午饭炊烟的香气，一个调皮的小伙子，朝着河堤上的春宝跟银杏，“呜！”地打了个长长的口哨，银杏低低骂了一声，春宝脸红了。

这一来，他想起春枝嘱咐他，要把社里拖拉的账目清理了，因为在春枝病倒以前，刘景桂对赵明福工作上的拖泥带水就怀疑过，她这一病倒，就更难说了。

“我去查赵明福的账，你回家去吧！”

“对！赵明福的账不许别人打听，我们也疑心。你要想调查田财，问问他，一定会知道。他老婆常到田财家去。”银杏沿着田间的小道跑走了。

突然，她在田野的小道上站住脚，用手卷个喇叭口，喊道：“我养那几只鸡，下二十几个蛋了，一会儿给你送去！”

春宝甜蜜地笑了，他感到非常疲倦，想睡。

到办公室，赵明福已经提前一个钟头下班了，春宝只得硬着头皮到他家去。

赵明福跟他老婆包饺子，他老婆一边擀皮儿，一边唠叨着：“他二舅妈送来这鲜嫩鲜嫩的肉，正得包饺子吃，我这两天受了夜寒，腰像刀割似的疼，你却不想早点儿回家帮个手，只知道吃现成的，懒骨头！”

赵明福对他这个又懒又刁的老婆，怕到骨头里，不回嘴，只是闷着头包饺子。

春宝憎恶赵明福老婆，便在他家门外站下，问道：“明福哥在家吗？”

“没在家！”赵明福老婆母夜叉似的回答。

春宝知道这女人是说瞎话，追问道：“他刚从社里回来，怎么不在家呢？”

赵明福想他老婆的话会把春宝堵回去，没想到春宝却不甘心，只得亲自搭腔：“你嫂子跟你闹着玩呢！我在家，你进来吧。”

“你出来吧！咱俩到办公室把账目清理一下。”

赵明福着了急，支吾道：“吃完饭再清理吧！”

“不去！”他老婆挑起稀溜溜的淡黄眉毛，“不理他。”

春宝见赵明福磨磨蹭蹭不出来，他气汹汹一直走进院里，说道：“还没到下班时间，你不能随便扔下工作回来！”

赵明福红着脸，强词夺理地说，“我上午的工作全完了，难道就不许提前一会儿回家？”

“我要检查检查！”春宝固执地喊。

“你检查吧！”赵明福恼羞成怒，跳下炕，跟春宝到办公室来了。

办公室里，坐着福海，手里拿着几张收据等候报账，他以

为赵明福出去小便了，所以安安静静坐在椅子上。

一见赵明福进来了，福海忙站起身，“我报账来了。”

“你等一等！”赵明福连看也不看他。

福海很奇怪，他看了一下春宝，春宝脸上像盖了一层霜，“把账拿出来！”他催赵明福。

赵明福的手哆嗦着，唏哩哗啦开了锁，拿出账簿，打开了一页，递给春宝，他的脸突然涨红，渐渐又白了。

春宝咬着嘴唇，一页一页地掀着，陡地眉头拧起来了，生气地把账簿放在桌上。

“怎么上月还没结账？”春宝控制着情感，把声音放平静。

赵明福在这一刹那间低下了头；突然一个念头冲了上来，春宝是个党龄比他短得多的青年，他不能容忍这种污辱，于是他猛地抬起头，眼里充满骄傲和蔑视。

“我今天就把它完全清理出来！”

春宝愤怒地喊道：“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每天完不成任务，却领的是满分。”

“不许你对我这么没礼貌！”赵明福蛮横不讲理拍着桌子，“你算什么官儿，你管得着我！”

春宝气得抖了，“我代理春枝工作。我对党负责，对全社会负责，我就管得着你！”

“你管我，嘿嘿！”赵明福骄横地冷笑，“连春枝都算上，你们不配！我的党龄，我的革命历史比你们长得多，现在你们得了势，就要骑在我的脖子上，我不受这个！”

福海是个老好人，忙打圆场说道：“明福，不能这么说话，春宝虽说年轻，可 he 现在是领导人。”

“你少插嘴，这是党内事！”赵明福凶恶地瞪起两只眼，“我知道你会拍马屁溜沟子，自以为是社务委员，有头有脸，

我把你看得一钱不值！”

福海气得出不来气，脸憋得焦黄。春宝嘴唇都失去血色了，喊道：“赵明福，你就是这样破坏党，党不饶你！”

“你不用拿党支部吓唬我，顶多不过是开除党籍，也没有死罪！”赵明福一扭身，怒气冲冲地走了。

春宝气得要昏过去，他从办公室跑出来，一直跑向春枝家。

春枝跟俞山松正在吃饭，俞山松把他在村外小树林中遇见春宝跟银杏的事说给春枝听，春枝笑个不停，她第一次感到，俞山松是这么温柔的一个人。……

正在这时，春宝闯进来了，进了门就喊了一声：“春枝！”便呜呜哭起来，说不出话。

“怎么啦？怎么啦？”春枝放下筷子，拉着春宝的手，问道。

“怎么啦？”俞山松把春宝按坐在炕沿上，问。

春宝像个小孩子似的，伏在炕上哭个不住。春枝像个姐姐，摇着他的肩膀，问道：“是不是跟谁吵嘴了？别咧着大嘴哭，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

“赵明福……”春宝噎得胸膛发胀，坐起来，哭哭泣泣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了。

春枝越听越恼，苍白的脸气得像白菜叶子，“不能再容忍他了，他这么一而再，再而三，一点儿共产党员的气味也没有了！”她捧着胸口，激烈地咳嗽起来。

“冷静！”俞山松想了想，“我到他家去看看。”

俞山松到赵明福家里，赵明福老婆迎了出来，拉长脸说道：“同志！您明天再来吧，他气得胸口疼，不能说话。”

“不！我要跟他谈谈。”俞山松按住火，口气很婉转地说。

“不行！”赵明福老婆张开胳膊，挡住俞山松，恶狠狠地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不能把他逼死。”

俞山松动火了，他咬了咬嘴唇，站定了盯着这个女人：“大嫂！你躲开。现在赵明福还是我们党的党员，我是区委的负责人，我有权利跟他谈话。对于他，党要比你的权利大！”说着，就一直冲进屋里去了。

赵明福老婆软软地放下胳膊，吓得不敢动了。

俞山松进了屋，赵明福躺在炕脚，严严实实地压着两床厚棉被。俞山松揭开被子，赵明福眼死死地闭着。俞山松连声叫道：“老赵，老赵，赵明福同志，赵明福同志！”可是他眼也不睁，口也不应。

俞山松也就不再管他，便严厉地批评他目中无人，对党不满的情绪；打击群众，破坏党的威信的言论行为；并且指出，这是党的纪律不能容许的。

赵明福一直闭着眼，俞山松的喉咙说干了，他也不出声。俞山松最后说道：“赵明福同志，摆在你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还想不想做一个共产党员。”说罢，他又等了一会儿，但赵明福仍然没有动静，于是失望地走了。

一直坐在窗根下偷听的赵明福老婆，等俞山松出了院里，她望着那远去的身影，吐了一口唾沫，跺了一脚，“哐啷”一声把门插上了。

18

俞山松走后，赵明福恐怖地哭起来了，他的身体发冷，在热炕头上簌簌地发抖。

天不黑，赵明福老婆就上炕睡了，这一晚，她第一次对赵

明福低声下气，特别的温存。赵明福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她怜惜地轻声问道：“不饿吗？我给你做点吃吧。”

赵明福像是处在昏迷状态中，也没回答饿不饿，他老婆却也没去做饭，脱衣躺在他身边。

“不怕他们！谁还敢拿刀杀了你？”赵明福老婆搂住他，安慰他。

赵明福像死尸似的，手脚冰冷冰冷的，一动不动。

“依我说，”赵明福老婆灼热的身体贴紧他，“干脆退党退了社，做个自由人，自个儿干自个儿的。他二舅不是跟麻宝山搭伙，咱们也加入进去。”

赵明福还是不吭声。

“当个党员，就像戴了笼头的牲口，听着吆喝走，有什么当头？想想你，土改的时候，起五更爬半夜，风里雨里，斗地主搞农会，也是个红人。眼下过了时候，人家像伤风的鼻涕把你甩了，为什么还揪着他们的尾巴，有什么贪恋的？退出！”

赵明福战栗地哆嗦了一下。

他老婆越说越气，声音也大了：“一定退出！他们是做出圈套欺侮你。昨天他二舅跟我说，春枝还疑心是你把丰产实验园子破坏的呢！你看看，这不是硬给你造罪，一心想害死你！”

“田财他胡说！”赵明福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前天党支部会上春枝还说过，这个破坏事件一定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干的，让全体党员黑夜要秘密巡逻，一点儿也没疑心我。”

他老婆一声冷笑：“春枝疑心你还能对你说！人家他二舅是一片好心，让你防备有人暗算你。我跟你讲，不许你拿他的话当礼物，到党支部说了，好给你免罪。”

赵明福侧过身，背朝着他老婆，这一夜，他似睡非睡，似

醒非醒，昏昏沉沉做了许多噩梦。有时是一只狼追他，跑到悬崖，走投无路，跌了下去；有时是一个魔鬼似的人扯着他的腿，扯进一个黑漆漆的深穴里。……

他出着冷汗，有时失声喊出来，心怦怦地跳。窗户外渐渐白了，他的神智清了，想到自己是山楂村党龄最长的几个党员之一，也曾经过风霜雨雪，出生入死。自从跟他这个老婆，当时的地主女儿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怀了孕以后，便消沉下去了。自己耕种着自己那一块土地，还经营个小买卖，日子像火盆似的兴旺起来了，买了几亩河滩地，又在河西偷偷放了几处高利贷。一九五二年冬天整党，他也做了一次严格的思想检查，像是从浓雾中走出来，加入了刘景桂领导的农业社。但是不久，自私自利的思想又萌芽了，挪动公款去贩粮食，跟田财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远离了党和同志，渐渐地发霉，一直烂到根儿了。

想到这里，他带着悔恨、委屈、患得患失的心情哭了。

就在这时候，后院小矮墙“噗通！”跳下一个人，爬到他们窗根下，轻轻敲着窗棂，低低叫道：“明福，明福！”

“谁？”赵明福老婆被惊醒。

“妹子，是我。”

赵明福老婆拖着鞋开了门，田财像一阵旋风闪进来，一直进屋，趟洒了尿盆子。

田财坐在炕沿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明福，党支部要整你是不是？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个信！”

赵明福霍地坐起来，齙着牙，骂道：“要把我清洗出去了，你他妈的！”

田财嘿嘿一阵冷笑，说道：“你定定神，对春宝说几句软语，向春枝低头认错，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就混过去了。”

“混过去？”赵明福绝望地冷笑，“我的账目不清，逃不出他们的眼睛，贪污的事一定会被检查出来。”

“我就为这事找你来的！”田财阴森森地说道，“你只承认最近星星点点的贪污，决不能说出过去的挪用公款，跟王六老板倒卖粮食。你要说出来，我们会蹲监狱，你还得退赃，闹个倾家荡产，共产党也要把你清洗出去。不说呢！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知道。”

赵明福就像被一根腐朽的绳悬在万丈深渊上，失去知觉了。

“好，我走了。”田财又一阵旋风似的闪出去，跳过那后院小矮墙，在树丛中匍匐爬行，回到家。

清晨，刘景桂从县里赶回来，他先到河堤那里，寻找着已经模糊的脚印，他发现敌人跳到河里，又从远远的地方爬上岸来，在田野上又找到了几个零零落落的脚印，显然是分散着逃向山楂村或山楂村附近的村庄去了。

他见到俞山松，俞山松已经到那里调查过，也是这么判断。俞山松传达了区委的决定，就离开山楂村了。

党支部委员会，在刘景桂主持下，再一次慎重地研究了赵明福问题。会后，刘景桂领导着几个青年会计，查对账簿，彻底清理完了，发现许多可疑处；他连夜跟赵明福谈了话。

第二天晚夜，党支部大会举行了。

开会前两个钟头，景桂跟春枝想找赵明福再谈一次话，赵明福自己却主动来了。他哭丧着脸，在靠近春枝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春枝抑制不住愤怒，厉声地问道：“你好好反省没有？”

“反省了……”赵明福的声音小得听不见。

“你怎样认识自己的错误呢？”

赵明福不言语了，他显得那么可怜、渺小，春枝直直地盯着他，他不敢抬头。

“景桂，会不会开除我的党籍？”过了很久，他终于恐怖地问了这句话。

“这就要看你是不是真心悔过。”

大会开始了，春枝家小院里，坐得黑压压的，但是没有说话声，没有咳嗽，没有低低地耳语，偶尔在角落里跳起烟锅的火亮，照见了一张严肃的脸。北房台阶下，摆着一张长条桌子，放着一盏煤油灯，春枝包着头，穿着她娘厚厚的棉袄，坐在一把垫软的椅子上，她瞥了一下旁边的春宝，记录已经准备好了。

“同志们！现在开会。”春枝铁青着脸宣布。

春枝简要地叙述了赵明福的错误事实与发展过程。

“我们山楂村全体共产党员，全体拥护党关心党的群众同志们，必须跟他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

赵明福慢慢地到灯前来了，连夜的失眠，他的脸腮塌了下去，脸灰白。

“同志们，”他泥像似的站了很久，终于微弱地开口了，“这几年来，我的思想变质了，一天天地没有共产党员气味了。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躲避着同志，跟党离远了，党以前对我的教育批评，我都是口头认错，混了过去，思想上一点儿没动，行动上一点儿没改，发展到不服从领导，打击别人，还偷用了公款，一天天陷进臭泥坑里去了。……”最后，他声音颤抖地说：“同志们，我错了，请党给我处分，但我请求党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坐下来，抱紧头，哼哼唧唧地哭了。

“现在请同志们发表意见！”春枝很镇静地说。

小院里没有一点声音，几点烟锅的火亮也熄灭了。

运河上，夜晚行驶的船，在山楂村边慢下来。船上的姑娘小伙子嬉闹着，唱着粗犷高亢的歌，不让运河平原沉睡。

“我发表意见！”根旺在人群中站起来，“赵明福的检讨没挖根子，我不信他只贪污了这么星星点点儿。我提议开除他出党，我们党内不能留这个不干净的人！”

“对！”像暴雷似的一声轰起。

根旺说完，坐在前排的银杏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我们青年团员，正在学习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按照这八条检查赵明福，他都不够格儿，他不配做我们的榜样！”

“银杏是代表我们说话的！”青年们同志喊道。

跟着，一个个共产党员发言了，有的揭露出赵明福更多的错误事实和可疑问题，有的帮他挖思想根子，也有的检查了自己。但对赵明福的处分问题上，意见却分歧了，有的主张开除出党，有的主张留党察看。

“书记同志，我说几句话！”在背静的角落，一个苍老的低沉的声音说。

刘景桂举起灯，大家看出是山楂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段老大，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在护地斗争中，被地主匪徒用石灰揉瞎了两只眼，但是仍然担任社里的养猪员。

“同志们，我是山楂村第一个共产党员，我这不是摆老资格。由我介绍入党的有两个人，那就是刘景桂和赵明福。他们从前都是一般勇敢坚强，可是现在呢？景桂同志是我们大家热爱的领导者，赵明福却成了人人看不起的小人，这是为什么呢？”他的苍老的声音高昂地喊道，“这是因为赵明福的阶级骨头变颜色了，他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他难过地喘着气，大家都体会到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心情。

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了，“我的意见是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不过要是像根旺同志怀疑的，他还在隐瞒欺骗，调查出来，就坚决清洗出去！”

赵明福浑身剧烈地一震，把嘴唇都咬破了，但是他狠了心了，没说出跟田财的密约。

夜深了，天很凉，景桂看了看小座钟，已经后半夜两点了，他站起来，说道：“同志们！天很晚了，现在我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发言。”

大家屏住气，听候党组织的意见。

“刚才我们敬爱的段老大同志的意见，是跟党支部委员会的意见完全相同的。支部委员认为，赵明福的错误是农村资产阶级富农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发展下去，必将反党叛党，成为党和劳动人民的敌人。但是由于赵明福向党起誓保证悔过，党为了挽救他，建议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请同志们考虑；同时建议社务委员会撤换他的会计股长职务！”

刘景桂发言完了，春枝宣布表决，全体共产党员完全赞成党支部的建议。

“现在散会！”春枝宣布。

“中国共产党万岁！”银杏那银铃般的嗓子，激动地领着大家高呼。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福海心头默默对自己说的话，脱口而出地喊出来了。

这声音像奔腾呼啸的河流，像千军万马向前挺进的脚步声，大家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

山楂村响起第一声鸡叫，天快亮了。

19

当春枝的病好了，已经是夏天。

整整一个月，春枝关在屋里，透过玻璃窗，她看见天井里的葫芦架，已经开放白茸茸的小花，影壁后面的石榴树，长出了小青疙瘩似的果子。

尽管在她的屋里开党支部委员会，开社务委员会议，但是她仍然感到自己像是被封锁着，感到自己是个残废的人，想着想着，一股辛酸就涌上心头。田野上，飘送来清亮的笑声和歌声，她的心急得撕裂了似的疼痛！

终于大夫允许她可以出外走动了，她刚出门，就被初夏明澈的光线弄得目眩眼花了，她走到村外，田野是浓重的天青色，闪动着人影，她真想跑过去。

但是她已经感到累了，病后的身子非常虚弱，喘着气，肩胛骨鼓动着，她在一棵杜梨树下坐下来，闭着眼歇息。

“唉呀！春枝你好啦！”一个女人喳喳喊叫，奔跑来。

春枝睁开眼，是红英。

红英捧起春枝的脸，用她那妇人的眼光端详着，春枝羞得脸红了。

“你瘦了，可更漂亮了，什么病也不能折磨你！”

春枝轻轻地摆脱开红英，问道：“你怎么蹲在家里，难道也病了？”

红英摇摇头，轻声说道：“不是，我身上又有了。”

春枝扑哧笑了，指着红英的鼻子：“你虽然蹲在家里，比别人生产更积极呢！”

红英狡黠地眨眨眼，说道：“哼！你们结了婚，那真得一

根蔓儿两个瓜，年年丰产。”

“别胡说！”

红英用指头羞她：“还瞒着盖着，你们瞒得够长的了。”

春枝不愿把玩笑开得过火了，她看见红英手里拿着一本讲玉米人工授粉的小册子，想起俞山松临走时指示，要在各生产队普遍展开技术学习，社里已经开始了，但她在病中，从没听过一次，便问红英：“你们今晚讲技术课吗？”

“我们队是昨晚讲的，今晚上他们油脂作物队讲课。”

“你们昨晚上是谁讲的，讲的是什么？”

“长寿老头跟春宝合作讲的，讲的是玉米人工授粉，我正复习呢！”

晚夜，春枝穿上厚厚的棉裤棉袄，到小学教室去听课，她悄悄地坐在一个背灯影的角落里，谁也没看见她。

没想到，走上讲台的是银杏，她羞怯地咬着嘴皮儿，眼睛看着脚面，下面有人哧哧地笑了。

“不许笑！”根旺扭过脖子，粗暴地喊。

银杏仰起头，这一霎间，她像一枝春雨过后的海棠花，声音发颤地说道：“我今天讲怎样保护芝麻荚儿，说不周到的，根旺同志给补充。我有点儿害怕……”

下面哄堂大笑起来，春枝把嘴对着袖子，也咯咯地笑了，她望望台上的银杏，脸白了。

“银杏！沉住气，别怕！”坐在最前排的根旺高喊，像是个导演似的。

银杏结结巴巴地讲起来了，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地，她镇静下来，说话也清脆了，人们都惊奇地注视这个美丽的小姑娘。

课讲完了，春枝跟在大家后边走，大家都称赞银杏。这

时，她看见在井台上，一个粗大的影子正对银杏说：“讲得好，可事先你爹还看不起你呢！”

春枝听出是根旺的声音，她走过去。

“谁？”根旺问道。

“我！”

“春枝！”根旺走过来，瞪起眼睛，“谁让你出来的？”

“大夫。”

“可是黑夜出来走动要受寒！”

春枝拍拍身上，笑着说：“你看！”

“应该慎重，过两天再出来！”根旺急躁地说，“病再回复了，得给社里带来多大损失？社里需要你工作。”

“我明天就开始工作！不，现在就开始。”春枝说，“我问你，富贵老头讲过课没有？”

根旺不耐烦地一摇头，“没有！他不想讲。”

“为什么？”

“他说讲不了。”

“嘿！这真笑话，富贵大爷多少年老经验，又到县里学习过，农场还请他去座谈，怎么会讲不了？”

“他就是死不愿意，有什么办法？”

“一定是你没好好动员他。”

“你别冤枉人！”根旺发起脾气，“银杏可以作证，我跟他把嘴皮子都磨破了。”

春枝问道：“你跟他谈了几回？”

“两回。”

“一回多大工夫？”

“……”根旺语塞了。

春枝讽刺他：“我看你的嘴皮子不是磨破的，一定是你上

火烧破的！”

第二天，春枝见过刘景桂，就到富贵老头的园子去了，富贵老头已经请了几天假，蹲在自己园子里。

“大爷！”

富贵老头正在井台上，扔下瓜铲，就跑过来：“我的好闺女，你可好了，大爷真为你日夜牵肠挂肚的不放心。”

春枝感动地拉着富贵老头的手，说道：“我知道您惦念我，大家都惦念我。”

富贵奶奶眨巴着小眼睛，也拐拐地从园角来了，“瞧！春枝子，你瘦了，可越发秀气了！”

“春枝，要结婚了是不是？”富贵老头笑呵呵地问道。

“完秋。”春枝对红英隐瞒的秘密，这时候像初汛的春水，在心里流动，脱口说出了。

“娶走不娶走？”富贵老头不放心地问道。

“娶到哪儿去呀！”春枝响亮地笑了：“他没爹没娘，四海为家。”

富贵奶奶急忙问富贵老头：“我们送点儿什么礼物呢？”

“越说越远了！”春枝笑着喊叫，“我是找富贵大爷谈工作的。”

富贵老头呵呵笑了，“我知道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春枝问道：“昨晚上银杏讲课，您怎么没去听？”

“我困得厉害，睡了。”

“您对她讲的有什么意见？”

“我没听，怎么会知道她讲的什么？”富贵老头露出一副尴尬的神气。

“组里没讨论过？”

“没有，”富贵老头淡漠地说，“谁讲，谁就跟根旺商量，别人不管。”

“这不好！”春枝发了火，“为什么不听听大家的意见，为什么不跟您研究研究呢？”

“我这个老头子懂什么！”富贵老头装得冷淡地说，“自己不能看书，组里技术学习，得让别人念给自己听。”

“您有顶贵重的经验！”

富贵老头“咳！”了一声，低着头不言语了。

“大爷，”春枝温和地说，“您应该讲一回。”

富贵老头像货郎鼓似的摇头，“不行，不行！嘴笨舌头沉，肚里又没货。”

“别假客气了，”春枝半玩笑半郑重地说，“大爷，您要不讲，大家都会说您藏私，我也要说不说您技术保守了，人家长寿爷爷已经讲过了。”

“长寿那老家伙油嘴滑舌，你大爷是个闷葫芦。”

“没关系，”春枝笑着说，“咱爷儿俩瞎子背瘸子，就像说相声似的，我给您打下手儿！”

富贵老头也笑了，用他那硬骨节的指头点点春枝的鼻子：“你这丫头真会发明，天下的聪明都让你占去了！可是咱们爷儿俩怎么说到一块儿呢？”

春枝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人家春宝跟长寿爷爷已经表演过了，咱们就请春宝当导演。”

富贵老头长出一口气，笑道：“大爷就是个榆木疙瘩，也会让你点化了，就听你摆布吧！”

“大爷，一言为定！”春枝站起身，“往后您有什么意见，就跟我或是景桂说，我们有意见，也对您说，不许憋在肚里。您得赶快把园子整出来呀！不然在社里的工分就少挣多啦！”

“对，对！”富贵老头心服地连连应声。

她出了园子，跑上高高的河堤，河堤下的田野，像是无边绿色的海洋。她望见那两个老人又弯下腰，匍匐在地，孤独地蠕动着，小叫驴儿困盹地打着响鼻儿，水车沉闷地叮当响。……

20

夏天，是运河滩最美丽的季节。

青色的天空，白茫茫的大河，一望无边的青纱帐，掩盖了村庄。

天空，苍鹰在盘旋；河上，行驶着白帆运货船；青纱帐里，有劳动的欢笑声；茂密高耸的树林中，布谷鸟不知疲倦地在歌唱。

夏天，是生命力最饱满的季节，是充满强烈希望的季节！

富贵老头家，正在葫芦架下吃饭，银杏风卷荷叶似的吃着，一口饭还没咽下去，就站了起来。

“银杏，咱们组过晌没事啦。”富贵老头说。

“我有事！”

银杏在房檐下洗脸。她要去看春宝，他那儿有很多俞山松借给他的文艺小说，她想靠着河边的大白杨，一边做鞋，一边看书。

“什么事？”

“您就别打听了！”银杏白瞪她爹一眼。

富贵老头慢悠悠地说：“福海，你们社务委员会过晌要开会是不是？”

福海慢吞吞地用筷子往嘴里拨饭，点着头，不抬眼。

富贵老头对银杏说：“你看！”

“哼！反正我不跟您卖菜去。”

“不卖，就烂在地里了！”富贵老头急得像要哭出来。

“谁让您种的？”银杏圆瞪着黑溜溜的眼睛，“院墙后种个小园，就够全家吃不了的。”

“银杏，”福海用哀求的口气说，“过晌你没事，就去帮帮爹，这块园子怎么处理，秋后全家再核计。”

银杏平日跟哥哥不多说话，很客气，拘着情面，不得不答应，说道：“那我只管摘，让我挑着担子，东村西店的去吆喝，撒谎做买卖，我可不去！”

“好吧！依你。”富贵老头压住了火气说。

等银杏跑出院子，富贵老头忧愁地对福海说：“你看，咱们的园子怎么办？豆角跟黄瓜都快老了，不赶紧卖就算白扔了。”

“过晌您不是去卖吗？”福海闷闷地说。

“那大的园子，我一个人怎么能卖得过来？”

富贵奶奶看老伴儿火燎似的着急，自报奋勇说道：“我去卖！”

“你懂什么，连秤都认不准！”富贵老头斜瞪她一眼，冷硬地说。

富贵奶奶被顶得干咽唾沫。

“让银杏她嫂去卖，怎么样？”富贵老头看看福海。

福海老婆正在屋里奶孩子，听见公公的话，拉长声音回答：“我不去！”

福海赶忙进到屋里，“你就卖一回吧！”

“我不去，”福海老婆阴沉着脸，“下地挣分是自己的，卖菜得归家里。”

福海拉着她的胳膊，央求道：“去吧！篮子不用装得太满

了，太阳不落就能回来。”

“我就不去！”福海老婆一甩胳膊，扣着怀走出来，“银杏怕难看，我的脸皮也不是铁打的！”

富贵老头气得揪揪胡子，到土棚里挑起担子，气哼哼地到园子去了。

银杏在园里，靠着爬满豆角蔓儿的篱笆，听着树上的吉鸟叫，眼皮儿发涩，渐渐睡着了。

突然，鼻孔里一阵钻心的痒痒，她打了个喷嚏，猛地醒了，背后，一个小孩子咯咯笑起来。

银杏回头一看，是张顺那刚五岁的小儿子，光溜溜的身子，一丝儿不挂，胳膊上挎着个小篮子，站在那里盯着她，顽皮地嘻嘻笑。

银杏看他那抹得像小花脸似的脸儿，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睛，忍不住要扑哧笑了，但马上又装出冷冰冰的面孔，说道：“你跟我捣蛋，我让你爸爸揍你屁股！”

那孩子紧眨着眼皮，眼泪像房檐雨似的落下来，“银杏姑姑，不是我捣蛋，是那几个叔叔逗春宝叔叔，叫我这样干的。”

银杏笑了，连忙抱起他，“别哭，别哭，姑姑逗你玩呢！你干什么来了？”

“给我妈买黄瓜，我妈又发疟子了，想吃拌黄瓜。”说着，从竹篮里拿出两个鸡蛋。

银杏钻进黄瓜架里，挑了几条鲜嫩的大黄瓜摘下来，给那孩子，说：“拿去给你妈，你们不要在家里乱闹，让你妈静静地养病。”

“姑姑，给您这两个鸡蛋。”

银杏摆摆手，“拿回去，留给你妈吃吧！”

“不！我不拿回去。”那孩子把鸡蛋放在地面上。

银杏疼爱地望着那孩子，一阵南风吹来，瓜地里冒出一股浓香，银杏跑去摘了两个圆溜溜的甜瓜，放在他的竹篮里，叮咛说：“一个你吃，一个给你妈吃。”

富贵老头气哼哼地挑着空担子来了，正碰上那孩子挎着沉甸甸的竹篮，跑出院子。

“那一篮黄瓜跟甜瓜卖多少钱？”富贵老头板着脸，问银杏。

银杏知道她爹一定不高兴，忙解释说：“张顺嫂子病了，想吃拌黄瓜，让孩子拿着鸡蛋来买，我想同在一个社里，她病着，也吃不多，就白给了她，又顺手摘了两个甜瓜，那孩子偏把两个鸡蛋扔下了。”

富贵老头一听，把空担子一摔，骂道：“他妈的！你倒会施舍。”

银杏也变了脸，喊道：“您为什么骂我，难道乡里乡亲一点情分也没有？”

“我不懂什么情分！现钱交易，我的园子不是为救济别人种的！”富贵老头大嚷大叫。

银杏也跳起脚：“我是随便乱扔了吗？我是为了尽一份人情。”

富贵老头拍着胸脯叫：“你懂得人情，我是老混蛋！”

“您就自我检讨吧！”银杏讥诮地说。

“你们爷儿俩劈雷暴闪地吵什么呀？”

青纱帐里，走出春枝，站在篱笆外问道。

银杏叨叨地说开了。春枝摆手止住她，笑着说：“你去追那孩子，把鸡蛋还给他，要回那篮子黄瓜跟甜瓜。”

银杏起初愣住了，但一接触到春枝那眼光，就明白了她的

意思，拔腿便跑。

“你回来！”富贵老头急赤白脸地吆喝。

银杏回过头，耍了个鬼脸儿。

“银杏！”春枝叫道，“你别乱跑了，赶快到河滩玉米地，帮助第一生产队去人工授粉，春宝也在那里。”

“好咧！”银杏应声着，跑走了。

“你看，多急死人，满园子就这么晒着。”富贵老头愁苦地对春枝说。

春枝笑着说：“富贵大爷，您也别挑着担子满世界转去了，还是帮一帮他们，落雨季就要到了，玉米人工授粉要赶时候，他们队有了几个病号儿，缺人手。”

“我的园子也不能扔啊！”

“明天社里的船进城，您花个脚钱，把园子里的出产全装了去，社里写封信，县供销社会留下。”

“一准？”富贵老头喜得不相信。

“一准！”春枝静静地说，“可是这个瘰癧疙瘩也得割了，这园子分您多少心，少挣多少分啊！”

21

七月，是运河平原的落雨季节。

天放晴，碧蓝碧蓝的像大海，太阳又出来了。

林间的小道，常常被雨后的小溪割断了，银杏挽着裤腿儿，赤着脚，一只手提着鞋，一只手拄着青秫棒，趟着林间的小溪流走。

雨刚刚住了，她就跑到地里去检查芝麻花落了多少，在青纱帐里钻了很久，衣裳被玉米叶子上的雨水弄湿了，紧紧地贴

在身上，现在她回家去。

雨后的树林太诱人了，宽大的白杨叶子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布谷鸟饮着树叶上的存水，然后仰起脖儿，悠长地清脆地叫，黄鹂儿、山鸽子、花胡不拉鸟也从避雨的浓密枝叶中钻出来，抖动抖动翅膀，又尽情地歌唱。

银杏是一个还有些顽皮气的姑娘，她望见不远的树叶下，有一个长尾巴的花胡不拉鸟正在饮小溪流的水，便想悄悄走过去捉住它。但当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前，猛地扑过去时，花胡不拉鸟“突！”地飞上树了，她的脚却深深陷进泥里。

她吃力地从这腐叶混合着泥土的粘糊中拔出腿，已经累得“呼哧呼哧”大口地喘气。忽然，她发现树林的广大空地，在太阳的蒸发下，冒着浓浓的白气，就像飘浮在地面上的炊烟。而且，更令她惊奇的是，在白烟里有一棵高大的玉米，长着三个肥大沉重的玉米棒子，这引起她强烈的好奇心。

“这是谁种的呢？”

“是哪个淘气的孩子吧？”

“恐怕不是。平时孩子们不到这里来呀！”

银杏反复地推测着，但想不出线索。

“哇！哇！”大白杨树上的乌鸦叫起来。

银杏刚一抬头，老乌鸦拉的屎落下来了，银杏赶忙躲闪，但是却正巧落在玉米叶子上了。银杏恍然大悟，“啊！一定是老乌鸦嘴里落下来的玉米粒儿！”

跟着，她想这棵老玉米没人照管，却长得比丰产地的玉米还茁壮，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这里的土质肥了。

想到这里，她的心猛烈地跳起来了。

这两天，社务委员会正为追肥问题激烈地争论，刘景桂、春枝和春宝，反对不顾供销社的供应计划去硬买肥料，因为这

样一来，供销社为了照顾旗帜社，就可能减少其他小社的肥料供应，同时社里也要花费一大笔钱，不如多用压得的绿肥。但大多数社务委员却不管别人有没有肥料，山楂村农业社一定要买，至于多花一些钱，反正收获多了会补回来的。关于这个问题，今晚社务委员会议上就要表决了，银杏是支持景桂他们的意见的，可惜她不是社务委员。

现在发现了这个富厚的腐植土，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她赤着脚往办公室跑，穿过树林，钻出漫长浓密的柳子地。这时，一个声音喊住了她：“喂！你怎么啦？”她站住脚，一看，是春宝。

“我在树林里看见一棵老玉米！”她喘着气，大声叫着。

“什么？”春宝摸不着头脑，望着她。

银杏不回答他，拉着他就往大树林跑。树林里，太阳穿过层层树叶的空隙，射在地面上，烟雾似的热气更浓了。

银杏指给春宝，“你看！那棵老玉米！”

“哪儿？啊！看见了，真奇怪！”春宝惊讶地喊出来。

“你说，为什么这块地长出这么壮的庄稼呢？”银杏脸上是庄重的探讨研究的神气。

春宝严肃起来了，他脱了鞋，走过去，两腿立刻被陷在粘糊里，他并没拔出，两脚却在里边踩着。然后，他抓起一把黏稠的、有一股刺鼻的恶臭气的泥浆，放在鼻子下闻着，沉思着。

半天，银杏不放心了，喊道：“你快出来吧！”

春宝拔出腿来，皱着眉头，想了想，又闻了闻腐烂的粘泥，然后问银杏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农学院那个老教授讲的天然肥料腐植质？”

“这种粘泥恐怕就是。”春宝又闻了闻。

“这下子就不用买肥料啦！”银杏兴奋得跳起来，“咱们赶快去告诉景桂哥。”

“别忙，咱们把它的面积量一量。”春宝沉着地说。

他们走遍整个树林，凡是冒白烟的地方，都是这样的粘泥，春宝默默地记在心里。他们在小溪流里洗了脚，穿上鞋，就一直到了办公室去了。

刘景桂跟春枝正在办公室里，他俩研究怎样在今晚的会上说服大多数委员。春宝推门进来，他压抑不住过度的激动，声音发抖地说：“这个问题解决了！银杏在树林里发现了大片腐植质！”

“腐植质！”银杏也忍不住喊了一声。

景桂跟春枝惊讶地互相望了一眼，问道：“腐植质？”

“咱们到树林里去看吧！”春宝提议。

他们走进树林里，围着那棵老玉米。

“这树林，自从1951年冬天政府提出育林护林号召以后，又出了一只狼，咬伤长寿家老四，此后就没人再进这树林子了。三年的树叶、鸟粪、死鸟落在地上，又混合着雨水跟泥土，就完全烂在地里，现在已经成了最好的肥料，这棵老玉米就是证明！”

春宝根据他听老教授的报告，以及他自己钻研通俗农业科学书籍得到的知识，详细地分析着。

“你分析得对！我们今晚在社务委员会上就提出来。”刘景桂果断地决定了。

“这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啊！”春宝用手指着这宽广的大树林。银杏愉快地望着他那兴奋得放出光彩的脸。

夜晚，在社务委员会议上，春宝非常生动地讲述了这个发

现，刘景桂跟春枝热烈地支持他，许多主张购买肥料的社务委员动摇了。

“我们不应该不顾兄弟社提高产量，硬要抢买肥料。现在发现了腐植质，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刘景桂说。

“我不信春宝的科学知识靠得住，我也不想得这笔意外之财。”新被补选参加社务委员会的、坚决主张购买肥料的根旺，激烈地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只有购买肥料，才能确实保证再增产一成！”

春枝用眼瞟瞟春宝，鼓励他再发言。

春宝沉静地站起来，红着脸说：“你不信没关系，我明天可以到县农场去找那位老教授，请他化验化验，他正带着农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实习。”

会议没有表决就散了。

第二天黎明，春宝背着一桶封严的粘泥出发了。刘景桂跟春枝送他到渡口，嘱咐他：“快去快回来，追肥的季节就要到了。”

银杏随他一直到汽车站，银杏深情地说：“替我问老教授好，他教给咱们多少知识啊！”

春宝带着争取胜利的信心上了汽车，绿色的汽车开动了，沿着曲曲折折的公路，朝运河上游的县城驶去。

22

黄昏，银杏就跑到渡口去了，她坐在管船老张的葫芦架下，眼巴巴地望着运河上游的公路。一个黑点点出现了，渐渐听见了震动的马达声，然后大汽车近了，但是汽车在对岸只站一站，有时连站也不站就走了。

太阳下山了，晚霞消散了，运河滩一片月色，长长的公路完全模糊了。

管船老张劝银杏道：“傻闺女，别等了，回家去吧！”

“大爷，您知道最后一趟车什么时候到吗？”

“就在这个时候。”

“您摆我过去吧！不，我自己摆。”银杏跳上船，拿起篙头。

“不行！我来。”管船老张不放心跑来拦挡。

但是小船已经离岸了。

运河在即将到来的落雨季前，就开始微微涨水了，河面比从前宽，银杏镇静地撑着小船，有时篙头打不着河底，她也不害怕。等她在对岸拴了桩，背已经湿透了，夜风一吹，好凉爽啊！

远方一个灯光驶来了，她赶紧跑，但这个光亮像天空曳过的流星似的过去了。

“他今晚一定不回来了。”银杏想，“再等一辆吧！”

但是又一辆汽车过去了，还是没站。

“再等一回就不等了！”银杏坐在公路下的一块石头上，自言自语地说。

好久好久，银杏瞌睡了，突然一阵隆隆响，她跳起来，站下的汽车又开走了，她揉揉眼，发现前面有一个黑影。

“喂！你是春宝吗？”她莽撞地喊。

那黑影站住了。银杏跑过去，喊道：“化验了吗？成不成啊？”

春宝跑过来，他一把抱住银杏，摇晃着她，“成功啦！成功啦！”

银杏像是疲倦了似的扒着他的肩膀，说不出话。春宝喘了

一口气，说：“老教授一化验，说这种腐植质可宝贵啦！什么碳、氮、硫、磷、钾……唉呀呀！写满了一篇纸。然后又到县委会，县委书记马上就批准了。老教授说不止咱们山楂村有，可能运河滩各个村庄都有，县委指示各乡要系统调查。”

“快拿那张纸给我看看！”银杏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喊道。

“月亮下看不见。”

“你打起手电。”

“不！得赶快告诉景桂哥，别让他挂念了。”

他俩手拉手跑着，跳上小船，银杏拼命地撑，不多一会儿就拢了岸，也顾不得告诉正在睡觉的管船老张一声，就一直往山楂村跑。

深夜，召开了社务委员会议，春宝朗读了老教授的科学分析材料，刘景桂念了春宝带回的县委指示信。县委指示，不仅要开发使用，而且要注意保护养育。

第二天，山楂村就开始大量地追肥了。

一清早，人们就都奔这个多年寂静的树林来了，贪睡的鸟儿被惊醒，吓得昏头巴脑地从窝里挤出来，纷乱地飞上天空，笨重的喜鹊盘旋了几遭，又落在白杨枝头，不安地吱喳叫。

美丽的银杏，手提着鞋，挽起裤脚，露出饱满的小腿，跑在前头，带领着大家穿过一簇簇柳丛，衣服湿了，跑得喘了，她的脸泛起红霞，处女的坚实的胸脯，激烈地起伏。

太阳还没照进树林，树林里很昏暗，银杏高喊道：“你们看！就在那里。”

大家的眼睛，都顺着她的指头去寻找那奇迹，“哪儿？哪儿？”

“就在那里！”银杏像一只布谷鸟，跑向大白杨树下。

突然，她的头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身子摇了摇，带着哭音说道：“怎么没有啦？”

大家也全愣住了，说不出话。

“你是不是真看见过那棵老玉米？”有人怀疑地问道。

“当然看见过！”银杏又羞愧又着急地哭了，“不知道哪个断子绝孙的给砍走了。”

大家徘徊着，叹息着。这时，春宝跟根旺气喘喘地跑来了，大喊道：“大家别怀疑，偷这棵老玉米的贼捉住了！”

“谁呀？”大家同声问道。

“告诉我，是哪个该死的，我去跟他算账！”银杏气恨地喊。

春宝说道：“现在大家先干活儿，一会儿景桂哥就会把他带来！”

在社办公室里，屋角落放着那棵高大的老玉米，刘景桂跟春枝坐在椅子上，正钉问那个耷拉着脑袋的田财。

“不要躲躲闪闪，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为什么要砍这棵老玉米！”春枝厉声地问道。

“春枝妹子，”田财抬起头，装出受委屈的面孔，但遇到春枝那利箭似的眼光，又垂下头，“我起誓，真是清早拾粪经过树林子，看见这棵老玉米，想给孩子砍去烧吃，没想到社里会有用。我要是说一句瞎话，你掏出我的眼珠子当泡儿踩！”

刘景桂冷冷地问道：“真是这样吗？”

田财可怜地说：“景桂兄弟，你的眼能看透人心，我敢在你面前说瞎话吗？”

“好吧！”刘景桂那锐利的眼光，停留在田财那油光的脸上，“就算你无心。不过这影响很坏，因为没了这棵老玉米，大家就会对腐植质起怀疑，你得当众说明一下。”

田财急于摆脱这种穷追，站起身，虚伪地干笑道：“好，好，我检讨，我检讨。”

“我们到树林去吧！”

田财在刘景桂和春枝的中间，低着头走。

树林里，正在遍地挖着腐植质，忙着装车，根旺一眼看见景桂他们，喊道：“大家都住手，景桂哥来啦！”

大家的眼光都投向从柳丛进入树林的小道上，刘景桂跟春枝带着田财来了，大家拥上前来，挤在一起。

刘景桂只得站在小道上，拿着那棵不幸的老玉米，说道：“这棵老玉米，是非常重要的，它证明树林里的腐植质是上等肥料。田财把它砍走了，不管他是无心，还是有意，都起了破坏腐植质威信的作用，现在就让他出面说明白！”

田财的脑袋耷拉得快要钻进裤裆里，嘟囔着说：“是我偷砍了的，我倒不是想破坏，我是想拿回家给孩子烧吃。”

“吃了得噎隔！”银杏狠狠地骂道。

刘景桂又说话了：“咱们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性，注意破坏活动，不管他是无心，还是有意，反正都是破坏，都对人民不利！”

“你走吧！”春枝对田财说。

田财的脸姜黄，腿像面条儿一样软，一步三挪地回家去了。

于是，刘景桂跟春枝也都脱了鞋，挽起裤腿，跟大家一起投进开发腐植质的战斗中去了。

银杏悄悄问春宝：“田财是谁逮住的？”

“景桂哥，”春宝耳语道，“他每天夜里都要各处巡逻。”

“他的警惕性真高啊！”银杏深受感动地叹了口气，含着敬意地望着刘景桂那高大的身影。

晚上，支部委员会在刘景桂家召开了，刘景桂目光炯炯的，严峻地说：“我们不能被田财蒙哄了，他是有意破坏，只是我们还没抓住真赃实据。今后我们要注意，有的支部委员黑夜不巡逻，这是要不得的麻痹作风！落雨季到了，秋收也不远了，地主、反动富农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会加多，一不小心，让敌人钻了空子，我们就会吃大亏，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动，就会被淹个净光，烧个净光，留下的是一把灰，一把泪！”

23

八月，运河平原的落雨季，到了最后也是最凶恶的阶段了。

有时，夜晚瓢泼大雨，天明，太阳升起，平原上泛着金光，冒着清香的湿气，新洗过的青纱帐，绿油油的像要滴下绿滴来。

有时，暴雨在白天突然铺天盖地急袭来了，一时天昏地暗，整个运河滩都被淹没在呼啸着的暴雨里，但是不久，暴雨过去了，又露出一抹无云青色的天空，野花吐着浓烈醉人的香气。

刘景桂和春枝带领着山楂村的青壮年男女，日夜住在河堤的窝棚里，时刻监督着咆哮的运河，巡视着这保卫运河滩居民的生命与丰收的河堤，警戒着破坏分子的活动。

一连三天没下雨了，这是一个喘息机会，但也是一个更危险更严重的战斗前夜，因为最后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山洪就要到来了。

这是一场决斗！

但是必须抓紧利用这短短的喘息时间，排除窝存在青纱帐里的雨水，农业社的小水渠，哗哗地溅着水花，流进运河的支流和山楂村的大水池里。

麻宝山像昏头虫似的，在屋里跳来跳去，他的地是出名的蛤蟆坑。

“怎么有脸去求人家农业社，您那种过河拆桥的行为，把人家得罪透了！”他那个窝囊儿子，也急得跟他喊叫起来了。

麻宝山暴躁地一摆手：“你住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车到山前必有路。”

晚上，麻宝山找田财去了，田野上，青纱帐里蛤蟆像大合唱似的喧叫，麻宝山听得出，这是从他那蛤蟆坑地里发出的声音，他的心就像被热油煎着。

到了田财家，院里没有乘凉人的说话，想是都已经睡了；麻宝山只得烦恼地回去，但刚走几步，又转身回来，狠命地敲门。

这急骤的敲门声，吓坏了正在北屋悄悄商量破坏活动的田财和王六老板，王六老板像一只耗子似的，慌慌张张钻回牲口棚，跳进那潮湿发霉的地窖里，心还不住地狂跳，手里握紧那把尖刀子，望着黑洞洞的马棚外面。

田财装得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神气，伸着懒腰，打着哈欠，问道：“谁呀？这么晚还串门来，我都睡了。”

“你倒无忧无虑，我也得睡得着啊！”麻宝山在外面嚷叫。

田财踏下心来了，他开了门，麻宝山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外，瞪着眼睛喊：“我的地里像水洼子了，你倒想办法帮助我排水啊！”

“我有什么办法？咱们讲下的互助条件，只有种地，没有排水这一项。”田财沉下脸来了。

麻宝山气疯了，叫道：“你过河拆桥，我们爷儿俩给你做了多少工啊！”

“我也没白支使你们，”田财骨碌着三角眼，“我买了肥料跟新式农具，你们做的工我给工钱！”

麻宝山一把抓住田财，狠狠地说：“白眼狼！你给我们工钱。”

“明天算账，我欠不了你多少！”田财掰开麻宝山的手，“砰！”地一声关了门。

麻宝山气得头蒙了，腿也软了，他照田财的门上啐了几口唾沫，一步一挪地往家走了。

“宝山！”背后一个开阔的声音。

麻宝山回过头，见是刘景桂，他站住脚，默默地垂下了头。

“怎么样，需要帮助吧？”刘景桂真诚地问道。

“需要。”麻宝山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似的。

“宝山，”刘景桂拍了拍他的肩膀，沉重地说，“你跟田财搭伙，就是跟白眼狼交朋友，你能斗得过他的鬼点子？眼下不是明明白白，庄稼快熟了，用不着你了，就翻了脸。”

麻宝山踉踉跄跄回到家，躺在炕上，心里很乱，反反复复睡不着。

麻宝山走后，王六老板又从地窖里出来了，他一听田财说到刚才跟麻宝山吵嘴，就点着田财骂道：“你他妈的就会坏事！丢了麻宝山，不光是没人死牛似的给你干活，还少了一个掩护。明天给麻宝山赔礼去！”

田财被骂得说不出话。

跟着他们又继续讨论破坏活动的问题。

“现在河堤看守得像天罗地网，要去扒堤就是去找死，等

完秋给他们放把火就是了。”田财说。

“你胆小怕死！”王六老板鄙视地说，“好吧！就不去扒河堤，你去把村东的大水池子扒个缺口，虽说淹不了多少地，村子得让水泡了。”

田财吭吭哧哧地说：“这怕也不行，水池子的堤上堤下也埋伏着民兵，不容易找到漏洞，我看还是别冒这个危险。”

“你试试看看去嘛！”王六老板暴怒地一跺脚。

田财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他怕这个魔鬼似的王六老板，他后悔留下了他。

第二天傍晚，他等麻宝山给排水队员回家烧水喝，追到他的家里，麻宝山一见他，脸耷拉了下来，像盖上一层霜。

田财做出赔罪的笑脸，低声下气地说：“昨天晚上我刚睡醒，昏头巴脑说了那些没心肝的话，我知道你生气了。你走后，清醒过来，感到真对不住你，现在我给你认错赔罪来了。”

麻宝山眼也不看他，说道：“你不用说这些甜言蜜语了，我看透了你，你是个过河拆桥的人。”

“宝山哥！我跟你发誓，”田财受屈地叫，“我要是那种黑心的人，你挖出我的心喂狗！”

麻宝山摇摇手，说道：“你也不用多说了，咱们现在就算账。”

“宝山哥，咱们等完秋再结账，”田财委婉地说，“我已经看出苗头，咱们的庄稼比社里的强得多，不能因为我这几句狗屁话伤了和气，破坏了咱们的互助组。”

这一番话，打动了麻宝山的心，他脸上的态度变了。

田财溜溜四外，然后弯下腰，诡秘地说：“有一天我悄悄听见根旺跟张顺说，他们要提高公积金，减低土地分红，这明

明是刘景桂跟春枝怂恿他们，拿他们当传声筒。我知道他们在劝你入社，我也不是阻拦你向前发展，我是提醒你，看清脚步再下脚。”

麻宝山心猛地一跳，他看了看田财。田财亲热地说：“你跟农业社的换工，问他们能不能折钱，我给你出一半吧！”

这一来，麻宝山对田财的气恨完全消散了。

晚夜，月亮藏在薄云里，山楂村沉浸在朦朦胧胧的月色中，田财拿着把小铁锹，贼溜溜地往村东水池去了。

他的心，咚咚跳得山响，就像要不紧闭着嘴，就会跳出喉咙来。他隐在水池旁边树林的大白杨背后，剧烈地大口喘气。他望望水池子，水池子在月光下闪着白光，堤上静静的，没人走动。

田财刚要往堤上去，突然，他背靠着的白杨树哗啦啦一阵乱响，就听附近树丛中一个青年厉声喊道：“谁！”田财吓得死死地抱住白杨，躲在黑影里。

“你他妈的喊叫什么！两个山喜鹊打架。妈的！有破坏分子也让你喊跑了！”也是在不远的一个树丛里，一个人吆喝。

田财胆子都要吓破了，他身体哆嗦着，死命才镇静下来，又顺着原路，蹑手蹑脚地隐在黑影里跑出树林，像夹尾巴狗似的跑回家去了。

王六老板正跟田财老婆鬼混，田财刚进院子，他一步抢出来，问道：“怎么样，顺手不顺手？”

田财已经神智不清了，断断续续地说：“天罗地网，天罗地网！”就跌跌撞撞地进屋去了。

王六老板望着田财的后影，恶狠狠地低声骂道：“妈的！屎蛋包。”

运河滩的落雨季过去了，平原安然地度过与运河泛滥斗争的考验。

看！金色的运河滩，谷子在秋风里摇摆着凤尾似的穗儿，扑簌簌响着的鲜红的高粱，感到疼痛似的甩掉了爬上尖端的小螃蟹；像孪生兄弟似的大玉米棒子，长在一棵秆子上；饱满得鼓着肚的豆荚儿，躲在毛茸茸的豆叶下。

那黑绿黑绿的花生叶子，紧紧地掩藏着地底下的累累的果实；爬得满满的芝麻荚儿，裂开了嘴儿；黄金色的向日葵，发散着浓郁的香气。……

谁看见谁不眼红，谁看见谁不流涎水啊！

秋风吹来，原野上的芳香飘进村庄，送进每个门户，人们呼吸着这种香气，带着微笑香甜地入睡了。

乡政府组织各村民兵，开始联合严密地护秋了。富贵老头不放心，夜晚他也拿着红缨枪，到田野上巡逻。

月亮在浮云里移动，运河滩忽明忽暗，富贵老头坐在窝棚口，像是瞌睡了似的；忽然，他听见一声轻微的响动，他睁开眼，见一个人张皇地弯腰走来，他刚要喊，那个人摇摇手，走到近前，是麻宝山。

“大叔，让我进窝棚里去。”

麻宝山钻进窝棚深处，富贵老头听见他大口喘气，上下牙咯咯磕打着。

富贵老头往里爬爬，问道：“黑更半夜，你到外边来干什么？”

麻宝山口舌不清地说：“我掰了你们社里几个老玉米，揪

了几个谷穗儿，让民兵盯上了。”

富贵老头勃然变了脸，说道：“你怎么也干这个见不得人的事！”

“大叔，不是。”麻宝山赶忙解释，“我们那孩子眼下又闹着要入社了，所以我夜晚掰几个拿回去比比。”

富贵老头骄傲地呵呵笑了，有兴致地说：“要是你的庄稼比不过社里，入社不入社？”

“不一定。”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上了圈套……”麻宝山吞吞吐吐地说。

富贵老头气忿地喊：“你这叫什么话！”

“您听着，”麻宝山紧眨巴着眼，“社里是不是要改为三七分红？”

“谁说的？”富贵老头的心“咯瞪！”一跳。

“您听着，”麻宝山说，“社里是不是要提高公积金？”

“谁说的！”

麻宝山不回答，只顾说下去：“这么七折八扣，还能落下什么？羊肉是肥，只能闻味儿到不了嘴！”

“我问你，你这是听谁说的！”富贵老头用威吓的口气，但掩饰不了他的焦急。

“您真不知道吗？”麻宝山干笑着，“入了社的人，对社外的人事事都保密。”

“我真不知道！”富贵老头急着表白。

麻宝山小声说：“根旺跟张顺他们商量好了，社务委员会不通过，就提到社员代表大会上，我看这是要动手整治中农了。”

富贵老头叹口气，“我怎么一点儿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呢？”

“田财。”麻宝山机密地压低声音，“我跟张顺探口气，他嘴很严，可也能听出一点儿意思。”

富贵老头颓然地垂下头，说道：“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是社里的人，我就随大流了。”

“大叔，我走了！”麻宝山说着，掩紧怀，爬到窝棚口，朝四外望望，就急急地走了。

夜很凉，他打着冷颤，脚步很急很碎。

“宝山哥！你站住。”

“啊！”麻宝山后背骨飕地一股冷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恐怖地站住了。

从茂密的防风林里，闪出春宝。

“啊！”麻宝山嘴唇麻痹了，动了动，再也说不出话。

春宝笑嘻嘻地走上前来，递过几个老玉米，说道：“给你带回去比吧。”

麻宝山害怕地望着春宝，不敢接，月光下，他的脸非常苍白。

春宝温和地笑道：“你在富贵大爷窝棚里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麻宝山颤抖地伸出手，老玉米很沉，落在了地上。

“宝山哥，”春宝问道：“你在窝棚里说，好像田财偷听了什么？”

麻宝山喃喃地说不清。

“宝山哥，”春宝挨近他，“在你背后跟着个人，你看见没有？”

麻宝山惊慌了，摇着头，说道：“我没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发现了个鬼鬼祟祟的人，”春宝说，“你回去吧。”

麻宝山连惊带怕，跌跌撞撞地走了。

这时，树林中，田野里，走出一伙人，很快集合一起。

“他看见了没有？”银杏急着问道。

“没有。”

“他心里有鬼，说瞎话！”虎兴喊道。

“我看这家伙黑更半夜出来，一定是有人指使！”张顺就要去追。

春宝一把拉住张顺，冷静地摇摇头，说道：“麻宝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不会。他正考虑入社不入社，黑夜跑到咱地里掰几个老玉米拿回家比。坏蛋是有的，咱们得多加注意！”

春宝他们，又分头隐蔽在田野里，树林里，坟圈里……

在清冷的初秋之夜，平原上的村庄静静地沉睡着，但是有人终夜不眠，保卫着劳动果实，保卫着一年的心血。

25

像是一只被烧焦尾巴的老鼠，田财从青纱帐里钻出来。运河高岸上的大白杨，在夜风里像急流瀑布似的哗啦啦一阵山响，吓得田财一个筋斗摔在了酸枣丛上，衣裳撕扯了，脸皮刮破了，两手扎满葛针。

他匍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捧着胸口，害怕剧烈的心跳声音，会把他暴露出来。半晌，并没有追赶的脚步声，他才颤抖着爬了起来；突然，在不远处，夜猫子咯咯咯阴森地笑了，田财吓得汗毛眼儿都张开了，尿撒在了裤裆里。

他咬了咬牙，挣扎着跑回家去了。

田财家牲口棚里，王六老板蹲在一个角落正在吸烟，他的

眼睛像鬼火似的闪着。田财已经不止十次地催他走了，他也害怕田财会不顾他的威胁利诱告了密，趁着青纱帐还没倒，他准备今晚就动身，田财便是去踩道的。

现在，他在烦恼地沉思，他又要去流浪了，但是，哪里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呢？

昏昏沉沉的，王六老板睡着了，他的眼角挂着两颗泪，烟头落在了地上，闪着奄奄一息的光。

这时，田财气急败坏地跑进来，王六老板像猎狗一样机警，立刻醒了，他睁开眼，瞪着呼哧呼哧喘气的田财。田财一脚踩灭了烟火头，说道：“抽完烟不想踩灭了，烧着了棚子，就要了我的命！”

王六老板压住怒火，问道：“怎么样，能走吗？”

“你小声点儿，隔墙有耳！”田财低声吆喝。

“到底能走不能走？”

“天罗地网！”田财说到这里，想到那阴森恐怖的树林，又一股透心凉。

“那就不走啦！”王六老板轻松地仰在墙上。

“你害苦了我！这十一个月，我吃不甘味，睡不踏实，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落雨季前让你走，你死赖着不动，现在可让我怎么办？”田财抱着头，跳着脚。

“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王六老板一步抢上来，抓住田财的前胸，恶狠狠地瞪着他，“想当年我王六在粮食市场上翻江倒海的时候，你给我溜沟子拍马，恨不得把你的娘儿们给我睡，你说，你从我手指缝儿里得了多少钱？如今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你却不肯帮搭一下，你个没良心的黑心贼！”

王六老板越说越气恼，声音也高了。正在上房奶孩子的田财老婆，慌忙跑了出来，那孩子却像炸窝蜂似的哭了。

“小点儿声，提防墙外有人！”

看出田财跟王六老板中间的恐怖局面，她假笑了笑，婉转地说：“六老板，您放宽心，我保您平平安安离开这里。不用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掉下树叶儿也怕砸破脑袋的人。”

王六老板也就顺台阶下，他松了手，说道：“弟妹！你是个有义气的人，我姓王的知恩必报。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拿着！”说着，从他那破捎马子里，掏出一叠票子，但是他犹豫了一下，抽出了半叠儿。

贪财的田财老婆，赶忙伸出手来。

王六老板拿出一支烟，点着了，用手遮住火光，深深吸了一口，然后长叹口气，说道：“我不想连累你们，收完秋我就走，远走高飞！”

牲口棚里，死静死静的，上房的小崽儿还在哭。

“六老板，您歇着吧！”田财老婆柔声地劝他。

“我走，我走到哪儿去呢？哪儿去找安身的地方，监狱！”王六老板喃喃地说，他着了魔似的阴森一笑。

“六老板，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保佑您。”田财老婆安慰他。

“我要烧！烧他个一干二净！”王六老板恶毒地笑了，“等收了秋，从山楂村起，我要走遍运河滩的村村庄庄，一连放他几十把火，然后我去报案。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跑不了一个死，我为什么不闹个天翻地覆！”

田财像通了电似的哆嗦起来。

“你别怕！只要你不告密，我至死也不会说出你来。咱姓王的是不惜生死的好汉，要是出卖朋友，是驴打种的！”

他说得过于兴奋，完全疲倦了，他跳下地窖去，倒头便睡了。

田财的话的确不错，果真是隔墙有耳。刘景桂这个最有警觉的人，当田财从树林里跑出，刘景桂就已经盯准了他，但是相距太远，没有追上，看着他进家了。

他靠着田财的院墙，屏住气静听，牲口棚里似乎有人谈话，但声音很小，听不清，他想听个水落石出，于是便轻轻攀缘着爬上田财家的墙头。

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轻灵的身影，躲躲闪闪地走过来，他赶忙隐蔽在枣树枝下，那人走近了，却是春枝。春枝警戒地望望四外，也站在刘景桂站过的地方，听着院里的动静。

在墙头上，牲口棚里的说话声仍然听不清楚，也不知是谁跟谁说话。一会儿，田财跟他老婆从牲口棚里出来了，走进了北屋，刘景桂便又轻轻下来。

刘景桂落了地，吓了春枝一跳，她一摸枪，看出是刘景桂，相对点了点头，无声地笑了。

一路上，他们沉默着，很快就回到了办公室，刘景桂点着灯，说道：“我们要立刻组织一批党团员，加强对田财家的监视。”

“嗯！”春枝心情沉重地点点头，“怕就在他的身上，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呢！”

“我们要打主动仗！”刘景桂握紧拳头，激动地一击桌子，“快收秋了，今年又是五谷丰登满堂红，敌人早恨得眼红了，一定要放火烧场。马上召开支部委员会！现在我们就去分头找支部委员。”

他们走出门，月色正浓，平原上吹着初秋清凉的夜风，发干巴的叶子，“唰啦啦！唰啦啦！”响。

“呜哩哩！”夜鸟啼叫着。

运河滩村村庄庄，狗沉闷地吠着，驴也在叫。

运河上没有船。……
斗争的夜！

26

山楂村里，处处是金色的小山丘，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谷香气，跟蒙蒙的水雾混合在一起。

经过几天连明带夜的战斗，庄稼已经进场了，然而，这虽然是一年劳动的尾声，但却是最紧要的关头，只有把粮食送进囤里，送到国家的粮库中，才能喘一口气。

每天夜里，村里村外的各个角落，树影后，墙拐角，静静地站着岗哨，但却并不走动。大场里，金色的小山丘下，搭了窝棚，住着人，但也不出声音。

刘景桂是那么精力充沛，他每夜很少睡，总是避在暗影里，在村庄内外游动，谁也不知道他。

夜很黑，没有月亮。在村南大场里，东边窝棚住的是富贵老头，西边窝棚住的是长寿老头，他们各自守卫着本队的粮食垛，谁也不理谁。

富贵老头靠窝棚口坐着，他望望西边那窝棚，那窝棚口的火亮一跳一跳的，他知道，长寿老头子这几天的熬夜，已经熬乏了，收割的时候，他吆喝喊叫，骂这个骂那个，结果他们生产队提前完成了任务。富贵老头从前恨他，现在恨不起来了，但是却产生了嫉妒，他认定长寿老头肚里有鬼点子，他斗不过他。

西窝棚口，火亮一明一灭，富贵老头知道，老头子支持不住了，用吸烟刺激困盹的头脑，他想，应该劝老头子回家歇息。但突然想到，老头子一定是在表现自己，好被选为模范工

作者，领社里的一笔奖金，于是他又嫉妒起来了。

他想到不久的分红，金色的粮食，像河水似的，流进他们的门槛，流进他们的囤里。

他又想起，银杏要嫁出去了，她的粮食是要带走的，他查过账，银杏的工分比他多，他的心疼了。……

渐渐的，他的眼睛模糊了，脑海里也像烟雾似的，眼前，好像还跳动着长寿老头烟锅里的火星。

突然，一声尖利的嚎叫：“着火喽！”

富贵老头跳起来，揉揉眼，西边窝棚那里，冒起一股浓烟，跟着蹿出一道血红色的火，呛人的喉咙，刺人的嗓子。

他看见长寿老头在火里跳来跳去，一面带着哭声地叫：“着火喽！快来救火呀！”

富贵老头提着窝棚旁边救急的水，跑过去，往火里直倒下来，火焰猛地暗了，冒了一股黑烟，但跟着又凶恶地蹿出来，他也发狂地喊：“快救火来呀！”

村里狗咬起来，家家都乱了，突然，就听十字路口刘景桂那坚强嘹亮的声音喊道：“各家各户不要害怕，也不要出门，咱们的救火队出动了！”

果然，春枝跟根旺率领几十个青年人，各个挑着水桶来了，于是水像瀑布似的倾泻下来，火焰登时像受了致命伤的恶兽似的，微弱了，熄灭了，场里散布着焦糊的气味，谷垛的一个小角，被烧秃了。

长寿老头子的胡子烧得蜷曲了，他抱着头呜呜地喊叫：“都怪我，打了个盹儿，给社里造下这个损失！”他疯狂地抓着自己的胸膛。

刘景桂一把拉住他，说道：“大爷，别难过，狗日的没烧多少，他太不合算了！”

“啊！”富贵老头猛醒了似的叫道，“大家还愣着干什么，快追放火的呀！”

“大叔，放火的已经抓住了！”刘景桂冷冷地笑着说，“狗日的点着火，刚出场门口，就让春宝一枪托子把他揍倒了。”

“谁呀？！”大家惊讶地问道。

正在这时，村西头一股黑烟直起，小猪仔在圈里吱呀呀乱叫，就听一个女人鬼似的尖叫：“乡亲们！快来搭救我们呀！”

大家又乱了，忙跑到井台，挑着水朝村西头跑去，刘景桂冷笑一声，也跟着大家去了。

村西头，田财家的场里冒着火焰，田财老婆披散着头发，一只奶头露在没扣怀的褂子外面跳动着，她拍打着手，“瞎眼的老天爷，你是要饿死我们家！”

“别哭了！”刘景桂厉声地命令，“不是老天爷放的火，放火的人我们抓住了。”

“抓住了！”田财老婆陡地止住了干哭，失声惊叫。

春枝应道：“是啊！你去看看吧。”

“啊！”田财老婆身子摇了两摇，没奈何，只得心惊肉跳地跟着大家走去。

村政府点着灯，外面站着拿枪的人，田财老婆一推门，“啊！你……”她浑身发抖，但立刻镇静下来，骂道：“你黑夜游逛什么！家里着火了，你要让全家烧死！”

田财垂头丧气地吸着烟，疲倦地挑起眼皮，从牙缝里哼哼着说道：“别他妈的作假了，你放火放晚了！”

“胡说！你疯了！”田财老婆逼进一步，尖厉地喊。

田财猛地站起来，抡圆巴掌，“啪！”地一声，揍了他老婆一个响亮的嘴巴，凶狠地骂道：“臭娘儿们！是你害了我！”说着，又用脚踹。

刘景桂一把揪住他，说道：“田财！一人有罪一人当，你犯不着打老婆，还是坦白了吧！”

田财浑身像筛糠似的颤抖，他怯懦地跪下来，说道：“景桂兄弟，我坦白，我是个混蛋哪！我让一个坏蛋给骗了，我后悔也晚啦！”

“是什么人？”刘景桂把他从地上拉起，问道。

田财哭道：“你们跟我去抓吧！”

“在哪儿？”

“在我们家牲口棚的地窖里。”

“有枪没有？”刘景桂盯紧问道。

“没有，只有一把宰猪刀子。”

大家拥着田财，奔他家去，田财老婆昏倒了。

田财掌着灯，来到牲口棚里，照见牲口棚角落的一个黑窟窿，田财哆哆嗦嗦地把油灯端到洞口，火苗儿跳着，变绿了，田财低低叫：“六老板，六老板！”

“顺手吗？”里边一个沉闷的声音。

“顺……你出来！”田财上牙磕打着下牙。

一个毛团团的东西爬上来，根旺一拉枪栓，“不许动！”

那家伙一愣，跟着猛地击了田财一拳，“妈的臭×，你出卖了我！”

油灯落在了地上，摔碎了，牲口棚里一团漆黑，但立刻几道手电光射出来，张顺跟虎兴早把那家伙摔在了地上。

手电光照下，这家伙满脸毛扎扎的络腮胡子，两只眼睛发绿，闪着贼光，一身衣服沤得发霉了，发出令人恶心的臭气。

“带走！”刘景桂命令。

村政府里，俞山松和区乡公安工作人员全来了，大家退了出来，只留下景桂和春枝。

俞山松问道：“田财！你怎么跟他勾结在一起的？”

田财半边脸浮肿起来，嘴角和耳根凝着血，他捂着脸，呜咽着说：“他早先是还乡团里一个队长，解放后押了他三年，放他出来，他做投机生意，囤积粮食，就跟我认识了。粮食统购统销时，他破坏政府法令，被没收了一百多石粮，他恨死了人民政府，去年完秋，他们在他们那一带作贼放火，捉拿得紧，就跑到我这里躲避来了。”

“你为什么收留他？”

“我不想收留他，他拿起把宰猪刀子跟我拚命，又花言巧语哄骗我老婆，我老婆财迷了心，我又怕他，就留他住下来了。”

“那么春天破坏丰产实验地，一定是你们干的了。”

“是他逼我干的！”田财哭丧着脸。

“哪几个人呢？”

“有抢茶棚的富农王三，松子铺的粮食贩子刁麻子，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住在王三家里。”田财说完，抱着头嚎陶大哭起来。

俞山松转过脸，眼光正碰上那家伙的一双恶眼，那家伙坚持了一会儿，低下了眼皮。

“你说！”

那家伙眼里闪着恶毒的光，他冷笑几声，说道：“您别信他的话，就是我们俩干的，他是主谋，写信叫我来的。”

“你胡说！你胡说！”田财捧着腮帮子，跳着脚。

“你别蒙人了，”春枝走上前来，“那次我跟着你们，看见有好几个人。”

那家伙笑了笑，说道：“您没记错吧！那天夜里下雨，天很黑，恐怕您看差了。”

春枝气得涨红了脸，“你狡猾！”

“他狡猾，是还有三个人呢！”田财谄媚地作证。

俞山松一挥手，“带到区里去！”

第二天，是晴得蓝盈盈的天，山楂村昨夜那紧张的空气消失了，农业社在太阳光下打场，远远就听见扇车的嗡嗡声，风干了的金色的小米，像急流似的流泻下来。

刘景桂和春枝从区上回来了，离山楂村不远，他们看见野地里的一个秫秸垛后面，坐着躺着许多人，他俩非常奇怪，便加快了脚步。

快走近了，一个人站起身，迎着走过来，是麻宝山。

“景桂，你们回来了，”麻宝山声音低得听不见，“我们都受了田财的骗。”

刘景桂看秫秸垛后面，都是那些曾经表示过要入社的中农。他温和友爱地说：“是啊！以后只听党的话，万不能信富农的谣言了。”

“一定记住！”麻宝山叹息着，“我想问你，社里是不是要把公积金提高到百分之十？”他眼睛盯着刘景桂。

“今晚上社务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

“按照党的指示呢？”麻宝山仰脸问道。

“党的指示是，必须坚持根据社员自愿，根据逐年生产发展的结果，并在确实保证社员的实际收入有一定增加的前提下，采取由少到多的方针。”

麻宝山不放心地追问道：“你的意见呢？”

刘景桂笑了，“我完全按照党的指示办事。”

这时，那群中农完全围上来了，他们个个都露出喜色，像干渴喝了口清泉水，听着刘景桂的话。

“还有一件事要问你，”麻宝山高兴地咽了口唾沫，“明年

劳股地股是不是要改为三七分红？”

刘景桂说：“也是今晚上讨论。”

“按照党的指示呢？”一个在圈外伸着脖子的中农抢着问道。

“党的指示，要在全体社员自觉自愿的同意下，逐渐降低土地分红的比例。”

“你的意见呢？”

“我跟党的意见一样。”

大家长出一口气，“这回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景桂！”

等刘景桂和春枝进了村口，他们又跑回秫秸垛后面，开起小会来。

27

又是一个中秋节！

金色的秋天，运河平原的田野是望不到边的，原野伸展着，伸展着，一直跟碧蓝碧蓝的天空连在一起了；平原上的村落，一个个像是奔跑着似的，远了，小了。

运河静静地流着，河水是透明的，清凉的，无数只运粮的帆船和小渔船行驶着，像是飘浮在河面上的白云。

瓦蓝瓦蓝的天空，高高的，高高的，一群群发肥的季候鸟，向运河告别，划过运河的河面，像一道紫色的闪电，飞向南方去了。

中午，区委会把刘景桂叫去了，春枝感到非常突然，她在办公室一直等到深夜，但刘景桂仍然没有回来，她只得回家了。

春枝刚刚躺下，就听见院外有脚步声跟说话声。

“你就住在春枝家吧！明天清早咱们三人就赶紧开会。”

“恐怕春枝难免要闹情绪哩！”

春枝听出说话的像是俞山松跟刘景桂，便赶紧穿上衣裳走出来，从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她知道刘景桂已经走了，她拔开门闩，俞山松正要敲门，一见春枝，他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没睡！”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俞山松扑哧笑了：“好伶俐的耳朵！”

春枝插上门，转过身，问道：“区委会找景桂哥有什么事呀？”

“一件重大的事。”

“啊！”春枝吸了口冷气，“快告诉我。”

“你思想上要做战斗准备。”

春枝想到一定是跟破坏分子做斗争的问题了，她立刻沉静下来，点点头。

俞山松沉了沉，说道：“我们决定让景桂同志到地委党校去学习。”

“什么？”春枝完全出乎意料，她惊讶地望着俞山松。

“送景桂去学习！”俞山松又重复了一次。

春枝不平地喊道：“为什么让他去？我更需要学习呢！”

“最需要的不是你，是景桂。”

“不！不是这样。”春枝急赤白脸地说，“景桂哥党龄长，斗争经验多，比我胜过十倍呢！”

俞山松摇摇头：“往后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复杂，他是领导人，不赶快学习，怎么能摆布得开？所以必须让他到地委党校去学习一年。”

春枝焦急地问道：“他走了，社里怎么办？”

俞山松紧紧攥住她的手：“沉重的担子，就落在你的肩膀上了。”

春枝几乎惊叫起来，“我怎么行啊！”但她刚要出声，就意识到不能这么说，便赶紧捂住了嘴。

俞山松爱抚地、责备地说道：“害怕了吗？”

春枝望着他，那眼神是严厉的，她轻轻摇摇头，低低地说：“我知道自己比景桂哥差得多，可是我知道，有党……”

俞山松贴近她身边，抚摸着她，轻声说：“别害怕，不锻炼不行啊！明天景桂交代工作的时候，咱们要好好研究研究社内外跟党内外的问题。你们社里中农成份增多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会更隐蔽更阴险，这就是说今后的斗争一天天更尖锐更复杂了。”

春枝低声喃喃地说：“我知道，我不怕！”但是她哭了。

俞山松激情地捧起她的脸，那美丽的面孔混合着痛苦和期待，她闭上眼，俞山松低下头，吻着她，他感到，春枝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栗。

第二天晚上，刘景桂就要启程了，因为山楂村的十几只大船要连夜顺流而下，把粮食运到县城，刘景桂随同坐船走。

临行之前，刘景桂留恋不舍地到办公室去了；办公室里，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春枝正静静地研究刚刚送到的一份通知，是县委发下的工作总结提纲。

刘景桂无声地站在她的背后，默默地望着她；许久，春枝才发觉背后有一个影子，忙回过头，看见是刘景桂，她凄苦地笑了笑。

“安下心去了吗？”刘景桂笑着问道。

“心是安下去了。”春枝忧愁地说，“只是害怕自己太年轻，没经验，担不起这份沉重的责任。”

“不！要有信心，党把责任放在你的肩膀上，就是信任你。”刘景桂激动地说，“春枝！你是我介绍入党的，几年来，你在党性上跟工作上进步得很快啊！只要按照县委区委的指示，按照党支部委员会的决定，依靠群众去做，就不会出错。”

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了，跟春枝亲切地谈起来。

突然，远远地许多人呼唤：“景桂哥，快走吧！要开船啦！”

在渡口，月光下站满送行的人，俞山松跟刘景桂同大家一一握手，走上了船。春枝鼻头酸了，但是她极力压抑住胸膛内的激动，轻轻地对景桂说：“景桂哥，你要常来信啊！”

“我一定不会忘！你也别忘了，把通过的明年生产计划寄给我一份。”

他们默默地、坚定地握了手。

春宝跳上船，景桂拉住他的手，嘱咐道：“你的责任重了，要好好帮助春枝工作。”

春宝低下头，小声说：“我怕不行……”

“怕困难？”

春宝一抬头，望着他那严厉但很慈爱的眼光，低低地，却是非常坚定地回答：“景桂哥，我知道自己工作能力差得多，但是我不怕，有党，有春枝做出的榜样让我学习，我不怕！你放心。”

刘景桂握住他的手，小弟弟的幼嫩的一双手，紧紧地，紧紧地。……

起锚了，船动了，春枝跟春宝跳下船。

十几只大船的桅灯一齐亮了，俞山松跟刘景桂站在桅杆下，雪白的桅灯照亮了运河滩，照见了运河的远方。运河里，

响起一片行船的桨声。

这是运河平原前进的脚步声！

这是运河平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脚步声！

1954 年 6 月夏夜到 1955 年 5 月初夏清晨 潞河中学—儒林村—北京大学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5 年 10 月出版

夏 天

1

黎明，运河上弥漫着白色透明的水气，像一层薄薄的轻纱，笼罩着岸上的果园，果园散发着浓烈的甜蜜的香气。

山楂村最漂亮的姑娘银杏，背着个红色的喷雾器，从果园的小道上跑向河岸。

她泡完药粉，就坐在紧靠河边的那一排向日葵下，梳起辫子，向日葵金黄的花粉，洒落在她的头上。

太阳还没升起来，平原还沉浸在**朦胧**的薄暗中，她低声唱着运河的触人心弦的情歌，在清澈的河面上，有几条小鱼在游动。

突然，远处的水雾里，响起“啪呀”的桨声，一只沉重的小渔船，渐渐近了。

她站起身，用清脆的愉快的声音喊道：“喂！是

谁的船啊？’

那船陡地停住了。

“你过来呀！”

那船上低低咳嗽了一声，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道：“是我啊！银杏，你早。”

银杏听出来，这是村西头的富农周振山。

周振山的船过来了，但是却靠近对面的河岸。

“银杏，你这么高兴，一定是有喜事吧？是不是要结婚啦？”周振山笑嘻嘻地问道。

“嗯哪！”银杏点了点头。但跟着又后悔了，“我为什么告诉这个富农？”

“我送你点儿什么礼物呀？”周振山亲热地问道。

“我不要！”银杏硬邦邦地说。

周振山的船划到银杏的对面，远远地停下来，他一点儿不恼，仍旧笑呵呵地说：“我要到城里去，你不想买点儿嫁妆吗？”

“给我带一块花头巾吧！”银杏又快活了。

“好啦！”周振山摇动了船。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银杏不放心地问道。

小船像跳跃的鱼似的远了，周振山只是模模糊糊地回声：“啊！”就隐没在远方的水雾中，不见了。

银杏整天都在果园里，但是河面上不见周振山的船，她在河边的向日葵下等到太阳落了山，仍然没有周振山的影子。

吃完晚饭，银杏等不得了，便沿着村外小道，跑到周振山家去问，周振山家在山楂村西头，运河甩湾的高岸上，她前脚刚迈进门槛，不提防从影壁后头跳出一条大黑狗，凶恶地扑过来，汪汪地叫，银杏吓得扭头就跑。

“谁？”是周振山那黄脸老婆受惊的声音。

银杏折了一根手指粗细的柳枝子，又走了过来，黑狗夹着尾巴跑回去了。

周振山老婆迎了出来，挡住门口，惊慌地问道：“你有什么事？”

忽然，影壁后头探出一张肥胖的脸，跟着又缩回去了，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银杏看出，那是外号叫狗头军师的富农麻二老倌。

“周振山回来没有呢？”

“还没有。”

“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这个杀千刀的！”周振山老婆像是气恨地说。

银杏只得走了。

第二天黎明，银杏刚从果园跑出来，周振山的船就像漏网的鱼似的从河面划过去了。

“周振山，你站住！”银杏叫道。

那小渔船急转了一个弯儿，停住了。

“我的头巾买来没有？”

“买来了。是哆哩哆嗦纺绸的，满头的牡丹花，你戴在头上，就更把咱村的姑娘比得像癞丫头啦！”周振山阿谀地笑着说。

“快给我，快给我！”银杏欢喜得跳了起来。

“我放在家啦，本想让你大嫂送去的。”

银杏转身就跑，刚跑出两步，又转回身，小船已经摇动了，她喊道：“喂！这头巾多少钱哪？”

“一块钱！”

“咦，怎这么贱哪？”

“城里有的是物美价廉的货，就是到不了咱乡下。”

“有发票吗？”

“咳，让我装在兜里掏丢了，你放心，大哥不会吃你的回扣！”周振山甜腻腻地笑道。

银杏还要说什么，但是小渔船又没影儿了。

傍晚，晚霞已经渐渐消散了，银杏戴上漂亮的花头巾，从家里跑出来，像一只小布谷鸟，穿过她家房后那黑郁郁的树林，到河边去跟春宝会面。

她刚一出树林，就见农业社的代理主任春枝沿着河边，悄悄地行走，然后就消失在果树林中了。银杏躲在一棵杜梨树后，不明白春枝为什么不回家去吃晚饭，却在河边蹓跶。

过了一会儿，还不见春枝露面，就从杜梨树后走出来。忽然，春枝在向日葵丛中叫道：“我的妹子，多漂亮啊！真像一枝海棠花。”

银杏站住了脚，羞怯地笑了。

“到河边去等春宝，是不是？”春枝走上前来，问道。

“嘻嘻！”银杏笑着。

“这头巾真漂亮。”春枝抚摸着她的头巾，“我也想买一块，不过得素一点儿的，你这条多少钱？”

“一块钱。”

“咦，真贱！哪儿买的？合作社一块花布头巾还一块五毛钱呢。”春枝吃惊地说。

“打城里买的。”

“谁给带来的？”

“周振山。”

“啊！”春枝脸上的兴奋突然消失了。

银杏仰起脸，望着春枝深思的眼睛，她低低地问道：“姐

姐，怎么啦？”

“不会这么贱，他骗你。”

银杏眼睫毛抖动了一下，脸涨红了。

正在这时，春宝出现了，春枝淡淡地笑道：“你看，我打搅你们了。”说着，便迎着春宝走去。

银杏已经隐没在向日葵丛中，春枝望着银杏的后影，低声对春宝说：“你问问银杏，她为什么让周振山给带头巾，周振山到城里干什么去了？”

“怎么回事？”春宝瞪大眼睛，望着春枝。

“是这样，”春枝说，“银杏让周振山给带了一块花绸头巾，才一块钱，贱得出奇，富农想拉拢她呢！再说周振山驾着小船到城里干什么去？富农的活动越来越鬼鬼祟祟的，他们像是组织起来反抗咱们了。”

“嗯哪！”春宝答应着。

“你看看这个。”春枝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烂粮食。

春宝接在手里，惊问道：“哪儿来的？”

“我刚才从周振山家院后走过，在高岸下拾来的，这一定是他们把埋臭的粮食倒在河里了。咱们要抓住他们！”春枝的声音发怒了，脸上像罩了一层严霜。

“走，咱们赶紧去追查！”春宝愤怒地跳起来。

“别犯急，”春枝说，“你去问银杏，我到民兵中队部去。”

春宝穿过向日葵丛，银杏已经坐在那里，头巾却摘了下来。

春宝站在她背后，瓮声瓮气地问道：“喂，我问你，你为什么让周振山给带头巾？”

“他到城里去，顺便让他给买的。”银杏小声说。

“哼，一点儿警惕性也没有！”

银杏委屈地低下头，不言语了。

“周振山到城里去干什么？”春宝沉闷地问道。

“我哪儿知道。”银杏要哭了。

“你为什么不问一问？”

“我没想到。”银杏哽咽着说。

“一点警惕性也没有！”春宝长叹一口气，在她身边坐下来，“他什么时候打村里动身？”

“天麻麻亮，全村还没醒。”银杏捧着脸，说道，“我是因为赶着缝衣裳，劳动日让秋花嫂追过去了，一到傍晚又睡不着，就早起收拾果树，碰见他的。”

“他什么时候从城里回来？”

“不知道。”银杏说，“可是我吃完晚饭到他家去，他还没回来，想是得在夜里。”

春宝沉默了很久，闷闷地说：“不知道这些富农搞的什么鬼！”

银杏害怕得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年青人的郁闷消散了，又头并头，肩并肩，低低地说起情话。

就在这时，一个流星带着一道长长的白光尾巴，从天空泻过，这一刹那，照见沿着对面的河岸，一只鬼鬼祟祟的小船，沉重地浸在水里，也不摇橹，顺流而下。

但是春宝他们没看见。

也是在这个时候，春枝带着枪，从村里出来，她隐蔽在黑影里，脚步没有声音。

一股夜风吹来，她打了个寒噤，就钻进河边的果树林里。突然，在不远的地方，有低低的说笑声，烟火的红光一跳一跳的，春枝悄悄走过去，近了，她看出是两个夜晚巡逻的民兵。

“把烟灭了！”

那两个民兵急忙抓起枪，回过头，这才看见树林里站着春枝，他们惭愧地低下头，用脚踩灭了落在地上的烟头。

春枝冷冷地说道：“抽着烟巡逻，永远也碰不上反革命分子。”她带着这两个民兵走上河堤，但是周振山的船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们也没遇见。

深夜，区委书记俞山松骑着自行车来了，春宝刚从河边回来，就被春枝叫走，到社办公室去开党支部委员会。

昏暗的油灯，照着俞山松那苍白清瘦的脸，眼眶紫黑紫黑的，像是几夜没睡了。

“县委指示，”俞山松低沉地说，“因为城里居民还没实行评粮，所以乡村富农跟粮食贩子乘机套购，这使国家的粮食受到很大损失。根据调查，富农跟粮食贩子的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在城里有坐探，通风报信，骗取购粮证；在乡村，有攻守同盟，连环保。你们山楂村，就有这样一个富农联盟。”

“啊！”大家都轻轻地惊叫起来，瞪圆眼睛，只有春枝镇静地没动，但是她的脸白了。

“我们一定要破获这个反革命的富农联盟，找回国家损失的每一颗粮食，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俞山松说完，迅速地扫了大家一眼，坐下了。

春宝第一个发言，他把银杏告诉他的周振山的情况，向支部委员会汇报了，最后说道：“银杏说，她昨天晚上到周振山家去，看见麻二老倌在那里，这个狗头军师一定是富农联盟的头子！”

“这就找出来了！”春枝眼睛里闪过一道火光，“周振山的船，一定是偷运粮食的，麻二老倌在城里有个小饭馆，粮食是从那里套购来的。”

俞山松站了起来，说道：“要抓住这只船！”

党支部委员会开到鸡叫第一遍。

黎明，运河上的水雾更浓重了，青纱帐，果园，树林，都看不见了，亮黑的小鸊鷉，动听地婉转地歌唱，想直冲上高空，但是在水雾里迷乱了。

春枝等几个人，在银杏带领下，隐蔽在河边的向日葵丛里，警戒着河上的行船。

水雾淡薄了，太阳升起来，河上没有划过周振山的船，大家的脸都很阴沉。

“你不是说周振山在这个时候出发吗？怎么没有！”春宝狠狠地拧着眉头，问银杏。

银杏像犯了罪过似的垂下头，眼红了，要哭，小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回去吧！”春枝沉静地说，“周振山一肚子鬼点子，他也提防着咱们呢。银杏白天在果园里，就算是放个哨，可不能打盹儿，吃完晚饭咱们再到这里来。”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运河滩没有响动。透骨凉的河风，摇动着岸上的青纱帐，“唰啦啦！唰啦啦！”发出单调沉闷的声音。

河西公路上，汽车的照明灯像两颗流星，只在眼前一闪，就消失在远方了。

不远处的瓜园里，看瓜老头在瓜棚下已经吹完海笛儿的最后一曲，人们嬉笑着散了，这时，才引起村庄里几声狗叫。

春枝他们站在向日葵下，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们不出一点声音，监视着河面。

银杏渐渐地感到困了，她轻轻倚着一棵向日葵，朦朦胧胧地瞌睡起来，猛地，胳膊热辣辣一阵疼，她惊醒来，春宝的手

刚收回去。

“听，有摇橹的声音！”春枝用手挡着耳朵，说道。

大家都压低了呼吸。一会儿，在对面的河岸，发现一只沉重的小船，像是个笨蠢的野鸭子，吃力地行驶着。

小船到正对面了，春枝喊道：“你是谁家的船？”那小船陡地一惊，掉头要跑，这时，几道手电筒的白光齐射过去，集中在小船上。

周振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狼叭狗子，站在船上。

“周振山，你的船到哪儿去啦？”春枝厉声问道。

“到上游打鱼去了！”周振山用做假的愉快的声音回答。

“你划过来看看鱼肥不肥，我们社里的渔业组也想要下河呢！”

小船不动。

“你倒划过来呀！”银杏着急地喊。

“过来！”春宝喝道。

周振山知道逃不脱了，他答应了一声：“好啦！”就跳下舱，用斧头撬开船底的一块活板，水冒着泡冲上来，他冷笑了一声，“粮食，你们得不到！”然后使劲摇起橹，朝着春枝他们划来。

小船在河上缓缓地走着。

“啊呀！他沉船啦！”银杏尖叫了一声，她第一个跳下河去。

“周振山，不许动！”春枝的三八枪，“哗啦！”大栓一响，枪口对准了周振山，周振山举起两只手，站在半沉到河里的船头上。

“快救船，抢粮食啊！”春宝一声喊叫，大家都跳下河去了。

但是当他们游到河心，船已经完全沉到水里。银杏哭叫着，厮打周振山。

“把他带到岸上来！我们要从河底捞起国家的粮食！”

春枝喊着，她对着天空放了一枪。

运河滩惊醒了。

2

夏夜，运河平原闷热闷热的，树林里的鸟儿站在树尖上，干渴得嘶哑地叫。水鸭子在河边摇摇摆摆地行走着，潮湿的河岸蒸发出窒息的热气，于是水鸭子伸了伸脖子，又扎进河里，很久才露出头来。跳到河边羊肠小路上的青蛙，仰望着被乌云渐渐包围的月亮，喘息似的，沉闷地叫一叫，停一停。绿色的蚂蚱振动着粉红的翅膀，沙啦啦作响。蝙蝠像一道曲折的紫色的闪电，在空中昏头昏脑地盘旋。

山楂村渡口，长长的河堤上，乘凉人们的蒲扇声呼呼响，调皮的孩子们嬉笑着在河堤上追上追下，陡地，像是一群小青蛙，跳下河去。渡口小棚那昏黄的灯光，在水面上蹦跳，于是他们捕捉着摇动的灯影，朝小棚那里游去，在渡口的葡萄架下，管船老张正在讲运河的传奇。

党支部委员阎德海，在院里烦躁地徘徊着，他皱着眉头，仰脸望望天空，月亮的微光从浓云里漏下来，他想起跟春枝要求今晚带枪巡逻，春枝充满疑惑地望了他一眼，冷冷地拒绝了，于是他恶狠狠地咬起了牙，却没骂出来。

突然，从西北天边的黑云里，一道苍白的扭曲的闪电划了下来，阎德海笑了；跟着，一声滚滚的暴雷，从运河河面上，滚过青纱帐，在山楂村上空可怕地响了。

渡口小棚的灯，被河上卷起的一股猛风吹熄了，管船老张忙止住了他的故事，河堤上顿时混乱了，村庄里的女人呼唤着，调皮的孩子们从河里爬上岸，光着屁股就往村里跑，暴风雨紧跟着屁股追下来。

在混乱中，阎德海跳出了门口，神色慌张地张望了一下，就顺着墙脚，一弯腰，钻进了青纱帐。

暴风雨像狼嗥似的吼叫，一个亮闪，照白了运河滩。在淌着小溪的路上，阎德海逆着风暴雨，死命地奔跑。在闪电最后消逝的一刹那，照见河高岸上的周腊八家，就像是一个蜷缩着的乌龟，但是跟着又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去了。

北屋里，墙角落点着一盏微弱的小黑油灯，富农分子已经到齐了。穿着漂白小褂儿的粮食贩子杨玉亮，燃着一支香烟，靠着墙哼着小曲儿。独眼睛的狗头军师麻二老倌，大口大口地喝着浓酽浓酽的枣叶儿茶，喉咙里响着一个跟一个的饱嗝儿。只有周腊八红涨着脸，青筋在太阳穴上猛烈地跳，像是刚刚喊叫过。

这时，外屋锅台上，周振山老婆揉着红肿的母狗眼，“唏溜！唏溜！”地哭，是那么哀怨，可怜。

“你们，你们！”周腊八的嘴角哆嗦着，“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外屋，周振山老婆哭得更凶了。

“谁见死不救！”麻二老倌暴躁地捶了一下墙柜，喊道，“你得等阎德海来，知道了消息，再想办法啊！”

周腊八不作声了，他抱着头，一会又低低地骂道：“×他妈的阎德海，为什么还不来！”

就在这时，院里突然“咣！”一声响，一块砖头落下来。

“开门去！”麻二老倌命令外屋的周振山老婆。

周振山老婆披上一个麻包，赤着脚跑出去了，她刚拔出门闩，阎德海就把她撞了个趔趄，一直奔屋里去了。

阎德海浑身淌着水，麻二老倌忙从吊竿上拉下手巾递给他，阎德海冷得咯咯咯磕着牙，他匆匆忙忙擦完身子，这时好像才发现到墙角落那盏小黑油灯，他奔过去，一口气吹灭了。

麻二老倌紧张起来，问道：“怎么，屁股后头有谁跟着吗？”

“没有，”阎德海跳上炕，“就是不要点灯！”

“你真是鸡胆子！”杨玉亮讥讽地笑道，他那不离嘴的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一跳一跳的。

阎德海拧起眉头，恶狠狠地说：“你也学周振山，胆大包天，可他妈的给送到监狱里去了。把烟灭了！”说着，便一巴掌给打落在地上。

周腊八猛地跳起来，喊道：“你还骂振山，还不是因为你把消息送晚了！”

“谁让他每天到城里去的？”阎德海发火了，“不是你们爷儿俩财迷脑袋，想多分赃，一趟一趟地驾着小船跑城里，才露了风。事情就坏在你们身上！”

“住口！”狗头军师麻二老倌对周腊八喝道，“大敌当前，你还是跟这个吵跟那个吵，全不顾大局。”

“你们都这么狠心！”外屋，周振山老婆伤心地哭泣着说。

“你哭什么？黑夜要是太孤单，我给你做伴！”杨玉亮嘿嘿笑道。

“你……”周腊八气得又站了起来。

“别耍贫嘴了！”麻二老倌吆喝杨玉亮，“德海，有什么新消息，说吧！”

“周振山的案子没指望了，俞山松说，一定要严惩，得蹲

上十年八年的监狱。”阎德海阴沉沉地说。

“什么？”周腊八叫了出来。

外屋的周振山老婆，“啊呀！”一声，哭倒了。

“你们就会哭哭泣泣！”阎德海气得发狂了，“二叔，玉亮，咱们走！”说着，就跳下炕。

麻二老倌一把拉住阎德海，笑道：“别动气，坐下！”又对外屋喝道：“振山媳妇，你到西屋哭去，别在我们耳根子底下。”

周腊八泄了气地捧着头，有两颗发咸的眼泪，从手指缝里滴落下来。

屋里死静死静的，空气像是不流动了。外面，雨也住了，月亮又从浓云里挣脱出来。

“说吧！”麻二老倌催促阎德海。

阎德海低低地咳嗽了一声，说道：“俞山松已经走了，临走前开了个党支部委员会，明天天一亮，就要命令你们这些富农坦白交出套购的粮食。”

“啊！”大家都不禁吸了一口冷气。

“现在废话少说，雨已经住了，要连夜把粮食收藏严实！”阎德海咬着牙，“玉亮，你那里藏得最多，就要更加小心！”

“我那里保险。”杨玉亮吹嘘道，但也掩饰不住恐惧和不安，“不过我还得嘱咐嘱咐她。”

“不能大意！”麻二老倌站了起来，瓮声瓮气地说道，“现在咱们就快动手吧！腊八，你是祸头，就更要时刻谨慎。伙计，别难过，我们不会忘了你。”

于是，这群鬼鬼祟祟的家伙走出了屋子，冰凉的月光流泻进来，他们就像是一簇幽灵的暗影。

“一个一个的出去！”麻二老倌紧了紧身。

周腊八已经跑到影壁那里，听听外面没有动静，然后轻轻开了门，他们害怕皎洁的月光，都弯着腰，缩着脖子，鬼头鬼脑地望望四外，然后溜进青纱帐里。

磨蹭着最后走的杨玉亮，溜进西屋，他邪淫地嘻嘻笑了，周振山老婆低着头，噤着嘴，不理他。冷不防他伸手向她胸前摸了一把，周振山老婆一巴掌打开了他，他涎着脸笑，又伸手去拧她的脸……

周腊八见杨玉亮不出来，他怒气冲冲地从门口走回来，杨玉亮看见了他，伸了伸舌头，跳出门槛，一溜烟跑了。

阎德海在高粱地里，心里还不住怦怦地猛跳，他望望天上的星星，想安下心来。这时，一股清冷的雨后夜风，夹带着薄薄的甜瓜香气吹来。他突然感到喉咙渴得发干，于是他朝着瓜园的方向走去，想偷个瓜吃。

月光下，绿丛丛的瓜园，闪着像翡翠似的光，在密密叠叠的瓜叶下，肥实的甜瓜隐隐可见。

他刚从青纱帐里踏出一只脚，猛地，一只蝈蝈在他的脚下邻近地方叫起来，他吓得抖了一下，于是瓜秧沙沙地响了。

“谁！”

随着那苍老的声音，看瓜老头拿着红缨枪从瓜棚里走出来。

阎德海收回脚想跑，但是他突然想到这是不智的，因为看瓜老头会高声呼喊，那么巡逻的民兵就会抓住他。于是他反倒坦然地走出来，假笑道：“大爷，是我。”

“啊！是德海。”看瓜老头见是党支部委员，农业社副主任之一的阎德海，便放心了，手中紧握的红缨枪垂下来，“黑更半夜的，你怎么不睡？”

阎德海走过去，非常机密地小声说：“大爷，您不许告诉

别人，我是巡夜的。”

“啊！”看瓜老头感动了，他摸摸阎德海那湿透的衣裳，问道：“孩子，大雨的夜里还出来，不冷吗？”

阎德海挺挺胸脯，答道：“不冷！”

看瓜老头激动得手乱摸着，突然，他说道：“来，我给你摘个瓜吃吧！”

阎德海咽了口吐沫，假装稚气地说道：“大爷，我馋得口水都要挂下来了，正想吃呢！”

看瓜老头愉快地笑了，便走进瓜地里，弯腰拨了拨蓬丛丛的瓜秧，摘下一个圆滚滚的喷香的甜瓜，递给阎德海。阎德海接过来，用袖子擦了擦，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说了声：“谢谢！”便扬长而去了。

看瓜老头望着他那歪斜的身影，心疼地喊道：“你们太辛苦了，回去好好睡个觉吧！”

杨玉亮从青纱帐里又溜进树林里，他站在一个高岗上，隐在杜梨树的暗影里，深深吸了一口树林里潮湿发霉的冷气，打了个寒噤。越过蓬松的树枝，张望着林边那道矮墙里的房子，那是寡妇竹青嫂家。当他发现从窗里透出的微弱昏黄的灯光，他的嘴角闪过一道邪恶的笑影，他弯着腰，拨开划脸的树枝子，像是一只偷鸡的狸猫，蹑手蹑脚地走去。

突然，他敏捷地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赶忙趴在一个浓密的软柳丛里，用一只眼睛偷看去，只见春宝提着枪，警觉地巡逻着，锐利的眼睛搜查着每个树丛。从树林上空漏下一片月光，照着春宝那枪口，反射出一道黑森森的光亮。杨玉亮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颤抖了一下。这时春宝越来越走近他躲藏的那个树丛，杨玉亮感到春宝那轻轻的脚步，像是把地面都踏得颤动了，他恐惧得闭上了眼，把胸口死死地贴着地面，心

跳的声音就像鼓响。几个鼓溜溜的蚂蚁，狠命地咬着他的胸口，春宝已经走到他的身边，那垂下的枪口，碰着了柳丛，他吓得剧烈地抖起来。

“谁？”春宝跳到一棵高大的榆树后，“哗啦”拉开了枪栓。

杨玉亮哆嗦着想要答话，但是嘴唇痉挛得发不出声音；正在这时，一股夜风吹得整个树林簌簌响，一只夜晚宿在树丛下的兔子，被吆喝声惊醒，“嗖”地蹦了出来，撒腿跑了。

“你这小坏蛋！”春宝孩子气地笑了，望着兔子的后影，骂道。

春宝的脚步声已经听不见了，杨玉亮才慢慢爬出来，手脚都软了。他困难地站起身，发现裤裆中间湿漉漉的，漂白小褂儿也被弄脏了，他皱起眉头，低低地骂了一声：“×他妈的！”就跳过那道矮墙，在院角落的葡萄架下站住了脚。

在葡萄架下，他看见窗纸上摇动着一个人的身影，这个胆小的色鬼，又愉快起来，他轻声地吹起悠长的口哨。

窗纸上女人 的身影急急地一闪，跟着，门“吱喽！”一声打开了，胸脯饱满的竹青嫂，踏着月光，走向这个葡萄架来。

“你干什么来？”竹青嫂站在葡萄架外，胆怯地问道。

“想你！”杨玉亮笑嘻嘻地走过来。

“你走吧！”竹青嫂推开他，“孩子醒着。”

“我找你有事。”杨玉亮望望葡萄架外，退了一步，藏到黑暗的角落里，压低声音问道：“藏的那些粮食，没让谁知道吗？”

“谁也不知道。”竹青嫂摇摇头，央求道：“你把粮食弄走吧！我总是提心吊胆的害怕。”

“闭嘴！你要是给我露了馅，我就……”杨玉亮凶恶地龇

着牙。

竹青嫂吓得眼瞪得大了，她通心寒冷地哆嗦了一下，小声说：“你……”

“我吓唬你。”杨玉亮假笑了，他忽然柔情起来，捧起竹青嫂的脸，甜腻腻地说道：“过些日子，咱俩结了婚，这粮食是留着过日子的。要是让春枝他们知道，不但粮食给没收了，我也得给抓进监狱里，到那时候，人财两空，你怎么活得下去？”

竹青嫂低着头，不出声。

竹青嫂那一双痛苦的眼睛里，流出两颗晶莹的泪，凝在她的苍白的脸上。她摆脱开杨玉亮，说道：“我藏严实，你放心就是了，你走吧！”说完，她就转身跑回屋里。

水牛儿睁开惺忪的睡眼，疑惑地问道：“妈，您上哪儿去了？”

“给小叫驴儿添料去了。”竹青嫂把泪迹斑斑的脸躲到暗影里，遮掩过去了。

“睡吧！咱那玉米地长满了野燕子花，明天不是去收拾吗？”水牛儿喃喃地说着，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竹青嫂上了炕，一口气吹熄了灯，望望沉睡着的儿子跟小女儿，给他们盖严实，然后自己蒙上了被子，一股辛辣的酸疼的回忆涌上胸头，她哭了。

她想起自己还是个十五岁的顽皮小姑娘，在一年大涝之后，她跟母亲逃到镇上，依靠缝补为生。在一个阴雨的夜晚，她被当时干牙行小经纪的竹花青留在屋里，补完一条破裤子，暴风雨下来了，竹花青锁了门，把她奸污了。

她嫁给了竹花青，从第一天起，她就厌恶这个丑陋、吝啬、一心想发财致富的牙行小跑腿子。她开始做一个野女人。

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一个慍悍的年青船夫，她不怕竹花青的毒打和折磨，夜晚跑到运河高岸上，在冰冷的河风里，等候那浑身鱼腥气的青年。后来她怀了孕，就是她的儿子水牛儿。

但是一次运河泛滥，这个勇敢的年青船夫为了抢救爬在树上的灾民，驾着小船，连夜不停，在一个巨浪中翻船淹死了。后来，尸首搁浅在三十里外的一个浅滩上了，竹青嫂连夜跑到那里，尸首已经被曾让他救起的灾民掩埋在一棵河柳下，竹青嫂哭着，叫着，发狂地用双手挖着那被新鲜的湿土堆成的小坟；新土很温暖，像是保留着死者的体温和气息。这时竹花青赶了来，用蘸了河水的皮鞭抽打她，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拉走了。她没有最后看一眼亲人的面孔；以后，年青船夫的坟墓就被运河冲刷平了。

从此，竹青嫂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女人，永远不能磨灭的痛苦把她摧残了。

竹花青一直没有发财，但也一直没有断了这个念头。去年冬天，竹青嫂生了个女儿，竹花青的痨病却发作了，临死他嘱咐竹青嫂：“你对不起我的事太多了，只要在我死后你好好拉扯我的孩子，我也就不跟你算账了。等我咽了这口气，你就入社，让他们给咱们刨种这些地；等水牛儿大了，能够成家立业，再退出来，要守住咱们的财产。不要骗我！”他硬逼着竹青嫂点头起誓，喘息着，蜡黄的脸上浮起得意安心的微笑，死了。

竹青嫂被羞耻烧得脸上的眼泪都干了，她的耳边长久响着竹花青的这些话，每次都使她呕吐出来。

杨玉亮用无耻的挑逗和甜言蜜语，燃起她那冷却了的热情和破灭了幻想。但是，杨玉亮达到了卑鄙的目的，却带给了她更沉重的痛苦和污辱，他像一只吸血的虱子，死咬着她。

春枝曾经几次劝她入社，她也感到自己刨种不了那几亩地，但是春枝每次问她，她总噙着眼泪，默默不语。

杨玉亮在她的土棚里挖了个地窖，藏下几十石粮食，她怀着鬼胎，就更不敢到村里走动，她越发孤独了。

她想着，全身疼得都哆嗦起来了。她哭了很久，才从被里露出头。身旁，水牛儿在沉睡着，从儿子那浓眉大眼的紫黑脸上，她看见了死去的第一个情人那慄悍的影子，但是已经模糊了。

惨白的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她的胸膛里就像茫茫的夜空那样空漠，她就这么望着那惨白的月亮，一夜没睡。

3

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村庄也还没有睡醒，雨后的运河滩，静寂得非常空旷。在风暴雨里沉默了半夜的布谷鸟，送着消失了的星星和远去的月亮，叫出了悠长清脆的第一声，长久长久地回旋在青纱帐上，而且在河心上得到更悠长的回声。

渡口那里，小船拴在弯弯的河柳上，在水皮儿上轻轻摇荡。管船老张还在梦乡里，从小棚里传出雷鸣似的鼾声。布谷鸟歌唱的回音，惊起夜宿在河岸的水鸟，它们的首领第一个尖声地叫了，于是扑噜噜一阵喧响，水鸟群像一朵白云，从地面升上淡蓝的天空。

于是，百鸟喧闹起来了。

正在熟睡的杨玉亮，突然被什么声音惊醒，他侧耳听了听，院外槐树上麻雀乱噪噪地叫，他骂了声：“妈的！吵老子的黎明觉！”便又倒头睡了。

他脑袋刚挨枕头，猛地一阵踢门声，一个暴怒的声音喊

道：“装什么死，开门来！不然我可要给你踢开了。”

杨玉亮没听出是谁的声音，躺在炕上问道：“谁呀？”

“我！”门外的回答是敌意的。

杨玉亮忙跳下炕，拖着鞋走出来，他轻轻拉开门闩，外面硬丁丁地站着根旺，他手里拿着枪，刚从夜晚巡逻哨上下岗回来，眼睛发红，面孔像石头那般冰冷坚硬。不知道是清晨的空气太凉了，还是做贼心虚，杨玉亮打了个冷战。

“什么事，根旺兄弟？”杨玉亮用力在脸上做出假笑，但扭曲得像一张揉皱的叶子。

“你为什么这么半天不开门来？”根旺瞪着眼。

“我睡得死狗似的，没听见。”杨玉亮低声下气地说道。

“是不是忙着藏粮食？”根旺喝道。

“这是哪里话！”杨玉亮的脸刷地变白了。

根旺一步抢进来，也不理杨玉亮，“咚咚咚！”径直奔杨玉亮那三间青灰房去了，杨玉亮紧跟在后面。

“根旺兄弟，你说明白，到底有什么事？”杨玉亮气喘吁吁地问道。

根旺两眼死盯着杨玉亮，当他看到杨玉亮那苍白的胸脯，突然一股憎恶得要发呕的感觉，冲上喉咙。于是他咬着牙低声说道：“党支部委员会决定，要你们这些富农粮食贩子交出套购的粮食。我是党支部宣传员，大道理我不讲，你就交出来吧！”

“套购粮食？”杨玉亮坦然了，轻松地笑道：“兄弟，你又不是没看见，我现在老老实实刨种我那几亩地，我已经跟春枝说过，完秋我要入社呢！”

“废话少说，快把粮食交出来！”根旺叫道。

“我真没有。”

“你说瞎话，你跟周振山穿连裆裤！”

杨玉亮笑了，说道：“兄弟，你真会给我拉关系。你难道不知道，我因为跟周振山老婆说了几句笑话，让周振山拿着铡刀追得村前村后跑，我们俩就是见不得面，一见面就是仇人眼红，还能穿连裆裤？”

“你真没有？”

“真没有。”

“我要搜！”根旺逼进一步，喊道。

“那不行！”杨玉亮后退一步，脸上没有血色了。

“心里没病，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

“不行！”杨玉亮手哆嗦着，扣着敞开的褂子，但怎么也扣不上，“你没有权利，宪法上规定了，没有人民检察院的命令，不许搜查公民的住宅。”

“你窝藏粮食，我就要搜！”根旺不理他，要闯进屋子。

杨玉亮一跳挡住了门口，脸像白菜叶子那么苍白，他咽着吐沫，嘴角颤动着：“你没有权利，我不许你搜！”

“躲开！”根旺火了，他一把推开杨玉亮。但杨玉亮又紧紧地抓住门框，用哭音嚷道：“根旺，你不能动压迫性，你不能侵犯人权！”

暴躁的根旺，“哗啦！”拉开了枪栓，对准杨玉亮的胸口，叫道：“杨玉亮，你躲开不躲开，不然我要……”他的脸歪曲着，枪在手里发抖。

“好！你搜吧。”杨玉亮的手软软地从门框上滑下来了。

等根旺闯进屋子，叮叮当当地搜起来，杨玉亮恶毒地向里面瞥了一眼，无声的笑了。然后，他跑出门口，像是一条被打伤的狗，在门外哀嚎着：“乡亲们！快来看哪！根旺拿着枪砸明火喽！”

这时，太阳已经露出头，湛蓝湛蓝的天空，映起桃红的早霞，几只美丽斑斓的小鸟儿，嬉戏着，飞向早霞那里。朦胧的水汽渐渐消散了，但跟着家家又都升起早饭的炊烟，于是在山楂村的上空，又浮起一层香气的蓝色的雾。

在河边甜水井那里，小伙子们用嘹亮的声音欢叫着，提起沉在水里的柳罐斗。河边，饮牲口的人们吹着响亮悠长的口哨，骡马吃饱了，便仰起脖子呜呜地嘶叫。

“乡亲们！快来看哪！根旺拿着枪砸明火喽！”

这哀嚎的声音，破坏了清晨的宁静，于是许多家都乱了：没洗脸的孩子，脸上带着眼屎和鼻涕，首先跑了来；那些爱看热闹的妇女，也抛下了正在淘米的盆，在灶膛里塞了几把秫秸，跑了出来，聚集在杨玉亮的门口。

杨玉亮把门敞开，一把鼻涕一把泪，万分委屈地说道：“乡亲们，你们看，根旺正拿着枪，在屋里搜呢！”

大家顺他的指头望去，虽然看不见屋里的人影，但是能够听到屋里叮叮当当的声音。突然“啦哗！”一阵响，不知是什么砸碎了，想是玻璃灯罩落在了地上。大家都互相望了望，吸了口气，谁也没说话，但是从眼睛里看得出，是不满根旺的粗暴行动，而同情杨玉亮的。

于是，杨玉亮的腰杆子硬了，他叉着腰，朝屋里叫道：“根旺，你搜出来没有？你违反宪法，侵犯人权，你滚出来让乡亲们评评理！”

根旺什么粮食也没搜出来，心里急得像一盆火，听到杨玉亮这一叫骂，他气恼地跳了出来，有的胆小妇女尖叫了一声，向后后退了。

根旺的脸是青白色，太阳穴的青筋，像是一条发蓝的鼓溜溜的蚯蚓，猛烈地跳着，他的衣服已经扯乱了，他的手和嘴角

在战抖，脚根像铸在了地上。

空气死静死静的。杨玉亮看到根旺这个样子，也胆怯了，他瞥了门外的人群一眼，叉着腰的胳膊落下来了。他并不理直气壮地问道：“你搜查出来没有？”

根旺死死地盯着他，声音低得听不见：“你把粮食藏在哪儿了？”

“你胡说！我就没有！”杨玉亮嘴里喷着吐沫星子。

“你说瞎话，告诉我！”根旺像是一只熊，一跃抓住杨玉亮的胸膛。

“根旺杀人啦！”杨玉亮眼珠子突出来，恐怖地叫了一声。人群混乱了。

“根旺，不许动手！”一个年青的声音喝道。

春宝红涨着脸，冲了进来。根旺的手松落了。杨玉亮却不依不饶，他一头撞了过去，嘶叫道：“根旺，你有胆量横行霸道，你就拿枪照我的脑瓜子打吧！”

被暴怒和气愤弄得四肢无力的根旺，给杨玉亮这一撞，摇摇晃晃地要倒下去了。春宝一把抱住根旺，两眼愤怒地盯着杨玉亮，喊道：“杨玉亮，你不用装神弄鬼，你跟周振山勾搭在一块儿，从城里偷运粮食，我们会调查出来！也会拿出真赃实据。乡亲们，大家散了吧！”

“不行！”杨玉亮跳起脚嚷，他逼近春宝，手点着。他知道春宝是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农业社副主任之一，不会跟他动强硬手段。

“就这么容易脱身吗？”他冷笑着。

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春枝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乡亲们立刻自动给她让出一条路。杨玉亮一看见春枝，就泄了气了，从春宝身边倒退了一步，但又强做大胆，大喊道：“春枝，你来

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去呢！你们共产党员违反宪法，没有人民检察院的命令就搜查公民住宅，侵犯人权，应该怎么办？”

春枝轻蔑地看看他那嚣张的样子，说道：“杨玉亮，我们承认这是我们做错了，如果证明你没偷运粮食，我们向你道歉赔礼，向政府认罪。现在乡亲们就在咱们面前，咱们把话说定了，你敢不敢保证，你没跟周振山勾结一起，从城里套购粮食？”

这义正词严的一番问话，把杨玉亮打得非常狼狈，他垂下头，嘴里呢喃着。突然，他看见在不远的一棵枣树后，站着狗头军师麻二老倌，于是他像疯狗似的跳了起来，嘶叫道：“我敢保证！”

“好！”春枝平静地说，“乡亲们，大家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根旺侵犯人权，做了一件莽撞事。杨玉亮向大家保证没有偷运粮食。这两件事，现在都不算完了，等到将来水落石出，请乡亲们做见证，我们最后处理。大家散了吧！该吃饭了，别误了下地。”

人群散了，春枝最后瞥了杨玉亮一眼，便带着春宝和根旺到社办公室去了。

他们急急地走着，穿过村中间的小枣树林，春宝紧跟在春枝身边，他看见春枝的脸严峻起来，胸脯一起一落的。春宝知道，春枝发怒了。

果然，当他们走进社办公室，春枝气愤地把门一关，“嘭！”地一声，一股强风把桌上放的一些零星纸张都吹到地上了，春宝忙弯腰拾起来。

“你是执行党的决定，还是破坏党的决定？”春枝用手指着根旺，恨得瞪圆她那美丽的眼睛。

根旺坐在墙角落的椅子上，身子蜷缩着，捧着头，沉默着

不作声。春宝也埋怨道：“本来到富农家里之前，党支部还要跟宣传员开个会，研究研究方式方法，你却单枪匹马，独断独行，不管你怎么想，你这个行动就是破坏党的决定！”根旺不服气地翻了他一眼，但是遇到春枝那锐利的眼光，就又低下了头。

“你这是打草惊蛇！”春枝长叹一口气，“我们得赶快召集支部委员跟宣传员开会，现在就分头去找他们。”

春宝和根旺都站了起来，根旺走到春枝面前，低声说：“春枝，我太莽撞了。”春枝看了他一眼，已经不是气恨的，而是痛苦的了，她说道：“现在先不提它了，得赶紧想办法对付敌人。你的这个问题，以后支部委员会再研究。”

根旺答应一声，跑出去了。春宝贴近春枝耳边，低低说道：“刚才在杨玉亮家门口，我看见麻二老倌站在枣树后给杨玉亮使眼色。”春枝沉吟了一下，想了想，说道：“你让银杏她们注意周腊八跟麻二老倌家，别露出马脚。”

等春宝走了，春枝在屋里走着，又坐在椅子上，疲倦地抱着头，眼睛长久长久地凝望着窗外的一枝紫喇叭花。忽然，她颓然地趴在桌子上，不知是困盹得睡去了，还是在悄悄地哭泣。

党支部委员跟宣传员都来了，他们在玻璃窗外，就看到春枝趴在桌子上，大家都放轻了脚步，不想惊动她。

突然，她一跳起来，脸上还有几块泪痕，她一抹脸，用坚定的声音叫道：“进来吧！我们得抓紧时间，吃完饭还要工作哪！”

屋里都坐满了，最后一个跑到的是根旺，他报告说：“我找遍了村南村北，就是没找着阎德海，他老婆说是到河边看地去了，可是我喊干了嗓子，就是没有！”

“不等他了。”春枝一挥手，“我们开会！”

就在同时，河高岸的周腊八家，富农分子的秘密阴谋会议却已经开完了。

阎德海狞笑着，叮咛杨玉亮：“要胆大心细，见机行事。咱们告他们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诬陷老实公民，咱们有根有据，理直气壮！”

“好刀笔，这叫倒打一耙！”麻二老倌咧着大嘴一拍大腿，“告不下他们，也让他们不敢再搜查。”

杨玉亮把状纸折叠塞在口袋里，笑道：“现在就动身吧！”

周腊八突然一把抱住阎德海，嘶哑地哀求道：“德海，你也给振山写张状纸，让他出来吧！”

“这不行！”阎德海拧起眉头，不耐烦地把周腊八顶撞了回去。但是当他看到周腊八那绝望的愤怒的脸，又用温和的口气说道：“不过，玉亮可以打听打听消息，咱们再想办法。”

“我走了！”杨玉亮喜兴兴的，像是去赶庙会似的。

“慢着！”阎德海紧张起来，“刚才根旺在河岸上喊我，他们一定也在开会呢！春枝鬼心眼子太多，去看看河岸上有没有放哨的。”

于是周振山老婆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匆忙回来，报告道：“银杏跟几个丫头在河边果园呢！”

“好，我们擦着墙根儿，穿过桃树林，从青纱帐里走！”阎德海如临大敌地命令。

麻二老倌问阎德海：“你还去不去开他们那个会？”

“当然得去！”

“那让德海先走，”麻二老倌说，“等着你的消息。”

社办公室的紧急会议已经快要结束了，阎德海红扑涨脸地推开门，大声嚷嚷：“我到南堤看玉米去了，回到家她才告诉

我说开会，来晚啦！”大家都回过头，望望他，他擦着汗，就在门槛上坐下了。

春枝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下去：“我们要告诉富农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受骗户说服了，我们就会找到线索，让他们没有了掩蔽，没处躲，没处藏，把这些妖魔鬼怪暴露在太阳下面！”

坐在门槛上的阎德海，身子战栗了一下，但是大家都没发觉。

开完会，等大家走散了，阎德海笑嘻嘻地对春枝说：“你再给我讲一遍吧！”

“好！”

4

夜晚，细雨淅沥淅沥地下着，空气湿冷湿冷的，山楂村很早就睡了。

宁静的雨夜，没有蚊子的叫声。

麻二老倌裹着一块黄色发臭的油布，穿着一双补着补钉的旧雨鞋，擦着道旁的酸枣丛，像是一只蠢动的刺猬，一步小心一步地行走。

在十字路口的一簇洋槐丛下，站着背枪的阎德海，麻二老倌那只独眼，在远远的地方就看见他了。

“沿着这条小道走，进田老疙瘩的后门。”阎德海低低地说道。

“是喽！”麻二老倌忍痛钻进那一片酸枣丛中。

这两个黑色的家伙分开了，不过麻二老倌的脚步更加小心。阎德海却出现在大路上，肩膀挂着枪，大摇大摆地巡逻。

宁静的雨夜，除去细雨淅沥淅沥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麻二老倌已经走到田老疙瘩的院后，他的闪着绿光的贼眼溜溜四外，抬起头，用鼻子深深地嗅着；从田老疙瘩的院里，散发着一股被细雨冲淡的油香气，还能听见小磨微弱的嗡嗡声，像是没牙的老太婆唱的催眠曲。

他无声地拨开那发朽的门闩，轻轻地反掩上门，就一股小旋风似的走进院里，站在窗下，说道：“老疙瘩，我打四两香油！”

被厚厚的苇帘遮住的屋里，灯“唵！”地灭了，小磨声也戛然而止，屋里一阵惊慌失措的响动。

“谁？”是中农田老疙瘩那怯懦的声音。

“别怕，老疙瘩，是我！”

“你要干什么？”田老疙瘩沉闷地问道。

“快开门，有紧急事告诉你！”麻二老倌假装焦躁地在窗根下跺着脚。

门开了，从里面冒出一股热气，麻二老倌敏捷地跳进门槛，他的手电筒捻亮了，屋里因为被帘子堵住不通凉风，又被香油的气息弥漫着，非常闷热，令人窒息。

田老疙瘩的老婆光着膀子，露出两只下垂的干瘪的大乳房，用身体遮掩着小磨。炕上，他们那挨肩的四个儿子，光着屁股横躺竖卧，个个抹得都像小花脸。一只大花蚊子落在最小的孩子的嘴唇上，也没被咬醒。

“你的生意还好吗？”麻二老倌被屋里的闷热弄得出不来气，他解开脖扣，露出肥囊囊的脖子。

田老疙瘩低垂下头，声音低得听不见，说道：“磨给自家吃的，不卖。”

“嘿嘿！你别瞒着我了。”麻二老倌呵呵笑了，“你起五更挑着油挑子趟过河，到河西偷偷去卖，我们孩子他舅舅还买过你一瓶子呢！”

田老疙瘩害怕地望望他，不言语了。

“他妈的这叫什么世道！”麻二老倌突然激愤起来，一拍大腿，脖子也涨粗了，“自磨香油做个小买卖都不许可！翻开历史看看，哪朝哪代有过这条法律！”

田老疙瘩老婆恐怖地望着青筋暴起的麻二老倌。这时那个被大花蚊子咬了的小儿子醒了，她怕孩子哭出来，也顾不得背后的香油小磨，赶忙上了炕，把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

麻二老倌突然跨上一步，贴近田老疙瘩，独眼睁得大大的，那瞎了的眼皱起来，压低声音说道：“老疙瘩，你知道不知道，党支部要动员中农交出偷购的粮食。”

“他们今天不是动员的富农吗？”田老疙瘩的声音虽然很恐惧，但也流露出一不相信。

“先富农后中农，他们是大网淘鱼！”麻二老倌龇着牙，“谁偷购粮食？他们是骨头里熬油，想把刚够吃半饱的口粮也统购去！听说第二批名单就有你。”

“有我？”田老疙瘩又害怕又委屈地叫了一声，“我的余粮全卖了，除了这几斗磨香油的芝麻。”

“他们当权有势，咬定诬赖你，你不给粮食就请你进监狱！”麻二老倌挑拨着。

“进监狱就进监狱，我死也没有粮食！”怯懦的田老疙瘩被麻二老倌的鬼话骗得激怒了，他急得跳着脚。

“那不值得。”麻二老倌亲切地劝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就算只押三个月两个月的，你这窝孩子可怎么办？”

田老疙瘩被这一瓢冷水泼得泄气了，他坐在锅台上，抱着

头，唉声叹气地喃喃说：“这叫我怎么办？我真没有粮食啊！”

“别发愁，有办法！”麻二老倌诱惑着，“早晨根旺拿着枪逼杨玉亮交出粮食，没搜出来，羞恼了，还打了他。这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杨玉亮进城告他去了。明天，县里就会派人来调查。俗话说，阎王好惹，小鬼难搪，咱们跟他们闹着要粮食，就说没吃的就要饿死了，这一来，就算他们不给，也不会逼着再跟咱们要了。”

胆小的田老疙瘩不敢去冒险，他嘟噜着：“我不缺粮吃，怎么张得开嘴？再说，我跟谁也没吵闹过。”

“哼！你张不开嘴，我们可张得开嘴！”麻二老倌轻蔑地一声冷笑。

“我一个人怎么敢去呢？”田老疙瘩摇摇头。

“人多着呢！你就随大流。”

“那……那就可以。”田老疙瘩终于下定决心了。

“好，等明天通知你。”麻二老倌站起身，推开门，外面一阵冷风夹着细雨迎面吹来，他打了个冷战。

他默默地在院里站了很久，大口地呼着气，像是要把肚里油腻的热气吐出来，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屋里的小灯又亮了，田老疙瘩老婆裹着个破口袋走出来，她悄悄地走到麻二老倌背后，轻轻地说：“二哥，您别到俺家买油来了，我们的油不在咱村卖。”

“啊！”麻二老倌回过头笑了，他的手触到身上带着的凉冰冰的油瓶，掏了出来，“你给灌一瓶子油，以后再算账。”

“送给您吃吧！”田老疙瘩哽咽着说。

“谢谢！”

麻二老倌在黑暗中钻进了树林里，吃力地行走，不让雨鞋在遍地流着的雨水中发出声音。细雨落在密茂的树枝树叶上，

簌簌地响着，一只躲在树窟窿里的山喜鹊，冻得吱吱直叫。

在竹青嫂的后墙外他站住了，望着那盏微弱的灯光，一股邪淫的念头使他的喉咙发干。突然，那灯火抖动一下熄灭了，他的独眼眨了眨，大口地咽着吐沫，吧唧吧唧嘴。

就在这时，一道白亮刺眼的手电光射进树林，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忙趴下来，像是一只老母猪，沿着后墙，用四条腿爬，强压抑着不敢喘气。

他看见，是猛汉虎兴背着枪走来，他也在竹青嫂的矮墙后停下，朝院里望了望，最后毅然地离开了。

还是在那个洋槐丛下，站着阴森森的阎德海。

“怎么样？”

酸枣丛里的声音：“第一个替死鬼拉下水了。”

“你快一点儿，我就要交班了。”

“我这就到麻宝山家去。”

于是麻二老倌那肥胖的身体又擦着酸枣丛移动了。

猛地，他站住脚，问道：“竹青嫂那娘儿们怎么办？”

“等杨玉亮回来再说。”阎德海一挥手，“快走，春宝他们过来了。”

麻二老倌加快脚步，一会儿就不见了，连擦着枣枝那沙沙的声音，也在细雨中听不见了。

这时，春宝跟虎兴过来了，阎德海矫健地从洋槐丛中闪出，用警觉的声音问道：“是春宝吗？”

春宝到了近前，小声问道：“德海哥，你看见有没有人走动？”

“没有。”

“这他妈的就怪了！”虎兴气恼地骂道，“难道他有隐身法？”

阎德海泰然地问道：“怎么回事儿？”

春宝皱紧他那漂亮的黑眉毛，咬着嘴唇沉吟了很久，说道：“虎兴哥在竹青嫂院后的树林里和墙根下，发现奇怪脚印，我们俩撒开了网追了半天，到这边就不见了。”

“虎兴是不是看错了？”

“我的眼不瞎！”虎兴大声怒叫。

“低声！”春宝噓了一声，“我也去看过了，树林里的柳丛是新被踩倒的，从墙根下的脚印看得出那家伙是爬着走。”

“那就赶快报告春枝吧！”阎德海激动地大叫。

“不要！”春宝坚定地摇摇头，“我刚让春枝回去睡。”

“那你们继续去追，我在这里不动，等着那个家伙！”阎德海说。

“你也该交班了。”

“我再站一班，让春枝多歇歇。”

等春宝和虎兴走远了，阎德海突然怕起来，他的心怦怦地猛跳，在浓重的黑暗里，他感到有无数闪亮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第一次的，这个阴险大胆的家伙，开始害怕了，在这阴湿的雨夜，他感到疲倦和寒冷。

就在同时，麻二老倌已经站在麻宝山家门楼下，掩着门，面对着那个农业社里出名的动摇分子中农麻宝山，低低地谈话。

“宝山，你埋在天井里的粮食不会渗进水去吗？”他的独眼盯准麻宝山的面孔。

“你胡说什么？”

“你以为春枝他们不知道，我就会不知道吗？”

鬼心眼子的麻宝山眯着眼笑了，说道：“你是因为春枝他们要整你们富农，想拉我跟你们趟混水？嘿嘿！新鞋不踩臭狗

屎。”

“哼！你打错了算盘，他们这回是大网淘鱼，先富农后中农。”

“咳，你不用造谣，想吓唬我是不是？我不吃这一套！”麻宝山坦然地摇着脑袋。

“我要造谣我是你亲儿子！”麻二老倌喷着吐沫星子，他咬着麻宝山的耳朵说道，“这消息是阎德海告诉我的。”

“阎德海说的！”麻宝山一惊，“他是党支部委员，为什么给你通消息？”

“是他顺嘴溜出来的。”麻二老倌赶忙改口，“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让我再想想！”麻宝山用拳头敲着脑门儿。

“火烧眉毛尖儿了，还他妈的拿不定主意！”

麻宝山照麻二老倌胸膛“咚！”地一拳，笑骂道：“甭他妈的跟我玩这个真真假假的，你说吧！”

麻二老倌奸诈地笑了：“那我说给你听听，咱俩再研究研究。”

“到屋里去。”

“不！就在这里吧，留神你们家里的耳朵。”

他们鬼鬼祟祟地，嘁嘁喳喳地计划起来……

仍然是在那个洋槐丛下，阎德海站在那里。

“怎么样？”阎德海有气无力地问道。

麻二老倌站在酸枣丛外得意地回答：“又一个替死鬼！”

阎德海猛地把他们推进酸枣丛里，低声喝道：“小心！春宝跟虎兴盯着你，让我给支开了。”

“好，再加一分小心！”麻二老倌狠狠地咬着牙，咝咝地响。

“快回去吧！明天还要斗智呢。”阎德海像发了热病似的，从声音里听不出自信。

“你病了？”麻二老倌惊讶地问道。

“没有。”阎德海不耐烦地，“快走！”

宁静的雨夜，无边浓黑的夜……

细雨在密密茂茂的树枝树叶上洒落，山楂村沉浸在簌簌的幽响里，山楂村在熟睡。

5

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在法院最后面的小院子里，一进门槛，就是一架铺天盖地的繁茂的葡萄架，但是没有一串葡萄珠；当葡萄珠还是小酸青疙瘩的时候，就已经被院长那几个捣蛋的儿子摘吃了。

一只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肥囊囊的母鸡，摇摇摆摆地咕咕叫，跳起脚啄吃葡萄叶上的青胀虫，整个小院臃肿得透不过气来。

法院院长是个胖子，他手里拿着把大蒲扇，皱着眉头，在屋里走来走去，不住手地扇风；猛地，他站住脚。

“他跑不出我的手心！”法院院长气哼哼地说，“来，我们继续研究周振山的心理状态。”

“他所以不承认，是因为他们一定有个联盟，这可以肯定！”副院长说着霍地站起来，激动地走了几步。

副院长是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知识分子气息很浓；他喜欢深思，但说出口又非常急躁，有时候沉默不语，有时候却又跳来跳去说个不停。在法院院长眼里，他还是个小孩子。

“俞山松的信也未免太武断。”法院院长用手帕擦着前额

的汗珠，“他那封信，总共七八句话，对周振山没提供一点材料，可是倒先下个结论，搞得咱们为了结论寻找线索，非常被动。”

“咱们俩的原则分歧就在这里！”副院长那孩子气的脸上烧红了，“如果不是有联盟，真赃实据已经被抓住了，他还有什么值得抵赖的？咱们的审问所以没有进展，就因为咱俩的认识不一致。”

“别动火，别动火。”法院院长慢声慢气地笑着说，“我只是说未免过于武断，并不是否认这个可能性，而且是为了冷静地寻求这个可能性。”

“我们并不是为得结论而得结论。”副院长仍然激烈地辩论，“而是应该先有一个科学的判断。俞山松同志的信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好，好！”法院院长连连点头，“我们还是回到本题，研究周振山的心理状态。”

正当这时，门上的玻璃窗一阵清脆的敲声，一个低哑的声音问道：“院长，可以进来吗？”

“请进吧！高明同志。”

门开了，高明胳膊窝夹着一个鼓膨膨的档案袋，手里还拿着一份卷宗，怯生生地用碎步走进来。

“院长，这是昨天我受理的一件民事诉讼，请你看一下记录。”高明小心地递过那份整整齐齐的卷宗，打开来，赶忙站在一边。

高明三十几岁了，黑瘦黑瘦的，颧骨高高地凸出来，一条长勾鼻子；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制服，一双家做的布鞋，微微驼着背，每一回话，背就更弯下来了。

院长翻着这冗长的谈话记录，眯着眼睛，咬着嘴唇，半

天，才算是走马观花地看完了，便顺手递给了副院长。然后笑着对高明说：“以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就不要记，老高，你就是有些文牍主义的习惯。”

“他不放心，怕我不把他的话说都转告给院长，逼着我都要记上。”高明谄媚地笑道。

“呵呵！”院长笑了，“这是什么案件，侵犯人权，违反宪法？”

“老百姓的政治理论水平也提高了，两个人吵架，也要扯到这么高的原则上去。”高明看着院长的眼色，说。

“哈哈！”院长仰着脖子大笑起来，“那就给他转到乡调解委员会去。现在衙门口是人民的了，吵架拌嘴也要法律解决；前两天就有两个小捣蛋鬼，为了爬树摘青枣吃打了架，就手拉手到法院来了，让我给狠狠地训了一顿，两个小家伙抹着眼泪走了。”

“是！”高明弯弯腰，准备出去。

“等一等。”副院长皱着眉头走过来，“这是山楂村的一个中农，控告一个共产党员强行搜查他的住宅，是为了要搜出粮食。咱们考虑考虑，这会不会跟周振山的案件有瓜葛，我看需要追查一下。”

高明脸一白，木然站住了。

“什么？拿过来我再看看！”院长急忙抓过那份卷宗。

副院长走到高明面前，说道：“我想跟这个人谈谈。”

“我已经让他走了。”

“可惜！不过我们可以派一个人到山楂村去调查。”副院长惋惜地说。

“喂！这里的语气怎么接不上呀？”院长用手指点着记录，张大眼睛问高明。

“啊！”高明镇静地歪着头看了一眼，“记到这个地方我把茶碗碰洒了，湿了纸，换了一张，又忙着往下记，这一部分我就写了个简略的梗概。”

“老贾，”副院长对院长说，“我看派个人下去调查一下吧！”

“有必要吗？”

“根据这个事件本身，乡调解委员会就可以解决了，但是里边牵涉到粮食问题，事情又发生在山楂村，可以怀疑它跟周振山的案件有关系。”

“调查调查也好。”院长同意，“既然是老高同志受理的这个案件，就派他去吧，老吴，你看呢？”院长问副院长。

“可以吧。”

“那么，老高同志你现在就去开介绍信，马上动身，明天可以回来吧？”院长问道。

“可以！”高明弯弯腰。

“我看不要限定时间，最好多搞些材料回来。”副院长插过来说，“同时，需要给县委办公室打个电话，请他们也派一个人。”

“不要麻烦他们了！”院长摇摇头，“县委会正忙着搞肃反审查工作，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少了，恐怕腾不出人手来。”

“跟他们讲清楚嘛！”副院长看院长那不重视的样子，动火了，“山楂村是全县的一杆旗，现在出了事不告诉县委，也不好。”

“好吧，老高同志，你给县委办公室打个电话，讲明原由。”

“是！”高明轻轻地退出去了。

等高明穿过那大葡萄架，在影壁那边不见了，副院长埋怨

起院长：“派人下去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多考虑考虑！”

“高明难道不称职吗？”院长委屈地叫了一声，“他是二级工作模范，民事诉讼的专家。”

我的意思是这个调查要涉及到党内问题，他是个非党干部。”

“对非党干部要充分信任，有职有权！”

副院长不作声了。他凝视着窗外那葡萄架巨大的阴影，长久长久地沉思，而后长长地出了口气：“高明这个人，是深不可测的！”

高明走出小院，点起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在一簇玫瑰花丛旁站住了脚，心里骂道：“这个姓杨的家伙真是他妈的惹火烧身，什么年月，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揉皱的纸团，那是记录杨玉亮诬蔑山楂村党支部的话，他把它抽下来了。

“姓杨的跟周振山是有关连的。”他迅速地想了一下，就回办公室去了。

他拿起电话筒，又想了想，才拨起转盘。

县委办公室里，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拿起听筒，问道：“喂！哪里？”

“县法院。”

“什么事？”

“我们受理了一件民事诉讼，是山楂村一个中农，控告一个共产党员侵犯人权，违反宪法。院长指示，请问县委是不是派一个人和我们一起去调查。”

“这么严重！”那小伙子眉毛挑了起来。

“我跟他谈过了，没什么严重的，只是打了架。你们要是抽不出人手，不去也没什么，等我们回来再向县委汇报。”

“你等一等，我们研究一下。”那小伙子把听筒放在桌上，扭过头向里屋的办公室主任说道：“鲁鸣同志，法院请咱们派一个人，和他们一起到山楂树去调查一个案件。”

“什么案件？”办公室主任问道。

“一个党员打了中农。”

“告诉他们，我们派人去。”

“那就派我去吧！”这个叫杜常青的小伙子急忙请求道，“我刚把山楂村党支部工作经验的书面报告整理出来，等你跟周书记审查过，要两三天才能送交地委，趁这个空子让我到山楂村去看一看，也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办公室主任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好吧！如果你能够很好地发现问题，你会丰富这个报告。”

“是的，他们这个总结，缺点方面谈得很空洞。”小伙子掩饰不住跃跃欲试的样子，抓起听筒，兴高采烈地叫道：“喂！县委派我去！”

“你贵姓啊？”那边的声音是懒懒的。

“我叫杜常青。”

“请你吃过午饭到东关渡口等我。”

“喂！你……”

但是对方电话已挂断了。

“小杜，你到周书记那里去一趟，听听他的指示。”办公室主任在屋里说道。

杜常青立刻像泄了气，半天，才懒懒地答应了一声：“是！”

他低着头，拧着眉头走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院外，猛地，他看见县委书记的秘书，满脸长着雀斑的姑娘小韩，背靠着爬满爬山虎的墙，眯着她那长睫毛的眼睛，一边轻轻哼哼着“红

莓花儿开在野外的小河旁”，一边在看一份文件。杜常青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扑，两手捂住她的眼。

“死鬼！”小韩一声尖叫，伸出一只手乱摸乱抓。

杜常青“哧！”地笑了，一跳跳到她的面前，小声问道：“周书记在屋里吗？”

“你有什么事？”小韩拢着头发，问道。

“我要出差到山楂村去，要跟他谈一谈。”杜常青像避猫鼠似的、压低嗓子说。

“看你吓得这个可怜相！”小韩讥诮地说，“你下午上班时再来，他到县长那里去了。”

“那就算了，我吃完饭就得动身！”杜常青跳起来，朝小韩嘻皮笑脸地耍了个鬼脸儿，就吹着口哨走了。

高明开了介绍信，便回家去了。他家住在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里，他踏进门槛，一只懒洋洋的小叭狗就摇着尾巴跑过来，跳上跳下地亲热他。

他那瘦猴儿似的老婆，见他回来，连忙摆饭，一面问道：“今天怎么早回来了？”

高明往床上一倒，闭上了眼，“唉！”地长叹了口气。

“怎么啦，不舒服？”那女人把一只干柴似的手放在他的额上。

“我要出差到山楂村去。”

“什么案件？”

“一个人告共产党员，告党支部。”

“是我们的人吗？”那女人弯下腰，骨碌着黄眼珠子，问道。

高明猛地睁开眼，打了个冷战，凝视着他的老婆，点点头：“我们的人！”

“那你去不是正好吗？”

“哼！”高明一跃跳起来，“他们不明白目前的形势，愚蠢，胡闹！”说着，他掏出那一团揉皱的纸，划了一根火柴，烧着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明哲保身，留着这颗脑袋。”高明咬着指甲，焦躁地踱着步，“到共产党的衙门告共产党，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吗？”

“那你要帮他们想脱身之计呀！”高明的女人吓得张大了嘴。

“可是县委还要派一个人跟我去，你以为他们就信任我啦！”

“唉！”那女人摇摇头，“那你就多保重自己。”

在县城东关渡口，高明反倒先到了。他阴沉沉地站在一棵河柳下，这时，远远地一个人喊叫：“哪位是县法院的同志？”

高明扔掉一个烟屁股，慢腾腾地走过去，伸过一只手：“高明！”

“杜常青！”

“请你领导这次调查。”高明弯弯腰。

“哪里话！”杜常青喜笑颜开，“我们动身吧！有没有顺便的船？”

“不！”高明一只眼打量着杜常青，“那个姓杨的中农还没走，正在那边的小饭棚里吃饭，我把他叫过来，你跟他谈谈。”

“好！”

“你等着，我去叫！”高明说了一声，就急急地奔小饭棚那里去了。

在一个破烂的小饭棚下，杨玉亮伸着脖子吞着热饺子，跟那肥胖的老板叽叽咕咕地说着话，不时向那只穿了一件薄背心

的老板娘眉来眼去。

“请告诉麻二爷，城里要实行定量供应了，不能再套购。”
胖老板说。

“谁他妈的还套购呀！现在这是一块要命的病！”

“我这里还有几石麦子，反正也运不走了，就让我夹在配给的定量面粉里卖出去吧。”

“卖吧！可别被窝里放屁——独吞，一个人吃那么些红利，要得噎隔。”

“天地良心，天地良心！”

“嘘！”老板娘打了个口哨儿。

“杨玉亮！”

杨玉亮吓得脊背冒出一股冷气，霍地跳了起来，扭头一看，高明站在外面，他吓白了脸，连忙跑出来。

“高同志，怎么敢劳您来找我。”杨玉亮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说。

“我要到你们村去调查，还有县委会的一位同志，你现在去跟他谈一谈。”

“好咧！”杨玉亮连连应声，“我就知道到上级机关来，会给我们伸冤的。”

高明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要注意舌头，不要言过其实，把小事闹大。”

“是是，不敢！”杨玉亮没有听懂高明的弦外之音。

太阳平西的时候，他们从河柳下站起来。杨玉亮满脸泪迹斑斑，轻轻地啜泣着。高明咬着嘴唇，脸阴沉得发冷。杜常青愤怒地一甩胳膊：“岂有此理！”

他们包了一只卖鱼归去的小船，篙头一撑，小船离岸，直

奔山楂村去。

6

一只小船，从运河上游像离弦的弹子似的划下来。太阳已经平西了，火红的晚霞渐渐在西山飘浮起，两岸的葡萄架，都镀上了赤金色，翠珠似的酸葡萄，变得像是熟透的紫红色了。一股冰凉发湿的河风，吹来果园甜蜜的香气，随着夜色的伸展弥漫在运河两岸。

“啊呜呜！”

杜常青从船舱里站起来，张开胳膊，做着深呼吸，情不自禁地大叫。

小船微微一颠，杜常青差点儿摔倒了，杨玉亮抢过去扶住他，谄媚地笑道：“您小心！”

小船在河面上唰唰地行进着，在船舱后面，高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用手捂住脸，瞌睡着，就像一团黑影。

“高同志，您冷了吗？”杨玉亮轻轻问道。

“不！”高明的声音是低沉的，非常疲倦无力。

“您不舒服吗？”杨玉亮阿谀地躬下腰。

“不！”高明有些发怒了。

“喂，怎么还不到山楂村啊？”杜常青又坐了下来，不耐烦地问道。

“过这个葫芦口就到了。”杨玉亮回答。

这时，运河窄了，在薄薄的夜色中，葫芦口高岸弯弯的河柳，像是攀缘登空的猿猴，劳累得就要跌到河里去似的。涛声喧闹着，有几只顽皮的水鸟在嬉戏。

“小心！坐稳！”杨玉亮叫道。

小船像是腾空了，杜常青一声尖叫，跟着就像从云端降落下来，他的身上被波涛的飞沫溅湿了。

前面，运河又白茫茫地展开了。

晚霞渐渐消散了，天空中出现了几颗淡白的星子，运河滩暗下来，静下来。

渡口就在眼前，船夫把船放慢了。杨玉亮低低吆喝一声：“不在这里靠岸，加把劲！”就跳过去帮助摇橹。

小船像是一支无声的箭似的从渡口飞过去了，正在渡口葡萄架下吸烟的管船老张，吃惊得瞪圆眼睛，张大了嘴，直到小船不见影了，才低低地咕噜了一声：“这是哪个莽撞小子，翻了船就甭想爬上来。”

在果园南面的树林那里，杨玉亮说了声：“到了！”就擦了把汗，把船靠拢河岸了。

杨玉亮先跳上岸，笑道：“请上岸吧！”

他们走进树林里，树林里是黑暗的，杨玉亮突然一脸哭相，万般委屈地说：“杜同志，高同志，您们要秉公处理，他们太欺侮人呀！”

“不要啰嗦，我们会调查清楚！”杜常青点起一支烟，烟头的红火高高地一跳跃，树上的鸟儿被惊得一阵喳喳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会秉公处理，你放心！”一直沉默着走在最后的高明，突然说了话。

杨玉亮感到高明的话是在鼓励他镇定和勇敢，他感激地望了这矮小的黑影一眼。高明低着头，慢慢地走，并不理他，他的心又凉了。

猛地，从一棵高大的白杨树后，闪出一个慍悍的小伙子吆喝道：“什么人？”

杨玉亮连忙躲进树林边的青纱帐里去了。

“你是什么人？”杜常青反问道。

“我问你是什么人！”小伙子执拗地问道，手里拿着枪。

杜常青不理他，仍旧奔前走。

“不许动！”那小伙子动火了。

杜常青走过去，板着脸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拿着枪乱喊乱叫。”

“我是山楂村巡逻哨。”那小伙子强硬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渡口下船？”

杜常青冷笑道：“嘿！谁走什么地方你也管，你们巡逻哨管的也太宽了。”

“我们现在警惕反革命分子破坏，所以要问问。”那小伙子硬声硬气地解释说。

“我们可不是反革命，”高明阴沉地笑道，“我们是县里的干部。”

“好吧！你们走吧！”那小伙子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有意见可以跟我们党支部书记反映。”

“你叫什么名字？”杜常青怒气冲冲地问道。

“我叫根旺！”那小伙子说完，就走了。

“根旺！”杜常青气得呼吃呼吃地，“地头蛇！”

“我告的就是他！”杨玉亮又从青纱帐里钻出来了。

“你跑哪儿去了？”高明嘲笑地问道。

杨玉亮红了脸，吭吭哧哧地说：“我怕他揍我。”

到村口，杨玉亮像是一条摇尾巴的狗，头前跑去了。他跑到阎德海家，紧急地敲着门叫：“德海，德海，快出来！”

门开了，杨玉亮跳进去，急赤白脸地说：“县里的人来啦！”

“镇静！”阎德海低声说，“你马上到麻二叔家去，他会告

诉你咱们的计划，我过一会儿再去。好，你快走吧！”

杨玉亮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去了。

阎德海奔跑而来，紧紧地握着杜常青和高明的手，说道：“唉呀！这么晚赶来，辛苦，辛苦。”

“介绍一下吧！”杜常青喷着烟，“我叫杜常青，县委办公室的。”

“我叫高明，县法院的。”高明冷冷地说。

“好，多多指示我们的工作吧！”阎德海笑嘻嘻地搓着手，“我是党支部委员，农业社副主任阎德海。”

进到院里，阎德海吆喝他老婆：“先沏壶茶，就赶快做饭！”

阎德海点着一盏雪亮的煤油灯，请杜常青跟高明坐下，跟着就端上茶来。

杜常青吮了一口茶，拉长声音问道：“老阎同志，你不知道，有个中农跑到县里把你们支部一个党员告了。”

“什么？”阎德海惊叫一声，端着茶碗的手僵住了，“这不会，我们对中农一直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

“还是先不要说得过于肯定吧！”高明的眼睛，从帽檐下射出两道阴冷的光。

杜常青霍地站起来，猛吸一口烟，然后把烟头熄灭了，背着手，在屋里踱跬，又陡地站住脚，严厉地说道：“老阎同志，从你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你们支部领导有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缺乏对党在农村中方针政策的了解，因此我们要首先检查你们的群众工作。”

高明默默地冷眼旁观。

阎德海干笑了一声，沉思很久，然后抬起头来，脸上是一副抑郁的样子，慢声说道：“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但是

领导干部的确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老杜同志，你是县委来的，我可以跟你大胆地谈出心里的苦闷。”

“谈吧！不要有顾虑。”杜常青神气十足地仰躺在椅子上。

“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我们党支部书记春枝。”阎德海恶毒地捏造，“自从她跟区委书记俞山松结了婚，就越发蛮横无理了。”

“哼！”杜常青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下去。”

“她把党支部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她只是依靠那些听她话的支委，对不听她摆布的支委，她不信任，有事不商量，还常常发脾气。我们对她不满意，反映到区委会，区委书记是她的丈夫，给她撑腰，我们就不敢再说话了……”

“裙带风，嘻嘻！”高明冷嘲热讽地一笑。

“凡是她的亲戚朋友，都在社里和支部担任了领导工作。我说给你们听听：党支部五个委员，书记是刘景桂，到地委党校学习去了，现在是春枝代理，却没有副书记。补选的一个支委是谁呢？刘景桂的老婆秀芝嫂，等于换汤不换药！其他的三个支委，除了我，一个叫春宝，那是春枝的耳目，年青浮躁，除了春枝的话，谁的话也不听，谁的话也不信；另一个叫李冬至，老实巴交，砸一碌碡都不哼哼一声，春枝一发言，他就知道闷雷似的：‘同意！’这就是我们的党支部。再看社里，代理主任是春枝，副主任是春宝跟我，李冬至是会计股长，秀芝嫂是妇女队长，春宝的大舅子福海是大田作物队长，春宝的连襟根旺是技术作物队长，春宝的爱人银杏是果园组长。我名义上挂着个生产大队长的衔儿，上边有春枝管辖，旁边有春宝监督，下边这三个队长哪一个也拨拉不动，他们除了春枝的话谁的也不听，我的话就等于放个屁，我是有职无权，一个傀儡！”阎德海说得嘴角冒白沫儿，喉咙哽咽了，越说越委屈，越说越难过，

说着说着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用拳头捶得胸脯咚咚响。

“这简直是个小王国！”杜常青愤怒地一拍桌子，“这完全违背党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

“吃饭吧！”阎德海老婆轻轻说道。

“放着，我来拿！”阎德海凶恶地吆喝了一声。

饭食摆在桌上了。阎德海抱歉地笑笑，说道：“没什么好吃的。老杜同志，吃完饭是不是召开党支部委员会？”

杜常青皱皱眉头，说道：“我想走群众路线，先到群众中去调查调查。”

“这当然需要，”阎德海眉飞色舞的，“不过这样重大的案件，应该让党支部知道；再说，您还可以通过这次党支部委员会，看出一些情况。”

“也好！”杜常青大口吞着炒鸡蛋。

“我去通知他们！”阎德海跑出去了。

月亮已经升起来，但是时时被乌云掩没了，满天的星星，在夜风里摇动，闪着淡淡的银辉，偶尔一颗流星从天空划下来，就会惊起青纱帐里或是河边的青蛙更热烈地鸣叫。

朦胧的月色中，蝈蝈和蛐蛐的叫声，织成一支幽美的凄凉的夜曲。夜，静静的，静静的，静到都能听见夜空上星星眨眼的声音。

阎德海从月夜暗影中跑到麻二老馆门口，门自动地张开了，他敏捷地跳进去，麻二老馆轻轻地把门插上了。

屋里，杨玉亮跟周腊八已经在等候。

“我们等得都坐不住了。”麻二老馆笑着递过一把芭蕉叶扇子。

阎德海扇着风，说道：“多谈了会儿，有好处。”

“这两个家伙怎么样？”在黑暗中，麻二老馆贴近阎德海

的脸，那只独眼的瞳孔像猫眼似的张大了，“听玉亮说，县委会那个姓杜的是个雏儿，只是县法院那姓高的，阴沉沉的摸不到底。”

“不，都是朋友！”阎德海得意地一晃脑袋。

“啊！”大家又惊又喜又怀疑地轻嘘了口气。

“现在就要开党支部委员会，向春枝开刀。”阎德海全身神经高度紧张，“你们要赶快准备好，配合我在支部会上的斗争！”

“一定！”麻二老倌喜气洋洋地说道。

“我还要通知春枝他们开会，不能耽误，”阎德海咬着牙站起来，“二叔，您赶快去动员田老疙瘩跟麻宝山，在支部会正开着的时候去请愿。”

“是是！”

“玉亮，你去找竹青嫂，要堵住这个缺口，这是咱们的要害！早晨春枝跟我说过，她亲自出马说服这个娘儿们。”

“这可危险！”麻二老倌慌张了，“玉亮，你赶紧去，多跟她上点儿劲！”

杨玉亮伸了个懒腰，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说道：“我累了，想睡觉。”

“这是到你的野娘儿们那里去！”

“玩腻了，不想去。”

“我知道你想到哪儿去！”周腊八咆哮道，“要是让我碰到，我打断你的腿！”

阎德海猛地抢上一步，双手死死地掐住杨玉亮的脖子，狠狠地摇着，骂道：“他妈的，你要是搞得咱们内部不和，坏了咱们的事，我宰了你”

杨玉亮呜呜地叫着，眼眶里冒着金星，双手在空中乱抓，

喉咙里可怕地咕噜咕噜响。

麻二老倌吓坏了，他掰开阎德海的手，央求道：“德海，你歇歇气，玉亮说的是混账话，他一定会去。”

“狗娘养的！”阎德海一松手，把杨玉亮撞在墙上，伤心地说道：“到了这步田地，你还只想寻欢作乐，你要再敢这样，我要不把你活活勒死，我就不叫活阎王！”

杨玉亮仰躺在炕上，呼吸艰难地喘着气，他已经被吓得昏迷了，出了一身冷汗。

“玉亮，这都怪你！”麻二老倌温和地责备，“喝口水，快去吧！”

杨玉亮喝了一碗凉开水，渐渐苏醒了，他恐怖地望着阎德海那像恶鬼似的黑影，身体打起颤颤来了。

“现在赶快动身！”阎德海向外面张望了一下，懊恼地骂道，“妈的，晚了！”

于是这群坏蛋一个个贼溜溜地走了。

杨玉亮走到竹青嫂家的矮墙后，望着从窗里透出的昏黄微弱的灯光，不想进去；对于竹青嫂这个女人，他那最善于说谎的两片嘴唇，已经不想再给她说是些甜言蜜语听了。他站着不动，一阵阵阴冷的夜风也不能刺激他。

正在这时，突然远处有脚步声，于是他全身神经都惊醒了，用狗一样的敏捷跳过墙去，隐藏在葡萄架那浓重的暗影里，闭住气，望着外面。

矮墙外面，一个高大的身影站下了，他背着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就像夜风里的一棵傻青杨。杨玉亮张大了眼睛，观察了很久，他看出是虎兴，于是他吓得哆嗦了，葡萄架也被碰得发出了声音。

“妈的，他一定是瞄上我的影子了。”杨玉亮恐惧地想着，

心怦怦地跳，就像要蹦出喉咙，他用手死死地捂住嘴。

忽然，虎兴向矮墙这里走近了，杨玉亮吓得闭上了眼睛，怀着厄运临头的恐怖想道：“他看见了，他一定是要跳进来，那我就象小鸡子似的被抓走了。”但是他不忘紧紧地抱住葡萄架，拉着长满密密叠叠的叶子的葡萄藤，掩蔽自己。

他昏昏迷迷的，像是做噩梦似的，不知过了多久，他吃力地睁开眼，矮墙外的虎兴已经没有了，只有夜风吹得白杨哗啦啦响。

“难道这娘儿们又招了虎兴？”杨玉亮的脑袋里猛地钻出来这一个念头，于是心里感到酸溜溜的，燃起一股妒火。

他压抑着厌恶和气恨，吹起口哨。

但是，窗上不见人影，也没有人出来，“难道这骚娘儿们真的变了心？”杨玉亮想到这里，害怕起来，他探出脑袋溜了溜四外，想要逃跑。

正在这时，屋里的灯突然灭了，竹青嫂，这个痛苦矛盾的女人，急急地走出来，但是就像院里有很多藤蔓，她几次像要摔倒了。

“我吹的口哨你没听见吗？”杨玉亮在暗影里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又跟虎兴勾搭上了？”

“你说什么？”竹青嫂委屈地望着他。

“哼！甭他妈的装傻充愣，我看见虎兴在矮墙外站了半天。”

“什么？”竹青嫂低低地叫了出来，“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这里藏着你的粮食，派民兵来监视的。”

“胡说！”杨玉亮喷了竹青嫂一脸吐沫星子，“他们又不是孙猴子，能够钻进别人的肚皮里，不是你说的他们怎么会知道？”

竹青嫂退后了一步，冷冷地说道：“你不要血口喷人！”

杨玉亮被竹青嫂的行动惊得呆了，他想起麻二老倌的话，连忙堆下笑脸，把她拉过来，说道：“你别生我的气。”竹青嫂没有拒绝他，但是并不情愿地回到他的身边。

“春枝是不是找过你？”杨玉亮小声问道。

“没……没有！”竹青嫂垂下头，不敢看杨玉亮。

杨玉亮无声地冷笑了一下，却装得柔情地拧了竹青嫂的脸蛋一把，假笑道：“你看你跟我说瞎话，别人告诉我了。”

“来过。”竹青嫂的声音低得听不见。

“她来干什么？”

“问我知道不知道你的粮食藏在哪里。”

“你说了没说？”杨玉亮抓住她的衣襟。

“没有。”竹青嫂疲倦地摇摇头。

“真的没说？”杨玉亮不相信地逼问。

“我起誓！”竹青嫂叫道。

杨玉亮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笑了，于是他搂紧竹青嫂，抚摸着她；突然，他感到这个女人灼热的身体在发抖，并且一颗眼泪落在他的手背上。

“你怎么啦？”

“我们一刀两断了吧！”竹青嫂哭着，她抑制住要爆发的嚎啕大哭，“你把你的粮食搬走，咱们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偷偷摸摸的事，乡亲们知道了，连我的水牛儿也怀疑了！”竹青嫂哭得说不下去。

过了许久，她又接着说：“我不能再这样了，我的儿子会恨我，会瞧不起我！”竹青嫂心疼痛着，眼泪把衣服湿透了。

“难道水牛儿不是野汉子的！”杨玉亮恶毒地嘲笑道。

“你说什么！”竹青嫂推开杨玉亮，一双泪眼愤怒地瞪着

他，“不许你骂我那个死去的人！”她忍不住哭了。

杨玉亮已经感到这个女人坚强起来了，他害怕闹得僵持不下破裂了，于是忙用最痛苦最酸辛的调子说道：“我知道你变心了，你要扔下我。你怎么这么狠心，我们没好过吗？……”

想起往事，竹青嫂双手捂住脸，肩膀抖着，伤心地哭了。

杨玉亮居然也掉下两颗眼泪，但是这种假悲哀的调子唱不下去了。跟着，他威胁起来，不过用的是温柔婉转的声音：“你想想，你扔了我，你能嫁给谁呢？谁都知道你跟我不清楚，人家会把你当做破鞋，不要你！”

竹青嫂像是被重重地一击，她摇晃了一下，倒在杨玉亮的怀里了。

杨玉亮抚摸着她，问道：“你还想扔开我吗？”

“不啦！”竹青嫂屈服了。

“藏的粮食决不能告诉春枝！”

“不告诉！”

.....

突然，屋里水牛儿那燃烧着愤怒的声音叫道：“妈！你哪儿去啦？这么半天还不回来！”

竹青嫂陡地从这齷齪的情热中惊醒，她感到了羞耻，猛地推开杨玉亮，用颤栗的声音回答道：“牛儿！妈来啦！”就摇摇晃晃地跑走了。

望着竹青嫂的后影，杨玉亮唾了口吐沫，咬着牙骂道：“浪母狗，大爷我早不爱玩了。”

他跳过墙，伸了个懒腰，就一弯腰钻进无边黑暗的树林里，直奔运河高岸。

阎德海跑到春枝家墙外，春枝家已经睡了。

在这幽静的小院里，有一只蝓蝓爬在天井的葫芦架上清脆地叫。月光下，可以看见突出密叶的毛茸茸的小葫芦，可以看见晚开的一朵葫芦花，洁白、美丽，散发着一股捉摸不定的清香。

阎德海站在门口，不知是因为夜寒，还是因为畏惧，一股战栗从内心掠过全身，他控制住自己；于是，一股复仇的情绪燃烧起来了，但是他的手是冰冷的，并且还微微地发抖。

“春枝，起来！”阎德海第一次胆敢这样高声喊叫。

“谁？”春枝警觉地醒来了，“是怎么回事儿？”

“是我，”阎德海答道，“你出来！”

阎德海什么也没听见，春枝已经开了门，站在他的面前了。

阎德海吃了一惊，慌张地说道：“县委会跟县法院派人到咱村来了。”

“县法院？”春枝也一惊，但马上平静地说：“那就请他们到我家来吧！”

“已经在我家吃饭了。”

“那我赶快去看他们。”春枝反身掩上门，说道。

“县委老杜同志要立刻开党支部委员会，让咱俩分头去找那三个支委。”

“我还没跟他们谈过，怎么开会呀？”春枝皱着眉头，她的脸被月光照得更苍白了。

“这是老杜同志的指示！”阎德海固执地说。

春枝冷冷地膘了他一眼，扭身就走，走出几步，便小跑起来了。

阎德海做贼心虚，低低地骂了一声，也紧跟着春枝去了。

他追上春枝，已经是气喘吁吁的了。春枝只是斜瞥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仍旧急急地向前走。阎德海吸了口冷气。

到门口，阎德海一步抢进去，对屋里喊道：“老杜同志，我们党支部书记来了！”

“请进吧！”杜常青在屋里慢斯条理地回答。

春枝撩门帘进来，杜常青坐在椅子上，吮了一口茶，慢悠悠地喷着烟。春枝微微皱起眉头。

“老杜同志，这是我们党支部书记春枝同志！”阎德海介绍道。

杜常青站起来，把烟头踩灭了，伸过手去，又像玩笑又像讽刺地说道：“春枝同志的名字如雷贯耳，早听说过了。”

春枝脸一红，但很大方地问道：“老杜同志，你大概是新调来的吧？跟你还是第一次见面。”

“是的，我原先在地委工作。”杜常青很神气地点点头。

春枝的眼睛望着高明，笑问道：“这位同志是……”

高明不等杜常青介绍，非常有礼貌地弯弯腰，说道：“我叫高明，在县法院工作。”而那一双眼睛，却从浓密的眉毛下面死盯着春枝。

“也是第一次见面。”春枝笑嘻嘻地说。

“请多多帮助！”高明谦逊地点点头。

春枝在炕沿上坐下来，问杜常青道：“你们二位来，一定是有重要任务，那我们就先谈谈吧！”

杜常青又点起一支烟，闭着一只眼，傲慢地说道：“我认为必须召开党支部委员会紧急会议，我代表县委宣布这个重大

问题。”

“我能不能事先知道一下？”春枝问道。

“没有必要！”

“往常地委跟县委领导同志来，都是先谈过以后，再开正式会的。”春枝还想婉转地暗示一下杜常青。

杜常青面孔冷冷的，不耐烦地一挥手，说道：“这个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我，也不同于其他同志！”

春枝站起来，声音发颤地说道：“好吧！那么我们就立刻开会。”

路上，大家都沉默着，一声不响，走得很急。春枝激烈地呼吸。杜常青怡然自得地衔着一支烟。阎德海得意地暗笑。

到了社办公室，春枝开了锁，在黑暗中点着灯，于是屋里弥漫起青白的光。

“德海，你去找他们三个。”

“咱俩分头去找！”阎德海站住不动。

“往常开会是这样吗？”春枝激怒了。

阎德海望望杜常青的脸色，见他没给撑腰，于是愤愤地出去了，但是在窗根下站了很久，听见屋里没有什么动静，才走了。

春枝把灯捻暗了，咬着嘴唇，她的内心在剧烈地斗争。最后，她压抑住激动，低低问道：“老杜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县委对这件工作有什么指示，掌握什么原则？”

“会上谈吧！”杜常青弹着烟灰。

“请问你，”春枝的声音有些哆嗦了，“为什么你们不先到党支部书记家里？”

“这是带路人的事。”

“是谁带路？”

“一个中农！”

“姓什么？”

“姓杨。”

“叫什么？”

“我认为你不必在这鸡毛蒜皮的问题上找碴子！”杜常青暴怒地跳起来，把烟头摔在地上。

春枝踏灭地上烟头的红火，非常镇静地说：“这并不是鸡毛蒜皮的问题，这是党的工作原则！”

正在这时，那三个睡眼惺忪的支部委员来了。秀芝嫂眼眨巴眨巴的，嘴噘着，瞪了春枝一眼，嘟嘟哝哝地说：“为什么三更半夜又开起会来了？孩子着了凉，烧得跟锅边似的，哇哇地老是哭叫，好容易哄睡着了，刚合上眼，又喊来开会，明天还有三十亩玉米要人工授粉，这还怎么干得了。”

阎德海疾速地瞥了杜常青一眼，只见杜常青拧着眉头，陡地站住脚，问阎德海：“这个同志叫什么？”

“张秀芝，刘景桂同志的爱人。”

“张秀芝同志，”杜常青板着脸，严厉地盯着她，“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又是一个支部委员，难道你不能理解党的紧急会议的重大意义？”

秀芝嫂被说得惭愧地垂下头了。

“现在我们开会，”春枝等大家坐下，平静地宣布，“县委会派杜常青同志来，有重要指示，现在就请杜常青同志做报告。”

杜常青慢腾腾地站起来，把烟头熄灭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突然面孔可怕地铁青了，用压低的声音说道：“你们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侵犯人权，违反宪法，一个中农到县法院告了你们党员根旺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且检举了你们党支部领

导的专横包庇行为！”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眼睛锐利地扫了大家一遍，然后眼光落在春枝脸上。

大家都大吃一惊，秀芝嫂的困倦也吓跑了，她急忙看春枝，春枝脸色惨白，一动不动，连睫毛也不眨。

“啊！什么？”阎德海做戏地张大了嘴。

杜常青继续讲下去，他偷眼看着大家的脸色，他发现，除了阎德海仍然在假装惊讶外，其他的人都非常愤怒，春枝就像一棵严寒中的苍松似的镇定。于是，一种失败感激怒了他，他最后大喊道：“我代表县委要求你们，检查对中农问题的错误，甚至对党对富农政策的歪曲！”他忿忿地坐下来，手哆嗦得划不着火柴。

春宝霍地跳起来，喊道：“我们对待中农没错误，杨玉亮不能算中农！”

“成分登记表上是中农！”阎德海低声喃喃地说，他贼溜地溜了杜常青一眼。

杜常青把没燃着的火柴一扔，说道：“这位同志，我希望你冷静一点儿！”

“是的，杨玉亮是中农，但是我认为需要给杜常青同志介绍一下他的历史！”春枝开头还是坐着，但是说着说着站起来了。秀芝嫂看得出她的嘴角在痉挛，她连忙倒了一碗凉开水给她，但是春枝把碗推在一旁，没有喝。阎德海这时朝杜常青一笑。

“杨玉亮是运河滩最狡猾的粮食贩子，统购统销运动中没收了他三十石违法抢购的粮食，并且管制了他六个月。前天，我们抓住了套购粮食抗拒到底的周振山，已经送到法院。杨玉亮跟这个问题有关系。区委书记俞山松同志指示我们，山楂村的富农可能有一个反革命联盟，党支部决定首先派宣传员动员

他们交出非法套购的粮食。根旺同志没有按照党支部的正确决定办事，犯了错误，这是事实，但是党支部并没有包庇他，而是正在积极调查这件事。不知道杜常青同志是根据谁嘴里的材料命令我们检讨，县委是不是这样指示过？”

这一番问话，真像一阵冰雹，把杜常青问得张口结舌，脸一阵血红一阵惨白，他舞动着胳膊，跳着脚嘶哑地叫：“我要继续调查！我要继续调查！”

“同志们！”秀芝嫂看见，春枝脸上有一抹难以觉察的胜利的微笑，“我们就向杜常青同志反映反映情况吧。”

于是，第一个发言的是春宝，跟着就是秀芝嫂那尖锐的声音，接着就是李冬至那慢声慢气的谈话。……杜常青的身子越来越蜷曲了，坐在屋角落，非常非常的渺小了。

阎德海搭拉着脑袋，死不吭气，冷汗从鬓角流下来，他绞着手，心里骂道：“他妈的！麻宝山跟田老疙瘩怎么还不出场，麻二老倌这个蠢猪！”

“同志们的情况已经反映不少了，我们希望杜常青同志回去研究一下。”阎德海被春枝的声音惊醒了，他急忙抬起头；春枝脸上红艳起来了，“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我们希望杜常青同志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我们一定诚恳地接受批评，检查工作，改正错误。同志们，散会了！”

大家都迅速地站起来，阎德海一副沮丧的样子，最后才站起身。

正在这时，篱笆外面有人喊道：“县里的首长在吗？我们找他有事！”是两个人的声音，一高一低。

阎德海顿时活跃起来了，嚷道：“听！是谁？”

“是我！”麻宝山那尖得发甜的声音。

“还有谁？”

“我！”田老疙瘩那胆怯得沉闷的声音。

“请进吧！”阎德海打开门，一股冷风钻进来，桌上的灯花抖了抖，爆了一下。

麻宝山跟田老疙瘩一前一后走进门槛，田老疙瘩畏缩地躲在屋角落的暗影里，麻宝山看见春枝望他，也发慌了，垂下了头。

“你们有什么事？”杜常青坐在椅子上问道。

两个人都不说话。

“你们有话就说吧！不要有什么顾虑。”阎德海微笑着劝诱他们，但也流露出一点点儿急躁。

春枝好像瞟了阎德海一眼。

“我们，”麻宝山瞪了死气沉沉的田老疙瘩一眼，迫不得已开腔了，“我们想请县里首长批准我们买一点儿粮食，我们没吃的了。”

杜常青突然感兴趣了，他站起来，问道：“你是什么成分？”

“我是中农！”麻宝山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更准确，因为他是富裕中农。

“你呢？”杜常青走近田老疙瘩。

田老疙瘩害怕了，结结巴巴地回答：“中农！”

“统购给你们留下足够的粮食，怎么不够吃呢？”

“没给留够！”麻宝山拨浪鼓似的摇着头，“我们现在都不敢吃八成饱。”

“你胡说！”作为农业社会会计股长的李冬至发火了。

“不许打断群众的话！”杜常青厉声呵斥李冬至。“你说下去，怎么没给你留下足够的粮食？”

“因为党支部老是动员我，白天黑夜跟我讲道理，我受不了，就血迷心窍地全卖了，广播台还表扬了我！”麻宝山说着

说着真有些气恼了。

“我要插一嘴！”春宝气得涨红脸。

“不要威胁他！”杜常青一副打抱不平的样子。

“我说完了！”麻宝山擦了擦嘴。

“你说吧！”杜常青和蔼地问田老疙瘩。

“我……我跟他一样，也没吃的；”田老疙瘩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可是还跟我要芝麻。”

“就是这些吗？”杜常青微笑着问麻宝山和田老疙瘩，“不要害怕，有意见尽管大胆反映，我们一定给圆满解决。”

“没有啦，”麻宝山弯弯腰，“我回去再想想，再想想！”

“没有啦！”田老疙瘩低着头，闷声闷气地回答。

“好，你们请回吧！”杜常青笑道。

“我请他们不要走，”春枝说话了，“我们对证一下。”

“这没必要，我们开的是党的会议！”杜常青虎起脸，“你们二位请回吧！”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杜常青脸上闪过一抹笑影，但跟着就消失了，“继续开会！”

但是大家都不肯坐下来。

“杜同志，你这难道是同志的态度吗？”沉默性格的李冬至说话了，“你为什么偏听他们的话，就打击同志呢？”

“我信任群众！”杜常青气焰万丈地喊道。

“你真了解情况吗？”李冬至的声音陡地抬高了，“麻宝山是农业社社员，我是农业社的会计股长，我摸他的底。”

阎德海打断他的话：“麻宝山是今年春天入社的呢！”

“可是他打多少粮食我照旧知道。”李冬至慢言慢语地说，“从他的土地评产，我们可以知道他去年完秋打了多少粮食，今年麦收他分了一千斤麦子，扣去他所卖的，只有多余没有缺

少。至于田老疙瘩，我也知道！……”

“他可不是社员啊！”阎德海又插嘴说。

“那我也知道！”李冬至激动得脸红了，“他有二十亩河滩上中等地，每亩收三百斤左右粮食，他至少得收五千斤粮食，可是他卖的粮是两千斤，除去向国家缴公粮，他的粮食不但够吃，也还多多少少有富余。至于芝麻，他收起来不少。”

“他偷偷磨香油，做买卖！”春宝补充说。

“我知道！”李冬至自豪地点点头。

春枝讽刺地说：“这一切不知道杜常青同志是不是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杜常青问李冬至。

李冬至凛然地凝视着杜常青，回答道：“统购的时候我是总会计，家家的账目我都能背下来。”

“你们的统购工作本身就有问题！”杜常青大叫道。

“是有问题！”春枝再也忍不住，她尖声地喊道，“问题是我们对富农的警惕性不高，斗争得不坚决！”

“不！问题是你们想要过早地消灭富农！”杜常青恼羞成怒，“完全违反了目前还允许富农存在的政策！”

春枝气得脸惨白，她说道：“刚一下车就乱批评，乱指示，这种钦差大臣，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她把俞山松最爱说的话牢牢地记住了。

杜常青恼羞成怒，一拍桌子，喊道：“现在散会，明天要继续检查！”

大家愤愤地站起来，阎德海赶紧溜了。

杜常青走到春枝身旁，低声说道：“你留一下！”春枝望了望他，点点头，但她跟着跑出去，小声对春宝说：“让同志们到我家等我！”

同志们都走了，杜常青点起一支烟，踱着步。

外面，断断续续的夜虫鸣叫声，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越发显得哀怨了；不知是什么夜鸟，从运河上飞来，凄惨地叫着掠过了山楂村上空，惹得树林里沉睡的鸟群唧唧喳喳地一阵乱叫，在天空中盘旋一阵，又落到树上。

一颗流星划下来了，是流星惊起的，还是西天梧桐树上的凤凰已经唤醒沉睡在东山脚下的太阳，山楂村里，第一只雄鸡叫了，跟着，第二只叫了，于是全村的都叫了。

灯油渐渐干了，屋里朦朦胧胧地暗下来，杜常青站在春枝面前，手指夹着烟，微笑着望着她。

“我喜欢严厉的批评。”杜常青说。

“你不是批评！你是打击同志，你是违反党的政策！”

“别生气了，”杜常青笑着说，“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谈。”

“好，走吧！”春枝吹灭了灯。

刚一出门槛，春枝被突然的一股夜风吹得哆嗦了一下，杜常青连忙扶住她，柔声问道：“冷吗？”春枝摆脱开他。

路上，黑黑的，两旁的白杨树，在夜风里“唰啦啦！唰啦啦！”地响。月光在宽大的白杨叶上蹦跳着，闪着青幽幽的光。

“老俞同志跟你好吗？”杜常青笑嘻嘻地问道。

春枝脸上闪过幸福的笑影，她害羞地、轻轻地说：“好！就是像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唉！”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啊！”

他们走进小枣林了，密密叠叠的枣叶和累累挂挂的青枣子，遮住了月光，黑暗的树林里，一股甜蜜的醉人的清香气弥漫着。

杜常青贴近春枝，春枝没有觉察到，忽然，她感到一阵发热，杜常青的胳膊搂住了她的腰，她尖叫一声，挣脱开来，跳到路边，撞在了一棵枣树上，有几颗青枣子劈嗒啪嗒落下来。

“你要干什么！”春枝带着哭音尖叫。

“你不要疑神疑鬼！”

“我要跟你斗争到底！”

春枝咬着牙，嚷了一声，就冲出黑暗的枣林跑了。

8

在春枝家那幽静的小院里，从北屋射出淡淡的灯光，透过天井葫芦架的密叶，跟乳白的月色交融了。

“现在我们决定派春枝到县委去反映意见！”是李冬至那低沉的声音。

“她不能代表党支部委员会！”阎德海发狂似的大叫，“因为我坚决反对！”

“我能够代表党支部委员会！”春枝很镇静地说道，“但是我并不代表你，这我一定跟县委说清楚。”

“你不用拿县委吓唬我，我不怕你去进谗言！”阎德海完全丧失理智了。

春枝气疯了，喊道：“你胡说！我们这是为了跟违反党的政策做斗争，不是报私仇！”

“你们都是假仁假义！”阎德海一甩胳膊就要走。

“不许走！”春宝抓住他，两眼愤怒地瞪着，“这——这是骂谁？”

春枝走过来，拉开春宝，说道：“现在散会吧。”

阎德海猛地一拉门，冲了出去。跟着，一股强烈的冷风钻进来，春枝抖了一下，心里一阵恶心，“哇！”地呕吐了，趴在了炕上，身体抽动着。

“怎么啦，怎么啦？”春宝吓得睁大了眼。

“给倒碗开水！”秀芝命令春宝。又对春枝说：“不要趴着，躺正了。”于是给她盖上了被子。

春枝漱了漱口，喝了几口水，睁开了眼，苍白的脸上渗出汗珠子，她羞怯地笑了。

“是不是病了？”春宝不放心地问道，“那明天我到县里去。”

“没什么，”春枝摇摇头，“是那个小东西捣蛋。”她的脸红了，但可以觉察到有一抹母性的骄傲的笑影。

大家都笑了，秀芝嫂弯下腰，亲了亲她。

“你们睡去吧！”春枝催道。

“明天我到区上去找俞山松同志！”春宝忿忿地说，“阎德海肚里有鬼胎，不能就这么白白放他过去！”

“嗯！”李冬至同意地点点头，“得追追他，他到底是对谁有意见？是对一两个人，还是对党？”

“一定要追！”春枝闭上眼说，“春宝还是不要到区上去，等我到县里听到县委的指示再说。好，回去吧！我不送你们了，麻烦你们把外面的柴门关上。”

听着大家的脚步声渐渐远了，听不见了，春枝一口气吹熄了灯，拉了拉被子，非常疲倦地睡了。

这时，已经第二遍鸡叫。

将要西沉的月亮，把淡淡的余辉投进来，照见在她的眼角上，凝着两颗露珠似的晶莹的泪水，难道她哭过吗？

鸢雀的清脆的啼叫把春枝唤醒了，她坐起来，看见窗外葫芦架的藤蔓儿上，毛茸茸的嫩葫芦更大了，窗根下那紫色的扁豆花更艳丽了，于是，她的困盹完全消失了。

春枝感觉到，身体里的胎儿在跳动，她笑了，轻轻地、害羞地说道：“宝贝儿，你难道一整夜没睡吗？”

她跳下炕，漱过口，洗过脸，说了一声：“娘！我到县里去了！”也没听见她娘的回答，就一直跑出去了。

从运河上升起的透明的水汽，笼罩着村庄，从青纱帐里散发出冰凉清新的沁人胸膛的气味。地头和路边一簇簇火红的野花，翠蓝的野喇叭花，都刚刚睡醒，还没有发放出它们那浓郁醉人的花香。树林里，布谷鸟已经开始歌唱。在渡口，银白的水鸟也在向远路的客人啼叫着，致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运河的黎明，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

春枝弯下腰去，采了几朵红的、蓝的、白的小野花，扎起插在辫根上；姑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不再偷偷唱那撩拨姑娘的心的情歌，然而在内心却洋溢着比情歌所引起的更幸福的喜悦。

渡口到了，管船老张已经第一次从河那边摆过一船远路的客人，春枝兴奋地叫道：“大爷，您早啊！”

“早啊！我的闺女，你这是到哪儿去呀？”管船老张在河心撑着篙头，笑着喊道。

“到县里去！”

小船还没靠岸，春枝便像一只野雀，一跃跳到船上去，惊得远路客人都“啊！”了一声，但是春枝只像芦苇在微风里弯腰似的，就站定了。

“看你，什么都不懂！”管船老张假装生气地吆喝她，但跟着又对远路的客人说道：“你们不用替她担心，我们运河滩的姑娘能在水里呆上一天一夜！”

春枝红着脸，格格地笑了，她把鲜花摘下来，丢在河上，鲜花向下游飘去了。河面下，有几只鲤鱼追逐着水里的花影。

管船老张不喘一口气，又拿起篙头，但是被春枝抢过去

了，说道：“我来，您歇歇吧！”就抡起篙头，一抵河岸，小船像梭鱼似的逆流向河心驶去。

“大爷，”当小船渐渐靠近河岸，春枝忽然低低地对管船老张说道，“您多多注意富农的活动。”

管船老张吃惊地望着春枝，点点头：“是喽！”

小船拢了岸，春枝叫了一声：“汽车从下边来啦！”就急忙跳下船，向汽车站跑去了。

管船老张扶着篙头，站在船上，透过渐渐淡薄的水汽，看见春枝进了绿色客车，一声喇叭响，汽车向上游远方跑去了。

在县城里的中心汽车站，春枝下了车，到了县委会。在办公室里，一个工作干部接见了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道：“好啊！春枝同志，好几个月不见了，是路过还是有事？谈谈吧。”说着，请她坐下，给她倒了一碗茶。

“我想见周书记。”春枝阴沉着脸。

“他正在开常委会，你是不是有重要情况？”那个女同志低低问道。

“是。”

“好，你就到他屋里等等吧！”那个女同志陪着春枝向县委书记办公室走去，笑着问道：“你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张罗饭去。”

春枝摇摇头，她的心里像要呕吐，她皱着眉头说：“不用，我一点儿也不饿。”

坐在县委书记那发黄的藤椅上，春枝闭上眼，她疲倦极了。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爬山虎藤叶投射进来，斑斑驳驳的阴影在屋里摇动。

县委会大院里的老榆树上，山鸽子唱着沉闷的催眠的歌，马吉鸟那单调无聊的叫声，更使人困盹。

春枝睡着了，静静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她打了个喷嚏，从藤椅上跳了起来，两只手使劲地揉着鼻子。

“哈哈！”一阵响亮的笑声。

春枝睁开眼，县委书记周檣站在她面前，手里还捏着那根小草棍儿，挤着一只眼，望着春枝。

春枝扑哧笑了，问道：“你们开完会了吗？”

“没有，休息十五分钟，来看看你。怎么？我要给你贺喜啦！”

县委书记周檣是个三十多岁的人，高高的瘦长个子，微微驼着背，高高的颧骨，戴着一副四百度的近视眼镜，有一对深陷在眼眶里的锐利的眼睛，闪着寒森森但又是很有趣的光。

“周书记，我代表山楂村党支部委员会，除了一个支委反对以外，向你反映杜常青同志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春枝的脸苍白，嘴角哆嗦着，“他站在富农立场，打击自己同志，他的作风……”春枝说不下去了，长长的睫毛抖动了一下，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了。

“啊！”周檣严肃起来，说道：“你说下去！”

正在这时，外面通讯员喊道：“周书记，继续开会啦！”

周檣连忙回答道：“这就去！”说着，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白纸，推过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钢笔给春枝，说道：“我得去开会，你多考虑考虑，写个提纲，谈起来好全面，没有遗漏。”

等周檣出去，春枝便趴在桌上写起来。

春枝在县委会吃过饭，跟周檣和副书记谈了很久。周檣把春枝送出来，春枝眼红红的，像两颗嫩红的桃子。周檣扯了扯她的辫子，笑道：“别难过，我们立刻就会派人去处理，你到

家，马上做饭，我们派去的人，今天晚上一定赶到！”

周橧跟副书记眨了眨眼，他俩不约而同地大笑了。

周橧又拍拍春枝的肩头，说道：“到运河边要洗洗脸，不然山楂村的乡亲们一看见你，唉呀！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哭鼻子啦！这会闹笑话。”

春枝被逗得笑了，她说了声“再见！”就愉快地跑走了。

周橧跟副书记回到办公室，他皱着眉头，拿起电话呼唤器，摇了摇，说道：“请接二区区委会！”

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周橧叫道：“是二区区委会吗？我是县委会，请找俞山松同志谈话。”

那边的声音：“他跟着区技术推广站下地了。”

“请把他找回来，让他给县委书记办公室挂电话。”周橧放下听筒，微笑着对副书记说道：“俞山松这个年青人，那真是一身战斗气！”

他们坐下来，又交换起对这个问题更深刻的意见，并且让组织部检查了县法院干部高明的历史。

这时，电话铃响了，周橧拿起听筒，就听见俞山松那大口喘气的声音，他断断续续地说道：“周书记，让你久等，我跟技术推广站的同志们，检查他们的优良品种实验场去了。”

“我现在不跟你讲话！”周橧做出严厉的口气，“你必须休息三分钟。”

但是，沉默不到两分钟，那边俞山松焦急地说话了：“周书记，请你作指示吧！”

“一个重要问题。”周橧咳嗽了一声，用严峻的语气对俞山松说道，“请你马上到县委会来！”

区委会距离县委会只有十多里路，俞山松骑上自行车，蹬得很快，只用一刻钟就到了。

“坐下，我们谈吧！”

周檣不停地吸着烟，向俞山松叙述和分析判断着春枝所反映的情况。碧空，有几朵白云飘过，屋里一时被爬山虎的藤叶遮掩得暗了，但一会儿金色的阳光又射进来。

周檣最后说道：“杜常青在青年团地工委工作的时候，因为包庇富农家庭和乱搞男女关系，受到党的严厉处分，调到县委会这两个月，已经流露出个人主义情绪来了，这次到山楂村去，是他再三请求的，领导上也为了锻炼锻炼他，同意他去。那个县法院的高明，原是个旧法院的职员，工作一向还积极，但历史不清，他走过很多地方，据他说是因为屡次失业而颠沛流离的缘故，这非常可疑，我们也准备对他做一次深入的审查。法院这次派他到山楂村，犯了严重的轻信错误。你面对着的是这两个人，而且还要彻底调查出山楂村的富农联盟问题。”

“是！”俞山松非常坚定地回答。

周檣又接着说道：“公安局接到从东北寄来的检举信，检举山楂村农业社副主任阎德海的反革命历史，我们已经派人前去调查。从春枝反映的情况看，他是站在杜常青一边，非常嚣张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你要多留心一下，不过还不要对其他同志宣布。”

俞山松眉毛一跳，县委书记的话，完全证实他平时对阎德海的怀疑了。

周檣看了看手表，说：“你马上动身，恐怕春枝已经等急了。发现问题，马上跟县委联系！”

春枝坐上汽车，还不时把头探出车窗张望，看是不是有县委的工作干部经过，但是连影子也没有。她非常焦急，因为今天晚上没人帮助她，杜常青他们会闹得更厉害起来，她害怕抵

抗不了。

下了车，到渡口，坐上船，不等管船老张说话，她就急忙问道：“大爷，刚才有没有到咱山楂村去的干部？”管船老张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杨玉亮在河里撒了网，打了一网鱼走。”

春枝轻轻“啊”了一声，心情更沉重了，她不再说话，等船靠近河岸，她不等抛锚，就一跃跳下船，连管船老张都吓得失声叫了。

她急急地走，想道：“会不会是这个同志出发晚了，半路上又坏了车？”“是不是这个同志在我没出县委会的时候就出发了，可能先到河西的旗帜社走一趟？”她看着渐渐西去的太阳，心里真是急啊！

春枝走进村口，山楂村是那么静静的，连布谷鸟叫得都很沉闷，山鸽子就像说梦话似的咕噜两声。村庄好像跟她陌生了，她急得想哭出来。

她做好饭，等得不耐烦了，她想出去张望张望，刚一出门槛，就看见一辆最熟识的自行车从渡口飞来了，她就像是一个长途跋涉的干渴的旅人，看到一条清澈的淙淙流着的小溪，趴下去，痛饮几口。

她惊喜地扑过去，俞山松来了。

9

俞山松到阎德海家去找杜常青，阎德海那瘦小的老婆，在玻璃窗上闪过她那苍白的脸蛋，像猫似的溜下炕来。

“您找谁？”她谄媚地问道。

俞山松突然脸红了：“我找杜常青同志，他不在吗？”

“不在，”那女人轻声地回答，“吃完饭出去的。”

“高明同志呢？”

“也不在。”

“你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

“他们……”那女人睫毛抖了一下，低下了头，“我不知道。”

俞山松说了声：“麻烦你！”就像逃避幽灵的影子似的，扭头赶紧走了。

那女人送出来，倚在门框上，望着俞山松那清秀的背影隐没在远处青纱帐的小道上，她突然把一只手捂住脸，无声地哭了。

她擦干眼泪，轻轻地走到高坡的枣树下，踮起脚跟，眺望平原上，只见那白茫茫的大河，跟远方碧蓝的天空连在一起了，一只白帆船，像是一只自由的水鸟，在天边行进着。

“你在张望什么？”猛地，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

“啊！”那女人脊骨冒出一股凉气，回过头，脸通红，“我在看那只船。”

“家去吧！”高明说了一声，就急忙走进院里，阎德海老婆跟在后边，关上了门。

高明抓起一把茶壶，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歇了口气，问道：“俞山松刚走吧？”

“嗯。”

“他问了什么？”

“问你跟杜常青同志在家不在家？”

“你说什么？”高明那鼠眼盯着她。

“我什么也没说。”那女人躲在墙角落，感到害怕了。

俞山松走出青纱帐，美丽的河滩在他面前展开了，他已经听见运河的涛声，一股瓜香气随着南风吹进他的鼻孔，他全身都兴奋起来了。

正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俞书记，吃瓜来吧！”

俞山松看去，见那看瓜老头光着一双脚，手里拿着雪亮的瓜铲，站在瓜楼架上。

“大爷，您好！”俞山松跑过去。

离瓜棚还有十几步，看瓜老头就扔给他一个甜瓜，并且问道：“俞书记，我的干儿什么时候回来？”

“景桂啊？”俞山松用瓜叶擦了擦甜瓜上的泥，咬了一口，“快啦！”

“坐坐！”看瓜老头用破蒲扇拍着瓜楼架子。

“不，我还有事。”俞山松吃着甜瓜，“我要找县里来的那个杜同志，您看见没看见？”

“看见了！”看瓜老头那苍老的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气，“在河拐弯的柳丛下钓鱼呢！”

“好，我去找他。”

俞山松正要走，突然青纱帐里乱喊道：“俞书记，坐坐吧！我们正歇息。”俞山松站住脚，只见根旺、红英、虎山、张顺、虎兴、福海、富贵老头、长寿老头、长寿家老四都来了，果园里的银杏跟秋花嫂等一群妇女，也嬉笑着跑了来。

俞山松在瓜地头坐下，银杏站在圈外，尖着嗓子叫道：“俞山松同志，给你道喜了！”

“什么喜？”俞山松茫然地望着她。

银杏说道：“贵子进门哪！”

“哈哈！”大家都笑了。

“我还要给你道喜呢！”俞山松红着脸笑道，“你不是要鸾

凤和鸣了吗？’

大家欢笑着，惟独根旺在一边闷着头。

“俞书记，你说我犯了什么罪？”根旺闷雷似的问道。

“谁说你有罪啊？”俞山松惊讶地问他。

“阎德海告诉我，是县里老杜同志说的。”根旺激怒地站起来，他瞪着眼，“我跟富农斗争，说我犯罪，我犯的是富农家的罪！他姓杜的站在谁的立场上？”

“别发火，”俞山松微笑着，“老杜同志跟你们说过什么？”

“谁见过这位金佛的面啊！”银杏笑着说，“今天他在河边钓鱼，我站在高高的苹果树上才看见他，原来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大家都被逗得哄笑了，在笑声中长寿老头说道：“我看他就跟阎德海一个人合得来，我们都看不上眼，阎德海说话嘴儿甜。”

“高明同志呢？”俞山松问道。

“什么高明同志，谁看见过他！”根旺气哼哼地说。

“他到我这儿买过瓜，一句话也不说。”看瓜老头说道。

“是不是跟杨玉亮一道儿？”富贵老头问看瓜老头。

“那我倒没看见。”看瓜老头说。

俞山松眼珠儿一转，问道：“富贵大爷，您看见了吗？”

“歇晌时看见的，我的眼神儿差，也许没看清楚。”富贵老头支支吾吾地说。

俞山松不让大家沉寂了，又问道：“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冤枉了杨玉亮？”

“冤枉他？”根旺叫起来，“我恨不得狠狠地揍他一顿！”

“你也太粗暴了。”俞山松不想很重地批评根旺，又问道：“杨玉亮告了状，他在村里说过什么没有？”

“他说这回要把他关进监狱去，”根旺的老婆红英指着丈夫，气愤地说，“还说春枝的党支部书记跟农业社主任也得免职。”

“嗨！他有这么大的力量！”俞山松笑了，“你们说，他们把粮食藏在哪儿了？”

大家都不言语了。福海试探地问道：“难道没从周振山嘴里审出来？”

俞山松没回答，仍然问道：“大家猜猜嘛！”

“竹青嫂一定知道！”长寿家老四挤眉弄眼地说，“他们正火盆儿似的热着呢！有话一定不瞒着。”

长寿老头不愿让儿子扯这些男女关系的事，便喝道：“你知道什么！”

谁也没发觉，虎兴的脸呼地红了。

俞山松启发道：“难道这些富农没穿连裆裤吗？”

“连裆裤！”猛汉子张顺嚷道，“他们男男女女统统穿一条裤子。”

“呸！呸！”银杏和那些姑娘们啐起来。

正在这时，阎德海贼溜溜地从高粱地里探出头，大家立刻都不说话了。俞山松笑着招呼：“老阎，你看见杜常青同志了吗？”

“没，没看见！”阎德海结结巴巴地回答。

“咱俩找他去！”俞山松站起身，“晚上要开党支部委员会，需要先谈谈情况。”

“他跟乡亲们谈话去了，我没看见他。”阎德海惊慌失措地说道。

“我看见啦！”银杏拉长她那银铃似的声音，“他正在河边钓金龟呢！”

“走，找找他！”俞山松朝河边走去了。

大家又回到青纱帐里去，看瓜老头仍旧爬到瓜楼上去瞌睡。阎德海在前面给俞山松领路，喊道：“老杜同志，俞山松同志找你呢！”

河边没有回声。

“他没在，”阎德海皱着眉头，“我带你到村里找他。”

俞山松不动声色地笑道：“不用了，你还是到地里去干活吧。”

阎德海站住脚，咬着嘴角子，抓了抓脑袋，就尾随在俞山松背后，在一颗高大的玉米后站下，他看见俞山松空空地站在河边，于是放下了心。

突然，俞山松猛地一转身，他连忙穿过玉米地，沙沙一阵响，跑走了。

俞山松瞄见了阎德海的影子，也找到了杜常青的脚印，他沿着青纱帐里一条羊肠小道追赶去了。

杜常青扛着鱼竿，提着用柳条儿串起的两条活蹦乱跳的肥白鲤鱼，匆匆忙忙地往村里走。

“老杜！”

杜常青像是脚下一滑，站住了脚，望着俞山松，淡淡地说：“老俞，你来了。”

“是呀！”俞山松跟他走在一起，“周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调查反革命富农联盟的问题。还有……”

“我知道了，”杜常青打断了俞山松的话，“春枝同志到县委告了我。”

“不是这么说法，”俞山松严肃地低声说，“咱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党的会议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切为了党的团结，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啊！”

杜常青不言语了。

“来，”俞山松热情地说，“咱们到村西口白杨树下交换交换情况。”

“不用！”杜常青一挥手，加快了脚步，“晚上党的会议上说吧！”

俞山松追上他，说道：“咱俩是县委派下来的干部呀！”

“我是挨整的干部！”杜常青甩着胳膊，扬长去了。

俞山松站住不动，许久许久。……

“山松！”

俞山松一惊，从青纱帐里露出春枝的脸。

俞山松笑了：“你怎么没睡？”

“睡醒了。”春枝跳到小道上，“你看杜常青那股蛮横气！”

“咱们还是回到地里去，听听乡亲们的意见。”

他们跑到河边，就投入青纱帐里的劳动人群中去了。

杜常青提着鱼回到阎德海家，高明正趴在桌上写东西，听见脚步声，立刻警觉地收了起来，望着一脸沮丧相的杜常青，笑着问道：“怎么，碰见县委的特派员了？”

“什么他妈的特派员！”杜常青骂道。

高明撩起门帘儿，温和地叫道：“大嫂，你把这两条鱼煎一煎，把我的书包里那四两酒烫烫。不，我来拿！”

阎德海老婆开始怯生生地做饭。高明走进屋来，笑道：“甭愁，我已经调查到不少情况，证明山楂村确实是个小王国，他们到县委告状，反倒打了自个儿的嘴巴！”

杜常青拧着眉毛，并不感兴趣地问道：“你从哪儿搞到的情况？”

高明拉长声音说道：“从群众那里！”

“拿过来我看看！”

于是高明把一张预先写好的纸片给了杜常青。

晚上，在农业社办公室里，党的支部委员会又召开了。在青幽幽的灯光里，空气非常肃穆紧张。杜常青拿着高明预备的材料，正在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发言：

“……从我这些调查来的情况看，党支部和春枝同志是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们对一般单干农民，比对农业社社员厉害，而在农业社里，又有亲疏远近，甚至在党内，也压制和打击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这些绝不是我空口说白话，田老疙瘩跟麻宝山的事实，说明了前两个问题；阎德海同志的事实，说明了后一个问题。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侵犯杨玉亮的人权，是不是仅仅算做粗暴命令主义，还是一种独立小王国统治的表现？当然，我并不是说杨玉亮没有偷运粮食的嫌疑，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不过，如果我们内部不整顿一下，群众对我们意见那么多，没有群众支持，脱离了群众，是调查不出来的。”

在杜常青发言的时候，躲在灯影里的阎德海，冷眼地观察着其他人的面部反映：春宝、秀芝嫂、李冬至都激动得坐不住了；春枝的眼里像是含着一包泪；而俞山松就像失去知觉似的，眼也不眨一眨，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在阎德海的眼里，这些从前他所畏惧的人，越来越显得渺小了。他心中暗暗得意，渐渐地喜形于色了。

杜常青的话刚一落音，阎德海就抢先站了起来，猛地，他接触到春枝那寒冷的眼光，于是气焰弱了，他咳嗽了一声，轻轻地委婉地说起来：

“自从刘景桂同志到地委党校去学习以后，春枝同志就领导着支部和农业社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报纸上都登过她的照片呢！这我就不多说了。”阎德海又咳嗽了一声，而后调子

就变了，“说到缺点，也是很严重的，杜常青同志的批评，我完全同意。我再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春枝同志的独断独行，一个人专权的作风……”

“你把话说明白，不要乱扣帽子！”春宝忍不住大叫。

“说事实！”李冬至跟秀芝嫂也嚷起来。

“不能压制同志的发言！”杜常青霍地站起来，愤怒地望着春宝。

俞山松微微眨了眨眼，静静地说：“不要打断别人的话，党的会议允许自由发言。”

“哼！”阎德海鼻孔里冷笑一声，顿了顿，又继续说下去，“春枝同志对听她话的人就喜欢，对稍微反对她的意见的人就踩到脚底下……”

“你说出被踩到脚底下的人来！”春宝又嚷叫了。

“比如……”阎德海慌了，“比如我，当然还有。”

“你！”秀芝嫂冷笑了。

“让他说下去！”春枝镇静地说。

“春枝同志动不动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说这是政治警觉性，可是凡是思想比较落后的，爱说两句怪话的，不大爱听春枝同志命令的，就都怀疑，闹得那些人日夜不安……”

春宝喊道：“这你都指的是谁？”

“这太多了，”阎德海蔑视地斜睨着春宝，“比如田老疙瘩，麻宝山，杨玉亮……”

“什么，不许怀疑杨玉亮？”春宝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

杜常青粗脖子红脸地叫道：“不许你这么乱喊乱叫！”

阎德海得意了，轻蔑地撇了撇嘴，说道：“为什么春枝同志的错误没人敢反映呢？这是因为春枝同志有很多帮手给助威，比如春宝。还有……”他故意停了一会儿，让空气静得

连落下一片落叶也能听得见，“那就是春枝同志常常把俞山松同志的话当挡箭牌，谁要反对，春枝同志就板着脸说啦！这是区委书记对我说的。”

“你举出事实，我都说过什么！”这回春枝忍不住了，她的声音里已经听得出她在哭泣了。

“事实很多，春枝同志比我更知道有多少！”阎德海傲慢地坐下了。

“你这是暗箭伤人！”李冬至哆嗦地喊道。

杜常青吸着烟，眯着一只眼，他一直在注意俞山松的动静，他看到，俞山松反倒更是冷静了。

“同志们！”俞山松站起来讲话了，“春枝同志和我，还有其他同志的工作缺点是很多的，一定要作检查。不过我认为现在都暂时不要谈，因为我们面对着敌人，那就是山楂村的反革命富农联盟，我们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跟敌人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现在，我请同志们谈一谈自己的思想情况，对杨玉亮告状的问题，对山楂村富农联盟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发现什么富农活动的情况，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大家谈谈吧！”

“对！”春宝兴高采烈地喊道。

“这个，我还没准备好。”杜常青合上笔记本。

“我也没准备好。”阎德海脸苍白，像蚊子似的哼哼。

春枝再也不能冷静了，她霍地跳起来，尖声叫道：“我问你们，你们准备什么了？你们哇啦哇啦说了这一晚上，你们准备的是向同志开火！”

“你又怀疑上了是不是？”阎德海冷嘲热讽地说道，但从声音里听得出他已经胆怯了。

“我们准备了什么？”杜常青怒叫道，“我们到群众中调查

了情况，检查出党支部的错误，要想对敌人作战胜利，那就得先要整顿自己的队伍。”

俞山松冷笑了，声调非常沉静有力地说道：“你到群众中去，你到什么样的群众中去了？你那张纸上调查来的情况，除了富农，就是富裕中农，只有一户是贫农，还是被农业社开除出去的偷窃分子。你的立场站错了，你的眼睛看斜了，你离开了党的立场，你离开了党的依靠贫农的路线，你知道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

杜常青慌张失措了，他说道：“你乱说，谁说这些人都是富农跟富裕中农？”

“对于山楂村的家家户户，我都能背出他们的祖宗三代！”俞山松抑制着激动说道。

“这是因为我不了解山楂村的情况。”杜常青咕噜着。

“你就爱听阶级敌人的话，爱了解他们的情况！”春枝刻骨地讽刺说。

“你不要为了报复，乱扯政治问题！”杜常青踢翻了椅子。

“冷静一点儿，”俞山松拍了拍手，“坐下坐下！咱们还是谈谈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要知道，我们晚了一步，就让敌人抢在头里了，我们在这儿开会，敌人也在偷偷摸摸地开会呀！”

阎德海寒风透骨似的抖了一下，俞山松看到眼里了。

“明天早晨再开吧，我的脑瓜子疼死了，让我去睡吧！”杜常青抓起帽子，踢开门出去了，一股夜风吹进来。

“我也得回去，太困了。”阎德海做出一脸困倦相，站起来就走，春宝要抓住他，俞山松使了个眼色，让他走了。

“党支部散会，请同志们到我家……”俞山松笑了，望了春枝一眼，“到我们家谈谈吧！”

他们走出去，月明星稀，他们一声不响，怀着沉重的战斗感，急急地走。

运河上，向上游去的帆船上的船夫，粗犷地唱着高亢的歌，他们在跟逆流斗争，这声音，像是战斗的号角。

10

已经是后半夜，夜很深沉，青纱帐在湿漉漉的夜风里唰唰响成一片。高明像是一只老奸巨猾的野狸子，非常敏捷地钻进这茫茫的青纱帐里，他站在一座坟墓上，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就毅然地奔向河边那里去了。

远远的村庄有狗吠声，村里也已经有雄鸡在啼叫，月亮渐渐暗淡下来，夜却越发浓黑起来了。

突然，他看见有几个巡逻哨出现了，他连忙蹲在一簇豆丛下，一只在豆叶下沉睡的蝈蝈被惊醒，清脆连声地叫起来，一个年轻孩子气的民兵，轻轻地拨开玉米叶子，向这个豆丛走来，高明打了个冷战，就像狗子似的爬行着，爬到不远的地方，就听见一阵簌簌的豆叶响，那年轻孩子气的民兵格格地笑了：“多青翠的一只蝈蝈儿呀！”

高明爬出青纱帐，河上的渔火把吓了一跳，他急急地钻过那一片小树林，已经站到周腊八家门口。他想了想，溜了溜四外，于是轻轻地拨开了门闩，连卧在影壁下的黑狗都没惊动。他反掩上门，才发出低哑的吱扭声，黑狗睁开眼，“呜！”地扑上来，高明已经一阵旋风似的奔进北屋，把黑狗关在了门外。

屋里，灯“唿！”地灭了，周振山老婆一声鬼叫，阎德海抓起一把椅子，厉声问道：“谁？”

“我！”

手电的白光亮了，高明站在门口，他看见阎德海咬着牙，脸像一块石头似的冷硬，麻二老倌那独眼闪着狡诈凶残的光，杨玉亮和周腊八也握紧了拳头。

“坐吧！”高明微笑着说。

这群家伙一动不动，阎德海的眼睛眯得更小了。

“你们以为我是来抓你们的吗？”高明突然高声怒叫。

“啊！”周腊八噓了口气。

但是这群家伙还不敢相信，仍然不动。

“坐下！”高明厉声地命令。

他们沉吟了一下，就都瘫痪地坐下了。

“党支部委员会上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现在要赶紧堵住缺口！”高明在苍白的手电光下，像是一具白骨骷髅的影子，他低声说道，“以后你们的行动要小心，不要再开碰头会议，这容易暴露目标。要一个联系一个，阎德海要多跟我商量。好，大家沉住气，行动吧！”

阎德海兴奋地跳起来，问道：“你是谁？”

“低声！我，县法院的干部。”高明拉长声音，那声音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

麻二老倌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个大躬：“谢谢您！”

富农已经发动攻势了。

这一边，俞山松他们到了春枝家里，点起了灯，俞山松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进肺腑里，春枝心疼地一拧眉头。

“同志们！”俞山松低沉地说，“你们看没看出来，听没听出来，阎德海的立场站在哪里？”

春宝抢着回答：“他跟富农一鼻孔出气儿！”

“对！”俞山松点点头，“但是还要说得明确一点，他是站

在反革命富农联盟的立场，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他是这反革命富农联盟的一分子。”

“我们从前不是没有怀疑过，只可惜没有追查！”春枝非常懊丧地说。

“不要放马后炮，现在要行动！”俞山松迅速地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后半夜两点钟，离天亮还有三个钟头，春枝跟秀芝嫂你们俩去休息，我们三个就不睡了，去监视富农，不让他们暗地里去拉拢群众。明天，咱们就向被欺骗的中农解释政策。”

说罢，他检查了一下手枪，装上了子弹，保了险，就带着春宝跟李冬至出去了。

等秀芝嫂走后，春枝急忙扯过一件旧棉袄，匆忙穿在身上，拿起枪，也跟着出去了。

夜，冰凉的，静静的……

俞山松走到村中间，他站住了，抬抬手叫过春宝跟李冬至，小声说道：“你们就专门监视杨玉亮跟麻二老倌家，不要让他们到麻宝山跟田老疙瘩家去。”

“还有竹青嫂家！”春宝补充说。

“对！”俞山松点点头，“我到村四外去巡逻。”

俞山松走到小枣林的路上，他突然想起春枝悄悄告诉他的话，于是杜常青的面影浮上来了，一阵风吹得枣树山响，他又想到县委书记的叮咛，于是他急转身，直奔阎德海家去了。

他走到离阎德海家不远的一棵傻青杨下，猛地，他看见门口有一道手电光消逝了，他那锐利的眼睛同时看见随着手电光消逝了两个人影，他急忙追上去，却听到“哐啷！”一声响，门关上了。

俞山松贴着墙，屏住呼吸，想听听院里的动静，但是只听

到一阵低哑的咳嗽声，他听出是阎德海的嗓音，别的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站了很久很久，最后在院墙四外走了走，便轻轻地离开了，枣树枝桠上漏下的一片月光，从他的沉思的脸上一掠而过。

俞山松又走到小枣林的路上，他抓着头，静静地沉思，他知道，一场诡秘的战斗开始了，但是现在他和同志们都处在被动地位，怎么才能转入反攻呢？那只有抓住敌人的影子，抓住敌人的尾巴！

春宝跑进小枣林来，东张西望的，俞山松一闪躲过，一把抓住他：“站住！”

春宝一跳多高，回过头，扑哧地笑了，“我正找你！”

“什么事？”俞山松笑着放开手，低声问道。

“我在麻宝山墙外的槐树下站着，一个肥胖的家伙来了，我刚发现他，他就溜了。”

“可能是麻二老倌。”俞山松一点儿不恼，“你去吧！虽说没抓住，可是破坏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记着，要背影站！”

他去看李冬至，李冬至正在田老疙瘩家后墙外站着，他看见俞山松，笑了笑，努努嘴，用鼻子嗅了嗅。

“磨香油！”俞山松笑着小声说。

李冬至点点头。

俞山松一招手：“到这边来！”

在树林里，俞山松问道：“你看见没看见一个肥胖的家伙？”

“是麻二老倌那狗日的！”李冬至骂道，“我追过去了，那家伙真是黄鼠狼，他三躲两闪，等我追到他家，老狗日的早插上门了。”

“可惜！”俞山松拍了一下大腿，“这样看来，反革命富农联盟暗中活动的影子，算是让我们抓住了，现在就是要堵住他们！”

最后一遍鸡叫了，黎明前的黑暗已经消失，巡逻哨从青纱帐里刚刚出来，俞山松他们已经回到家了。

朝霞从东山燃烧起来了，山楂村头的树林，被涂染得艳红，布谷鸟群，就像秋夜蓝色的群星，从杨树林出发，掠过青纱帐，唤醒了沉睡的平原。河岸上，渔船篝火熄灭了，撑船小伙子和姑娘们已经吃完早饭，又用他们那粗犷悠长的歌声向山楂村告别，朝下游驶去了。山楂村还没醒来，只有一只银白的水鸟，恋恋不舍地追随他们的船尾，跟他们一起到远方去。

太阳还没升起，但是平原在朝霞的映照下，像是在童话的世界里。山楂村从寂静中渐渐喧闹起来了，一只彩色斑斓的长尾巴花胡不拉鸟，站在山楂村最高点的傻青杨枝头上，低下头，向一只从圈里逃出的母山羊噪叫。”

俞山松回到家里，春枝娘已经在做饭，她看见俞山松，忙问道：“春枝呢？你怎么没跟她一块儿回来？”

“什么，她没睡？”俞山松吃惊地站住了。

“她不是跟你们巡逻去了吗？”

“这个人！”俞山松一跺脚，扭头跑出去了。

突然，影壁后头一阵格格的笑声，春枝走出来，已经跑出门外的俞山松站住了脚，扑哧笑了，又走了回来。

“你到哪儿去了？”俞山松问道。

“渔船上。”

“渔船上？”俞山松摸不着头脑。

“到屋里告诉你。”

回到屋里，春枝便一头躺在炕上，轻轻地呻吟起来，俞山

松看着她，在她那疲惫苍白的脸上，有一抹黑炭烟痕，裤脚湿漉漉的。

“你怎么啦？”俞山松吓得摸着她的头，“怎么啦？”

“没什么。”春枝摇摇头，推开俞山松的手，闭上了眼睛说，“你让我歇一会儿。”

俞山松站在炕沿下，静静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春枝睁开了眼，俞山松赶忙从暖壶里倒了一杯热水。

春枝喝了几口热水，长长地出了口气，脸蛋又放出光彩来了，她低低地说道：“渔船上的二妞子告诉我，后半夜有几个人从周腊八家出来，那里边有杨玉亮。”

“啊！”俞山松兴奋起来了，“还有谁？”

“她就认得杨玉亮。”

“怎么单单认得他？”

“杨玉亮挑逗过二妞子，让二妞子给扔到河里喝了个饱，她记准他了。”

俞山松忙问道：“她只是看见这一次，还是看见很多回？”

“看见好多回呢！每回都是几个人一伙。”

“好啊！这回我们可找到线索了。”俞山松挥动着胳膊，“告诉她，要更加注意，多给咱们提供情况，要保守秘密。嗯，她可靠不可靠？”

“可靠！”春枝信任地点点头。

“真的，你怎么跟这个撑船姑娘这么熟识？”俞山松很感兴趣地问道。

春枝又格格地笑了，说道：“说起来可有趣儿呢！那撑船的二妞子看上咱们春宝了，老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春宝找话说，看春宝远远地来了，她就唱情歌给他听，还送给他肥嫩肥嫩的鲤鱼，我也吃过呢！后来，银杏知道了，有一天早晨，银

杏就跟二妞子吵起来了，二妞子站在船上，银杏站在果园的篱笆里，这两只山喜鹊就喳喳叫起来了，二妞子从河里撩水，银杏从果园里扬土，啊呀呀！”春枝笑得捂着肚子，喘不过气来了。

“后来呢？”俞山松笑着问道，“一定是你给劝架了吧？”

“对啦！”春枝笑出了眼泪，“我把这两只山喜鹊给劝散了，又去安慰二妞子，不能搞坏农民跟渔民的团结啊！二妞子悄悄跟我说，她想嫁到俺们山楂村来，我答应了她，就这么我们俩好起来了。可是我许的愿到现在也没还了，二妞子还是不忘春宝，银杏看见，也还是少不了耍个鬼脸儿，说几句讽刺话。”

俞山松被这个有趣的故事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里边有党团员没有？”俞山松突然低声问道。

“有，他们的队长老阮就是党支部委员。”

“他们是一区的吧？”

“嗯。”

“那我跟一区区委会联系一下，跟他们开个会。”俞山松沉思地说道。

春枝问道：“你睡吗？”

“我不睡了，已经在风火炉里锻炼出来。”俞山松顽皮地眨眨眼，“你可一定要睡，孩子也跟着你一夜没睡呢！”

春枝脸蛋浮起两朵红霞。

“咦！你的脸上怎么有一道黑？”

“帮二妞子做饭抹的。”春枝疲倦地合上了眼。

俞山松轻轻下了炕，拧了一把热手巾，悄悄地爬上炕，把春枝脸上的一道黑擦去了。

春枝格格格笑起来。

“快睡！”俞山松装得严厉的声音命令道，然后就跳下炕出去了。

俞山松刚走到院里，区委会通讯员小鬼推着车正进来，他掏出一封信，说道：“区委会给你的紧急密件！”

俞山松接过信，信封上写着“绝密”，他撕开一看，脸色立刻变了，低声说道：“我马上回去！”

于是他急忙回到屋里，摇醒已经睡熟的春枝，趴在她的耳边，低低地说道：“起来！区委会紧急通知，县委组织部从东北调查来阎德海的反革命历史，景桂也从地委党校回来了，走吧！”

春枝霍地跳起来，瞌睡早消失了。他俩匆忙地洗洗脸，俞山松说道：“你去告诉春宝，要严密监视住阎德海，不许他随便走动，等候区委的通知！”

春枝跑出去了，俞山松叫住她，说道：“我到村东口树林外等你，快！”

春枝从春宝那里回来，头上汗涔涔的，她坐在俞山松的自行车的后座上，俞山松带着她，穿过青纱帐中的小路，奔区委会去了，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来。

11

高明是一只夜猫子，一夜没睡，等巡逻哨回村，他就从炕上溜下来，独自个儿到村东头树林里去蹓跶。

他咬着手指甲，陷入沉思里，他已经把一片手指甲撕裂口了，但是没感到疼，心里却乱扎扎地像吞进一个刺猬。

一阵沙沙的树枝响把他吓醒了，他看见春枝神色慌张地沿

着树林里的小道，急急忙忙地奔林边去，于是他躲在一棵树后，眼睛追踪着春枝；他看见，在林边水池那里，俞山松架着自行车在等候春枝，等春枝到了眼前，他们就骑着车急急地走了。

在这清晨时刻，他们突然离开山楂村，他断定一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决定了，失败的阴影已经笼罩下来了，只有赶快撤退，隐蔽起来。

他跑回村，但在阎德海家外的小酸枣林里，春宝猛地闪出来，拦住他：“高明同志，俞书记临走时告诉我，请你跟杜常青同志到李冬至家去住。”

高明一惊，他弯下腰，贴近春宝的耳朵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春宝冷冰冰地回答。

“可以，可以！”高明连连点头，急忙进门去了。

阎德海坐在朝阳的窗根下，眼睛直愣愣地盯住一个爬在墙下的绿豆蝇，脸苍白得发青，高明看得出，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发抖。

“老阎，怎么回事儿？”高明低低问道。

阎德海翻了他一眼，没搭理。

高明亲热地把手放在阎德海的肩膀上，说道：“伙计，告诉我，也许能给你提个意见。”

“准他妈的又是历史问题！”阎德海从牙齿缝里迸出这句话，高明听出他的牙齿磕打着。

高明陡地又一惊，问道：“你在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阎德海像发热病似的喊叫，“我在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挂了彩，带着党员介绍信回到家，他们硬说来历不明，从五二年冬天整党起，几次三番地跟我找麻烦，我

知道这是报私仇！”

“你小点儿声！”高明像是有所感触似的喃喃地说，“啊！满洲国……”

“我他妈的来历不明！”阎德海故意大声嚷嚷，“看看！我胸脯的枪伤像满天星似的，我出生入死，对得起党。如今革命成功了，就过河拆桥，这叫人伤心！”阎德海呜呜地哭了，但是与其说是悲痛，倒不如说是神经质的发作。

“兄弟，要镇静，要镇静！”高明的阴冷的性格突然在一瞬间变得非常温柔了，“在考验面前，要头脑清醒。只要两只脚站住了，是打不倒的。可惜你不肯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也就无法给你更多更具体的帮助了。”说着，他长叹口气，就进屋去了。

阎德海像从迷梦中惊醒，他感激地望着高明的后影，于是他猛地站起来，照地上吐了口唾沫，就在院里沉思地踱跶起来。

高明走进屋里，阳光已经从窗棂照进来，混合着从土炕空隙里冒出的烟，就像是在透明的尘埃中。杜常青盖着一床大花被子，打着呼噜，在炕头死睡。

高明一把掀开了被子，咬牙切齿地叫道：“起！别睡死狗啦！”

杜常青“唿！”地坐起来，涨红脸吼道：“高明，你要干什么？”

高明冷冷地盯着他，说道：“用不着发火，穿衣裳，洗脸，到外边去！”

“不许你对我吆三喝四！”杜常青拍着炕沿，“你调查出来的那些情况，都是打富农嘴里掏出来的，我要查查你的立场！”

“别废话，快洗脸，到外边去！”高明一歪脑袋。

杜常青被高明这突然顽固而阴森的态度震慑住了，他很快地穿上了衣裳，跳下了炕，阎德海老婆把一盆热水端进来。

“快着！”高明不耐烦地催促。

杜常青不情愿地斜了他一眼，但却匆匆忙忙用手巾擦掉没有用水冲洗的肥皂沫，于是他们走了出来。

“老高，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杜常青已经感到事情不妙，有点儿提心吊胆了。

“到河边去！”高明低着头，急急地在前面走。

在河边一片小树林里，高明站住脚，他背靠着一棵小白杨树，燃起一支烟，皱着眉头，用劲地吸着，脸阴沉得像是涂抹了一层锅烟。

杜常青有些害怕了。阔大的白杨叶子在晨风里像流水似的响着，地面上摇动着奇怪斑驳的阴影。他也掏出烟，划了几次火柴，但都熄灭了，他的手在颤抖。

“高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杜常青不再点烟，急不可待地问道。

高明把半截烟头扔掉了，说道：“我们应该在一两天内回县。”

“回县？”杜常青惊讶地叫了一声，“咱们的调查还没有个眉目，回去怎么汇报？”

“就照俞山松他们的意见汇报。”高明闷闷地说，他的眼睛向上翻着，望着树枝上的一窝腻虫。

“我不干！”杜常青暴怒地叫。

高明冷冷地笑了，撇撇嘴，从鼻孔里哼道：“你斗得过俞山松他们？他是县里的红人，你呢？充军发配到县里来的，你的话还不顶人家一个响屁！”

“住嘴！”杜常青恶狠狠地喊道。

“你给我住嘴吧！”高明的面孔越发阴森森的了，“你不知道，阎德海有着严重的历史问题，可是咱俩相信的是这个家伙，我没出过头露过面，你可同阎德海并肩跟春枝和俞山松交过手了。你想想，就凭这一条，给你汇报到县里，就够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不怕！”杜常青气呼呼地说。

“你不怕？”高明龇着牙说，“我可以给俞山松做证明，你站在富农立场，不去依靠党支部，却专门找落后群众搜罗不满意见，故意跟党支部做对！”

“你，你……”杜常青气得嘴唇哆哆嗦嗦说不出话。

“你考虑考虑吧！”高明冷漠地一仰脖子，抱着胳膊，叼起了一支烟。

杜常青搔着脑袋，焦躁地走来走去，猛地，他站住脚，照地上吐了口唾沫，瞪着眼向高明喊道：“别他妈的跟我装阴阳脸，你说吧！”

高明慢吞吞地咽了口浓烟，说道：“现在只有一条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赶紧离开山楂村这个马蜂窝。”

“那怎么办？”杜常青打断他的话。

“听着！”高明咬着嘴唇，“我们也必须参加对阎德海的斗争，向俞山松承认错误，警惕性不够，政治嗅觉不灵，相信了阎德海的话，这就缓和了跟俞山松他们的冲突。另一方面，让杨玉亮撤回上告，我们就说完全是一场无原则的吵闹。”

杜常青很久很久沉默着不说话。高明不耐烦了，厉声喝道：“你快决定吧！”

“我就不信斗不过俞山松。”

“你是个大混蛋！”高明蹦跳起来，“好吧，咱们俩干脆分

道扬镳。”说着，便一甩胳膊走了。

杜常青追上去一把拉住他，低低地说道：“好吧！就照你说的办。”

“那么，”高明扒开杜常青的手，“你去预备检讨，我去进行调查。”

杜常青像霜打过的麻叶，搭拉着脑袋，跟在高明后面回村了。

他们走到村里，正碰见区委会通讯员小鬼和春宝、阎德海三人往村外走，高明对杜常青努努嘴，于是杜常青叫道：“春宝同志，等一等！”

春宝他们站住了。杜常青走到跟前，问道：“到区委会去有什么事？”

“不知道！”春宝沉闷地回答。

区委会通讯员小鬼见阎德海走出几步，便神秘地小声对杜常青说：“反革命历史问题。”

“咳！”春宝瞪了他一眼。

区委会通讯员小鬼赶紧缩回舌头，杜常青费力地隐藏住愤怒，对春宝说道：“你转告俞山松同志，我们也将参加对这个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

“你给俞书记写个便条吧！”高明递了个眼色。

杜常青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用手托着写道：

“老俞同志：我们很惭愧，竟然相信了阎德海这个坏分子的话，我们向你检讨和承认错误。我们也将参加这个维护党的纯洁与巩固的斗争。详情面谈。杜常青”

高明拿过看了一眼，交给了杜常青，杜常青折叠成一个三角形状，交给了通讯员。

阎德海老婆站在门口，可怜地望着春宝他们，看他们走远

了，她长长地嘘了口气。

杜常青跟高明走过来，阎德海老婆连忙回到院里，继续蒸那玉米面饼子。

“你的男人有什么历史问题啊？”高明站在她背后，用拉长了的冷冰冰的声音问道。

“我不知道。”阎德海老婆弯着腰，不敢抬头。

“我们这是调查哩！你不肯说实话吗？”

阎德海老婆恐惧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跟她丈夫一鼻孔出气的人，现在又改了腔，变了脸。

“我不知道！”

“你跟阎德海结婚多少年了？”

“十年。”

“那怎么会不知道他过去的事情呢？”

“我们女人家不敢问当家的事，我就知道他参加过抗日联军，别的就不知道了，”

“参加过？那就是说还干过别的！”高明抓住了这个空子，得意地一笑。

“不，不！”阎德海老婆慌张了，“他一直是干抗日联军，挂了彩才复员的。”

“你说瞎话！”高明咬着牙齿，威吓道。

“没有，真没有！”女的脸色苍白了，但却非常顽强。

“这样吧，”高明不想再逼问了，“如果你想检举他，就跟我们说好了，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我们就要不在你们这里住了，我们受了你丈夫的蒙骗，同意过他的意见，这些我们将向党检讨，可是不许你乱说！听见了吗？”

“听见了。”阎德海老婆哭泣地答道。

高明见杜常青走进屋里，他突然弯下腰，用压低的魔鬼似的声音在阎德海老婆耳边说道：“你不要拉长舌头，对谁都要说不知道，不然，有人会把你的勒死！”

阎德海老婆吓得要叫出来，但没有发出声，却软软地跌倒了。

高明跳到屋里，对杜常青说：“你准备检讨吧！言语要诚恳，态度要谦虚，心情要沉痛。我去找杨玉亮！”

高明在山楂村里走着，他感到这个村庄是这么空旷可怕，树荫下、磨棚里和墙角落，处处都对他射出敌意的怀疑的眼光，连从青纱帐里传出的嬉闹的歌声，也使他胆战心惊。

他微微地一阵战栗，他想，偷偷摸摸地去找杨玉亮，会逃不出不知隐藏在什么角落的眼睛，于是他决定用最公开最合法的方式去叫来杨玉亮。

正巧，银杏从家里走出来，要到河边果园去，高明连忙笑着招呼道：“银杏同志，你路过杨玉亮家房后，喊他一声，就说法院的老高要找他谈话，在村公所等他。”

银杏惊疑地望了他一眼，点点头，却没说话。高明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感到这个美丽的姑娘的眼光，像针一样刺了他。

过了一会儿，一副沮丧疲惫样子的杨玉亮来了。他的脸浮肿得透出青白色，很明白，他一夜没睡，而是在恐怖中度过的。

村公所里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吵吵闹闹的。高明见杨玉亮走进来，便拉长了脸，摆出铁面无私的架子，说道：“杨玉亮，坐下！我们要审查你所控告的那些材料。”

杨玉亮吓得出了一身汗，两条腿膝盖碰膝盖地哆嗦起来了，难道这个昨晚给他们送信的高明，却是采取欺诈手段，深入虎穴去探听实情的家伙吗？他像瘫痪了似的坐在一把破凳子

上了。

“好吧，你来谈。”高明冷冷地说。

杨玉亮的嘴角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这时高明突然紧皱眉头，合上了工作本，说道：“这里真是乱得像个麻雀窝，到外边谈吧！”

杨玉亮像个僵硬的泥胎似的跟着高明走出去，当那小片枣树林遮掩了他们的影子的时候，高明突然用低低的发喘的声音说道：“到麻二老倌家去，快！”

他们躲在麻二老倌那阴暗的套间里，嘁嘁喳喳地商量了很久。最后，高明清了清嗓子，略略提高声音说道：“现在只有暂时撤退，迅速隐蔽起来！你们偃旗息鼓，我们就把它当做一场吵架结案。至于周振山，看看我还能不能给想想办法，但是总可以给你们捎个信，你们要照应他的家属，鼓励他坚持下去。”

“是喽，是喽！就按照高先生的指示做。”麻二老倌那混浊的声音连连说道。

“现在你们想一想，还有没有漏洞要堵？大难临头，不要慌手巴脚，任他们有千条妙计，只要咱们心里有一定之规，就能化险为夷。”高明沉着地说道。

“阎德海，他老婆……”杨玉亮缩着脖子，溜溜高明跟麻二老倌，嗫嗫嚅嚅地说道。

“阎德海看得出是条硬汉子，出了事，豁出脑袋也能撑得住。他老婆，可以放心，是个白痴，废物蛋！”高明说。

“那就剩下竹青嫂这个娘儿们怕靠不住！”麻二老倌一只眼睛眨了眨，盯着杨玉亮。

杨玉亮这个胆小鬼，脑袋搭拉到裤裆里，他早被这眼前的危险吓得没魂了。

“这是个要害！春枝正在做竹青嫂的工作，你们一定要堵住这个决堤口！”高明想起杜常青告诉他的党支部决定的工作分配，焦急地命令道。

麻二老倌狠狠地拍了一下杨玉亮的肩膀，声音喑哑地说道：“玉亮，你去抓紧她，多说些热甜热甜的话，哪怕是给她下跪都可以。等到这场暴风雨过去，就赶紧把粮食扒出来卖掉，他们没有真凭实据，那娘儿们再告也晚了！”

于是，他们三个紧紧地握了手，一个是滚烫的，一个是冰凉的，一个是发抖的。

12

小船刚一靠渡口，雪白马就腾空一跃跳了岸，牵马的张顺被摔得翻了个筋斗，落在了河边的水柳下面。一只银白的水鸟被惊起，掠过夕阳下淡蓝的河面，飞向天空了。

“好马！”管船老张大叫一声。

雪白马撞歪了渡口的葡萄架，呼啸着沿着河边向下游跑去。一只凶恶的苍鹰，在湛蓝的天空上盘旋着，紧紧地跟随着雪白马，像要落在马背上。

“好马！”

“一匹白龙驹！”

白帆船上，黧黑的撑船小伙子粗犷地呼叫。

调皮的船家姑娘眨动着像野葡萄似的黑眼睛，嬉闹地吹着口哨，那清脆的笑声像银铃在河面上响。

“哎呀呀，摔了个大西瓜！”她们笑得弯下了腰。

摔得四肢疼痛的张顺，被雪白马的捣蛋跟船家姑娘的笑声气坏了，脸像一颗紫茄子，他狠狠地咬着牙，拼命地追赶。

河岸的果园里，正在苹果树上整枝的银杏，一眼望见这头像擦着河面奔跑的雪白马，一声尖叫：“快截住雪白马啊！”就像一头小松鼠，攀缘着从树枝上蹦下来。

但是，雪白马像一道白色的亮闪，穿过河岸上的向日葵丛，擦过果园的篱笆，奔山楂村里跑去了。

在村口，富贵老头很巧妙地抓住了雪白马，牵着笼头在村边蹒跚，雪白马仰着脖子一声嘶叫，它已经在这干巴巴的老头手里驯服了。

这时，张顺提着一根青秫棒，红扑胀脸的，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看见雪白马已经被捉住，就三步两步赶上前，恶狠狠地抡圆青秫棒照马屁股打下来，“啪！”青秫棒断了，雪白马屁股上留下一道肿起的红伤痕，蹦跳着，叫啸着。

“你疯啦！”富贵老头心疼地嚷道。

张顺瞪圆眼睛，又抡起青秫棒，富贵老头抬起一条胳膊，叫道：“你打我吧！”

张顺手落下来，喊道：“您躲开！把马交给我，这马是我们队的。”

“不给！”富贵老头掩护着雪白马，“它是我们队的。”

张顺的脸痠疼地抽搐着，鼻孔一扇一扇地动，嘴里呼呼地吐着热气，眼盯着富贵老头。

富贵老头猛地夺过他手中那半截青秫棒，一抡胳膊扔到远远的枣树林里，牵着马，不理张顺，扭头要走。

“不许拉走！”张顺跨上一步，也抓住雪白马的笼头，“谁说这匹马是你们队的？”

“春宝。”

“春宝！”张顺冷笑着，“他说的不行。”

“怎么？你不服从副主任的命令。”

“他是你的女婿！”张顺嘴里喷着唾沫星子，跳着脚。

“胡说！”富贵老头嘴角哆嗦着，“他告诉我的，这是社务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我们油料作物队超产得多，又没有硬牲口，就调配了这匹新买的马。”

“你找春宝跟我说来，这匹马可是我拉回来的！”张顺仍旧扯住不放。

“他跟春枝到区上去了。”

“那就把马给我，等他们回来再说。”

“我不给！”富贵老头摇着头，“你打它，我心疼。”

“不给不行！”张顺吼叫。

富贵老头夺不过张顺，眼看就要松手了，正在这里，他透过枣林的羊肠小道，看见也是副主任的阎德海急急地走来，于是他说道：“你不用强夺硬抢，让阎德海给作证，看是不是我讹诈你。”

“德海！”富贵老头满怀希望地喊道。

“德海！”张顺也叫。

阎德海吃惊地站住了，他的红肿的眼睛布着血丝，他突然靠在一棵枣树边喘了口气，莫名其妙地望着张顺跟富贵老头。

“德海，你快来！”富贵老头焦急地喊。

“德海，你过来！”张顺跺着脚暴躁地叫。

阎德海正正经经地走过来，问道：“怎么回事儿？”

“我问你……”富贵老头抢着问道。

“这匹马归哪一队？”张顺打断富贵老头的话。

阎德海已经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敌意，眼珠子一转，笑道：“你们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是……”

“听我说！”张顺气冲冲地瞪了富贵老头一眼。

“好，你先说！”富贵老头忍住气，把话咽回去。

于是张顺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唾沫星子溅到阎德海的脸上，阎德海假笑着，一动不动。最后，张顺愤怒地嚷道：“这明明是春宝私心偏向！”

“春宝的话也不是圣旨。”阎德海鼻孔里一阵冷笑，“我大小也是个副主任；张顺，这马归你们队！”说完，他傲慢地一摆头，甩胳膊走了。

“嘿嘿！怎么样？”张顺得意地瞥了富贵老头一眼，牵过马，吆喝一声，走了。

望着张顺那摇摇摆摆的后影，富贵老头忍不住了，他追上去，喝道：“张顺，你站住！阎德海说的话是放屁，咱们找春枝去，找主任去！”

“好！”张顺站住脚，冷冷地等着他，“你刚才还说春宝告诉你，社务委员会决定这匹马给你们队，可是阎德海这个副主任怎么就不知道？”

富贵老头想起刚才阎德海那阴阳脸，骂道：“他是坏蛋！”

“他是副主任，你骂他！”

“我有罪我担当。咱们找春枝去，她是党支部书记。”

到春枝家门口，他们把雪白马拴在歪脖子枣树上，走进院里，透过天井的葫芦架，他们看见春枝正在北屋跟刘景桂、俞山松和春宝在谈话。

“谁！”俞山松已经看见他们，和蔼地问道。

“春枝，你出来一下！”富贵老头哽咽地说。

张顺靠着影壁，叉着腰，反倒不出声了。

“啊！张顺哥你回来了。”春枝笑着走出门槛。

张顺不抬头，闷雷似的问道：“春枝，你告诉我，这马是哪一队的？”

春枝走到跟前，笑道：“哟！怎么啦？”

“这马给哪一队？你说说。”富贵老头怯生生地插嘴。

“社务委员会决定，给油料作物队的。”

“什么？”张顺猛地一抬头，想要大嚷大叫，但碰到春枝那冷静温柔的眼光，又低下头去，“那为什么让我去拉马？”

“他们队正忙，就让你去了。”春枝笑着说，“反正牲口是社里的财产，到秋收的时候，你们要是忙不过来，也可以调配过去帮你们的忙。”

“哼！这都是春宝私心偏向。”张顺说完，一扭头就走。

春枝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脸微微发白，低低地问道：“张顺哥，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张顺惭愧地低下了头，嘟囔着说：“阎德海告诉我，这马归我们队。”

“他挑拨！”春枝严峻地低声说：“张顺哥，你要是不信，我陪你到社办公室去看记录。”

“不！”张顺难过地摇摇头，“春枝，我信你的话。”

“张顺哥，我的话不要跟阎德海说，你回去歇歇吧。”

走出春枝家门口，张顺解开缰绳，把马交给富贵老头，嘱咐道：“大叔，这马闹槽，您先把它放在您家的牲口棚里，调理好了再拉到社里牲口棚去。”

“是了！”

于是他们默默地分开了。

春枝回到屋里，把这事跟俞山松一说，春宝拧起眉头，说道：“我看出来了，他至死也不会坦白！”

俞山松激动地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后深深吸了一口，在屋里走了几步，猛地站住，说道：“现在，他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彻底坦白他的反革命的罪恶历史，求得

人民的宽大处理；一条是继续顽抗下去，偷空再扎我们一刀，这是一条死路！”

阎德海像是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奔回家里，一进门，就把门“咣当！”插上了。正在屋檐下绣枕头的他老婆，惊恐地抬起头，害怕地站起身来。

这苍白病弱的小女人，她那小小的眼睛，暗淡无光，眼角是烂红烂红的，娃娃似的薄嘴皮儿，却像老太婆的嘴唇那样干瘪。山楂村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跟阎德海结的婚，她的娘家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她怕阎德海怕得像避猫鼠，阎德海把她打得死去活来她也不喊叫；后来党支部对阎德海这种行为进行了斗争，她才透过一口气，但是阎德海仍然不许她出门槛，不许她到村里去，不许她到田野上去，不许她到河边去。

这时她恐怖地望着阎德海，阎德海太阳穴上暴起的青筋，就像跳动的蚯蚓，充血的眼里射出疯狗似的光。

“进屋去！”阎德海戳了她的胸脯一下。

她刚一进屋里，阎德海便一拳把她打倒在炕上，她用手护住脑袋，浑身像筛糠似的抖着，小声央求道：“别打我，你说明白，我犯什么过失了？”

阎德海跪下一条腿，压住她，挽起袖子，咬着牙狠狠地问道：“我在东三省的事是不是你说出去的？”

“我没有！”这小女人在下面艰难地摇着头。

“瞎说！”阎德海又打了一拳，这女人疼痛得一龇牙，但是没有叫，血从鼻孔里像小溪似的流出来。

“我真没说。”血流进嘴里，小女人的话含糊不清了。

“银杏常找你玩，你没跟她说过？”阎德海瞪着眼逼问。

“亲人，我怎么敢说？”小女人的身体抽搐着，“这是人命

关天的事呀！”

“住口！”阎德海从炕上跳下来，用破布擦了擦手上的血，黄豆粒似的大汗珠在他的青白的脸上淌着。

一股斜阳微黄的光照进来，阎德海吓了一跳，连忙挂上了窗帘，于是屋里便完全黑暗了。

“妈的！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阎德海背着手，在地上走着，“区里从哪儿知道的呢？”

小女人害怕地缩在炕角落，身体还不住颤抖，她闭着眼睛，不敢看阎德海那恶鬼似的脸。

“一定是你说的！”阎德海怒吼一声，又跳上炕，像拉死狗似的把小女人放在炕上。

小女人用手捂住脸，舌头僵硬地说：“亲人，我要是说了一句，你活剥我的皮。”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阎德海兽性地拧着小女人那皮包骨的胸脯，自言自语地问道。

“我要有支枪多好啊！”阎德海喃喃地说，“我第一枪，就打死俞山松跟春枝，一箭双雕。”他像是做梦似的笑了。

“我要杀死他们！”他突然跳下炕，“我要杀死他们！鸡犬不留！”

小女人蜷缩着，喑哑地哭了。

“可是我现在没有枪。”阎德海绝望地一头倒在炕头，干哭起来。

天黑下来，乌鸦从院子的上空哑哑叫着飞过去，浓重的夜色随着乌鸦的飞过笼罩住了运河，青纱帐，果园，山楂村。

运河上，帆船的桅灯亮了，撑船小伙子放开喉咙唱起运河平原最甜蜜最大胆的情歌，在果园里的姑娘们便骂他们，只听银杏那清脆的嗓子叫道：“咱们回家吧！让他们唱给河边的蛤

蟆听。”于是姑娘们嬉笑着跑回村了，撑船小伙子粗野地大笑，越发高亢地唱起挑逗的歌。

突然，阎德海从炕上爬起，喝道：“快！给我几根绣花针。”

小女人吓得呆了，阎德海凶狠地戳了她一下，“快！”于是小女人便从荷包里把绣花针掏出来，哆哆嗦嗦递过去。

阎德海接过绣花针，走到外屋，在黑暗中从筐里摸出几个土豆，把绣花针一根根刺进土豆里，然后装进口袋。

“有现成吃的没有？”阎德海问他老婆。

“什么都没剩下，我给你烙张饼吃吧！”小女人忍着疼痛要下炕。

“不用！”阎德海一挥手，“把剩下的那二两酒给我，再端一碟腌青豆来。”

阎德海喝着酒，望着外面，月亮从东南天角慢慢地升上来，忽然，被一朵白云遮住了，院里一明一暗。

阎德海猛地站起来，说道：“给我等门，我一会儿就回来！”说着，便出去了。

他站在门楼下，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响动，墙外，有一只蚰蚰在断断续续地叫，他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望了望四外，便投进暗影中去了。

村里，月光像是乳白的流水，枣树在夜风里发出簌簌的幽响，飘散着淡淡的清香气，这是一个清凉美妙的夜晚，山楂村已经睡了。

阎德海隐在暗影里，他刚要跨过街道，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过来了，于是他连忙憋住气躲在阴暗的破房角落里，他看见，张顺端着一个大葫芦瓢走来。

他的眼睛跟踪着张顺，只见张顺在银杏家门外站下，叫

道：“富贵大叔，富贵大叔！”

一会儿，从柴门里走出富贵老头，月光下，他惊讶地望着张顺。

“打扰您睡觉了吧？”

“没有，银杏他们在开会，我给等门呢。”

“雪白马让我打那一下消肿了没有？”张顺低声问道。

“消肿一些了，”富贵老头叹了口气，“它还是不让摸，一定还是疼。”

“我那一下打重了。”张顺难过地低着头，“我就是那股子牛脾气，顶撞您那几句您也别记在心里。”

“没什么。”

“把这瓢麸子给它吃了吧！”张顺把葫芦瓢递给了富贵老头。

富贵老头接过去，牲口棚就 在外院，他倒在槽里又把瓢送出来，说着：“张顺，家里坐坐吧！”

“不啦！夜里您多起几回，看看雪白马。”张顺慢慢地往回走了。

柴门虚掩着，阎德海听见富贵老头跟雪白马亲昵地说了几句话，就到里院去了，他又见张顺也已经走远，于是就像一股阴风，扑进柴门里，把两颗土豆扔进牲口槽，又掰开雪白马的嘴，把一个土豆硬塞进去，然后又一股阴风似的钻出来。

他靠住一棵枣树，大口大口地喘气，心怦怦地猛跳，像是要迸裂了。

强压住心跳和恐惧，他刚走不多远，迎面小枣林里走出春宝，问道：“阎德海，你黑更半夜到哪儿去了？”

“啊！”阎德海吓得几乎要叫出来，但是眼珠子一动，装得舌头发短的样子，含含糊糊地说：“到小铺喝酒去了，心里

闷哪！”于是索性走到春宝面前，喷着酒气。

春宝皱起眉头，说道：“回家去！区里不是让你最后考虑彻底坦白吗？”

“是啦！我去考虑，心里闷啊！”阎德海咕哝着，伪装得摇摇晃晃地走了。

从小枣林的另一端走出根旺，他疑惑地对春宝说：“这真怪事，他刚出门，我们看到他形色不对，就注意他了，怎么这一会儿他就到酒馆去了一趟？”

“我去问小铺掌柜的！”春宝匆匆地奔村西口跑去了。

黎明，山楂村还在沉睡，布谷鸟也还没醒，在渐渐淡薄的月色里，山楂村是那么宁静，连此起彼伏的鸡啼声，也像是静静的黎明的歌唱。

突然，富贵老头那撕裂了似的声音喊道：“乡亲们！不好啦！咱们的雪白马死啦！”

他再也喊不出第二声，就哭起来了。

山楂村清晨的宁静一下子破碎了，人们惊叫着，揉着惺忪的睡眼，朝富贵老头家跑来了。

柴门被撞倒了，外院里挤得满满的，牲口棚里，富贵老头趴在死去的冰冷的雪白马身上，呜呜地哭着，银杏跳着脚喊叫：“是哪个断子绝孙的干的！”

“什么，雪白马死了！”张顺扑到雪白马身上，也哭起来了。

“要追查这个凶手！”阎德海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到群众面前，张牙舞爪地挥动着胳膊，“富贵大叔，昨夜谁到你家来过？”

“啊！”富贵老头恍然大悟，他站起身，眼睛疯狂地张大

了，“是他，张顺！”

“张顺！”阎德海鼻孔里一声挑拨的冷笑。

“张顺，你这个狠心贼，你没得到这匹马，就想害死它，我跟你拼了！”他的手指哆嗦着，猛地抓起拌草的枣木棍子，劈头照张顺打去。

张顺急忙一闪，跳出牲口棚，嘶叫道：“您听我说！”但是富贵老头又扑了过来。

“住手！”

一个清脆急促的声音，跟着，春枝急赤白脸地闯进来，劈手夺过富贵老头的枣木棍子，她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富贵大叔，不能莽撞。乡亲们也都散了吧！”

阎德海正想在混乱中溜走，春宝抓住他的胳膊，厉声说道：“俞山松同志等你！”阎德海的脸没有血色了。

在春枝家北屋，俞山松让阎德海坐下。

“你昨夜出来干什么？”俞山松问道。

“到小铺喝酒去了。”

“你没去！”春宝紧握着拳头，“我们问过了小铺掌柜的。”

“说实话，到哪儿去了？”俞山松追问。

“哪儿也没去，跟老婆打了架，喝了二两闷酒，到街上游逛游逛，散散心。”阎德海低着脑袋狡赖。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瞎话！”坐在炕沿上喘气的春枝，呼吸艰难地喊道。

“你们不许我出门，我怕你们疑心，才说了瞎话。”阎德海嘟囔着。

“是你谋害了雪白马！”春宝叫道。

“我没有！”阎德海抬起汗津津的头，嘴角哆嗦着，眼泪混着冷汗流下来。

俞山松那深陷的眼睛冷酷地凝视着他，阎德海受不住这锋芒似的眼光，颓然地搭拉下脑袋。

“还问你那个老问题，日本投降以前，你在东三省伪满洲国干了些什么？”

“我是逃荒去的，你们可以问山楂村的乡亲们。”

“我问你在那边干了些什么！”

“先给地主种地，后来参加了抗日联军，负了伤，复员参加生产，我就回老家来了。”阎德海倒背如流地说着他的历史。

“没穿过伪满新京宪兵队的少尉制服？”

“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儿？”阎德海很难觉察地战栗了一下，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你认识不认识陈全河？”俞山松的声音有些发抖了。

“那是我在抗日联军用过的假名字。”

“胡说！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杀人犯！”俞山松被仇恨燃烧得胸膛像要炸裂了，他愤怒地说，“是的，你参加过抗日联军，可是你被日本讨伐队俘虏后，变节投降了，供出了我们的秘密同志，给敌人做向导摸了我们的司令部，你用抗日英雄的鲜血换了一身伪满宪兵少尉的制服。日本投降了，你又在国民党谍报队混了一阵子，后来就从关外回到家乡，带着伪造的证件，又混到党内来，一直耍两面派，阴阳脸，跟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干反革命活动。你曾经暗地里千方百计破坏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你曾经放火烧过国家统购的粮食，你在社内一贯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你又谋害了这匹雪白马。阎德海！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杀人犯，你到底还是没逃出人民的法网，人民要追还你的血债！”

俞山松这番话，像是千军万马奔腾，像是运河七月山洪的

吼声。

“啊！”阎德海抬起头，这一刹那，他的面孔现出垂死前的凶狠和狰狞，眼里燃着绝望的发绿的光，他抓起一把凳子，举起来……

“不许动！”

春宝的两手像铁钳似的抓住了他。

13

太阳落山了，晚霞还在西山、树林、果园和运河河面上燃烧着。

果园里，晚霞把累累挂挂的果实镀上了赤金色，像是已经成熟了。馋嘴的撑船小伙子，故意把小船沿着河岸行驶，然后用篙头轻巧地钩下一颗苹果，性急地咬了一口，就皱着眉头摇了摇头，扔到河里了。

今晚，淘气的撑船姑娘和小伙子们，却很奇怪地安静下来了，他们燃起篝火，静静地吃完晚饭，没有唱歌，也没有嬉闹，就上船睡了。

他们并没真的沉睡，他们的眼睛，在盯着河堤上的动静。那泼辣的姑娘二妞，趴在舱口，黑葡萄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她不是像在为渴念心爱的人而失眠的夜里，想从黑暗里看见心爱的小伙子的紫糖脸和黑眉毛，想从果树叶子簌簌的声响中，听出心爱的小伙子那矫健的脚步和响亮的说话声；她，是在监视敌人。

在逮捕阎德海之后，俞山松、刘景桂和春枝曾经到了他们的船上，跟党团员和渔船队长们开了会，交给了他们任务。

俞山松离开渔船后，故意演习了一次，他们在果园里，河

岸的向日葵丛里行走，最后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河堤，回到渔船那里。

“你们发现没发现有人在活动？”俞山松神色紧张地问道。

“没有呀！”二妞笑着说。

“有！可是你们没看见。”俞山松严肃地说。

“谁？”渔船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都吃惊了。

俞山松指指刘景桂、春枝和他自己，说道：“就是我们！”

姑娘和小伙子们哈哈笑了，但是俞山松却有些生气地说道：“笑什么！我们的活动你们都没看见，敌人要比我们狡猾得多，那么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家都不笑了，羞愧得红了脸，等俞山松他们走后，二妞发怒地命令道：“把眼睛都瞪圆了，谁也不许东瞧西看，有谁敢打盹儿，把他的眼珠子剜出来，扔到河里去！”

俞山松他们走进果园里，空气闷热起来，果香气在闷热中像要把人窒息了。俞山松弯着腰，钻过一片片苹果树和雪梨树，那一挂挂硕大的苹果和肥嫩的雪梨，把俞山松的头碰得发疼。

俞山松猛地站住脚，嗅了嗅一个沉甸甸的像小南瓜似的苹果，笑着说：“好大的家伙！险些把我的脑袋碰个窟窿。主任！摘果子时给我留下这个行不行？”

“馋嘴！”春枝耸了耸鼻子，笑着说：“跟那些撑船的调皮鬼一路货。”

“给他留着！”刘景桂对春枝笑着说，“你难道忘记了，麦收时他在咱这里住了半个月，不是还欠他一百五十分？”

“陈年旧账，你倒费心记着！”俞山松说。

“按劳取酬嘛！”刘景桂说，“不过你要看上这个大苹果，那可就顶了这一百五十分的账，你要愿意，我就让会计把账抹

了。”

“我愿意！”俞山松像小孩子似的蹦起来，不提防又撞在一个把树枝坠得低垂下来的苹果上，他“哎哟！”一声，揉了揉前额，喊道：“这个家伙也不小，好，我也要它！”

把刘景桂跟春枝都逗笑了。

正在这时，一阵果树枝叶响，从一棵果树下露出一张俊丽的脸，喊道：“你们倒乐，可不知道家里来了个丧门神！”说话的是秀芝嫂，听得出她生气了。

“谁？”俞山松问道。

“姓杜的那个。”秀芝嫂没好气地说，“他走进门来，说是向俞山松同志承认错误来的，可是让他等了一会儿，却又不耐烦了，骂骂咧咧的，说什么官架子不小，登门请罪都不接见。”

刘景桂含怒地望了俞山松一眼，俞山松却咬着嘴唇不言语。突然，一股凉飕飕的清风像一股泉水似的流过，榆树上，一只马吉鸟呀呀地叫着飞走了，夜空，被墨黑的乌云坠低了。

“春枝，恐怕今晚要有暴风雨，你去告诉春宝加强巡逻！”俞山松说。

春枝刚要钻进那片树林，俞山松又叫住她，想了想，说道：“秀芝嫂，你也跟她一道去，然后就到竹青嫂家里，看看能不能打通她的思想，反正至少可以镇住杨玉亮不敢进门。”

等春枝跟秀芝嫂消失在树林里，俞山松同刘景桂向村里走，他压低声音，说道：“真奇怪，阎德海老婆怎么突然心脏衰弱，失去知觉？这是受的什么刺激，是谁给她的刺激呢？”

“是他妈的奇怪！”刘景桂骂道。

“我怀疑……”俞山松说了半截，又咽了回去。

“你怀疑是谁？”刘景桂盯着他。

“跟杜常青谈过后再说吧！”俞山松加快了脚步。

杜常青狂吸着烟，在刘景桂家的院里踱来踱去，他紧锁着眉头，两眼血红血红的。他心里骂着：“俞山松，我算栽在你小子的手里了，真是他妈的凤凰落地不如鸡，虎落平川被犬欺，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想当年我走红运的时候，你算什么东西，连理也不值得一理！现在倒让我向你低声下气，赔礼认错了，妈的！”他的手紧攥着那写满两页的检讨书，胸膛里升起一股熊熊的恶火，检讨书已经揉皱和被手上的冷汗湿透了，他想着想着，不知不觉骂出了口。

正在这时，门“吱扭！”响了，俞山松跟刘景桂走了进来，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老杜，让你等烦了！”俞山松很抱歉地笑着说。

“没什么！”杜常青嘴里咕噜着，心里却骂道：“准是他妈的那个臭娘儿们报了信。”

“屋里坐，有什么事吗？”俞山松问道。

“检讨书！”杜常青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团蛋，递给俞山松。

俞山松接过来，走进屋里。刘景桂点了灯。俞山松把检讨书舒展平了，在油灯下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就叠起来塞进怀里。

“咱们还是好好谈谈吧！把咱们之间纠缠不清的问题闹明白了。”俞山松给杜常青拉过一把椅子，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他妈的轻信了阎德海这个坏蛋的话！”杜常青梅恨地咬着牙，“在党支部会上给他当了传声筒，真是他妈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是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俞山松含意深长地点着头，“阎德海虽然被我们挖出来了，但是隐蔽在群众中间的敌人还没被破获，我们决不能收兵！”

杜常青低着头，沉默不语。

俞山松猛地站起来，使劲地一挥手，说道：“这些我们就不谈了。杜常青同志，我们还是检查自己，挖出自己思想里的错误根子。你想一想，你相信阎德海的话，不相信党组织的话，你常跟富农和落后的富裕中农了解情况，却不去听听广大贫农和积极分子的反映，你支持阎德海的反党言论，向党组织开火，你说，你的立场站在哪个阶级的阵地上？你是什么样的思想认识？你的动机是什么？”

杜常青被俞山松这像千斤沉重的问话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脑瓜子里像一堆葛针扎似的，一颗一颗的冷汗珠子从前额的皱纹里渗出来。

“我们共产党员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敢正视错误。我们承认错误，就要真诚坦白，追根问底，把根子挖出来，不能虚假一套，开脱自己。”

杜常青霍地跳起来，踢翻了椅子，舞动着胳膊，叫道：“俞山松！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不要斩尽杀绝，你又不是我的上级，我不能给你双腿跪下！”

“你说的话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俞山松也压不住火大喊，道，“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你认识错误。”

“我没错！错误的是你跟你那群喽^啰！”杜常青飞溅着吐沫星子，“你不用跟我笑里藏刀，我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杜常青！”俞山松脸白了，喉咙发哑，声音颤抖地喊，“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是有意识的，党决不容许！”

“好，看你怎么办吧！”杜常青一脚踹开了门，怒气冲冲地走了。

俞山松一阵昏眩，只觉得天摇地动，他摔倒了。刘景桂

一把抱住他，抱到炕上，让他躺好，然后倒了一杯凉白开水，慢慢地灌进俞山松的嘴里。

俞山松疲惫地睁开眼，微弱地问道：“景桂，杜常青呢？”

“走了。”

“跟着他！”俞山松竭尽全力地大叫，“我们要跟反党分子斗争，斗争！”

沉重的阴云已经压到山楂村上空。从平原的远方，运河上游那里，山洪似的雨声越来越近了，青纱帐在雷雨之前唰啦啦地山响起来。运河滩的夜晚，在暴风雨到临之前，完全无声了。

一个惨白的亮闪，从运河对岸的黑空伸向山楂村，跟着劈成几道，就像飞舞的银蛇，照见了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的竹青嫂家。一霎间，霹雷响了，竹青嫂的家在雷雨中像是坍了下来。

“妈，妈！”水牛儿擂着窗户喊叫，小女儿也大哭起来。

没有回声。回答他的是追着闪电的雷声，和葡萄架在大风里被吹得抖动的嘎嘎声。

“妈！妈！”水牛儿跑到外间屋跳着脚喊，他被恐惧和愤怒弄得像要发疯了。

但是竹青嫂仍然没有回声。

在那黑洞洞的土棚里，杨玉亮死缠着竹青嫂不放，跟她呜呜咽咽地哭着。

“好人，你回去吧！”竹青嫂急躁地央求。

“可是你什么也没答应我呀！”杨玉亮凄凄哀哀地说。

“我嫁给你，我不嫁给你还嫁给谁！”竹青嫂痛心地撕着衣裳。

“那埋藏的粮食呢？”

“我烧成灰也不说，行不行？你走吧！”竹青嫂挣扎着，跳着脚。

杨玉亮却把她抓得更紧了，嘴巴逼近她的脸，问道：“可是我说的那些条件呢？”

“孩子！……”竹青嫂昏昏沉沉地呢喃着。

这时，又传来水牛儿的叫声：“妈！妈！”那孩子已经咬得牙咯咯响了。

“狗崽子！”杨玉亮恶狠狠地骂道。

一个亮闪射进了土棚里，竹青嫂在这一眨眼间看见了杨玉亮的狰狞面孔，他一眉高一眉低，挂满血丝的眼睛像死鱼似的一动不动，脸扭曲得非常可怕。竹青嫂尖叫一声，猛地推开他，嘶哑地叫道：“你，你这个黑心的贼，我看透了你！”

杨玉亮被推了个趔趄，但一把抓住了竹青嫂，一只手扼住她的喉咙，一只手捂住她的胸脯，叫道：“你屈我的心！你屈我的心！”

竹青嫂要被闷死了，她哭着扒开杨玉亮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放开……我不……”

突然，外面葡萄架那里，一条粗犷浓重的嗓子低低地呼唤：“竹青嫂，竹青嫂！你出来一下。”

“虎兴叔！”水牛儿惊喜地叫了一声，跑了出去。

“水牛儿，把你妈叫出来！”虎兴惊慌地说。

“谁？虎兴！”杨玉亮一下子泄气了，他软软地松开了手，拉住竹青嫂，央求道：“快把我藏一藏，他带着枪呢！”

“顺着房檐下走，他看不见！”竹青嫂推开了他。

“好，去会你的野汉子吧！”杨玉亮踢了她一脚，贼溜溜地跑了出去。

竹青嫂用手拢了拢头发，整理了一下衣裳，走到院里，厉

声问道：“谁？”

“是虎兴叔！”水牛儿欢喜地说。

“屋里去！”竹青嫂吆喝了一声。

水牛儿讨了个没趣儿，嘟嘟哝哝地进屋去了。

“竹青嫂，你过来一下。”虎兴胆怯地说。

竹青嫂走到葡萄架边，板着脸，冷冰冰地问道：“你有什么事？”

这个身体魁梧的大汉突然软弱了，他吭吭哧哧地说：“我，我是想跟你说，不要再跟杨玉亮来往了，他是个坏蛋，他会把你拉到臭泥坑里去。”

“还有什么事？”竹青嫂打断他的话。

“就是这些。”虎兴低下头，吞吞吐吐地说。

“我的事你管不着！”竹青嫂突然变脸了，“你不用跟我装模作样，你也是想骗我，你们男人没有好心眼儿，你赶快给我出去！”

“我还想跟你说……”

“你快出去！”竹青嫂指着墙外。

一阵滚滚的暴雷响了，跟着，铜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撒下来。虎兴突然抬起头，伤心失望地说道：“好吧！你是甘心跟杨玉亮奔泥坑里走了，我这个缺心少肺的蠢货，白替你操心了！”说着，扭身就走。

竹青嫂望着那逝去的人影，一股难言的悲酸涌上胸头，她双手捂住脸，痛心地哭起来。暴雨像瓢泼似的浇在她的身上，眼泪跟雨水混合在一起了，酸的、咸的、苦的、辣的，都凝集在心头。

这个朴实莽撞的大汉，多么像她那死去的撑船的情人，竹青嫂不止一次看到他在后墙外徘徊，是他，默默地，无言地，

给了她勇气，想要摆脱开杨玉亮的魔爪。

可是，现在她骂了他，拒绝了他的忠告，她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她哭得更痛心了。

“妈，妈！您进来呀！”水牛儿喊她。

竹青嫂没听见。突然，她感到水牛儿那温暖的小手拉住她，低低地问道：“妈，您怎么啦？虎兴叔呢？”竹青嫂哽咽着叫了一声：“孩子！”什么也没说出来，就跑进屋里去了。

当雷雨交加，竹青嫂痛苦无依的时候，春枝跟秀芝嫂推门进来了。

这一夜，竹青嫂只是哭泣，什么也没说。回忆过去，是无法补偿的苦楚和悔恨；展望未来，又是一片迷雾似的渺茫。

春枝用她那委婉动听的言语，像春雨洒在垂死的桂树上，让她苏醒过来。

14

淡蓝色的炊烟已经消散了，千百只布谷鸟在树林里的啼唱，把平原沉浸在迷醉的歌声里。随着山鸽子那沉闷的叫声，炎热又渐渐地弥漫开来。

雨后的天空，是蓝澄澄的。

虎兴阴郁地走到竹青嫂家后墙外的小树林里，在杜梨树下踌躇了很久。他曾经跟春枝又跳又叫，反对派他来帮忙竹青嫂，但是春枝微笑着不理他，那一对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捉摸不定的顽皮的火花。难道春枝真是有意撮合吗？想到这里，虎兴的脸热了，他的心事怎么会被春枝看穿了呢？

在杜梨树下站了很久很久，胸膛里七上八下的，怎么也镇

静不下来，最后，他的眼睛越过葡萄架，看见竹青嫂在屋里忙碌的身影，才不得不开口叫道：“竹青嫂，吃完饭了吗？”

“虎兴叔，是你给我们帮工呀！”

水牛儿像一只灵巧的小松鼠，穿过葡萄架，翻过矮墙，跑进树林，拉住虎兴的胳膊。

虎兴皱皱眉头，问道：“你妈呢？”却站住不动。

竹青嫂慌慌张张迎出来，说道：“啊，他虎兴叔，让你久等了，咱们走吧！”

“孩子呢？”虎兴瓮声瓮气地问道。

“睡着了。”

“醒了呢？”虎兴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她会哭，从炕上摔下来，把她送到农业社托儿所去吧！”

“不用，我把她拴在窗棂子上了，摔不着。”竹青嫂一仰脸，一泡眼泪忍回去了，她跑进屋里，一会儿，把锄头跟笆筐拿了出来，脸上却带着了几行泪痕。

“妈，把妹妹送到托儿所去吧！”水牛儿一对滴溜溜的小黑眼睛眨巴着。

竹青嫂没搭理他，默默地从牲口棚里牵出了小毛驴。

一路上，他们穿过树林，经过青纱帐的羊肠小道，但是都默默不语。只有水牛儿不时欢叫着吓唬那些布谷鸟、山鸽子和花胡不拉鸟，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要不然就是扯着虎兴问这个问那个。虎兴只是哼哼啊啊地回答，最后给他抓了一个刚出窝的夜猫子，水牛儿才放开手不纠缠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水牛儿一声尖叫，夜猫子咬了他一口，扑噜噜一阵响，夜猫子瞎头瞎脑地飞走了。他想喊虎兴追去捉住它，但是忽然看见虎兴的脸阴沉得可怕，再看看妈妈，妈妈好像也在跟谁生闷气，便噤起小嘴儿，不敢再叫嚷了。

虎兴不时偷偷瞟瞟竹青嫂，只见她的脸青白青白的像是罩上了一层严霜，眼泡浮肿着，牵着那头小叫驴，低着头，机械地移动着脚步。

“春枝看我好摆弄，拿我耍笑着玩，还说让我做什么政治工作！看她那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像谁欠她二百钱似的，谁敢搭理她呀！”虎兴肚里咕噜着，憋闷得真想喊出来。

过了一道小溪，虎兴站住脚，等候后面的竹青嫂，替她牵过驴，拧着眉头，指着前面那一片玉米地，闷闷地问道：“是不是那块地？”

“是！”竹青嫂给小叫驴绊上腿，把它放在小溪边。

虎兴站在地头，宽大的眉毛扭在一块儿了，他用脚踢倒一簇野燕子花，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道：“这不是糟蹋地！看看这些玉米，就像得了痼病似的，为什么不入社，自找苦吃！”说着，一哈腰，抡起大锄，钻进垄里去了。

“水牛儿，你拿一张小锄儿，也占一垄！”竹青嫂严厉地命令着，也进入到玉米地来了。

“小小的孩子，不让他上学！”虎兴一边锄着，一边气呼呼地说，“入了社，还用得着他耨地啦？”

竹青嫂没言语，她站起身，扶着锄把，撩起衣襟擦了擦迷糊了眼睛的汗，然而，止不住的眼泪却哗哗地流下来，她咬着衣襟，不让哭出声。她让一棵宽大的玉米叶子遮掩住了自己，哭了很久，才定下神。这时，虎兴已经耨完第二垄了，他透过密密茂茂的玉米叶子的空隙，瞥了一眼竹青嫂，叹了口气。

不远的运河河面上，一个泼野的撑船姑娘，用她那嘹亮的微微发沙的嗓子，唱起一支流传在运河平原上最古老的情歌，那是一支最有引诱力的、也是最令人心酸的歌。情歌唱的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女人，向她的情人哭诉痛苦。这支歌，女

人是不敢唱出口的，她们只有在磨棚里，一边筛面一边偷偷地唱，或是独自个儿在河边洗衣裳，合着潺潺的流水声，轻轻地唱着唱着，最后把眼泪唱出来，随着河水流向远方的大海。

今天，这个泼野的姑娘唱出口来，歌声传到树林中、青纱帐里和村庄上空，连布谷鸟都叫得低了。

这支情歌，它撩拨女人的心，于是河边果园里的姑娘们在银杏带领下叫喊起来：“那个不害臊的！你要敢再唱，我们就用树叶子塞上你的嘴！”

“你们不爱听，就捂上耳朵，我唱给爱听的人听！”那撑船的姑娘回答道。

“你废话，我们捂上耳朵怎么拾掇果树呀！”银杏叫道。

“我偏唱！”那撑船姑娘非常执拗地喊。

“我们不让你唱！”

于是两方面吵叫起来，歌声也就止住了。

竹青嫂在玉米地里，听见了这支悲凄的歌，当她听见第一句，她的眼睛就发潮了。这支歌，她唱过，但是已经十年没唱了。她曾经唱给那年青的船夫听，她曾经因为唱这支歌，被竹花青打得昏死过。

模糊了的记忆，又随着这支歌清晰地再现了，她再也忍不住，就倒在一簇豆丛下，压抑着哭起来，胸膛闷得快要崩裂开了。

“竹青嫂，竹青嫂！”一个温柔的声音低低唤道。

她没有听见，哭得发昏了，被泥土的甜蜜的热气窒息了。

“竹青嫂，你有什么心事，告诉你的妹子，咱们穷人家的姐姐，就跟亲骨肉一样。”春枝声音颤抖着，她蹲下来，把竹青嫂搂在怀里。

竹青嫂紧贴着她的胸脯，哭道：“春枝妹子，我的命好苦

啊！”

春枝的鼻子发酸了，她咬住牙强忍住眼泪，小声说道：“别哭，别哭，孩子会听见，咱们到小河边去。”

在小溪边，竹青嫂啜泣着，说不出话。

“竹青嫂，我的亲姐姐，你为什么怨自个儿命苦呢？”春枝望着她，“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哪个都不命苦，只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都会幸福。”

竹青嫂捧着脸，一动不动，仍旧哭个不停。

“你看，水牛儿才十岁，念了二年书，你就让他退学了，为什么呢？依你说，就是怪他命苦，谁让他家没有劳动力呢？可是要是入了社，他就可以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难道他的命真是苦吗？”

竹青嫂哭得声音小了，她在听春枝的话。

“再说你吧！三十岁刚刚出头，还是年轻轻的哩！你熬出了竹花青，过去的痛苦过去了，就不要再想它了。你要看前面，你会幸福的。”

竹青嫂扎在春枝怀里，呜呜地痛哭了。

“只要自个儿不死奔黑道上走，党，会把你领上光明大道，找到幸福。”

竹青嫂说不出话，只是哭。

“竹青嫂，竹青嫂，你信妹子的话吗？”春枝摇着她，低声问道。

“我信。”竹青嫂哽咽着回答。

“我说重了你也不过意吗？”

“不……”

春枝把竹青嫂搂得更紧，激动得胸膛猛烈地膨胀起来，声音发颤地说道：“竹青嫂啊！你难道不明白杨玉亮要把你带到

黑道上去吗？”

竹青嫂猛地战栗了一下，她想挣脱开春枝，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春枝用手捂住她的眼睛，说道：“竹青嫂，你们的事，我很早就知道了，乡亲们也知道了，连水牛儿也怀疑起来，有一次，他哭着跟我说过。”

“啊！”竹青嫂尖厉地叫了一声。

“杨玉亮骗你！”春枝愤恨地说，“他要真心爱你，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为什么让你躲躲藏藏的不敢到村里来？你难道相信那黑良心的粮食贩子的花言巧语吗？他是个搞破鞋的下流坯子，可是你是个老实的女人啊！”

竹青嫂羞愧地哭了，不敢再仰起脸。

“你为你自个儿想想，你为水牛儿想想，你为你的小女儿想想，你是个聪明的人，你能跟他这么胡混下去吗？”

春枝的话深深打动了竹青嫂的心，她呢呢喃喃地说：“我不，我不……”

“对！不能。”春枝长长地吐了口气，“你要跟他一刀两断！你知道不知道，他跟根旺的吵闹？”

“我……我知道。”

“我告诉你，”春枝已经不能冷静了，“他跟周振山勾搭在一块儿，非法套购国家的粮食，周振山已经被逮捕了，可是杨玉亮跟他们那一伙却把粮食埋藏了起来，死也不肯交出，坚持犯罪到底！”

竹青嫂从脊梁骨冒出一股凉气，她打了个冷战，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春枝。

“竹青嫂，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他的粮食藏在哪儿了？”春枝开始劝诱着。

竹青嫂松了手，仰起脸，恐怖地望着春枝，但跟着又急忙躲闪开春枝那热情真挚的眼光。

“你知道吗？”春枝又问道。

“我，我……我不知道！”竹青嫂使劲地摇头，她像是疯了，“他什么也不告诉我，他是个黑心贼！我要跟他一刀两断！”

春枝被竹青嫂的发狂迷惑了，她在这一刹那间相信了她的话，连忙柔声地安慰她说：“对！跟他一刀两断，你就会快活起来了。”

但是竹青嫂却哭得凶起来了，跟春枝说了谎话，她感到可耻，感到对不起这个心疼她看得起她的人，但是却又难以说出口。

这时，在玉米地那头，水牛儿喊叫道：“妈！您把水壶提过来，虎兴叔渴啦！”

“水牛儿这孩子多可爱呀！”春枝低声细语地说，“你不知道，水牛儿已经在我们社里挂了号？他瞒着你，参加虎兴那个生产队干活，已经挣得五十分了，今天社里给你帮工，不但不要你还账，完秋还要分给你粮食，多么可人疼的孩子啊！”

“是吗？”竹青嫂的脸上掠过一抹笑影。

“当然啦！这是虎兴告诉我的，我们的总账上也有这么一笔。”春枝笑道，“你看看，孩子的眼睛比你更亮，他比你先看到社会主义的路。这孩子，长大会有出息的！”

竹青嫂低下头，忧郁的阴影又笼罩在她的脸上。

“怎么啦？怎么啦？”春枝忙问道。

“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你们的一片好心！”竹青嫂眼泪又“劈嗒啪嗒”地落下来。

“不要乱想了！”春枝给她擦着眼泪。

“妈！快一点儿呀，虎兴叔的嗓子都冒白烟儿啦！”水牛儿跳着脚喊。

“快给他们送水去！”春枝催促道。

竹青嫂不肯动。

“来，我给你洗洗脸。”春枝拉着竹青嫂的胳膊，把她扯到小溪近前。

竹青嫂呆呆地望着水里的影子，春枝用手撩起水，清凉的溪水洒在她那灼热的脸上，她惊醒了，于是弯下腰洗起来。

春枝从头上解下新羊肚手巾，递给她，竹青嫂胡乱擦了两把，春枝不依，又亲自给她擦干，然后捧起她的脸，端详着，笑起来：“多漂亮啊！像个十八岁的。”

竹青嫂的脸飞红了。

“你看看！”春枝扯着她，指点着平原、运河、果园和树林，“咱们的运河滩，多宽，多大，多叫人爱啊！你还愁闷什么。运河滩不知埋着多少幸福，你就去找吧！”

第一次的，竹青嫂感到心里一阵清爽，像要歌唱似的，她咯咯地笑了。

15

月亮升得高高的了。

竹青嫂坐在院里的葫芦架下，奶着刚刚八个月的小女儿，月光从密密叠叠的葫芦叶儿的空隙间漏下来，一阵晚风拂过，地面上，斑斑点点的暗影在摇动。

竹青嫂苍白着脸，怀里的女儿已经睡熟了。村外，青蛙阁阁地叫成一片；河堤上，巡逻哨跟民工呼唤着，现在正是落雨

季。

可是，水牛儿这么晚还没回来。

屋里，黑暗中的香烟火光一明一暗的，竹青嫂的心，也像被火头一下子又一下子地烫着。

水牛儿不回来，屋里的香烟火光……竹青嫂一手捂住脸，轻轻地啜泣，肩胛骨剧烈地搐动着，但是却哭不出眼泪。

竹青嫂，这个狠了心的女人，打掉牙往肚里咽，眼泪往肚里流，她忍受了这一切痛苦和悔恨，央求杨玉亮赶紧跟她结婚。

但是，万没想到杨玉亮又提出了狠毒的条件。

竹青嫂真是不敢想，她曾经几度咬着牙要答应下来，但是忽然打了个冷战，心像被刀穿透流出了血，又混着眼泪咽回去了。

正当这时，背后一个轻轻的声音叫道：“妈！”

她被这亲爱的声音惊醒了，扭过头，水牛儿静静地站在葫芦架外。

“牛儿，你怎么进来的？”竹青嫂吃惊地问道。伸出一只手，要把他拉到怀里。

“我从后墙跳进来的！”水牛儿低着眼皮，没有动。

竹青嫂的脸呼地涨红了，轻声说道：“往后从正门进来，深更半夜跳墙别摔了腿。”

“嗯，”水牛儿答应着，“可是得把墙头插上枣枝子，要不然坏蛋也会跳进来。”

竹青嫂头轰地像是昏迷了，想不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做娘的，在自己儿女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喂，天不早了，你进屋来。”

屋里，杨玉亮熄灭了香烟，低声叫。

“谁在屋里？”

水牛儿像是大人似的，声音可怕地喝道。

“我！”杨玉亮拉长声音回答。

“滚蛋！”

“小崽子，你敢骂我，我揍折你的腿！”杨玉亮恶狠狠地，但是不敢高声地威胁着。

“你滚蛋！”水牛儿跳着脚骂。

“喂，你管管他！”杨玉亮命令竹青嫂。

竹青嫂羞愧地抬起眼，央求着说：“牛儿，别骂他，我让他走。”

水牛儿不理他娘，他弯腰拾起块砖头，喊道：“杨玉亮，你滚不滚？我可要拿砖头砍你了！”

“哎呀！”杨玉亮吓得躲在炕沿下，“你给我拉住他。”

竹青嫂抢上一步，拉住水牛儿的胳膊，“牛儿，听妈话，别砍他，我让他走。”

水牛儿手里的砖头软软地落在了地上了，他一甩手，挣扎开来，两只乌溜溜的小眼睛，盯住他娘，咬着牙说：“妈，我恨你！”说罢，一转身，爬过后墙头，走了。

竹青嫂愣了愣，没哭出来，就倒在地上了，她手捂着脸，伤痛地哭了。八个月的小女儿也被惊醒，抓着她的乳头，哀哀地叫。

杨玉亮从屋里贼溜溜地出来，搬着她的肩膀，说道：“别哭，不要这个狗崽子，咱们结婚。”

竹青嫂一摇身子，摆开他的手。

“我还是那个意见，”杨玉亮点起一支香烟，“让水牛儿这狗崽子到城里去学剃头，把这小丫头子送给那没儿没女的人去当闺女，咱俩在一块儿，舒舒服服过宽心日子。”

“滚！”竹青嫂猛地爬起来，嚷道。

“要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杨玉亮吸了口烟，一只手叉着腰。

“胡说！你害了我。”竹青嫂瞪着他，眼里燃着仇恨的火。

“臭娘儿们！”杨玉亮冷笑着，“你知道，你已经跟我睡过了。好，我滚，可是你的地是我给种上的，按三七分红，你给我粮食！”

“滚！”竹青嫂一挺身，跳起来，抡圆胳膊掴了他一个嘴巴。

“你，你打人！”杨玉亮吐着白沫子，捂着半个脸。

“走，跟我到乡政府去！”竹青嫂厉声地说，“你骗了我，你这个臭坏蛋！”

杨玉亮像跳蚤似的闪在一旁，连蹿带蹦地跑到后墙那里，恶狠狠地说道：“臭娘儿们！咱们一刀两断，你可是见不得人了。”

竹青嫂一弯腰，拾起水牛儿落下的砖头，狠狠地砍了过去，杨玉亮“唉哟”一声，翻过墙跑了。

竹青嫂抱起小女儿，开了门，跑到街上，像疯子似的呼唤：“牛儿！牛儿！妈的牛儿，妈的心肝啊！”

突然，她听见黑暗中一阵脚步声，渐渐地走近了，就听一个人微弱地哼哼着。

“忍忍，虎兴哥，这就到家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年轻的副主任春宝的声音。

“杨玉亮这坏蛋！”张顺愤怒地骂道：“他不肯到堤上来，让了那痨病鬼的兄弟当替身，又拿了个痨病鬼的镐，刚抡起来，就飞出去落在了虎兴的脑袋上，见着面，我非狠狠地揍他不行！”

竹青嫂吸了口冷气，她赶忙靠在路旁的白杨上，这时，一副担架从她面前抬过去了。

竹青嫂靠着白杨，闭起眼，沉默了很久，又奔跑着呼唤起来：“牛儿！妈的牛儿！”

“竹青嫂！水牛儿在我家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远处喊道。

竹青嫂随着声音找去，一道白亮白亮的手电光照过来，她看见，那是春枝。

竹青嫂跑过去，一头倒在春枝怀里，呜呜哭起来，说道：“春枝妹子，我恨死了自个儿，我对不起水牛儿。”

春枝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竹青嫂，到我家去吧！”说着，又从她怀里抱过孩子。

到了春枝家，北屋点着明亮的灯，春枝喊道：“牛儿！快出来，你妈来了。”

“牛儿！”竹青嫂叫了一声，就哽咽住了。

“进屋来，”春枝娘说道，“水牛儿刚才听说虎兴受了伤，就急着看望去了。”

春枝迅速地看了竹青嫂一眼，她看见，竹青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

到屋里，竹青嫂再也憋不住，伏在春枝怀里，痛哭起来了。

“妹子，我后悔了呀！我一步走错了。”

春枝的眼眶也发潮了，她像亲生姐妹那样紧紧搂着竹青嫂，轻轻说道：“别哭了，别哭了。”

“妹子，你说我可怎么办？”竹青嫂绝望地问着春枝。

春枝慢慢把她扶起来，拉下吊竿上的手巾，给她擦着眼泪，说道：“竹青嫂，你听我说。”

竹青嫂忍住哭，鼻孔唏嘘着。

“竹青嫂，你受了杨玉亮的骗。”

竹青嫂把脸埋在两手里，又哭了。

“别哭，”春枝紧紧地攥着她的手，“他是狼心狗肺，他看上了你那十多亩地，还有那几间房子。”

“他，”竹青嫂断断续续地哭着说，“他还让我把水牛儿送到城里去学剃头，把小丫头送给那没儿没女的人去当闺女，他想拆散我们亲骨肉。”

“他这是想把你当做不花钱的劳动力！”春枝低沉地说，“你看，多么狠心。他欺骗你，就是为了你的财产，为了你这能干活的两只手，他没有一点儿真心实意！”

竹青嫂，这个被污辱的女人，一切都明白了，她的心像被恶狼咬了一口，流着鲜血，她的手发冷，喃喃地说：“我真恨我自个儿，我对不起水牛儿。”

“别难过，竹青嫂。”春枝托起她的脸，亲切地望着她那晶莹的眼睛，鼓励地说：“到社里来吧！就凭你这双能劳动的手，你会有幸福日子过。好好哺养你的儿女，让他们都长得有出息。”

“妹子，我来，我到社里来。”竹青嫂被春枝的话燃点起希望。

“你要想找个贴心的人，”春枝的脸发烧了，她很害羞说出口，但还是说出来，“就找个老实厚道的，能知冷知热，心疼你，也不会让孩子受委屈。切不可信那些花言巧语的家伙，他们都是虚情假意，没一星儿人心。”

“我的亲妹子！”竹青嫂又倒在春枝怀里，像是有话要说出出口。

正在这时，门口外一个孩子喊道：“春枝姑姑，您快去劝

劝，张顺叔拿着红缨枪要去揍杨玉亮，大家都劝不住，春宝叔让您赶紧去！”

“牛儿！”竹青嫂叫道。

“牛儿，进来，你妈在屋里！”春枝跑出去，把水牛儿拉进院子。

水牛儿低着头，站在院里，不肯进屋。

“竹青嫂，你们娘儿俩坐吧！我去看看。”说着，春枝就赶紧跑走了。

竹青嫂一步从屋里迈出来，上前搂住水牛儿，说了一声：“牛儿，妈对不起你！”就呜呜哭起来。

水牛儿咬着嘴唇，脸焦黄焦黄的，猛地，伏在他娘的肩头，抽抽咽咽地哭了。

“牛儿，妈回头了，你还恨妈吗？”竹青嫂害怕地问着儿子。

“妈，只要不让杨玉亮到咱家来，我听您话。”水牛儿哭着说。

“牛儿，妈的心肝哪！”竹青嫂把脸贴着儿子。

“妈，”水牛儿小声说，“您跟我去看看虎兴叔，他受的伤很重。”

“走！”竹青嫂低低地说。她感到，水牛儿带给了她希望，带给了她幸福，带给了她新的生活。

于是，竹青嫂抱着小女儿，牵着水牛儿，到虎兴家去，她走得很急，累得水牛儿拉着她的手跑。

虎兴家，一盏煤油灯放在窗台上，春枝已经把愤怒的人群劝走了；医生看过伤，留下了药，春枝派张顺赶驴去送，也走了。她一个人在外屋给虎兴煮挂面汤。

竹青嫂进来，她看到春枝，脸红了，羞怯地不敢抬头。春

枝完全明白，她像若无其事地站起身，说道：“竹青嫂，你替我煮吧！我到堤上看看。”说完，便往外走。

“夜晚谁看着呀？”竹青嫂问道。

“张顺赶驴送大夫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陪着。”春枝在门外回答。

竹青嫂端起一碗挂面汤，走进屋来，只见虎兴躺在炕上，脑袋裹满雪白的纱布，脸苍白得像一张白菜叶子，他紧闭着眼，呼呼地睡着。

竹青嫂端着碗挂面汤，踌躇地望着虎兴，她的心一阵一阵发疼。

“虎兴叔，醒醒，吃碗挂面汤吧！”水牛儿走过去，轻轻动了动他的肩膀。

虎兴吃力地睁开眼，突然，微弱的眼光像是燃起一点火，脸痉挛着，发皱的嘴角上，艰难地掠过一抹笑影。

“吃吧！”竹青嫂声音小得听不清。

虎兴颤抖着想抬起胳膊，但是又无力地放下了。

“妈，虎兴叔不能拿筷子，您喂他吧！”水牛儿皱着眉头说。

竹青嫂就近虎兴的枕头，低着眼皮儿，也不看他，夹起一箸儿，送到他的嘴边。

外屋门“咣当！”一声，透进一股风，窗纸“呼啦！”响了，张顺丧着脸走了进来。

竹青嫂一惊，愣住了。张顺看见竹青嫂，也僵住了，他没理竹青嫂，就坐到外屋锅台上，点着一袋烟，吸起来。

竹青嫂喂完面，低低地对虎兴说：“你睡吧！我走了。”便连忙抱起小女儿，牵着水牛儿，走了出来。

街上，静悄悄的，天空，繁星眨着眼，野外，青蛙呱呱地

叫，一阵夜风带着青纱帐的清香吹来。竹青嫂的心里，像是一天乌云被吹散了。

水牛儿牵着他妈的手，喜兴兴地说：“妈，我在社里劳动，已经挣了五十分了。虎兴叔说，要分给我五十斤粮食呢！”

竹青嫂说不出话，她的喉咙发噎。

一进门槛，她吓了一跳，屋里点着明亮的灯，她不敢走过去，便高声问道：“谁？谁在屋里！”

“嘻！是我。”

杨玉亮像一只老鼠，从屋里跳出来。

“你干什么来！”竹青嫂气得手脚哆嗦起来。

“我给你陪错。”杨玉亮虚伪地干笑了两声，低声下气地说，“咱们不能为了拌两句嘴，就伤了感情，我刚才说的话，就等于放屁，你别记在心里。”

“水牛儿！你给我揍他！”竹青嫂愤怒地厉声喊道。

水牛儿早拿过一根扁担，冷不防照杨玉亮的脚踝骨狠狠地揍了下去，杨玉亮一声鬼叫，打了个滚儿，便瘸着腿，跑向后墙，爬出去了。

“臭坏蛋，我看透了你的心，看穿了你的骨头！”竹青嫂手指着杨玉亮的后影，狠狠地骂道。

竹青嫂一只手紧紧抱着小女儿，一只手抚摸着水牛儿的头，她的心明了，眼亮了，这个女人，又站了起来！

16

河堤上，护堤哨棚的灯全亮了，就像千万只雪亮的眼睛，监视着这条发怒的河流。

雪亮的灯光照见了河面，河心上，还有着顺流而下的渔船和运货船，虽然落了帆，停止了纵情的嬉闹和粗犷的歌声，但是船头仍然挂起雪白的灯，他们镇静地站在灯下，放船在黑色的河面上前进，勇敢的船夫，是不怕运河七月的山洪的。

在护堤队员们的脚下，怒吼的运河已经跟这些勇士们搏斗得疲倦了，但是那巨大的涛声，仍然震动着地面，把哨棚都摇动了。

在指挥棚里，俞山松赤着脚，衣服全湿了，一缕水淋淋的头发搭在眉眼上。刘景桂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破裤，还高高地挽了起来。

“你看这些撑船的姑娘小伙子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俞山松坐在汽灯下，眺望着河心上像流星似的小船，“运河啊！被征服了。”

刘景桂望着俞山松那苍白的脸，那明亮的黑眼睛里跳跃着顽皮的火花，就像运河滩那些淘气的孩子。他笑了，一股兄长的温柔的感情突然在全身流动，他疼爱地说：“小俞，你去睡个觉吧！昨晚不是昏倒了。”

俞山松感到了刘景桂那深挚的爱，他像小弟弟似的腼腆地笑了，他猛地跳起来，眨眨眼，说道：“睡？我才不困呢！我倒想跳下河去，去追那些小船。好！现在水不涨了，你留在堤上，我回到村里去整那一摊子，可不能让山洪调虎离山。”

说着，他就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刘景桂听着他那光着脚丫子“啪嗒！啪嗒！”远去的声音，猛地站起来，追了出去。

“小俞！小俞！”

俞山松站住了脚，这时刘景桂气喘吁吁地跑来，低声说道：“你要注意安全呀！这暴风雨的夜晚很危险，我看把春宝留在村里吧！”

“我不用！”

“不光是为你！党团员跟青年积极分子都上堤了，村里太空，敌人会钻空子。”

俞山松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道：“对！那就再调回几个，你们也注意堤上堤下的巡逻，麻痹不得。”

于是俞山松握紧了手枪，上了子弹，小心地沿着树丛阴影悄悄行走，不使自己暴露在月亮下。

月亮在乌云里穿行，时隐时现，田野上也时明时暗，被风暴雨洗过了的繁星，明亮明亮的，倒映在平原上的溪流、池塘和水洼里，反射出千颗万点的银光，白茫茫的天河倒泻下来，跟奔腾的运河交流了。

一颗长长的流星，拖着白光的尾巴，从天空划下来，擦过河面，擦过青纱帐，擦过村庄、果园和树林，在遥远的地方陨落了。在这静静的夜，能够听见流星陨落的声音。

一只长夜失眠的布谷鸟，像是再也按捺不住了，便对着美丽的月亮悠长地叫了一声；这声音，随着流星一起消失了，然后，平原又寂静下来，再也没有响动，比从前更寂静了。

俞山松的心，被这没有声音的夜弄得更紧张了，像是一根绷紧的弦子。他看见，青纱帐里，那些躲藏在潮湿闷热的墓穴里的野獾和狼叭狗子又出来了，紧擦着一簇簇的豆丛，悄悄地行走。

最宁静的夜，也是最不宁静的夜。

在村口，俞山松碰见了春枝，春枝笑道：“你来得真巧，我正要上堤去找你去呢！”

“快回去，村里成了空城了！”俞山松压低声音说。

他们加快了脚步，穿过村外的杜梨树林，雨后的树林里，弥漫着潮湿发腐的气味，那坚硬发酸的杜梨，也散发出一种冰

凉醉人的、沁人肺腑的、淡薄的香气。

回到家里，春枝喘了一口气，就急急忙忙地向俞山松报告道：“竹青嫂觉悟了！”

“真的吗？”俞山松振奋起来，“杨玉亮埋藏粮食的地方，她说出来了吗？”

“还没有。不过她这回真是下决心跟杨玉亮一刀两断了，她恨死了他！”

“快抓紧！”俞山松双手抓住春枝的肩膀，“你现在马上到她家去，她会告诉你的。然后我派春宝他们去监视住麻二老信跟杨玉亮。我，去看住那两个家伙。”

“哪两个家伙？”

“那两个家伙！”

“周腊八家呢？”

“有景桂在。”

春枝迅速地跟俞山松交换了一个眼色，就跑了出去，俞山松一把抓住她，说道：“带着枪！”

等春枝走后，俞山松连着狠狠地吸了两支烟，分配了春宝他们的任务，穿上鞋，也没顾得换下湿衣裳，就出了门，扑进黑暗里去了。

在麻二老信家黑漆漆的仓房里，杨玉亮跟麻二老信躲在一个粮囤后面，麻二老信咬得牙像嚼石子似的咯咯响，那只独眼像要凸出来，射出绝望的凶残的光，就像一颗跳动的绿色的鬼火。杨玉亮像一摊烂泥，歪倒在墙角落，完全瘫痪了。

“你妈的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麻二老信已经骂得累了，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现在也不骂你了，眼前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宰了那个娘儿们灭口。周振山跟阎德海都是硬汉子，掉了脑袋也不会拉出咱们来，也许咱们还能逃出个死，等

待将来出头露面之日。”

“杀人要偿命，我不去！”杨玉亮吓得窝缩一团。

麻二老倌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掴了他个嘴巴，气得呼哧呼哧地发喘，说不出话。

“二叔，您别打我！您听我说，”杨玉亮捂着肿起的脸，吐着血沫子，“我想咱们还是坦白了吧！交出粮食，让高明给咱们遮盖遮盖，也许能够得到宽大，至多押上几年；只要心不死，等出了狱，咱们再干，只要留下这条命，有着这口气。”

“你他妈的想得多美！”麻二老倌嘴里飞溅着腥臭的吐沫星子，“刚才高明来过了，他说咱们从来没有过关系，各奔前程，他也完蛋了！反正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他妈的就豁出这颗脑袋去吧！”

“我……我还想活！”杨玉亮哭了。

“你去不去？你要再说不去，我先宰了你，再去宰那个娘儿们！”麻二老倌疯狂地掐着杨玉亮的脖子。

“我……我去！”杨玉亮哼哼唧唧地说。

“好！咱俩一块儿去，你拿那把宰猪刀子，我拿那把斧头。”麻二老倌像抓小鸡子似的把杨玉亮提起来，对着他脸上啐了口浓痰，骂道：“我×你的妈！你他妈的这个尿种，胆小鬼。”

“啊啊，啊啊！”杨玉亮失魂落魄地呻吟着。

“把那娘儿们宰了，如果追究下来，我去投案，替你偿命，留下你这个年轻的，等到将来报仇！”在幽暗中，麻二老倌再也抑止不住老泪，并且悲哀地呜咽起来了。

“二叔，二叔！”杨玉亮被感动得叫着。

“别他妈的啰嗦了，走吧！”麻二老倌擦了一把满脸的眼泪，跳了起来。

于是，这两个家伙相跟着奔竹青嫂家去了。

春枝到了竹青嫂家，水牛儿和那小女儿已经睡着了，竹青嫂面对着那盏小油灯，迷惘地沉思着。多么可怕的一个命运的剧变啊！玉盘明镜似的月亮已经升到夜空正中了。从这时候起，她将走向一个新的生活，再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人儿了；她将会跟那个朴实的大汉的生活连在一起，在田野上劳动，在家里，她做饭，他抱柴，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她将会跟他生一个像水牛儿那样伶俐可爱的孩子，水牛儿会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去上学，生活里永远是欢笑；她也会渐渐回想起那已经遗忘的情歌，当炊烟升起的时候，她坐在灶口边，当给他缝衣做鞋的时候，她坐在柳荫下，轻声地哼起来。

她笑了，但是眼眶却发酸起来，如果那勇敢的船夫不死，她的幸福不会来得这么晚；如果在生活中没有碰到杨玉亮，她的心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创伤。她痛苦得全身都疼痛了，她悔恨自己的过去，但是她的前面不再是一片渺茫，而是光明的道路。

她想起了春枝，是她，把她从噩梦中唤醒，然而，她却还有一件可耻的秘密隐瞒着她，想到这里，她紧锁双眉，沉重的忧郁又回来了。

正在这时，窗根下春枝低低叫道：“竹青嫂，竹青嫂，你开开门。”

竹青嫂开了门，看见背着枪的春枝，吓了一跳，春枝笑道：“我是给你做伴儿来的，睡吧！咱们躺下说说话。”

她们上了门栓，吹熄了灯，一片洁白的月光照进来，竹青嫂在春枝的怀里伤痛地哭泣了。

“竹青嫂，你难道还有什么话没跟我说，你难道还看不透我的心？”春枝轻声轻气地问道。

“妹子，我对不起你，我还有一件事情瞒着你。”竹青嫂抽抽泣泣地说，“在我那土棚子里，埋着杨玉亮的粮食。我本来不敢藏，他打我，骂我，逼着我挖了一个地窖，后来我让他搬走，他又花言巧语地欺骗我，说是留着结婚后过日子的。我几次想跟你说实话，可是又怕受了牵连，现在我再不说，我还算是个人吗？”

“竹青嫂，我还能说什么呢？”春枝轻轻地叹息道，“你解下了这个坠在脖子上的石头，你就会轻松愉快了，以前的痛苦，就是这块大石头把你坠的。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等候你说出口。你现在肯说出来，就说明你跟那条肮脏黑道不再藕断丝连了。咱们真正是知心的了，真正是一家人了。”

“妹妹！”竹青嫂激动地亲着春枝。

她们正说话，突然，有人轻轻地敲着窗棂，用哆哆嗦嗦的声音小声叫道：“水牛儿妈，水牛儿妈，让我死在你的脚下吧！”

春枝把被子蒙住竹青嫂，说道：“杨玉亮！”

竹青嫂恐怖地扎在春枝的怀里，说道：“他一定是来杀我的，不要听他那可怜话。”

“别怕，你去开门，我在门口等着他！”春枝凑拢竹青嫂的耳边说了一声，就轻轻溜下炕，在外屋门后去等候着。

竹青嫂装出刚睡醒的样子问道：“谁？”

“我！”杨玉亮轻轻地啜泣，“让我见你一面再死。”

“我不信你的话！”

“不信就不信吧，临死之前总让我再见你一面啊！”杨玉亮哀求着。

“好，我开门放你进来，说完话就马上给我滚！”竹青嫂跳下炕，可是她的腿已经发软了。

“好咧！”杨玉亮柔顺地答应。

门无声地打开了，杨玉亮举起那把宰猪刀子，但是门后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杨玉亮的宰猪刀子“啪”地落在了地上，他双膝软软地跪下来，匍匐着哭着：“饶我这条狗命吧！不是我要来的。”

春枝正要从门后闪出身，这时，一把斧头打门外飞进来，“当啷”撞在墙上了。

“抓住他！”春枝高喊道。

院里“噗通”一声，从葡萄架里和矮墙外跳进几个年轻人，把麻二老倌包围住了；麻二老倌还想要赤手空拳地抵抗，春宝抡起了枪把子，把他打昏在地上。

“把这两个家伙带走，不要惊动乡亲们。”春枝叮咛了春宝，又回到屋里去安慰吓昏了的竹青嫂。

也是在这个时候，高明和杜常青躺在李冬至家东厢房的炕上，杜常青辗转了很久之后，嘴里咕噜咕噜地咒骂着睡着了，高明仰着脸，把两手枕在脑后，望着顶棚，沉思着。

突然，他翻了个身，低低唤道：“老杜，老杜！”

杜常青回答他的是吼吼的鼾声和歇斯底里的梦话。

于是他把手悄悄伸过去，摸着了那支冰凉的手枪，又摸着了那几颗圆滚滚的发暖的子弹，便匆忙地整理了一下行装。他决定连夜沿河走下去，黎明时候可以到达河对岸的一个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去。

他跳下炕，踮着脚尖走到院里，他望了望天空，等月亮隐没在一块乌云里，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便开了门，溜进院墙外那一片小树林里去了。

俞山松已经跟上了他，他并没有发觉，当他走出小树林，想要钻进前面高粱地里去的时候，俞山松喝住了他：“高明！”

你干什么去？”

“啊！俞书记，我是……”高明笑嘻嘻地走上前来。

“啪！”

“啪！”

两支手枪同时响了。

俞山松感到肩头一热，两眼飞出了金星，连夜的睡眠不足，使他的身体虚弱了，他摔倒在地上，但是仍然清醒地射出了第二枪。

高明的右手腕中了子弹，骨头被打断了，他一声鬼叫，想弯腰用左手拾起手枪，但是摇晃着撞在一棵杜梨树上了，事不宜迟，他咬了咬牙，钻进高粱地里跑了。

但是，他刚跑到地中间，猛然从高粱丛里跳出一条大汉，飞起一脚，把他踢了个滚儿，骑在了他的身上，重重地擂了几拳，他就失去了知觉。

那大汉就是刘景桂。

枪声掀起了平原的骚动，村村庄庄的狗都狂叫起来，遍地的青蛙也叫成了一片。

17

在白色的医院里，一片丁香树林中坐落着一座小白楼，丁香树散发着苦涩的清香气，阳光在丁香叶上蹦跳，丁香树的枝叶在南风里发出金属片相磨擦似的声音。

金色的阳光穿过丁香树那茂盛的枝叶，照进打开窗户的病室，躺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的俞山松，愁苦地皱着眉头，想从丁香树林的空隙间看到外面，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他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伤口也已经长上了嫩肉，但是医生仍然不

允许他出院，他是多么渴念着医院白墙外那火热的生活啊！

突然，远远地传来一声布谷鸟的悠长的啼叫，他眨了眨眼，轻轻地用嘴学叫起来，布谷鸟是和运河平原上的青纱帐、果园、杜梨树林以及每一个人分不开的，他的心又飞回运河滩了。

“好一只布谷鸟，可惜缺少个对唱的！”

窗根下，一个响亮的声音笑道。

俞山松忙坐起来，惊喜地叫了一声：“周橐同志！”

“怎么，一只孤孤单单的布谷鸟，闹情绪了吧？”周橐笑眯眯地问俞山松。

俞山松脸烧红，忸怩地低下头，笑了。

“能不能出来坐一坐，我不想进你们那病室，我不愿意呼吸那种空气。”周橐皱着眉头，问道。

“什么你们的你们的？住医院比关禁闭还难过。”俞山松矫健地从窗里跳出来，喊道：“我要冲出牢笼了！”

“唉呀，你！”周橐吓得喊了出来，抱住了他。

“这没什么！”俞山松调皮地挤着眼睛笑了，“小时候我妈拿笤帚追我，我在井口上一个跟一个地翻跟头，吓得她脸都白了，扔了笤帚，坐在地上儿呀肉儿呀地哭起来，我可就逃出了一顿揍！”

“你的孩子也会这样吓唬你！”周橐拉着他的胳膊，“到那边的椅子上坐。”

他们在一个朝着太阳的绿漆椅子上坐下了，低垂下来的丁香枝，给他们遮住了毒热的阳光，一股股穿过树枝的小风，就像一股股清泉水从他们胸前背后流过。

“周橐同志，让我赶快出院吧！”俞山松愁眉苦脸一副可怜相，急切地央求道。

“我来看你，就是为了让让你早出院的。”周檣笑着说。

“今天就离开，马上就走！”俞山松欢喜得跳起来。

周檣一把把他按倒椅子上，笑道：“过度兴奋对病人是有害的，你还要再住三天。”

“这算什么早出院啊！”俞山松不满意地瞥了周檣一眼，伸手拉下一条丁香枝子，嘬着嘴。

周檣的面孔严肃起来了，说道：“本来是应该让你住满期的，甚至还要更长一些，因为你着实太累了。但是，地委已经报请省委批准，调你担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工作；而三秋大忙就要到来，所以不得不委屈你了。”

俞山松惊慌地说：“我太年轻，不能胜任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

“你是热情的，朝气蓬勃的，能够不怕困难，勇往直前，但是也要锻炼得更理智，更冷静。”周檣没有接俞山松的话茬，慈爱地望着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中间还忍不住拥抱了他一下，就像拥抱亲爱的小弟弟似的，最后用坚定的声音说道：“你会学会的。周总理到咱们地区来视察农业生产。我要到地委去向总理汇报工作。好，再见！”

“我送送你。”

“不用了，你的身体还很虚弱，外面风很大，不要伤了风！”周檣坚决地一挥手，迅速地走出了小丁香林。

俞山松望着周檣那矫健的身影，他的心里激动得好像初汛的春水，他竭力压抑着难以抑制的冲动，他的眼眶潮湿了。

突然，在小丁香林外，传来周檣愉快的笑声：“嗨！你们来了。”

“周书记！”是刘景桂跟春枝的声音。

“我要去赶火车，不能陪你们了，你们快去吧！不过要到

屋里去谈，他跟我在外面谈了很长时间，在外面吹得太久对身体不好。”

“是咧！”春枝低低地说。

俞山松抹了抹眼睛，转过身，春枝和刘景桂已经走进了丁香树林。

“山松！”春枝哽咽地叫了一声，跑到近前，她张开胳膊要抱住他，但脸一红，又忸怩地站在一边了。

“俞书记，你好了！”刘景桂笑着走过来，用坚硬的大手握住俞山松的胳膊。

俞山松笑了，说道：“在这个绿漆椅子上坐吧！”

“不！周书记说，要到屋里去，不然会影响你的身体。”春枝说。

“我就不进去了，”刘景桂笑着说，“我要到银行去还一笔农业贷款，回来再到你这儿来一趟，跟春枝一块儿回去。我给你带来了那两颗大苹果，是公社送给你的，不过请你放心，不扣你的工分。”说着，他从捎马子里掏出那两颗肥硕艳红的大苹果，递给俞山松。

俞山松接过来，嗅了嗅，笑道：“真香，一定也很甜，谢谢乡亲们！社里还好吗？有什么情况？”

“还好，”刘景桂点点头，“我们正帮助那些贫苦户收拾庄稼，我想秋后再请示一下，把他们吸收进社，或者至少吸收一部分。”

“完全正确，应该发展，应该扩大！”俞山松若有所思地连连说，他的眼光突然投在刘景桂身上，“你坐一会儿，咱们把这个情况谈谈。”

“不用了，你们两口子团圆团圆吧！春枝会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你。”刘景桂笑嘻嘻地说完，就很快地离开了。

走进病室，春枝望着亲人那病弱清瘦的身体，苍白得像一张白纸似的面孔，只有那一双眼睛更明更亮了，春枝双手一捂脸，伤痛地哭了。

“怎么啦，怎么啦？”俞山松温柔地摇着她。

春枝把头抵在他的怀里，哭了很久，才抽抽泣泣地说：“你看你的样子变得多厉害呀！只有那一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

“脑袋也还像从前那样！”俞山松顽皮地说，想驱散这种悲伤的气氛，“而且比从前更聪明了。”

“你看你，又扯笑话！”春枝撒娇地捂住他的嘴，假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这不是笑话，”俞山松笑着反驳她，“跟敌人斗争了这一场，吃了他们一枪，学会了很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来！你给我谈谈你们帮助贫苦户的工作情况。”

“我不谈，我不谈！”春枝动气了，“不管黑间白日，家里外头，见面就是汇报工作情况，你现在又在病里，还这么不要命。”

“好吧！”俞山松长叹口气，困惑地笑了。

俞山松也感到自己太干巴巴的了，谁知道春枝对这种缺乏抚爱和温情的生活有没有苦恼？她是会原谅他的，她会把忧郁和苦恼隐蔽起来，但是正因为这样，俞山松就更觉得对不起她。

他们沉默了很久，春枝被俞山松的沉思弄得迷惑了，她以为他生了气，也不敢言语了。

春枝望着丈夫那凝神沉思的眼睛，她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她望了望四外，脸上一阵飞红，小声说道：“你听一听，他，孩子在跳呢！”

俞山松听见了那可爱的小生命的跳动，他孩子气地笑了，“是啊！他已经想跳出来了。”

“他一定像你，是个在井口上翻跟头的小淘气儿。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多么好的孩子啊！”春枝躺在俞山松的怀里，闭着眼，陶醉地低语着，微微地张开了嘴，轻轻地喘息。

“是的！我们要有一个孩子了，他是胜利的象征！”俞山松骄傲地掠过一片笑影，大声说，“敌人想暗杀我们，但是被我们消灭了，而且我们又诞生了新的战士，共产主义的战士！”

运河，在落雨季节后宽阔起来了，像一条蓝色的大江，静静地歌唱着似的向下游流去，往返的帆船，就像飘浮在蓝色河面上的朵朵白云。

两岸无边的青纱帐，发出使人窒息的潮湿的熟香气，那绵延十里的葡萄园、果园和金黄色的向日葵，在苦热的南风里飘散着浓郁的芳香。

在布谷鸟啼叫之后，撑船的姑娘小伙子们唱起粗犷的、振奋人心的前进曲。

俞山松被新的战斗信念激动得站起来，张开了胳膊，朝霞从东山燃烧起来了。

运河啊，青色的夏天！

1955 年 12 月迎春的冬夜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4 月出版

私 访 记

夏天，杜梨树林弥漫着发酸的甜蜜的香气，布谷鸟最爱在这里停留歌唱，情人们最爱在这里聚会倾谈。

正晌午，太阳照着浅蓝色的河面，一只破旧的小渔船，拴在岸边的一棵老龙腰河柳上。几只贪馋的水鸟，在河面上低飞嬉闹，想偷吃船舱里的鲜鱼；而在白云下，一只雄劲的苍鹰在盘旋，追逐着愉快轻捷的水鸟，想要伺机捕捉它们。于是，地面上便有一片浓黑的阴影在移动。

一棵枝叶繁茂的杜梨树下，躺着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俩都脱下了上身的破褂子，铺在白干沙地上，把两只鞋叠起做枕头。一个约有二十五六岁，显得苍老、忧郁、沉着；一个大概是二十一二岁，显得粗犷、热情、调皮。

他们吃完了几个玉米饼子和两条咸鱼，那年轻的小伙子便鲤鱼打挺坐起来，跑到船上抱来一个斗大的绿皮黑纹大西瓜，抡起拳头把西瓜打成两半。他俩便

各抱半个啃起来，一股股粘腻的甜汁，从他们的嘴边流到紫糖色的胸脯上。啃光了瓢，他俩便顺手把瓜皮掀到河里去，河面上溅起一团洁白的水花，两个半圆的西瓜皮随着静静的运河，流向下游的远方去了。

那年纪大些的小伙子吃完西瓜，“唉”地叹了口气，两手交叉在脑后，闭上了眼睛。

“春夏哥，别为娘儿们的事伤心吧，不值得！”那年轻的小伙子像是哀求地劝道。

“我跟她情义已断，伤什么心！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叫春夏哥的小伙子发火地嚷道。

“有什么不简单？她不是闹着离婚吗？离就离吧！凭你刘春夏在咱们杜梨树的威信，还愁找不到更好的老婆？我早就看出来，陆秋莲可盼望你离婚呢……”

“住嘴！”刘春夏暴躁地喝道，“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娶了这个老婆，受了这么大的害，我宁肯绝后，也不结婚了。可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到底在哪里呀？”那年轻的小伙子眨巴着眼睛。

“问题是她威胁我，不答应把六亩地全给她，她就把咱们这个秘密社揭发了！”刘春夏痛苦地说。

“揭发就揭发吧！天塌了有众人撑着，决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罪名。”

“可是我这是拿党籍做的赌注啊！”刘春夏声音低沉地说，“现在离秋收还有两个月，是不是能丰收还不敢肯定。如果暴露了，高书记怎么会饶得了我？春天他亲自警告我说，要是再违令办社，就把我开除出党！”

“是啊！问题严重。”那年轻小伙子也愁眉苦脸起来，“那就把六亩地全给她。”

“这怎么行！”刘春夏大叫道，“咱们全社四户，总共三十几亩地。让她给拐走六亩，得受多大损失啊！再说，我没一亩地，社里也会有意见。”

“凭劳力吃饭，谁会有意见？”

“可是咱们并不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呀！”刘春夏又长叹一声，便翻了个身，不想再说话，闭着眼睛假睡了。

“农业社，农业社！”那年轻小伙子仰脸望着杜梨树枝上的小青果，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就是因为没有农业社，刘兰不肯跟我结婚，可是咱们的农业社哪辈子公开呢？唉！……”

他们躺在杜梨树林的阴凉里，太阳照射不下来，一阵阵温润清凉的河风拂过他们的身体，炎热的天气，使百鸟鸣虫都倦怠了，一个个躲藏在浓密的枝叶下歇息起来。只有那彩色斑斓的啄木鸟，不疲倦地啄着树干，啄完这一棵又飞到那一棵，发出单调如一的声音；还有那愚蠢迟钝的山鸽子，躲在树丛里或粗树枝上，傻子似的，沉闷地叫，于是把杜梨树下躺着的人催眠了。

他们刚刚睡着，突然对岸有人喊道：“杜梨树下的二位同志……”

刘春夏并没睡熟，他坐起来，推推那年轻的小伙子：“喂！石榴，对岸有人喊咱们呢。”

“不理他，准是想白坐船过河的家伙！”那年轻的小伙子翻了个身，照旧呼呼地睡。

“二位同志，肯不肯过来呀？”是个苍老的南方口音。

刘春夏揉了揉眼睛，跳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河边望去。只见对岸沙滩的芦苇丛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一个年纪轻，一个年纪老，一个扬着草帽，一个挥动着手帕，向他们打招呼。

“石榴，起！”刘春夏又重回到杜梨树下，拿起褂子，穿上鞋，摇醒了那年轻的小伙子。

那叫石榴的年轻小伙子爬起来，但是睡意仍然很浓，揉揉眼睛又想躺下来。刘春夏一把扯起他，小声说：“快把船划过去！恐怕是外地的干部，走差了路。”

说着，他俩跳上渔船，解开拴在河柳上的绳子，篙头一抵河岸，船便划向河心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从芦苇丛边走过来，后面跟着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同志。这老头个子不高，斑白的头发，两道大扫帚眉，阔嘴巴，宽鼻梁，那一双眼睛像两颗寒星似的闪闪发光；上身穿的是一件薄绸旧汗衫，下身穿的是一条旧蓝咔叽的裤子，脚下是一双千层底布鞋，背着一个大草帽。

船还没有靠岸，那人便笑着伸出大手，用他那南方口音说道：“打扰你们了！”

“没什么。”刘春夏跳下船，惶恐地握了下手，嘴里咕噜了一声，便去拴船。

“二位同志贵姓？”那人和蔼地问道。

“我叫刘春夏。”

“我叫王石榴。”

“什么村的？”

“下游白杜梨树村！”两个同声回答。

“好漂亮的村名！”那人微微显得口吃地喊了一声。他眼睛瞥了一下那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同志，那人也微笑着点点头。

“我们白杜梨树不只是村名漂亮，而且风景在运河滩这一带也最美丽！”王石榴骄傲地挺着胸脯说道。

惶恐不安的刘春夏也平静下来了，问道：“请问二位同

志，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们是从这里路过的！”那三十多岁戴眼镜的同志抢着答道。

那年老的同志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问道：“现在河里的鱼多吗？”

“多！”刘春夏回答道，“我们俩驾着这只小船，一张补过的旧网，一天能打四五十斤鱼。”

“多少钱一斤？”

“想买吗？”王石榴顽皮地笑道，“我们运河打鱼的规矩，不在河边卖鱼，过路客人想吃，我们可以白送几条，要买得到村里。来，您挑吧！”

那年老的同志爽朗地大笑了，他矫健地跳上了船，弯腰从舱里提起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笑问道：“如果我要上岸到村里去买，多少钱一斤？”

“一块钱十四……”王石榴想抢着回答，但是刘春夏使了个眼色，他咽了口唾沫，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

“一块钱十二斤，同志！”刘春夏红着脸说，显然他没掩盖住他的说谎。

“十二斤？”那年老的同志心疼地叫了一声，那条大鲤鱼便从手上落到舱里了，“是供销社的收购牌价吗？”

“不是！”刘春夏摇摇头，“这是我们自己定的价钱。”

“为什么不卖给供销社呢？”

“他们只收购农业社渔业组打的鱼，并且要订长期的合同，我们的……他们不要！”刘春夏的声音低得听不见。

“你们不是农业社的？”

“不……不是。”

“你们村有没有农业社？”

“没……没有。”

“来，咱们到那边去打一网鱼好吗？”那年老的同志指着不远处的河柳丛下。

“我们的网破了！”刘春夏很难为情地说。

“没关系，我给你们补！”那年老的同志高声笑道。

“同志，您？”王石榴不信任地、嘲弄地望着他。

“小同志，你可别看不起我，”那年老的同志豪迈地拍着胸膛，“我不是跟你吹牛皮，讲起打鱼这营生，我还是个行家呢！从七岁起，我就跟我父亲到江上打鱼，我们的长江，要比你们的运河宽得多，深得多！”

“你们长江的鱼，可没我们运河鱼多，没我们运河的鱼大！”王石榴傲气地说着大话。

“我不跟你打这个架，你没到过我们长江，我却到过了你们运河！”那年老的同志诙谐地笑道，“来，欣赏欣赏我补的网吧！还请你这位运河的打鱼能手多多指教。”

“我虽然没到过你们长江，可是却在地图上看见过，只不过是一条青色的窄道！”王石榴不服气地狡赖着，“走吧！领教领教您这位长江的打鱼老将怎么补网。”说着，篙头一点，小渔船轻快地划到河柳丛下了。

小船停泊在满是阴凉的河面上，那年老的同志脱下他的汗衫，掏出手帕，弯腰浸了河水擦着他的头、脸和脖颈，浑身湿漉漉的，便盘着腿补起网来。

王石榴瞪着滴溜溜圆的黑眼睛，追随着那年老同志的灵活蹦跳的手指，惊讶的舌头伸出老长，流下了一股股的口涎。

一阵阵凉丝丝的河风，夹带着芦苇和树林的暑热的香气。那年老的同志一面熟练地补着网，一面随随便便地问道：“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我们村是穷户庄，”刘春夏回答说，“二十九户贫农，十七户中农，没有一家地富。”

“有没有共产党员？”

“有，有一个……”刘春夏猛地脸红了，前额也出了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就是。”

“这位小同志呢？”年老的同志微笑地指着王石榴。

“我是青年团员，正在准备入党！”王石榴仰着头，挺着胸脯，响亮地答道。

“他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刘春夏补充介绍道。

“有多少青年团员？”

“一个班，”王石榴自豪地说，“十二个！”

“同志，”那年老的同志温和地问道，“你们村有共产党员，有不少青年团员，而最主要的，你们绝大多数都是贫农，为什么不组织农业社呢？”

“因为……”王石榴又要抢话，但是碰到了刘春夏那严厉的目光，说了半截又咽回去了。

“这位刘春夏同志大概是有什么烦恼吧？”那年老的同志已经补好鱼网的窟窿，非常内行地抛撒到河里去，问道。

王石榴对那年老的同志的补网本领，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像面对着运河上那些可钦可敬的老头一样，快嘴地说：“他那胡搅蛮缠的老婆要跟他打离婚！”

“为什么？”那年老的同志好奇而又关心地问道。

“因为农业社的问题……”

“你再多嘴！”刘春夏威胁地对王石榴喝道。

“那么你回答我，”那年老的同志笑呵呵地说道，“为什么你们村有这么好的条件，却没有组织农业社？”

刘春夏的目光正注视着在不远的河面上盘旋的苍鹰，他突

然把视线收回来，暴跳如雷地嚷道：“因为我们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我怕开除党籍！”

“可是，我们党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一条规定？”那年老的同志眼睛眯小了，但却炯炯闪光。

“没有这规定，”刘春夏倔强地抬起头，眼睛挑战地凝视着那年老的同志，“可是县官不如现管！”

“那么，是谁立下的这条规定呢？”

“我们区委副书记高通海！”刘春夏咬着牙，抑制着激怒，低沉地说。

年老的同志那锐利的眼光，突然投向那三十多岁戴眼镜的同志，那人已经面红耳赤了。

“那就请你讲讲这个新奇规定的故事吧！”那年老的同志满有趣地催促着，“我也长长见识。”

“同志，您是只想听听这个新奇故事呢，还是要帮我们打抱不平呢？”刘春夏一肚冤气，被那年老的同志的悠闲猎奇的态度惹恼了。

这一声粗暴无礼的喊叫，把那三十多岁戴眼镜的同志吓呆了，王石榴也变了脸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在那年老的同志的身上，空旷无声的河滩上，就越发空旷无声了。

年老的同志把手搭在刘春夏的肩膀上，像老妈妈似的说道：“讲吧！我们不是只听故事，然后拍打拍打屁股就走的，我们要打抱不平！”

刘春夏的眼眶酸了，一股辛酸的委屈涌上心头，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他用手抹了抹眼泪，甩了一把从鼻孔里流出来的稀鼻涕，说道：“我们村有个秘密社……”

“讲吧！”年老的同志镇静地说。

“春天里，我们村的穷户像烧起一把野火，全村呼啦一下子就合作化了。可是到春耕的时候，因为没有管理经验，怎么也调配不开，不知道谁又在里边拆台，牲口病了，犁杖坏了。于是便打起架来，像一窝乱营的马蜂，全社哗啦一下子散了。区委副书记星夜赶到，总结了两天两夜的经验教训，得出个结论：白杜梨树缺乏骨干，缺乏经济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成立农业社。我们把社缩小到十多户，高书记仍然摇头不准。我们去投奔山楂村农业社，他们正在挨整，连明带夜地开会，检讨盲目冒进的错误，动员新入社的退社，也就不肯收留我们。后来我们合伙养一头骡子的四户贫农，组织了一个小社。我三番五次地到区委会去磨菇，高书记火了，他咬牙瞪眼地跟我喊叫，说我再这么故意捣蛋，就要用党纪处分我！我回到家，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越想越没路：单干吧，这头骡子怎么办？那就只有切成四份了。我们四户核计一下，分开没活路，不管他！咱们来个明散暗不散，大家选了我当主任，我也狠了心，先对党隐瞒这件事吧！等办好了再跟党谈，如果办垮了，我自动请求把我开除出党！”刘春夏说到这里眼皮发红，声音也哽塞了。

“那么你们现在明白没明白，为什么会哗啦一下子垮台了呢？”年老的同志急不可耐地问道。

“不知道！”刘春夏难过地摇摇头。

“你说里边有人拆台，那么这个拆台的人是谁呢？”年老的同志又焦急地追问道。

“不知道！”刘春夏的声音已经低得听不见了。

“周檣同志！”年老的同志沉痛地对三十多岁戴眼镜的同志说，“这难道不正是勾画出我们官僚主义的面孔吗？他们只会抡大斧，左砍右砍，恨不得把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砍得不留

一寸，可是却不帮助他们认识存在的问题，找出方向，仍然让他们糊涂着。”

刘春夏猛地站起来：“啊！这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春天山楂村整社的时候见过他的面。”

周檣同志垂下了眼皮，低沉地说道：“我虽然不是像高通海那样拿刀硬砍，但是我用软锯来慢慢锯，像整山楂村那样，一截一截地锯掉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那年老的同志面对着刘春夏，两只严峻的眼睛闪着光：“刘春夏同志，你们做得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好党员，谁敢说是违反党的纪律？我们应该向你，向白杜梨树的贫苦农民检讨。”

“这……”刘春夏和王石榴都向后倒退了一步，惊讶地望着这个冷峻的老头。

“毛主席亲自到农村调查访问过……”那年老的同志庄严诚挚地说道，他顿了顿。

滨河村庄响起了钟声和哨笛声，嗡嗡地在热风里震荡，田野上的歌声交织着唱起来了。

“他看出了我们的错误，前不久，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说，农业社不是要缩小和砍掉，而是要大大地发展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

“毛主席！……”刘春夏惊叫了一声，却呜呜咽咽地哭了，“我们心里憋着多少委屈呀！”

这时，在岸边的青纱帐里，闪动着几个人影。年老的同志用手把刘春夏的头抬起来，给他擦干了眼泪，说道：“刘春夏同志，你愿意不愿意领我们沿运河滩跑一趟，到群众中去，让我们了解了解农民们的委屈？”

“愿意！”刘春夏像腼腆的孩子似的低声说，“那太好了！”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得没说出来。

王石榴像小猴子似的跳到年老的同志面前，神色紧张地问道：“可以不可以把毛主席的话说给乡亲们听听，算不算小广播？”

年老的同志笑了：“就算不是小广播吧！”

“我们社的招牌现在可以不可以挂出来？”王石榴眼里闪烁着喜悦的火花。

年老的同志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道：“这是光荣体面的事，又不是违法丢脸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挂出来呢？”

王石榴一蹦多高：“这下子可大快人心啦！只要我把毛主席的话跟乡亲们一说，把我们那白底红字一直未见太阳的招牌挂出来，那我们白杜梨树就滚了锅啦！”他狠狠地揍了刘春夏一拳，“离婚就离婚吧！她想威胁你把地全带走，那可是猫咬屎泡空欢喜啦！”说着，他跳到河边去解船绳。

“让你们的运河翻江倒海吧！现在实在太平静了。”年老的同志粗犷地大笑，高亢地喊道。

“请您先行一步，我跟他说几句话就来。”刘春夏红着脸，非常不安地说。

那年老的同志和县委书记周檣，踏着灼热的干沙滩，慢慢地向前走去。

刘春夏看他们走出十几步了，便压低声音说道：“石榴，你说这个老头是谁？”

“是谁？”王石榴茫然地望着刘春夏。

“看着不眼熟吗？”刘春夏狡黠地反问道。

王石榴搔着后脑勺，“眼熟，可一时想不起来！”

“省委书记！”刘春夏一字一板地说。

“省委书记？”王石榴吓得张大了眼睛，“对！是他，在报

纸上看见过他的照片。”

“所以，他的话非常重要！”刘春夏显出一副极其严肃的神色，“你回去只能向乡党支部书记刘景桂汇报，不许对其他人泄露秘密，等我回来再说。”

王石榴本想向乡亲们第一个报告这个神秘故事的欲望，被泼了一瓢冷水。他翻了翻眼皮，不情愿地点点头：“好吧！”

刘春夏突然顽皮地眨了眨眼，说道：“快向刘兰求婚吧！咱们可需要干部。”说着，他扭头便去追赶省委书记。

王石榴终于忍不住，他跳起脚，大喊道：“省委书记同志，不到我们村去吗？”

“不，我们还要赶到前村呢！”省委书记他们齐声回答。

他们一边走一边还回头招手，直到影子都在青纱帐的小道上不见了，王石榴才像从大梦中醒来，急忙撑起船；小船像离开河面似的飞向下游去了。

小渔船在山楂村头打了个急旋停下来。王石榴跳下船，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在河边的向日葵丛中站住了脚，用手做成喇叭筒，向不远的果园里叫道：“喂！刘景桂同志在吗？”

果园里正在拾掇果树的姑娘们，在茂密的果树丛中和富有弹性的果树枝头，唱着，叫着，欢笑着，像一群布谷鸟、花胡不拉鸟、山喜鹊、黄鹂、麻雀凑在一起喧闹。

“你们是聋子吗？我问党支部书记刘景桂在不在这里！”

果园里一下子静下来了。

沉了沉，站在最高枝头的果树队长银杏，手搭凉棚望了望河面上，眨巴眨巴黑葡萄似的眼睛，弯下腰，低声对下面的姑娘们说：“是白杜梨的王石榴，嘻！”

“你是从哪个山上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不认得你！”银杏笑着喊道。

“哈哈！”姑娘们大笑起来。

“你们是瞎子呀！睁开你们那杏核眼，仔细看一看，我是白杜梨树的王石榴，找景桂同志有急事！”王石榴从向日葵丛中跳出来，又急又气地跺着脚。

这时，一个穿紧身碎花小褂儿的姑娘，从高高的雪梨树上抱着树干滑下来。她跳过果园的篱笆，向小船那里招了招手，就跑向靠河岸的杜梨树林去了。

“我们这里没有刘景桂同志，可有个刘兰同志！”银杏耍着鬼脸儿尖着嗓子叫道。

“我们知道你的本意也不是找刘景桂的！”一个薄嘴皮儿爱说俏皮话的姑娘喊。

王石榴气得向果园啐了口唾沫，一拧脖子向杜梨树林跑去。姑娘们在后面起哄地呼叫。

在一棵枝叶伸展、蓬搭着像雨伞似的杜梨树下，有着几点雀斑的刘兰已经靠着树喘息着在等候了。

“你这么急火流星的，有什么紧要事？”刘兰看见王石榴走近来，上前问道。

“大喜事！”王石榴故意皱着眉头，噘起嘴。

“什么大喜事？”刘兰瞪大眼睛问道。

王石榴鼓着腮帮子，不说话。刘兰推了他一把，“你看你！”

“刘景桂同志呢？”王石榴气哼哼地问道。

“他到村南玉米地检查去了，你有什么事？”

“我碰见省委书记了，要向他汇报。”

“什么，省委书记？”刘兰将信将疑地叫了一声。

“你爱信不信！”王石榴生气了。

“信，信！”刘兰啄木鸟似的点着头，“你快说给我听听！”

王石榴立刻又兴奋起来，他像陶醉了似的，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完了吗？”刘兰不满足地问道。

“完了！”王石榴擦着脑门子上的汗，咽着唾沫湿润嗓子。

“毛主席的话说得多好啊！省委书记多好啊！”刘兰激动得说不出话，她举起手去杜梨树上摘下一颗酸杜梨果，“你张开嘴，含着它就解渴了。”

“我现在胆子可大了！”王石榴嘴里含着酸甜酸甜的杜梨，口齿不清地说道，“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我敢迈大步了，不！我要跑，撒开腿向前跑，也不！我要张开翅膀飞！”

“你多好，你多可爱呀！”刘兰抑制不住自己，投到王石榴的怀抱里了。

他们陶醉在杜梨树林沁人肺腑的芬芳气氛里，呢呢喃喃地，谁也听不见谁在说什么，只听见两人的心都在怦怦地猛跳。

“刘兰，到我们白杜梨树来吧！我们多么需要你。”王石榴喃喃地说。

猛地，在他们旁边的杜梨树枝头的一只布谷鸟，短促地叫了一声，他们连忙松开了。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刘兰轻声问道。

“咱俩结婚吧！现在我们也有农业社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要知道，我们是多么缺乏有经验的骨干啊！只要你一来，我们就会选你当社务委员。”

“什么，我……”刘兰摇摇头，眼睛不敢看王石榴，望着地面上的一朵火红的野花，“我离不开我们山楂村，我们山楂村有优越的条件，我进步会快。你别难过，咱们可以结婚，可是我还要在我们山楂村农业社劳动，城里的工人，不是有很多

是夫妻在两个工厂工作的吗？’

“你看不起我们白杜梨树？”王石榴跳后一步，瞪起眼睛。

“我……”刘兰扑过去。

“去！”王石榴气恨地推开她，“你嫌贫爱富！”

说着，他一扭身，跑走了。

河边，小船不知被哪个恶作剧的姑娘解开了，推到河里去。小船在河面上像是一片落叶似的漂浮着，王石榴狠狠地骂了一声，“噗通！”跳下了河，爬上了船，狠命地一划，小船飞走了。

果园里，姑娘嘲弄地哈哈大笑起来。

刘兰伤痛地哭了，她追出杜梨树林，跳起脚对果园里的姑娘们喊：“你们！……”便不顾一切，沿着河边的羊肠小道，疯狂地跑，哭着喊道：“你站住，你站住！我愿意跟你去呀！……”

果园里一下子鸦雀无声了，姑娘们都张大眼睛，伸长脖子眺望。只见刘兰像一只受伤的小布谷鸟，追赶着前面飞奔的小船，身影儿越来越远了……

1956 年 1 月初稿 5 月重写 原载《新港》1956 年 7 月创刊号

初 春 夜

晚霞在西山的树林上染了一抹红，但一会儿就消失了，山影和树林湮没在苍茫的夜色里。

夜空中，一颗颗冷冷的星子静悄悄地跳出来。田野上的残雪，闪烁着一蹦一跳的寒光。公路两边的村庄里，有隐隐约约的狗叫声，但是被突然刮起的北风吹远了，听不见了。

李牛子赶着一辆双套的胶皮轱辘车，从县城里跑回来，他是给区粮库运粮食的，因为多加一班回车晚了。背后，一股刺骨的冷风直钻进脖子；迎面，几点雪花冰渣子打在脸上。他赶忙把老羊皮袄紧紧裹住，把狗皮帽子拉下来，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酒葫芦，仰脖子一口气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团白气，又把葫芦裹住放在怀里，几口烈酒下肚，顿时浑身燥热，他抡圆鞭子吆喝一声，两匹黑马便放开四蹄清脆地奔跑起来。

突然，前面一道手电的白光射来，李牛子被照花了眼，于是把车放慢了。

“我能不能坐您的车呀？”一个娇嫩的小姑娘的声音。

“到哪儿去呀？”

“山楂村渡口。”

李牛子眯起眼睛盯着小姑娘，小姑娘穿着一件新花棉袄，缠着一条毛茸茸的头巾，戴着白口罩，只露出一对黑溜溜的眼。

“行！”

“谢谢您。”

“你给多少钱？”李牛子一眨眼，装得蛮声蛮气地说。

“哟！还要给钱呀？”那小姑娘叫了一声。

“哼！想白坐，”李牛子鼻孔哧了一声，“赶车的要吃饭，拉车的要吃草，能白坐吗？”说着，一挥鞭子，黑马又奔跑起来了。

“您等等，我给钱！”小姑娘提着个柳条包，在后面紧赶，一面带着哭声喊叫。

黑马站住了，小姑娘连滚带爬地上了车，怀里死死地提着柳条包，牙齿不住咯咯地发响。

“讲好价钱吧！”

“随您便。”小姑娘甩了一把鼻涕，不知是冻的，还是哭了。

他俩都沉默了，只听见车轮沉闷的转动声和清脆的马蹄响。北风不停地呼呼嚎叫，打透了姑娘的棉袄，她蜷缩成一团了。

看不见村庄，也看不见树林，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蜿蜒的公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宽带，伸向无边漆黑的夜世界。

小姑娘被这沉寂得令人窒息的夜吓得恐怖了，对这个高大的赶车老头子也害怕起来。她真想哭，但是又不敢，便咬着牙

把眼泪忍回去了。

“大叔，快到了吗？”

“还有二十五里。”李牛子也不回头，只是闷闷地答应一声，又掏出了酒葫芦，仰着脖子喝了一大口。

“您别喝酒，”小姑娘胆怯地说，“喝醉了，赶到堤下的小河里就麻烦啦！”

“哈！你真把我看扁啦，”李牛子大笑道，“要不是你坐我的车，我早躺在车上睡着了，这两匹马会把我跟我的梦一块儿拉回村去。”

小姑娘见他和气了，连忙问道：“您是什么村的？”

“白杜梨树。”

“噢！”小姑娘连忙问道：“大叔，您告诉我，运河这一带家家都入社了吗？”

“没听说谁还单干，连地主、富家都当上候补社员了。”

“啊！”小姑娘兴奋起来了，“您是什么社的？”

“我……”李牛子刚要回答，猛地又咽了回去，心里暗暗说道：“城里的丫头真厉害，转弯抹角地盘问你。这是因为我跟她要了车钱，她想问明白地址，好给社里写信告我的状。哼！”

“您是哪个社的？”小姑娘又追问道。

“告诉你你也不知道。”

他们又谁也不搭理谁了，这时，公路逐渐靠近运河，只听见运河里咔嚓嚓冰裂的声音。

“真是像他说的那个样子！”小姑娘自言自语地说。

“谁？”李牛子猛地回过头问道。

“他。”

“他是谁？”

“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小姑娘忽然噗哧笑了。

李牛子粗犷地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姑娘！你这张嘴可真是伶牙俐齿，你贵姓啊？”

“你不告诉我，我为什么告诉你？”

“生气了，哈哈！”李牛子跳下车去，把老羊皮袄脱下来，扔给了小姑娘，“披上吧！你的牙都快磕碎了。”

他并不再跳上车辕，却摇着鞭子，跟着黑马一齐跑。

“你还得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李牛子回过头说。

“我姓王，叫王蓝。”

“你由城里到我们运河上来干什么？”

“我看他来，”王蓝害羞地说，“我快一年没看见他了。”突然，她一阵心酸，眼泪流出来了。

“他在我们运河干什么？”

“听说是当区技术推广站站长。”

“啊！”李牛子吃了一惊，低低地叫了一声。

“您认识他吗？”王蓝欣喜地问道。

“不！”李牛子摇摇头。

“他不给我写信，不能怪他，要怪我。”王蓝伤心地叹了口气。

“他为什么不给你写信呢？难道到乡下就把城里的媳妇忘了！啊，你是他家里的吗？”李牛子说溜了嘴，连忙又拐弯了。

“不，我不是他的……”王蓝脸羞红了，“大叔，您说他是不是又找了爱人呢？”说到这里，她又哭了。

“谁知道他呢，这种人！”李牛子气忿忿地说，“可是我又不知道他叫什么，我怎么知道？”

“他不会这样，他不应该这样！”王蓝捂住脸，伤痛地哭

起来了。

李牛子猛地勒住黑马，车站住了，他带着父亲般的慈爱问道，“姑娘，你为什么老哭啊，大冷的天，会哭坏身子。”

“可是我害怕呀！”王蓝痛哭道。

李牛子吆喝一声牲口，车缓缓地向前进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猛地一摔鞭子，粗声粗气地说道：“姑娘，你放心，只要他在我们运河，我就给你找到他。变了心，哼！这种人！他不是党员？”

“是党员。”

“那他敢！”李牛子大叫道，“咱们去找党支部，不给自己的媳妇写信，到乡下又找了爱人，哼！这种人！”

“我不是他的……是我的不对！”王蓝连忙说。

“你的不对，你的不对，你到底是怎么个不对呀！”李牛子暴躁起来。

“大叔！”王蓝叫了一声，就哭了，许久，才哽哽咽咽地说起来：“我是城里的人，念完了高中一年级……”

“啊！是个有学问的姑娘。那他还变心，这种人！”李牛子插嘴道。

“大叔！”

“好，你说吧！”

“念完了高中一年级，我得了肺病，就休了学，躺在家里养着。他那时候在农业机械化学院念书，是我们同院的街坊徐大妈的外甥，他常从学院到城里来看徐大妈，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理想。我想当作家，或是当历史学家。他呢，光是惦念着运河，想在运河滩上建立拖拉机站，建立农业技术站。”

“啊！”李牛子快活地拉长声音叫了一声，“他怎么这么爱

我们的运河？”

“他是运河的人嘛！”

“什么村的？”李牛子站住了脚，瞪着眼睛问道。

“我忘了。”王蓝难为情地说，“那时候我对农村不感兴趣，他说过，我也没记住。”

“唉！姑娘，你呀！怪不得……”李牛子不满意地摇了摇头，长叹了口气。

“我们常常吵嘴，可是感情很好。我想，虽说理想不一样，可是我当作家可以到运河去体验生活。去年，他毕业了，可是我的肺病还没完全好，我整整哭了一天一夜……”

“你是个哭姑娘！”李牛子低低地笑道。

“一天，他来了，高兴得又跳又叫，说是已经分配他到运河拖拉机站跟农业技术站工作。他让我跟他一块儿走，他说运河有河流，有树林，有帆船，空气清新，养肺病很快就会好，病好了，就参加农村工作。我一听就火了……”

“你看你！”李牛子流露出十分的不满意。

“可是他仍然笑嘻嘻地死劝活劝。我那时候真是昏了，说了一些可恨的话……”王蓝放声大哭了。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让我到乡下去，一辈子没出息，你好统治我呀！”

“唉呀！看你说的这种话！”李牛子气恨地说，“你是团员吧？”

“是。”

“你们团支部没批评你？”

“团支部不知道。”

“后来呢？”

“后来，”王蓝哽哽咽咽地说，“他气坏了，一句话没说就跑了。我又哭了一天一夜，我想他心多狠啊！让我这样的病身子到乡下去，怎么受得了？我又是一想，哼！他不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好比他矮一头，他多自私呀！……”

“你！人家这怎么算是心狠跟自私？”李牛子愤愤不平地喊道。

“过了两个月，他从乡下来了信，说了几句安慰话，还是一死地要我到乡下去。”

“这个人，工作方法也太强迫命令了，要说服动员嘛！”李牛子批评道。

“我看完信，手脚都凉了，气得一阵阵发昏，三把两把把他的信撕碎了，扔了一地，又扫起来，扔在炉眼里。于是我拿起笔给他回信，我骂他自私、狠心；我说，我不怕你的威胁，我可不是甘受欺压的女人！写完信，糊上信封，我就出门奔邮筒跑……”

“你们这些年轻人！”李牛子摇了摇头。

“可是我刚一迈出门槛，扭身又跑回来了，往床上一扑，我就大哭起来。我怕呀！要是真决裂了，我这一辈子可怎么过，我怎么能够忘了他？我想，狠狠心吧！为了他，牺牲我自己，到乡下去。我坐了起来，想拿笔来写信，可是理想跟身体的问题又涌上心头，我把笔一扔，又趴在床上哭起来了。”

“你给他回信没回信？”

“没回信，我不敢写。不同意到乡下去吧，我怕决裂了；说去吧，我又下不定决心，就这么拖延下来了。”

“他呢？”

“他也再没来信。我天天盼信，夜夜梦见他，邮递员都让我给问烦了。不知怎么，我开始读苏联和中国写农村的小说，

看报纸也特别注意农村的消息，我渐渐感到农村可爱了。我常常到徐大妈屋里去闲谈，想打听一些他的情况，可是徐大妈什么也不知道。大叔，哪怕他给我写个明信片，说上几句软话，我就会跑去找他，我已经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了！可是他就不写，他是个坚强的人。”

“那你为什么又来找他呢？”李牛子讥诮地问道。

“我决定到农村工作了！”王蓝激动地说，“春节，他给徐大妈写信来，动员她家还乡生产。他说，运河现在都是高级农业社了，他说他现在住在山楂村乡高级农业社，是个三千多户两万多亩地的大社，社里已经有了电话，一九五七年还要在运河边修建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供给运河一带三个乡的用电……”

“姑娘！”李牛子猛地大叫一声。

“我在徐大妈那里看到了他的信，我哭了，为什么他不给我写信？男人的心真狠呀！他一定是又找到了爱人，把我忘了。我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不给他写信承认错误，我为什么不跑到乡下去看他！我一夜没睡，我下定决心，我已经十九岁了，虽然肺病已经养好，可是再上学也有些晚了，农村现在需要知识分子，这正是我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分力量的时候。我要跟他在一块儿，永远也不吵架了，永远也不离开了，在运河住长了，生活熟悉了，我将来还可以当作家，写小说呀！”王蓝的眼里闪着火花，激动得声音都发颤了。

“姑娘！你这样做太对啦！你的他也找到啦！”李牛子抓住王蓝的胳膊，狠狠地摇着。

“大叔，您认识他？”王蓝紧握住他的手，紧张地问道。

“他是不是姓方？”

“姓方。”

“是不是叫方秋枫？”

“是他！是他！”玉蓝叫道，“大叔，他在哪儿？”

“就在我们白杜梨树工作区住。”李牛子像谈自家人似的说，“秋枫建社扩社的时候是我们山楂村乡工作组长，可得人心啦！我告诉你，他没变心，也没找新的爱人，我刚才骂了半天，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他。你为什么不早说，拐这么大的弯子！”

“大叔，您快赶车吧！快着呀！”王蓝哭了，叫道。

李牛子也高兴起来，打了个响脆的花鞭，黑马便放开四蹄狂奔起来；马蹄声就像冰雹雨似的，惊破了运河那寂静寒冷的春夜。

“大叔，您说我在农业社干什么好呀？”在隆隆的车声中，王蓝高声问道。

“当会计，搞俱乐部，或是将来参加民办中学跟修建水电站工作，随你便！有学问的人在我们乡下是珍珠玛瑙！”李牛子也高声回答。

公路已经靠近运河了，可以看见运河冰面上的闪光，隐隐约约地也可以听见开冻了的淙淙的流水声。扑面，运河那冰冷而又发暖的清新气味吹来了。

“看哪！”李牛子用鞭子指着，“从这里起，就是我们山楂村乡的土地了，这是山楂村渡口，我们再跑出三里，在白杜梨树渡口上岸！”

“您再快一点儿吧！”王蓝央求地叫着。

黑马简直像飞上青云了，猛地，车身一颠，已经跑下了堤。到河边，李牛子跳下来，提着脚跟，拉着黑马走上河面上的冰道。

河面喳喳地响，王蓝吓得尖叫一声，李牛子回头笑道：

“合上眼！”说着，他照黑马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于是就像腾空一样，跑上了河岸，后面，一块大冰块“噗通”沉下河去了。

“唉哟！”王蓝睁开了眼。

穿过一片杜梨树林，就进了村里，于是狗便叫起来，李牛子暴怒地喊道：“狗日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别叫啦！吓住贵人。”

车在村中间的一个柴门口停住了，王蓝一跃跳下来，被一簇酸枣丛绊倒了，李牛子连忙拉住了她：“姑娘，你呀！小心玉体。”

“大叔，他就住在这家吗？”王蓝抱住柳条包，就要进门去。

“等一等，我问问，他是谁家都住。”于是，李牛子朝院里高喊道：“五更嫂子，秋枫住在你这里吗？”

“你问秋枫呀，他到社里开会去了，他说今晚住在山楂村。”院里，一个老太太回答道。

“他妈的，真不凑巧！”李牛子嘟哝着说。

“大叔，您把我送到他那里去吧！”王蓝焦急地说。

“我一个人去吧！你进屋去暖暖。”

“不！”

“哪……好吧！我打个电话。”

“电话？”王蓝惊讶地问。

李牛子两手攀住一棵大枣树的树枝，像猴子似的爬了上去。他骑在一个枝桠上，便扯着嗓子喊起来：“社办公室注意啦！社办公室注意啦！现在白杜梨树工作区要跟你们通话。”

在这四野无声的深夜，这粗犷的声音就像一口铜钟似的洪亮。

过了一会儿，山楂村那边回话了：“白杜梨树注意啦！电话已经接上线了。”

“请方秋枫同志马上回到白杜梨树来，有紧急要事！”

“他不能回去，现在正参加防风林带规划会议。”

“没告诉你是紧急要事吗？”

“工作区的工作要服从全社整体的工作，不行！”

李牛子火了，骂道：“你是不是外号叫泥鳅的那小子，你怎么他妈的不通情理，秋枫的爱人从城里来啦！”

“牛子大爷，您别动肝火，我这就去告诉秋枫，让他们赶紧鹊桥相会！”

李牛子从枣树上攀缘着跳下来，擦着脑门上的汗，笑着对王蓝说：“这小家伙是个捣蛋鬼，可就是怕我。头年夏天我们俩打了个架，旱地上让我给摔了三个跤，水里让我灌了四口水，哈哈！”

“大叔，他什么时候能到？”王蓝着急地问。

“怎么，你等不了啦！好，咱们赶车接他去。”李牛子爽朗地大笑了。

“大叔，让我怎么谢您好啊！”王蓝感激得落了泪，“给您这车钱。”

“你别寒碜大叔啦！”李牛子拨开她的手，诡秘地小声说，“大叔是个老光棍，还是个老小孩儿，就好说个扯淡话，逗个趣儿，这个老狗日的！”

“大叔，您比我爹妈待我还亲啊！”王蓝把老羊皮袄给李牛子披上。

“闺女，好好在我们运河干吧！我们运河的人心肠热，处处你都会感到跟家里一样。”李牛子转过身，轻轻地拍抚着王蓝的头。

猛地，王蓝一声尖叫：“他来啦！”

“在哪里？”李牛子瞪大眼睛，前面是一片果园，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来啦！”

王蓝像一只轻灵的小鸟儿，跳下车，她想喊，但是胸膛堵塞住了，喊不出来，她只是拼命地向前跑。

“秋枫！”王蓝终于从胸膛里迸发出这一声。

那人一惊，就跑来了。

“秋枫，我来了！”

王蓝一阵昏眩，就倒在那带着运河的泥土和树林的清新气味的怀抱里了。

在不远的果园那边，李牛子难过地“唉！”了一声，用粗硬的手掌揉了揉眼睛，却又忍不住呵呵地笑起来。

1956 年阳春 3 月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6 年 4 月 4 日

瓜棚记

1

夏夜，运河边的瓜园里洒满乳白的月光，闷热的南风吹得瓜叶发出簌簌的幽响，浓厚的瓜香气弥漫着整个瓜园。

已经七十五岁的看瓜老爷爷，靠着瓜棚，点起一锅烟，烟窝里蹦跳着的火光，就像河边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他的身边，放着一把长满黄锈的生铁刀，那是他十八九岁参加义和团时的武器，一直保留到今天。

大概是被猛烈的旱烟陶醉了，或是被运河敲击河岸的水声催了眠，他瞌睡起来了。

忍耐不了酷热的布谷鸟在不停地叫，瓜园上空，蝙蝠就像在南风里飘舞的白杨树叶子。

猛地，看瓜老爷爷跳起来，一把抓住了一条瘦嫩的胳膊。“唉哟！”一个小伙子尖叫一声，却又淘气地嘻嘻笑了。

“秋收，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呀！”看瓜老爷爷睁开了眼，哈哈大笑起来。

“老爷爷，您的身体不行了，像这么爱睡觉，一园子瓜早让人家偷光了。”

“不行？”看瓜老爷爷又加上一把劲，“你试试？”

“没关系，再加把劲！”陆秋收挺着胸脯，憋住气，虽然胳膊生疼，却强忍住不龇牙咧嘴叫唤出来。

“好小子，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看瓜老爷爷松了手，跟着又摇摇头，有点感伤地叹了口气：“是老喽！”

陆秋收抖着疼痛的胳膊，笑着说：“老爷爷，别悲观哪！我这是嘴硬，说真的，我这胳膊都快断了。把您那套刀法传给我吧！”

“好！活动活动身体，咱们就开始练。”看瓜老爷爷兴致勃勃地说。

陆秋收皱了皱眉头，忽然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道：“老爷爷，明天再练吧！我现在还有事。”

“干什么去？”

“嘻！您知道……”陆秋收羞得脸红了。

“小子，你刚十七岁，这么早就搞恋爱，可伤筋骨呀！”老爷爷盯着陆秋收，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老爷爷，我们这不是搞恋爱，我们是在搞发明呀！”秋收急忙辩白。

“发明什么？”

“我跟红桃要发明一种新的船，摆渡特别快，一篙头就能从河这边撑到河那边去。”陆秋收兴奋地说着。

“算了吧！”老爷爷一撇嘴，拉长声音说，“别满脑瓜子胡思乱想，还是到地里去多挣几个劳动日，免得你爹骂你。”

陆秋收生气了，喊道：“好！连您也不信任我。”说着，一跺脚就走了；但是刚走到井台那里，又扭转身来，面对着看瓜老爷爷，瞪圆眼睛说：“您看着吧！我还要改造您的西瓜呢。”说完，又要走。

老爷爷抢上一步抓住他，问道：“改造西瓜，怎么改造？

“用杂交的方法。”

“什么叫杂交的方法？”老爷爷性急地问。

这下子可把陆秋收问住了，他咬了咬嘴唇，翻了翻眼皮，沉吟了半天，才说：“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

“什么书，哪儿有？”

“这书叫《瓜类杂交栽培法》，社里图书室有。”

“把那本书带来，每天你给我念两段听听，行不行？”老爷爷用央求的口气说。

“行！”秋收点点头，跑了。

“杂交，杂交……”老爷爷拍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在篱笆外面，陆秋收说道：“老爷爷，我今晚住在您的瓜棚里吧，不回家了！”

“为什么不回家？”

“免得又挨我姐姐的骂！”

2

渡口，一只小船，拴在像藤萝似的扭曲的河柳上，摇摆着。从船舱里，透出昏黄微弱的灯光，一个小姑娘，在低低地哼着小调。

“咕咕咕！”

陆秋收躲在一簇野麻后面，学着布谷鸟叫。

灯光一跳，小姑娘走出船舱，从船上跳到岸上。

“红桃！”秋收从野麻叶里露出脸来，“你爹在不在？”

“不在。”

“好啊！”陆秋收蹦了出来。

“爹又到杜八亩家嚼舌头去了。”红桃噘着嘴说，“杜八亩那老家伙不定又给咱们造什么谣呢！”

“没关系，心里没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秋收满不在乎地说，“他们爱信不信，等咱们发明出来，就把他们的嘴堵住了。”

“我说的不是那个！”

“你是怕他挑拨你爹不安心摆船呀？没关系，我正想干呢！正好试验咱们发明的船。”

“你真是缺心少肺！”红桃一甩胳膊，赌气地自己上船去了。

秋收也不理会，他们俩吵惯了，说不上几句话就会拌起嘴来，可是谁也不记在心上。

船舱里，饭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红桃又纳起鞋底儿；秋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铺在桌上，上面画的是一只新奇的船。

“我已经完全想好了！”秋收激动地说。

“快说吧！别扯废话。”红桃用牙咬着麻绳儿，瞪了他一眼，说。

“你看！”秋收手指着那只船。

“我不瞎，看见啦！”

“我不说了，你怎这么气人！”秋收恼火起来，抓起图纸就要塞进口袋里。

红桃连忙按住他的手，咯咯笑道：“老煤油桶，点火就

着，说吧！”

“我已经完全想好了，你看！”秋收又兴奋起来，“把船头改成尖形，水面的阻挡力量就小得多了，再把船舵加大，速度一定会回快！”

“对呀！对呀！”红桃把鞋底儿往床上一扔，凑拢来叫道。

“等明天测量一下水流速度，这个发明就准确了。”秋收咧着嘴嘿嘿笑着，像小孩子似的望着那纸上的船。

猛然，岸上一个粗暴的声音喝道：“谁在船舱里，给我滚出去！”

“爸爸！”红桃叫了一声，秋收的脸却白了。

咚的一声，老谢头跳上了船板，弯腰望了望船舱里，跺了一下脚，吆喝道：“我就知道是秋收这个坏小子，你给我滚！”

“爸爸，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船。摆渡可快啦！”红桃喜幸幸地说。

“什么他妈的新的船。邪魔歪道！”老谢头气狠狠地说。

“不信您看看哪！”红桃从秋收手里抢过那张图纸，递给她爹。

老谢头接过来，扫了两眼，就三把两把撕得粉碎，扔到河里。

秋收给吓傻了，红桃哇的一声哭起来，喊道：“爸爸，您真是蛮横不讲理，您还我这张图纸！”

“没关系，明天我再画！”秋收忽然说了话。

“滚！”老谢头一挥胳膊，怒吼道，“你不用惦上我这只船，我不摆啦！”

“您不摆我来摆，好不好？我正想试验这个发明呢！”秋收呆头呆脑地说。

“我把它劈了烧火！”老谢头粗脖子红脸地喊叫。

“大叔，您不能信杜八亩的话！”秋收从船舱里走出来，面对着老谢头，“杜八亩那个老中农的脑袋都让自私的蛆给咬烂啦，您给社员运送东西，他说给记的工分太少，那是挑拨！”

“滚！你别教训我！”老谢头把秋收一推推下船去，秋收在岸上踉踉跄跄抢了几步，险些摔倒了，他直起腰，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爸爸，您疯啦！”红桃气恨地跳着脚，挣脱开她爹，飞跃到岸上去追秋收，“秋收，你等等！”

秋收站住了脚。

红桃从后面气喘喘地赶上来，拉着他的袖子，柔声说：“秋收，你气坏了吧？”

“没有！”秋收摇摇头，“明天我再画。”

“那测量水流速度呢？”

“后天。”

“那怎么行啊！”红桃的眉头拧成个疙瘩，“你连着两天不下地，黑板报又会点你的名，你姐姐又要数落你了。”

“没关系，听惯了。”

“那不好，你挨批评我也不好看，”红桃说，“你看让我来测量水流速度吧。”

“好！我本来想让你测量的，分工合作，怕你没耐性，不肯干。”秋收高兴地说。

“你……”红桃又要吵，想骂他“你胡说”！但是想到他刚才受了她爹一肚子的冤枉气，连忙咽回去了，问道：“拿什么测量呢？”

“我到社里去借闹钟。”

“你姐姐是团支部副书记，又是社务委员，她不赞成你，

能借得来吗？”红桃发愁地说。

“能借得来，我那个主任姐夫支持我。”

“那就好哩！”

“可是你得细心啊！”秋收不放心地说。

“一定！”红桃用指头戳了一下他的鼻子，“告诉你，别狗眼看人低。”

说完，她耍了个鬼脸儿，就咯咯咯地笑着跑回渡口去了。

3

看瓜老爷爷在井台洗着脚，一边扇着芭蕉叶扇，一边凝望着天上那白茫茫的银河，数着那数不尽的蓝湛湛的星星，他总是那么静静地思念着什么。

篱笆外面一阵脚步声。老爷爷问道：“是秋收吗？”

“是！”

“怎么一会儿就回来了！”

“红桃她爹把我给赶出来了。”秋收走到瓜园，坐在井台旁的青石头上。

“为什么？”

“他说我们的发明是邪魔歪道，把我的图纸给撕了。”

“小子，”老爷爷轻轻地拍着秋收的头，“你还不够踏实呀！所以别人不看重你。比如说，那本什么杂交方法的书，你还没看完，就要改造我的西瓜。”

“是……”秋收有些羞愧地说。

“来！把你发明的那个什么船给我说一说。”老爷爷把破芭蕉叶扇递给秋收。

“没有图，怎么说得明白呀？”秋收闷闷不乐地说。

“我能听明白，你说吧！”老爷爷闭上眼睛，靠着井台的葫芦架静听。

秋收喝了口凉井水，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老爷爷听着听着，不住地点头。最后，秋收跳起来，抡着胳膊说道：“要是这么一改造呀，这木船不但走得快，而且装得多啦！”

“好小子，你长着颗聪明的脑袋！”老爷爷睁开眼，说道，“我给你打个下手，帮你干，明天咱们先做出个模型，好不好？”

“好啊！老爷爷。”秋收愉快地大叫，跟着又一撇嘴，“哼！可是我姐姐老打击我，等成功了再说。”

“你姐姐是团支部副书记，怎么会打击你！”老爷爷笑眯眯地问道。

“别看她是团支部副书记，我就不佩服她！”秋收忿忿地说，“整天板着脸，见人就给解决思想问题，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可是对我那没结婚的姐夫呀，又温柔又和气，我看着她那样子就生气！”

“嗨！你们姐弟俩是水火不相容啊！”老爷爷哈哈大笑，“她一定是批评过你，要治你的思想病吧？”

“可不是呗！”秋收更生气了，“她说我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不务正业，不爱劳动，光是胡思乱想。还说我……还说我跟红桃是乱搞恋爱，难道她跟我那姐夫自由对象，也算是乱搞？”

“你姐姐的话可也太过分了，”老爷爷摇着头，“不过，你最近这些日子每天才挣三分，也不怎么露脸。”

“方秋枫同志也批评过我，我接受，心服口服。我佩服他！”秋收说。

“方秋枫同志支持你的发明吗？”

“当然支持^啰！”秋收用洋溢着愉快的声音说，“方秋枫同志多了不起，才二十三岁，大学毕业，拖拉机站站长，现在还代理区委书记，又有学问，又有办法，说话叫人那么爱听，打心眼儿里服气。”

“是啊！”老爷爷点点头，“他真是敬老爱少，到咱们村来，总要我上我这里坐坐，喜欢听我讲讲义和团的故事啦，运河的传说啦，种西瓜的技术啦……”

“他爱人王蓝同志也不简单，”秋收抢着说，“念过高中，现在在拖拉机站搞秘书工作，才十九岁。方秋枫同志还让我到她那里去学习初中物理跟数学，可是我不愿意去。”

“有这么好的老师，为什么不去？”

“别扭！”秋收不好意思地说，“她才比我大两岁，又是个女的，跟方秋枫同志学习还可以。”

“爱面子，哼！要不得。”老爷爷不满意地从鼻孔里哼了两声。

“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呀！”秋收不服气地说。

“什么叫尊严？谁有本事就向谁学习。”老爷爷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知道我的种瓜技术跟谁学的吗？”

“跟谁？”

“跟我师妹！”

“师妹？”秋收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师妹！”老爷爷笑了，跟着就陷入在沉思里，慢慢地说：“光绪二十五年，我加入了义和团，到运河上游楼梓庄去拜师傅学武艺。我那师傅是个种瓜的能手，给大地主种了二十亩地的瓜。可是他对技术可真保守啊！连女儿都不教，怕女儿传给了女婿，就不是家藏秘法了；儿媳妇可以传，因为儿媳妇是自家门里的人。他教给我武艺，可是不肯教给我种瓜，我真眼馋

呀！那大西瓜长得都跟青石碌碡似的，足有二三十斤，皮儿薄，瓢儿红，味儿又甜，咬一口就跟喝下一碗蜜水似的。这门技术我是非学不可呀！”

“可是您的师傅并没把技术传给您师妹呀！”秋收插嘴说。

“我那师妹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老爷爷陶醉地说，“她从懂事的时候就在旁边偷偷看，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就学会了。在歇晌的时候，在夜晚师傅睡着以后，她就偷偷地教我，我就跟她学会了。”

“您的师妹多像红桃呀！”秋收天真地说，“后来呢？你就把她娶过来做媳妇了吧？”

“没有，”老爷爷心情沉痛地摇摇头。

“老师傅不答应？”秋收问道。

“不是，”老爷爷难过地低声说，“光绪二十六年，她让八国联军的洋鬼子给打死了，她是义和团的‘红灯照’^①。”

秋收也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了。半天，他才愤恨地说：“要让他们给偿命！”

“这些陈年旧账，也就用不着再一笔一笔地算了。”老爷爷沉重地慢声说，“话说回来，不管是谁，不论他年岁大小，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长处，就拜他为师。”

“老爷爷，您说得对！我应该到王蓝同志那里去学习。”秋收被老爷爷这一番话说得全身都激动了。

“这就对喽！”老爷爷站起身，“睡去吧！孩子，明天我帮你做模型，你可记住给我念那个什么杂交方法呀！”

“一定！”秋收说。

① 参加义和团的女童，也学习拳术，为义和团的斗争服务，当时叫“红灯照”。

“那我就拜你为师了。”老爷爷幽默地说。

“您别挖苦我啦！”

秋收蹦蹦跳跳地跑到瓜棚那里，爬上了二层的瓜楼，躺下来，想了一会儿老爷爷讲的故事，真是又激动又难过，很久才睡着了。

老爷爷提着那把长满黄锈的生铁刀，踏着满地的月光，在瓜园里巡逻；不时走到瓜棚那里，看看秋收，给他盖上被子，用破芭蕉扇赶走飞来的一两只蚊子。

4

鸺雀在运河上空盘旋啼叫，月淡星稀了，跟着，金红色的朝霞从东山燃烧起来了。

秋收从二层瓜楼上跳下来，轻轻地，不想惊动瓜棚里刚刚睡熟的看瓜老爷爷，在井台洗了脸，就回家去了。

青蓝色的炊烟飘散在村庄上空，早饭的香气扑进秋收的鼻孔，肚子里咕噜噜叫起来，于是他开腿就跑。

一进门槛，全家已经在葫芦架下开饭了。秋收刚要拿碗去盛饭，他姐姐陆秋莲站起来，脸上像盖了一层霜，厉声问道：“昨晚上你住在哪儿啦？”

“看瓜老爷爷的瓜楼上。”秋收理直气壮地说。

“为什么住在那里？”秋莲紧接着问。

“我研究改造木船回来晚了。”秋收低下头。

“跟谁研究到那么晚？”秋莲像审问犯人似的追下去。

“你少管闲事！”秋收一抬头，拧着脖子喊。

“我就要管！”秋莲的火气爆发了，“你还是个团员，也配！整天游手好闲，一天才挣三分，你们生产队长不知向社务

委员会反映过多少回了，让团支部都丢人败兴，我也跟着你丢人败兴！”

“我又不是你，你丢什么人，败什么兴！”秋收圆瞪着眼睛，盯着他姐姐。

“你好好想想吧！”秋莲嘴唇都气哆嗦了，“要是我，就没脸吃这碗饭。”

“我偏吃！又不是吃你的饭。”秋收故意气他姐姐，把一碗饭盛得满满的冒尖。

“你把这碗饭给我放下！”秋收他爹老陆正一拍桌子，震得盘碗跳了几跳，“你挣那三分不够这碗饭钱！”

秋收一咬牙，把一碗饭又倒进盆里，几步跑进屋去，把铅笔、尺子跟一张白纸塞进口袋里，就空着肚子从家里跑出来了。

跑到主任刘春夏那里去借闹钟，主任说社办公室的钥匙在秋莲手里。秋收一听，气得要哭出来，一扭头跑出门，嘴里嘟嘟哝哝地骂着刘春夏：“你是个什么样的主任，还没跟我姐姐结婚，就把大权交给她，软耳朵，怕老婆的家伙！”没留神，一头撞到对面走过来的人的怀里。

“对不起！”说完，昏头昏脑地又跑。

“秋收，你怎么啦？”那人一把揪住了他。

“啊！方秋枫同志。”秋收那阴沉沉的脸上掠过一抹笑影，“借你表用一用，弄不坏。”

“干什么用？”方秋枫一边说着，一边从手腕上脱下表。

“测量水流速度。”

“讲给我听听！”方秋枫非常感兴趣地说道。

“一会儿你去参观指导吧！就在渡口。”秋收接过表，一转身就没影了。

“这个调皮鬼！”方秋枫望着他的后影，轻声说。

秋收跑到瓜园，看瓜老爷爷也正在吃早饭，他喊道：“老爷爷，我跟您这儿吃顿饭吧！”

“怎么，你们家揭不开锅啦？”老爷爷玩笑地说。

“不是，是我姐姐把我给赶出来了！”秋收说。

老爷爷点着秋收的鼻子，笑道：“你呀！你是只山喜鹊，哪儿也不叫进窝。”

“快吃，快吃！”秋收拿起玉米饼子，咬了一口，把纸铺在桌上画起来，“吃完咱们好做模型，一定要在今天搞成功，不然我姐姐又该给我上黑榜啦。”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村里的集合钟当当地响过了。这时，青纱帐里的蚯蚓小道上，传出一阵阵清脆嘈杂的歌声，唧唧喳喳的说笑声。

“老爷爷，我得躲一躲。”秋收慌慌张张地说。

“怎么啦？”

“我姐姐一定得来找我，您可别告诉她。”说着，秋收把他的纸笔收拾起来，跑到井台上。老爷爷微笑着，看他爬上了葫芦架。

果然，陆秋莲怒气冲冲地来了。

“老爷爷，秋收在不在您这里？”

“昨夜里在我这里住了一宿，天亮不是回家吃饭去了吗？”老爷爷摊着两只手，眯着眼睛。

“一定是您把他藏起来了！”秋莲不相信地说。

“没有，没没！”老爷爷眨巴着眼睛，连连说：“不敢窝藏逃犯。”

“我要搜查！”秋莲盯着老爷爷，厉声说。

“搜吧！搜吧！”老爷爷站起身，抖落抖落衣裳，好像是

对秋莲说：“我没把他藏在身上吧！”

于是秋莲便从瓜棚里和瓜楼上开始搜查，又走进瓜地里，拨开西瓜秧、甜瓜秧、黄瓜架、冬瓜架和西红柿架，只是不见秋收的影子，她骂了声：“小该死的！”就准备出去了。

但是她走到井台上，突然站住了，抬头望了望葫芦架，便动手摇起来，秋收吓得哆嗦了，一只青胀虫又爬在了他的脖子上。

“老爷爷，这个葫芦架怎么摇不动呀？”秋莲疑惑地问。

“嘿！你不看看那些葫芦，挂得天上地下，个个都百八十斤重，你怎么摇得动？”老爷爷巧妙地遮掩。

“我还得找他去，这个该死的懒蛋二流子！”秋莲又怒气冲冲地走了。

秋收看她姐姐走远了，从葫芦架上像猴子似的跳下来，对看瓜老爷爷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小声说：“您看看，我姐姐够多厉害！对我真像恶狼似的。可是跟我那没结婚的姐夫，就像一头小绵羊，咿咿呀！”

“哈哈哈哈！”老爷爷被逗得笑出了两颗眼泪。

“老爷爷，图已经画出来了，您动手做模型吧，我去给红桃送表，一会儿就回来。”说着，溜烟跑了。

看瓜老爷爷从瓜棚里拿出斧头跟小锯，找了两块薄木板，在阳光下把那张图端详了一会儿，就坐在地上干起来。

“老爷爷，您可窝藏了个懒蛋二流子呀！”篱笆外面，一个爽朗的声音笑道。

“谁！”老爷爷吓得一声大叫。

方秋枫含笑进来了。

“啊！方站长，是你，一场虚惊。坐，坐！”老爷爷拍着旁边的一个蒲团，笑着招呼。

“老爷爷，你也参加秋收的发明啦？”方秋枫在蒲团上坐下来，也动手帮助老爷爷锯起木板。

“是嘛！”老爷爷仰着脖子笑了，“你看，你不是也参加他的发明了。”

“我是陪工程师看地势来的，国家要在渡口这一带修建个二十匹的小型水力发电站。”

“什么时候动工？”老爷爷惊喜地扔下手里的斧头。

“完秋。”

“那把我们秋收拉拔到发电站去吧！”老爷爷殷切地说。

“可以呀！”方秋枫点点头，“不过他的知识还不够，需要补习一下，再考考看。”

“你不是说王蓝同志可以教他吗？”

“可是他不愿意去，害臊呢！”

“昨黑夜我已经把他说服啦。”老爷爷连忙说。

“嗨！您比他的姐姐有本领，”方秋枫笑着说，“您怎么把这个捣蛋鬼说服了呢？”

于是，看瓜老爷爷再一次讲起跟师妹学种西瓜的故事。当然，老爷爷又难过了很久，而方秋枫也陪着老爷爷难过了很久。

5

秋收一到渡口，红桃就问：“闹钟带来了吗？等你等得都急了，慢腾腾的真像个蜗牛。”

“闹钟没带来，可把方秋枫同志的夜光表带来了。”秋收说，“我姐姐没给我吃饭，还四处捉拿我呢！”

“我给你拿一只炖野鸭子吃吧！”红桃接过表，说。

“我不吃，别让你爹再骂一顿。”

“这是我抓的！”

红桃转身回到船上，一会儿，拿出一只肥嫩嫩的炖野鸭子，递给秋收。

“现在就开始测量吧！别粗心大意，多加小心，别把方秋枫同志的表弄坏了。”秋收叮咛红桃。

“老说这些教训人的车轱辘话，去你的吧！”红桃不高兴地拉长了脸，推了秋收一把。

秋收提着野鸭子，回到瓜园。方秋枫跟看瓜老爷爷已经到井台葫芦架下乘凉，方秋枫一眼看见他，喊道：“秋收，快来！我们已经把你的模型做成了。”

“太好啦！”秋收一边喊，一边跑进来，“慰劳慰劳你们二位，尝尝炖野鸭子吧！”

方秋枫撕着野鸭子肉，大口大口地嚼着。看瓜老爷爷笑道：“秋收，再让红桃多抓几只，送给王蓝同志，快给你补习补习，完秋到发电站去。”

“什么？”秋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趴在方秋枫的脸前问道：“真的吗？”

“你不愿意跟这个比你大两岁的女同志学习，算了！”方秋枫装得很冷淡地说。

“我已经搞通思想啦！”秋收着急地喊，“不信你问问老爷爷，是他把我说服的。他能向师妹学习，难道我就不能向这个大姐学习？”

“哈哈！”方秋枫霍地跳起来，“秋收，咱们到河边去吧！看看红桃怎么测量水流速度，今天筹建发电站的技术人员也来测量，看看你们谁准确。”

“我们这算什么测量！”秋收说。

他们走出瓜园，奔河边去。

“秋收，你把这只木船这么一改造，的确能够增加速度跟载重量。”走在路上，方秋枫说。

“可是我姐姐还说我是胡思乱想呢！”秋收得意地眉飞色舞起来了。

“小伙子，还是别忙着得意吧！”方秋枫拉长声音说，“你这颗聪明的脑袋可比我们的时代落后了一百年。”

“什么！”这一击，使秋收的脸涨红了。

“这个减低水流阻力的原理，一百多年前就发明了，在初中物理上就有，而且我们今天的轮船也应用的是这个原理。”

“那……”秋收一下子泄了气，“我们这些日子算是胡闹了。”

“你看你，一会儿得意，一会儿丧气。”方秋枫笑着说，“你跟红桃的这个发明，还是有实用价值的，社里的那几只木船都可以这么改造一下。”

秋收噤着嘴，沉默不语，用脚踢倒路旁一簇火红的野花。

“这说明你还需要知识！”方秋枫说。

“我一定向王蓝同志学习！”秋收咬着牙，眼里漂着泪花，握紧拳头。

“你还应该向很多人学习，比如说，向你姐姐学习。”

“向她学习？”秋收皱起眉头，一撇嘴，“谁爱理她，就会教训人，哼！我不佩服她。”

方秋枫被他这个怪样子逗笑了：“我一定批评她，她是个青年团支部副书记，可是倒像老年团支部副书记了。不过，她的优点你看见了吗？学习了吗？”

“她有什么优点？”秋收仍然不服气。

“比如说，人家一天挣十一分，你呢？才三分。……”

“这我也办得到！”秋收打断他的话，“要不是想发明这只破船，我一天能挣十二分。”

“小伙子，别骄傲，你再听！”方秋枫不慌不忙地又说出第二条：“人家提高了文化水平。”

“这你可没我了解得深入，”秋收挤着眼睛，“她才念过初小四年级，只有那么高的水平。”

“可是现在已经达到高小六年级的程度了。”

“你别听她吹牛！”

“人家测验过！”

“谁测验过？”

“王蓝。”

“什么？”秋收吓了一跳，张大了嘴，“王蓝同志测验她干什么？”

“她每星期到王蓝那里去学习一个晚上，并且把你们那主任，她的未婚夫也带去呢！”方秋枫俏皮地眨眨眼。

“怪不得她晚上常常不在家……”秋收低下头，不言语了。

“不一条条举例了，你说说，比得了吗？”方秋枫笑着望着他的眼睛。

“比不了！”秋收又像是无可奈何，又像是赌气地说。

“比不了，认输了！”方秋枫一阵响亮的大笑，狠狠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那就得向人家学习，小牛犊子！”

这时，运河高岸上，杜梨树林边，建设发电站的工程师喊道：“方秋枫同志，现在开始测量啦！”

“就来！”方秋枫答应一声，就要走，“秋收，一会儿我再找你，别生我的气呀！”

“方秋枫同志，”秋收突然抓住他的袖子，红着脸吭吭哧

迹地说，“能不能让红桃也跟我一块儿到王蓝同志那里去补习，她也念过高小呢！”

“可以。”

“今晚上就去，可以吗？”秋收性急地问道。

“今晚上？”方秋枫想了想，“今天是星期三，可以。她每星期三、五两天拿出来帮助别人学习。”

“我，我今晚上就去！”秋收凝视着方秋枫的脸，“我向你保证，一定要好好学习，每天也要挣十一分，不！十二分。我要跟我姐姐比赛，我还帮助看瓜老爷爷学习瓜类新的栽培方法，一个星期两次！”

“好样的！”方秋枫几乎要拥抱他，“竞赛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跟你姐姐打架。”说完，就匆匆忙忙地奔运河高岸去了。

秋收跑到渡口，红桃正拿着表，愁眉苦脸地盯着运河那淙淙的流水。岸上，高高的白杨和落在树枝上那鼓动着翅膀的老鹰，在河面上映起倒影，几条肥白的鲤鱼游到那里，被老鹰的倒影吓得四散了。

河对面，浓密的野芦苇丛边，一群野鸭子在嬉闹……

秋收站在她背后，默默地站了很久，才瓮声瓮气地说：“别测了！”

红桃吃了一惊，猛地回过头，问道：“怎么啦？”

“你看看！”秋收指指运河高岸上，“筹建发电站的同志们也在测量水流速度。”

“他们测他们的，咱们测咱们的！”红桃不以为然地说。

“哼！别得意了，咱们的发明落后了一百年。”秋收哭丧着脸说。

“谁说的？”红桃站了起来，惊问道。

“方秋枫同志。”

“那咱们不是白费事了吗？”红桃带着哭音说。

“没关系！还有实用价值，”秋收沉重地说，“社里可以按照咱们的方法改造木船。不过，咱俩得去学习！”

“你说什么胡话！咱们到哪儿去学习呀！”红桃用手背擦抹着眼泪，迷惑不解。

“到王蓝同志那里，今晚上就正式开学。”秋收低沉地、坚定地说，“来，把船摆过去，咱俩抓几只野鸭子，给王蓝同志送个礼，也算缴学费！”

这天夜晚，他俩提着五只又肥又重的野鸭子，踏着大道上的月光，到十里外的拖拉机站去了。

1956 年 4 月 原载 《少年文艺》 1956 年第 6 期

闹林记

最近撤区并乡后，从区委副书记调任县供销社第二副主任的高通海，已经走马上任。他正式就职的第二天，就接受了负责领导一个门市部的建设任务，同时也接到他那比他年轻十八岁的未婚妻的来信，说如果不给她盖一个至少是三间蓝砖房的小院，不让她跟那对老眼昏花的未来公婆分居，要想结婚，那只是梦想。

高通海苦恼了一天一夜。当他吸完第三盒“双喜牌”香烟的最后一支，终于拨开乌云见青天，妙计心上来。他得意地笑了，把半截香烟抛出窗口，便拿起笔来草拟了一件公函，然后用电话跟农林科打了招呼，请他们盖了印，就注明十万火急。虽然已经黄昏，但是仍然勒令通信员当日送到运河下游的白杜梨树村。

通信员是夜晚十点钟赶回来的，第二天黎明，高通海就骑上那辆副主任专用的“飞鸽牌”自行车，披星戴月地奔白杜梨树村去了。

他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但仍然保持着年轻人那股好打扮爱漂亮的派头，雪白背心，浅蓝花格补衫，假派力司的裤子，花得刺眼的短袜，在县级机关中第一个穿起四面通风的凉鞋。他嘴里衔着香烟，两手放开了车把，乘着凉爽得沁透皮肤的晨风，沿着公路疾驰，直奔三十里外的白杜梨树村。

他以高级自行车运动选手的速度，赶过了跑在他前面的一辆绿色载客汽车，又一鼓作气，超过了第二辆载重十轮大卡车，车轮就像不沾地皮儿似的；从公路上飞奔下来，自行车在白杜梨树渡口停下了。

他掏出未婚妻给绣了花边的绸手帕，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河上的清新空气，然后高声吆喝道：“管船的，把船摆过来！”

站在白杜梨树渡口，只见树林不见村庄，虽然渡口离村庄不过几十步。这正是七月间的落雨季，静静的运河浩浩荡荡的像一条白色的大江。太阳还没有升上来，火红的朝霞涂染了村庄四外的树林和田野上的青纱帐，河面也被映照得一片片艳红。漫滩上的野麻和野芦苇，几乎完全被淹没了，只剩下一簇簇的绿色头顶。油黑的鸢雀在天空盘旋啼唱；白色的水鸟在河面上嬉闹着捕捉鱼儿。一道道亮晶晶的小溪流，穿过运河岸边的白沙滩，曲曲折折地盘旋着，钻进白杜梨树外围的树林里，在草地上消失了。

管船老谢头睡眼惺忪地把船摆过来，高通海跳上船，眼睛注视着河堤下那浓绿发黑的树林，忍不住脸上掠过一抹笑影。于是点起一支香烟，得意地吸了一口，不知不觉的，船已经靠岸了，他跳下船，便跨上了车。

“同志，给过河钱！”管船老谢头追在后面说道。

“我出差到你们农业社来的，算在你们社里的账上！”高

通海看也没看一眼，就骑车上了河堤。

“总共八分钱，也像割块肉似的舍不得！”管船老谢头咕噜着，不再追了。

白杜梨树村坐落在运河陡岸上，整个村庄像一个半岛似的伸进运河里。运河在村庄的脚下拧成一个可怕的漩流，撞击着砖坝，发出怒吼似的涛声，白杜梨树村所以能够安然地经受运河风险的考验，是因为白杜梨树村从老辈遗留下一个光荣的传统：年年清明节，不用谁去号召，男女老幼都要在河堤下种树，连三岁的孩子也去插上一个树枝；年年落雨季，不用政府通令，男女老幼都要去加高加固河堤，连三岁的孩子也去捧一把土。几十年，河堤下是一片雄壮的树林，河堤也像铜墙铁壁那般坚固。

高通海站在河堤上，望着那笔直耸天的大白杨、有一抱粗细的老榆树、光溜溜没一点疤痕的大垂柳，兴奋得都要跳起来了。他很后悔没带着胶鞋，不能到树林里去标上号码，这双凉鞋趟上露水就不漂亮了，今天他还要到白杜梨树村南的青流村去看他的未婚妻。

“那棵一抱粗的老榆树，正好做那三间砖房的横梁，富富有余！”他自言自语地说。

猛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河堤下的树林边招呼道：“同志，早啊！”

高通海看去，那老头拿着把长锈的生铁刀，他认得是白杜梨树村德高望重的、七十三岁的看瓜老头。他过去在白杜梨树村工作的时候，常到看瓜老头那里去吃瓜，从不掏钱，看瓜老头也从没跟他要过钱。

“早！”高通海端出首长的架子，冷漠地回答。

“你在看什么呀？”看瓜老头问道。

“看这片树林。”

“干什么？”

“我们要砍这些树去建设。”

“这……这树不能砍呀！”看瓜老头着急地说。

“高价收买！”高通海不耐烦地说。

“我们不卖，树林是保护河堤的！”

“卖树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不得反对！”高通海不再搭理他，骑自行车奔村里去了。

看瓜老头疾呆呆地望着他的后影，猛地，他一刀砍倒一簇野花，也追在后面进了村去。

高通海一直奔到社主任刘春夏家，他大吃一惊，从他不负责白杜梨树村的工作到调到县里去，几个月没到白杜梨树村来，刘春夏的家也整洁漂亮起来了，碧绿的柳条篱笆，三间土棚子也抹上了青灰，院里种了一架葡萄，有一群白鸭。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屋檐下的小泥灶旁烧火；刘春夏拿着把大竹扫帚在扫院子。

他用自行车顶开柴门，刘春夏听见声音抬起头来，吃惊地扔下扫帚，笑道：“高书记，你来了！”

“已经卸任了！”高通海不大乐意地说。

“啊，是高主任！”刘春夏连忙说。

“高……高主任，您好！”那烧火的年轻女人转过脸来，腼腆地点点头。

啊！原来是陆秋莲，这是他在白杜梨树村工作时曾经追求过的姑娘，现在越发丰满和俊俏了。不过比起他的十八岁的未婚妻，显然缺乏城市姑娘的风度。

“你好！”高通海傲慢地拉长声音回答，跟着就板起面孔问刘春夏：“公函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么马上就动手砍树吧！”

“不行啊！”刘春夏皱起了眉头。

“怎么不行？”高通海鼓起圆溜溜的眼珠子，“砍树给钱，又不是横征暴敛！”

刘春夏哭丧着脸，痛苦地说：“昨晚上接到你们的公函，我们连夜开了社务委员会，大家都不同意卖。这树林是保护河堤的，也就是保护我们白杜梨树村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啊！”

“别言过其实，没那么严重！”高通海从鼻孔里哼了哼，“你为什么不说服大家呢？你是领导人呀！”

“可是我的思想也搞不通啊！”

“不管搞得通搞不通，反正一定要砍！”高通海叼着烟，歪了歪嘴，烦躁地说。

“那……那就让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跟你谈谈吧！”刘春夏无可奈何地说道。

“什么，你们也建立党支部了？”高通海惊讶地问道。

“刚建立四五天。”

“够三个党员吗？”

“十个。”

“咦！够条件吗？”高通海轻蔑地冷笑一声，“不能把鸡毛蒜皮都吸收入党呀！我在你们村工作的时候，一直掌握得很严格呀！”

“为什么不够条件呢？”刘春夏也火了，“他们都是经过方书记考察过的。”

“方秋枫，哼哼！”高通海充满敌意地摇摇头，“知识分子，教条主义！他代理这六七个月书记，跟我作对到底，撤区以后，他还不是仍旧干他那拖拉机站长，管那几台拖拉机！”

“好，你等一等，我去找支部书记，”刘春夏想赶紧摆脱开他，但话刚出口，猛然改变了主意，对烧火的陆秋莲说：“你去把冬花姐找来，我照顾烧火。”

“谁？你们的党支部书记是谁？”高通海瞪圆了眼睛。

“杨冬花！”

“她！”高通海嘴角一哆嗦，香烟落在了他的脚面上；这杨冬花就是刚跟他离婚一个月的老婆，“她怎么流落到你们白杜梨树村？”

“这里是她姨家，”刘春夏冷冷地说，“冬花姐没爹没妈，她姨没儿没女，就把她接来了。”

“啊，对对！”高通海失神地连连说。

正当这时，柴门吱扭一声响，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美丽的女人进来了。

“你好，高副主任！”那女人带着几分嘲笑的口气招呼道。

“你好，冬花……杨书记！”高通海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听说你又要结婚啦！”

“我的私生活，你已经没权利过问！”高通海转守为攻，得意地冷笑道，“嫉妒吗？”

“你真会往脸上贴金！”杨冬花咯咯一阵冷笑，“我是作为一个同志警告你，跟这个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女儿结婚，也许会把你的党籍弄丢的！”

“你造谣，她的家庭成份是中农！”高通海急了。

“那是你用不合法的手续给改变的！”杨冬花镇静地说。

“你别再想阴谋陷害我吧！为了跟你离婚，我已经受了严重警告的处分！”高通海粗脖子红脸地叫道。

“党纪处分对你没起到教育作用啊！”杨冬花冷酷地微微一笑，“言归正传吧，你想买我们的树是不是？”

“是县供销社买你们的树，别把话说得这么不清不白！”

“好像也包括你买的在内。”

“你说什么？”

“你不是想买几棵树给新媳妇盖房子吗？”

“你胡说！”高通海暴怒地叫起来，“你想报私仇，往我身上栽赃。”

“这是我听你那未婚妻说的，”杨冬花静静地笑道，“前两天我去赶集，碰上那位小姐啦！她跟我得意洋洋地夸口，一定要让你盖三间蓝砖房，不然就别想结婚。”

“你捏造事实！”高通海理屈词穷地嘶叫。

“不管是公买还是私买，反正我们是不卖！”

“为什么？”

“春夏已经把理由跟你说过了。”

“你们敢，这是国家征用！”高通海威吓道。

“你别拿大帽子吓唬我们老百姓吧！国家征用得有人委员会的决定，你们这只是通过农林科办了个允许买树的手续，卖不卖在我们。我们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谁也买不去！”杨冬花胸有成竹地说道。

“你们这是违抗政府的命令！”高通海已经束手无策，只有声嘶力竭地威胁，“你们马上动手给我砍树！”

“没有人给你砍！”

“好，你们不给砍，我会找人来砍的！”高通海抬腿跨上自行车，气汹汹地冲出柴门，跑走了。

“不能让他砍，坚决不能让他砍！”在篱笆外听声的看瓜老头，跳起脚大喊着。

杨冬花注视着高通海的背影，只见他沿着河堤奔下游去了。杨冬花咬着牙说道：“他到清流村招工去了。”

“那怎么办？”刘春夏慌了。

“没关系，等清流村的人们来了，咱们说服他们！”杨冬花沉吟了片刻，又说道，“必要的时候，我来揭穿他，那封公函的砍树数目字上有涂改的痕迹，我怀疑他是假公济私，想为他盖房买几棵木料。”

“你们俩放心，我有一个绝妙的办法！”看瓜老头大步流星地走了。

果然，傍晚时分，从下游清流村黑压压地走来一群人，斧头和锯在太阳下闪光。一个爬在白杨树最高枝头的孩子，尖利地打了个口哨，于是从瓜园里一窝蜂似的跑出二十几个孩子，嘴里还嚼着看瓜老头犒劳的甜瓜，一个个像小猴子似的爬上了树，喊叫着，吹着口哨。七十三岁的看瓜老头脱光膀子，矫健地爬上一棵老榆树。

杨冬花跟刘春夏从村里跑了出来。她手搭凉棚朝树林一看，每棵大树上都有一个顽皮的孩子把守，她哈哈大笑了，高声向看瓜老头喊道：“老爷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他们看见树上有活人，就不敢砍啦！”看瓜老头得意地笑道。

这时，清流村的人群已经到树林边了，大家都被这种出奇的防御惊呆了，三十几双眼睛不约而同地望着高通海。

高通海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仰起脸向树上喝道：“你们这群小捣蛋鬼，赶快给我滚下来！”

“树林是我们白杜梨树村的，你们敢砍！”看瓜老头愤怒地喊道，“这树林里有几百棵树是我亲手种的，已经五六十年了，你们敢砍一斧子，我就跟你们拼这条老命！”

“砍，砍！每个工两块四！”高通海挥动胳膊指挥着，“只要你们一动斧子，小崽子们就会吓得溜下来了。”

清流村的人们又向前进了。

看瓜老头一声令下，这群顽皮的孩子们雨点似的甩起鼻涕和乱啐唾沫，把清流村的人群逼得又退回原地了。高通海的新花格衬衫上留下几块粘鼻涕。

“乡亲们，听我说！”在一棵笔直耸天的大白杨下，杨冬花用清脆的声音喊道，“高通海强迫命令砍树是不合法的！我们不让他砍树，不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白杜梨树村，也是为了你们清流村。你们想想，如果这段河堤被冲开了，你们清流村也要被淹的，这是我们两个村的共同利益问题！”

“不听她胡说八道，我手里有政府的命令，砍！”高通海继续鼓动着。

“乡亲们，他手里没有政府的命令，那只是农林科允许他到白杜梨树村来买树的条子。他不能强迫我们卖！”杨冬花拼着全力呼喊，“我还要告诉你们，他把砍树的数目字给涂改了，想骗走几棵给他那未婚妻盖房子。你们都认识那个女人吧？就是你们村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女儿。”

“我们不砍啦！两块四毛钱不能买走我们的良心跟义气！”清流村人群中一个长者说了话。

“给那骚丫头盖房，呸！”

“回去啦！”

清流村的人群哗啦啦四散了。

“回来，回来！”高通海嘶哑着叫喊，“这臭娘儿们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不要听她的胡言乱语！”

但是清流村的人群却一去不回头了，有几个小伙子转过脸来，挤眉弄眼，吐着舌头，耍了几个让高通海哭笑不得的鬼脸儿。

高通海的脸惨白，他擦了擦头上的汗，恶狠狠地瞪着杨冬

花，恐吓着：“我要到县委会告你聚众骚乱，开除你的党籍，法院抓你进监狱！”

“这可说不定是咱俩哪一个！”杨冬花面不改色，毫不畏惧地冷笑道。

“县委会不会给你撑腰的！”

“那还有地委、省委，还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杨冬花激动得用高昂的声音喊道。

“等着瞧吧！”

高通海凶恶地晃了晃拳头，就昏头涨脑地骑上了自行车，奔渡口去了。

背后，树尖上，响起一片胜利的笑声和口哨声。

1956 年 7 月运河故乡 原载《天津日报》1956 年 8 月 31 日

槐花夜奔

1

原野，暮色苍茫，落霞缠绕在西山顶的树林脚下，芳香的晚饭炊烟，混和着地面上蒸发出的水汽，弥漫在村庄、树林、青纱帐和河面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白杜梨树村口疯狂地奔跑出来。

“站住，槐花！”追在后面的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敞开着白小褂，露着紫铜色的胸脯，挥动着胳膊嘶哑地叫。

跑在前面的是一个轻俏的姑娘，她那长长的头发被风吹得飘散着，胳膊上挎着个小红包裹，头也不回地加快了脚步，向渡口跑去。

猛地，从河边渡口附近的瓜园里，跨出一个身躯高大的老人，手里拿着把发亮的瓜铲，拦住去路。

“老爷爷，您躲开！”那姑娘跺着脚。

“槐花，槐花……”那小伙子已经追到跟前，他

上气不接下气，张着大嘴，“你疯啦！天都黑了，你上哪儿去！”

“槐花，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看瓜老头笑着问道。

“我要到城里找事去！”槐花咬着牙说，“整天受苦受累，还有一层层婆婆管辖着，我再也受不了啦！”

“槐花，秋莲批评你是对的……”那小伙子哭丧着脸说。

“放屁！”

“槐花，听老爷爷的话，明天再进城，这么晚也没有汽车了。”看瓜老头婉言劝道。

“我拦住过路的汽车，央求央求司机，坐在他旁边。”

“可是，住在哪儿呢？”

“城里有的是客店。”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单身去住店呢？”看瓜老头皱起眉头，隐藏着不满说道。

“老爷爷，您再跟我拍老腔，我可不客气了！”槐花变了脸，蛮横地叫道。

“姑娘，姑娘，你可不要一步走差呀！”看瓜老头长叹一声，扭身走进瓜园去了。

槐花一甩头发，挺着胸脯要走，那小伙子一把拉住她，央求着说道：“槐花，你不能走呀，我放不下心。”

“哎哟，你弄脏了我的衣裳！”槐花一声尖叫，跳到路边。

“槐花，难道咱俩发的誓你忘了吗？”那小伙子的声音又伤心又愤怒。

“我什么也没说过！”槐花像是害怕什么似的，怀抱着小包裹，低着头，慌忙走了。

那小伙子想再追赶她，但是被损伤了的自尊心拦住了他，他扶住一棵像小白杨树似的玉米，喘着气，头嗡嗡响。

一个沉重坚硬的大手掌，落在他的肩头上，“冬月，槐花这是怎么回事？”

“老爷爷！”冬月抬起来，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她变坏了！自从她上次进城去了一趟，回来就更不安心了，说什么城里有很多工作，只可惜没办法迁户口，也越发瞧不起我，说我是高粱花脑袋，一双泥腿，没出息。今天在地里作玉米人工授粉，她说青纱帐像蒸笼似的闷热，便跟几个捣蛋家伙偷偷蹓到树荫下休息，秋莲批评了她两句，她就跺起脚，骂秋莲是仗着社主任汉子的铁腰杆，秋莲气得要拉她当众去评理，她便跑回家，换了一身衣裳，带着个小包裹到城里找事去。”

“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看瓜老头玩弄着手里的瓜铲，深沉地说，“吃点苦头，就会踏踏实实的了。”

“老爷爷，这黑灯瞎火的，她会不会出差错呢？”冬月心神不安地问道。

“不会的。”看瓜老头安慰着他，忽然厉声地问道：“你想娶她吗？”

“这就要看她了，”冬月低下了头，“她现在不把我看在眼里，癞蛤蟆不敢想吃天鹅肉。”

“你难道配不上她吗？”看瓜老头气哼哼地说，“她也太不知好歹了！她有什么了不起？漂亮吗？咱们白杜梨树的姑娘一个个都是凤凰、孔雀，她只不过是一只乌鸦！聪明吗？好像也没听说过……”

“老爷爷，别这样说她！”冬月打断看瓜老头的话，“不管怎样，我头一个就看上了她；这一辈子再也看不上第二个了。”

看瓜老头咬着胡子，紧握着手中的瓜铲，一声不响。

“那你就过河把她追回来！”看瓜老头闷雷似的说道。

“把她追回来？……”

“她要是不回来，你就跟她一块儿进城，保护她！”看瓜老头挥了一下胳膊。

“对！”

冬月上了船，船到河心，突然，汽车站旁边酒馆的灯熄灭了，公路上一团漆黑，静悄无声。

“她已经走了，”冬月心焦地自言自语说，猛地，他放开喉咙，向远处呼唤，“槐花，你等一等，等一等！”

船离岸五尺，冬月便飞跃过去。

“槐花……等一等！”

2

槐花过了河，跑到汽车站，最末一班客车在太阳没落的时候就过去了，汽车站的席棚里黑洞洞的，冰凉的晚风，吹得原野的青纱帐唰啦啦像流水似的响着，有一道流星从夜空划过，凄凉的蟋蟀叫声，远处村庄的犬吠和驴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响起来的一片沙沙声，槐花打了个冷战，她冷了。

槐花望望远方，远方没有汽车的灯光，她望望天空，明月当头高照，她一咬牙，回去没脸见人，不如暂时步行，等有车再搭车走。

她挎着小包裹，急急地行走，但是头脑里却像是塞了一把干草，乱得没个头绪，刚才那股暴躁的怒气已经冷却，被怒火燃起的希望也茫然了，只是向前走，向前走。

猛地，一辆带着磨电亮灯的自行车，带着风声疾驶而来，槐花沉浸在沉思里，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找死呀！眼睛长裤裆里啦！”一条粗野的嗓子喝道。

槐花吓出一身汗，忙躲到一边去，几乎跌了一跤。

“槐花，是你！”那人忽然从车上跳下来。

“任……任朝俊同志！”槐花又惊又喜地叫了一声，“我正想进城去投奔你呢！”

“我们都没有忘记，”任朝俊含情脉脉地捏着槐花的手，“上次你进城来，在公园里碰见你，转眼三个多月了。”

“我跟社里吵架了……”槐花不敢碰任朝俊那温柔的眼光。

“咳！”任朝俊直跺脚，“在公园里，我答应给你想办法，回去跟经理一提，说是有空额，可是找你却不见了，想写信又不知道地址。”

“多可惜！”槐花心疼地一拍手，“我是因为盘缠花完了，又不好意思去找你。现在还有空额吗？”

任朝俊溜溜四外，夜，是这般寂静，他看了看夜光表，吃了一惊似的说道：“哎呀！已经十点多了……”

“我……我回家去。”

“你孤单单一个人，走这青纱帐黑道多害怕呀！”

“二十多里路……我不怕。”

“不行呀！”任朝俊急赤白脸地摇着头，“我们到风云渡去住客店，那里有男女房间。”

“这……”槐花踌躇不决。

“上车吧！”任朝俊催促道。

在风云渡小客店门口下了车，客店已经熄灯了，任朝俊擂着门，把店掌柜喊醒，窗里的小灯亮了，一声衰老的咳嗽，门开了，露出一张皱纹像蜘蛛网似的脸。

任朝俊掏出工作证，在掌柜的脸前晃了晃，说道：“我们是土特产公司的干部，要住你的店！”

“请吧！今晚没客人，全是空房。”

这个小店只是几间隔开的矮棚窄屋，冷冷清清，一盏小灯昏昏暗暗，槐花害怕了。

“吃碗肉丝挂面汤吧！”任朝俊笑嘻嘻地问槐花。

“不……我不饿！”槐花的声音直发抖。

槐花吹熄了灯，躺在这荒野小店的土炕上，不知为什么心惊肉跳，“等一等，等一等！……”在昏迷中，她听见什么地方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呼唤，槐花做了个可怕的梦……

任朝俊跟槐花沿着河边行走，太阳高高地照着河面，四周寂静得空荡荡的，船队在朝霞刚刚升起的时候就过去了，只有一只破旧的小渔船，在河上盘旋，一个老头，戴着一顶破草帽，光着瘦骨嶙嶙的上身，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唱着一支小曲，把网撒下去。

槐花低着头，用一块手帕捂着鼻子，抽抽泣泣地哭着，任朝俊一只手推着自行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不耐烦地拧着眉毛。

“难道你感觉不到你多幸福吗？”任朝俊讥讽地冷笑道，“你找到了工作，要知道，是在一个两层楼房的机关里工作呀！这不比你在蒸笼似的青纱帐里卖苦力强百倍。你找到了爱人，是怎样的一个爱人呀！不是我自卖自夸，论职位，论相貌，论风度……从我手里流转的钱，几千块，甚至一万块！在机关星期六的舞会上，女同志像一窝蜂似的缠得我头疼。”

“……”槐花倒吸了口冷气，手一抖，手帕落在了地上。

任朝俊一扬袖子，表壳闪了一道亮光，虽然时针和分针都站住了，但是他却故作惊讶地说道：“唉呀！已经十点多了，我的采购任务紧急而又繁重，我得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槐花的眼圈红了，“我这个样子，

怎么有脸见人。”

“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会回来的，”任朝俊用那依恋不舍的声调说，“等你上了班，咱们就结婚，热热闹闹的，有游艺会，还要拉手风琴跳舞。”

“你赶着快点回来呀！”槐花又愁伤地叹了口气。

“一定，一定！”任朝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你拿去做零用吧！”

“不，你出门在外，要用的呀！”槐花说。

“我还有十多张。”

槐花像怕烫了手似的，颤抖着把钱接过来。“再见！”任朝俊哽咽地说了一声，把槐花搂到怀里。

“人家看见啦！”槐花依从着说。

突然，那哑嗓子的打鱼老头，用劈裂的声音唱起来：

“狠心的无情郎呀！

一副黑心肠，

采了奴家的花中蕊，

占了便宜不认账呀！……”

槐花一惊，推开了任朝俊，任朝俊像被揭了层皮似的，跨上车，溜烟跑了。

“……阴曹地府去告状，

牛头马面拉你见阎王！……”

那个哑嗓子的老头，还在声嘶力竭地继续唱。

任朝俊穿过青纱帐，跑上公路，他掏出手帕擦擦汗津津的苍白的脸，点着烟，狠狠地喷了一口。

“一夜五块钱……”他把那根熄灭了的火柴，扔到路边的牛蒡草丛里，冒出一股微弱的烟。

3

槐花走到白杜梨树渡口，望见自己村庄的树林、果园和青纱帐，隐隐约约听见田野上的歌声，忽然一股受了欺侮的辛酸涌上心头，想要向亲人哭诉，但是猛地一股敌对的骄傲情绪冲了上来，她又想要向每个人挑衅。

“回来了，我的好孙女！”

刚过河，看瓜老头就从瓜园里跑出来，看得出老人是多么为她牵肠挂肚，他泥手巴脚的，想要抚摸槐花的头发，但是槐花闪开了。

“谢谢您惦记！”槐花傲慢地冷笑一声，趾高气扬地走了。

看瓜老头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眼睛跟随着槐花那洋洋得意的后影，许久许久，他慢慢悠悠地摇摇头，长长地吐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丫头跑野了，要栽跟头的！”

槐花一口气跑回家，沿路碰见人只是微微地点点头，或是淡淡地一笑，踏进家门槛，跟她娘胡乱说了几句话，喝了一碗粥，就倒在炕上，从心里打了个寒噤，牙咬着枕头套，轻轻地干哭起来。

猛地，门哗啦打开了，冬月气喘吁吁地闯进来。

“你跑到哪儿去了，我连夜到城里，家家客栈都查问过，没有你，天一亮，我在街上找遍了，也没有！”

槐花真想抱着他大哭一顿，但是一想到任朝俊临别时那甜言蜜语，她霍地爬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冬月，冬月向后退了一步。

“我找到工作了！”

“这么快？”冬月不敢相信。

“就是快！”槐花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地说道。

“槐花，你不能走呀！”冬月声音颤抖着，“咱们完秋不是要结婚吗？”

“我没说过！”槐花背过脸去。

“你说过的呀！”冬月扳着她的肩膀，“那是在河边白杜梨下说的，还是你先说的。”

“别跟我动手动脚的！”槐花挣开他，脸色惨白，“我有丈夫了。”

“什么！”冬月软软地松开了手，脸色立刻没有血色了，嘴角直哆嗦，“我早就察觉出来了，早就察觉出来了，你变了心……”

“冬月……”槐花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

“我倒要看你落个什么下场！”冬月疯狂地大喊一声，一脚踢开门，冲了出去。

槐花猛地从她那窒息的胸膛里迸发出一声：“冬月哥，你别走！”就光穿着花袜子跑了出去，但是追到门口，两腿像是瘫痪了，她的手扶着门框，像是萎缩了似的滑了下来，她坐在门槛上，伤心地哭起来。

突然，柴门外有嘈杂的人声，像是一群落在篱笆上的鸟，她听见，团支部书记秋莲那低沉的声音，在向大家叮咛什么，槐花跳起来，“咣当”把门关上了，她拿过一把掏灰耙顶住，回到屋里，关上窗，拉上窗帘，躺在炕上，把被子死死地蒙住头。

“做了丢人的事，到底是没脸见太阳！”一个尖嗓子的姑娘叨叨着。

“别说这些尖酸刻薄的话，她已经够难过的了！”是秋莲那严肃的声音。

槐花打了个冷战，浑身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难道荒野宿店的事败露了吗？跟着粘汗直流，就像无数小肉虫子在身上爬，外面那乱糟糟的声音，又像从脖领给塞了一把麦芒。

“你们都给我滚！告诉你们，我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找着了丈夫，我再也不受你们的管束了！”

外面的姑娘一下鸦雀无声了。沉默了一刻，那尖嗓子姑娘第一个叫起来：“呸！不要脸，亏你说得出口！”

秋莲也急了，她用拳头擂着窗棂，问道：“槐花，这是真的吗？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这不应该呀！你跟冬月……”

“你们谁心疼他，就嫁给他吧！”

“呸！呸！”外面的姑娘气得一个个吐起唾沫。

“咱们走吧！”秋莲气愤地喊道，“她现在血迷心窍，跟她说不明白。”

等外面静下来，槐花掀开了窗帘，只见葡萄架在南风里簌簌响，麻雀在槐树枝头喳喳乱叫，碧蓝碧蓝的高空有几抹淡淡的白云，远处，布谷鸟和山鸽子叫得真欢。

槐花一头扑倒，失声痛哭起来……

4

十天，槐花是闭着门在家中度过的，有时她实在闷得太无聊了，便在院里拾掇那架葡萄，或是悄悄溜到院外小园里去拔草，但是一听到篱笆外有说话声或脚步声，她就慌忙躲到向日葵丛里，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敢见人。

不止十次，她穿着那五块钱买的一身印花布裤褂，偷偷溜

挣扎着，用手抓冬月，踢他，咬他……

“你疯啦！”冬月吼叫着，一只手用最大的力量攥住槐花的两手，一只手扳住她的肩膀。

“放开我，让我死了吧！”槐花的声音是那么悲惨，她乱啐着冬月。

“跟我回家去！”冬月命令道。

“不，我没脸见乡亲们！”槐花哀嚎着。

“槐花，你受了什么委屈，告诉我，告诉我呀！”冬月急得跳着脚。

“冬月哥！”槐花趴在冬月的肩头，呜呜哭道，“我对不起你，你再找个真心实意的人吧！求求你，忘了我，你走吧！”

“你不走我也不走！”冬月束手无策，他鼻头一酸，也流了泪。

正在这时，一条小船拢了岸，从船上跳下两个人，一老一少。槐花那哭得昏迷的眼睛看见，一个是看瓜老头，一个是秋莲。

“放开我！”槐花又乱叫起来。

“槐花妹子！”秋莲跑过来，激动得喘息着，“你不能寻短见呀！姐妹们都惦记着你，大家都要来接，我把她们劝住了，你有什么话，难道闷在肚子里吗？咱们决不能饶恕那个犯罪的人！”

“秋莲姐！”槐花一时千头万绪，齐集心头，眼前一阵发黑，她昏了过去。

船过了河，在看瓜老头的瓜棚里，槐花向秋莲悲痛地哭诉着，冬月和看瓜老头站在瓜园的井台上，默默无言地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和那空旷茫茫的天河。

“冬月，还记得一个月前你跟我说的话吗？”看瓜老头忽

然打破沉默，突如其来地问道。

“说的什么？”冬月茫然地问道。

“你说，你头一个就看上了她，一辈子也看不上第二个了。”看瓜老头提醒他。

“老爷爷，您是要我……”

“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

“老爷爷！”冬月哭了。

“不要怕那些闲言碎语！”看瓜老头激动地说，“这是侠肝义胆，光明磊落的行为，你救活了两条命！”

瓜棚里，传出槐花那痛心的，绝望的哭诉：

“……土特产公司不但没有任朝俊这个人，就是连姓任的也没一个，他们说这一定是骗子手干的，让我去报告公安局……我丢魂落魄地跑出土特产公司，猛地迎面跑来七八辆自行车，里面有一辆最新式最漂亮的，众星捧月，骑在上面的像是那个人，我要喊没敢喊，怕看差眼喊错人，我就跟着车跑，可是那车一拐进胡同就没影了……”

秋莲听完，咬着手指甲，突然一把抱住槐花，叫道：“有线索，能抓住他，这个坏蛋跑不了！”

第二天黎明，朝霞刚刚染红东山头，秋莲搀扶着苍白无力的槐花，冬月、看瓜老头和一群愤怒的白杜梨树人，乘坐社里的一只木船到城里去，他们说，运河人不是好惹的，不抓住这个任朝俊，沉船河底，决不善罢甘休。

但是，难道抓住一个任朝俊就可以善罢甘休了吗？难道只有槐花一个演了这个悲剧吗？

原载《天津日报》1956年12月6日

田野落霞

1

入夜了，五月的原野宁静下来，但是起了微微的风。代理区委书记刘秋果，已经关着门在屋里走了一个钟头，这时他猛地收住脚，推开了窗户，探出头去，只见那一丝不浑的圆月，慢悠悠地从东南天角的山根下升起来，高高的夜空，几颗银亮银亮的星子，像是从水里刚捞出来似的闪动和冰冷。他解开制服上身的钮扣，一股夜风猛地直冲进他的胸膛，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长长地吐了口气，像是把满腹的郁闷呼了出来。

他没有关上窗户，扭过身来，把办公桌上的煤油灯点着了，青幽幽的灯光，照在他那苍白的脸上，照见他那深陷的像笼罩着一层烟雾似的大眼睛，两条漂亮的黑眉毛愁苦地紧锁在一起，嘴巴死死地闭着，风吹进屋来，他那投映在白墙上的清瘦的身影，就像一棵小白杨树在夜风里摇曳。

刘秋果又颓然地坐在藤椅上，两手抱着头，伏在桌上昏昏茫茫地思索起来。

窗外，晃动着几个歪歪扭扭的身影，有低低的嬉笑的声音。

“这回就要分出公母来了！”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刘秋果激怒地一拍桌子，霍地跳起来，那几个老油条赶紧溜了，于是他重又闭上窗，把灯捻暗了，继续走着，走着……

他对副书记高金海的容忍已经够了。

正月新春，社会主义大风暴席卷整个运河平原，区委书记俞山松被调任县委副书记，意想不到的，刘秋果被抓做代理区委书记，同时还仍然兼管拖拉机站。当时只讲定代理三个月，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多月了，却没有听说派人，而撤区的消息已经传来。

副书记高金海为这个职位已经钻营很久，他的老上级副县长张震武也替他四处奔走，但是在县委书记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刘秋果从到任的第一天起，嫉妒和暗斗就包围了他。

高金海拉拢了一批老油条，专挑刘秋果的毛病，给刘秋果小鞋穿。比如，刘秋果喜欢深夜看书，他们就提出要节约行政开支，逼得刘秋果只好自动提出，他的用油由他自己买，刘秋果爱刮脸，衣服常换常洗，脚下穿的是皮鞋，又因为曾经得过肋膜炎，他把区委会办公室的一把藤椅搬到屋里用，屋里又挂了一张油画，于是他们便四处扬言，说刘秋果追求享受，生活很不刻苦，刘秋果不喜欢拿父母老婆开玩笑，又常劝别人多多读书，于是他们便说刘秋果摆知识分子臭架子，鼓励教条主义风气，刘秋果的爱人是读过高中的城市姑娘，在拖拉机站任秘书，两个人常常在太阳落山，晚霞燃起的时候，到田野和河边去散步，小夫妻相倚相靠，非常亲热，于是他们就散布谣言，刘秋果阴阳两面，外表上是

无产阶级面孔，骨子里却完全是肮脏的小资产阶级情感。……

刘秋果忍受着这些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默默地不说一句辟谣和辩驳的话，但是在工作上，他不肯让一步，于是他跟高金海的关系就一天天更加恶化了。

今天，高金海所闯的祸，成为一根导火线，他们的争吵总爆发了。

高金海以地委机关报特约通讯员的资格，写了一篇完全是克里空的通讯，他把自己负责的沿河一带村庄的打井数目字，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大肆吹嘘自己，并且暗暗讽刺刘秋果是小脚女人，老牛破车。由于害怕编辑部会下乡调查，他便骑着自行车去四处督阵。

但是白杜梨树村却只打了三眼井，连计划数字的百分之二十都没达到，白杜梨树村的老头反对打井，他们说，从他们落生到现在，六七十年只见过涝，没见过旱，白杜梨树村的土地躺在运河母亲的怀抱里，奶总是吃不完的。

高金海暴跳如雷，硬拉着社主任，喊来几个打井老把式，狠狠地训斥一顿以后，便到田野上去勘察。这几个老头一面是对打井心怀不满，一面也是因为地脉和位置都不合适，从黎明一直蹓到太阳升起来，也没确定一个地方。高金海气坏了，便亲自在田野上按照灌溉区划配置起来，到晌午，二十眼井的位置都确定了。

灯笼火把，披星戴月的，第二天傍晚就挖成三眼，但是井壁却沙沙作响，高金海心里也发慌了，便又把这些老头叫来，这些老头看了两眼，便摇头说一定得坍。高金海不相信，给他们腰上拴一根绳子，强迫他们下井，只听“轰隆！”一声，三眼井全坍了，大家赶紧扯绳子，其中一个老头因为抢救稍晚，腿被砸断。

刘秋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到现场，命令立刻送到县医

院，让高金海跟他回区委会，于是他们爆发了一场空前的争吵。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为革命流过血，拼过脑袋，你不过就是一张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的文凭，我入党的时候，你还在喊蒋大总统万岁！”

高金海一脚踢开门，冲了出去，跨上自行车就跑了。

刘秋果没去追赶他，他关着门在屋里踱着，苦恼地思索着所发生的一切，同时等候县医院的电话……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猛地丁零零响起来，刘秋果一阵心惊肉跳，他抄起听筒，呼吸都急促了。

“你是秋果吗？”一个清脆悦耳的女人的声音。

“啊，岳樱，是你！”刘秋果长出一口气，这电话是他爱人从六里外的拖拉机站打来的。

“你不是说今晚回家，怎么还不回来？”岳樱娇嗔地责问道。

“明晚回去吧。”

“今晚要复习俄文，这是你规定的制度呀！”岳樱很不高兴地说。

“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不能回去了。”

“什么重要的事？”

“一件很惨痛很头疼的事。”

“如果不需要保密的话，你跟我谈谈。”

“我……”刘秋果一拧眉毛，咬了咬牙，“我得去找高金海，跟他冷静地谈一谈！”说完，他把话筒挂上了。

刘秋果的手还没收回来，电话铃又紧骤地响了。

“是刘书记吗？”这小杨大夫是区卫生所的医生，刚从医士学校毕业一年，刘秋果派她护送白杜梨树村那老头到县医院去的。“那老头的情况怎么样？”刘秋果急不可待地问道。

“刘书记，截肢了！”听筒里，传来小杨大夫的哭音。

“什么？”刘秋果大叫一声，“一定要保住他的腿，请他们院长接电话！”

“是院长亲自动的手术，”小杨大夫痛哭着说，“院长说他已经竭尽全力，但是只能保住一条腿。”

“唉，这……”刘秋果就像被割下一条子肉，他把听筒一扔，抱头倒在藤椅上。

“刘书记，刘书记！喂，喂！……”小杨大夫在电话筒里嘶哑地呼喊。

刘秋果疯了似的跳起来，他没挂上那一声声呼唤的电话，冲出门，骑上车到百丈溪村高金海的家去。

这时，已经是夜晚十点钟。

2

五月的夜晚是温暖的，又是冰冷的。刘秋果骑着自行车，沿着运河河畔的小路奔跑。带着一股微微鱼腥气的河风，柔软地吹拂着他，果园里的苹果花开了，月光照着，像是十冬腊月凝聚枝头的残雪，发散着冰冷的清香味，月夜是朦胧的，村庄和树林似见不见，夜风在田野上像是一对对情人在低低细语，没有别的声音，残春的夜晚是那么恬静、安逸。

刘秋果在百丈溪村头停下了，他站在一棵白杜梨树下，呼吸了一口杜梨树花那酸甜酸甜的香气。前面就是高金海的家，秫桔编的篱笆和柴门，闪闪发亮，屋里黑洞洞的没有声音，只有天井鸭圈里的二十几只鸭子，耐不住夜寒，呷呷地拥挤着叫了两声，一团团的白色在窝里蠕动着。

刘秋果只来过这里三五次，那是为了调解他们夫妇间的吵架而来的，但是他以后坚决不肯再给他们做调停人了，高金海那

疑神疑鬼的眼色，和高金海老婆杨红桃那忧郁和火热的一双眼睛，都使他很不自在。

他把怦怦猛跳的心镇定下来，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十点四十了！”他又沉吟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叫门。

“谁呀？”一个声音微微沙哑的女人在屋里问道。

“大嫂，惊动了你，老高在家吗？”

那女人没有答话，只听屋门吱呀一响，她已经走到院里，刘秋果简直后悔自己的莽撞到来，现在想走也走不脱了。

门开了，杨红桃惊喜地叫了一声：“刘书记，是你呀！”

“老高回来没有？”刘秋果焦急地问道。

“外面挺凉的，进屋里来吧！”杨红桃笑嘻嘻地说。

“大嫂，没什么事，我只是问……”

但是杨红桃把他的自行车抢过来，搬进门槛里，刘秋果只好硬着头皮跟在她后面，杨红桃插上门，就一直奔进屋里，点上了灯，刘秋果的心全凉了，高金海一定没在家。

“进屋来暖暖吧！”杨红桃向他招手。

“老高回来没有？”刘秋果站在院里一动不动。

“你看你，难道他不在家，你就不能在我这里坐一坐吗？”

杨红桃不高兴地说。

刘秋果只得走进屋里，昏暗的灯光里，杨红桃披散着长长的头发，穿着紧身小红夹袄，给他沏茶。

“大嫂，我不渴。”

“那我给你做点饭吃。”

“不，我吃过了！”刘秋果坐在炕沿上，就像屁股下坐着一堆蒺藜狗子，一副愁眉苦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噢，你还封建哪，嘻嘻！”杨红桃突然怪罪地瞟了刘秋果一眼，但忍不住又扑哧笑了，“从抗日战争八路军游击队到运河

起，这间屋子不知道招待过多少咱们的人，十几年，不说上万，也得有几千吧！我没想到什么不方便，习惯了。”

“喔，”刘秋果好像轻松一些了，“我是来找老高的……”

“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的！”杨红桃俏皮地开了个玩笑，但马上就严肃起来，“出什么事了吧？”

“是呀！老高他闯了祸，我们俩又吵了嘴……”

“是不是在白杜梨树打井，砸折了一个老头的腿？”杨红桃拨了拨滑到眼前的头发，问道。

“就是！”刘秋果懊丧地站起来，“可是老高却死不认错，我得去找他！”

“不用跑瞎道，你找不着他！”杨红桃忽然冷冷地说。

“怎么？”

“他躲到一个安乐窝里去了。”

“那……那我就到那里去找他！”刘秋果固执地说。

“不要去！”杨红桃张开胳膊拦着刘秋果。

“这是怎么回事？”刘秋果迷惘地望着杨红桃那一阵阵泛红的脸。

“你今晚住下吧，我想跟你谈谈。”杨红桃的声音突然变得那么遥远、微弱，像是一个口干舌焦、全身无力的夜行人，向人求援的声音。

“不行！我得回去。”刘秋果吓得连连摇手。

“我可没有什么坏念头！”杨红桃暴怒地叫了起来，那张美丽的脸像白菜叶子似的青白，“论年岁，我是你的老大姐，我知道自己的身分 论觉悟，我是个十二年党龄的党员，我知道党的纪律。可是你这个区委书记，为什么就这样爱胡思乱想，为什么不想听听一个多灾多难的党员的知心话？”

刘秋果被问得张口结舌，他搓着手，又坐下来，呐呐地说：

“我是怕老高……”

“他算什么东西！”杨红桃破口骂道，“搞破鞋钻狗洞的坏蛋！”

“你这话……”

“咱们还是平心静气地谈吧！”杨红桃脸色一阵微红，惭愧地笑了，“我是个急性子，从小人家就管我叫山喜鹊，出了嫁，人家又管我叫野媳妇，可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很远很远以前的事了。”

她忽然闭着了嘴，凄惨的眼光投向挂在墙壁的一张照片上，刘秋果的眼睛追随着望去，那是一个英武的游击队员的放大相片，镶着一个雕花的镜框。

“他是谁？”刘秋果轻声问道。

“我那个死鬼男人，”杨红桃悲伤地长叹了口气，“我的第一个男人不是高金海，那时候谁瞧得上他！我的男人是黑脸包龙柏司令手下的骑兵连长，在运河这一带雷一样的响呢！”杨红桃说到这里止住了，她是在压下心头的激动。

“他是一九四五年死的，”杨红桃再一次深情地望了那墙上的相片一眼，沉思地接着说下去，“包司令让国民党给谋害了，我那个死鬼闹个人行动，独自藏着枪进城去刺杀假谈判的国民党专员，只打死了两个卫兵，他被抓住了，铡在城里的十字街头，到今天我进城都不敢从那里走。”

“后来呢，就跟老高结了婚？”刘秋果插嘴问道。

“我守了五年寡，”杨红桃摇摇头说，“兵荒马乱的年头，我也没想到过改嫁，就像替我那死鬼战斗似的，我没告诉你，我担任过好几年的党支部书记呢。”

“知道，”刘秋果点点头，“我很为你关在家里惋惜呢。”

“我后悔嫁给高金海！”杨红桃咬着她那洁白的牙齿，“现在

的县委第一副书记陆寒江，过去是我那死鬼骑兵连的指导员，后来他在这一带领导护地斗争，我们常在一块，他喜欢过我呢！不过我因为他总批判我那死鬼无组织无纪律，不应该采取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恐怖行动，我就讨厌他，对他挺冷淡，就这么拉倒了。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得罪了那时候的区委书记张震武，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我有冤没处诉，就心灰意懒了……”

“这个我倒没听说！”刘秋果吸了一口气。

“现在张震武已经是副县长，可是我至今也不服罪，他是公报私仇！”杨红桃的眼眶里满是泪花，“张震武到我们百丈溪来，总是在酒铺包饭，不把饭派到各家去，我娘这个老太太，也是共产党员，就看不上眼，跑去骗他说请他吃饺子，他高高兴兴地来了，可是一进门，却是榆钱炒豆腐渣，他火了，说是故意耍笑他，我娘也急了，就骂他刚打下江山就忘了本，共产党员要都像他这样，革命就会跟闯王进京一样下场，坐十八天皇上就得垮台，问得他说不出话，只得闷着头吃了半碗，抓起帽子，又到酒铺去了。后来我又常常反对他那种官老爷架子，他对我们娘儿俩算记恨在心里了，鸡蛋里挑骨头，专找我的毛病，因为我坚决不同意强迫征购我们村的渔船，跟他大吵了一回，他说我是破坏党的决议，一声令下，就把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撤销了……”

“这不合法啊！”刘秋果愤慨地说，“你应该向上级党委申诉。”

“我气病了，整整病了一个春天，”杨红桃无限悲酸地说，“我娘产生了退坡思想，也影响了我，生活又挺困难。这时候高金海来了，他原是我死鬼骑兵连的排长，在我们家躲过扫荡，养过伤，吃过住过，现在回来当区委副书记。见着熟人该多亲哪！他给我还了药账，又跟我献殷勤，我一时糊涂，心就动了，我娘不同意，可是我没听她的话，就这样嫁给了高金海，你看，一个人离

开了党……”杨红桃低下头，抹了两把眼泪，又掏出手帕擦干流出的鼻涕。

刘秋果激动地站起来，弓着腰，在屋里走着。

“高金海本想玩腻了就散伙的，因为我跟他拼命，他才不得不娶了我。于是他又嫌我不能养孩子，又嫌我什么性格不温柔，我不受他欺侮，就跟他吵，他索性不再回家来，偷偷在外边搞破鞋。后来被俞山松同志知道了，狠狠地整了他一顿，他才不敢再闹，可是仍然不回家住，也不给家里钱，我娘病倒在炕上，因为没钱吃药，又气又恨，就眼瞧着死了……”杨红桃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别难过，别难过，会好起来的！”刘秋果无力地安慰着。

“我一个人劳动一个人吃饭，跟他已经没关系了，”杨红桃又悲切地说下去，“合作化大风暴来了，人们已经忘了我，我没有出头露面，就这么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可是高金海等俞山松同志走后，就像野狗解开了链子，又找了姘头。”

“我怎么不知道？”刘秋果又大吃了一惊。

“区里有一批高金海的心腹，他们会遮盖你的眼睛，他们因为你的资格浅，合伙欺侮你，这我听高金海说过！”杨红桃愤恨地说，“今晚高金海一定是到清流村去了，住在他的姘头家里，是个富农的女儿，才十八岁，可是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呀！”

“这算什么！”

“你说，我应该不应该跟他离婚呢？”杨红桃恳切地问道。

“这……”刘秋果一时手忙脚乱了，马上回不出话。

“比如我是你的姐姐，你该怎么说呢？”杨红桃哀怨地，忧伤地望着刘秋果。

“我支持你！”刘秋果猛地感到自己这种怕负责任的态度真可耻，于是坚定地回答这个无限信赖自己的女人。

“人们会不会把我看做是坏女人呢？”杨红桃羞涩地低下头说，“死了丈夫，嫁了人，嫁了人又离婚，离了婚我还想找个真心实意的人。”

“不会的，不会的，你为什么也有这种封建思想呢？”

“唉，你不懂得做女人的苦处，女人要比男人想得多，也得多呀！”杨红桃眨动着她那长长的睫毛，眼泪忍不住簌簌流下来。

窗外，一颗流星歪歪扭扭地划下来，河流轻轻地撞击着陡峭的河岸，隔岸的村庄，一只雄鸡叫了全运河滩的第一声。

“杨大姐，”刘秋果的眼睛闪闪发光，望着这个不幸的女人那惨白的脸，“你应该坚强起来，拿出你过去的气魄，不要让人们忘了你！你受的冤屈，党会弄明白的。”

“谢谢你，你睡吧，真对不住，跟你乱扯了半夜。”杨红桃抱歉地苦笑了笑，哽咽着说了一声，就跑了出去。

“你到哪儿去？”刘秋果问道。

“我到那屋去睡。”

刘秋果关上了门，吹熄了灯，月光流泻进来，他不能入睡。

杨红桃靠住秫秸篱笆，迷惘地望着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河流，朦胧的田野，听着一只丧偶的布谷鸟那凄厉的哀啼，忽然一股悲酸疼遍全身，她双手捧着脸，肩膀一抽一缩的，她无声地哭了起来。

3

黎明前，月亮转到运河西岸的树林背后去了，原野浓黑起来，闪闪发亮的河流，已经模糊不清，只听见那轻轻的喧闹的声音，树林像一个个挺立不动的黑影，猛地，一声清亮婉转的啼叫，

呼唤黎明的鸢雀从天空掠过，杨红桃抬起头，朝霞从东山脚下的深谷里燃烧起来了。

杨红桃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身体，长长地吐了一口胸头的闷气，然后轻轻地走到屋檐下，刘秋果还睡得很甜，她怕惊动他，蹑手蹑脚地挑起水桶，慢慢地抬开柴门，快步到河边去了。

她走下运河高岸，脱了鞋，挽起裤脚，趟进潺潺作响的河流里，一股电流似的寒冷，刺疼她的皮肤，通遍全身，她哆哆嗦嗦地打了个冷战，然后弯下腰，洗起脸，她噓着气，困盹完全消失了。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陡岸上，一个发劈的声音问道。

杨红桃仰起脸，陡岸的老龙腰河柳下，站着高金海。她汲满桶，上了岸，盯着那满是眼屎，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道：“你昨晚到哪儿浪荡去了？”

“我住在区里啦！”高金海打了个大哈欠，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瞎说！”杨红桃喝道，“刘秋果同志深更半夜来找你，说你跟他吵了架，一赌气走了，你怎么会住在区里？”

高金海惊吓得揉揉眼睛，急迫地问道：“告诉我，他都跟你调查了些什么，快说！”

“你去问他吧！他就在家里。”杨红桃冷冷地说。

“怎么，你留他住下了？”高金海朝后跳了一步，上下打量着杨红桃。

“这有什么，人家黑灯瞎火地找你来，扑了个空，能让人呛着夜寒回去吗？”杨红桃镇静地瞪着他。

“他住在哪屋？”高金海又抢到杨红桃面前，嘴里喷着发臭的酒气。

“我那屋。”杨红桃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呢？”

“我没睡。”

“胡说！是你勾引他占我的炕头来了！”高金海撒腿就奔家里跑。

“站住！不准你胡闹！”杨红桃扔下水桶，喊嚷着跟在后面。

高金海已经跑进院里，他反手把柴门抬上了，一直闯进屋里。刘秋果被脚步声惊醒，从炕上忙坐起来，一见高金海那丧门神似的样子，也有些发慌。

“打扰你的好梦！”高金海咬得牙齿咯咯响。

“我是来找你的，你跑到哪儿去了？”刘秋果压住心跳，硬使自己镇定下来。

“找我来了？”高金海恶狠狠地一声冷笑，“可找到我老婆的被窝里来了？”

“你这叫什么话？”刘秋果血涌上脸，“你说这话难道不害羞？你污辱了同志，也污辱了你自己！”

“是你污辱了我！”高金海嘶哑地喊叫，“你给我戴上这顶绿帽子，我还有什么脸见人？你欺人太甚啦！”

“你看着我的眼睛！”刘秋果跳下炕，面对着高金海。

“不许动手！”

院里“扑通”一声，杨红桃从篱笆上跳进来。

“你看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杨红桃指着高金海的鼻子，厉色地数落道，“摇摇晃晃，满嘴的烧酒味，回到家又不问青红皂白，蛮横不讲理地大吵大闹，让乡亲们听见，你还顾不顾影响？”

“你不用拿这套大原则遮羞脸，你们穿一条裤子，早编好蒙哄我的话！”高金海龇着牙，跳着脚喊。

“老高，希望你冷静一点！”刘秋果憋着满肚子火，说道。

“谁受了这种污辱也不能冷静！”高金海耍起赖皮，完全不

想说正经的。

“呸！”杨红桃照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你这个没人心的家伙，你在外面拈花惹草，又来给我脸抹黑！我问你，你昨晚是不是住在清流村的姘头家里了？”

高金海恼羞成怒，拧着眉毛，嘴里喷溅着唾沫星子，叫道：“我知道你们俩做成的活局子！我不吃这一套，咱们到区委会说去！”说着，他不顾杨红桃跟刘秋果的拉扯，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我正想把问题提到区委会议上去！”刘秋果也要跟着出去，但是杨红桃拉住了他。

“刘书记，让你受这样的冤枉，我真难受……”杨红桃痛苦地说。

“没什么，大姐！”刘秋果拿开她那冰冷的手。

“我也要到处里去，我要揭穿他这个卑鄙的坏蛋！”杨红桃紧握着拳头，眼里的泪花晶莹发光。

刘秋果没说什么，就骑上车走了，但是走到河边，又转了回来，严肃、沉重地对杨红桃说：“杨大姐，你不要去，这不好，辛苦你一趟，到拖拉机站去告诉我爱人。”

这一天，区委会沉浸在神秘的、令人窒息的空气里，高金海四处浪荡，跟这个咬咬耳朵，跟那个拍拍肩膀，又跟所有在家的区委委员做了个别谈话，大家怀着恐惧而又好奇的心情，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黄昏，杨红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动身到拖拉机站去。拖拉机站坐落在运河滩的荒野上，四外是黑压压的丛林，绿漆栅栏包围着几列红房子，黑夜，尤其是没有月亮的黑夜，红房子的电灯亮了，就像行驶在运河原野上的一只大船。

杨红桃见到了刘秋果的爱人岳樱，岳樱还像个未成年的少

女，微微黧黑的脸蛋，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长长的，不停地眨动着睫毛，两条粗粗的辫子甩在背后，穿着一双旧皮鞋，熨得很平整的旧蓝制服裤子，上身是褪了色的格子衬衫，套着一件花毛衣，她惊讶地把杨红桃让到她的屋里。

他们的房间里，非常整洁和明亮，靠后墙是他们夫妇睡的床，铺着一床大花床单，两床碎花的棉被和一对喜鹊登枝的软枕头，临窗有一张书桌，一个装得满满的书架。岳樱让杨红桃坐在床边，杨红桃怕坐脏了那漂亮的大花床单，只是靠床边站着，岳樱便强按她坐下来，笑了笑，就请她谈……

岳樱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杨红桃的话，她咬紧了那薄薄的嘴唇，微黑的脸蛋一阵明一阵暗，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真阴险，真卑鄙！”岳樱激怒地站起身。

“岳樱同志，你相信……”杨红桃害怕地瞧着这个气怒的小姑娘。

“秋果不是那种人！”岳樱看了一眼挂在床头的他俩的合影，“高金海放这个肮脏可耻的烟幕弹，想遮掩他违犯党的政策的错误，真无耻！”

“岳樱同志，我对不起你们！”杨红桃哭了。

“大姐，这不能怪你，”岳樱走过来，用热毛巾给她擦脸，“可是你为什么不开高金海呢？对于这样一个灵魂发臭的人，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岳樱同志，你是个幸福的人，你不知道我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心呀！”杨红桃抽抽泣泣地说。

岳樱束手无策了，她一只手按着杨红桃的肩膀，沉思地凝视着窗外的原野，她忽然搂着杨红桃，说道：“大姐，你才三十五岁，你振作起来吧！一点也不晚。你应该记住，你是个老党员。秋果跟我都会帮助你，好大姐！”

杨红桃痴呆呆地听着，点点头：“对……我记住你的话！”说着，她便推门跑了出去。

原野上刮起雄劲的风，呼呼地吼叫，绿栅栏外的白杨树上，一群喜鹊扎煞着羽毛飞起来，盘旋着绕树几遭，又落在枝头。

一股风从杨红桃没有掩实的门缝里钻进来，岳樱打了个冷战，从衣架上抓起一条围巾和一件棉大衣，熄了灯，锁了门，奔跑着到区委会去。

区委会的宿舍都熄灯了，岳樱打着手电走到里面去，突然“哗啦啦！”一声响，像是桌椅被踢翻了。

门被撞歪了，高金海狂怒地跳到院里，挥动着胳膊大叫：“这是陷害，我也要向县委提出报告的！”他疯了似的跑走了。

会议室里并没有回声，椅子一阵乱响过后，灯熄了，区委委员一个个默默地走出来。岳樱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最后，等大家都出院了，刘秋果才独自一个走出黑洞洞的会议室，站在台阶上，一动不动。

“秋果！”岳樱扑过去。

刘秋果低低地说了声：“你来了！”就伸开胳膊，让岳樱给他围上围巾和穿上棉大衣。

“走吧！”岳樱心疼地拉住他的袖子，走了出去。

在寒冷的夜风里，岳樱紧紧地偎着刘秋果，一声不响地走着，静静地听着他们那合拍的脚步声。

“我现在才知道，斗争并不是我入党时所想象的那么浪漫！”刘秋果声音低沉地说。

岳樱只是更靠近他，像是要把她的热，输送到他的身体里。

“不如做助教，或是当研究生了，那时候想得太美妙，太不现实了！”

“你……”岳樱抓住他那冰冷僵硬的手指。

“不，只是有这么一股逆流在流动，要把它压回去，压回去，斗争并不是那么浪漫！”

4

十天后，刘秋果跟高金海接到县委会的电话，要他俩第二天到县里来，高金海同时还接到一张传票，法院要他明天出庭，审理杨红桃提出的离婚案。

这天下午，高金海忽然不见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百丈溪村，偷偷地蹲在杨红桃院后的河岸下面，一会儿，那群鸭子摇摇摆摆地来了，他嘴里低低地叫着，等鸭群下了河，他非常巧妙地抓住两只最肥的，鸭子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就被他装在自行车车袋里，又在河边用两张一角钱的新票，骗买了一个光屁股小男孩的三只野鸭，于是他跨上车，过了河，顺着公路奔县城去。

高金海进了城，已经是万家灯火了。他到食品公司买了两瓶杏花村汾酒，马不停蹄，就急忙到城东南角的副县长张震武家去。

这是一个显得很荒凉的大院子。因为张震武有七个挨肩的儿子，这七个宝贝儿子一个比一个矮半头，一个比一个更顽皮捣蛋，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常常打碎玻璃，随地大小便，或是拧开自来水龙头，闹得水流成河，所以不得不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把他们撵了出去。

高金海在门口下了车，掏出手帕擦了擦前额上的汗，喘了口气，便用大拇指去按电铃。

“谁呀？”一个粗哑的声音问道。

“见张县长的。”

门栓“哗啦”一响，大门张开了，一个挽着袖子、双手湿漉漉

的、肥胖的保姆站在门口。

“你是干什么的？”这个胖保姆的口气非常盛气凌人。

“见张县长！”高金海的态度也相当傲慢。

“张县长晚上不会客！”这位胖保姆显然是要给高金海一个下马威。

“告诉你，张县长谁都不见，也得见我！”高金海指着自己的鼻子卖字号。

这时，院里正房的竹帘“啪嗒”一声响，一个大喇叭嗓子吆喝道：“马嫂，跟谁吵吵闹闹的哪？”

“是我，是金海！”高金海连忙抢着回答。

“啊呀呀！哪一股香风把你吹来了，好久不见，看不起我这个老上司啦！有两个月没登我的门坎啦！”

随着这大喇叭似的声音之后，一个又高又大，挺着突出的大肚子的胖子，拖着一双木屐走出来，高金海急忙闪过马嫂，奔上前去，“啪！”两个人狠狠地握住了手，马嫂吓得赶紧溜到厢房去了。

他俩走进屋里去，张震武一眼看见高金海手中提着的鸭子和酒瓶，哈哈大笑：“好小子，你来行贿啦！”

“看你说的，”高金海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我是顺便带点野味来看你，今晚又要住在你这里，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

“马嫂！”张震武兴奋地高声叫道，“先别洗衣服了，把这几只鸭子下灶！”

里屋“哇！”地一声，刚刚喂奶睡熟的小儿子被惊醒了。

“你把声音放轻点！”他老婆抱怨道。

“我早就想吃野鸭子，想得做梦都吧唧嘴！”张震武压低嗓门，得意地摇摇头。

“你已经吃过了，两大碗饭呢！”他老婆在屋里提醒他。

“这没关系，要发挥肚皮的积极性嘛，哈哈哈哈！”张震武笑得咳嗽着，那肚皮都抖动起来。

屋里的小儿子又被吓醒了，他老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哼着催眠曲，哄孩子入睡。

三杯热酒下肚，张震武脱掉衬衫，只穿一件背心，乱舞着筷子，一面从嘴里吐出碎骨头，一面打开话匣子。

“不用想逃避责任，毫无疑问的，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张震武猛地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来。

“我……”高金海不满地扔下筷子。

“别跟我狡辩！”张震武瞪着眼睛威胁道，“你必须正视错误，接受教训！”说着，他又坐下来，连着吃了几块鸭肉，灌了两盅酒，然后舒舒服服地长出了一口气。

“我该怎么办呢？”高金海有些惊慌。

“虚心接受批评，深刻检讨错误！”张震武打开抽屉柜，拿出两份打字的材料，“这里一份是刘秋果的报告，一份是你的报告。你看人家这个大学毕业生，写得言词流利，口气委婉，有事实，有分析，有批判，有检讨，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你再看看你的，胡扯一气，态度蛮横，说什么刘秋果跟你老婆睡过觉，你简直是自己把自己涂抹成一个小丑，打官司靠状纸，你是非输不可。”

“其他的县委委员有什么意见，你知道不知道？”高金海吓得乱了手脚。

“周书记到省城去了，省委大概是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要笔杆子去写长篇小说，他不在倒是你的幸运，周书记是大学生出身，对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偏向的。”张震武说到这里，突然把声音拉长了，放慢了，“至于两位副书记大人，虽然跟我一样，是泥腿子出身，但是对你却一向不大喜欢，而对刘秋果这个大学毕业

生，倒是相当的宠爱，这大概是为了沾点知识分子气，好抬高身价吧！唐县长刚刚到任，什么情况都不大了解，只能随大流。别的县委委员我没跟他们谈过，不过可以肯定，整个情况对你非常不利！”

“我怎么办呢？”高金海现在才感到笼罩在头上的重重阴影。

“还是那句话：虚心接受批评，深刻检讨错误！”张震武点了一支烟，用一根火柴剔着牙，“你跟刘秋果都将列席会议，你必须态度谦虚，对你这份强词夺理的报告，要加以严厉的自我批判，你写了什么声明之类的东西没有？”

“没……”高金海已经明白他写出的那个充满谩骂、要挟言词的声明大为不妙，心想必须连夜重写。

“那就写一个吧！和和气气，老老实实的，我将尽量使你不受处分，只提议把你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我的身边来搞商业，这是现代化流线型的工作。我们要学会做买卖，列宁说的！”张震武仰躺在布满尿渍的沙发上，喷着烟圈。

“好，写就写一个吧！”高金海说，“我也要预先通知你，杨红桃对你一直怀恨在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反咬一口呢！”

“这个女泼皮！我处分她，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组织纪律的尊严。”张震武不以为然地翘着二郎腿，冷笑道，“我真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接管这个剩货！”

“我让鬼迷了心窍！”高金海搔着头皮，在屋里来回踱着，但是心里却像吞了块铅，沉重得很，他踩灭了香烟头，打了个哈欠，“天不早了，睡吧！”

张震武看了看手表，把烟头一扔，说道：“可不是，十二点五十了，早晨六点半还要听政治经济学讲课，又得迟到了！”说着，他又提高嗓子叫道：“马嫂，客房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屋里，孩子又被惊醒，哇哇地嚎起来，他老婆又无可奈何地抱怨道：“你把声音放低点！”

高金海到客房里，锁上房门，把原来的声明书用火柴烧着了，便一支接一支地吸起烟，到后半夜，忽然文兴大发，掏出笔来，伏在桌上，只听一片沙沙磨纸声，直写到窗纸发白。他四肢无力地朝床上一仰，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飞着金星，一阵阵心惊肉跳，想要呕吐，他恍恍惚惚地似睡非睡，忽然被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惊醒，他睁眼一看，原来是张震武在房檐下大刮舌头，手表的时针早已经过八点了。

5

刘秋果整整失眠一夜，黎明时他起来，便到田野和河边上，那混合着泥土、树木和野花的香味的清新空气，刺激得他的头脑清凉清凉的，沁人肺腑的晨风，像是一股淙淙作响的溪流，流过他那发焦的心，金色的太阳渐渐露出山头，河边的向日葵面向着东方。

刘秋果到达县委会，直奔县委第一副书记陆寒江的办公室，他走到门外，听见屋里有一个妇女哭哭泣泣的声音，他赶忙收住了脚。

“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松了劲，党性在他身上渐渐消失，那他就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陆寒江的声音很严厉，但是也微微流露出一丝感伤的味道，“你跟你死去的丈夫，都缺少理智，脑袋一发热，做出追悔不及的事来，他违反党的斗争策略，结果丢了命，你在婚姻上，受了骗。”

那女人哭得更伤心了，她哽咽哽咽地说：“你现在骂我也晚

了！……”

“是晚了，我后悔当初没有狠狠地骂你一顿！”陆寒江的声音非常低沉，“我听到你嫁给高金海，难过了很长一段日子，那时候我还没有爱人，而现在已经做了父亲。离开高金海吧！不过，尽管离了婚，如果你不让过去那勇敢、大胆、粗犷、泼辣的杨红桃复活，仍然是醉生梦死！”

“我听你的话，除了你肯这样骂我，天下还有谁呢？”那女人抽抽搭搭地说。

刘秋果忽然想起杨红桃跟他说过的故事，赶忙扭转身，他刚拐过甬路的松墙，迎面，年轻的县委第二副书记俞山松，手里拿着一卷报纸走来了。

“老兄，这下子可要三堂会审你了！”俞山松没等刘秋果打招呼，就笑着跑过来。

“你好！”刘秋果伸过手来，脸很红地说道。

“走，到老陆屋去！”俞山松亲热地扯着刘秋果的胳膊。

杨红桃正在洗脸，陆寒江皱着眉头吸烟，见他们进来，脸忽然一红。

“杨大姐，你来了！”俞山松笑道。

杨红桃连忙回过头，那两只眼可真像熟烂的红桃子，她凄苦地一笑，“俞书记，你好。”

“本来想请你列席会议，可惜你还要去打官司，不然会更彻底地揭穿高金海的本相！”俞山松说。

杨红桃把手巾拧干搭在绳上，慌慌张张地说道：“俞书记，刘书记，老陆……陆书记，我得到法院去了。”

陆寒江也跟了出去，到甬路松墙外，他低声对杨红桃说：“从法院回到我家去吧，看看我的孩子，还有我爱人。”

杨红桃扭过脸去，咬住嘴唇，含混地说了一声，“我去……”

就快步走了。

陆寒江阴郁地回到屋来，俞山松劈头把一张报纸扔给他：“看看高金海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吧！”

陆寒江慢腾腾地把报纸展开了，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他抬起头，问刘秋果道：“他这篇通讯所报导的情况和数字，你们区委会审查核对过没有？”

“没有！”刘秋果痛苦地说，“高金海做事向来不告诉我，我对他也一向和平共处，在给县委的报告里，我已经提出请求处分。”

“处分完了怎么办呢？”俞山松的嘴角掠过一抹嘲讽的笑影，“去当助教，去做研究生。”

“这……”刘秋果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想过？”

“因为千层篱笆也得透风！”俞山松的眼光逼视着他。

“想过……”刘秋果低下头，“不过自己已经把它否定了。”

下午五点钟，杨红桃挺着胸脯第一个从法院里走出来。跟着，脸色蜡黄的高金海也走出法院门口。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罗锅着腰点着了，忽然看见杨红桃的后影闪进了一家食品店里，便跟踪过去。只见杨红桃买了一盒点心，又走进百货公司，买了一个洋娃娃。这更引起高金海的猎奇心，他一直隔着几步距离，尾随在杨红桃身后，直到看见杨红桃走进陆寒江家门口，他才咬着牙，啐口唾沫，转回身。

高金海回到张震武家听候消息，六点钟，张震武摇摆着一身肥肉，怒气冲冲地回来了。

“怎么样？”高金海走出来，低声问道。

“给你个严重警告！”张震武的脸上像蒙了一层灰。

“到底还是给了处分！”高金海沉下脸，不高兴地嘟哝道。

“都是俞山松闹的！”张震武气恼地叫道，“他姓俞的有什么了不起？小白脸，凭着两片嘴，看了几本什么辩证唯物论的书，就连升三级。我要向党中央打报告。我当过了运河的区委书记，他才接我的后任，提拔干部重才不重资，这会伤老革命者的心！”

“我的工作呢？”高金海胆怯地问道。

“根据我的提议，派你去做县供销社的第二副主任！”张震武不耐烦地解开衣服，“马嫂，打洗脸水来！”

高金海感到很没意思，无聊地坐了一会儿，抓起帽子，说道：“我走了！”

“再住一天吧！”张震武的脑袋涂满肥皂沫，大喊着。

但是高金海已经把车推出门坎了。

杨红桃走进陆寒江家的院子里，一个老太太正在做饭，杨红桃说明来意，被让进屋里。

“您是寒江的母亲吗？”杨红桃问道。

“对。您……”老太太疑惑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女人。

“我跟寒江十几年前就认识，我死去的男人是寒江的老战友。”

杨红桃的眼睛投在白墙的一幅照片上，老太太端坐在中央，怀抱着一个胖胖的男孩，背后站着陆寒江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那女人剪发，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上身穿的是抱腰的花棉袄，下身是一条蓝呢制服裤，显得那么文静，和蔼可亲。

“您的儿媳妇在哪工作？”杨红桃问道。

“在小学里当校长。”

“多好的人品哪！”杨红桃想知道老太太对儿媳的评价，故意引老太太说话。

“人品好，心眼更好，”老太太笑得眯着眼，“我不是娶来个儿媳妇，是接来个亲闺女，我们寒江过去一直不想结婚，听说还是我那儿媳妇主动性强呢！”

“啊！”杨红桃的心疼起来，她急忙站起身，“大娘，墙上那张照片有小尺寸的吗？”

“有，还有一张四寸的。”

“把它给了我吧！”杨红桃说，“我给孩子买了一盒点心跟一个洋娃娃，您别笑话。我得走了！”

“你再稍稍等一等吧，六点钟寒江就会回来，孩子也就由他妈顺路从托儿所带回来。”老太太说。

“不啦！”

杨红桃把那张照片揣在怀里，跑了出去，一股热辣辣的眼泪模糊了眼睛，她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看不见，像是奔跑在迷雾里。她到汽车站，正赶上最后的一班车。

车到百丈溪村站，已经黄昏了，杨红桃下了车，金红色的晚霞浓重地涂染着西山的树林，她走到河边，感到很累，于是她在河边的一块饮马石上坐下来，弯下腰去，手捧着喝了几口河水。

对岸有两个人，靠得紧紧的，沿着河边的小道，慢慢地走着。晚霞给田野、树林和河面镀上了一层赤金色，田野显得更广阔，树林显得更高大，河流的声音更喧响。从背影，杨红桃看出是刘秋果和岳樱，这一定是岳樱到车站接刘秋果，于是无限怅惘涌上心头，她闭上了眼睛。

“怎么，想接我回去再睡一回吗？”一个恶毒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杨红桃打了个冷战，霍地跳了起来，刘秋果和岳樱的影子已经不见了，面前站着的是高金海。

“不要脸！”杨红桃气得发喘，许久才从胸膛迸出这句话。

“为了你这个臭娘儿们，我送掉了一半前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高金海恶狠狠地说。

“我也不会忘记你这个恶魔！”杨红桃握紧两只拳头，像是在荒原上打击猛扑上来的饿狼似的，“我会看得见你的下场的！”

高金海像躲闪熊熊烧起的野火似的，向后倒退了一步，跌了一屁股泥，爬起来，狼狈地骑上车，奔清流村渡口去了。

杨红桃高傲地站在饮马石上，彩色斑斓的晚霞笼罩着她，在她的脚下，是终点，也是开端。

1957 年 3 月 原载《新港》1957 年第 3 期

西苑草

1

西苑大学的西苑湖畔，是起伏的暗黄色的土山，土山上的针叶松林在夏风里像山涧流水似的沙啦啦响。从山头到山坡，满是洋槐丛和玫瑰丛。山腰间还夹杂着几棵桑树和丁香树，被太阳晒得发散着苦涩的气味。山顶上那苍松掩映的宝塔，塔尖挂着几朵白云，倒映在湖面上。一道从玉泉山流来的小溪，带着田野泥土的芳香，在山脚下盘旋着流来流去，淙淙作响地流入西苑湖。湖心的孤岛上，有一座红墙绿瓦的龙王庙，掩映在翠绿的芦苇丛中，孤岛的石桥通连着湖岸。

“蒲塞风，蒲塞风！”

黄家萍沿着湖畔的沥青路奔跑呼唤着，那声音是又生气又焦急的。

“蒲塞风，蒲塞风！”

黄家萍热得出了汗，白绸衬衣被汗浸湿贴在身上，

她用力一甩那两条细细的小辫，一口气跑上土山去。那彩色斑斓的花哗叽裙子被风吹起，像一群飞舞的蝴蝶，闪到洋槐丛后面不见了。

“你这个该死……你在这里！”

宝塔边的一棵松树下，蒲塞风坐着石椅，伏在石桌上在写什么。洗得褪色的汗衫和一堆书，散乱地扔在石桌脚下。

“我喊你听见没听见？”黄家萍跑过去，狠狠地推了蒲塞风一把，一滴蓝墨水，落在稿纸上。

蒲塞风霍地跳起来。他是个清瘦的青年，微微显得苍白的脸泛红了。黄家萍紧咬着嘴唇，两只黑溜溜的圆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蒲塞风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又一屁股坐在石椅上。

黄家萍弯下腰，收拾着那堆零乱的书，把汗衫扔给了蒲塞风，然后说了声：“走！”

“到哪儿去？”蒲塞风坐在石椅上不动。

“四点钟集体学青年舞。”

“我今天有事，明天再学好不好？”

“不行！”

“我明天一定学。”蒲塞风自知理亏，便低声下气地央求道。

“不行就是不行！”黄家萍气恼地跺着脚。

“为什么跳舞也要集体化呢？”蒲塞风皱起他那两道浓眉。

“这是先进集体条例！”黄家萍一拍石桌子。

“我当初就反对……”

“可是已经成了决议，就要执行！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懂得这个组织纪律性的基本原则？”黄家萍歪着头，摊着两只手问道。

蒲塞风被问得无话可答，他猛地闷雷似的喊道：“你们在墙

报上给我画漫画吧！我是木乃伊，我是书呆子！”

“墙报？哼！”黄家萍冷笑道，“要给你上校刊啦！”

“为什么？”

“就因为你不参加集体活动！劳卫制锻炼你的出勤率是百分之六十二点九，集体学舞跟集体学歌的出勤率是零，其他集体活动的出勤率是百分之三十一、四五，你妨碍咱们班获得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黄家萍像背书似的一口气说完了。

蒲塞风又烦躁地站起来，但是背对着黄家萍，他凝视着山脚下那条潺潺的溪流，一片落叶被流水冲得东倒西歪，最后在溪边停住了。

“谁的手笔？”蒲塞风咬着嘴唇，半天，才冒出这一句。

“中文系二年级校刊通讯组。”

“这就是说，是你和沈飞黄的大作。”

“应该考虑别人的批评，不要考虑批评的人！”黄家萍冷冷地说。

蒲塞风忽然回过头，非常轻蔑地问道：“有插图吗？”

“你这个人，我真是对牛弹琴！”黄家萍气愤地咬着牙，扭回身，穿过一簇簇洋槐丛和玫瑰丛隔成的小路，跑走了。

蒲塞风又坐下来，但是头嗡嗡响，他定了定神，把那张落了墨滴的稿纸揉成一团，又换了一张，动笔写起来。

黄家萍跑到湖畔，收住了脚，喘了喘气，又扭回身，跑上土山，跑到蒲塞风那棵松树下。

“跟我走！”黄家萍命令道，但是态度已经软下来了。

“不去！”蒲塞风头也不抬。

“我求你只去这一次，应应场面，我就不让沈飞黄把这篇批评稿送到校刊去。”黄家萍又反过来央求他。

“我就不去！”蒲塞风犯起牛脾气来了。

“我求求你！”黄家萍扳过蒲塞风的脸，她的眼眶里充满晶莹的泪珠，声音颤抖了，“只去这一次。”

蒲塞风站起身，低低地说：“我去。”

黄家萍给他抱起书，蒲塞风拿起汗衫，搭在肩头，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在宝塔下停了停，从这里可以鸟瞰西苑大学全景，那一幢幢的楼房，一道道光溜溜的林道，和那川流不息的人群。

不远的树林里，手风琴响起来了。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有云雾在荡漾……

一个颤声的男高音唱起来。

“听！沈飞黄在拉手风琴跟独唱，”黄家萍欣赏地静听着，“奏得真美，唱得也动人，只可惜有些做作和太洋味。咦！走吧，今天有手风琴伴奏，华尔兹一定会把你感化了的！”黄家萍愉快地说着，扯着蒲塞风就要跑。

“我不去了！”蒲塞风甩开黄家萍的手。

“你……”黄家萍手一软，一堆书落下来，“你真要命！”说着，她用一只手抹掉流出的眼泪，冲下土山去了。

太阳西斜了，土山里因为树林挡住阳光，暗了下来，也凉了下來，蒲塞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把笔放下了，走到溪边去。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蒲塞风回过头，在背后的玫瑰丛旁边，站着哀怨的黄家萍，蒲塞风走上前去。

“写完了？”黄家萍轻声问道。

“写完了。”蒲塞风惭愧地躲闪开那深情的眼光。

“把汗衫穿上，天凉了。”黄家萍说。

蒲塞风顺从地穿上了，但是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

“到那边坐坐。”黄家萍指指宝塔下的那几块石头。

“好。”

“你在写什么呢？”

黄家萍在石头上铺下一块手帕坐下来，她抱着膝头，问蒲塞风。

“在写一篇论文。”蒲塞风撕着一片丁香叶。

“春天你对我说，不是已经开始写了吗？”

“初稿在三月底就写出来了，送到萧先生那里请他指正。今天萧先生的秘书告诉我，明天晚上萧先生准备跟我谈，我现在又根据这两个月的体会，写了这个补充部分，想谈得深刻些。”

“萧先生真爱我们，明天是星期六，还不想休息。”黄家萍感激地说。

蒲塞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又摘下一片丁香叶，继续一块一块地撕着。

“你爱人这个星期来信吗？”突然，黄家萍问起不相干的事来。

蒲塞风看了她一眼，黄家萍尴尬地咳嗽了两声。蒲塞风坦然地说：“我们的爱情比目前我们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爱情还公式化，一个月写两封信，见一次面，每封信一页信纸，每次见面两个钟头，如此而已！”

“为什么不多在一起玩玩呢？”

“她不愿意。”

“为什么，你们感情不好了吗？”黄家萍神色紧张地问道。

“不，”蒲塞风摇摇头，“她在她们学校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工作，星期日常开会，不开会也要跟团员或者群众谈话，跟爱人在

一起占去过多时间，要被批评为脱离群众。”

“这真过火！”黄家萍不平地说。

“咱们这里还不是一个样！”

他们又沉默了，针叶松像金属磨擦似的响，山脚下的溪流喧闹着。

“你有点儿怕你爱人，是吗？”黄家萍更大胆地问道。

“她是很厉害，但是我也常跟她吵架，”蒲塞风脸红了红，但跟着又陷入沉思里，“我是她介绍入党的，她比我成熟，冷静。但政治性过强，也许是我政治性太弱 她批评我所使用的语言，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引经据典，像是给我吃嚼过的甘蔗渣。”

黄家萍想不出再问什么，声音很烦闷地说：“你这人真让人捉摸不定，有点神秘。”

“神秘？”蒲塞风脸上掠过一抹困惑的笑影。

“咱们俩的年纪一般大，可是你显得比我大得多。”

“我可不像你们女同志，喜欢瞒岁数。”蒲塞风玩笑地说。

“我是说，你比我懂得多，想得多，我感到自己太轻飘飘的了。”黄家萍非常忧郁，非常怅惘。

“该吃饭了！”蒲塞风不想再谈下去，他扶起黄家萍，从石头上站起来。

夕阳染红了西苑湖，给宝塔镀上了赤色的金尖，连土山脚下溪流的流水声都发沉了。

黄家萍给蒲塞风抱着书，但是走出西苑湖，走到教室楼地带，蒲塞风又把书要了过去。

2

萧渔眠教授住在西苑湖畔的临湖庄：一个幽静的小院落，红

漆的门板，绿漆的影壁，矮矮的松墙，院中的鱼缸飘浮着几张荷叶，天井有几株挺立的南竹，六盆夹竹桃摆列在正房的长廊下，影壁后面还有一棵石榴树，院角落种了一架葡萄，除了特意喂养的十笼蝈蝈的叫声，院里静悄悄地没有任何响动。

“请进，我已经等你半个钟头了。”

矮小轻健的萧渔眠教授，怀抱着他那只花皮的爱猫，穿着一双皮拖鞋，迎出书斋的竹帘外。

惶恐不安的蒲塞风，结结巴巴地说：“方校长关于全面发展和先进集体问题的报告，比预定时间延长了两个钟头，我没听完就跑到您这里来了。”

“五个钟头的报告，未免有些冗长，”萧渔眠教授扭开电扇，给蒲塞风倒了一杯龙井茶，见蒲塞风一直站立不动，便按按他的肩头说：“坐吧，坐吧。”

蒲塞风捧着这杯温温的茶，一口也没喝，眼睛只注视着墙壁上徐悲鸿那幅水墨国画。

“你的文章我已经读过了，”萧渔眠教授熄了烟，啜了口茶，“真对不起，压了两个月，行政工作跟教学工作已经忙不过来，而这个会那个会更是应接不暇……”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没什么，没什么！”蒲塞风放下茶杯，连连说。

萧渔眠教授拉开抽屉，拿出那篇论文，戴上了老花眼镜，翻了翻，慢悠悠地说：“文章写得相当流利，不流俗，有些论点很新颖，很精辟，可以说是独到之处……”他顿了顿，又翻看几页。

蒲塞风呆呆坐在那里，眼睛跟随着教授的手指。

“不过题目似乎太大了些，”萧渔眠教授把这篇论文轻轻地放在沙发扶手上，“题目叫《论公式化概念化的反现实主义危害性》，不如叫《我对目前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几点意见》，更实际些，切题些。”

“名正方可言顺，”萧渔眠教授又点起一支香烟，“货品很少的小店铺，外面挂着个金碧辉煌的匾，反倒显得更是空虚；当然，这不是比喻你这篇文章，你的文章分量还是不轻的，然而也微微令人感到这一点。”

“是，是！”

“看到一些年轻人取得些微成绩就沾沾自喜，非常为他们担心！”萧渔眠教授激动起来，关闭呼呼响的电扇，“李希凡和蓝翎，无疑是文艺批评界的两颗新星，但是我总觉得他们文章写得太多，而书读得恐怕不算够，所以我认为文章可以写得少些，书要读得多些，文章可以不写，书不可不读，这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是，是。”

蒲塞风的脑袋里像塞了一把乱柴禾，他茫然地坐在沙发上，不眨眼地望着这位《西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副主编、《文学评论》的编委，那矮小的身躯突然扩大了，但是又渐渐地缩小了，那声音是陌生的、遥远的、冷淡的。

“爱伦堡说过一句很深沉的话，学舞蹈越早越好，当作家越晚越好。我认为目前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作家们知识的贫乏，读得少，而写得多，或者是只读一家之书，只写一种体裁。西欧那些不朽的古典作家，小说、诗歌、戏剧，样样得心应手，真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莎士比亚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同时是伟大的诗人；而我们的作家，咳……”萧渔眠教授无限感慨地摇了摇头。

蒲塞风头脑混沌沌的，耳边仍然响着那遥远遥远的声音，他只能不断地重复着：“是，是！”

“你这篇文章，凡是应该修改的地方，我都给打了标记，修改过后，可以寄到《文学评论》去，看看能不能用。投给咱们学

报，恐怕不适合，你的意见怎么样？”萧渔眠教授结束了这场谈话。

“对，对。”蒲塞风那麻木的嘴唇动了动，接过那卷稿纸，鞠了个躬，跑了出去。

“常来玩！”

萧渔眠教授又送出书斋帘外。

蒲塞风握着那卷稿纸，握得手心出了汗，他跑到一个偏僻角落的路灯下，翻开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每页都用红蓝铅笔标出问号和惊叹号。这些问号和惊叹号像一个个铁硬的小钉锤，敲击着他的太阳穴。他靠住电线杆子歇了歇，让头脑稍稍清静一些，然后便沿着湖畔的沥青路走去。

这五月初夏的夜晚，是那么清凉，又是那么温暖。天空那皎洁的圆月，照得西苑湖一带朦朦胧胧。四周都发散着一种捉摸不定的香气。每个角落都有着静悄悄的声音：是风吹针叶松在响，是溪流在喧闹，是龙王庙芦苇丛的摇曳声，是坐在玫瑰丛和洋槐丛边爱人的低语。

黄家萍还是穿着那件白绸衬衣和花格哗叽的裙子，但是脚下换了一双米黄色的凉鞋，头发梳成一条重折的辫子，系着个白蝴蝶，在沈飞黄的死说活劝下，涂了薄薄的口红，沈飞黄的穿着打扮更富有季节特色，浅灰色的西服，白腰带，白袜子，白凉鞋，他们正从土山顶宝塔那里走下来。

“蒲塞风的爱人真是冷若冰霜，我有幸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拜读了她给蒲塞风的两封情书，那批评的深刻，措词的严厉，态度的尖锐，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倒霉的落难秀才！”沈飞黄挽着黄家萍的胳膊，轻蔑地说着。

“难道你把聪明都用在嘴尖舌巧上了吗？”黄家萍眉头拧成个疙瘩，“你对蒲塞风的态度，简直像是势不两立，你为什么那

么强词夺理，尖酸刻薄呢？”

“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沈飞黄吊儿浪当地说。

“难道蒲塞风曾经说过一句污辱你的话吗？”黄家萍高声喊道。

“怎么没有？他背地里说我是油头粉面的洋场大少。”

“我看倒恰如其分！”黄家萍气愤地说。

“你……”沈飞黄要发火又按捺回去了，便又用他那油腔滑调的声音嘲讽地说，“这个落难秀才，是很讨女同志青睐的，那两只又黑又大的忧郁的眼睛，真像演悲剧的小生！”

“走开，我不理你！”黄家萍挣脱开他的手，一扭身跑走了。

沈飞黄掏出香喷喷的手帕擦了擦鼻头的汗珠，然后又用这汗湿了的手帕扇了扇风，就掉转身去追赶黄家萍。

黄家萍已经坐在临湖的一把绿椅上，眼睛痴呆呆地望着朦胧的月色里那浓绿的芦苇丛，像是在苦苦地思索什么。

沈飞黄悄悄地坐下来，但是黄家萍霍地站起身，沈飞黄连忙一把拉住她。

“何必动这么大肝火，我真想跟他和解，你就给做个调停人吧！”

“那么你听着！”黄家萍声严色厉地说，“从今后，待人厚道一些，多考虑考虑别人的长处，考虑考虑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你就不会把自己估价过高了。”

“我承认，在文艺学跟中国文学史上不如他，”沈飞黄颓丧地垂下了头，“中文系读得真乏味。”

“你简直是发热病，一会儿冷一会热，”黄家萍忽然咯咯笑了，“上星期中国文学史课堂讨论，魏先生夸奖了你几句，你不是跟我说毕生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吗？”

“我本来就没想读中文系！”沈飞黄气愤地叫道。

“我知道，你本来是想当电影导演，你在高中曾经导演过《钦差大臣》，获得高度的好评，是不是？”黄家萍故意拖长声音，戏弄着沈飞黄。

“可是偏偏电影学院那一年不招生，真是阴差阳错，命运之神跟我开玩笑！”沈飞黄无限愤慨地、声音低沉地说。

“然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喽！”黄家萍耍着鬼脸。

“无法挽回了！”沈飞黄的脑袋低到膝盖上，手指插进头发里。

黄家萍扑哧笑了，狠狠地推了推他，笑道：“别演戏了，你这个样子倒真像演悲剧的小生！”

“算啦！既来这，则安之，听天由命吧！”沈飞黄从椅子上跳起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跳舞去，我可不能像蒲秀才那样，心里没有春天。”

湖边操场的露天舞会正在狂热地进行，乐队正奏着豪放粗犷的西班牙舞曲，那红、蓝、黄、绿、紫五色电灯，在夏风中摇曳，像是无数道交织在一起的彩虹，裙子飘起来，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皮鞋后跟响着清脆的声音，脚下是一片薄薄的烟尘。

沈飞黄跟黄家萍旋转着，旋转着……

蒲塞风并没有看见他们，他看到湖心孤岛龙王庙那明亮的灯光，于是他向那里走。

“蒲塞风！”

黄家萍推开沈飞黄，一阵风似的奔蒲塞风跑去。

“萧先生对你的论文评论怎么样？”

黄家萍拉着蒲塞风的袖子，气喘吁吁地问道。

“我不明白，作为一个负有盛望的文学家，他已经七年没写一篇文章了，这难道是因为书读得不够吗？”蒲塞风自言自语地说。

“天哪，你怎么啦？”黄家萍用力摇他。

“小黄，跳舞去吧，我现在心里很烦，很乱，也许会无故地发脾气，对不住你。”说着，他轻轻摆脱开黄家萍的手，独自去了。

黄家萍站在沥青路上，沉思片刻，忽然掏出手帕，三抹两抹擦掉口红，追赶蒲塞风去了。

3

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钟，蒲塞风从东山大学回来了，这星期日本是每月与他爱人伊洛兰的例行会面日，他在十点钟准时到达，但是却扑了个空，只得扫兴而归。

青年团支部到颐和园过野游团日的人们，也徒步回来了，沈飞黄昂着头，挺着胸，拉着手风琴，用他那微微带点伤感味道的调子领唱：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有云雾在荡漾……

二十几条嗓子，便跟着叠唱：

……

那里有云雾在荡漾……

黄家萍的嗓子，是那么清脆、响亮，就像西苑湖畔土山顶上宝塔的铜铃，被风吹得叮叮铃铃响。

蒲塞风跟大家点点头，也就加入了这个行列，不过他只跟随在队尾，闭着嘴巴。忽然，他的胳膊被碰了碰，黄家萍从最前列

退到后面来。

“伊洛兰好吗？”黄家萍的脸色很不自然。

蒲塞风从口袋里掏出个揉皱了的纸团，黄家萍接过来，他们离开队伍，拐到一条幽静的小路上去。

塞风：

突然接到团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的紧急通知，要我去开一个重要会议。我几次给你打电话，都没打通，累你白跑一趟，别生我的气。

还有十八分钟就开会了，我得赶紧走！

兰

“你怎么没等她？”黄家萍问道，“十二点她要回学校吃饭的。”

“她不会回来，”蒲塞风烦恼地说，“她一定已经约了几个要做思想谈话的同学，到她家去玩，常常是这样。”

“那你就应该到她家去呀！”

“我不愿意去，”蒲塞风摇摇头，“她父亲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父亲。”

“为什么？”

广播器响起坦克兵进行曲，吃饭了。

“没意思，不谈了！”蒲塞风挥了一下手。

他们沿着这寂静无声的小路，慢慢地走着。

“吃过午饭，咱们到颐和园去吧？”黄家萍说。

“你刚刚回来，怎么又去？”

“陪你散散心。”

“不，”蒲塞风说，“我下午要抄那篇文章，萧先生的问号跟

惊叹号给弄得遍体鳞伤，需要重新誊清，想寄给《文学评论》试试看。”

“带到颐和园去抄吧，我给你抄，只是我的字比你的字难看得多。”黄家萍恳求着说。

“那怎么行。”蒲塞风惭愧地说。

“没什么，”黄家萍严肃地说，“这一学期，我开始注意你，你引导我考虑了很多问题，是的，很多很多问题。”

吃过午饭，沈飞黄约黄家萍一起去温习汉语史，但是黄家萍拒绝了。他看见，黄家萍拖着蒲塞风的胳膊，走出校门。他吐了口唾沫，手插到口袋里，想了想，便回到宿舍里去了。

“怎么走？”蒲塞风望着汽车站排得长长一列的人群，问道。

“步行！”

“不累吗？”

“算不得什么，”黄家萍笑嘻嘻地说，“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時候曾经想学地质，就每天锻炼长途竞走跟爬绳，后来弃武从文了，这个锻炼却一直坚持下来，所以这双脚是久经考验的！”

他们沿着西颐公路，轻快地迈着步子，路边的田野，已经扯起青纱帐，远方那蓝色的山影，在淡淡的薄云中的排云殿，使他们的心胸开阔起来。

“我跟伊洛兰，没有这么轻松愉快地到颐和园玩过一次。”蒲塞风非常感慨地说。

“你们每月见面一次，为什么不到颐和园玩玩呢？”

“总共只有两个钟头，还不够等汽车的时间。”蒲塞风耸耸肩膀，苦笑道。

“那么寒暑假呢？”

“寒假到颐和园有什么好玩的？暑假她总是有事情，去年是参加市党员干部训练班，全校野外远征露营，本校团干部学习

会，今年暑假她们要去下厂实习。”

“你们不是在中学就……”

“那是地下活动，越是有爱情关系，越要回避，不然学校要批评的。毕业那年暑假，都埋头功课，预备考大学。考完大学，正赶上她父亲开始休假，把她带到北戴河去了。”

“你们真是奇怪的恋爱！”黄家萍迷惘地说。忽然，她的眼睛注视着蒲塞风，请求道：“给我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行不行？”

“没什么好听的，我跟你说过，咱们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爱情描写，比起我们的故事，还要有水分得多呢！”蒲塞风笑着说。

“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每一对爱人的故事都有各自的不同。你讲吧！”黄家萍唱歌似的催促道。

“你将来也会创造故事，并且担任故事的主角的！”蒲塞风玩笑道。

“不！谢天谢地，我还没有创造故事的本领，更没有扮演主角的欲望。”黄家萍说，“我从很小就喜欢听爱情故事，第一个就是我爸爸跟妈妈那辛酸的故事。你讲讲吧！”

“有什么可讲的呢？”蒲塞风也被她的天真逗笑了，“我们是在高中一年级认识的，她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我一直在她的领导之下，常常是她的批评对象，或是作为解决某一个典型思想问题的标本，后来她就介绍我入党了……”

“爱情呢，爱情呢？”

“我们是在与月考和期考斗争中建立爱情的，我的文科比较好，她的理科则是非常好，瞎子背瘸子，取长补短，就这么不知不觉地建立起关系来了。”

“她对你帮助很大，是不是？”

“是的，我是怀着感激她的心情爱她的，”蒲塞风的语调严肃起来，“她不但在政治上给了我很多帮助，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啊！”

“我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中学的，父亲在家乡种地，母亲老病缠身，没力量供给我一个钱。她父亲是工业局的副局长，母亲是纺织工程师，生活很富裕，所以她常常把钱分给我一部分，我把钱积蓄下来寄到家里，我母亲的病靠这些钱差不多治好了。”蒲塞风不肯再说下去。

“她真好！”黄家萍沉思地说。许久，她忽然又说：“你们的故事，跟我爸爸妈妈的故事很相像。”

蒲塞风莫名其妙地望着黄家萍。

“我爸爸跟妈妈是在大学读书时认识的，爸爸家里很穷，只有一个守寡的老母亲，他一面读书，一面给报纸杂志投稿，挣稿费养活母亲。妈妈是个独生女儿，家里开着一个大商店，她也常常在经济上帮助爸爸。大学没毕业，妈妈就是违抗父命跟爸爸结了婚，后来爸爸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就在亭子间里写小说，但还仍然进行地下活动。我刚刚落生，他就被捕了，被枪毙在南京雨花台，原来他是共产党员！妈妈却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斗争性很差，没有到延安去，可是她全心全意爱爸爸，她没改嫁，从乡下把奶奶接来，我们三口人，就靠她教小学、当小职员、教中学过活……”

“说下去，我在听着。”蒲塞风已经被这故事深深吸引了。

“你等一等，让我的心平静一下！”黄家萍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是睫毛上挂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很多很多人追过她，她都拒绝了，她保存着爸爸的遗物，

爸爸的日记，爸爸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没写完的长篇。我最初读的文学书籍，就是妈妈给指定的爸爸的作品，爸爸是一个非常有望的作家，可惜被刽子手杀害了。从我十岁的时候起，妈妈就给我讲他们的故事，春夜灯下，夏夜乘凉的时候，秋夜窗前赏月的时候，冬夜围在炉边，每次讲到最后，我们俩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默默地哭泣很久，一直到惊醒奶奶，怕惹她老人家伤心，才勉强住声……妈妈现在在一个女子中学当校长，奶奶去年逝世了，只剩下了我们母女俩……”

他们都没再说话，一直到颐和园门口，黄家萍抢在头里买了票，他们走进门去。

“先划划船，好不好？”黄家萍提议道。

“还是抄完再划船，不然也划不安心。”蒲塞风说。

“那就找个背静地方去抄，”黄家萍说，“不过由我包下来，你去玩玩吧！”

“不行，咱俩一人抄一半。”

“我不喜欢两种字体混在一起，”黄家萍说完提着书包就跑，回过头喊道：“五点你在铜牛那里等我！”

蒲塞风没有去追她，但是整整四个钟头没有离开铜牛。

五点钟，黄家萍果然跑来了，她一边跑一边嚷：“大功告成啦！一个钟头二千字，真够呛！”跑到跟前，她问蒲塞风道，“你都到哪儿玩去啦？”

“我一直没离开这里。”蒲塞风尴尬地笑道。

“你真是个书呆子！”黄家萍叹了口气，“我对你的生活色彩的单调，实在是大有意见，过些日子，我准备一个周密的提纲，找个时间跟你做一次长谈。”

蒲塞风抱歉地笑了笑，问道：“对这篇东西，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想谈，”黄家萍非常庄重地说，“对于自己所过于喜爱的东西，往往会是很不客观地偏爱。不过，有几个地方我给你做了点改动。”

“哪些地方？”

“其实也是你的原句，”黄家萍打开稿纸指点着，“我把你的原稿跟修改稿做了对照，感到你修改的地方比原来的样子减色得多，棱角磨光了。”

蒲塞风躲开那亲切的、责备的眼光。

“这可能是受萧先生的话的影响，”黄家萍说，“但是谦逊并不应该使人变得懦弱、圆滑和世故，不是吗？”

“我自己也很矛盾，”蒲塞风苦恼地说，“给编辑部的信你看了吗？”

“我觉得写得很冷静，很有分寸。”

“谢谢你，小黄！”蒲塞风感动得握住黄家萍的手，“你对我的帮助，我该用什么回答你呢？”

“最好的回答是这篇文章获得成功！”

他们封了信袋，投到湖边的邮筒里，他俩的心都随着邮筒里的声音猛烈地跳了两跳。

“祝你成功！”黄家萍像姐姐似的拥抱了一下蒲塞风。

“我请你喝一瓶橘汁，算是犒赏三军！”蒲塞风很礼貌地闪开身子。

但是走到食品摊那里，蒲塞风一掏口袋，只有三角钱，而两瓶橘汁已经揭开盖，摆在面前，他脸红了，出了汗。

“我来给！”黄家萍推开他，“等你拿了稿费，加倍奉还吧。”

喝完橘子汁，黄家萍又拉蒲塞风去荡舟，他们一直玩到太阳落山，暮色苍茫。

蒲塞风跑到宝塔下，他看见黄家萍跟沈飞黄在湖边踱着，黄家萍挥动着胳膊，他们在争吵，蒲塞风想连忙躲开，便闪到一簇洋槐后面。

“蒲塞风，你是找我吗？等一等！”

黄家萍已经看到蒲塞风，朝宝塔这里喊道。

蒲塞风在一个石椅上坐下来，但是激动和喜悦使他坐不住，他绕着宝塔走来走去，这时，黄家萍脸色苍白，呼呼喘气地走上

来。

“小黄！《文学评论》编辑部给我来信了……”蒲塞风三步两步跑上前去。

“真卑鄙！”黄家萍气哼哼地说了一句。

“怎么……”蒲塞风大吃一惊。

“难道你还没看到？”黄家萍把一张揉皱的报纸扔给蒲塞风。

蒲塞风打开来，原来是一张新出版的校刊，头版正中是一幅刺眼的漫画，旁边是一篇小品文，标题是：《一个自命为鹤立鸡群的人》，作者是中文系二年级校刊通讯组。

蒲塞风的脸色变了，他无言地把报纸还给黄家萍。

“沈飞黄，真卑鄙！校刊通讯组五个人，三个人不同意寄出这篇文章，可是他却盗用校刊通讯组的名义，并且画了这幅完全是恶意嘲笑的漫画！”黄家萍越说越气，把这张校刊两把三把撕碎了。

“算啦！”蒲塞风摆了摆手，“我准备找党委会谈谈，党支部一面批评我不参加集体活动，一面又鼓励我在课余时间写文章，

而集体活动几乎完全占用了课余时间，这使我很难掌握。”

“对，谈谈去吧！”黄家萍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文学评论》编辑部来信了，那篇文章准备刊用，现在正由一位编委做局部的修改。”蒲塞风已经没有兴趣报告这个消息了。

“那么，真的成功啦！”黄家萍眼泪盈眶地跳起来。

但是第二天，蒲塞风意想不到地接到萧渔眠教授的便条，叫他在晚上八点钟去谈谈。

当晚，萧渔眠教授正在院里乘凉，轻摇团扇，慢滋滋地品茶，蒲塞风畏畏缩缩地走进来。

“萧先生！”蒲塞风低声唤道。

“啊，请坐！”萧渔眠教授没有站起来，他用手指指旁边的藤椅。

“您找我……”

“《文学评论》编辑部要我修改你那篇文章……”

“啊！”蒲塞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

“我已经把文章看过了，”萧渔眠教授摆弄着他的眼镜，“我的意见还是上次那些个，也就不想重复了，他们说修改过后，下一期就发表你这篇文章，快些弄出来吧！”

“可是萧先生，”蒲塞风猛然鼓起勇气来，“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可以批判地接受嘛！”萧渔眠教授从藤椅上矫健地站了起来，“不过我想再老生常谈一次，那就是做学问要谦逊！可是目前的许多年轻人，在这点上却令人非常惋惜，他们只读过几本一般性的文艺理论书籍，缺乏足够的美学修养，就大写特写文章，而且态度盛气凌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志大才疏，这非常危险，非常可怕！”

蒲塞风窘得满头大汗，只是一个劲地搓手。

“昨天校刊第一版上批评了你，是不是？”萧渔眠教授严厉地板着脸，“你是很有才华的，可以说是才华洋溢的，但是要警惕文人无行，古今中外，多少天才，毁在了这个行上！”

蒲塞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萧渔眠教授的门口，来到西苑湖畔，在湖边的一块怪石上坐下来，抱着头，头脑里嗡嗡响，一阵比一阵疼，他多么希望这时候伊洛兰用她那严厉的声调，安慰他，鼓励他，批评他，责备他，给他力量。

难道为了在下一期《文学评论》印上自己的姓名，就把这篇文章删削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吗？如果在杂志上说的是吞吞吐吐，委委屈屈，不痛不痒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把那卷稿纸翻了几翻，准备撕毁扔到湖里。

“你疯啦！”一只柔软的手，握住了他的腕子。

这声音多么像伊洛兰！蒲塞风回过头去，在朦胧的月色中，这张面孔也像伊洛兰的面孔那么可爱，但是，伊洛兰现在并不知道他的痛苦，安慰他，鼓励他，批评他，责备他的是难过得声音发颤的黄家萍。

他们一直谈到夜深，月光如水，夜空的星星，动也不动，湖畔住宅区的灯都熄了，只有一个一个的路灯，发着淡黄的光，龙王庙和宝塔在月色中模糊不清。

“明天我们就动手！”黄家萍满怀信心地说，“把这份稿子和萧先生勾画过的稿子，再写上一封详尽的信，寄给党中央宣传部，党会给你真正的指示的！”

蒲塞风手握着稿纸，沉默不语地望着湖面，许久许久，他抬起了头，眼眶里充满感激的泪水，他低声地、沉重地说：“小黄，除了伊洛兰，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我……”黄家萍哽咽一声，手捂着嘴跑走了。

第二天，蒲塞风和黄家萍便在宝塔下开始工作。

但是就在这天的中午，东山大学准备吃午饭，伊洛兰跟大家有说有笑的在饭厅外等候开门。她是个非常朴素稳健的姑娘，从她的装束上是完全可以看出她的性格的，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拖在背后，辫子上没有任何装饰，上身穿的是白府绸圆领衬衫，下身是一条洗得发白了的蓝制服裤，光着脚穿一双布鞋，她的面孔，是那么冷冷的美丽，又是那么亲切的庄严，长长的眉毛，白色的眼镜里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通常总是闭着嘴，红红的嘴唇上浮着淡淡的微笑，不多言不少语，不过也跟同学们开开玩笑，但只是小小的调剂性的玩笑。

“洛兰，西大的信！”一个小个子的女同学，笑嘻嘻地从远处叫喊。

伊洛兰脸呼地涨红了，她跑出队去，那小女同学一闪一跳地在前面跑，伊洛兰直追到校园的树林里，才把信拿到手。

信在她的眼前展开了：

.....

作为一个失恋者，我痛苦地向您请求，请您规劝您的爱人，不要破坏别人的幸福，也不要毁灭自己的幸福。

他俩现在越发脱离群众，每天下午跑到宝塔下去谈天，群众议论纷纷。关于您的爱人的行为，附寄上一张西苑大学校刊，我就用不着再赘述了。

你的不相识的同学沈飞黄

伊洛兰顾不得再吃饭，她疯了似的跑上楼，换下那双布鞋，穿上一双半新半旧的皮鞋，又匆匆看了一遍那封信和校刊上的那幅形象丑恶的漫画，一口气跑出校门，上了汽车，她简直就像

腾云驾雾似的，连她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失去了理智。

蒲塞风跟黄家萍坐在松树下的石椅上，起草着一封信，蒲塞风把衬衫脱下来扔在草地上，穿着背心，紧皱眉头，苦思苦想，黄家萍托着腮帮，咬着笔杆，凝望着蒲塞风。

“把这张校刊附在信里吧！”蒲塞风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就对了！”黄家萍像是摆脱了重负，封住了信口，贴了邮票。

正在这时，丁香树枝一阵轻轻地沙沙响，伊洛兰走出来了，但是蒲塞风和黄家萍没有发现。

“塞风！”

伊洛兰压抑住心头的愤恨，用非常平静的声音叫道。

蒲塞风抬起头，他的眼睛眨了几眨，惊喜地大叫一声：“洛兰，你来了！”他三步两步跑过来。

伊洛兰冷淡地闪开他，说道：“你能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谈一谈吗？”

“洛兰，你怎么啦？”蒲塞风惊愕地问道。

“到那边去！”伊洛兰指指土山脚下的溪流。

他们走到溪边，蒲塞风又着急地问道：“洛兰，你怎么啦？”

“我很对不起你，”伊洛兰用一种遥远的、陌生的声音说道：“我们不在一个学校读书，又因为我担任着很繁重的工作，不能常跟你见面，陪你玩，而我的父母，又因为你跟我跟他们不同行，不大喜欢你，我知道，这对你的感情和自尊心，是多么大的伤害，我也一直为这些问题苦恼着，现在，我终于不能不跟你说，咱们的关系结束吧！”

“你这是怎么回事？”蒲塞风简直像头顶上响了个雷，他抓住伊洛兰的手，那手是冰凉的。

“不要这样！”伊洛兰以她那特有的严厉的声音，把蒲塞风

震慑住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说完，她昂起头，一转身走了。

蒲塞风头脑一时像是失去了知觉，等他醒转过来，伊洛兰已经不见了，他连忙追去，可是伊洛兰是绕小道走的，蒲塞风在校门外的汽车站赶上了伊洛兰。

“洛兰，你把话说明白！”蒲塞风焦心地央求道。

“你也许真的不明白，”伊洛兰冷冷地说，“我以你的入党介绍人的身份对你说，希望你在道德上，行为上反躬自省！”她匆匆跳上了汽车。

蒲塞风仰起脸，汽车开走了。

5

蒲塞风陷入浓雾似的苦恼里，他给伊洛兰写了两封信，找过她两次，没有见到伊洛兰的面，也没有得到她的片言只语。

然而伊洛兰却以他的入党介绍人的资格，给西苑大学党委写了一封恳切而又沉痛的信，希望党委加强教育蒲塞风，以免堕落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不久，党委书记给西苑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做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先进集体运动中应起的作用。在这个报告里，蒲塞风被引为有着严重消极情绪的共产党员的例子，虽然他也批评了校刊编辑部那种高高在上的工作作风，没有经过调查核对，就草率地发表了讽刺蒲塞风的小品文，因为那里也有很多失实的地方，人身攻击的词句也很多，但是整个说来，蒲塞风的行为给党的威信造成了损失。

党支部委员会通过决议，严格要求蒲塞风参加集体跳舞和集体唱歌。蒲塞风那笨拙的舞步和那不悦耳的歌声，常常被沈飞黄嘲笑，一次又一次地纠正他的姿势和声调，惹得同学们哄堂

大笑,让他在大家面前出丑。

蒲塞风对于一切都沉默地忍受着,只有黄家萍知道他是多么心焦地盼望党中央的回信,在唱歌和跳舞的时候,她总是垂着眼皮,不敢看蒲塞风那可笑而又可怜的窘态,因为她害怕自己会哭出来。

黄家萍比从前消瘦得多了,喜欢独自默默地沉思,她是那么憎恶沈飞黄,愤然退出校刊通讯组。但是她跟蒲塞风也完全断绝来往了,她曾经写信给伊洛兰,她相信,蒲塞风是爱她的,但是伊洛兰没有回信。

被苦恼折磨得走投无路的蒲塞风,几次想接近她,但是她都逃避了。有一次,他们偶然在西苑湖龙王庙碰见了,蒲塞风拦住她,央求她说明为什么不肯理他,那时已经是黄昏,饭厅的开饭前奏曲已经响起来了,湖畔和孤岛上寂静无声,没有了人迹,但是黄家萍却四面张望一下,匆匆说了声:“只有等到你跟伊洛兰和好了,伊洛兰在心里不憎恨我,我们才可以像过去那样往来。”说完,她双手把书按在胸口上,抑制住要迸发出的哭泣,逃走了。

七月初,大学紧张的考试将要结束了,蒲塞风突然接到家里的一封急信,母亲的病很重,要他跟朋友们借些钱,马上回家来。

蒲塞风四处告借,也只借到十几块钱,刚刚够往返的路费和给母亲买一包点心和一包水果所用,他急得连夜失眠,最后一门考试课程也温习不下去了。

一天,蒲塞风在校门口遇见黄家萍,来不及躲避开,只得搭讪几句,问她去做什么,黄家萍说她进城去买旗袍,蒲塞风突然想到可以跟她借些钱,但是一想到可能带来的更苦恼的后果,就把这个念头压回去了。

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他接到伊洛兰汇来的一百块钱,信封的

字体写得很古怪，像是软弱无力地乱画似的，而信封里除了一张汇票以外，没有附上一句话。蒲塞风连想也没想，伊洛兰怎么会知道他的急难，他提前考完最后一门课程，取了钱，给伊洛兰写了一封长长的感激信，就匆忙动身回故乡了。

不过同学们都非常纳闷，本来准备到青岛参加大学生暑期自费休养的黄家萍，突然宣布不去了。本来准备在青岛休养十天后，由那里坐火车回家看望母亲的黄家萍，突然宣布留校了。她那双米黄色凉鞋一条带断了，用线缝了缝，没有买新的。

伊洛兰没有接到蒲塞风的感激信，她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实习去了，她的信被转到她的家里。她父亲见是西苑大学姓蒲的来信，便擅自拆开了，看过之后，气得又喊又叫，直骂伊洛兰是个败家的。可是他却没有仔细想一想，伊洛兰每次跟他要钱，什么时候超过二十块，而且所花的钱都是向他报账，给蒲塞风的经济援助，也从不隐瞒。

伊洛兰在开学前两个星期回来了，她看到了蒲塞风的信，跟她爸爸吵了个架，回到屋里，整整哭了一夜，因为她并没有在急难的时候向蒲塞风伸出支援的手，虽然她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平白无故地受人家的感激，是当之无愧的。

她到西苑大学去了，蒲塞风还没有回来，但是她遇见了黄家萍，一切都明白了，她拿出了沈飞黄的信。她本想到蒲塞风的家乡去看他，然而市团代会召开了，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检查青年团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包括在大学内过分强调集体化中所产生的某些偏差。

蒲塞风是接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急信回来的，他的论文经过一番讨论和修改，在这个被认为高不可攀的大杂志上发表了。他也接到了中宣部的信，鼓励他大胆发表自己的论见，同时谆谆告诫他，不要被骄傲自满的细菌侵蚀，因为他只是一个尚可

期待的希望。

金色的秋天来了，各个大学都开始了新的学年。

西苑大学校刊上，刊载了党委书记的一篇文章，他论述了过去工作中的若干错误，其中也提到了蒲塞风的问题，他指出校刊发表的那篇文章从本质上是错误的，同时，他也公正地指出了蒲塞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缺点。

市团代会闭幕了，伊洛兰回到学校，当选为东山大学团委会副书记，她代表团委会向全体青年团员传达了团代会的精神。

她憔悴多了，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决定了，把悲伤埋葬心底，给蒲塞风写了一封长信，她恨自己是个僵化了的冰冷的人，她说，她出于真心的，虽然这将留下终生不能磨灭的痛苦 她不是蒲塞风的最合适的爱人。……

1957 年 4 月 原载《东海》1957 年第 4 期

县报记者

我被调到县报当记者。

扛着行李，推开我的宿舍房门，就见一个穿着花格汗衫的小伙子，正匆匆忙忙地卷铺盖。房门一响，他回过了头。

“是你，周光！”他张大嘴巴，惊讶地瞪圆眼睛说：“你来给我当替身。”

“张林，你……”

“我被发配了！”他苦笑了一下，把一本小说塞进网篮里，神色沮丧地坐在床上，“到公社去当生产干事，还不是宣传干事。”

张林原是县文化馆业余文学创作小组的组长，我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们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学校学生，有的是工厂企业职工，张林在我们中间，写得最多，也最好，又懂得文艺理论。他的小说，诗歌，相声和鼓词，经常在县报副刊上发表，被曲艺队演唱，所以对我们很有点目空一切。不过我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介意。去年，他被调到县报担任副刊编

辑，非常高兴。可是后来改当记者，就不大乐意了。由于他要经常下乡采访，业余文学创作小组的活动，也就不大参加，我们很少见面。两个月前，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他，他正风尘仆仆从乡下采访归来，愁眉苦脸跟我说：“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还回文化馆。当这个到处流浪的记者，真没意思！”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说，一蹬车子就走了，似乎颇有难言之隐。现在，把他下放公社，调我接替他的工作，其中必有缘故。

“为什么？”我把行李扔在地上，问道。

“邓老头儿认为我不堪造就啦！”张林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干了一年，他给我的总平均是五十六点四，不及格！”耸了耸肩膀。

他的怪话好尖酸，我听着很不入耳，也就不想再打听。他见我对他并不表示同情，便站起身，掐灭了烟，伸出手说：“祝你诸事顺遂！”一夹行李卷儿，提起了网篮，大步走了出去。

我开始在他空了的床上铺被褥，一面捉摸这家伙的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咚咚咚一阵脚步声，他又返回来了。面色通红，心情激动，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小周！作为你的老朋友，我不能不关照你一下，切切记取我这个前车之鉴。不然落个我这样的下场，可还不如你在农具厂当统计员的好。”这我可倒想要跟他讨教了，他却摇了摇手，一阵风似的跑了。

我正满腹狐疑，左思右想，编辑老唐推门探进头说：“邓书记打电话来，叫你到他那里去。”我连忙扔下杂乱的衣服和书报，去见县委第一书记邓滔同志。

他正在办公室门前的圈椅上坐着，面前放个小马札，摆了一堆文件。见我到来，站起身，架着拐迎上来。他只有一条腿，那一条腿是在解放我们县城的激烈战斗中失去的。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笑着说：“真正是春天了，你看太阳有多好！咱们就在

外面谈吧。”他哈腰拿起那一堆文件，让我在马札上坐。

“对这个新工作感兴趣吗？”邓书记没有再回圈椅上坐下，倚着拐站在我面前。

“感兴趣，”我说，“可是怕担任不了，搞不好。”

“倒满谦虚哩！”邓书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看过你在县报上发表的一篇小说，以那个水平担任这个工作，顶得住。”

“新闻工作可比编故事难哩。”我说。

本来，我是满怀信心，兴高采烈迎接这个新工作的。可是一听到比我强得多的张林，干了一年的成绩才不过五十六点四分，信心便凉了多半截，胆怯起来。

“如果你真是这么认识，也很对。”邓书记脸色严肃地一咬上唇的小黑胡髭，“报纸是党的有力的宣传教育武器，是人民的喉舌。做一个记者，就是党的宣传员，人民的代言人，所以责任非常重大。好得很，你有这种认识，就不会像张林那么轻浮。”

这时，马县长和主管农业的王书记来了。

“他们打扰咱们畅谈。”邓书记搔搔后脑勺，“可是他们的事情更重要——关系到全县五十万人民的吃饭问题——研究春耕工作。”

我起身告辞。刚走出几步，邓书记又喊住我，说：“回去跟你们主编讲，让她派你去采访春耕情况，下午跟王书记一道走。”

我没有在新岗位的办公室里坐上片刻，也没有在新的宿舍里睡上一晚，便跟着王书记在下面马不停蹄地跑了五个公社十三个大队。王书记对这篇报导十分重视。我们趴在农村小屋的土炕上，抱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一同翻来覆去写了几遍稿，他才同意发出去。这篇报告马上见报了。

从下面回来，我刚洗罢脸，正收拾我的宿舍。想把它擦得窗

明几净，映照着窗外那棵盛开的碧桃，一定会很富有诗意。可是还没容我构思出一个设计方案，老唐又找我来了，说邓书记在等我。

邓书记满身满脸蒙盖着春天的风沙，只有一对眼睛光芒四射。原来他也刚从下面回来。不过他带着一个工作组在县北几个公社跑，而把我交给在县南跑的王书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的报纸，先给了我肩膀上一巴掌，大笑着说：“小伙子！开市大吉，不错。这篇报导我给你打了六十一分，不但及格，而且有一分的超出。当初张林的头一篇报导，我给他打的是五十九分，那意思是叫他再努一分力。谁知道他却一分一分地泄劲了！”

“这都是王书记……”我想到当初这篇报导的初稿，可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觉得这个夸奖，受之有愧。

“是呀！”邓书记点点头，忽地眉毛一挑，“今后，就不能老有拐棍儿拄^喽！得要靠自己去发现，去了解。还是那句说贫了的老话，得踏实，得努力。”

“是的，我记住您的指示。”

“小伙子，你看我还不难说话吧？”邓书记又拍拍我的肩膀，这是他表示亲昵与疼爱的方式。

我笑了笑。确实，我的感觉跟张林不同，邓书记一点儿也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个厉害老头子。虽然并不婆婆妈妈，可是我却感到有一种慈母般的温暖。

“其实我凶得很哩！往后你可能不会常听到我的夸奖啦。我这个人说话，一向不大讨人喜欢。庄稼汉出身，扛了十几年枪杆子，地地道道的大老粗，张嘴就是土呛呛，火药味。我先跟你打个招呼。”

我牢记着邓书记的话，在乡下跑来跑去。我们县报是周双

刊,每期都有我的文章,哪怕是短短几行消息。邓书记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当然不能发表一篇东西就找我谈一次。我又有一种很不必要的“自尊心”(其实是很恶劣的傲气),如果领导同志不找我,我是不大爱见领导同志的,所以有两个多月没有跟邓书记谈话。

入夏了,天气炎热,只有晚上凉爽。邓书记发起,组织了个周末抒怀座谈会。每星期六晚上聚会一次,自由参加,随意漫谈。古今中外,奇闻轶事,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兴之所至,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抒怀座谈的地点,一般都在县委会的小花园里。因为在会后,有些同志可以就便到邓书记房间里,去谈谈个人的思想情况,或是反映一些工作意见。座谈会多少也有一些事务性杂事,就需要有个人操持跑腿,于是邓书记便把我叫了去,说:“小周,给你个官儿当当,你来做这个座谈会的召集人吧!”

我面带难色地说:“我不善于交际……”

“咳,这又不是招待外国大使!”邓书记一阵大笑,“都是些熟人。你不过跑跑腿,打打杂。这对你的记者工作也大有好处哩!记者嘛,生活圈子得广,见闻越多越好。你现在的报导面太窄,也就不够丰富多彩。参加座谈会的,五行八作,男女老少都有。张三说一个故事,李四讲一段奇闻,噢!就许让你抓住几条采访线索。”

我一想有理,便同意了。这个工作对我确实有很多好处,不但开阔了我的报导面,而且使我增长了很多知识。但是,这个工作也给我带来另一种“好处”。由于我不仅因为新闻采访的工作关系,而且由于座谈会的交谊关系,使我在县城各个部门都能随便出入,于是一系列的方便来了。百货公司来了什么供应较少的物品,我事先就能获得这项经济情报。电影院上演什么好

片子，俱乐部有什么好演出，别人要排队买票，等上一两个钟头，还可能败兴而归。可是我却不必受这个罪。从便门进去，直奔经理室。经理马上问：“留几张？”“给我来一张三排正中的。”就这样，我在某些亲友同学们眼里成了“名人”，竟然有个七八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的小学时代的老同学，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不愿意在乡下教小学，希望调到城里去，要我找教育局长给他讲讲情……

谁知道，这一切都被邓书记知道了。我午睡睡得正香，他便派人把我喊了去。一见面，眼睛瞪得铜铃似的，劈头就是一阵冰雹雨：“你搞的什么名堂？不知上进！下坡子溜！”他气呼呼地架着拐在屋里走来走去。越说火越大，拐杖顿得地面咚咚响，“见不得人！见不得人！你搞的是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工作，可是干出的事，却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你搞的是为人民说话的工作，可是却替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做传声筒！”

我哭了，哭得很难过。

“去吧！去吧！”他生气地挥着手赶我，“我不爱看哭天抹泪的男子汉！”

我再也不走百货公司的后门，也不再进电影院和俱乐部的便门了。不过我得到了俱乐部负责演出工作的小白的爱情。我们约定星期五晚上在公园的荷花塘畔见面，第一次单独谈话。

邓书记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要有两个钟头蹓大街，或是蹓公园。你时常可以发现他坐在人行道旁，拐杖放在身边，周围蹲着站着很多人，跟他纵情谈笑。当然，有时不免要遭到交通警察的干涉。他蹓公园，可就为的是休息了。他有高血压症，暑热天气，再逢上工作忙熬夜，高压有时竟达二百。他讨厌看病，腻歪吃药，更怕传出去而遭到强制休养的“处分”。所以他只要一感觉血压开始升高，便悄悄来到公园荷花塘畔的一片白沙地上，

静静坐在那里，让清凉的花香水气给他治疗。这是公开的“绝密”，只是谁也不想让上级知道。

我跟小白如约来到公园，沿着一条长满绿苔的柳荫小路，漫步到荷花塘畔，想在绿椅上坐一坐，就发现邓书记一人坐在白沙地上望月，我一拉小白，赶忙抹头折回去。

“站住！”邓书记已经发现我们，站起身，扮个鬼脸，“又背着我搞鬼名堂啦？”

小白挣脱开我的手，一甩辫子，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鸟似的跑了。柳荫里，闪动着她的花裙，在月影里消失了。

“哼哼，不愿理我！”邓书记跺着脚，“早晚你得三顾茅庐，请我这个证婚人来。”

“早着哩，”我红着脸说，“这是头一次见面。”

“明天晚上我有空，带她来见我，”邓书记走到我的身边说。“怎么这几天好像老躲着我？生我的气啦？你们这些年轻人，受不了一点脸色。把你们都宠坏了！”锋利的目光，射在我的脸上。

我低下头，默默无语。我这个人，心里知道了错，认了错，可是嘴上不会说，让我写书面检讨倒还行。

邓书记一推我，说：“找小白去吧！别让我破坏了你们的良宵美景。不许蹓得太晚呀，人家传达室会有意见。”他手按着前额，走了。

我望着邓书记那一跛一跛的背影，心里一滚一滚的。连小白已经回到我的身边，都没有觉察。

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邓书记在这天深夜两点钟，从圈椅里栽在地上，得了脑溢血。我第二天清晨上班才知道，撒腿就奔县医院跑。跑到医院门口，一辆乳白色红十字救护车正开出来，邓书记被送往省医院去了。

汽车不见了，只留下一股烟尘，我的心里怅然若失，百感交集。他被送走了，没有让我来得及说一声：“我错了！”……

一连几天，我非常痛苦，深深的负罪感，咬着我的心。跟着，在这之上又增加一重爱情的烦恼——我简直还没有尝到爱情的欢乐与甜蜜。小白是个性情活泼，爱玩，爱漂亮的女孩子。而我却是笨手笨脚，嘴里含着个秤砣，像块没有灵性的石头，穿着上面，更是马马虎虎，汗衫上的钮扣常常掉得一个不剩，只披着两块布片。头发乱乱蓬蓬，从不曾买过一把拢梳，早晨洗过脸，胡乱用手划拉两下子就算了。而对唱歌和跳舞，我更是个绝缘体。这都很不中小白的意。她逼着我打扮，硬要我参加她们俱乐部的业余合唱团和交谊舞会，练男低音，学什么快三步慢四步。我说我不是干这营生的材料，她说艺术有潜移默化之功，何况天才出于勤奋。我说我实在对它不感兴趣，她说兴趣本来是培养而成，暂时可以在一边欣赏观看，日久天长，耳濡目染，兴趣自然萌发，再经尝试，就会产生狂热的爱好。好吧，反正这个罪一周只受一次，可以将就。但是，她的另一个要求，我却实在受不了。她要我每天下班以后，夕阳西下同她登上古城墙头，月影摇曳中伴她漫步荷花塘畔，做三个小时抒情陶醉。我一个星期要有三个晚上住在乡下，一个晚上参加周末抒怀座谈会，一个晚上接受艺术熏陶，余下的，只有两个夜晚了。而我正在念函授大学新闻系，需要准备功课，又在偷偷练习写小说，打算寄给省里和北京的文学刊物试一试。她既妨碍我的学习，又妨碍我的习作，于是终于吵了架。

小白是我们县城最漂亮的姑娘。而且俱乐部的工作交际最广，接触的人最多，全城可以说没有谁不认识她，没有谁不知道她。追求她的人，至少相当排队买戏票的人的一倍半。我们吵了架，小白几天不上我们家去，妈妈感觉风向不对，着了急。老

人家怕儿子娶不上媳妇，何况是个一枝花似的媳妇！于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骂我不知好歹。我说：“您放心。跟她吹了，也打不了光棍儿！”妈妈气哼哼地从墙上摘下镜子，往我面前一放：“照照你的模样儿吧。我真不知道人家小白当初怎么会看上你。”我自知长得貌不惊人。小时候伙伴们管我叫“黑鲫鱼子”，长大了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瘦螳螂”。脸又黑，眉毛又秃，眼睛又小，鼻子又大，而且还是两条鹭鹭腿。这几个月下乡采访，风吹日晒，脸不但黑，而且挂上一层锈，本来就秃的眉毛，只剩下两道淡影，而脑袋上则像顶着一团太阳烤干的乱草。何必照镜子呢？我知道得很清楚。叹了口气，负荆请罪去吧。

小白先是哭，后是笑。她说她一颗心全给了我，所以我也得被她全部独占。她不能容忍别人跟她机会均等，把我瓜分。我胆怯地说：“我不能老陪你呀，我得下乡采访。”她说：“你不会把自行车加快速度，当天打来回吗？”我说：“我还得念函授大学哩。”她说：“难道我不愿意你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取得更大成就？只是你太不刻苦了。你知道不知道苏秦悬梁刺股的故事？”她说得头头是道，满盘满碗都是她的理，我只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了。

我的采访变成了闪电式。早晨嘴里叼着馒头，跨上自行车，一出大门就飞奔起来。在公路上，不用说长途客运汽车和货运卡车，就连流线型的小汽车，也被我远远甩在后面。同志们开起我的玩笑来了：“小周弃文修武啦！”“是吗？”“瞧着吧！下一届全国运动会一万公尺自行车比赛的冠军，不是咱们小周才怪。”“那也不错。咱们县还没出一个运动健将哩！”这本是戏谑，是讽刺，可是县体委却认了真。竞赛科长竟然前来登门拜访，对我的苦练倍加鼓励，而且非常热情地要向我提供帮助，比如配备教练啦，同我们领导研究给我一定的锻炼时间啦，等等，弄得我啼

笑皆非。

采访呢，用打篮球的术语，我是盯人快攻。自行车飞驰进公社大院，把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外一撂，大汗淋漓，推开门往生产干事的办公桌上坐：

“咱们公社现有多少生猪？”

“八千六百四十三头。”

“比去年同时期增长多少？”

“百分之二十五。”

“哪个大队最先进？”

“杏花村。”

“数字——人和猪，我的意思是按人口平均……”

“每人零点九七头。”

“有没有落后转变为先进的大队？”

“七渡河。”

“去年第几名，今年第几位？”

“去年名落孙山，今年跃居榜眼——第二名。”

“绝对数字增加多少？”

“百分之九十二。”

“养猪的先进人物，转变典型？”

“这儿有两份通报。”生产干事拉开抽屉。

“给我！”我一探胳膊就抓在手里，“取得这些成绩，采取了哪些措施？”

“干脆你也看总结工作报告吧。”

“好，不过得后天还你。”

然后，再奔广播站：“把最近有关养猪方面的广播稿借给我用一用，后天还你。”

于是一场采访完成了。我又以每小时三十公里左右的速度

返回来。洗了脸，梳了头，换上新买的花格绸汗衫，浅灰色柞蚕丝裤子，淡黄色皮凉鞋。到食堂，风卷荷叶，三分钟消灭了两个馒头一碗菜，便急急忙忙直奔荷花塘。小白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对我的迟到，免不得先是一顿抱怨，后是一番愠气。我打起了笑脸赔罪，还是得不到宽恕，多亏过来一位游客给解了围：“你们在这儿排演‘跪池’哪！”谢谢他这一句恰如其分的妙语，小白破涕而笑了。

倒不是排演“跪池”。不过下周的晚会确实有小白的节目，独唱。今晚，她要在这儿预演。

“桂花开放幸福来呀……”

我靠着柳树打开了盹儿，耳边似乎听见有一只蝉在叫。

“你听着吗？”小白的歌声止住了，问道。

“喔喔……”我急忙睁开眼，“听……听着呢。”

“音量怎么样？”

“好！”

“音质呢？”

“更好！”

“音色？”

“尤其好！”

“我是专唱给你一个人听的呀！”小白温柔地揉弄我的头发，“我给你的是百分之百。怎么能让你跟一般听众一样不过得到千分之一呢？”

我心中暗暗欢喜。她去演出，我可有个晚上来突击突击“新闻学概论”了。

“不过，正式演出你还得去听。替我搜集搜集听众意见。”

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蹓到深夜十一点，小白才跟我恋恋不舍而别。告别一次，走

出几步，又折回来，再告别一次，再折回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等我回到机关门口，已经十二点过一分了。我敲门，敲得响出几里地，可是里边回答我的是闷雷似的鼾声。我哀求，说尽了好话，钟打一点，传达室看门老王才总算动了恻隐之心，哐啷开了门。我刚踏进一只脚，当头就是一顿棒喝：“我给你们团支部、主编、宣传部都提过意见啦！你还是不改。那我可只有上省城找邓书记去告你啦！”

“下次一定改，一定改。”我一边讨饶，一边掂着脚尖，向后倒退。

回到宿舍，筋疲力竭，人困马乏，还写什么小说！脑袋像一块敲不响的木头，灵感早已经跟我宣告绝交。我坐在椅子上，打开“新闻学概论”讲义，虽然没学苏秦悬梁刺股，可也蒙上湿手巾，狠拧太阳穴，想尽了一切措施。但是苏秦精神不起作用。我望着讲义，就像站在池塘边望水面上的树丛倒影，眼花缭乱，脑袋一挨桌面，就沉入黑甜乡。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山响似的敲窗户声吓醒了，只听巡逻的警卫同志嚷道：“睡觉还开着灯？不知道上月行政费出了赤字！”我赶紧把灯灭了。于是团小组会上，又多了一条意见。

邓书记走后两个月，我简直全垮了。螳螂爪的胳膊变成了长灯草，鹭鸶腿变成了两根细麻秸，谁见着我都摇头。最后连体委竞赛科长也对我彻底失望了：“本想让你参加专区运动会，谁想你病成这个样子。咱们县少得五分……”

这都没有唤醒我。给我敲了警钟的，是一个猛子扎下八个月，从没回过县城的张林，出人意料地寄来一篇关于他们公社田间后期管理的报导。他写得真好。政策方针的宣传，像一条红线贯穿全篇，统计数字精密而又准确，但不是枯燥的罗列；典型人物丰富多彩，描写得绘声绘色。拿过我那篇闪电式采访来的

报导一对比，相形之下 我那卷东西简直是满纸荒唐言。我将它撕了个粉粉碎，丢进字纸篓里。张林的报导发在头条，占了一个半版面。

这个晚上我跟小白吵了架，吵得空前激烈，她参加演出“采茶扑蝶”的晚会，我也没去看，关在屋里给邓书记写了封信。我说，如果他知道我这两个月的行为，一定非常生气，影响养病。但是，我要从今天起重新开始，绝不再为恋爱损害工作和荒废学习。

小白对我让步了。她不再强迫我去接受艺术熏陶，也免去了古城墙头和荷花塘畔的散步，又走了个极端。她说要督促我用功，迎头赶上张林。每天晚上她来到我的宿舍，关上房门，端把椅子靠门口一坐。我要喝水，她去给打，有人要进来跟我说两句话，她回人家一个：“学习时间，概不接见。”我在这边发奋攻读“新闻学概论”，她在那边加紧生产赶织我的毛衣。怎奈她是个嘴闲不住的人，而且下周又有演出，于是一会儿哼哼“刘三姐”的对歌：“山中虎狼都见过，难道怕你这条狗……”一会儿又对我进行勉励和训诫：“你呀，不可否认，是相当聪明，可就是不够勤奋。我劝过你多少次，要刻苦刻苦！偏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她扰得我根本没法儿记住新闻学的原理、定义与要素。“别唠叨啦！”我拍着桌子大叫。她不作声了，哆嗦着嘴唇，眼泪一对一对掉下来。我又心软了，连忙放下讲义，给她擦泪，两片磨扇似的笨嘴，用了两个小时，说了若干柔言软语，总算才止住了她的伤心。就这么三个晚上也没念完一章。照这个进度我算了算，念完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得十二年。

我进一步要求，恢复原来每星期在下面住三个晚上的惯例，小白断然拒绝了。她说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孤单与寂寞，是呀，她已经为我牺牲不少了，歌不大唱了，舞不常跳了，散

步也取消了，我怎么好再让她难过呢？

终于，邓书记回来了。我急忙跑去看他。可是走到县委会大门外，打了个冷战，心虚胆怯了。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糊里糊涂，倒无所畏惧。可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心怀鬼胎……我没有勇气站在他的面前。我在县委会门前走来走去，两腿发软，直淌汗。

马县长和王书记从里边走出来了，我想躲，却无处可躲。

“邓书记……好了吗？”我只得硬着头皮迎上去，问道。

“还没有痊愈。”王书记脸色阴沉地说，“你不用进去了，他现在需要安静地休息一下。”

“我想跟他谈……”我哽咽地说。

“他刚才跟我们谈到了你，”王书记说，“你马上下乡去吧，把这个捎给张林。”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报纸，递给我。

那正是发表张林的报导的那一期报纸。上面两个朱红数字“90”，并且附有一行短评：“行动胜于空谈，再接再厉！邓滔。”

这是对张林的赞许，这是对张林的勉励。这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好报导，他的成绩远不止此。在他的报导发表后不久，他们公社的主任到县里来开会，特意到我们报社坐了一会儿，对我们赞不绝口地夸奖张林，说他不但生产干事，还是宣传干事帮办，而且下到哪个大队去，都是个大劳动力。

“邓书记没有说别的吗？”我又问王书记。

“说你缺乏张林的骨气！”王书记严肃地说。

这一针正刺中我的要害。骨气！我不是知道自己的毛病所在，只是下不了狠心，没有改正的骨气。我的检讨，我的保证，我的计划，都是不想实行的空谈。我羞惭难当，扭头就跑。

“他还不许你再骑自行车！”王书记喊道。

我一愣，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自行车是记者的翅膀，邓书记

为什么要把我的翅膀剪掉呢？我不明白。但是我还能违背他的指示吗？我已经让他伤心得够了。

回到报社，我要求主编让我下去，一直到秋收秋耕结束后。没有特别必要，不要调我回来，我的政治学习，可以跟公社干部一起学，主编完全同意。我没有去跟小白告别，怕她的眼泪软化了我这股骨气。我背了个简便的行军背包，带了把雨伞，直奔长途汽车站。

天阴得很沉，已经开始飘洒雨星。我排在等候买票的长蛇阵里，抱着头，心情沉重。耳边，是孩子哭大人叫，以及山南海北，东村西店，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谈。不管我怎么想静坐沉思，这些声音还是往我耳朵里钻。

“红梅店那二百亩一大片的玉米，长得跟树林子似的。柳老秤那个老头子，算是把庄稼玩转啦！”

“你还没看见他们养的那些猪，个顶个气死牛。卧在一堆，亚赛一座肉山！”

“少见多怪。你们见过真正的牛吗？多打一站票，到我们村参观参观，瞧瞧我们大队聋二大伯喂的那九头牛！内中有一头大黄犍，今年春天愣把十五马力的拖拉机给撞翻了个个儿！”

“你这不是夸牛，是吹牛！”

“我起誓！有半句瞎话，太阳落他就落！”

“今几个阴天！”

“哈哈！”

我听着听着就入了神。满腹忧愁，烟消雾散，不再沉思，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我似乎悟到邓书记为什么要剪掉我的翅膀了。

下了长途汽车，来到张林工作的公社，牛毛雨下个不停。我刚一进公社大门，透过雨水淋漓的玻璃窗，另一位生产干事就看

见了我。他隔着窗就喊：“快进来吧！所有的报表记录我都给你准备得啦！”

我本来倒想进去避避雨的，他这一热情招呼，我的脸像被无数葛针一阵扎似的，在院子里站下了。

“你着魔啦，快淋成落汤鸡啦！”

“我想问问张林在哪个大队？”

“在红梅店。去了两个星期啦！”

“我找他去。”我扭头就走。

“你也得等雨住了呀！”他喊道。

我没理他。出了门，在一家门道里换上胶靴，张开雨伞。风丝雨片，踏上泥泞大路。

雨点打着雨伞，叮叮咚咚，我陷入沉思。田野上烟雨迷濛，青纱帐滴青流翠，车道沟里流水涓涓，路边野花清鲜艳丽。我的身心也像沐浴在和风细雨里。

沉到下面半个月，我跟社员们下地，打草，收拾农具，平整场面。闲暇时，帮老奶奶们套磨，推碾子。寄回一篇报导：《秋收前巡礼之一》。

我一到红梅店就写了信给小白，她却没有回信。我一面不安，一面觉得拉倒也好，免得互相妨碍，她不能专心练歌习舞，我也无法搞好报导与学习。没想到，一个星期日，小白却找我来了。不过半个月，小白似乎深沉了，长大了。见了面，没有哭，也没有卿卿我我，只默默地掏出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的笔迹就知道是邓书记来的。我哆嗦着撕开来，掏出一看，是发表我那篇《秋收前巡礼之一》的报纸。我一眼就看见“61”这个数字，跟着，又发现还有一行字：“但愿一鼓作气，万象更新，切莫半途而废，周而复始。”我的眼前一阵模糊……

可是我不知道，邓书记到俱乐部把这封信交给小白的当天，

乘晚车走了。他的病很重，身体太坏，上级决定调动他的工作。他走了，没有通知我。而且除了县委和人委的几位领导同志，他也没有透露给任何人。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在这个县工作，受过他好处的，跟他心连着心的人，太多太多了。他不愿意车站挤满送行的人……

1962 年 9 月 原载《北京文学》1963 年第 4 期
摘帽后惟一获准发表的作品。

《私访记》后记

这个集子里的十三篇小说中，前面六篇是从 1951 年到 1954 年的旧作中挑出来的，曾经收在《青枝绿叶》和《山楂村的歌声》两个集子里。现在，这两个集子已经停印了。这次将它们编入，是为了回头看看过去，给向前迈步增加一分胆量。后面七篇，则是一年多来的新作。

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自己也渐渐的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了，我觉得最致命的弱点，是写实性很差。我们的运河故乡，是一块多灾多难和多事的土地，而我的小说，却常常是对故乡的孩子气的安慰。

目前，我处在创作的沉思苦想里，我想追求些什么和探索些什么，但是还没理出个头绪。不过我已经能够向自己提出两个要求，那就是反映生活的更写实，风格上的更具有乡土特色。

这个集子，是一个尾声，也是一个前奏。

刘绍棠

1956 年 10 月

重印《运河的桨声》和《夏天》后记

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重印我早期的两部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

这两部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是我 18 岁时的作品，《夏天》是我 19 岁时的作品。

《运河的桨声》第一章，原是一个短篇，题为《中秋节》，发表在 1954 年夏季的《河北文艺》上。远千里同志非常喜爱这个只有三四千字的短篇小说，在他读后给我的信中，不惜用诗一般的语言加以赞美。

远千里同志和我，是师生，也是忘年之交的挚友。

1951 年春 2 月，我在北京市立男二中读初中三年级。寒假结束，我从我的家乡，北运河畔的儒林村返回北京，传达室存放着一封寄自河北省文联的给我的来信。我打开一看，清秀流畅的文字写满两页信纸，寄信人署名远千里。当时，我还不知道远千里同志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河北省文联秘书长。对于一位陌生人的来信，我感到奇怪。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一个月前，远千里同志来北京为河北省文联招考编创人员，考场设在南长街的北京市立男六中。正值寒假，我回家乡了，没有报考。我的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前去报名，跟远千里同志谈起了我，说我如果在北京，一定也来考试。那时，我已经在北京的几个报刊上发表过几篇小说，而发表在《河北文艺》上的小说《新式犁杖》，还得了

个评奖第三名。因此，远千里同志邀我到河北省文联工作。

我在河北省文联仅仅工作了半年。当时，我还不满 15 岁，天真幼稚，顽皮淘气，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不是溜出去游荡，就是钻进图书室看书。远千里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很爱护我，让我多看书。我在河北省文联工作了半年，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得到远千里等富有创作经验的老同志们的指教，实际上是对我进行了一次文学创作基础训练。

由于我的年龄太小，省文联通过省文教厅，保送我到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临行之前，远千里同志和我促膝长谈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才依依惜别，相约不忘。他送我走出他的办公室，还久久伫立在大院高台上，连连挥手，目送我远去。

此后，我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及其他报刊杂志上，接连发表小说，写信向远千里同志汇报情况。他很快就回了信，喜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他不许我再称呼他的职衔，提出要跟我兄弟相称，而且果然从第二封信起，就称我为“绍棠弟”。远千里同志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又曾是我的首长，如此平等而亲密地对待我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使我终生感念不忘。

1953 年我入了党，又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远千里同志高兴得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又是热烈祝贺我，又是谆谆告诫我。这一年夏天，我到深县段家佐村体验生活，途经保定，下车直奔文联，闯进他的卧室，他正有病，还没有起床；我们分别两年，相见分外激动，双手握着双手，就在床边畅叙起来。1954 年春天我到保定出席省文代会，1955 年夏天我到昌黎体验生活，又在保定逗留，都曾跟他见面欢谈。1956 年夏天，他在北戴河疗养，我也住在天津休养所，我们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是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一起散步，也一同洗过几次海水浴。我爱

睡懒觉，他为了让我看大海日出，大清早就来到我居住的楼下喊我。半个月里，我们在他的卧室内，在小楼外的藤萝架下，在海滩上，在山谷间，在北戴河的林园和名胜地，我们触景生情，倾诉衷肠，往事、理想、创作、爱情……无所不谈。他正阅读我那本刚刚出版的中篇小说《夏天》，喜欢得要命，当着我的面朗诵了一大段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喜欢我的作品的人。

1957 年，我出了事，全国批判，口诛笔伐，头顶华盖，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然而却在此时，深秋肃杀的十一月，我接到远千里同志仍然称我为绍棠弟的一封长长的来信，信中充满同情与惋惜，寄予信任与希望。当时，他身为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省文联党组书记，写这封信是冒着可怕的风险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我是何等情深义重。

但是，从此我们也不得不断绝了音问和来往。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家人焚烧了我所珍存的全部信件，其中也包括远千里同志历年给我的二十多封信。我匿居运河岸边弹丸之地的小村，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寒村苦夜，常常思念千里同志，更担心他的命运。直到 1976 年 12 月的一个雨雪霏霏的阴天，我在北京大栅栏街道上，猝然与阔别二十年的远千里同志的爱人于雁军相遇，才知道千里同志在 1968 年含恨而死。我望着于雁军那形容憔悴的样子，回忆起千里同志对我情深义重的往事，心中阵阵酸痛。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也不敢安慰她。雨雪中，我们心情沉重地行走在前门大街，直到地铁车站，才怅然分手。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3200 多名代表全体肃立，为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难的著名作家、艺术家默哀 当念到远千里同志的英名时，抚今追昔，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泪影中，我仿佛看到远千里同志那高大英俊的光

辉形象。他一生忠诚于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他品格高尚，廉洁奉公，心地善良，珍惜人才；他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文艺工作领导者，是一位美好的人；他是我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后的第一位良师。

重印这两部中篇小说，我还要衷心感激我的另一位老师康濯同志。

我和康濯同志相识，是在1952年夏天，《中国青年报》聘请他和另外几位前辈作家，对我的小说《青枝绿叶》的初稿进行指导。当时，我16岁，康濯同志32岁，在这些前辈作家中以他最年轻，而他又一向非常热心帮助初学写作者，所以我跟他建立了亲密的师生之谊。

从我16岁到21岁的五年间，我经常到康濯同志家里去，穿堂入室，情同家人。他不仅指导我的创作，而且也指导我的思想，对我是非常诚恳和宽容的。我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表现鲜明，不加雕饰，因而既有过誉，也有贬抑；康濯同志总是看到我的本质，对我十分爱护。

康濯同志和孙犁同志是多年相知的好友，对孙犁同志的作品评价很高，有着精深的见解。我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深受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但由于和孙犁同志两地相隔，没有机会当面受教，倒是康濯同志指导了我向孙犁同志作品的学习。

前面讲过，《运河的桨声》的第一章，原是题为《中秋节》的短篇小说，由于受到远千里同志的称赞，我便将它展开，接着向下写去。这一年，我正高中毕业，在投考大学，等待发榜的一个多月中，我回到运河家乡，在我家的老房旧屋中，在村后的柳棵子地里，在河边堤畔的柳荫下，写出了《运河的桨声》的初稿，六万多字。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去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把初稿放在了康濯同志那里，请他看一看。过了没有多久，我从北京

大学进城，到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协会参加座谈会。会后，康濯同志把我留下来，吃过晚饭，跟我详谈他对这部中篇小说初稿的意见。一谈就谈到了夜深，他就让我住在他那两小间的书房和卧室里，自己和家人挤在一起。

于是，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风光秀丽的未名湖畔，在宁静清幽的朗润园，对《运河的桨声》初稿进行了全面修改。修改后，人物丰满了一些，内容丰富了一些，增加了四万多字，才交给出版社出版。

《运河的桨声》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得到一些好评，产生了一点影响。至今，还有不少读者记得这本书。有几位读者来信，谈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忍将这本书焚毁，冒着风险，小心收藏，并把劫后残书寄赠给我，作为历史的纪念，充分表现出五十年代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深厚情谊。

继《运河的桨声》之后，我又写出了它的姊妹篇《夏天》。这部中篇的几章，是在花果之乡的昌黎山中写成的。与《运河的桨声》比较，《夏天》的文字有所进步，结构也显得紧凑。北京新华书店曾在王府井南口树立广告牌，因而比较畅售，发行量较大。这部中篇小说虽然未请康濯同志阅稿，但是也曾向他谈过创作意图和故事情节，得到了他的指教。

由于出版了这两部中篇小说，康濯同志和秦兆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个会员，并因此而开始专业创作。

我和康濯同志的师生之谊，也因反右斗争扩大化而中断。而令人负疚良深的是，学生有罪，祸及老师，康濯同志也为我所株连。

尽管康濯同志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所迫，不得不写文章批判我，但是由于他非常了解我在1957年春天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

度，所以他的批判文章使我感到实事求是得多。而且，我深知他是多么迫不得已。在团中央礼堂举行的几次批判大会上，康濯同志虽被邀发言而推辞不讲，也正表明他的于心不忍。会间休息时，康濯同志在礼堂外徘徊，于众目睽睽之下递给我一支香烟，默默相对，难言一语；我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他心情的痛苦。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对康濯同志只有深深的负疚，并无丝毫的埋怨。

然而，想不到这却是康濯同志多年的一大隐痛。事隔二十多年后，师生久别重逢，康濯同志竟一再向我表示痛心。现在，又在这篇序言里，更加苛责自己。这使我深感不安，也使我无比感动，因而越发引起我对他的崇敬。

我想，如果我算作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苑中的一朵米粒大的小花，那么康濯同志正是栽培这朵小花的辛勤的园丁之一。园丁怎么会忍心扼杀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呢？作为承受康濯同志教泽多年的学生，我是理解我的老师的苦心的。

这么多年，由于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在同志之间，师生之间，长幼之间，造成了许多伤害和隔阂。我觉得，为了维护和促进安定团结，聚精会神搞四化，不应再纠缠历史旧账，不应再计较个人恩怨，而应以党性为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同心同德，共赴大业。

重印这两部中篇小说，我还深深感念已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同志。这是因为，《夏天》的第一章，也曾以《船》为题，作为短篇小说发表在当时由邵荃麟同志主编的《人民文学》上。

荃麟同志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担任着繁重的文艺领导工作，但是对于我这一棵刚刚破土的文学幼苗，却在百忙中加以关心和培育。我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

·文艺周刊》上发表的《摆渡口》和《大青骡子》，都是十六岁时的习作，荃麟同志却十分看重，在《人民文学》上予以转载。而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其他作品，也都是在邵荃麟同志担任主编的那几年。

最使我永远感激和难忘的，是1957年春天，荃麟同志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看到很多会都邀请我参加，感到不对头了，三次找我谈话，警告我不要再参加会，不要写文章，赶紧走，回农村去。这位心地高尚善良的革命长者，明明是在保护我，是想从灭顶之灾中把我拯救出来。虽然我终于在劫难逃，但是每一思及荃麟同志对我的慈爱和仁德，五内感恸。

最后，我还要深深感激对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孙犁同志。因为，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的熏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的。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从1951年9月到1957年春，不到六年，发表了我十万字以上的作品，《夏天》的一些片断，也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孙犁同志培养和影响了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也在更广泛更深入地影响着比我年轻的同志们。孙犁同志的巨大艺术成就和培植后生的劳绩，应该大书特书于当代文学史上。

当年出版这两部中篇小说时，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现在重印这两部中篇小说，我已四十出头，步入中年了。回顾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党和人民的养育，众多良师的教诲，使我成长和长成，因此常常扪心自问，不敢忘恩负义。生命有限，革命路长，我只有更加忠诚于党，报效人民，尊师重道，正直向上，以无负于党、人民和前辈们对我的山高海深的恩德。

1980年2月